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九五冊目次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吳任臣撰　周昂校
拾遺一卷備考一卷拾遺備考補一卷（清）周昂輯　清乾隆刻嘉慶增修本　〇〇一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

（清）吳任臣撰　周昂校

拾遺一卷備考一卷拾遺備考補一卷

（清）周昂輯

清乾隆刻嘉慶增修本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國朝吳任臣撰。任臣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任臣以歐陽修作五代史、
於十國倣晉書例為載記、每略而不詳。乃採諸霸
史雜史以及小說家言、並證以正史、彙成是書。凡
吳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後蜀十卷、南
漢九卷、楚十卷、吳越十三卷、閩十卷、荊南四卷、北
漢五卷、十國紀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
鎮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其諸傳本文之下、自為之
註、載別史之可存者。蓋用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
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紀
之例。劉知幾史通補註篇所謂躬為史臣、手自刊
削、除繁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
榛楛、列為子註者也。其間於舊說虛誣、多所辨證。
如田頵擒孫儒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呂師
周奔湖南年月、則從通鑑、而不從九國志。南唐烈
祖世家則從劉恕十國紀年及歐史、而不從江南
野史吳越備史。皆確有所見。其他類是者甚多。五
表考訂尤精、可稱淹貫。惟無傳之人、僅記名字、列
諸卷末、雖用陳壽蜀志附載無傳諸人之例。然壽
因楊戲有季漢輔臣贊、故繫之戲傳之末、非自列
其名字於中、虛存標目也。是則貌同心異、不免於
自我作古矣。

十國春秋序

古作史有二體曰編年曰紀傳而紀傳實創始於司馬遷自史記暨前後漢書以迄遼金元史凡二十一部藏諸內府布之學宮都邑亦云盛矣然古史於正統爲特詳至偏霸人物事實恒畧而不備晉書僅列劉石慕容等於載記魏崔彥鸞譔十六國春秋以補之今雖殘闕非全書而視昔史已稍稍加詳若歐陽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中間敘事雅稱簡潔然頗多遺漏立傳者獨孫晟劉仁贍數人而已又於十國事蹟有未覈如閩世家以閩主昶弟繼恭爲其子楚世家載彭師暠奉衡山

王事不及廖偃吳越世家言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侈之類讀史者或有所不足焉任臣以孤陋之學思取十國人物事實而章著之網羅典籍爰勒一書名曰十國春秋爲本紀二十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人以國分事以類屬又爲紀元世系地理藩鎮百官五表總一百一十四卷雖世遠人湮書冊難考乃鑒觀諸邦畧得而論大抵南唐敦文事江左以興吳越效恭順興祚克永楚以侈靡喪厥家閩以淫暴傾其國楊氏孱弱而隨失高氏無賴而倖存前後蜀之恃險無備其迹同也南北漢之先滅後亡其勢異也知乎此而十國君臣之得失政治之盛衰傳世長短之數國勢順逆之形夫固可以槩見而得其要領矣或謂李茂貞據岐而世父子相傳以諸國相衡是爲荆南之匹也玆進南平而黜岐者何哉史從前文亦仍十國世家之舊云爾至於書名春秋者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春秋古史名也前此有楚漢春秋魏氏春秋今則仿彥鸞之書而繫以春秋也若云孔子嘗修魯春秋矣愚又奚敢上儗聖人筆削而甘蹈僭亂之罪哉書成聊著纂述之大指如此

康熙八年己酉孟夏仁和吳任臣譔

十國春秋序

寧都魏　禧冰叔撰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絶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分之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尤絶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爲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音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炳烺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上⁚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愨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也已

康熙十一年辛亥八月望日

凡例

宋初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爲國也後振孫綸作荊南志續之或稱十國志焉神宗時劉恕又著十國紀年蓋從五代史例也今十國仍以歐史爲斷而南平易曰荊南則從溫公通鑑之稱東漢今稱北漢亦從通鑑

帝稱本紀王稱世家古史家體也後世非天子而建列本紀謬矣卷中帝則斷爲本紀王則降於世家閩有子孫即帝位而追崇祖考如吳太祖烈祖高祖閩太祖南漢烈宗尊諡則從後日而敘事猶號世家所以紀其實也南唐後主降江南國主而猶列本紀者循馬陸二書之稱唐餘紀傳亦爲國紀古史又無其例故姑從南唐書云

是編本紀世家中本國稱帝稱王者辭從主人也他國稱某主某王者重內而略外也至於唐昭帝昭宣帝宋藝祖太宗獨稱帝以異之亦春秋尊王朝大居正之義

帝與后稱殂王與妃夫人稱薨太子世子亦稱薨諸王亦稱薨帝后不稱崩者仿通鑑紀曹魏諸君之法也

馬令南唐烈祖本紀先書名繼書王繼稱帝至元宗本紀末年稱國主後主本紀稱國主此後人述前代之史與臣子執筆者較殊也愚竊取其義以爲本紀世家書法

改元易號自昔傳聞異辭本書所紀年號一以碑文是正如吳越天寶寶大寶正雖見墓碑寶幢而北漢天會紀年則取證於李惲千佛樓銘蓋金石遺文往往足糾前史譌謬故悉於卷中多錄廟碑塔文於注以佐史書闕漏而考覈不至無稽云

崔鴻十六國春秋暨游南唐書每年必冠以年號所以標正朔防參錯也本書具遵其法即無事必書曰某年庶幾綱舉目張有條而不紊耳

十國本紀世家中間師曰我師官曰我某官皆各就本國而稱也史記田齊世家云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趙世家云秦拔我藺次南史宋高祖傳曰晉縣人宗曜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同莖帝以獻晉帝以歸於我帝沖讓乃止蘇轍古史楚世家曰嬰齊伐鄭欒書救鄭遇於繞角我師遁古人書法原有此例據此可釋後人稱前代爲我之嫌矣

十國列傳首后妃次太子世子次諸王公主次諸臣而以方外終篇人因國分各爲經緯大抵與承祚之三國彥鸞之十六國先後部署畧從同焉

劉道原既作紀年又擬作十國藩鎮百官諸志竟未卒

業至今闕如悉於卷末勒成五表而諸國年號方輿之不齊宗支官秩之差畧已瞭然可概睹已

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遠正史故多遺失而歐史載十國事尤缺畧是編所采古今書籍無慮數百餘種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資治通鑑通鑑考異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玉海說郛朝野僉記津逮秘書史纂左編新舊唐書唐會要薛氏舊五代史歐陽五代史王溥五代會要陶岳五代史補尹洙五代春秋五代史闕文五代通史梁編遺錄九國志五國故事十國紀年宋史東都事畧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吳錄稽神錄江淮異人

錄妖亂志泥上英雄錄范成大吳郡志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陳彭年江南別錄龍袞江南野史鄭文寶南唐近事唐餘紀傳江表志釣磯立談史外小錄耿先生傳南唐拾遺記蜀檮杌錦里耆舊傳李昊蜀書蜀國春秋全蜀藝文志成都見聞錄何光遠鑑戒錄北夢瑣言三楚新錄湖湘故事楚紀吳越備史頤存錄錢氏家乘葆光錄吳越改元辨兩朝貢奉錄家王故事吳興藝文志兩浙名賢錄武林舊事楓窗小牘閩王事蹟何氏閩書林諝閩中記晉安逸志閩海叢書榕陰新簡陳鳴鶴閩中考章仔鈞族譜金鳳外傳嶺南文獻吳萊南海古蹟記江陵志像晉陽見聞錄遼史郡縣釋名歐陽忞輿地廣記樂史太平寰宇志祝穆方輿勝覽茅山志洞霄宮志兩廣名勝志金陵志一統志廣輿記湖廣通志八閩通志梁克家三山志廣東通志浙江通志杭州府志西湖志徐紹興府志嚴州府志淳安縣志肇慶府志海鹽圖經中都志武林梵志名山記合璧事類海錄碎事七修類槀職官分紀鄭氏書目國史經籍志日涉編天下碑記王象之碑目五燈會元高僧傳列仙通鑑劍俠傳圖繪寶鑑宣和畫譜譚子化書彭曉參同契註東國通鑑駁交記輟耕錄賓實錄容齋三錄太平廣記青箱

雜記二老堂雜志玉壺清話太平清話廣博物志清異錄洪遵泉志文苑英華宋文鑑宋文選計敏夫唐詩紀事金荃集花間集詞品花蕊夫人宮詞（有二本所載畧異）徐散騎集徐寅集黃滔集羅昭諫集韋莊集杜光庭集貫休集齊己集方蛟峯集曾子固集王荊公集宋潛溪集升菴外集愚輒薈萃成書都爲一部倘臆說杜撰率爾無徵實所未敢

十國典故散佚捃摭滋艱卷中偶獲瑣事纖語不忍遽棄時復登載用資見聞雖延壽繁猥之譏知所不免而心期廣搜珍惜片羽後有同志當鑒微懷．吳任臣識

十國春秋目錄

卷一

吳一

太祖世家

卷二

吳二

烈祖世家

高祖世家

卷三

吳三

睿帝本紀

卷四

吳四　列傳

太祖太妃史氏　夫人朱氏　太后王氏

睿帝讓皇后王氏

太祖子臨川王濛　新安王溥　德化王澈

高祖子南陽王玢　睿帝子太子璉　江夏王璘

宜春王璆　璆子建安王珙　宜陽王璨

太子妃李氏　睿帝女上饒公主

卷五

吳五　列傳

袁襲　高勗　戴友規　李神福

張訓　駱雅　劉威　臺濛

李遇　李儔

卷六

吳六　列傳

柴再用　秦裴　劉金子仁規　李友

李厚　劉存陳知新　呂珂　賈令威

張章　賈公鐸　李濤　袁稹

丁珍　周隱

卷七

吳七　列傳

劉信　呂師造　王綰　王茂章

米志誠　苗璘　周本　李德誠

王安　王輿

卷八

吳八　列傳

馮宏鐸　朱瑾　李承嗣子鄘　彭彥章

李儼　趙匡凝　鍾匡時　雷彥恭

譚全播

卷九
吳九 列傳
王稔　骨言　陳訥　陳紹
方從訓　蔣延徽　王輿　張崇
張宣　崔太初　曹筠　李簡
盧擇　楊遲　徐善　盧鉞
楊彥伯　賈潭

卷十
吳十 列傳
尚公廼　黃訥　殷可求　駱知祥
陳彥謙　盧樞　王潛　楊廷式
徐融　汪台符　江夢孫　鍾泰章
翟虔　韋建　高審思　李章
王令謀

卷十一
吳十一 列傳
杜荀鶴　殷文圭　楊夔　沈文昌
沈顏　徐延休　游恭　王仮
信都鎬　朱澤 祕周延　張翊　汪少微
支識　奚迎 書拍丁附

卷十二
吳十二 列傳
穆澤漁者　張車師　錢尭　董紹顏
李玫　柳翁　黃冠道人　虔州少年
劉通　申漸高　朱延壽妻王氏
張顥妻某氏

卷十三
吳十三 列傳
田頵　安仁義　朱延壽　張顥
徐溫 子知訓 知詢 知誨 知諫

卷十四
吳十四 列傳
僧祖肩　石頭大師　僧令遵　王居巖
吳法通　聶師道　劉得常　陳金
張武　宣州軍士

卷十五
南唐一
烈祖本紀

卷十六
南唐二

元宗本紀

卷十七

南唐三

後主本紀

卷十八

南唐四 列傳

烈祖順妃王氏 元敬皇后宋氏 夫人种氏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 吳國太夫人凌氏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 繼國后周氏

保儀黃氏 宮人流珠 喬氏 秋水 官娘

卷十九

南唐五 列傳

烈祖子楚定王景遷 晉文成王景遂

齊昭孝王景達 江昭順王景逷 子季操

烈祖從子晉陵公景遹 上饒公景遜

睢陽公景遜 平陽公景逖

元宗子文獻太子宏冀 慶王宏茂

南楚國公從善 子仲翔 仲牀 江國公從鎰

鄂國公從謙 子仲儀 邵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後主子清源郡公仲寓 子正言 岐懷獻王仲宣 原本仲宣下有宣字

後主從子仲遊 仲興 仲偉 仲康 仲

烈宗諸女 元宗女太寧公主 芳儀

卷二十

南唐六 列傳

徐知證 徐知諤 徐游 宋齊邱

卷二十一

南唐七 列傳

周宗 李建勳 徐玠 馬仁裕 子文彙

刁彥能 子衍 游簡言 杜業 孫漢威

張居詠 張延翰

卷二十二

南唐八 列傳

王崇文 王彥儔 何敬洙 柴克宏

邊鎬 王建封 劉崇俊 劉彥貞

朱匡業

卷二十三

南唐九 列傳

嚴續 常夢錫 蔣延翊 姚景

陳起 賈崇 公乘鎔 王仲連

卷二十四
南唐十 列傳
李金全 盧文進 孟堅 陳誨 子德誠
林仁肇 皇甫暉 子繼勳 李平 朱元
卷二十五
南唐十一 列傳
張易 蕭儼 張義方 江文蔚
李貽業 歐陽廣 喬匡舜 張泌
汪煥
卷二十六

南唐十二 列傳
陳覺 李徵古 魏岑 馮延巳
馮延魯 查文徽 子元方 鍾謨 李德明
卷二十七
南唐十三 列傳
潘佑 廖居素 趙仁澤 段處常
孫晟 劉仁贍 張彥卿 李延鄒
周宏祚 陳喬 鍾蒨 高彥
廖澄 張雄 胡則 中書令堅 逸其姓
卷二十八
南唐十四 列傳
韓熙載 徐鉉 徐鍇 高越 兄子遠
殷崇義 蒯鼇 郭昭慶 盧郢
章僚
卷二十九
南唐十五 列傳
喬崇範 毛炳 邵拙 黃載
朱存 朱弼 沈彬 史虛白
陳陶 陳貺 鄭元素 廖凝
洪文用 何溥 謝淸 李元淸

盧琛 許光大 陳褒 顏詡
許規 子遜 歐陽彬 鍾離君 吳媛
薛氏 龔氏二女
卷三十
南唐十六 列傳
郭廷謂 朱令贇 陳大雅 盧絳
吳仲舉 陸昭符 潘愼脩 張佖
龔愼儀 周惟簡 張洎 鄭彥華 子文寶
劉澄 李德柔 劉承勳
卷三十一

南唐十七 列傳
孫魴 周彬 胡元龜 伍喬
康仁傑 余璀 劉洞 夏寶松 舒雅
陳元亮 張雄彬 邱旭 羅穎
吳淑 崔彭年 魏羽 洪慶元
應用 王文秉 朱遵度 高越 陶守邸 顧闕中
楊行思 曹仲元 周文矩 顧德謙
厲昭慶 董源 徐熙 解處中 傳古
董羽 衛賢 王齊翰 秦渭 竹夢松
卷三十二
南唐十八 列傳
裴長史 徐幼文 占夢僧 吳廷紹
李廷珪 御廚 楊花飛 楊名高 李家明
王感化 李瑩 彭利用
卷三十三
南唐十九 列傳
僧休復 僧無殷 僧緣德 木平和尚
僧應之 僧文益 僧深 僧悲明
僧智明 行因禪師 僧清粲 僧行言
僧智筠 僧文遂 僧匡逸 僧守訥

僧元寂 小長老
卷三十四
南唐二十 列傳
王栖霞 陳允升 史守沖 譚峭
潘扆 陳曙 許堅 聶紹元
耿先生 楊保宗
卷三十五
前蜀一
高祖本紀上
卷三十六
前蜀二
高祖本紀下
卷三十七
前蜀三
後主本紀
卷三十八
前蜀四 列傳
高祖順德皇后周氏 順聖皇太后徐氏
翊聖皇太妃徐氏 貴妃張氏 夫人蕭氏
後主廢后高氏 皇后金氏 元妃韋氏

貴妃錢氏　順妃蘇氏　昭儀李氏舜弦
宮人劉氏
高祖子衛王宗仁　庶人元膺　幽王宗輅
趙王宗紀　韓王宗智　宋王宗澤
魯王宗鼎　信王宗傑　薛王宗平　莒王宗特
高祖從子宗鐬　族子宗壽　宗裕
後主子承祧　承祀
高祖女普慈公主

卷三十九
前蜀五　列傳

王宗佶　王宗侃子承肇　王宗滌　王宗翰
王宗弼　王宗黯　王宗弁　王宗本
王宗阮　王宗播　王宗儔　王宗謹
王宗綰　王宗儒　王宗浩　王宗朗
王宗渥　王宗範　王宗瑤　王宗訓
王宗勉　王宗鍔　王宗夔　王宗裔
王宗矩　王宗祐　王宗汾　王宗信
王宗賀　王宗紹　王宗宏　王宗鐸
王宗魯　王宗昱　王宗勳　王宗晏
王宗汭　王宗偉　王宗憲　王宗儼
王宗威　王承檢

卷四十
前蜀六　列傳

馮涓　周庠　韋莊　晉暉
李師泰　張造案原本作造　綦毋諫　張虔裕
張琳　張勍　周德權　李簡
山行章　李翶

卷四十一
前蜀七　列傳

鄭頊　潘峭　李鉉　張格

許寂　王鍇　庾傳素　毛文錫
毛文晏　潘炕　潘嶠　庾凝績
楊玢

卷四十二
前蜀八　列傳

王商宏　李彥循　劉知俊　桑宏志
張道古　陳詡　鄭元明　王先成
張扶　李道安　寶雄　劉隱辭
蔣貽恭　李景　劉蕃　崔善
仲廷珣　李仁表　姜誌　韋巽

劉楨　杜何　温顥　房諤
賞宗陶　王朴　趙雄武　王鄂
劉隱
卷四十三
前蜀九 列傳
張武　王暉　林思諤　蕭懷武
張士喬　段融　蒲禹卿　林罕
劉贊　張雲　李龜禎　周彥章
馬全
卷四十四
前蜀十 列傳
侯融　王保晦　盧延讓　庾傳昌
楊義方　王仁裕　李珣　尹鶚
張蠙　牛嶠　牛希濟　趙載
鄭騫　刁光　滕昌祐　房從眞
宋藝　高道興　杜齯龜
卷四十五
前蜀十一 列傳
胡秀林　馮處謙　趙温珪　何埜
趙延乂　馮見思　韓伸　石諫

黃宗敏　李夫人
卷四十六
前蜀十二 列傳
唐道襲　徐瑤　韓昭　潘在迎
徐延瓊　安重霸　嚴遵美　唐文扆
宋光嗣　宋光葆弟光　王承休
卷四十七
前蜀十三 列傳
僧知廣　僧貫休　僧子朗　掃地和尚
段義宗　兩朱先生　杜光庭　崔無斁
楊勍　王晫仙　青城道士
卷四十八
後蜀一
高祖本紀
卷四十九
後蜀二
後主本紀
卷五十
後蜀三 列傳
高祖皇后李氏　太后李氏

後主妃張氏　慧妃徐氏
高祖子雅王仁贄　彭王仁裕　嘉王仁操
後主子太子元喆　褒王元珏　遂王元寶
高祖女崇華公主
後主女鳳儀公主　盛國公主
卷五十一
後蜀四列傳
趙季良　趙廷隱　李仁罕　張業
李肇　侯宏實　張公鐸　龐福誠
武漳　沙廷祚　潘仁嗣　高敬柔
李鎬　李筠　朱偓　袁彥超

卷五十二
後蜀五列傳
王處回　毋昭裔　李昊　徐光溥
范仁恕　歐陽迥
卷五十三
後蜀六列傳
歐陽彬　李如員　何瓚　賈郛
范禹偁　毋守素　劉熙　多岳
劉保乂　李匡遠　韋縠　王歸

王藻　劉璵　何璘　王貞
卞震　李非仿　孫漢韶　張虔釗
何重建　石奉頵　侯益　趙匡贊
卷五十四
後蜀七列傳
幸寅遜　章九齡　李起　衆及之
田淳　張元　范文通　程崇稚
孫欽　王環　趙崇韜　高彥儔
卷五十五
後蜀八列傳
趙崇祚　韓保貞　李廷珪　伊審徵

龍景昭　趙玭　高瓊　羅濟
孫降衷　李瑀　李遵誥　曹光實
全師雄　上官進
卷五十六
後蜀九列傳
韋縠　歐陽炯　顧夐　令狐瞻
向瓊　句中正　孫逢吉　鹿虔扆
閻選　趙元拱　王中孚　文谷
楊九齡　何光遠　韓保昇　蒲虔觀

張立　黃峇 子從實 從周 從寶　阮知誨
張玫　蕭師謂　高從遇　姜道隱
李文才　石恪昌　徐德昌　景煥
夏侯延祐　趙忠義　杜敬安

卷五十七
後蜀十 列傳
周仲明　胡韞　虞鉞　楊于度
梁守珍　安思謙　王昭遠　趙彥韜
僧貫休　僧可朋　僧仁顯　僧曇域
僧曉爵　杜仁傑　楊僊公　黃萬戶

申天師　馮僊　彭曉　丁元和
韋昉　屈突無爲

卷五十八
南漢一
烈祖世家
高祖本紀

卷五十九
南漢二
殤帝本紀
中宗本紀

卷六十
南漢三
後主本紀

卷六十一
南漢四 列傳
武皇后韋氏　段氏
高祖皇后馬氏　太妃趙氏
中宗麗妃李氏　李婕妃
後主貴妃李氏　美人李氏 素馨　波斯女
盧瓊仙

高祖子雍王耀樞　康王龜圖　越王洪昌
齊王宏弼　韶王宏雅　鎮王洪澤　萬王宏操
循王宏杲　恩王宏暐　高王宏邈　同王宏簡
益王宏建　辯王宏濟　貴王宏道　宜王宏照
通王宏政　定王宏益
中宗子桂王璇興　荆王慶興　韶王保興
梅王崇興
後主子守節　守正 克昌 國昌　守素　守通
烈宗女增城公主

卷六十二

南漢五 列傳
趙光裔 楊洞潛 李殷衡 倪曙
何澤 劉濬 陳用拙 王定保
周傑 趙損 黃損
卷六十三
南漢六 列傳
蘇章 梁克貞 李紓 程寶 孫德威
丁宏 梁嵩 王詡 張澱
何瑱 劉瑩 何詞 李紓
鄭鍔 侯融 蕭益 王翻
蕭規 孫惠 滕紹英 萬景炘

卷六十四
南漢七 列傳
陳偓 盧膺 鄧伸 李琪
吳懷恩 吳恂 謝貫 簡文會
鍾允章 劉博古 曾芳 謝侏
卷六十五
南漢八 列傳
陸彥贇 陸光圖 邵廷琄 潘崇徹
伍彥柔 盧枚 李承嗣 郭崇岳

鍾有章 薛用丕 王珪 黃德昭
蕭漼 卓惟休 周茂元 馮元
李廷珙 周渭 唐承裕 駱崇璨
胡鴻頊 林楚材 陳志女 黃㙫
譚氏二女 牛氏
卷六十六
南漢九 列傳
林延遇 龔澄樞 許彥眞 陳延壽
李託 薛崇譽 余延業 趙純節
張遇賢 陳道庠 盧南金 僧知微

僧文偃 僧子祥 黃步松 黃鳳
甘佃 莫公
卷六十七
楚一
武穆王世家
卷六十八
楚二
衡陽王世家
文昭王世家
卷六十九

楚三

廢王世家

恭孝王世家 弟希崇

卷七十

楚四 列傳

劉言 王逵 周行逢 子保權

卷七十一

楚五 列傳

武穆王德妃袁氏 夫人陳氏 夫人華氏

衡陽王夫人楊氏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

廢王夫人某氏

恭孝王夫人苑氏

武穆王弟賓 存

武穆王子希振 子光惠 希旺 希杲

希瞻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蟾 希知 希崗

文昭王諸子 廢王諸子

恭孝王子光贊

卷七十二

楚六 列傳

張佶 蔣勛 姚彥章 許德勳

李瓊 秦彥暉 王環 高郁

李唐 楊定真 袁詮 呂師周

苑玫 李鐸 何致雍 黃損

潘起

卷七十三

楚七 列傳

彭玕 唐世旻 劉昌魯 龐巨昭

拓跋恆 徐仲雅 劉勍 張少敵

廖匡圖 弟匡齊 丁思覲 戴偃 何仲舉

劉昭禹 石文德 林崇禧 路洵美

卷七十四

楚八 列傳

李宏皋 李宏節 鄧懿文 王贇

孟駢 歐宏練 吳宏 楊滌 彭師暠

廖偃 劉彥瑫 許可瓊

卷七十五

楚九 列傳

李令 侯元亮 子仝 [illegible]

朱葆光　荆英　黃匪躬　孟賓于
翁宏　廖融　王元　伍彬
朱遵度　劉昌嗣　何景山　江澧
鄧洵美　李觀象　曹衍　蕭棐 符長
卷七十六
楚十 列傳
符彥通　何敬眞　孫朗　張倣
張文表　僧居遁　僧洪道　報慈長老
僧虛中　王思禪師　彭幼謙　伊用昌
卷七十七

吳越一
武肅王世家上
卷七十八
吳越二
武肅王世家下
卷七十九
吳越三
文穆王世家
卷八十
吳越四
忠獻王世家
忠遜王世家
卷八十一
吳越五
忠懿王世家上
卷八十二
吳越六
忠懿王世家下
卷八十三
吳越七

越國太元太夫人水邱氏
武肅王莊穆夫人吳氏　昭懿夫人陳氏
文穆王恭穆夫人馬氏　恭懿夫人吳氏
仁惠夫人許氏
忠獻王夫人杜氏　元妃仰氏
忠懿王妃孫氏 附俞氏 黃氏
武肅王弟鏢　鐸　楚國公鏵
從弟鎰　銶
武肅王子寧國公元璙　雲國公傳瑛
金華郡王元懿　廣陵郡王元璙 子文奉 文炳

餘姚侯傳璟子仁俊　大彭侯傳球
扶南侯元球　淮塗侯元珦　新安侯傳瑜
晉國公傳璙　吳興侯元琳
寧明王元瓚　元郜
文穆王子孝獻世子宏僔　瑯山侯宏僎
宏偃　吳興郡王宏偡　宏億
彭城侯宏儀　宏偓　宏仰
儀
忠獻王子富木侯昱　西平侯郁
忠遜王子昆　易

忠懿王子世子惟濬　彭城郡王惟治
吳國公惟演　惟濟
卷八十四
吳越八　列傳
羅隱　顧全武　杜稜　成及
馬綽　阮結　杜建徽　鮑君福
曹圭　屠瓌智
卷八十五
吳越九　列傳
高彥子渭　朱行先　黃晟　司馬福

孫琰　吳敬忠　滕彥休　吳公約
章魯封　饒景　薛居正　謝鶚
鍾匡範　陳長官　童顏　鍾廷翰
楊嚴　許俊　孫涉　閻人髮
張珽　劉甫　蔣勛　王珙
沈夏　沈行思
卷八十六
吳越十　列傳
沈崧　皮光業　曹仲達　林鼎
仰仁詮　陸仁章　章德安　郭師益

唐仁恭　水邱昭券　薛溫
卷八十七
吳越十一　列傳
元德昭　吳程　裴堅　沈虎子
鮑修讓　曹杲　沈韜文　陸超
杜叔詹　劉彥琛　俞公帛　盛豫
林克己　司馬球　孫顯忠　黃彝簡
沈承禮　孫承祐　崔仁冀　余萬頃
江景防　陸崇辰
卷八十八

吳越十二 列傳
吳仁璧　方昊　孫郃　石延翰
宋榮　嚴永　范贊時　毛勝
葉簡　李咸　朱景瑗　顧規
目詧　俞皓　徐綰　陳詢
陳璋　高澧　胡進思
卷八十九
吳越十三 列傳
僧文喜　僧無作　僧瑯　僧幼璋
僧自新　僧全付　僧道怤　僧靈照

僧德韶　僧行修　僧義寂　僧延壽
僧贊寧　僧儀晏　僧彌洪　僧清聳
僧契盈　僧道潛　僧希辨　僧志逢
僧願齊　釋巖　僧德倫　僧榮徵
錢朗　閭邱方遠　鶴衣道人　韓必
張契真　暨齊物　朱行外
卷九十
閩一
司空世家
太祖世家
卷九十一
閩二
嗣王世家
惠宗本紀
康宗本紀
卷九十二
閩三
景宗本紀
天德帝本紀
卷九十三

閩四 列傳
留從效
陳洪進 子文顥 文顗 文頵 文顒 [illegible] 蔡應功 威 齊鶴 陳仁璧 劉昌言 徐熙 徐昌嗣 附
卷九十四
閩五
秦國太夫人董氏
太祖后任氏　龍啟太后黃氏
嗣王夫人崔氏
惠宗后劉氏　繼后金氏　后陳氏
康宗元妃李氏　后李氏

景宗后李氏　賢妃尚氏
天德皇后張氏
武肅王審邽（子延彬 延[illegible] 延武 孫繼崇 繼勛）
太祖從弟彥復　想
太祖子延宗　延武　延望　延宗（子繼業）
從子延興（延虹 延豐 延休 [illegible]）　鼓子延嗣
惠宗子繼韜　繼鎔　臨海郡王繼恭
建王繼嚴　從子仁達
景宗子閩王亞澄　從子繼柔　繼隆
天德帝子繼沂　從子繼昌　繼成

太祖女某郡主
卷九十五
閩六　列傳
韓偓　崔道融　楊沂豐　虞嶠
黃滔　徐寅　翁承贊　董睦（一十人）
孟威　劉山甫　鄭良士　章仔鈞
陳師先　鄭璠　虞雄　陳霸先
伍昌時（子從晉）　王定儔　程贇　蔡儉
黃子稜　李謿　鄭勇夫
卷九十六

閩七　列傳
黃諷　林省鄒　葉翹　鄭元弼
王倓　黃峻　陳光逸　潘承祐
湛溫　董思安（子[illegible]思）　林仁翰　劉瓊
顏仁郁　賈郁　方仁岳　陳洪濟
林揆
卷九十七
閩八　列傳
王仁鎮　楊廷式　翁郜　黃岳
盧結（林甲）　李崇廬　蕭孔沖　康若

柳崇　劉乙　詹敦仁（子琲）　陳乘
陳郁　江爲　陳致雍　李相
林安　陳寅　石氏二女　蘇隽
鄭氏　謝氏
卷九十八
閩九　列傳
陳峴　薛文傑　陳郯　林興
蔡守蒙　陳匡範　黃紹頗　余廷英
李仁遇　楊思恭　王延京　李倣
朱文進（連重遇）　李仁達　卓巖明

卷九十九
閩十 列傳
僧智廣 僧文炬 僧義存 上藍和尚
僧備 僧慧球 僧道熙 僧義收
夢筆和尚 僧神晏 僧智恰 僧元訥
僧文超 僧文展 僧師解 僧道閑
僧慧稜 僧義英 僧從展 僧藻光
僧從允 僧元應 建州僧 僧行雲
陳守元 譚紫霄 吳翁 眞皐
林願女

卷一百
荊南一
武信王世家

卷一百一
荊南二
文獻王世家
貞懿王世家
侍中保勗世家
侍中繼沖世家

卷一百二

荊南三 列傳
武信王夫人張氏
武信王子從翊 從詵 從讓 從諫
從子從嗣 從義
文獻王子保勳 保正 保紳 保寅
保緒 保節 保遜 保衡 保膺
貞懿王子繼充 文信王五女
王保義 司空薰 倪可福 鮑唐
梁震 孫光憲

卷一百三
荊南四 列傳
李載仁 倪從進 王貞範 王惠範
康張 魏璘 王昭濟 王崇範
李景威 梁延嗣 溫克修 王處士
僧齊己 僧文了 荊南僧 荊南仙女

卷一百四
北漢一
世祖本紀

卷一百五
北漢二

睿宗本紀
少主本紀
英武帝本紀
卷一百六
北漢三 列傳
睿宗后郭氏　郭姬
英武帝后段氏
世祖子鎬 錡 錫 鍇 銑
世祖孫彭城郡王繼文　繼欽
定王繼顒　劉繼業　劉繼忠

卷一百七
北漢四 列傳
李驤　鄭珙　趙華　李光美
李存瓌　張元徽　白從暉　王得中
段常　衛融　盧贊　蔚進
郝貴超 郝惟慶　張崇訓 鄭進 衛儔　高仲曦　張昭敏
馬峯　盧俊
卷一百八
北漢五 列傳
馬忠恕　趙宏　李惲　楊夢申
王保衡　王景純　郭無爲　侯霸榮
范超　李鈞
卷一百九
十國紀元表
卷一百十
十國世系表
卷一百十一
十國地理表上
卷一百十二
十國地理表下

卷一百十三
十國藩鎭表
卷一百十四
十國百官表
卷一百十五 補
拾遺一卷
卷一百十六 補
備攷一卷
十國春秋目錄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譔

鄣城牛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吳一

太祖世家

太祖姓楊名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
人新宗列傳云行密壽州壽春人今從吳錄新書五代史五國故事父名怤世為農家[illegible]
夫兄十唐紀年行密初名行愍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illegible]
九國志云行密少孤貧有膂力五國故事云力舉三百斤今從歐陽史日行三百里居常[illegible]

處必見黑人侍其側心竊異之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
行愍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貌曰爾且富貴何為
作賊釋縛縱之北夢瑣言又云鄭棨典廬州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當責之[illegible]
加代史不同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
吏惡之復使出戍冊府元龜曰秦宗權擾淮右廬壽所將募能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應行
力應募往之有援[illegible]
愍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其所須行愍奮然
曰惟少公頭耳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併將
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時中和三年三月也刺史
郎幼復不能制薦於淮南節度使高駢請以自代駢以

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illegible]今從通
鑑唐即除行愍廬州刺史是時駢惑於方士呂用之用
之與軍使俞公楚姚歸禮不相能詐謂行愍曰二人將
有事於廬州行愍遽發兵掩之二將竟為用之以公楚
等謀亂告駢賞行愍有加明年駢以從子瀵知舒州事
會羣盜陳儒攻舒州瀵乞援廬州行愍謀於牙將李神
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遂以舒州兵多建廬州旗
幟若結大陳羣賊望而皆遁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
舒州瀵棄城走為駢所殺行愍乃遣將陶雅張訓等將
兵擊迥本擒斬之即以雅攝舒州刺史已而黃巢之黨

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行愍命將田頵擊
卻之光啟二年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翱吳錄作張濯九國志作張
翱今從十國紀年遣其將魏虔將萬人來寇廬州行愍令田頵
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是月滁州刺史許勍襲
舒州陶雅奔還廬州高駢命行愍更今名三年淮南左
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自稱行營使與軍使鄭漢章高
郵鎮遏使張神劍十國紀年作張[illegible]
但稱神劍舉兵討呂用之陷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
幽之時用之詐為駢牒署行愍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
江人袁襲說行愍曰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

密乃悉發盧州兵復借兵於和滁刺史孫端合數千人往援五月行密至天長用之引兵來歸會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不與神劍亦以其衆來屬未幾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歸行密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先是師鐸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日迎之爲帥彥心動亟命牙將秦稠率兵三千至揚子以應師鐸師鐸復名彥渡江是月甲午彥遂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

事仍以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行密抵廣陵不得入屯兵蜀岡爲八寨於城下以守之彥閉城自守妖亂志云六月癸卯朔秦彥令鄭漢璋等守諸門今從通鑑六月戊午彥遣師鐸與秦稠統兵八千自城西出戰稠敗死士卒死者十之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有食人者府前蘇州刺史張雄兵於諸軍爲稍强秋八月彥以僕射告身授雄又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宏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妖亂志以銀一斤易斗米遂糠泥以充爲食雄軍既益富不復肯戰久之反陰助我兵丁卯彥乃悉衆萬二千人遣師鐸及其將鄭漢章出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命先積金帛麰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而多伏精兵於其旁爲三覆以待彥及兵交行密自將千人衝其陳陽不勝棄營走彥兵饑乘勝爭入營取軍實伏發行密反兵擊之俘斬略盡積尸十餘里師鐸漢章大敗單騎走入城九月甲戌彥命將劉匡時殺高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時有尼王奉仙言於秦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又畢師鐸先幽高駢欲遂除之至是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又恐駢氣有內應者故殺駢乙亥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冬十月彥遣漢章擊張神劍高霸秦破之神劍奔高

郵霸奔海陵行密之圍廣陵也凡半載與彥師鐸大小數十戰城內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都盡以墐泥爲餅食之餓死者過半宣軍多掠人詣肆售之或夫婦父子自牽縶就屠門相鬻屠者輒刲剔如羊豕然外圍日益急彥師鐸計無所之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會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守者竟不鬭而潰初彥師鐸信重妖尼王奉仙戰陳時日多取決焉至是復咨之奉仙曰走上策也遂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號諸軍合萬五千人入揚州自稱淮南

留後以駢從孫愈攝副使攸殞斬及其族黨斬諸將不盡節於高氏者殺梁纘於戟門之外韓問以投井死是時道民裁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不能守欲走會蔡州秦宗權遣弟宗衡將兵略地淮南與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之副而張佶劉建鋒馬殷秦彥暉實從焉十一月辛未宗衡至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輜重未入城者悉為蔡人所有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彥師鐸告史彬廬陳未幾將趣宣州高召之乃引兵還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權召宗衡還蔡拒吳興郡王朱全忠儒稱疾不肯行宗衡屢趣之儒大怒甲戌手刃宗衡於酒間傳首於汴宗衡將安仁

義降於我行密悉以騎兵相委列於田頵之上儒是時分兵掠鄰州與彥師鐸輕兵襲高郵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兵逃揚州丙戌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卒七百人潰圍來奔行密慮其變也一夕分隸諸將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壬寅勒令海陵鎮遏使高霸帥兵民入廣陵有違命者族之戊戌霸與弟雎及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揚州行密郊迎霸駐納為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已而用袁襲言閏月己酉因犒軍伏甲擒霸繞山從實殺之併挫殺其黨於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地數里皆赤雎出走詰旦為

選騎所殺殲焉先是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萬錠瘞於所居克城日願備戲下一醉至是行密大悅士卒顧用之曰僕射奈此曹餓何食言邪呼幸下命田頵縛之用之叩首服罪自言與鄭杞董瑾謀中元夜邀高駢至第建黃籙齋縊殺之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己為節度使庚戌腰斬用之於市怨家刳裂立盡併誅其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居數日袁襲以廣陵饑弊不可守勸從兵以避蔡賊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令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廬州是時唐以淮南久亂

命吳興郡王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令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除行密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送之行密初遇廷範甚厚及聞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範遣人白全忠宜以大軍赴鎮未幾廷範遁歸曰行密未可圖也後事璠許徐軍遣道色不行准東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併其兵彥等之歸秦宗權也儒將二千騎人後刻利孫儒則令部將知其必又稱乃遣謂彥等將往小師既發彥等乃以宏為馬軍使是月行密執張守一誅之守一初與呂用之來歸久之為諸將合丹藥復欲干軍府政故行密怒焉二月全忠奏以行密為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儒陷揚州甚奴戰忠閏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新唐書云四月戊辰實錄云五月儒陷揚州吳錄下闕紀年通鑑云四月卿日今從舊唐書月日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幷有海陵袁襲勸回廬州再爲進取之計乃走廬州秋八月行密欲輕兵襲洪州袁襲言鍾傳未易圖趙鍠新得宣州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使蔡儔守廬州乃引兵濟糝潭攻鍠大敗鍠將蘇與宋劉於曷山進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來援行密別遣將陶雅逆擊於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龍紀元年夏六月宣州賊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擁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

未幾宣州城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表言於唐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東平王全忠按薛史歐陽史皆云龍紀元年三月全忠封東平王舊唐書則云龍紀元年四月催通鑑作天復元年封東平王今據歐薛諸史竟於龍紀年間稱東平王與鍠有舊遣使求鍠行密乃斬鍠首以遺之歐陽史以爲鍠棄城走追及殺之月南唐書又云鍠出濟亦非鍠額上常有肉隱起及其死破額得珠藏者曰此人珠也既死不可復用孫儒兵來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冬十月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十一月頵圍常州使宣州偏將李友一作宥爲地道入城中皆旗旂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稜而出頵以兵三萬戍常州十二月戊

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時成及爲錢氏守潤州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來援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二月師古兵入淮南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是月行密遣將馬敬言帥兵五千乘虛據潤州李友帥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復取常州敬言仁義威兵屯潤州三月唐賜宣歙軍號寧國以行密爲節度使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東平王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亦入殺其使者復爲讎敵如初秋八月儒來

攻潤州是月李友攻蘇州拔之制置使沈粲奔於孫儒案諸裘錄鏐叙咏之因投儒九月行密以牙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陷常州行周死之遂圍蘇州吳錄十一月孫儒攻安字無錫者屯遂于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及通鑑冬十二月己巳孫儒陷蘇州殺我鎮將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爲所敗我軍戍守者多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時守備未固衆心危懼行密遣將臺濛帥五百人屯溪西濛令還卒往反傳呼如

大衆斬至狀從立心疑之遂引去行密又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儒前軍於溧水神福陽退兵示怯儒軍殊不設備神福夜率精兵襲其營俘斬以千計夏四月行密遣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黃池我師敗績儒遂軍黃池之上五月大水諸營皆沒儒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是月行密命李神福攻和滁克之暀乞降景思出走秋七月東平王全忠約與我共攻孫儒儒恃兵強移檄藩鎮數行密及全忠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驅丁壯婦女度江殺老疾以餉軍行密別將張訓李德誠

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時潤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餽之諫由是德於我乙未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密率兵拒之儒圍行密寨李簡統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以出冬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我兵旌旗亘百餘里號兵五十萬行密求救於錢鏐鏐輸以兵食助我景福元年春正月行密欲退保銅官牙將戴友規力諫而止二月孫儒圍宣州先是劉建鋒爲儒守常州至是將兵從儒行甘露鎮使陳可言乘虛率部兵千人據之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

猝出迎訓手刃之遂取常州是時別將又取潤州三月徐州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夏四月張訓李德誠敗徐兵於壽河俘斬三千級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 南唐書作三月乙巳執瓚今從十國紀年 五月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大雨晦冥縱兵擊之儒軍大敗安仁義遂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我 按薛氏五代史大順二年儒攻行密臨江遂疾疫師人多死儒方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舊唐書云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爲宣歙觀察使楊行密所敗唐補紀云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與

毘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帳吳錄曰景福元年六月六日太祖行晝率諸將晨出擊田頵臨陳擒儒以獻斬儒於市仍馬河據今從其說 丁酉行密帥衆歸揚州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表訓以一劍下之豈不壯哉 按吳錄及吳烈祖實錄光啟三年十月秦彥畢師鐸出奔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出旨揚州行密廬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發趨潤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度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執儒復歸揚州其年月據實錄今悉從之紀 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秋八月唐命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頵知宣州留後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阜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

之冬十月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汴以求救東平王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於我行密謝之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二年夏四月神福圍廬州甲午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秋七月丁亥克廬州執蔡儔斬之八月丙辰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不可下久而取之時諸將爲刺史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請得雅爲刺史行密即以雅爲歙州刺史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冬十月倪章棄舒州走行密取舒州以李神福爲

舒州刺史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附於我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洪鄂州人光啟二年來盧州入鄂自爲節度使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救之按唐杜洪傳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騶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刺其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救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京師騶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與此略異今從通鑑所載冬十一月泗州刺史張諫舉州來降時朱全忠遣使至泗州諫不堪其陵忽故附於行密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或作翟章非今從吳錄見後註是冬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奪其茶我始與汴有隙二年春二月行密表東平

王全忠罪惡於唐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三月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供帳以迎不悅而去已而攻濠州拔之執其刺史張璲丁亥遂圍壽州夏四月行密攻壽州不克將引還庚寅朱延壽請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其刺史江從勗行密即以延壽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來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命黑雲隊長李厚拒之厚殊死戰都押牙柴再用後爲之助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是月行密又命將襲陷連水令張訓守之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其罪董昌本末見吳越武肅王世家亦遣使如昌趣其朝貢於天子未幾唐加

行密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宏農郡王按沈顏宣州重建小隱記末云乾寧二年乙卯歲九月八日記中閒有曰宏農王方作鎮水又曰宏農王九僞是讖又曰宏農王去寧揚土是乾寧二年九月之前行密已賜爵爲王吳其不見於傳紀書至史失之也顏保吳臣且當乙卯今所作題記必無差誤可知後楊進非但宏農郡王其本乃父之爵明巳況光啟二年三月朱全忠進爵沛郡王大順二年二月李克用進爵隴西郡王景福元年董昌封隴西郡王但是乾寧以前故事何獨於行密而疑之時諺人呼荇溪曰菱溪揚州人呼蜜曰蜂糖諱行密名也秋九月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董昌且表昌於朝言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彭城郡王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謂昌送首濠者吳瑞及巫覡數人於鏐也不當復伐之冬十月遣寧國節度使田

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我偏將魏約共圍嘉興鎮海將顧全武統兵救之我別將柯厚退破蘇州水寨

乾寧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至湖州欲渡江以援董昌聞顧全武等守西陵與我師仁義不克渡二月唐帝從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彭城郡王錢鏐不從夏四月我兵與鎮海兵戰於黃天蕩鎮海兵敗績我師遂圍蘇州是時鏐與鍾傳杜洪畏我之逼皆乞援於東平王全忠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統兵萬人渡淮欲以侵宣行事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等舉城來附囚其刺史

成及王遂取蘇州署及行軍司馬及引刀欲自裁王挽其手止之館於府舍及邸中頗有劍甲兵仗王每單衣

詣之與共飲膳無所疑及亦嘗時抵王內室常遇王起盥叔右手擎沙鑼可百餘兩貯水其中以洗項因服其力舉二百斤為不虛云是月朱延壽破蘄州降其大將賈公鐸及刺史馮敬章元敬二年敬章以蘄州為刺史王以敬章為左都押牙公鐸為臨門備將甲延壽進拔光州殺其刺史劉存是時王命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已而昇州刺史馮宏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於是始全有淮南之地冬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師悅卒先是師悅求旌節於唐唐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為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而師悅已死王表師悅子彥徵知州事彥徵前為湖州刺史昭宗實錄云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師悅卒以其子彥徵知留後今從九國志作新唐書是月遣安仁義攻婺州

乾寧四年春正月兩浙將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二月兗州朱瑾來奔初瑾為汴人所攻求救於河東河東將史儼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擁州民俱來王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軍節

度我兵皆江淮人輕弱善水戰不任騎射至是得河東兗鄆兵而軍聲益振儼承嗣故河東驍將晉王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來請王許之亦遣使詣河東修好是月唐詔王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朱全忠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畏又附全忠絕東南貢獻路數命行密討之夏四月辛亥兩浙將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我兵大敗是月杜洪乞師於汴汴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以撓我師王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我兵十八營鹵將士魏約等三千人以去時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

乘勝逐之甲戌顏自湖州奔還宣州兩浙兵追之顏衆大敗死者千餘人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我刺史瞿章遂陷黃州按薛史梁紀五月丁丑朱友恭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黃鄂二州新唐書[illegible][illegible]年全忠[illegible][illegible]州刺史瞿璋死之朱友恭傳作瞿璋吳錄曰執刺史瞿章十國紀年亦云瞿章今從之馬珣等敗走秋七月庚戌兩浙遣將顧全武來攻蘇州乙未陷松江戊戌陷無錫辛丑陷常熟華亭是月吉州刺史周非爲鎮傳所攻率衆來奔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舉州來附其衆不從彥徽遂奔於我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是月東平王全忠大舉入寇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

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境內震恐冬十月王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爲王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言營地汙下不可久處師古不聽恃衆輕敵居常以奕棋爲樂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有奔告師古者師古以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裨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水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栅而入士卒猝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殊駭亂王自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悉潰時葛從周營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王與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泗水五代史作淠河從周方半濟我兵合擊之殺溺殆盡從周僅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鬭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餓死還者不盈千人五代史又云牛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今從通鑑東平王全忠聞敗亦奔還王遺書謂之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王既獲勝置酒大會諸將顧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謂宜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副使算賚以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軍節度使王自是保據江淮之間汴人不能與

我爭矣

乾寧五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東平王全忠爲都統致討於我唐帝不許三月周本救蘇州爲兩浙將顧全武所敗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秋七月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汴人有清口之敗陰附於我東平王全忠遣宿州刺史氏叔琮將兵伐之八月甲子唐赦天下改元光化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刺史臺濛及李德誠等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遂陷蘇州追周本於望亭我師敗績五代史云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救蘇州復入於越獨秦裴堅守崑山不下全武檄

裴令降裴不聽全武復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率羸兵以降時兵不盈百人之數云冬十月己亥汴將朱友恭自黃州還過安州或言刺史武瑜與我連謀友恭攻而殺之閏月婺州刺史王壇爲浙軍所伐以抗命故也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兩浙將顧全武帥兵討之是月東平王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交通於我遣其將張存敬攻洪洪懼以弟賢質於汴且言將士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許之（十國紀年云洪以將士不受節制遣兄賢質於汴蔡舊唐書畧有敘以兵蔡州刺史崔洪欲請以弟賢質於汴召宗權孫求之弟賢今逐其亂）十二月遣成及歸兩浙以易魏約等彭城王鏐許焉（二年魯是年）

光化二年王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呂梁東平王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歐陽氏牛存節傳云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吳兵必不先攻宿宿雖堅可以守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曉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即此時事）是月全忠遣崔賢還蔡州發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崔洪悉驅兵民度淮來奔於我中途兵民多逃歸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東平王全忠自將救徐州王聞之引兵還汴人追及於下邳殺我兵千餘人全忠至輝州聞我兵已退乃引去三月婺州爲兩浙所圍刺史王壇乞師於寧國節度使

田頵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五月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通鑑注云主將吳越備史云偏將未詳孰是）遂取婺州（景福元年下載得婺全是失之）秋七月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於我（海州本全忠所據）淮海遊奕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漣水防遏使王綰將兵二千直趣海州據其城遂取海州王以臺濛爲刺史綰爲副使九月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於我冬十月王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於師範將進攻沂州先使人詗其虛實告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矣綰曰此必有備而救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沂何能爲綰不能止乃伏兵於林中以待已而諸將攻沂州不克閩救兵至引退州兵乘之綰發伏擊敗其軍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彭城郡王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秋八月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冬十一月唐中尉劉季述幽天子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是歲唐加王兼侍中

光化四年春正月朔唐劉季述等皆伏誅天子復位黜太子裕爲德王夏四月丁丑唐大赦天下改元天復秋八月王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攻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王聞流言彭城王鏐爲盜

所殺也冬十月神福與全武相拒陽言中夜班師縱杭俘歸告全武至夜神福先令行營都尉呂師造設伏青山下（九國志作青山路）已而全武果追神福師造夾擊大敗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於我十二月李神福知彭城王鏐不死臨安城猝不可拔即欲歸慮千秋嶺諸險爲浙兵所邀乃遣人守錢氏祖考邱壠禁樵採又使顧全武得通家信彭城王鏐感其意遣使謝之未幾神福多設虛寨爲疑兵浙人以爲我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歸

天復二年春正月天子在鳳翔（上年十一月爲韓全誨等所劫）三月天

子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王拜王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歐陽史作檢校太師中書令今從通鑑）進爵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領平盧軍節度使馮宏鐸領武寧軍節度使（案徐原本闕遺脫一字）朱延壽領奉國軍節度使凡淮南宣歙及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王改牙城南門爲天興門夏四月王歸顧全武於杭州以易秦裴彭城王鏐大喜遣裴還將馮宏鐸以昇州介居宣揚間常不自安然頗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宏鐸工人造戰船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爲之吾止須一

用耳宏鐸將馮暉顏建說宏鐸先擊頵宏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王使人止之不聽是月辛巳頵帥舟師逆擊於葛山（或作曷山今從新唐書）大破之我兵遂取昇州宏鐸收餘衆將入海王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招之左右皆慟哭聽命宏鐸至東塘王自乘輕舟迎之升宏鐸舟慰藉良厚署爲淮南節度副使館給有加等乃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是月王發兵討朱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已而進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先是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堙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

及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獨先至王由是奇溫始與議軍府事秋八月兩浙軍亂九月兩浙叛將徐綰等乞師於宣州田頵引兵赴之是月顧全武同越王子傳璙來求昏且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如召頵歸錢王請以子傳璙爲質王許之即以女妻傳璙冬十月李儼至揚州王始建制勅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兵舟將自西陵渡江越王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十二月王召頵還宣州庚辰頵徵犒軍錢於兩浙且求質子遂與徐綰等引兵歸是

戊昇州大風發屋飛大木

天復三年春正月王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率舟師萬人以討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擁城降神福得詔大喜曰永興壯縣饋運所仰吾已得鄂之半矣三月神福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夏四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爲汴兵所攻乞援於我乙未王遣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梁王全忠命將康懷貞救宿州我兵引還康懷貞傳云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貞擊走之拜宿州刺史蓋其鄉貫也是月汴將韓勍率萬人屯灄口以爲杜洪之援梁王全忠復馳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汴之强且欲侵江淮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爲巨艦堂皇悉備命曰和州載其餘復有幷山截海劈浪之名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我舟緩急不可動而吳兵剽輕難與逐角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親吏楊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

見百姓汭乃行五月汭未至鄂州馬殷遣許德勳帥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歐陽思帥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襲陷江陵大掠而去汭諸將亡其家無鬭志李神福壁沙礁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遣裨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於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按新唐書十國紀年皆云壬子汭敗死子月此月十二日也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走還是月汴將朱友寧屠博昌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爲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友寧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茂章不爲動頃之登州柵已破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罷矣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走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廣陵茂章於是合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秋七月壬子梁王全忠自將兵二十萬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敗績茂章閉壘不出伺汴兵氣稍懈毀柵疾鬭如是者再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梁王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及於輔唐時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

劈殿後爲師厚所執死焉張訓與茂章歸植旗幟密州城上封府庫以走未幾汴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望旗幟疑有伏兵不敢進逾數日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按兵不追訓全軍而還是月兩浙睦州刺史陳詢叛舉兵攻蘭溪八月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反十國紀年云朱全忠聞田頵等叛遣使賀王言願命及杜洪鍾傳錢鏐會兵四面招討使布檄書於上王知其詐妄案其事諸書不載今闕之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道還尚公廼疑之殺一人得其書以告王王召李神福於鄂州使討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以刺史李遇有備遁

引去壬辰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未幾茂章攻潤州不克王遣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復益兵出戰溫奮擊大破之奉國節度使朱延壽素狎侮於王頗懷怨望陰與田頵通是月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梁王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爲聲援九月王召延壽至廣陵迎及寢門執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以大義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夫人延壽姊也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斬使者而進丁未敗頵將王檀汪建於吉陽

礮戊申又戰於皖口檀建僅以身免獲徐綰以遺兩浙頵聞檀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請王發步兵斷頵歸路王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時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王命茂章移兵會擊頵頵聞濛將至留將郭行悰及檀建水軍於蕪湖以禦神福而自將步騎來與濛戰冬十月戊辰濛與頵遇於廣德先以王書徧賜頵將頵將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於黃池濛陽走頵追之伏發大敗奔還宣州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行悰檀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以降王復命茂章領兵攻潤州是時王乞

師於兩浙越王鏐命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以援我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鬭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王以濛爲宣州觀察使初王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王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王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是歲宣州有鳥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於戰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燼惟兵械存王以秦裴爲昇州刺史置德勝軍於廬州尋詔所在官宿皆賜死王匡請海鹽軍程匡柔斬它因以聽

天復四年春正月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天子遷都壬戌車駕發長安二月乙亥至陝三月丁巳唐帝遣間使以絹詔告難於我及西川河東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十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王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梁王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王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是月王遣女與錢傳璙并穎全武歸錢塘先是王與錢氏不相能常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兩浙亦歲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二姓通昏兩境漸睦焉夏閏四月乙巳唐改元天祐大赦天下秋八月

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得疾還廣陵王以舒州團練使劉存代為招討使神福尋卒是月宣州觀察使臺濛卒王以子牙內諸軍使渥代之冬十月光州叛降於汴王遣兵圍之光州與鄂州皆告急於梁王全忠十一月戊辰梁王全忠率兵五萬自潁濟淮軍於霍丘分兵救鄂州我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我師冬十二月兩浙衢州刺史陳璋殺羅城使葉讓請降於我是月王遣黑雲指揮使馬賓歸長沙

天祐二年春正月梁王全忠遣將進兵還壽州甲辰有學出於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餘王茂章穴地入潤州遂克之安仁義得士心攻之踰年不克至是城陷見執併其子斬於廣陵市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王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帥兵救之兩浙將錢鎰顧全武王球來禦我師為雅所敗鹵鎰球以歸是月梁王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二月梁王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舊唐書云汴兵不利引還使將將是年以三千兵解圍又云嘗全忠乃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甚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甚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有延祚合兵章兵為三千敗陳今從通鑑此書延祚一人）時招討使劉存濬杖傳城洪將駱殷為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承與以濟若奇兵東

之賊不戰而潰洪乃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承與三十里而舍存以裨將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璘壁言璘盛寶曰鄂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制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會汴士三百人狗城下洪軍奪氣存使辨士臨說百端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不如縱之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庚子城陷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王詰責洪曰爾同逆賊拭七與孤為讎吾軍還而復為賊後拒今定何如洪對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等騈斬於市王以存為鄂岳觀察使夏

四月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兩浙將錢鏐將兵救之五
月乙丑彗星長竟天出軒轅大角及於天市垣秋八月
梁王全忠以襄州趙匡凝與我交通及聯姻西川乙未
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
之是月兩浙將方永珍救婺州九月甲子汴兵攻破襄
州是夕趙匡凝燔城來奔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
夏以歸王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璋
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爲兩浙將方習所敗習進
攻婺州是月滁州團練使劉金卒命金子仁規知滁州
王寢疾遣使召子渥于宣州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爲

宣州觀察使冬十月辛卯梁王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
萬趨光壽壬辰至棗陽遇大雨遂由申州抵光州刺史
柴再用嚴設守備遜辭以謝全忠留城東旬日不能克
庚子渥至於廣陵辛丑王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戊申
梁王全忠發光州及至壽州壽人淸野以待之全忠退
屯正陽十一月丙辰梁王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
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庚辰王薨按舊五代史行密傳云天祐三年卒而沈顏武忠王神道碑殷文圭武忠王墓誌并泰威王墓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王薨至史官王振撰太祖本紀則繫死日於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顏等四人皆仕吳而記錄各異考之墓志云十一月吳王寢疾付長子後事授淮南使登本紀載以忠武疾甚之時遂諱爲嗣留之日邪抑楊渥幼弱闕欲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遂以明年二月發喪因從而書之事亦未可知也又按十國紀年注徐鉉吳錄莊宗功臣列傳吳烈祖實錄資治通鑑諸書皆與王振所載年月同而徵與梁編遺錄云天祐三年潁州獲河東諜者言去年十一月行今克用遣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且死歐陽氏吳世家亦云天祐二年十一月行密卒今從[illegible]諸說始以王氏本紀爲據云年五十四諡曰武作忠武
襄初改諡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武皇
帝陵曰興陵太祖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
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常早出從
者斷馬鞦取其金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
度量蔡儔叛於廬州悉毀太祖祖父墳墓及儔敗左右
請發其先墓以報之太祖歎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

也常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太祖不中洪死
復用所善陳紹負劍不疑性又儉約不事奢靡淮南
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太祖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
數尺錢不過數百非公宴未常舉樂常服故時補綻衣
於內自言不敢忘本輕傜薄賦招撫流移未及數載幾
復成平之舊太祖起自盜賊而其下皆驍武雄暴一時
樂爲之用者以此吳太祖肇起草澤慎於刑法嘗號詔修格令有刪定格令五十卷
論曰唐末強藩分據海內雲擾太祖以三十六英雄起
自草間殲孫儒禽趙鍠破杜洪滅田頵聲罪汴彊耀兵
越徼江淮南北以次削平抑亦可謂非常之傑不世出

者矣五代史言其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國[illegible]廣陵傳世四主葢有以也夫

十國春秋卷第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牛　奐濟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吳二

烈祖世家

烈祖名渥字承天太祖長子也初爲牙內諸軍使素無令譽軍府輕之及太祖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王寢疾而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愼無應命渥泣謝而去天祐二年冬十月太祖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以渥幼弱不任事薦大將劉威代主軍政太祖未許會溫與嚴可求問疾太祖以謀告之溫等大驚遂詰隱所見隱作召符在案亟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既至廣陵拜淮南留後及太祖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渥淮南節度使東道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宏農郡王是歲十二月河東以帛書潛約攻汴睦州刺史陳詢爲浙兵所逼棄州來奔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取之湖南兵入寇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王命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襲王茂章於宣州

天祐二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出奔杭州是時李簡兵奄至城下茂章度不能守帥衆南行視兵刁彥能辭以母老不從登陴諭衆曰王將命我招諭汝曹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歸路遽引兵還歙復失睦州庚辰越王鏐至睦州陳璋聞雅已還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我婺州進攻衢州是月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其刺史許德勳王以知新爲岳州刺史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鎮南節度使潁川郡王鍾傳卒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傳養子江州刺史延規恨不得立遣使

來降於我王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匡時（按鄧宣帝實錄云鍾傳養上藍院僧爲子曰延圭爲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部隨其衆又新唐書鍾傳傳云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恐兄立舉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杭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今從十國紀年作延規）秋七月裴執江西將劉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八月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來告急王遣左廂馬步都虞侯周本將兵迎璋兵還浙人躡我師本設伏大破之九月癸裴拔洪州大掠三日鹵匡時及其司馬陳象等五千人以歸王切責匡時匡時請死哀赦之斬象於市先是謠言云楊老抽嫩篠堪作打鐘槌至是應焉（五國故事又有槌折之讖）

（謂劉害彭亦立弟渭蓋其答也）其王自兼鎮南軍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天祐四年春正月王既得江西驕侈益甚以舊帳殺其節度判官周隱是月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屯上高遂出奔於湖南刷指揮使綦章縱其孥使逸去（按九國志師周自言三世將家不可保富貴每爲帥時忌是身或擊師征其謀懼位下行者則有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自奔湖南今從通鑑載出奔於丁卯年下）王居喪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王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潛謀作亂初

內營有親軍數千屯於牙城之內王悉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已而王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以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横往往多陵蔑勳舊未幾王又召宣州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一作造）陳璠將故時所隸親兵三千歸廣陵顥溫忌思勍等侵其櫟陽令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遣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遂召思勍等飲酒數以罪執斬之王聞三將死益不平於顥溫欲誅之丙戌王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人露刃直入庭中王曰爾果

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去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曳下王親信十餘人數其罪以鐵撾擊殺之號曰兵諫王不能止歐陽史云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悉召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衞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代璠等下斬之按璠等自見於洪州今從十國紀年及通鑑自是諸將不與同者顥溫稍稍以法除之軍政悉歸二人矣夏四月梁代唐改元開平王仍稱天祐與蜀王移檄諸道將會兵復唐五月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元應爲監軍將水軍三

萬以伐楚楚王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江口六月存知新遇雨退兵於越堤北彥暉乘勢來追存數與之戰不利彥暉夾水爲陳頓之鼓譟而進存等走璠乃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我兵我兵大敗存知新被禽不屈而死遂失岳州是役也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計亡戰艦八百餘艘他物稱是威引餘衆遁歸按敬翔梁遺錄云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鄧告提淮南鄂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於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偽鄂州節度使劉存十國紀年則言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舊五代史梁紀亦云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今從之監軍許元應王腹心也常預政事溫

溫因其敗收斬之是月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我洪州不克秋九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來附冬十月荊南將倪可福會楚兵攻朗州彥恭遣使乞降且告急王遣將冷業帥水師屯沿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將許德勳迎擊我師業進屯朗口德勳遣兵夜襲業營軍中驚擾楚人以大軍繼之師敗業奔鹿角鎮德勳追及之又破瀏陽寨禽饒二人皆死焉十一月遣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渡淮襲梁潁州破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守之不能克十二月甲子梁發步騎五千救潁州志誠等引兵還丁卯遣兵攻信州刺史危仔

倡乞師於吳越是歲命洪州制置使秦裴署鄂州知州以廬州觀察使劉威爲鎮南軍節度使

天祐五年春正月吳越兵寇甘露鎮以救信州夏四月遣兵攻石首與梁襄州兵戰於瀺港我師敗績又遣將李厚帥水軍萬五千侵荊南我師敗於馬頭五月乙亥楚兵寇鄂州知州秦裴擊破之戊寅張顥徐溫遣其黨紀祥陳晖黎璠孫殷等弑王於寢室歐陽史云執珪潘殺之詳云縊殺時年二十三謚曰威自顥溫專制軍政王心憤不平欲去之而不能二人益不自安因謀弑王約分其地以臣於梁聽等遣入寢中手劍猶能反殺溫等皆爲刺

史丞潛告諸將祚不從（徐鉉吳錄云顥使紀祥等執渥于寢室弑之不言徐溫薛氏書五代史因之而江南別錄作屬用方銜兵之說隊爲史亦言溫劉兵遣都數溫于因故事云溫與顥同謀宮寧議既定其夕將暝劉已先人從事使告劉曰今并番直不敘世人處其謀露罪前策衡范其事然後見樅類諸之授諸顥分字才兵非錄謀安符獄吏與錄不言醫書特欽方之議竹不足信也力因故事又吉遂氾存戊辰發夏六月與諸青小異今從通鑑月日）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景皇帝陵曰紹陵（稽神錄曰軍吏徐彥成恆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一日遇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夏雨貿康復出大杉數四故日君至吳當獲書倒彥成回船至泰涯會盧陣兮割杉販爲館以求材之九異者從疑數十萬彥成歲事珍玩後往汭口以訪少年吏二道莫其厚謝河一發以盜貨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詢其里中竟無知之孝口異謂烈祖也）

高祖世家

高祖名隆演字鴻源大祖第二子也（一云第三子）初名瀛又名渭（陸史及九國志五國故事皆以隆演爲渭）先是張顥徐溫之弑烈祖也謀分地送款於梁及烈祖遇害顥欲自立（十國紀年云張顥欲納淮南留後送款于梁以淮南易泰州節制徐溫且揚州至汴州往返約三千里軍府須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然後圖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夏五月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列劍戟自外至大將朱瑾而下令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氣色益怒可求前陳密語大約言軍府至大非仰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爲便顥不能答可求遽趨出書一紙乃太夫人史氏教也率諸將號讀之辭氣慨懷中言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遂奉隆演稱弘農留後東面請道行營都統初溫常夜夢入宮見白龍纏殿柱詰旦見隆演衣白衣據柱而立心異之至是得嗣立故溫授指於可求也既罷副都統瑾詣可求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

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自此與溫不相能諷隆演出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盜夜刺殺之已而盜掠財以報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可求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左監門衛將軍鍾泰章選壯士三十人圖之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親近數人始暴其弑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先是顥溫謀逆時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亂黨皆出於左牙人皆以溫爲實不知謀也（五國）

闕的事云溫請於顥[illegible]後見渥[illegible]夕[illegible]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笑曰[illegible]顥然遂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為之哭其夕遂錄勸立楊渭其事未成今不從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當顥用事刑獄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溫謂可求曰今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乃立法度禁盜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是月楚兵圍朗州武貞節度使雷彥恭輕舟來奔[illegible]廣陵今從之隆演以彥恭為淮南節度副使秋七月壬申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宏農王八月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是月吳越將張仁保入寇取常州之東洲我兵死者萬餘人命池州團練使陳璋充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裨將柴再用等救之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冬十月梁徙吳越之請八月吳越王錢鏐攻淮南之策見吳越春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為東面行營都指揮使入寇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霍邱土豪朱景擊敗之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克王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去是歲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天祐六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徐溫以金陵

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遣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一作副使往治之夏四月周本等攻蘇州為吳越將孫琰所拒不能克已而吳越牙內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來援辛亥蘇州兵內外合擊我師大敗軍將何明等三十餘人被執失戰艦二百艘本夜遁追兵及之復敗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于菰蔣中吳越兵不敢追而還是月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衆號十萬攻洪州節度使劉威守兵財千人日置酒宴飲以疑敵全諷不敢逼屯兵象牙潭是月楚苑玫等圍高安以為全諷聲援王命周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謂全諷敗援兵必還乃舍高安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言敵兵甚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鋭而用之秋七月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來追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無算本分兵斷其歸路禽全諷及將士五千人按[illegible]談云吏常記全諷以十萬衆潰象

牙賞光人爲■高安功爲之禦危則延州食麗可求焉周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起食自生白口行年長洲之歐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告事命至則傾望以王卑不克擬今必見委倘不設偶彈老臣職出丟力以報厚忠朝廷許之本乃具遷兵七千人計食賁饑辰夕兼驍朝貴索有追送者不肯少當且曰兵車彈連停嘗信宿衆募悄見則不可刊也吾欲及其就而傻之是脐高安危急人告謂當先來攻本曰不蠡楚人并有責也燕齒欲奉縱我師使全翻得卑力前我孟先鑣此賊責自齋解遂直擒衆刈諷文具蕭疾攻之全其少其家且實本率易味不顧發本先道萌率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失石未及接爭趁木以冠本建大將旗戴徐驥市壽之全諷據乘躍諷不及指辨而就擒我畢大諱楚人果宵還央中罵所羃臾退鑑小有詳同今急從通鑑

來勝克袁州虜其刺史彭彥章遂攻吉州是月歙州

刺史陶雅遣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

二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

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

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未幾王命左先鋒指揮

使張景思知信州遣兵送之仔倡聞兵至遂奔于吳越

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饋給吾

軍王命釋之資給甚厚通鑑云王以其嘗有德于武忠王釋之八月虔州

刺史盧光稠以州來附時光稠亦遣使附于梁我於是始盡有江

西之地九月王遣使修好於福建閩主審知殺我使者

張知遠遂與之絕冬十月戊辰吳越高澧以湖州來附

是歲擢鍾泰章爲滁州刺史

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王兼中

書令嗣吳王王大赦境內高澧乞師於我常州刺史李

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

麾下五千人來奔夏五月徐温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爲

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温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於此

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是月温免官治喪未幾起復爲

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以徐知誥爲昇州

刺使六月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彭玕於赤石城爲吉州刺史彭玕

弟楚兵救玕虜駢兵冬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有疾

以位傳譚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

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王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

受之已而復因楚通梁以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終

當爲劉廷經略江西丙寅梁以延昌爲鎮南留後延昌

表其將廖爽爲韶州刺史梁許之是冬淮南節度判官

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

更番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

天祐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五月甲申朔梁

改元乾化冬十月辛亥朔吳越湖州刺史錢鏢殺都監

潘長推官鍾安德來奔十二月百勝軍防遏使黎球一作

求殺盧延昌而代之丙辰梁以球爲虔州防禦使未幾

球卒牙將李彥圖代知州事譚全播稱疾獲免是時

洪州貢石于越王山下照[illegible]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威命昇入觀中七日內漸縮小如數尺狀已又長尺許後止七寸識者以爲活石也

天祐九年春三月宣州觀察使李遇與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常州刺史李簡常憤徐溫用事而遇尤不平溫怒拜淮南節度副使王壇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師昇潤池歙兵納壇於宣州又命昇州副使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溫執遇少子至城下示之復使典客何蕘入城說遇遇不忍戰乃開門請降溫誣再

用何其出斬之族其家是月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辟洪州進士宋齊邱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賢才傾家貲無所愛四方士大夫多歸之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秋七月劉威陶雅詣廣陵徐溫待之甚恭威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未幾溫與威雅率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王太師吳王以溫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隨遣威雅還鎮冬十一月淮南節度副使陳璋襲楚岳州執其刺史苑玫進攻荊南王遣撫州刺史劉信將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是歲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奉全播代之附於梁

天祐十年春正月陳璋攻荊南不克引還荊南與楚兵會江口以邀我璋聞之駢舟二百艘爲列夜過荊江追者不能及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誅友珪代爲友貞自立於大梁友貞更名鍠已又名瑱三月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夏四月我軍爲錢傳瓘所敗濤被執與我士卒三千餘人五月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以攻衣錦軍

六月錢傳瓘陷廣德虔信復爲所囚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寇鄂州王命池州團練使呂師造充水陸行軍應援使未至楚兵解去九月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傳瓘等寇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易敗也率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都將陳祐請以所部兵自它道出敵後祐既去溫以大軍夾擊之大破吳越軍斬獲甚衆冬十一月梁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爲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萬餘寇廬壽十二月徐溫與平盧節度朱瑾率諸將拒之遇景仁於趙步時徵兵猶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之戰不勝而卻景仁直前薄溫左驍

衛大將軍陳紹擊退之已而兵既集大敗梁兵於霍邱景仁以數騎殿後我師遂不敢逼初梁人之渡淮也先表其可涉之津。會我霍邱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以誤之。至是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過半溫命聚其尸於霍邱之上。築為京觀。

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楚將許貞將萬人來援王遣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是月楚岳州將王璩攻襄黃州執我刺史馬鄴五月柴再用等大破劉崇景許貞于萬勝岡崇景貞棄城遁去復取袁州秋八月梁以福王友璋為武寧軍節

度使前節度使王殷不受代以徐州來附於我殷故友珪所置也（按五代春秋作乾化三年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姓與年月小異）九月梁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將兵討殷冬十月遣平盧節度使朱瑾等救徐州敗歸

天祐十二年春二月梁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死（按梁宗列傳殷死在上年十一月今從舊五代史及五代通鑑）夏四月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秋八月庚戌王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留其子知訓居

廣陵秉政而軍國大事溫遙決之如故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是冬浙東塘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九國志作武義二年冬十月）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辛丑夜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劫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止之王賓謙等陳於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眾舉手大呼亂兵皆潰禽謙球斬之秋七月甲子潤州牙將周郊（一作交）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一作進忠秦）大將陳祐等討斬之（稽神錄曰天祐丙子歲潤州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以針貫心殺而埋之末年恆見此奴捧

心而立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腳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九月光州將王言殺刺史戴肇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言棄城走以厚權知州事冬十月晉王存勗遣使來約會兵伐梁十一月以行軍軍（軍字衍）副使徐知訓充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天祐十四年春正月梁命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我軍引還三月楚馬存寇上高夏四月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

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移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因求宣州不許意殊不樂宋齊邱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三郎謂知訓也）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釣磯立談曰初烈祖雅不欲京口之行乃為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衙者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日昔須利飯約王潛公以濱中之地將皆謂夫既左遠惟善何贊之以為吾有天濮其將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心而忠得京口其名若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已知潤帝許兵宿將不日未其虔其勢亂在日暮蒜山之津曾不一首而可以定事更舍此利而求入宜城門中舉卒度處月其亡氣奈何列傳驚起執其言曰善盡子萬弄吾子無所聞之中夕留鶯百之宮）冬十月越主嚴遣客省使劉瑨來聘告即位且勸王稱帝是歲王遣使遺猛火油於契丹且曰攻城用油然火焚其樓櫓敵人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于虔州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我兵奄至城下虔人始知之夏六月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為副都統朱瑾所殺初徐氏專權王劬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陵侮之無君臣禮常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以從又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花禪智寺知訓使酒罵坐語侵王王懼而泣知訓常召徐知誥飲知誥不俯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一日與知誥宴會謀伏甲誅之弟知諫躡知誥足遂逃去至是瑾與知訓有隙積不能平既已殺知訓提首入府門王懼面入內瑾為府兵所攻遂自剄死是日知誥聞變即引兵濟江撫定軍府（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擧殺知訓驗城自晉戍十平書入揚州代知訓執吳已未誅瑾寫又廣本泉今記誥數吏專仁隔知訓見自壽州農自知誥知訓的了知兵入揚州鎮定吏民徐鉉江南錄無日但云先十閘氣朗日以用兵渡至唐陵令瑾自殺因無足其泉潛湧權去至迫貲閏越四日方爾聞變今從江南錄）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政命沈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徵廷尉官諭使李儼及泰寧節度使米志誠通謀先後殺之秋七月溫入朝于

廣陵欲大行誅戮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馬令南唐書云溫自潤州狠謀殺知訓有十字繪書溫衆身後五木緒弟皆收擒史郡書知訓泉止是首著其名溫見之噬目鈞凡遐笑知誥閒行疏其罪惡）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以刁彥能屢有諫書賞之又知訓與僧修睦親狎至是得僞識數紙皆其手書乃求修睦殺之葬瑾於雷塘之側先是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一日謂德誠昨夕天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多陷首穴皆後考其日正瑾殺知訓之夕也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州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溫還鎮金陵總軍

國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王命盡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同大和十四年通鑑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知誥欲延用宋齊邱徐溫惡之以齊邱爲殿直軍判官是月攻虔州之兵軍中大疫王譏病虔州險固不可下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爲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譚全播乞師於鄰境吳越閩楚皆出師救之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吳越錢傳球帥兵二萬圍信州信州兵甫數百逆戰不利

刺史周本開門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王命前舒州刺史陳璋充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以牽制吳越之兵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晉王存勗遣間使持帛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難八月劉信遣其將張宣夜襲楚兵與張可求戰於古亭大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隨引去九月信攻虔州不克取質而歸徐溫怒杖兵使更攻之冬十一月信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遂拔虔州追執譚全播于雩都王以全播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軍節度使案閩亟初盧光稠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梁太祖爲置百勝軍初徐

溫自以權重位卑說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嚴可求前金陵說溫當先建吳國以自固溫深然之詔可求參總庶政兼掌禮儀

武義元年春三月吳越錢傳璙自東洲入寇王遣百勝軍使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徐溫與將吏藩鎮請王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戊戌朔溫奉玉冊寶綬尊王即吳國王位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宮殿之物皆用天子禮以金鑾土寶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廟號

烈祖尊母太夫人史氏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拜江西劉信鄂州李簡撫州李德誠廬州張崇海州王綰五人爲征

南鎮西平南安西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避諱也（劉崇龜院有吳武義二年[illegible]安洞寺有願三年鐘[illegible]大卿是大憲或稱大憲[illegible]風山之陰有佛刹與此[illegible]一年三月十五日[illegible]檢校尚書[illegible]光祿大夫檢校內書[illegible]御史大夫[illegible]爲諸之[illegible]）乙巳彭彥章與錢傳瓘戰于狼山江裨將陳

沙按兵不救彥章軍敗死五月荆南爲楚人所攻乞援於我王遣鎮南節度使劉信等率張吉攄信步兵自

瀏陽趨楚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統水軍攻楚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六月我師敗吳越兵於沙山秋七月吳越錢傳瓘寇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時久旱草枯我兵乘風縱火大破吳越軍殺其將何逢吳建傳瓘遁去進至山南復敗之璋敗吳越兵於香彎指揮使崔彥章獲叛將陳紹以歸是日叛將曹筠復歸我軍徐知誥請率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又請乘

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乘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百姓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illegible]遂班師丙戌下[illegible]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illegible]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璉爲廬陵郡[illegible]月大封王弟又遣使[illegible]貢金[illegible]奇入貢[illegible]不[illegible]幹[illegible]討[illegible]動撰[illegible]州刺[illegible]民[illegible]大[illegible]銀綺之[illegible]於吳越[illegible]行使歐陽江往聘修好吳越亦

遣使請和自是三[illegible]四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書勸其自王國中無受梁朝之命吳越王不從冬十月徐[illegible]出[illegible]江公[illegible]爲楚州團練使十一月武寧節度使張崇[illegible]使梁安州[illegible]一月閩結民兵從鄱史奉主簿盧樞言也是時有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illegible]

武義二年春正月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夏四月王寢疾五月大丞相徐溫自升州入朝王是時[illegible]有素而倚錢入覲難以兵使自從之例[illegible]以[illegible]父爲[illegible]人[illegible]識者爲[illegible]或

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求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耶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按徐鉉吳錄[illegible]按九國志之[illegible]）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illegible]）使己丑王薨年二十四諡曰宣王貞元年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通鑑目錄稱惠帝不知何據）陵曰肅陵王寬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常怏怏酣飲希復進食遂至疾甚而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郭城牛奐潛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吳三

睿帝本紀

睿帝名溥（冊府元龜作今從五代史）太祖第四子也（五國故事又云第十七）武義元年封丹陽郡公（五國故事作丹陽王非）二年宣帝就襲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秋七月以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冬十二月金陵城成建紫極宮於冶城故址

順義元年春正月王遣使勸晉王稱帝二月改元赦境內三月歸錢鏐於吳越吳越亦遣李濤來歸是月以濤爲右雄武統軍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龍德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徐溫勸王南郊或言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甲子王祀天於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

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徵壽州團練使崔太初爲右雄武大將軍

順義二年 月命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項稅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頃稅錢一貫五百文皆輸足陌見錢若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以爲率守員外郎宋齊邱上策曰江淮之地自唐季以來爲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將興販以求之是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虛升時價悉收穀帛本色爲便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請匹絹升爲一貫七百文紬爲二貫四百文綿爲四十文皆足錢又請蠲丁口錢朝議喧然沮之以爲如此則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乃致書於徐知誥謂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按通鑑天祐十五年知誥以宋齊邱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邱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今從許載吳唐拾遺錄採入順義年中是）

歲以同泰寺之半置崇福院改瓦官寺爲昇元寺（一作興國寺）閣爲昇元閣大封王躬乂爲海軍統帥王建所弑建自立爲王復稱高麗

順義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梁亡戊戌唐以滅梁來告始稱詔我國不受唐主隨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按來聘者爲司農卿盧蘋進副使楊彥詢）王遣司農卿盧蘋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絲鞍一百事於唐又遣使張景報聘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徐知誥以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邱因代鎭秦章爲壽州團練使左遷秦章饒州刺史時有告秦章使市官馬故有是命已而徐溫言吾非秦章死張顥久矣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冬十二月甲申復遣盧蘋獻方物於唐上唐太后金花銀器衣段是時嚴可求預料唐主之言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唐主歷問我國大臣尤多問本以爲忠勇（江表志云嚴求爲相王愼辭奉使北朝球在蘋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數百事事皆中機務史欽球宅訪之球覓甲稱美詩史溪數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鎮但而梁首問黑雲長劍並柴再用所云愼謝依前致對援吉所載即北事之爲也誤以歲可求爲球盧蘋爲王愼謝）

順義四年春三月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十唐夏四月丙寅遣使獻唐方物秋八月遣右威衛將軍雷峴獻新茶于唐九月壬寅以唐太妃喪獻慰禮銀絹二千冬十月王如白沙觀樓船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署曰日月所臨星辰盡爲貢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爲赤縣王命更其名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十二月遣賀正使王稀進唐金花銀器錦綵千段伯太后禮物是歲徐温建興教寺於石頭城

順義五年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六月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彦謙卒冬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以受唐玉冊封吳越國王來告王以其國名相同與之絶閏月乙卯遣雷峴獻賀正禮幣于唐是歲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鎮南節度使劉信宴於郊次信宿而去是時唐遣通事舍人薛仁謙凡三聘於我

順義六年春二月辛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處獻金花銀器錦綺於唐三月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丙午唐主卒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是月王遣使獻

新茶于唐五月丁卯詔爲同光王殿朝七日秋七月北

海前進士韓熙載來歸 [illegible]

[illegible]

化之以溫恭綏則兵而寵武威殺戶口雨鄉農事浸潤隨車之雨洗活彙出擠搖逐弱之鼠吹肅殄氣可謂仁而有斷漁而適光賢黎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行見乘虎伎載列上分茅修我宜以動于捨臨四海率諸侯而定蜀禪壁入方退過只賦賦名介者說復設庭擠以待士開雪官以將賢前帝請論其翁鈐危生願開于與陵古今典傑執可比方梟才趁遁波已觀全化及陳上謂問變設才是依稷述行案鋪盡毫報況爾鳥有鳳負有龍卓有芝泉有體斯皆嘉瑞田應冒期某處十論學知人理是以副明君之賢善欽聖代之樂賢昔臺數布表上言于表難曾翻草澤陳謀于會公久范增由項氏不與胥呂學而周朝遂霸使邊人之來格實逞德之克聖謹具行止如前伏請裁式順義六年七月歸 進士韓熙載狀

八月乙酉朔日食

是歲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

乾貞元年春正月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爲御史所彈再用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通起居退

而自劾王優詔不許知誥因請奪俸一月以肅朝綱三月唐劉訓楚許德勳會兵伐荊南南平王季興乞師於我王遣水軍援之夏四月遣宙峴進白金羅綺於唐修重午之禮五月南平王季興請舉鎮來附徐溫曰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之救能無媿乎乃受其貢物聽其稱藩於唐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遣使如唐獻應聖節金器百兩金花銀器千兩雜色綾錦千疋冬十月丁亥唐主至滎陽民間訛言唐主自將入寇唐宣武節度判官孫晟來奔

江南錄作孫忌今從周世宗實錄及通鑑

徐知誥客之辛丑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先是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數欲代知誥執政嚴可求徐玠亦以爲請溫以知誥孝謹不忍謂知詢曰汝曹不如也陳夫人亦曰知誥乃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棄之

五國故事云徐溫歸入覲于王至知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溫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它日謂諸子曰事二哥矣當善事之

嚴可求等言之不已會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王贈溫齊王謚曰忠

武十一月庚戌王御文明殿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廟號高祖甲子大赦改元丙子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

陸游張延翰傳以知誥領江州時封潯陽侯今從馬令南唐書

未幾改豫章公是月唐臣安重誨議乘徐溫之死來入寇且問興大號之罪唐主不從十二月帝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琪爲建安王

乾貞二年春正月丁巳帝立皇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鎭江王二月丁丑朔日食庚辰遣通事舍人劉傳忠使于唐唐臣安重誨以我國抗禮遣使窺覘拒不受遂與之絕夏四月遣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攻楚岳州丙戌至君山進軍荆江口丁亥與楚人戰於道人磯我師大敗苗彥章皆被執戊戌徙封常山王濛爲臨川王五月遣使求和於楚楚以苗璘王彥章來歸六月辛巳南平王季

興復請稱藩帝進季興爵秦王秋八月乙未大赦閏月皇太后殂先是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聳聽事而立行三周而滅占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至是以國哀發喪於此堂遂應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獲其岳州刺史李廷規等二十四人來獻俘冬十二月丙辰秦王季興薨帝以其子從誨爲鎭南節度使兼侍中

太和元年秋八月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表爲簡子彥忠繼任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代之冬十月知詢與知誥爭權

召知誥詣金陵除父喪知誥稱帝命不許是時知詢擁兵據上流行多驕恣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復爲嫌竟乘用之（路振九國志以爲錢宏佐所遺井也）由是意輕知誥內相猜忌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其言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常語廷望人言侍中有七事宜亟來朝謝至是廷望歸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詰其有反狀留之不遣遂統軍領鎭海軍節度使會廷望斬之遣右雄武都指揮使

柯原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始專國政以徐知誨爲金陵尹壬辰帝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十二月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軍節度使

太和二年春正月徙封平原王澈爲德化王二月乙卯唐改元長興三月癸酉立王子江都王璉爲皇太子荆南高從誨遣使告絕表言墳墓在陝州恐唐人致討我兵援之不及帝遣兵擊荆南不能克夏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己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叛降唐團練使陳宣死之（按五代史明宗紀長興元年八月戊申海州將士傳拯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與通鑑小異今悉從通鑑）先是傳拯有威名得士心會宣罷歸徐

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怨以爲宣賣毁之遂帥麾下入辭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出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遂以威衛大將軍知海州事傳拯季父輿爲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詣輿所輿執之以聞因乞罷歸知誥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冬十月丙辰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按拓表志以可求篤爲球言球常宿金山上有詩三淮多分野點江南聚蠅韓甫專烈祖辨廬忌宋齊邱因而與論以竹籠盛之沉江口此言不足信也是月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

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以徐延休爲江都少尹九國志云李昪輔政民事詳悉因請延休曰府中白事見少尹者事更不復省也

太和三年春二月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邱爲相齊邱自以資望淺薄陽退讓爲高辭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啓求隱居帝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復遣子景通敦諭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秋九月鎮海節度使徐知詢命句容令黃鶴建靈寶院於茅山賜宗道士王栖霞靈寶院記曰靈寶院者梁天監處貞白陶先生宏景所創也始本昭眞其就號紫陽觀御長史宅界子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顧山西則馬良常北衛馬其徐栗樂栗阜若隱呈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壺潛渼

然閒鳳是祀三洲厲大集丹邱羽客門人周偕君子袁勤修熱足崇習九駿跡金石年騰觴雲駿時移代覓尾木之功多求及為太和中太明贊學年公前靡遺躅颶耕追森門師道係智前侵寸前川術漢是院壽常舊號須目盛贊爾後既僞兵村讙叙聖魁拘棘相森凡材翔長歟兄往号第美作岁非发非弗賜石扌載安棲叢胃明素業勿中不忠雜齊亦獲名而憂尼只難跡不退長首術綠李嶺模吝在自孔討有乎花元化遐汰蘂竟書諱闡遂巧嵐布翻忌惡分闕嬰梢榆縉菁此鼎鍼鬻蹄人扈試邑哦布究吟所常丹寄是挺是窈消黃公將寫是郁自以寂禪家彩昔從本隱公遂廢佳歲有為中齊基訓宗列有東命之寥學壹巷扇風夜閒作忠蔣免翌實前貝數慮南雜波岩智乘局薪旨虎叡井一俟之闕前聿梨家燕營非片雲何列而實嵐塘廝蒙里月[illegible]先我台霄覽幽幾正終廢山是漫徑壺芥闢日義附遺執斷吉討取精裝及是窦留靈甚淆中九殿以學阜所對狼尚斷墓力工約禹綿燕庠捌剖對猗寄月處[illegible]號遺依殿二閒中望霞寶氏骨留崇齡宮三綴二門二開環赦麻凰一十六門片真泉學頭降眞集諸進是柄重新詔茂冉築壇纂東集陽鄒忠業太保

公之季弟先焚香閣慕建瑞像殿三間兩廈中興年角山專覓老君西南閣向日三宮堂三間轡傑岌岌其歌亭宁其勢金君其節龍與其歌充疊鷲翠亮孝恩寫贊容觸而若助侍前贈前行將爲韓新翔雲鶴彝舞謝年覞起異疑飛來非飛公願力斯應象數斯感朗荒嶽之岐安鎮蕭壯靈乎是使眞風永布靈致恒芬聞天總南齊詩總山川而介綿禁靈烈烈可久可大柄漫習嘗遙舅才井遠作養受思于始受命丁此謝義爲慮述多歲功聊貧紀於賢文岩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太和三年蹔尤罪與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請記是月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其兄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是月太尉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帝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諸軍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加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

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觀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邱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濟河王十二月癸亥知誥至金陵

太和四年春二月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以延士大夫孫晟陳覺多與密議秋八月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冬十一月拜知誥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軍節度使諸道都統如故知誥辭丞相太師是歲鍾山之陽積雪盈尺餘厚有數千倂白鷺聚首眠之蓋

太和五年夏五月宋齊邱勸徐知誥徙帝都金陵知誥

乃營宮城於金陵秋七月閩建州土豪吳光帥衆來奔且請兵九月甲戌朔立德妃王氏為皇后是月唐吏部侍郎張文寶使杭州舟壞泊於天長帝厚禮之資以從者衣服錢幣數萬文寶辭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旣非賓客又非君臣今拜嘉命何辭以謝乃獨受飲食餘悉返之帝嘉其有體命移文吳越俾得境上迎候文寶竟達命杭州而還辛丑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災兵民困苦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冬十一月信州刺史蔣延徽擅引兵會吳光攻建州是歲進封徐知誥為東海王按知詢旣襲爵東海知誥又封此地不應一時有兩東海王今姑從歐陽史吳世家封東獄三郎為雄武將軍建廟金陵或云南唐昇元中事今從薛史

太和六年春正月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之虛府舍以待車駕是月蔣延徽擊閩兵於浦城敗之進圍建州會知誥召延徽歸延徽聞福州及吳越兵將至旋引兵還閩人追擊之我師大敗死亡無算遂歸罪於都虞侯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閏月唐安州王任全等謀殺安遠節度使喬彥超以降於我事敗為副使李端所殺二月都押牙周宗以遷都為未便請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時國人多不欲遷都者丙子

帝使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之議是月周宗誣帝辭位於知誥齊邱請斬宗以謝帝命黜宗為池州團練副使已而鎮海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復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知誥召宗復為押牙齊邱由是忤意己卯詔知誥還居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夏四月甲戌唐潞王嗣皇帝乙酉改元清泰五月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王徐知詢卒是時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男子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連昌縣民家生牛何一足更附一足投之江中翼日浮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

者數丈狹者七八尺人以爲知誨實懟之六月庚子降
封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爲歷陽公徐知誥
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和州秋七月知誥召
宋齊邱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給南園第
之不令預國事冬十月加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
錫辭不受十一月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
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
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
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是月加王令
謀司徒是歲故東海王徐温諸孫景遲進報先院於金
陵

天祚元年春三月加徐景遷太保同平章事知左右軍
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夏六月德勝節度使兼
中書令柴再用卒秋八月潤州團練使徐知諤荒縱無
度徐知誥怒之或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公
借使知諤有能名於公何利知誥待之加厚九月帝加
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
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冬十月加中書令徐知誥尚
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
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
相殊禮不受
天祚二年春正月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
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二月知誥以其子景通爲太
尉副元帥宋齊邱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夏四月判
南尚從爲不陵撫知誥即帝位六月辛酉太保同平章
事徐景遷以疾罷命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冬十一月癸巳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按歐陽史吳世家天祚二年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考通鑑云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以昇州爲大吳西都揚爲東都非也蓋西都改於天祚二年而東都則知誥受禪後改云）丁酉契丹立石敬
塘爲天子於柳林國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辛丑唐安

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是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
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
位望隆重欲使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但不能
救楊氏危忍爲此乎其少子宏祚强之不得已與德誠
率諸將入江都陳知誥功德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
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十國紀年云宋齊邱遣宗信者令守信諷德誠勸進）於是江都宮多妖怪曰吳祚其終乎
夕有曰此天意非人事也是夜立韓將軍廟金陵城西
報功也（失其名）高麗與新羅百濟戰大敗之
天祚三年春正月乙卯日食卯出三分至卯復太子璉

納齊王知誥女爲妃是月閩吳越皆遣使勸進知誥知誥始建齊國立宗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殿號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爲內樞判官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以厲文進爲右武衛節度使兼侍中戊子帝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冊命齊王知誥知誥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三月齊王知誥立其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夏五月齊王誥欲取中原遣使汎海通好於契丹以美女珍玩結之契丹主亦遣使來報聘六月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秋七月晉右衛大將軍尹暉謀叛事泄將奔於我爲人所殺晉安州威和指揮使丁暉大掠本州來奔部將胡進逐殺之是月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齊王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甲子歷陽公濛殺守衛軍使王宏亡抵廬州周本子宏祚執送江都齊王誥遣使迎殺於采石稱詔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諉罪於悰坐貶池州是月帝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勸進宋齊邱不署表九月癸丑王令謀卒丙寅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

齊冬十月乙酉齊王遣右丞相徐玠奉冊詣帝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元弘古讓皇帝按歐陽氏五代史馬令陸游南唐書陳霆唐餘紀傳皆作高尚思元弘古讓皇帝惟通鑑作讓皇無帝字今從諸書之稱又五國故事作高尚思元崇古讓皇帝以宏爲崇避宋人廟諱而改也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己丑齊主表請改江都宮殿名皆於仙經內取之帝常服羽衣習辟穀術丙申帝以齊主上表致書辭之齊主謝而不改昇元二年帝屢請徙宮五月齊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徙帝居丹楊宮一作陽命馬思謙爲丹楊宮使以嚴兵守衛之五國故事[illegible]江南野史[illegible]冬十月辛丑帝殂年二十八歲是日有使命來從所居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趣前帝以香爐擲之俄而報晏駕矣按九國志云溥遷受終不罹其禍[illegible]者也江表志云讓皇既遷數年未嘗有[illegible]生枝葉及五歲有中使[illegible]加官即日而無[illegible]餘錄云溥辭位[illegible]年居丹陽[illegible]家之說之齊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葬平陵六年唐遷其宗族於泰州號永寧宮令刺史褚仁規嚴兵防護絕不通人十國紀年云唐人遷讓皇之族于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婚姻久

愁千點雨灑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又江表志云讓皇帝賦詩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云云按南唐書此詩後主詩也後人說以爲吳宮作

而男女自爲匹偶歐陽五代史云李昇遷溥子孫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兩入多矣按之通鑑考異宋遺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有官賜服仰日而卒縱殺三年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唐元宗聞之遣園苑使尹延範江南野史作廷範遷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延範爲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楊氏遂絕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獻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天祚三年爲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二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篡凡四十七年今據徐鉉定鉉纂吳錄歷陽所紀與類故仕江南諳考宜得實也

論曰楊氏自紀祥等之亂祭則宏農政由東海大權久爲它人竊矣逮乎陵越次以立號爲其主若贅疣然改元稱尊徒擁虛器卒假禪讓之名致移鼎祚之實跡其由來良非一日勢使然也要豈睿帝之罪哉

十國春秋卷第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仝 吳濟子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 校 重刊

吳四

列傳

太祖太妃史氏 夫人朱氏 太后王氏

睿帝讓皇后王氏

太妃史氏家世齊魯或云雁門史建瑭族姑也唐僖宗時太祖納之生烈祖高祖已而封武昌郡君烈祖嗣王位尊爲太夫人及紀祥之變殷可求假太夫人教令諸將宜無負楊氏高祖遂得立未幾徐溫暴張顥弑君罪請西宮白其事太夫人恐懼泣曰吾兒幼沖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顥弑逆不可不誅太夫人宜自安武義元年尊爲太妃無何薨按九國志謂母史氏封武昌郡君渥嗣位後尊母爲太夫人通鑑又云隆演尊母爲太妃一云讓皇尊爲皇太后者非也

夫人朱氏奉國節度使延壽妹少以婉慧侍太祖會延壽被誅并夫人出之朱氏唐封燕國夫人制曰金燕列壤大國號封式示寵榮以婉賢淑

太后王氏睿帝生母也武義二年六月睿帝即王位尊爲太妃未幾稱帝尊爲皇太后乾貞二年八月殂

讓皇后王氏初事睿帝爲德妃太和五年九月冊立爲后及南唐受禪睿帝殂於丹陽宮后不知所終

太祖子臨川王濛　新安公溥　德化王澈

臨川王濛太祖第三子（五國故事云第十六九國志曰濛字志龍常侍常用徐溫大丞相溫見曰此子骨相非常雅其下）武義元年封廬江郡公時徐溫秉政濛內不能平常但撫髀歎曰我國家竟爲他人所有乎溫聞而惡之是冬出爲楚州團練使明年徙舒州及高祖即世濛以次當立而溫不欲長君且忌濛乃希睿帝嗣吳王位未幾睿帝稱尊號進濛常山王明年改封臨川累加昭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已而齊王知誥將謀

受禪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以搆其罪降爲歷陽郡公令守衛軍使王宏帥兵二百幽之和州居二年濛知國將亡遂破壁殺宏宏子勃又攻濛濛射殺之引二騎詣廬州德勝節度使周本盡策爲本子宏祚所執已見殺於采石追廢爲悖逆庶人濛妻子在和州悉爲侍衛軍使郭悰所殺南唐昇元元年追封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

新安公溥太祖第五子也高祖開吳國封郡公尋卒

德化王澈太祖第六子也武義元年封鄱陽郡公睿帝即皇帝位封平原王已又徙封德化不知所終（又按實錄云楊行密有一子病狂號爲不治楊家未知爲太祖第幾子附記于此）

論曰諺云芳蘭當戶不得不鉏其濛之謂乎一奮而死邦家淪喪所由過於江夏諸王偷生者遠矣

高祖子南陽王玢

睿帝子太子璉　江夏王璘　宜春王璆

從子建安王珙　宜陽王璟

南陽王玢高祖子也初名繼明武義時封廬陵郡公已而改今名乾貞元年封南陽王南唐禪代降爲公

太子璉睿帝長子也乾貞二年封江都王太和初立爲皇太子天祚中納齊王知誥女爲妃及南唐受禪降封

宏農郡公領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已又改康化軍節度使昇元四年璉歸平陵還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暴薨或曰左右承唐主指實置之死也追封宏農王謚口靖

江夏王璘睿帝第二子也乾貞初與宜春南陽諸王同封累加太尉禪代時奉璽綬於齊南唐主遷官增邑羅封爲郡公

宜春王璆睿帝第三子乾貞初封王宜春不知所終

建安王珙睿帝兄子也初封南昌郡公乾貞元年進封爲王南唐受禪降珙等十二人爲公（或作十一人）珙領康化

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居無何稱疾罷官歸永寧宮終焉

宜春王璟亦睿帝從子天祚元年與璘贊冊寶冊徐知誥

爲齊王及南唐禪代降封鄂公

太子妃李氏

太子妃李氏齊王知誥第四女也資明溫淑容儀絕世

天祚中冊立爲皇太子璉妃及南唐受禪宋齊邱請離

其昏唐先主不許封永興公主妃自以爲吳家冢婦而

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公主輒悲傷流涕左右爲之感

泣諸兄多惡之唐先主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

也何異之有已而從太子璉至池州璉既薨妃還居還

陵宮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

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歲

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

斂溫軟如生唐先主悼痛詔李建勳撰碑宮中紀其異

云

論曰婦人內夫家義之正也史言妃聞呼公主必流涕

而辭其志操亦何異黃皇室主邪良可哀矣

睿帝女上饒公主

上饒公主者睿帝愛女也太和末下嫁左僕射徐景遷

曾景遷死公主亦繼亡南唐禪代追封景遷爲高平郡

王公主爲燕國君諡曰貞莊

十國春秋卷第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牛　與嵩子氏閱
邵文周　周少霞重刊校

吳五

列傳

袁襲　高勖　戴友規

袁襲廬江人太祖爲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太祖行軍司馬徵兵入援襲說太祖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太祖遂率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太祖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復熾太祖閉空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强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勸太祖以軍令召霸霸帥率所部兵來太祖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

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併其衆太祖因伏甲誅霸等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便太祖但遣延嗣宗蔡儔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郛太祖倉皇出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太祖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勢未可圖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鍠必矣太祖大悅乃走諸將攻鍠會孫端張雄先爲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以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太祖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鍠入宣州已而朱全忠與鍠有舊遣使來求鍠太祖謀於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杜後患鍠由是被殺未幾襲卒太祖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勖舒城人太祖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太祖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勖諫曰兵火之餘十室

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太祖以其言爲然悉從之田頵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勗之謂也

戴友規廬州人也居太祖幕中爲賓客太祖鎮宣州時與孫儒戰失利欲退走召諸將畫策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以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禽也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旣搖安得不

敗太祖從其計遂大破儒兵

論曰袁襲運謀帷幄畢無遺算殆良平之亞邪以嚴濟寬事非得已蓋時會有因然爾高勗志務農桑仁者之言藹如也戴友規數言決策獨探本原可謂謀臣之傑出矣

李神福　張訓　陶雅　劉威
臺濛　李遇　李簡

李神福洺州人隸上蔡軍籍唐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太祖爲親校從至廬州會蔡儔攻舒州張崟神福請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軍至溧水太祖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遁以示弱儒軍以爲我實怯也不設備神福率精兵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暀走安景思神福功爲多景福初儒兵復將引兵逼宣州太祖謂諸將曰儒衆十倍於我吾欲退保銅官如何神福同劉威對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之亂作神福討儔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

討疑是衍字

浙將顧全武神福討臨安雖弗拔慮彭城王鏐截其歸路於是遣人衛鏐先壠以紿鏐復多張旗鼓爲虛寨以疑敵心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擊杜洪兵次鄂州城神福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還應而未之信時洪方求救於梁王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至灘口舉炬於樹杪洪以爲汴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畧多此類久之荊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咸至救洪神福聞其至乘輕舟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急擊之必成禽矣明日逆擊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

水死衆軍皆引去是役也洪雖未誠而諸鎮氣奪兵聲爲之大振會田頵叛於宣與太祖密召神福討頵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頵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頵獎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且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頵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行至吉陽磯壇建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語諸將

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遂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其下流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火炬輙攻之壇建軍皆滅火自亂旗幟交雜我兵乘風揚火燔其艦壇建大敗士卒死者甚衆頵聞壇等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詣太祖請發步兵斷其歸路太祖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即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初頵陰畜異志神福數言于太祖曰頵必反宜早圖之太祖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殺之人人自危矣後果如其言人多以神福有先見

張訓其先廣陵人祖昇唐末官清流令卒葬滁遂爲清流人訓勇悍多膂略時人謂之大口張太祖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已遷黃頭都虞候擊舒州盜吳迥等知名揚州之役訓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已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漣水備北師（一云是時授刑部尚書）時汴將龐師古屯兵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汴軍駭亂遂定淮海都遊奕使（一云加兵部尚書）

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漢賓心叵測與麾下王綰等將兵直趨其城漢賓倉皇出迎訓入其壘高坐漢賓張樂大宴飲酣訓忽拔劍起曰吾衆已布欲歸即無患後悔漢賓唯唯解甲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授山都指揮使天復初唐昭宗遣李儼（問疑是閒字）問道封太祖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汴兵所迫解兵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旗旌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汴將王檀來攻遙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還太祖壯訓謝病

再從黃州刺史亦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登南唐保大中進士累官戶部侍郎知制誥歸宋歷大理寺丞

陶雅合肥人生故與太祖同邑太祖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迥李本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勍所襲棄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團練使雅在池州有惠政寬厚得民景福初田頵攻歙州久不下歙人相與持城下曰得陶雅爲刺史當聽命太祖即命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故刺史裴樞遣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溧陽公高祖時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誅死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溫慰藉甚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子敬昭將兵襲饒信有功官至

雅鎮靜寡言善用兵天祐中充西南招討使援陳詢于虔州一夕軍中夜驚士卒多逾壘亡去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動須臾自定亡者皆還無何大敗浙兵鹵王球錢鎰歸世威服其有應變之略九國志云雅典歙州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以陶爲字

劉威愼縣人仕太祖爲牙將武進之役與安仁義等破劉建鋒有顯功已而孫儒屢勝太祖太祖欲退守銅官威言賊倍道遠來背城與鬭曰不戰我之太祖以爲然久之儒兵饑且大疫儒遂爲我所禽將死仰顧說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兵可敗邪太祖授廬州刺史已又遷觀察使是時四鄰多畔邑皆各城閉撫百姓外禦寇兵廬州以寧會太祖寢疾判官周隱以威從起細微必不相負不若使權領軍府董其事太祖令用徐溫言威坐是不得召後擢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帥兵十萬來攻洪州時守兵裁千人將吏聞之多失色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而日召僚佐宴飲神氣閑暇旁若無人全諷疑延不敢進及周本兵救高安全諷被執而洪州獲全實威之力也天祐六年徐溫既族李遇常內忌威欲興師致討威用幕客黃訥言與陶雅輕舟詣廣陵以明無二心溫相待如事太祖禮優加官爵隨遣還鎮居數年卒威自廬州移鎮江西時既去任而廬州大火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或射之殪皆魍魎腐木及敗帚類也數月除張崇爲刺史火災乃止子崇景官袁州刺史叛附於楚爲柴再用所破棄袁州遁去

臺濛字頂雲合肥人或言前趙特進臺彥皐之後也初從太祖起廬州下廣陵驍勇善戰積功至泗州防禦使睦州陳詢作亂府命鎮海節度使錢鏐討之詢求救

于太祖太祖遣濛攻蘇州以牽其師久之遷鎮水制置使會田頵變作太祖檄李神福自鄂州東下別遣濛將兵應之頵聞濛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神福已而覘者言濛兵營寨僅小裁可容二千人頵易之不復徵外兵濛入頵境香臥而進營壘俱按規度軍中或笑其怯濛曰頵宿將未易忽也不可不備居無何與頵遇于廣德濛以頵麾下皆太祖故時部曲可以計取陽出太祖書徧賜頵將頵將果下馬拜受濛乘其挫伏短兵擊之頵兵遂敗走已又戰于黃池濛先為三覆以待兵交濛偽

走頵以為實怯追之伏發大敗倉卒還宣州城守濛圍引兵圍之頵遣召蕪湖兵還不得入居數日頵不勝其忿率敢死士數百出戰濛復陽退示弱頵兵踰濠而鬭濛亟擊之頵奔回橋陷馬頸濛乃就斬取首頵眾大潰遂克宣州是役也濛以弱為彊以退為進深得兵家虛實之秘言兵者多取以為法以功表授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八月卒于官先是濛在泗州日太祖浮淮過濛濛盛飾供帳太祖頗不悅既行濛于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太祖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耳濛甚慚由是服食為之少損

李遇　人也從太祖起兵累功授常州刺史安仁義叛焚東塘以襲常州遇出戰望仁義大罵仁義曰遇敢辱我如此必有伏兵遂引去已而遷宣州觀察使高祖嗣王位徐溫秉政遇内不能平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吳越道過宣州溫令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變色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獨非反邪侍中謂景皇也溫聞之大怒即署王壇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朝之罪遣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之遇不受代再用圍之逾月不下溫復遣典客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以王

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若本無反心何不隨蕘納款府遇少子為廣陵牙將遇絕愛之溫執其子示宣州城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遂隨蕘出再用迎斬之并及其家自遇死諸將多畏溫之威而高祖僅具位矣先是遇部將朱從本家廄中畜猴子數頭一夕圉人秣馬見有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食粟幾盡未幾遇族誅宣州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軍府有變輒出出則有臭氣田頵將敗巡夜者見之于街不敢逼旬月禍及

李簡上蔡人事太祖為親將會孫儒屯廣陵太祖出兵

拒之爲儒所困幾不得脫儒帥敢死士百人拔太祖出
重圍有功後歷官至常州刺史高祖時儒與李遇等頗
不平于徐温及遇誅死除儒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元年
加鎭西大將軍兼侍中太和元年以疾求還江都中道
卒于采石徐知誥故儒婿也輒留儒親兵二千人於金
陵表薦儒子彥忠代父鎭鄂州時徐知誥輔政不許知
誥大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
不得武昌邪由是漸與知誥異

論曰李神福戰無不克義在忘私匪獨以勇略勝也張
訓用兵以蹟陶雅輯民以寬劉威靜以待動臺濛柔以

禦彊觀古名將何讓焉李遇一言之失遂發爵機李簡
時懷內憤而卒獲考終其亦有幸不幸也夫

十國春秋卷第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牛　奐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吳六

列傳

柴再用　秦裴　劉金子仁規　李友
李厚　劉存陳知新

柴再用汝陰人也始名存隸孫儒麾下與小校某者結
爲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并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
又問曰與彼結死友反則同反耳公兼之復何問焉儒
大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今名已而儒敗
歸太祖爲都押牙勇敢善戰所向克捷乾寧二年助李
厚擊卻汴兵援壽州團練副使說降賈公鐸馮敬章論
功第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王全忠過光州謂再用

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
戎服登城見全忠謬爲禮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
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遂
留旬日而去旣而全忠遊淮再用掠其後軍俘斬數千
計鹵獲軍財貨無算未幾改指揮使五年破吳越將張

仁傑于魚蕩先登陷陳恢復東洲是日交戰時再用舟
忽壞長稍浮之僅得濟家人爲傚楫千人以觸其稍再
用怨取其食稍兵入土卒濟我僧何力焉賞之宣州觀
察使李遇不受代再用帥兵納王壇且徵遇來朝卒以
討殺遇已又將兵討劉崇景大破楚師于萬勝岡復有
功武義元年高祖建吳國拜左龍武統軍居數年除武
昌軍節度使已又改馬軍都指揮使以疾服入朝被勅
久之累加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和七年夏六月
病卒先是史官王振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
稷之靈余何功之有竟不報及當族家累于後苑有人

竊於門隙窺之再用召至後苑曰隙風恐傷爾眸子其
爲人長者類如此支云再用爲牙將時會天大雷電實
人皆伏匿再用獨危坐不動俄見稿衍者四人舁再用
坐敗牀出庭中已復大震屋折有龍出焉又武義時再
用常在廳事獨坐忽有鼠至庭下拱立如拜揖狀再用
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而屋梁頓折所坐
牀几盡糜碎久莫不奇其事九國志云再用累歷藩鎮敦尚素儉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

秦裴初從太祖爲牙校引兵三千攻昆山拔之戍其地
光化元年浙將顧全武攻蘇州裴獨守昆山不可下
裴帶使羸兵執旗幟扎者發弓弩每發矢必洞中重鎧
全武爲之却者數矣已而食盡乃降彭城王繆詰其久
拒狀裴對曰力屈而降非心降也裴義不敢負楊公王
善其言而釋之居浙四年得復還未幾授昇州刺史烈
祖時克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鎮匡時於江西裴
以吾洪州軍於參洲諸將請阻木立寨裴不許俄匡時
將劉楚至果據其地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
一人若師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正欲以要害誘致之耳
頃之破寨執楚進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裴遂留
洪州禽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論克敵功改洪州制

置使以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從戍江西三人皆
故烈祖腹心也會徐溫等內忌三人遣別將至裴所殺
之裴由是鬱鬱不自得無何卒

劉金曲溪人一云楚州山陽人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鄩等
悉衆來歸居三十六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
震爲濠人所稱天祐二年十一月卒太祖以其子仁規
知濠州仁規頗苛刻用事未協衆心官至淸淮軍節度
使卒子崇煥復刺史濠州凡三世典濠梁爲一時之盛滁州菱谿傍爲金故宅址

李友吳越備史作奇合肥人太祖起淮南友隸戲下有膽勇善

撫士卒大順元年將兵二萬屯青城略地常州已進拔蘇州走浙將沈粲爭先排陳勇冠一軍遷尚書蘇州刺史無何孫儒陷蘇州友見殺贈太保

李厚蔡州人故孫儒遺兵也太祖收儒兵數千以皂衣號黑雲都厚爲黑雲隊長以驍勇名宋延壽知壽州厚實在兵間會汴兵數萬臨城下甚急延壽簡軍中牙旗二十五騎命厚統十旗往擊不勝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汴兵遂拔壁敗走是時厚兵不滿千而破汴之勁卒數萬淮南人無不駭服厚官至楚州團練使天祐十三年光州王言作亂高祖命厚討平之卽以厚權知光州事久之卒

劉存汝陽人也驍悍善用兵事太祖積功至舒州團練使天復三年副李神福攻杜洪于鄂州不能下天祐元年神福還廣陵存代爲招討使明年將兵追鄂城下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盡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禽洪送廣陵太祖乃以存爲鄂岳觀察使未幾充西南面都招討使取岳州柔勝與岳州刺史陳知新將舟師伐楚大敗于瀏陽存知新皆見執楚武穆王數閱二人名欲活之存與知新大罵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邪我豈負楊氏者武穆王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知新時以刺史爲團練使積官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存在舒州時常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已而以讒言繫之于獄至是存征湖南有舒州人見霍生自同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冤得雪矣時霍生婦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叩齊安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與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其人往矣存無禍乎數日存果敗績死焉

論曰柴再用厚以持躬有功不居社稷之臣也秦裴力屈降敵不忘故主卒還本國辟土江西其品有足嘉者二劉二李一時雅稱名將而殺身成仁義無苟免存尤合于聖賢之道矣

呂珂　賈令威　翟章　賈公鐸
李濤　袁襲　丁珍　周隱

呂珂揚州人事太祖以勇敢聞累有戰功擢黑雲都指揮使其卒也子師周代其職奔于湖南別有傳

賈令威盱眙人也驍果有勇名太祖官廬州日發兵至廣陵令威與劉金帥其所部中道來屬隸戲下爲親軍

太祖兵遂日益盛焉
瞿章事太祖積功至先鋒指揮使乾寧初權刺史黃州會汴將朱友恭引兵來攻章棄城保武昌恭未幾爲友恭所執遂失黃州
賈公鐸九國志作賈鐸上蔡人也初從秦宗權已而叛宗權度淮潛歸人馬敬章導之襲破蘄州推敬章爲帥公鐸自爲牙將壍城爲兵以自固乾寧中朱延壽奄至城下圍蘄州會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至城南門門中火舉力戰突圍

而入延壽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邪如此城安可拔乃白太祖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手書金帛往說之許以舊壽州團練使柴再用請行臨陳與語爲陳利害公鐸及敬章請降太祖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
李濤趙州人太祖時署濤爲牙將蔡彥之攻太祖也軍勢甚盛親校李宗禮言衆寡不敵請堅壁自守徐圖退師濤時在行間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帥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太祖壯其志多伏精兵爲三覆以待之卒破彥師鹵獲無算論功

章之力也天祐十年充招討使攻吳越于臨安戰敗被執順義元年復歸授右雄武統軍卒
袁襲陳州人初從太祖爲銀槍都使太祖之克蔡儔也張顥來歸分隸襲帳下襲以顥反覆請誅之以杜後患不聽顥後卒以弑逆死時人皆多襲有先見
丁穆字德府金壇人也太祖擊秦宗權穆以勇應募論功授都押牙從會孫儒遷都知兵馬使會太祖多猜忌穆不自安乞病歸穆不貪財不嗜酒不掩人善寧靜自守洎如也至宋乾德初年九十一而終
周隱舒州人也性戇直忠于所事而不識物情太祖時

官淮南節度判官太祖疾革命隱召烈祖隱直前曰宜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主也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當不負王不若使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太祖不應左右牙指揮徐溫張顥言于太祖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太祖曰吾死瞑目矣乃命隱趣召長子渥來及烈祖得嗣立大駡隱曰君賣人國家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
論曰呂珂賈令威瞿章賈公鐸李濤諸人皆與發從戎之傑也袁襲識悍于之先丁穆抱保身之哲可謂知幾

其禍發則隱謀之不藏正言買禍皆哉

十國春秋卷第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鄰城牛 奐潛子氏閱
聊文周 畢少霞校刊

吳七

列傳

劉信　呂師造　王綰　王茂章
米志誠　苗璘

劉信兗州中都人也初爲羣盜既敗奔廣陵事太祖數有功太祖遇之厚常召信計事醉不能言太祖謾罵之信仰伏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太祖曰信豈負我者邪

醉而去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累官至鎮南軍節度使天祐十五年王祺攻虔州譚全播久不下會祺病高祖命信充虔州行營招討使代之信晝夜急攻不能克使人說全播取質納賂而還時徐溫同平章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得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且授信子英彥兵三千謂若父居上游之地統雄兵不能克敵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財州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

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
必克之信大悅權濟師遂破虔州人有譖信逗留除縱
全播將反者信聞之因自勵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
信氣擲子擲聲祝曰劉信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
成渾花溫遂擲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巵酒飲信
信移鎮之已而楚攻荆南荆南來求救命信帥步兵趣
復州荆南兵解去武義元年加征南大將軍唐祖宗滅
召還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與勞之酒酣昭
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熟公名
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君還語天子當來

較射於淮上因指牙旗鏦首百步外舉酒屬昭文曰幸
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未幾唐師伐蜀溫急召信
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而實奪其地居無何卒
南唐受禪以舊故贈太師長子彥英事高祖掌親兵第
四子彥貞仕南唐有傳

呂師造揚州人從太祖起淮南爲都將天復元年李神
福攻杭州浙將顧全武列八寨以待之神福使師造伏
兵青山下陽退兵以誘全武伏發全武被執人能初復
從周本援衢州刺史陳璋會浙兵來取衢州師造謂本
曰敵去我咫尺而陳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雖不盡
用其言是日中道破浙軍師造實與有力焉未幾克南
面都統軍使攻蘇州無功已又從周本南伐敗死攻子
上高遷池州團練使久之徙鄂州高祖命師造爲水
陸行營應援使以拒楚師未至楚師解去改饒州刺史
師造歷事太祖父子南北征伐多在行間所嚮輒摧鋒
拼陳累官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師造在池
州日頗事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裝甚厚使家人送之
夜泊竹篠江上有道人忽躍入舟中穿舟而過隨其所。
經。火。即大發。復越後舫。火亦從之。惟一老婢髮尺餘人句與原本同疑有脫落
與舟了無所損道士亦復不見人咸異之

王綰合肥人仕太祖爲漣水防遏使遷海州副使天復
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太祖太祖遣臺濛
綰將兵救之已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諜者偵城中盡
偃旗息鼓綰謂此不可擊也諸將堅欲攻之綰不能止
乃設伏林間以待須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
綰伏發得以濟師其用兵多此類武義元年加鎮東大
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卒

王茂章廬州合肥人也幼從太祖起淮南常侍左右爲
親校爲人驍果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
太祖壯之梁王全忠遣從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

範乞兵太祖太祖遣茂章帥步騎七千救之師範以兵昔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茂章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太祖是時梁王全忠方攻鄆中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怠毀柵而出驅驍兵疾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全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汴兵又敗茂章軍還汴兵追之茂章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

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官速走虔裕以死遏之茂章曰吾亦戰于此也虔裕三請茂章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汴兵以故不能及茂章得全軍以歸茂章累官潤州團練使太祖薨烈祖自宣州入立以茂章代守其地烈祖之去宣州也欲取帷幕及親兵以行（一云襲位矣反求宣州故物）茂章惜不與烈祖怒既襲王位以兵攻之茂章奔于杭州吳越武肅王以爲鎭東節度副使避梁王全忠家諱（梁王曾祖名茂琳）更其名曰景仁已而領寧國節度使未幾梁王僭帝素知景仁名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路過撫州危全諷方與我治兵相攻乃陳兵與景仁登城望之景仁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啗其下將爾非得益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人皆稱景仁爲知兵景仁既至汴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行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居數年梁太祖以爲北面招討使與晉人戰大敗于柏鄉梁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受節度爾梁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武皇帝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汴病疽卒贈太師

米志誠事太祖爲牙校勇敢有膂力時朱瑾以善槊名志誠以善射名軍中同推爲驍將安仁義叛與王茂章執仁義于潤州久之爲都押牙襲梁潁州不能下高祖時充行營都指揮使敗楚將苑玫有功已又同柴再用破劉崇景等于萬勝岡累遷奉寧軍節度使朱瑾之殺徐知訓也志誠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引歸徐溫疑其助瑾必欲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詐稱袁州大捷召將吏入賀伏甲禽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馬謙不知其世系太祖時以裨將從劉存攻杜洪于鄂

州時汴將曹延祚等將兵援洪兵勢頗盛有降卒言汴軍虛實謂鄂軍易與關道軍未易當也琪乃帥敢死士自擊關道軍破之虜其將士二百人徇鄂州城外洪氣沮遂以此敗乾貞初累官右雄武軍使同靜江軍使王彥章攻楚岳州與楚將許德勳戰于道人磯師敗爲楚所執未幾求和于楚復歸國病卒

論曰劉信呂師造王綰竹樹輕如虎如貔之臣也王茂章有勇略才而不竟其用畏禍出亡事非得已未忘故顧羅居戮刑匪其罪東海之惡可勝歎哉若苗璘者鄂州之役其功固不可沒云

周本　子鄴　李德誠　王安　王輿

周本舒州宿松人讓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師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貧有膂力常徒格虎殺之初爲宣州節度使趙鍠帳男冠軍中太祖既破鍠獲本釋之卽隸帳下爲牙將每奮勇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飲啖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兩浙將陳璋據衢州歸款爲浙兵所困不得出太祖遣本迎璋既至浙人解圍脫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以浙兵近而不動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至矣事就矣何戰爲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之未晚也既之浙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帳重走而設伏于旁浙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天祐六年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才爲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馳書至高祖謀可將者于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方帥軍攻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强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彊我弱也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尊命故無功今必見用勿置副貳乃可許之爲精兵七千晨夜兼行高祖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

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乘擊之大破其軍禽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高祖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遊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啟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數作樂宴飲飛矢雨集曾不爲動吳越

嶽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此類也唐莊宗入洛高祖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唐主問我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德勝軍節度使後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退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它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齊王諸將受禪徐玠周宗爭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既降爵爲公廢居和州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

信兩騎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者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屩事武皇帝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死太常擧令廢朝三日南唐先主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常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卽用其禮諡曰恭烈并給鹵簿本刺史信州時入覲揚都一夕遇私諱日獨宿外舍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視之見火燄冉冉而上。直抵于宇。良久乃下。飛及勃然。明目淨拭覆觀。亦無它怪。廣陵人傳爲異事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從本征討有戰功本在信州羣盜至建州道徑險陷彼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刃數十人與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及臨川王濛被執鄴憤思君國人以此稱其有義已而仕南唐典親軍累官池州刺史廬州節度使暴猛狠戾常蓄飛揚之志南唐先主以本故特優容之昇元六年卒

李德誠廣陵人也一云西華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裨

使太祖攻宣州鍠既敗左右皆散惟德誠與韓球從之

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拒太祖鍠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疾疾委頓不克往乃使韓球求主進思所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咸異之鍠死太祖義其人妻以宗女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投罵之德誠獨否及城陷仁義操弓矢坐城上忽見德誠至曰汝見我不失禮且有奇相它日必大貴吾以爲汝功因擲弓矢就執太祖卽拜德誠潤州刺史未幾徙江州已轉撫州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平南大將軍中書令頃之改百勝軍節度使太和中又爲鎮南

軍節度使南唐受禪升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楊氏最久至南唐爲佐命臣首率百官勸進初無大功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覲金陵南唐先主遣內夫人逆勞于道百官班詣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南唐先主爲輟朝五日謚曰忠懿有子二十八人建勳爲相建封爲將妻楊氏封齊國君當世榮焉初南唐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先主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先主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昏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亦異數云

王安廬州廬江人少事太祖隷戲下太祖常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武士持矟徑趣太祖莫能禦者安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太祖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它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南唐禪代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安名犯漢主祖諱南唐先主乃更賜名會昇元五年卒年七十有三

王輿（或作璵）鎮東大將軍綰之從也初爲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覘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壘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不即往本曰爾懼往邪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攻之舍而趣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邪乃命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睿帝時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先是兄綰子傳拯爲海州都指揮使叛附唐聞輿在光州亦使通問輿執其使以聞因求罷郡進控鶴都虞候已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南唐禪代輿從睿帝至潤州移鎮鄂州雅與監軍蔡廷堅不協得會廷堅被誣告有二志南唐先主遣使械廷堅屬

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即日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懼不暇爲它謀遂從其計獲免由是人推其長者中主時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復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故無恙至老不聵又攻撫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侍營門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世莫不奇之輿亦頗以此自負

論曰周本李德誠俱楊氏勛臣位列通顯或則抱徐廣

澒渤之心或則效范寘勸進之術迹雖不㒺而其志亦
畧異彭玕安以器度稱王輿以長厚見歷仕二姓功績
爛然要未可與南平同日語矣

十國春秋卷第七

十國春秋卷第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郭城牛 與渭子氏閱
鄒文周 昴少霞 校刊

吳八

列傳

馮宏鐸 朱瑾 李承嗣子禪 彭彥章

馮宏鐸泗州漣水人也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與里人張雄同爲武寧軍偏將并見疑於節度使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襲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衆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鎭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也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使擊雄與之蘇州雄與宏鐸擁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貲兵散多降暉衆至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欲治臺城爲府廨與衣服僭擬王者太祖圍揚州畢師鐸厚賫寶幣以啗雄與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時秦彥在揚州以僕射告身授雄又以尙書告身授宏鐸已而不戰解兵歸暉敗劉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唐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多思之爲立廟景福二年宏鐸代爲刺史乾寧二年舉州附太

祖久之表授武寧軍節度使宏鐸外雖納好然偫兵遏
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說太祖太祖不從會大
將田頵在宣州募工治艦陰圖宏鐸宏鐸介宣揚之間
益內疑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
駭曰州且易主矣師鐸乃帥軍南渡以襲頵頵逆戰于
葛山宏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太祖擬復授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勝負用兵常事也今衆尚滿一戰之衄何
苦自棄海島吾府雖隘足容君使將吏各得其所若欲
揚州我且讓公宏鐸舉軍還哭太祖從十餘人搖飛艦
常服不將兵入其軍執手慰勉遂以宏鐸歸表為淮南

節度副使宏鐸由是不復叛
朱瑾宋州下邑人唐天平節度使宣之從父弟也瑾少
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
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
於輿中夜至兗兵發遂逐克讓自稱留後唐僖宗即拜
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朱全忠
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
而全忠自攻宣于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
數十戰與全忠屢相勝敗全忠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
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

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
軍門請降全忠悅自就延壽門與瑾語瑾曰願得瓊來
送符印全忠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至瑾伏壯士董懷
進橋下單騎迎瓊揖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懷進突
出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瓊江南野史作瑛今
從五代史全忠度不可下遂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
宣亦敗于鄆州乃乞師于河東河東將李承嗣史儼以
騎兵五千救之全忠已破宣懼悉趣兗瑾城中食盡與
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汴兵奄至瑾將康懷貞等以城降
瑾引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次走海州

汴兵急追之遂同承嗣奔太祖淮南人壯之呼其小
字為朱憨哥太祖聞瑾來大喜迎之高郵解玉帶贈之
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而瑾妻竟為全
忠所得後為尼焉我兵多淮人淮人輕剽不任戰得瑾
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汴將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太祖
用瑾大破其兵于淸口斬師古梟表瑾行營副都統領
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薨烈祖及高
祖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
瑾亦時時謀殺知訓常以刀尺遺愛妾候知訓知訓強
通之妾歸自訴瑾殊不平屢勸高祖誅徐氏以去國患

高祖不能爲既而知訓惡瑾位加已上以泗州建靜淮
軍出瑾爲節度使瑾益恨之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
過瑾謝瑾復置酒自捧觴命寵妓以歌侑酒且獻所愛
馬爲壽知訓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訓方答拜
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
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蹄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
其首馳示高祖曰今日爲與除患矣高祖懼以衣掩面
曰舅自爲之蓋與太祖朱夫人同姓故呼爲舅此事非吾敢知瑾起入
內瑾忿然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提劍
而出府門已閉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

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以
兵趣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
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陶故泰
陽公雅之女也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
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墳上土以
水服之云病輒愈更易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
其尸投于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
葬與側立祠其上先是瑾常懸弧闇下覘之色懼瑾曰
但埋之吾亦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諸府云瑾兵敗雙雖下執號膝了命

李承嗣勝門人故河東驍將也爲汴兵所逼同史儼從
朱瑾南奔太祖署爲淮南行軍副使是時汴將葛從周
屯壽州龐師古營清口侵淮淮人大恐太祖欲先趣壽
州承嗣言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此制敵之
上策也已而果如所料太祖置酒高會賞承嗣錢萬緡
表領鎮海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太祖引兵攻汴以承嗣
權知淮南軍府事境內無虞承嗣之力也高祖時改淮
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事已出爲楚州刺史太祖待
承嗣及儼甚厚第舍姬妾咸擇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
吳父子盡力屢立功竟先後死不復歸優累官滁州

刺史承嗣常與淮南副使陸詡友善天祐二年九月承
嗣過詡詡因言夕夢騎兵召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
門趣階下一紫衣吏執書宣云詡三世爲人慈孝可
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歲季秋十有七日蒞任
仍遣騎送歸明年九月承嗣復詣詡曰君比當上事何
無恙也詡曰府中已辦詰朝當行承嗣曰吾素以長者
事君今無乃近妄乎詡曰惟君與我有緣它日必當卜
鄰承嗣嘿然去俄而詡卒葬于茱萸灣後數年承嗣葬
于詡墓之北其言遂驗
禪承嗣少子也初肅森遂有父風居廣陵宜平里中二

日晝寢庭前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以帚扑之不能中久之出戶外忽不見是年祖妻李輒夾出入之路即飛翔所至處也人咸異之

彭彥章廬陵人吉州刺史玕之弟也天祐初彥章爲袁州刺史與撫州危全諷等連兵攻洪州大將周本既擊敗全諷遂乘勝攻袁州執彥章以歸高祖署爲百勝軍使武義元年吳越兵自東洲入寇命彥章與裨將陳汾拒之已而戰狼山江彥章師敗積汾擁兵不之救彥章死焉高祖爲誅汾籍沒家貲命以其半賜彥章家爲其妻子終身

李儼　趙匡凝　鍾匡時　雷彥恭

譚全播

李儼唐宰相張濬少子也初名休一名播仕昭宗起家校書郎歷官左金吾將軍天復二年賜今姓名以爲江淮宣諭使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拜太祖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進爵吳王以討朱全忠已而全忠克鳳翔又殺濬于長水儼遂留廣陵不敢歸儼在廣陵太祖甚尊崇之待以王人之禮始至時太祖建制敕院凡有封拜輒先告於儼然後下太祖即世諸將復請儼承制授烈祖爲宏農郡王久之貧困無所依寓居海陵頗與朱瑾交好徐知訓之死也徐溫疑儼通謀遂被殺國人冤之按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發兵復讐行密與全忠書云遂求逃於諫省俾銜命與嚴蕭撥狀執金賜編屬籍李吳蜀書張播傳云弟休仕唐爲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亂毀姓名曰李儼今改凡同本爲先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諲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已而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功多未竟卒匡凝因自立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荊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全忠表匡凝荊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荊南留後是

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飭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汴人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河東河東將李承嗣史儼將兵救瑾瑾敗與承嗣等俱南奔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求歸承嗣等晉王使者爲汴人所得全忠大怒是時汴兵已破兗州崔氏叔琮康懷貞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貞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全忠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它志全忠遣楊師厚攻之而自以兵繼漢北匡

疑戰敗以輕舟奔太祖師厚進攻荊南匡明遂奔于蜀
匡凝至廣陵太祖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
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
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太
祖厚遇之及太祖薨烈祖稍不禮之烈祖方宴食青梅
匡凝顧烈祖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倨慢遷匡
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鍾匡時洪州高安人父傳為鎮南軍節度使會危全諷
韓師德等分據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
獨全諷守撫州不可下乃自率兵攻其城城中夜火起

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禱地祭
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
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匡時傳居江西二十餘
年累官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
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烈祖烈祖遣
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未幾全諷起兵
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大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
于境內

雷彥恭武貞節度使滿之子也滿據朗州引沅水塹其
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又鑿深池府中客有過者
召宴池上指池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
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
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其無賴剽掠固天性然也天祐
初滿卒彥恭嗣為節度使附于太祖亦嘗攻劫為荊湖
患已而楚王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為固逾年不
能破五年夏楚兵陷朗州彥恭以輕舟來奔高祖以為
淮南節度副使楚人禽其弟彥雄等十人送梁斬于汴
市焉朗遂入于楚彥恭後卒廣陵

譚全播南康人也常與同邑盧光稠雅相愛光稠狀貌

雄偉無它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獨奇光稠為人
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
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
為主全播曰諸軍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
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
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為
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
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
不然慮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
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隱起

南海擊走光膺以兵數萬攻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隱戰期以老弱五千挑戰戰酣爲北隱急追之伏兵發隱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天祐六年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梁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及建鎮南軍以爲留後未幾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球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球因謀殺全播全播

懼稱疾不出已而梁拜球防禦使球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陽爲病劇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叩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高祖遣劉信攻破虔州獲全播于雩都遂以之歸廣陵命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軍節度使未幾卒年八十五

十國春秋卷第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郭振牛　兵濟子氏閱
邵文用　郭少霞　重校刊

吳九

列傳

王稔　骨言　陳璠　陳紹
刁從諫　蔣延徽　王壇

王稔廬州人也中和三年太祖爲廬州刺史闔州人王昌賢名欲用之問鄉閭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太祖因召潛置門下而以

稔爲騎將後積功累官滁州刺史順義三年有言壁秦章在壽州侵市官馬者睿帝命稔巡霍邱代秦章爲壽州團練使俄遷節度使未幾自壽州罷歸揚都爲統軍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壁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咸以爲其應也

骨言廬骨儀之後也高祖用兵江西以言爲行營都虞候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據信州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千人送景思入境仔倡鬭

言兵至衆州奔吳越言偕景思入信州從容經畫人服
其有定亂才

陳誥少有勇力高祖昇爲黑雲都將天祐十年錢傳瓘
等帥吳越兵入寇常州徐溫將兵拒之至無錫誥白于
溫曰彼謂我遠來罷倦未能決戰今乘其無備請以部
下兵擊之傳瓘可禽也乃引兵繞它道出吳越兵之後
溫由是以大軍薄其前內外夾攻吳越兵大敗斬獲無
筭已而擢爲大將鎮潤州會牙將周郊作亂誥帥衆討
平之有功累官　卒

陳紹宛邱人驍果善戰勇而多謀歷官至左驍衛大將

軍梁將王景仁入犯紹從徐溫將兵禦之溫遇景仁于
趙步戰小却景仁擁師乘之將及于陸諸吏士皆失色
紹忽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鬭左右
衛突衆兵隨之摧鋒陷陳當者辟易梁兵乃退溫拊其
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金帛加等紹悉以分麾
下又戰霍邱梁兵大敗遂聚梁尸爲京觀是役爲高祖
將戰功第一未幾叛走吳越武義元年陳璋敗吳越兵
于香谿徐溫愛其勇募生獲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
彥章應募鹵歸溫復使之典兵

方從訓父虔爲太祖守常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已而
爲吳越所禽從訓遂代虔守寧國頗以扞禦著功子孫
世爲寧國人

蔣延徽者太祖婿也與臨川王濛素相善中書令徐知
誥頗畏忌之太和中官信州刺史會建州士豪吳光爲
閩臣薛文傑所逼帥衆萬人來奔且請兵延徽幸其功
不俟朝命輒引兵會攻建州已而敗閩兵于浦城遂圍
建州城垂克矣知誥恐得城後延徽奉濛以圖興復遣
使趣之歸閩人乘勢追之師敗延徽左遷右威衛大將
軍

王壇故孫儒陳將也儒敗率其黨三千人奔睦州陳晟

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同三河鎮將陳晟攻婺州
婺州刺史蔣瓌奔會稽壇遂有其地已而與東陽鎮將
王永相攻吳越武肅王時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諭其罷
兵不從興師討之光化三年師敗奔宣州田頵用爲親
將頵敗壇降于太祖除淮南節度副使天祐九年出爲
宣州制置使數李遇不朝之罪居數年卒

嚴崇　張宣　崔太初　曹筠

嚴崇慎縣人也官至廬州觀察使天祐十二年光州將
王言作亂崇不俟命引兵討之高祖獎賚有加久之擢
德勝軍節度使武義改元加安西大將軍崇居官好爲

不法上廬苦之常入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
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
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髭相慶歸又徵捋髭錢其貪縱
多此類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賕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
欲并崇按之徐知誥謝之而止未幾領武寧軍節度使
已又仍鎮廬州太和三年賜爵清河王崇在廬州厚以
貨結權要由是常得蒞鎮為民患者二十餘年

張宣字致用少從太祖為軍校隸大將柴再用再用愛人戢
下諸將化焉惟宣頗肆暴虐部下苦之劉信圍虔州虔
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

遷諸軍都虞候徙左街使皆以嚴酷為理最後領武昌
軍節度使置地室以物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
活久之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鬬者繇鬬
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鬻炭
者梟首懸炭于市由是炭率以十五斤為秤而售者無
敢輕重南唐昇元中卒

崔太初[redacted]人事太祖父子官至壽州團練使在官頗
以誅求苛刻為事順義元年罷為右雄武大將軍先是
徐溫問太初失民心欲徵至廣陵徐知誥曰壽州邊隅
大鎮恐為變溫怒曰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卒徵之

曹筠仕高祖為馬軍指揮使衣錦軍之役筠叛奔吳遇
徐溫厚遇其妻子且招之曰吾使汝不得志而去汝無
以妻子為念武義元年吳越兵敗于香鹽筠乘勢復歸
溫自數昔曰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
田宅復其軍職未幾筠內愧卒

李皷　盧擇　楊迢　徐善
崔蘋　楊彥伯　賈潭

李皷唐平章事蔚從孫也唐末舉進士第為人簡略無
威儀唐亡來奔授起居郎因家于廣陵子貽業見南唐
春秋

盧擇醴泉人仕烈祖為中書舍人高祖時遷吏部尚書
是時政在徐氏擇充位而已無所短長後以病卒

楊迢唐[redacted]敬之之孫也仕烈祖高祖至駕部員外郎
武義元年遷給事中終于其職

徐善洪州人也秦裴拔洪州善有女弟擅殊色為軍校
所得强納幣焉已竟拔之去善詣廣陵白其事是時烈
祖府庭甚嚴布衣遊士經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
烈祖夜夢神告曰江西秀才徐善見公今在白沙逆旅
矣其人賢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宜厚遇之烈祖旦即遣
騎迎善既至禮遇優渥因具述女弟被掠狀烈祖命購

贖歸吾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畀之辟善爲從事高祖時官中書舍人

盧蘋洛陽人聞學善應對歷官至司農卿順義三年唐以滅梁來告睿帝命蘋使于唐嚴可求預度唐朝所問密書數事授之以行最後復問黑雲都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使在都下諸條蘋至唐悉依可求疏記次第以應唐莊宗大喜餽賚加等遣蘋歸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不數年亡矣已而果如蘋所說

楊彥伯新淦人也唐時童子科及第已而從昭宗至鳳翔逃還鄉里吉州刺史彭玕厚遇之累攝縣邑天祐中

江西平彥伯仕于高祖累官戶部侍郎睿帝時臨軒策命齊王知誥詔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初彥伯嘗過長安一夕抵華陰旅舍有店媼能知方來休咎彥伯將行忽失所著履詰責童僕甚喧媼曰將行而失履事不諧矣京國有亂爾當備歷百艱君爵祿皆在江淮官至門下侍郎彥伯未之信也至是思其言悒悒不樂數月卒

賈潭爲人有器度不與物競高祖時歷官至兵部尚書潭嘗見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大如升破之得小赤蛇長數寸亦異事云

十國春秋卷第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牛奐稽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吳十

列傳

尚公迺　黃訥

尚公迺丹徒人初爲昇州馮宏鐸牙將宏鐸遣詣太祖求潤州太祖未之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恐終不能棲船也及宏鐸敗歸太祖太祖戲公迺曰頗憶求潤州時否公迺下席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太祖笑曰爾能事楊與如馮公吾無憂矣後公迺發田頵反書以告卒不負太祖云

黃訥蘇州人也天祐時爲鎮南節度使劉威幕客太祖既疑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于徐溫溫將圖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頓亡矣威從其言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訥與有功焉

嚴可求　駱知祥　陳彥謙

嚴可求同州人也（九國志云可求本馮翊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

爲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籌畫太祖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太祖陽爲目疾以給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太祖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曰送可求疑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太祖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牒猶在案上急取遣之烈祖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弑烈祖約中分其地以臣梁烈祖殁而顥欲背約自立屢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之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

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請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袖中麾同列往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出教宣之乃烈祖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高祖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高祖出溫潤州可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

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與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於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頃之溫令鍾泰章斬顥于牙堂溫得除顥而獨專國政可求力也事

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鎭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鼾息聞于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禽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則與徐知誥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高祖即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

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献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時知誥秉鈞以四郊多壘將校頗爭姑息而將校從禽聚飲擾攘民庶知誥欲料以法復惜其才力患之問于可求可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徵泰興海陵諸縣罷採鷹鷂可不令而止知誥從其計匝月間羣校獵者遊嬉落者俄進左僕射太和二年卒可求之死也後溫三年可求素忠于溫居恆以知誥非徐氏子數勸溫

以次子知詢代知誥輔政知誥內切忌之天祐末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是時高祖尙守潤鎮可求知溫意殊未慊既受命即趨金陵說溫曰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衂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臣乎不若於此時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果大悅復留可求不遣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可求微時爲陽邑吏陽邑令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幸以遺孤留意後可求登公輔令子琪遺命走謁可求可求對以擔石束帛若不爲意者俄密遣人齎黃金數十斤饋于逆旅門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賦一第宅僕馬畢爲之置令子他日詣門謝可求曰聊報尊府君夙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其權略有如此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選事輒辨初事田頵爲宣州長史太祖既殺頵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局精爲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一時稱之曰嚴駱已而初置選舉命知祥兼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

授鎮海判官武義元年高祖即吳國王位遷中書侍郎知祥與徐知誥甚密知誥常欲出可求于楚州知祥實與其謀後數年以病卒

陳彥謙常州人爲人多智略善理煩劇高祖時官潤州司馬尋爲徐溫所親信溫行部昇州常喜其繁盛彥謙勸溫從鎮海節治焉溫從其說即以彥謙爲鎮海節度判官溫于軍國事但舉其大綱細務悉委彥謙主之江淮稱治武義元年溫與吳越兵戰于無錫溫病熱不能治軍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右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其臨機御變皆此類也未幾兼楚州團

隸使犾革時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醫藥金帛相屬于道以結其心彥謙密留書于溫卒勸以所生子爲嗣時皆多其有義先是金陵工成彥謙上費用之籍于溫溫曰吾旣任公何以此相謁也竟不復會計溫始終推心腹用之故彥謙亦以此報溫

論曰可求善謀而多中運機莫測提筭若神豈非其智有過人者邪知祥精心殘敎一心佐理得與可求齊稱宜矣彥謙劻勷庶務終始不渝其志亦可云東海之功臣也

盧樞　王潛　楊廷式　徐融

汪台符　江夢孫

盧樞[illegible]人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義元年高祖禁民間私畜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王潛廬州人初居太祖幕府及事高祖歷官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混淆潛推容默接坐客常滿隨才而使人人自以爲得徐知誥爲相倚辦有序潛之力也

楊廷式字憲臣泉州人正直不畏強禦武義初官至侍御史知雜事時張崇爲廬州節度使貪暴不法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廷式往訊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何至于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舍大而詰小乎都統者謂徐溫也知誥謝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雅善占夢縣令毛貞輔者調選廣陵一夕夢口中吞日旣寤腹猶熱問于廷式廷式曰此夢甚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宜得赤烏場官也已而果然

徐融不知何地人齊王徐知誥秉國政融與宋齊邱曾爲張洽孫魴輩同爲知誥賓客剛方率直少所曲狥身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知誥旣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一日大雪酒酣知誥言行酒無以爲樂義取雪與古人名巧合者爲口令因舉巵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邱繼曰著屐登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折知誥遽曰詰朝日出爭奈蕭何知誥大怒是夜收融投之江自是與謀者惟齊邱而已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爲文章不逐浮末有匡王定霸之才天復初爲歙州幕客已而見天下苦

兵戢遂居卿里執耒力田睿帝時徐知誥鎮金陵台符白草間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宗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沉殺之知誥聞而嗟歎久之頗悔焉台符嘗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太和末知誥使民入米請鹽即其法也南唐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貨鬻有

之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台符有歙州汪王廟記文辭奇奧甚見稱于時記曰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再靈不欲壓萬根不欲生王石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生達遐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寶無主羣雄事數公為越一鳴穿著千古提山翔壽犬無填危歸平反倡之源歸我唐桌之卑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待出羅亂保據州鵝歸鎮一壽以待寧髮識機慕義遺送就歙宜從襄龍授以方教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已窯玉關言懷龍劍一抗死而不竹貞觀二十三年道有宋樹之詩無良人之噴圓得又老請建祠堂在隨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鄉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還于市宇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圍先符冥德復修棟宇迄今者心濟陽公景恭英廬舒餘歲官凡二遂能物不告勞民相永昔齊於時元於國功行教化同祭之其餘不有祀則我來公我賢江淮黃習耐七有所朝野謹之所謂能就于史以衛祖假越公欲蓄而彰稱焚不可得突日揚不乾先不淵易斷聖人之致唐曆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間有[illegible]嘗代廟要王化洎僖皇廣庚子嵩起曾南道陳犯淝我省了八叫義聲干生奔命宣道凜壽縈和九郡統我馬籃分君愛荷無將精之歸異敢錚錚之膽我司空譚陽公危仁義禮業鋼髯建常調於歙甚為取第一懸本廣之人深人符大本身我非殿一耐金堂六郡直在四開物成務道民金石者也台符趙公之裔壽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成不直作韓之基孚主之命召朱邦人同歸真賢應可與言文論取夸蘆芙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當記。為危一菲關祖

江夢孫字聿修濟陽人也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中書令徐知誥表爲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客于知誥者率以[illegible]詞而夢孫獨無奢望知誥以爲不悟未之[illegible]不已遂補天長令知誥先持

告身示之曰令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廨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當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廟邸第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矣畏君等語訖皆歛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深衣冠視饍羞母食既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南唐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

而服哀者百餘

論曰盧樞一言而團結民兵可謂慮深遠矣王濬之討分衛楊廷式之居臺城皆能不媿其官者也跡以諷言賈禍台符以獻策致驕其人足嘉而用身之智少賤焉若夢孫者進退不失卑以自牧殆所云盛德之士乎

鍾泰章　翟虔　韋建　高審思
李章　王令謀

鍾泰章（史錄作鍾章）合肥人爲人勇敢有膽略烈祖將官左監門衛將軍高祖初襲位徐溫與張顥爭權欲刺顥而難於其人嚴可求語溫曰非鍾左衛不可溫乃使親將

翁論泰章泰章私心喜選壯士三十輩椎牛享之夜刺血相飲爲誓溫猶疑其怯夜半止之曰僕持老懼事不成徐圖之如何泰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可已之明日遂誅顥溫由是暴顥弒君之罪未幾論誅顥功泰章賞獨薄每酒酣恃功頗與諸將爭或言泰章嘗望徐知誥疑其難制溫曰是吾過也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泰章豈有今日富貴邪奈何以滴物細故疑之稍擢爲滁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圍蘇州本敗于黃天蕩泰章將精兵三百爲殿多列旗幟張蔣中追兵不敢逼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者知誥以王命召王稔代之以泰章爲饒州刺史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一作謙）詰之皆不對或謂泰章何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時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溫不可乃命以泰章次女配知誥長子是爲南唐光穆皇后

翟虔彭城人起家閤門使素爲徐溫所親任鍾泰章之刺張顥也溫實使虔通密謀已而閉牙城門遂克成功稍遷王府子城使（一云宮城使）朱瑾殺徐知訓虔閤府門勒

用兵討之瑾死未幾改武備使使察睿帝起居虔防制甚急殊不堪順義四年睿帝巡遊舉鎮溫自金陵來朝睿帝對溫徵名更爲水溫請其故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忠誠我所知也然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供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睿帝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卒

韋建少居太祖軍中常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爲裨將撫境嚴肅延分接嶺洞群盜充斥建率勵勇士窮捕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左街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深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擾郡中

大治居數年入爲統軍事睿帝甚禮南唐禪代出爲武昌軍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太祖以驍勇名于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厚而寡言齊王徐知誥奇之常使綜領親兵及禪代拜壽州節度使加中書令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爲畏慎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備有備無患頃之上也後周師南侵壽州未能卒破人咸思審思遺積云年七十八卒于鎮謚曰忠肅術者言審思位不至將史常受命刺史常州固辭不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李章廬州廬江人也(一作季章定遠人)中和三年與王稔同爲太祖騎將已而與朱瑾相悅高勗病瑾殺徐知訓自剄徐溫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于徐知誥釋之已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于職務睿帝時出爲百勝軍節度使爲理嚴重恭儉左右賓僚爲南唐受禪會周本死移章鎮廬州加中書令昇元四年秋八月卒年九十

王令謀故徐知誥客也初爲昇州判官已而改揚府左司馬轉內樞使乾貞中徐知詢擁兵金陵與知誥相猜忌知誥頗患之令謀說知誥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無能爲也[illegible][illegible]遷同平章事太和三年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宋齊丘同平章事六年拜司徒已又領忠武軍節度使天祚三年令謀如金陵勸知誥受禪辭不受九月癸丑卒令謀素柔猾無志操老病無齒或勸其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猶上書勸進是歲十月禪代令謀竟先死不能償其志

十國春秋卷第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鄭城仝 吳浴子氏閱
席文周 昂少霞 重校刊

吳十一

列傳

杜荀鶴　殷文圭　楊夔　沈文昌
沈顏　徐延休　許恭　王振
信都鎬　康澹　朱涓　周延誨　張翊

杜荀鶴素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登唐大順中進士第一云荀鶴牧之微子也牧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有妾懷姙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時年四十六矣以世亂還歸九華山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遂處頵幕府為賓客頵起兵陰令以牋問至壽州結納朱延壽復至汴通梁王朱全忠全忠頗厚遇之頵敗全忠表授荀鶴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時卒荀鶴初謁全忠會雨作而天無行雲全忠曰此謂天泣是何祥也荀鶴賦無雲詩獻上全忠大悅詩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

殷文圭池州人一云陳州人一云西華人小字桂郎居九華山苦學所用墨池底為之穴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昭宗幸三峯文圭謁東平王全忠表薦及第尋為裴樞宣諭判官至汴州全忠復表薦之既而文圭投啟於公卿曰於莬獨食非求尺璧之珍鴟鵰避風不舉洪鐘之樂及南歸為多言者所發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由是展言措大率負心每援文圭以為證時寧國節度使田頵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錫事文圭文圭感頵意為之盡力頵死事太祖文子掌書記以文章著名太祖墓誌銘蓋其手出也武義元年拜翰林學士一云終左千牛衛將軍有登龍集十卷從軍藁二十卷筆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子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先是文圭舉進士道遇老叟曰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若人眉鬚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寶入口後題名當時果符其言唐詩紀事又云文圭中途遇一叟鬚白眉毫拳文入口神仙也曰如學道當沖虛為一驚當大有名於天下云云文常經大澤中驟雨震雹衆駭懼文圭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異徵有如此文圭晚年頗急于貲財一日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作詩督之因為時論所少詩曰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淮上將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張華

史095-091

楊夔有俊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軿一作駢夏侯淑王希
羽等同爲宣州田頵上客夔知頵不足抗太祖著溺賦
數百言以諷之頵不用竟至于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
亂說當世爭傳其文

沈文昌湖州人也爲文精工有如宿搆常居田頵幕中
代頵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頵敗太祖赦其罪用爲
節度牙推頗以通敏見于時

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既傳之孫也天
祐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沐
歸爲淮南巡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
士常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爲鉅手順義中卒顏少有
詞業琴奕皆臻神境時人爲之語曰下水船言爲文精
速無不載也性閑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做
古著書百篇曰聱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
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
有解惑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發華旨象刑解時辨議
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記行世 記曰界江南宣州實爲奧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博物多學風度淹雅唐乾符中
進士昭宗狩石門與學士韋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
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
長安不得用樞密使蔣元暉辟爲僚佐延休惡其人棄
去依鍾傳于洪州烈祖時取江西得延休歸授義興縣
令累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 九國志延休爲少尹時吳君祀南郊以爲鹵簿使于是法備儀
初義興有漢太尉許馘廟廟碑郎許劭所立
歲久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
馬犢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之解曰談
馬言午言午許也犢畢石畢石畢碑也王田爲千里千

重也數七是六一六一立也乃討碑重立四字耳延

二子鉉鍇有傳

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爲[illegible]州杜洪掌書記洪死來歸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無何卒恭常奉命撰烈祖悲誌詞稱體要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卷子僑言仕南唐別有傳

王振[redacted]人仕高祖兄弟爲史官嫻熟典故博通事蹟所著太祖等本紀及討論諸將戰功皆詳核而不誣切實而不靡世稱良史才

信都鎬隋信都芳之後也少以著作自負當太祖入廣陵功臣三十九人而同時佐將吏實五十人爲鎬錄其名氏功績爲淮上英雄小錄二卷（文獻通考云信都鎬撰淮上英雄小錄中錄楊行密將吏有勳名者四十人其二十四人皆淮人餘淮諸道人又有僧道漁樵之屬十人錄其小事故名人錄）

陳濬廬陵人父岳仕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統紀一百卷濬有史才能世其學事睿帝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官終尚書子喬仕南唐有傳（濬又有撰讀集七卷）

朱浮棠以文章名家所撰啟劄集三十卷爲當世所重同時有周延翰者亦號通才自名其集曰百一集

張翊其先世爲京兆人唐末翊父授任番禺爲劉隱將攜廣南來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來奔江南過廬陵禾川僦屋居焉翊與弟惟彬喜讀書克承先業烈祖時徐知誥稱國攻翊入廣陵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及知誥移鎮金陵隨度江見知于宋齊邱置府中從事南唐禪代擢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廬陵里人榮之已而恃才編躁袁襲左右被鴆卒翊文辭婉麗禾山大舜二妃廟碑廬陵紫陽觀碑新興佛園碑文皆翊所撰

論曰殷文圭諸人皆彬彬文章之選也或則典贍有體或則精簡擅長江南故多才士而文圭等實有筆路藍縷功焉苟鶴雖唐臣以常居宣州幕府亦得載吳人之列云

江少微　支戳　奚超　淮南畫工

江少微歙州人也常于順義元年撰歙硯銘云於採凝煙格黃鏞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支戳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戳獨好學能文章睿帝時歷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先是戳未遇時戲視于與億曰請卜支秀才他日何官賢億書曰年五十餘位司

空至是遂驗斧五十一卒于任箕隱者益取飯箕衣之
因名
奚超易水人父鼐與弟鼎善製墨稱爲能品唐末遷居
歙州超得其法高祖睿帝時以造墨名家至南唐賜姓
李氏李廷珪廷寬廷宴即超子也廷宴之子文用文用
之子仲宣皆能世其業
淮南畫工者失其姓名晉王李克用之有河東也太祖
恨不識其狀貌密使畫工詐爲商人入其境寫之及至
河東有發其謀者禽之晉王初甚怒既而謂曰吾素眇
一目試召使圖之觀其所爲如何俄畫工至晉王按膝

厲聲曰淮南使汝來繪吾真必畫家之尤也寫吾不及
十分皆下即汝畢命地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晉
王執八角扇因寫扇衣半障其面晉王曰是諂吾也遽
使别圖之又應聲下筆繪其背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
目以審箭之曲直晉王大喜厚賂金帛而遣

十國春秋卷第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鄒城牛　奐潛子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吳十二

列傳

穆溪漁者　張軍師　錢亮　董紹顏
李玫　柳翁　黃冠道人　虔州少年
劉通微

穆溪漁者不知所從來太祖初起廬州稱八營都知兵

馬使巡警至穆溪憩于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
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鐵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是皆公之
山川太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張軍師者史失其名雅善占筭景福元年六月孫儒圍
太祖于宣州前一日軍師語太祖曰明日當大水亭午
儒授首矣聆然曰蹴蹄傷兵方張甚軍中頗嗤其言及
日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
衆曰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頃之
丈餘城內徑出兵逆擊儒營因殺儒析之軍師言

錢亮江淮布衣也人皆稱爲錢處士天祐中寓居昇州宿楊姓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鬪云接令公聽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徐温至金陵時無有豫知者異人錢又云處士止于金陵楊某家初吳以金陵爲州築城西臨江東至湖清處十指城西岸築之地勸楊市之及建爲都邑所市地正偏磐令之盡遂與層樓爲温諸秀又常見一人謂之曰爾天尊當及其人告以昨夜食貲中處士曰爾無頂殺者滿之而食可免罪饌而需電大震其人如其言當電遂息又語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及徐知誥爲昇州刺史亮謁之退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illegible]侯是也後温徙知誥于潤因廣修廨署圖布城壘期已當之亮曰此故修道主也至南唐嗣代先主實生于戊

申與亮言合封亮爲覇國先生時有圖亮之貌者亮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未幾一僧取圖置誌公塔中已而南唐先主復取入宮陳于內寢其言遂驗亮又善爲讖語說將來事末年言李氏之祚曰男歸寧閒倍益楊氏有淮南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男歸不遠也或謂楊氏自改元至易姓止二十年故云倍之耳

董紹顏善能知人常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視之時平頭小兒何敬洙侍側紹顏曰諸子皆有功名然不若平頭極貴也後敬洙果操節鎮爲時名將徐温鎮潤州令紹顏徧閱牙內將校有臨彥思者遂謂曰君多言戎中也紹顏曰君勿言耶君非善終者彥思曰軍校死于鋒刃吾事也紹顏曰汝學能好鋒刃死乎未幾州有火災牙兵爲造木桶以貯水軍人因持桶刀作亂彥思遂死于難

李玫天祐時爲舒州倉官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高祖初襲位大將張顥擅廢立之權威震中外玫時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廟翼日與道士崔緯然輦偕行方數武忽止同行于道側自蔽大樹窺之曰向見一人極枯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是必爲真君所考召也問爲誰良久乃言曰張顥也不逾月而顥果誅死

左雄武統軍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旣罷玫復謂緯然曰向二吏繫坐中客而去其人當不永矣言其容貌衣服則國璉巡官陳釋也未幾釋暴卒其神驗皆斯類

柳翁饒州人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山川深遠與水族之類無不周知鄱人有漁釣者咸諮訪後行天祐中呂師造爲饒州刺史修城掘壕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能出穴而雨矣掘之不已霖雨行將爲患已而吞鍤及數丈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果霖雨連旬不止呂

氏諸子將鬻魚於鄱陽汀名問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是日果大獲舟中以瓦器貯之中有鯉魚長二尺許雙目精明繞器而行舉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高祖改元間國時廣陵般樂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木刻爲鯉魚形行歌于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個個圓如紫磨真鳥甚竿頭挑着定世間離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後徐知誥果代復姓李氏其言始應

虔州少年不詳其姓氏高祖時虔州將寬某之廣陵道經太和戍遇少年求同往鍾許之會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不攜一錢少年曰小事易易耳及還已出豕首裹中因解囊中錢復償其直及至廣陵有輕俠數人來邀旅少年指青衣者曰此必今夕爲盜耳鍾未之信中夜聞穴壁聲伺其引首過竇急持之仰青衣客也居無何忽謂鍾曰不可久處趣之歸鍾如其言遂至白沙而朱瑾被殺廣陵果大擾焉

劉通微精術數素爲朱齊邱所知乾貞初徐知誥輔政柄徐溫將佐忌之屢請以溫子知詢爲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齊邱夜召通微同宿而微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泰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行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聞發步至白溫死矣

褚雅

褚雅字元道錢唐人武義時來隱于茅山樂施輕財拯物無厭嘗田既穫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擬掃取水以給采薪之人夏月積瓜瓠人來以當時暑行道無渴者人咸以爲難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地人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資藥于廣陵市乾貞時技精絕括而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税不敢入京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教弛額外税信宿大雨霑洽太和中知誥與弟知詢不相能一日手金巵引鴆賜知詢曰願弟壽千歲知詢心疑之取它器均酒之半踞進曰與兄分享五百歲知誥色變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堂掠二酒併飲之懷金巵趣出知誥

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而潰卒

徐仲寶

徐仲寶長沙人順義時爲舒城令已又改樂平令皆有能名仲寶在舒城日內家人見白氣斜飛而去中若有物仲寶婦以手攫之得玉蛺蝶一枚製作精工人莫能測及在樂平家人復于廁溷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命人掘其處深數尺有白雀飛出止于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當時傳爲異事

朱延壽妻王氏　張訓妻某氏

朱延壽妻王氏當太祖以計召延壽詭言欲與以揚州

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介慰我一日介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壽州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死

張訓妻故劍俠也未詳其所由來太祖常在宣州給諸將鎧甲訓得故敝者不如意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第司徒不知耳明日太祖問訓曰爾所得甲如何訓以告乃易之後太祖移鎮揚州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不任形于顏色妻復言如前明日太祖又問之訓以爲言太祖曰爾家事神邪訓曰無之太祖曰吾夢在宣州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張訓馬非良馬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訓妻有衣篋常自啟閉不爲人所見會妻出訓竊啟之得珠衣一襲異焉及妻歸顧謂訓曰君啟吾衣篋何也先是妻每食必待訓一日訓歸妻已先食矣訓曰今日嘗異味遲君者數矣俄發篋訓見蒸人首一具心惡之欲殺其妻妻逆知訓意曰君欲負我邪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指一女侍曰殺我必先殺此婢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

十國春秋卷第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仝　奐游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吳十三

列傳

田頵　安仁義　朱延壽

田頵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安仁義者沙陀之叛將也頵祖通善傳沉果有大志與太祖生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稍遷軍將太祖據廬州頵從之謀畧爲多攻趙鍠于宣州鍠出東溪乘暴流以逸𨒪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頵乘輕艦追之鍠驚遽見禽太祖表頵爲馬步軍都虞候會仁義從秦宗衡寇淮南孫儒既殺宗衡仁義來奔太祖太祖大喜爲以騎兵使在頵右兩人名冠軍中交相得也共攻常州囪刺史杜稜居無何儒畧地而來頵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頵破其屯與戰頵走太祖怒奪其兵或諫太祖曰强敵傳壘不用頵非計也太祖乃復將頵儒畏仁義名陽貽書通好以疑太祖太祖待仁義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二人功禽儒乃出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頵爲宣州留後已而授頵寧國軍

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中書門下平章事除仁義團練使至檢校太保頵已平馬宏鐸至揚州謁太祖左右求賄不已獄吏亦有請頵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歙爲巡屬不許頵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兩浙將徐綰叛越王錢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頵頵遣客何饒（一作譊）詣鏐曰王宜退保會稽無爲虛受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奈何助逆耶頵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頵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帛十萬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鼓譟擊奪其地頵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浙將所扼國益急鏐于是遣其子傳鏐求昏于太祖且告之曰頵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頵太祖使人諭頵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頵不從浙人輸錢二十萬緡犒軍又請以王子傳瓘出質頵乃與綰引兵還怨內怨太祖與浙人因移書太祖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澒漭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加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頵請悉儲粹與車以從太祖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爾于是頵絕太祖大發兵昇州刺史李神福爲太祖言頵必叛宜早爲計太祖不可頵遣使通好于梁王朱全

忠全忠喜屯宿州須發頗有良將康儒者與頵議多不
合太祖特授儒廬州刺史以間之頵以儒爲貳于已族
其家儒曰田公亡無日矣天復三年八月頵遂與仁義
同舉兵反頵攻昇州執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
存攻鄂州太祖召之討頵頵遣其將王壇等逆之又遣
令皐遺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土而王神福
斬皐謝絕之遂敗壇兵于吉陽頵乃自將來戰神福佯
不堅壁不戰宣人亂以兵塞頵走退時仁義焚東塘以
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仁義知其有備遂引軍抄
而伏兵發轉戰至夾岡仁義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

敢嚮仁義復入潤州太祖潛令王茂章李德誠等圍之
軍中推朱瑾與米志誠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
負曰志誠之弓不當瑾與之一瑾與之十不當仁義弓
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外軍畏之不
敢近太祖亦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
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猶豫未決先是太祖得廣德
檄趣臺濛並詰曰人常告頵必反我不忍負人頵果叛
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攀騎度江一戰于
廣德再戰于黃池三戰于宣州城下橋陷頵爲濛所殺
年四十六其下猶鬬示以頵首乃潰叛是年十一月也

仁義守潤州百端攻之不下茂章乘其怠穴地而入仁
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德誠曰汝可以委命耳
以愛妾贈之乃抵弓矢就擒斬于廣陵蓋後頵死一年
云始頵以傳璉歸戰不勝欲殺之頵母殷氏及頵
姊弟郭從師護免及城下之戰頵曰今日不勝必殺錢
鏐已而頵死不及禍頵傳首揚州太祖泣下以庶人禮
葬之赦其母并養康儒頵麾下恒畜死士數百人號曰爪
牙都所向無前得其死力又善爲治通利商賈民愛之
尤善遇士以是杜荀鶴等多爲之用頵將作亂時向暮
有鳥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狀自外飛入止戟

門不見數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頵資之
以起事仁義初欲降其子圖以爲不可乃止至是子亦
斬揚州市
朱延壽舒城人事太祖破秦彥畢師鐸趙鍠孫儒功居
多太祖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
得者太祖輒賜所盜物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也已而
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叛州降于汴太祖
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而拔其城即表爲
淮南節度副使汴兵猶屯霍邱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
位爲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

之已又益斥旗殊死戰汴兵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唐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圖宗以分汴人之勢擢奉國軍節度使汴兵每至延壽境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延壽用法嚴常以寡擊衆不勝反者必盡戮之一日與汴人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行一人懸切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焉田頵之叛遣使請延壽布腹心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鐙與安仁義及延壽既謀絶太祖太祖心疑之而未有以發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太祖夫人朱氏延壽姊也救之太祖泣

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三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趣召之延壽疑不肯赴朱夫人遣婢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執殺之黜朱夫人先是延壽於浴室中親見闕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彼而不見是年遂被殺

張顥

張顥蔡人也初以驍勇事蔡宗權已而從孫儒儒敗又歸太祖太祖厚遇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爲之用及太祖攻廬州圍急顥又踰城來降太祖復置之親軍署爲左牙指揮使烈祖嗣位以顥與徐溫專政心懷不平顥與溫不自安共謀弑烈祖而顥以左牙兵行逆詐稱烈祖暴薨已而顥欲自立嚴可求以計止之[illegible]氣溫事具烈祖本紀中未幾溫令鍾泰章除顥顥伏誅并及其黨

徐溫 子知訓 知詢 知誨 知諫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沉毅寡言笑與人交衆中泉然可畏人目之曰徐瞋會唐末大亂以販鹽爲盜太祖起合肥隸部下時太祖募兵皷噪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稱三十六英雄惟溫未

嘗有戰功太祖之入宣州也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太祖已心異之及太祖欲殺朱延壽等溫稍稍以計進事成遷右牙指揮使始預謀議太祖病出民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即烈祖也溫私致慇懃烈祖涕泣謝溫而行太祖病甚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嗣之功初烈祖鎮宣州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入立恐溫與張顥典牙兵召思勍等以自衛而溫頗忌之陽使三將從擊江西延以謀叛殺焉烈祖內不平一日溫與顥擁牙兵露刃入庭中數烈祖所親信十餘人罪曳下斬之烈

祖由是失政而心憚溫顥不自安共遣翟虔將
烈祖于廢宅久之溫與顥復有隙使鍾泰章殺顥高祖
府溫遂專政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
陵而以假子知誥為昇州防遏使治舟師于金陵大將
李遇怨溫數屢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太祖
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為下之恭謹如見太祖諸將乃
安天祐八年溫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
討使李濤攻吳越裨將曹筠往奔溫聞遣人語筠曰吾
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故筠妻子不
誅厚遇之是秋吳越攻常州溫戰于無錫筠感其言奔

歸遂敗吳越兵十二年高祖封溫齊國公兼侍中充水
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
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
四年徙治之以子知訓輔政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
知訓為朱瑾所殺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十六年溫
請高祖稱帝不許又請即吳國王位乃許遂建國改
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
等軍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進爵東海郡王高祖既
薨溫越次立睿帝順義七年溫又請睿帝即皇帝位未
許而溫病死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天祚三年

齊王知誥尊為太祖武王及受禪謚武皇帝已而南唐
復李姓廟號義祖名其寢曰定陵溫目不知書使人讀
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尤為智詐殘狠然雅善
用人頗得國人之心先是劉威為左右所譖溫幾欲討
之威詣溫布心腹即遣之還鎮不疑劉信以說客降譚
全播溫陽怒以激之而虔州頓平其能御將士多此類
也又逆有器度常自迎鑾鎮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
相顧失色溫乃徐袒裼以帛繫養孫景通之首顧謂身
傍曰吾善游倘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
溫少恒好服白袍子知誥每遇溫誕生日必以獻合坐

客有諂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遽斥之謂溫曰
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諂佞之說聞于中外
無乃頗損風望乎願令公無惑其言溫甚頷之而心實
未忘竊位也蓋知誥以己非其嫡慮溫急于取國不得
嗣故以是為言云溫妻白氏李氏夫人陳氏李故知誥
養母南唐昇元元年十二月上尊謚曰明德皇后合葬定陵
附人廟○白氏宋理宗時追封為仁壽仙妃明成祖加敕嘉仙妃憲宗加封安寧護國恭順元君賜廟額曰忠烈
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六人知證知諤見
南唐春秋
知訓溫長子也按宋齊邱呼知訓為三郎似非長子今姑從馬氏南唐書少學兵法

不能覓尤喜劍上所佩之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朝廷謂之稱爲昌華相公平日陵辱諸將對高祖無君臣禮高祖幼懦常飲酒樓上命伶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高祖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坐語侵高祖高祖愧恥泣涕而知訓愈狎侮之左右扶高祖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言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索馬于瑾瑾不與遂不相能夜遣壯士刺瑾瑾手殺數

人瘞舍後知訓隱而不問未幾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知訓過瑾瑾殺之事具瑾傳先是宿衛將李球馬謙作亂挾高祖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是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亂兵悉潰瑾故有德於知訓及其凶終國人皆謂曲在知訓

知詢溫第二子也溫養子知誥既操國柄威權浸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說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當以親子代之溫卽遣知詢入覲謀代知誥乘釁會溫暴死知詢亟還金陵并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使兼侍中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尉守中書令金陵尹知詢素庸懦遇諸弟頗薄玠知其必敗反持其短輸誠于知誥由是知詢內爲諸弟所攜外爲玠所賣而不知也自以挾強兵居重地去知誥如舉手易耳溫喪未終屢請知誥來金陵知誥有心計陰使人趣其入明俄知詢至廣陵知誥疏其罪狀論授統軍領鎮海軍節度使知詢面數知誥曰先王之喪若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邪知誥曰爾爾懸劍待我我亦不得獨進予君命不得往也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何周廷望者知詢親吏也常僞貢款于知誥亦將刺知誥之謀以告知詢及

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廷望曰公有往日而無還日涕泣再拜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卽廷望也遂取廷望斬之知詢既失金陵往時黨附皆散去獨李建勳二人隨之及至潤州常會僚佐談宴終日永絕顧望未幾移鎮洪州賜爵東海郡王（一云封武陵王疑是改封未審是非）太和六年卒謚曰康

知誨溫第三子也知詢繼溫守金陵所爲多不道知誨時時伺其陰事以告義兄知誥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知誥甚德之後以爲鎮南軍節度使知誨先娶太祖功臣呂師造女非嫡出以是常切齒呂氏因醉刺殺之

妻以不良死數爲厲知誨心惡之延名僧誦梵經爲陳
因果呂氏忽見形曰吾不解此但報冤爾及鎮江西歲
餘呂氏不復見知誨甚訝有家人自淮南來道遇呂氏
乘紙舟而手挈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乞適
矣且貽縷履與知誨已而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方陳
履知誨熟視未畢輙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其不來邪
頃之知誨暴卒子景遷景遊南唐受禪待知誨後特優
知諫溫第四子也幼爽悟喜文學徐氏諸子知諫最爲
楷循初知詢輔國政無所臨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

常怨知詢陵己而以知諫爲長者溫假子知誥自潤州
入覲知詢會飲山光寺擬飲號呼意在以醉飽遇殺知
誥知諫陰洩之知誥獲免太和改元知諫領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九月卒于官先是知誥誘知
詢入朝知諫實與其謀及知詢代鎮洪州過其喪于塗
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目見先王于
地下乎聞者傷之

十國春秋卷第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鄒城卞　魚然子氏閱
將文周　昂少霞校刊

吳十四

列傳

僧祖肩　石頭大師　僧令遵

僧祖肩善陰陽五行之術常居太祖軍中太祖將攻杭
州詔令祖肩至城下偵險易祖肩反曰是腰鼓城也擊
之終不可得又問其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易

圖也後悉如其言
石頭大師者夙與徐溫交善溫頗加禮遇是時宋齊邱
亦寓於精舍齊邱既在徐知誥賓席溫甚疑之一日謂
石頭曰宋措大在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人慮其近習
不以忠孝爲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齊邱所爲而齊邱
已知石頭意自是晨出暮歸必大醉或以䩄曲嘲辭示
之石頭乃語溫曰宋措大狂譟耳不足爲慮由是溫不
復介意
僧令遵東平人翠微禪師無學之法嗣也屬亂時來居
鄂州清平山懸對敝狹化導無方或問如何爲大乘曰

井綆又問如何爲小乘曰錢貫武義元年終于本山謚
法喜禪師
王居嚴　吳法通　聶師道　劉得常
陳金　張武　宣州軍士
王居嚴當塗人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居青山太
祖掠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嚴微遁其家人東身來
歸授以[redacted]州判官不遑一日太祖大會忽失居嚴急使
人迹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人於蕭山見石室空者謂
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常居此莫知所往
吳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入茅山爲

道士乾符二年唐僖宗遣使受大洞籙賜爲度師賜號
希微先生天祐四年潛入巖洞不知蹤跡時年八十三
爲烈祖嗣位之三年
聶師道歙州人也少好道唐末于濤爲州刺史其兄方
外爲道士結廬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常詣方外且
時時咨以郡政因名其山爲問政山師道居是山久國
人號曰問政先生唐給事中裴樞刺史歙州田頵陶雅
舉兵圍之累月食盡援絕樞以城降而城中役外軍過
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力爲請行樞曰君道士豈可遊
兵革中邪令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
易服乃縋城而出頵雅初亦怪之及與語大喜曰真道
人也隨約誓還及期樞復欲更曰令師道再往咸下
多爲危之師道了無難色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惟給
事命州人役全實師道力也歙州平太祖聞其名召至
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夕羣盜掩至舉什器盡取之師
道謂曰若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耕此將安用乎乃引
于山室盡括金帛與焉仍爲之曰當從某地出無虞
可逸去盜如其指得不致居數年師道奉太祖命設醮
龍虎山道遇暴客掠之將加害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
黨勿犯先生因曰我即紫極宮盜也感先生至仁之心

今以相報久之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湖湘使還遇師道
于途問之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耳及入境知師道
已卒數月矣相傳以爲奇
劉得常昇州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詣茅山見國師吳法
通法通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
年特乞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得常乃作冷泉吟法通又
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斂華就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
理識得常再拜執弟子禮居紫陽觀廿年不逾戶閾高
祖將幸地山一夕有童子歌曰聚崗長金刀嚮山中人
數問之應何兵是年盛身黃之經月枯悴得常遂逝焉

陳金者少為軍士隸鎮南節度使劉信戲下從圍虔州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啟棺見白髯老叟面如生人時即有白氣衝天棺上散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掬取歸營旦輒汲水設食至盡賊平入舍僧寺問為諸僧述其事僧曰此本州富人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數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是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金因復視其處棺中惟存衣裳若蟬蛻狀金自是無病後為清海軍將年七十餘輕健如少時

張武始仕太祖為廬州小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常有

老僧過其所武止之宿鎮將聞而怒曰方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何可輕留人宿邪僧求去武曰師但止此無苦也武室中止一榻即以奉僧武自席地臥盥濯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滿五下僧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吾贈汝藥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壽十齡出門忽不見武服其藥後為常州團練副使年已百歲宋時猶有見之者

宣州軍士失其姓名徐知誥鎮宣州時軍士有夫婦二人一旦夫自外歸索水沐浴易新衣坐繩牀上瞑然而逝妻見之大驚曰君死邪於是亦沐浴更衣與夫對坐而卒知誥異之因並塚葬焉

十國春秋卷第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吳定梁允植治詔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南唐一

烈祖本紀

烈祖姓李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䖏佛寺號李道者彭奴以唐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相傳先主家有赤桑樹結一實大如升會稽里吳食之有赤蛇在實中大驚已而蛇走先主之母構下未幾孕生先主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之濠州未幾母劉氏卒遂託迹於濠之開元寺乾寧二年吳太祖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齒為兄弟吳太祖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等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記茲江南野史云先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容度不事產業每嘆藉家業以任使為事為時雄亂舉盜蜂起未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闘興復之志然無少求一旅之家數十擧之鬼久之闘海賊夏君衆甚盛欲因之以底大事往從韶日使大唐之後少夫估侍遺世多雜先祖基業蕩然橫沒為人所有自料以為亂太宗之遺德宗麻祉興必未料絕其歸子菜忍有與者再難不淘風退好志閩公英埠十率男勸弟欲內今立事其眾富貴尚成箭業其賢無本衆定為遇韶感其宣於是從之逐事衆自海人淮轉揚淮府郡邑予濠梁隋東至數千人行乾因自

陣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掠其家盜誅之所先主方叢歲月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者有故乞敗養為述尹後行衛大將徐溫出陶濠見先上方頟豐隆上短下乃端歸為已子李吳所後步貴錄云唐嗣許于知爰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洛正進遂為徐溫養于吳甚備史云李昇本湘氏得用安古人安為安吉特有吳將令神福及在得軍過明川南打歸為葉隸徐溫常過神禍愛其康厚求為義于以誠古東海與負飛江天昇始事神福後歸出族肖李氏以憩蕭父周世京殘紫爵居王為代史稱昇將虎元宗第六子來王璋苗奇南亂南錄明六憲宗第凡于建王恪元係座莊南唐書陳運唐徐紀內并六建王恪生超早半超生吉往會執別司卒宮門家焉志牛笑元人趙世延南唐書岡云李昇系出宗示因世焉令南唐書但曰先主唐宗宇齊也不言何十後敕劉忽十圖紀年云昇從姓錄背云示故非唐後前吳越與唐人鑑識僧東赤賓錄昇少逐遺歲實知其祖系昇嘗退超龍吉乃與義祖之贊評顧居名知其借附會也試撰史日昇也本嶽臺父、志悲末之書不郊其所終今從之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已獲一龍而

寤翼日得知誥甚喜釣磯立談云義祖常夢立大水有黃龍無數方有古丈夫冠服如師巫氏之形貌高一丈餘面步語義祖曰汝可寶意提之義祖起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未幾掠得烈祖養為子知誥天資穎悟詩話類編載烈祖年九歲詠燈詩有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句奉溫盡子道溫妻李氏又以同姓故鞠養備至常從溫出不如意輒杖而逐之及歸拜迎於門溫驚曰爾在此邪知誥曰為人子舍父母奚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迨壯身長七尺方額隆準修上短下語聲如鐘江南野史又云姿貌瑰特目瞻如龜語言厚重望之儼人與語可愛每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溫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溫益以親子待之令主家務江南野史曰先主十餘歲

溫知其心能斜事進謝之以示務之寄笆叉也受大仰入及月休有夜領暢物役沮瀕肉案辦有事吏史職先于能於廟總其文竹有旨自將定之數無不畢其多步及爲時代賤爲肥射階墓倚祭貢客從也之昌緣最告中其度速蹴創雙兜冬煨衣細紳綺野迄太訓謂高了之等告取且紿家八之爲且行歸言亦

謂溫曰知誥儁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天祐六年六月自
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於昇
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
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務賦斂爲戰守
知誥獨褒廉能課農桑求遺書招延賓客傾身下之雖
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
王翃曾禹張洽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

十二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夏城成溫來觀
喜其制度宏麗徙治焉而遷知誥爲檢校太保潤州團
練使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溫子知訓
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邱以
知訓日暮且敗爲言是行殆天所贊也知誥乃行十五
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知誥即日以州
兵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
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常使人察視
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
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

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屬於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參知政事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之初未逾強仕以爲非老成無以厚衆望遂服藥變其鬚一夕成霜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五國故事并令謂爲政事僕射非知誥於
府署內立亭號曰延賓以待多士命齊邱爲之記由是
豪傑翕然歸之間因退休之暇親與宴飲咨訪缺失問
民疾苦夜央而罷是時中原多故名賢耆舊皆拔身南
來知誥豫使人於淮上貲以厚幣既至縻之爵祿故北
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順義初加同平章事領江州
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即以知誥領節度使有徐
玠者事溫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伺溫之衛數勸溫

以親子知詢輔政不宜假之他姓知誥刺知皇恐表乞
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死知詢嗣
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知誥爭權知誥乃使
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知誥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按後唐戶部尚書李鏻作淮南選言都督知誥欲舉吳國稱藩願得
安入言爲信安重誨見之大喜遂以玉帶遺知誥其直千餘緡知誥不答鏻坐罷行軍司馬時事也
巳又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以太尉中書令領鎮海寧
國諸軍節度使出鎮金陵如溫故事留其子景通爲司
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未幾封東海郡王天祚元年兼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

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以昇潤等十州爲齊國已而辭
尚父丞相殊禮明年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閩吳諸國皆
遣使勸進
昇元元年春三月王改名誥冬十月吳主禪位於王甲
申王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國號大齊
通鑑以是年卽號唐今從馬令書改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是日
白衣朝於中庭乙酉尊吳主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
上册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爲太祖武皇帝丙戌以
吳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吳
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

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
尚書省爲留守院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
爲江王知諤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宏農郡公辛卯
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
封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甲午立王
后宋氏爲皇后乙未降吳公主爲國君丙申封女弟杞
國君爲廣德長公主丁酉加宋齊邱大司空庚子遣使
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
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以皇子景通爲諸道副元
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封吳王十一月庚戌朔

改東都舊地爲崇德宮癸丑改承旨院爲宣徽院乙卯
吳王景通更名璟丙辰追册故妃魏國君王氏爲順妃
丁巳追封次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
辭狀司爲諸監院封從子景邁爲晉陵郡公景遂上饒
郡公景達桂陽郡公景逷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
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封子景遂爲吉王景達
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
東都烈祖倣隋唐兩都之制置留守百司於江都己未升東都海陵縣爲泰
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隸以海陵制置使褚規
爲刺史丁卯荆南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己巳吳

越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妻
楊氏爲燕國君十二月己卯朔有白虹三庚寅上太祖
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廟
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
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是時餘干民以母抱其子墜
地拔刃斫母刃未及母自腰以下忽陷地中帝命作鬬
刃鉸之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帝避殿停朝賀德
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周本薨甲子荆南使龐守
蜺來賀卽位丙寅命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甲

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妻郡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於東方夏四月讓皇殂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以請五月戊午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一作丹陽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鄭禹謨來賀即位壬戌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軍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陽宮以嚴兵守之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三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壬午有人獻

毒酒方帝曰犯法自有常刑奚用此爲東都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爲羊羣臣亦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帝不許既而詔改吳興閣爲昇元閣光官寺爲昇元寺甲申升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貢方物所上書稱殿署云今年六月內官闕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事國伏國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唐僭舜念陛敷在男遂傳王璽建鳳憯府匯復託生震所假試門渡遙浮人張隋幸遇龍飛之旦用中熾賀之儀無任瞻仰氣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　帝御武功殿設細仗受之命學士承旨孫晟宴其使於崇英殿奏龜茲樂作番戲以爲樂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爲平章事八月戊寅升

洪州蕭灘鎮爲清江縣不隷州丁亥契丹主遣梅里禘盧古來聘九月壬戌太府卿趙可封請帝復李姓立唐宗廟不許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未幾復封璟爲齊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詔閣不視朝二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契丹主之弟東丹王亦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以美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

姓李氏不許癸亥左丞相宋齊邱平章事張居詠李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周宗等表請復姓帝謙抑不敢忘徐氏恩甲子下其議百官乙丑齊邱等議宜如所請從之先是江南童謠有云東海鯉魚飛上天鯉者李也東海徐之望也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爲君也至是遂驗江南野史云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夕中寺僧擁籠滿坡皆驚遠旦百問有新之云夜來一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日徐徐東海出新濤人天篇鈞久輪滿清先何處無先主閣之取書而譯之○長唐一詠賦月詩爲併范志首○使江卸爲雜志南句詩賦中秋月詩云貞夜一偷滿至來孤方得下句清光何處無宇夜起擔經城人盡驚李後才擒云之貝道貝事等錄南唐近郡云詩猜乃金寺僧謀[redacted]亦與江穎爲烈祖時事承鄭乾湜又是時江西楊花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人

以爲還宗之兆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
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帝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
厥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詔曰適者干戈相尋地荒而不藝桑閒
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
田仍給復三歲按馬令南唐書是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荒變桑閒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而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二歲租役俾嚮化不盡忘化無泄通其務宜流以稱朕意今從陸游南唐書陳彭年南唐紀傳所載二月乙亥改太
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改國號曰大唐復姓
李氏爲考妣發哀與皇后服斬衰居廬如始喪禮持考
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辛巳詔

國事委齊王璟按陸氏南唐書云壬午詔以國事委宋齊邱今從通鑑惟軍旅以聞
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
斬衰不許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
帝初欲更名昪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
又更名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
昪下詔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
室之東帝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
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
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
非義祖安能啟中興之業乎帝欲祖吳王恪或言恪誅

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帝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
禕有功稱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
榮父志志父超超卒志爲徐州判官卒官共名卒皆有
司所撰帝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
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乃從之甲午
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舅魯來以兄禮事帝蜀
使來賀即位二月庚戌追尊高祖吳王恪曰定宗孝靜
皇帝貞妃孫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皇帝
配崔氏曰平貞皇后祖志曰惠宗孝安皇帝配盧氏曰
安莊皇后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

按馬南唐書曾祖超爲成宗孝平王配崔氏爲平貞妃祖志爲惠宗孝安王配盧氏爲安莊妃考國代世譜不悉中二代諱爲王今從歐陽五代史及馬氏南唐書又唐餘紀傳作孝平皇平貞妃孝安皇安莊妃異亦有異庚午作南郊行宮下問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
事張居詠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
無忌請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
以配上帝義爲得之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
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圜丘孝德皇帝配
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頒龍一切停
飾奏可大司徒宋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

員外郎常夢錫駮曰按禮天子郊以冬至不卜日諸侯
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時并郊圜丘遂用夏
四月議者稱焉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
實重大承以輕財無其德而用其事祗加畏焉於戲爾
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邇事國有常典夏四月庚辰朝
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是夜
丁寧以子初設升壇之際倏然如晝衆咸異之江南野史云圜
癸天是時一旬月當三更而設升壇之際嶄然如日畢而蒸蒸發云歲云登祀之夕太史奏言月見三暈
丁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租桑
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

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文春明退朝錄云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輸一畝年以充雜薄
羣臣請上尊號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弗類以
繼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雖欲舉上尊號之禮朕
甚不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
天聰明自民。曾以歸物界以存亡。常恐天戒猶懼失之。
符瑞何爲哉。江王徐知證等請附姓爲李不許戊子進
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五月辛亥徙景
遂爲壽王立景達爲宣城王乙卯與游節度使兼中書
令梁王徐知諤薨詔還讓王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
衛甚嚴康化節度使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乙丑改楊

璉爲康化軍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從之丙寅以齊王
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
昇揚二州牧時帝欲立璟爲太子璟力辭固有是命丁
未吳越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荊南高崇蒨使王崇
嗣來賀南郊是月作北郊於元武湖西熒惑犯月秋七
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
格與吳令並行中外遵守甲寅木星晝見自五月不雨
至於閏七月八月武昌節度使張宣卒以閩州留後王
與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留後冬十月
丁丑御後樓閱戰馬是歲高麗又遣■廣評侍郎柳勳

律來朝貢有司上五代同居者江州陳氏以下七家詔
旌表門閭復其家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會食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
昇元四年春正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事三月丁未
頒中正歷歷官陳承勳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
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五月晉安遠節
度使李金全請降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
三千逆之癸卯承裕入據安州甲辰晉馬全節破承裕
於城南承裕掠安州南走丙午晉安審暉追敗我兵於
黃花谷處恭死焉丁未又敗我兵於雲夢執承裕及都

監杜光鄴未幾晉斬承裕及士卒千五百人遣光鄴歸
帝拒之不受 光鄴通鑑作光業時馬全節等擊李承裕于安州城下遂擒其光業等上百七十人
於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先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遣之淮北遺晉書
曰邊校貪功乘便擅興又作小復亦此不可贊復遣之歸使者將自制擅許又進後主遣殺體拒之乃遣曾
忌挾與諸將以其擅于爲題義都命晉將到之崩領之亢是虛文進之奔吳也先十命創全恩將兵逆之戚嫌
人安州城陳於外欲實逆出殿之以歸寡君兵探及今承審遊李余今成之加今恩承赤貪副報與曾兵寇
而崩失亡國千人先主饒服累日故貞冥趣命不是光業云
詔客省使尚全恭如閩
和閩主曦及王延政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
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薨以徐玠爲鎮南軍節度使
李金全至西都帝待之甚薄命爲宣威統軍秋八月廬

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
海軍節度使丁巳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
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乙丑詔中外致牋齊王加太
子禮丁卯月掩木星戊辰契丹使梅里捺姑米里來聘
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日熒惑填歲星聚於南斗壬
寅以齊王璟議儲位赦殊死以下宗師賜酺內外諸軍
優給禁表奏言聖省二字避者以大不敬論衛士孫習
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帝東巡乙巳詔幸東都命
齊王璟監國丙午罷泰州刺史褚仁規爲扈駕都部署
光政副使太僕少卿蕭儼以私憾誣仁規在州貪殘因

有是命庚戌帝自崇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
東都入建元門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丁巳遣使問東畿
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勳質來貢
方物 唐餘紀傳 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
馬令南唐書又云亡故老宴於舊宅 有以聽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
明殿爲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垂拱殿朝
陽殿爲崇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爲延英
殿昇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爲雍和殿興祥殿爲昭德
殿積慶殿爲穆清殿 又有玉燭殿見金陵志○王十朋虞吉陳云南唐末行宮在今內橋
直野鎮者爲御衙 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斛漢使

都官郎中鄭錫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
嚴來賀仁壽節帝欲遂居東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十二月丙申至自東都右僕射 馬令南唐書作左 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張延翰卒契丹主遣使獻馬百匹是時建學
館於白鹿洞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
號曰廬山國學吉州民龍氏習蠱不售禱神祠求旱爲
震雷殛死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前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
以陳覺常夢錫爲宣徽副使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
假鴻臚少卿銜 歐陽遇聘契丹假道於晉不能達及境而反是

月漢遣使來約伐楚中分其地帝不許秋七月戊辰詔
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李建勳事
遠台司且聯戚里廉循紀律致黷彝章其罷歸私第先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以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發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先主下有司議元建勳自知事洩愛惜密州奏改之事發因罷建勳取吳越國大火羣臣請乘弊
可以得志帝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厚持金帛唁之鈞遺方談曰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空宋齊邱乘間進古門人甚與我昏當之國患我有大敵而城八皆之廢錢我雲與勞我原泉殿不附譯紫不長用令天資之處之我師晨出而暮設其庭鄉勿失機焉後悔無益值嫩云久之日錢城雖分才齊學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齊瓜年著戲朕例弗忍見數災睦鄰治古之道朕書以後書丿孫代之于天不懼以力會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方定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繒綺蕃車相望於道焉

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沒遣使賑貸黃州
旱傷戸口冬十一月定民田稅通鑑云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爲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內侍王紹顏上書言今
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帝手詔解釋仍令紹
顏告諭中外時先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東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故紹顏及之是歲
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賑䘏安集之是時於闐國貢
瑞玉天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南斗退行在畢閏月甲申
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厲延保來聘癸
巳閩使尚食使林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
焚數千家二月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
門下省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知尚書省事初齊
邱累求預政許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
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省事許之其三省事並取
齊王璟參決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
保信軍節度留後夏四月壽州高恩審卒以侍衛諸軍
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宋齊邱稱疾請罷省事
從之五月丙午宋齊邱出爲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
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桑梓也衣錦晝行古
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六月常宣歙

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舊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
使梯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騆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
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巳禁節度
刺史給攝署縣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告
嗣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先主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
蜂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
夫其爲朕寧用儒吏罷去苛政與民更始馬令南唐書載先主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史不以殺戮爲武弗行民受其懲蓋有年也或有爲於息民養所以武人用事不能自流德化其官學巨儒寥民之故甚嘅嚴之下朴往有之殘無路九亭而雖以樹

僞爲嫌疑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諱易之說將何所識乎苟德世祖數于之間微臣執一疑見帳誠一日發然而兵革之事斷不子之決不以一言及之興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有中興之與漢既同而助之身生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衆而從之者覺在疾問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衆用備者以補不逮今從陸氏南唐書十二月閩使徐汝纘漢使廖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瑀來賀仁壽節是歲深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裓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連離于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二萬五千二月帝服方士史守沖等金丹疽發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通鑑云唐主嘗書春密丹日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因是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辨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廷一作庭遣信召齊王璟馳入侍疾詔曰邇公適侯越人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祗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諶亦於有德厥位懋哉是夕殂於昇元殿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

七百餘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又云不可發陽皇之逆侍食國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爲孝子百姓謂汝爲賢君矣。鈞嫩立漢示哉延已等常古興王之巧宮先事於吳越國楚三因上日常觀劉怨輿猿梁虎之瓜羣臣欲爭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習務子而猿猿東鄙朕甚肥之及間李無衛元據歲行人闢急北其言至欲自王亦不能決急以內也道徐徵業起江淮之家鍾敎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趙河洛剤反游兵南讀自皆謝據識者知其不能取中矣北皆已事之驗也義氏父于動以本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多不群閩主險排石進己以兵必中歲乃能下恐房得不能當所先也與只俗祜盟害亂既平之後獨坑轉見惟請馬在潮湘簡悉爲不法兵若南揃易如拎芥孟輖部齊人敢蒸容勳固都之兵徒得凡小廸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縣也執名怨裏視之入君臣共爲前儉犢是不購圭幣以奉西神之歡結之以盟詔更之以神明四封之外僧人自爲主是表之亦二國乃外以爲蘇險者也數年國內殿足六拔調變儀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加天最其恙面中原忽有變故朕嘗起而爲天下倡云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又囑齊王璟血出屬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諸臣多言陛下中興宜出兵恢拓舊土帝歎息曰兵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由是在位七年兵不妄動東與吳越連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我敗將遂通好不絕境內賴以休息江南野史曰先主末年總慈悲怨出林藪澤槩止以時常曰民各生安用戶戒迹使之帝亂途上一北越師蕃不得已而爲之敗十年止一卑野自皆王帶予佑凡札節儉常躡蒲履滿有漫上好若叉青忠謀用鐵盆盎暑則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宮婢職老醜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爲宮

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清異錄云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按一條燈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馬廄中物呼為金奴

又天資明察不受欺妄常遣宦者祭廬山比還宦者白言臣奉詔部蔬食至今帝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胾何為蔬食宦者慚服倉吏歲終獻羨餘帝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著令外戚不以輔政中官不得預事死國事者給祿三年皆德國所弗及有古賢主風云

論曰烈祖煢煢一身不階尺土託名徐氏遂霸江南故昔人譏鄙之謀創化家為國之事凡其巧於曲成者皆天也然息兵以養民得賢以闢土蓋實有君德焉東海鯉魚兆雖有自要豈得謂竟非人力也邪

十國春秋卷第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真定梁允植治治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二

元宗本紀

元宗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元敬皇后初名景通陸游云年十歲別錄云初名景升是五代史宋史釋景考並從璟為改名耳風度高秀工屬文年始十歲官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將軍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都統烈祖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及受禪封吳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大元帥昇元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眾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此議烈祖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蜿蜒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則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遂人候上動靜予是立嫡之意遂決南唐近事又云齊王先監國時皆得所夢上口天意符淳信非偶爾成吾家者凡相予予旬月之間遂可儲位七年二月烈祖晏駕秘不發喪而下制命王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已旬日王猶未嗣位

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侍中徐玠至柩前手取袞冕衣王曰大行皇帝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以踰年改元古禮也事不師古非可以訓將難可其奏而制書已行議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節度使宋齊邱為太保兼中書令(馬氏南唐書作左丞相今從冊府元龜書)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馬氏作右丞相)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徙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進封長子東平公宏冀為南昌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為定遠軍夏四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罷為昭武軍節度使鎮撫州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齊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命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詔示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歐史南唐世家云景盟於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景遂固讓不許給事中蕭儼上疏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綏後昆疏奏不報以元子南昌王宏冀為江都尹東都留守八月乙卯封弟景遏為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

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遇賢兵皆絳衣時謂之赤軍子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馬令南唐書作嚴恩議五代史作嚴恩今從通鑑陸游南唐書唐餘紀傳)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寮全斬於金陵市餘賊悉平以恩為海州刺史鎬為洪州屯營諸軍虞候昭百勝節度使賈浩為監門衛將軍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翔為百勝軍節度留後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為鎮海軍節度使齊邱請歸九華舊隱許之(通鑑云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邱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于中主中主由是薄齊邱既而陳覺被疎乃出齊邱為鎮海節度使齊邱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中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忿邑尤甚)是歲遣公乘鎔航海使于契丹以繼舊好(鎔既至契丹契丹主遣律還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遺還國為今年正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請儀物兵鎧已于南京茲家致念先朝發修舊好既增舞盟又切感銘貴圖長直官汪副陳篆聞道先同用階答報公乘鎔等已遠僧送使陳植等同固止使使虞自令問道)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巳勅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元宗奉先志欲傳以位且及燕王翰林學士馮延巳因之欲擅總中外以擁權故有此詔江南錄載此在元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給事中

鄭儼上疏極論曰元帥開府入猶嫌驟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利也不報十國紀年陸氏南唐書俱云宋齊邱亦極諫江南野史載齊邱之云臣事先朝逆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乃官之中有忠亦當皆之人垂藏不得違其意懸今施仰依而不與華陛御見是陛下篇專為任自左得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問假天下耳設聽一人不能獨可假天下日以獄被無遠通草情壅悲不必親見躬隔爾可得知之蓋能延接雍超異方之人未常寡絕也今深居遠處而復問民問求苦蠹惡疾方入子孫遂也然臣老矣塞本亦既撰矣桑榆之景而可得以旦乎今不原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切諫涕下嗚咽帝感悟遂詔儼等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荒墜厥緒用吳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為朕憂惟予小子實

生構階由是所下之令壅滯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范陽王盧文進薨夏五月閩人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歸還秋七月鄂州王輿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為武昌軍節度使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八月辛飲香亭觀蘭清異錄云中主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為馨烈侯擁培之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使查文徽請伐殷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仍覘建州文徽因請濟師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共攻殷殷敗績于蓋竹待詔臧循屯兵邵武被執死焉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敗閩兵于赤嶺夏五月李仁達以福州來附詔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己未閩許文稹敗我兵于汀州軍將時厚卿被執秋七月星見而風雨邊鎬拔鐔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丁亥克建州執閩主王延政歸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松源鎮為松源縣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來降詔以延平津立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

沙縣隸焉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軍節度使是月遣燕王景達召宋齊邱于青陽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宋齊邱為太傅兼中書令封衛國公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毛先舒南唐拾遺記云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妝○熊蕃云江左李氏別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鋌的乳及骨子等名始罷貢陽羨茶夏五月李宏義遣弟宏通伐泉州泉州都指揮使

留從效廢王繼勳而代之攻退福州兵帝命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徙彰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六月以樞密使陳覺爲宣諭使使諭李宏義入朝不克伐八月陳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趣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攻福州克其外郭李宏義改名達稱臣于吳越以乞師九月淮南蝗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討之以裨將董思安權知州事帝即命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以父名章辭州務詔改漳州爲南州是月我兵拔

福州東武門以諸將爭功不能克帝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

保大五年春正月丁亥朔大雪帝召齊王景遂等登樓賜宴賦詩案畫苑云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宴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是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曲盡一時之妙真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以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爲燕王副元帥領潤州刺史皇甫暉舒州刺史上進表歸是月契丹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于境上

辭不赴江南野史馬氏南唐書載契丹遣一使來告曰晉少主違命負約[illegible]吾主征[illegible]已先世之好將間君爲中原主獻主曰孤守江淮[illegible]已圖與梁宋隔若間[illegible]不[illegible]先好惠賜行人受[illegible]多矣[illegible]亡不敢犯命之辱已而[illegible]曰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闕役使交其能抗衡中國[illegible]野史云命兵部尚書[illegible]馬令[illegible]中書[illegible]作兵部侍郎賈[illegible]契丹報捷修奉諸陵契丹不許陳桱通鑑綱目續編云南唐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請差官如長安

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皆潰東南守將劉洪進等請俟吳越兵去而取城留從效不欲城平王建封忿陳覺等專恣遂燒營而遁辛丑從效還泉州遣我戍兵而撫之詔戍將曰比年軍旅屢興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帝不能制

加從效檢校太傅宣州徐知證薨夏四月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赦諸將不問御史中丞江文蔚彈馮延巳魏岑同罪異誅坐貶江州司士參軍是月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論宋齊邱馮延巳朋黨帝怒延巳爲太子少傅貶岑太子洗馬未幾帝命岑復故官齊邱請熙載嗜酒貶和州司士參軍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爲神衛軍都虞候五月帝聞[illegible][illegible]奏人梁進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帶銜不革秋閏七月丁

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掃太微及長垣至次月壬辰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使是歲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軍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保大六年春正月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保信軍留後周鄴卒六月庚寅朔日食秋九月復伐河中護國節度使李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表乞師表曰臣之先世乃淳遣裔紛敗命將代不絕人爰自勳著于簡冊書日泉筆紀岡儲賂失命宗而化祚為人所有臣雖生于梁末幼失怙恃寥了承丹亡誰遂能執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戰功高光見為俾奧禁衛顏著勞蹟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治少主尾建遂殺誠晉鼎覆衛天下紛淆窺守無主臣不勝

悉懷痛心疾首欲效愚忠未卸甦家復先業冀安宇內功未及立因窮賊欲殺家不敵遂罹危迫先臣罪為害失不以時卒下恐力固守貲珍頓首不敢臣之分也然獨當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竊聞君王有臣左雄跨淮甸榮暴再振雄圖存有王者之風將纔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臣忝宗盟叨膺誠款君子宗臣忠勇倖願木支數患值難邀強鄰願表遺保臣出為東援則五伯之風不讓桓文之主聞待齊賈君之患云云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詔以鎮海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月丙寅退保海州是月遣漢主書求復通商且請赦李守貞罪不報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徽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漢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江南野史曰時中原無主恣盜縱橫嗣主乃歎曰孤不能與其危遽命將興師扎衛中國假復高太之土宇而乃勞師于海隅孤負先代之別人也于俊假百端不能自備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域名香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三種皆江南所無也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都虞候王建封戶部員外郎范仲敏是月帝聞河中破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為尚書員外郎八月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鎮虔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留後冬十月我師伐淮攻正陽敗績十

二月日暈三重丁酉漢密州刺史王萬敢寇荻水鎮是歲南州副使留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以附其弟從效帝不能問詔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效為節度使馬令南唐書保大三年升泉州為清源軍非是今從陸游南唐書是歲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按馬寧要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即此帖也

保大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水感召咎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邪抑亦天心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變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能厭意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從上違天意下奪農時

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
帛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淮軍將士訛
傳漢將大舉南侵詔燕王宏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鎮
潤州周宗爲東都留守甲申福州遣諜者詣永安留後
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作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
言襲福州大敗被執別將劍州刺史陳誨以戰艦敗福
州兵執吳越將馬先進塞仁安等俘于西都夏四月以
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
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濟等三人奔漢九月楚武平
節度使馬希萼來乞師表曰昔先王早以勳業基於楚國不幸即世顯命之夕顯命兄
弟以次嗣紹立庶奉宗祧護孚國萊無何詔告不逞承命奄棄社稷未告至山陵不勝痛切痛骨血泣願暨即府奔走哀延冀慮苦凶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珍禍孽豎傳譟聞譁夜感屬祖亂先序潛盛兵戈將業幾絕苟不更圖須在朝夕故臣度達遣行介陳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歡大國之武威許出兵援湖附不虞害俾盜篡免弄凶器云云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
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援之冬十月吳越歸查文徽十
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
君希廣自稱楚王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是歲齊王景達改長慶寺曰奉先以資烈祖冥福
保大九年春正月議北征周韓熙載奏曰郭氏
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

且有害乃命李金全罷兵于淮上而止先是契丹拔河南晉主上其遣熙
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宜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按斯約定則未可圖也至是又上書云
二月甲辰楚馬希萼使掌書記劉光輔來貢方物三月
壬戌朔以馬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
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
爲冊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
使宜進討淮南饑夏五月辛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
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六月楚靜江指揮使王達
執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辰州刺史劉言爲
武平軍留後來請命秋七月樂安公宏茂薨九月楚將
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
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甲辰鎬入潭州詔以鎬爲
武安軍節度使辭不許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
師取岳州湖南遂平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
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武平軍留後十
一月遷楚王希萼及希崇于金陵禮官請祔郊廟帝言
候天下一家然後告十二月漢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來乞援師許之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邱爲太
傅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馬
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鎮舒州南漢內侍省丞潘崇徹

將軍謝貫敗我兵于義章遂陷郴州是歲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光山王保大十年春正月置筠州于高安縣以清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為刺史夾中夜孫朗曹進作亂攻邊鎬不克奔朗州甲子援兗州之師敗績于沭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甲辰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爾國助叛得無非計且俾領州郭瓊道我壽州劉彥貞書言自古有國背忠叛眾貴邪何為常事招誘帝頗媿其言命先所得中原人皆放而歸之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

人及第是後停貢舉凡十七榜三月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並同平章事南漢初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帝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進圖桂州夏四月丙戌朔日食遣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巒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遣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五月攻任司徒李建勳卒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李建期死之丙申武安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蕭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宋德權任鎬于太社斬裨將申洪袞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巒為信州刺史平章事馮延巳孫晟皆罷為左右僕射十二月雩都令趙遷奔周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是歲大旱南海鹹潮脈溪江淮異人錄云能通盡完氣

保大十一年春閏正月草澤邵棠上言北朝恭儉修德恐其南征宜為備三月復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大火逾月焚廬舍營署殆盡陸游南唐書云官寺民廬數千間六月至秋七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

入北境者相繼以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江南野史作天威軍都虞候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為武清軍節度使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為甚帝使近侍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為姦强奪民田為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實書于中仰天訴冤道路以目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能不食得邊事關大利舉國輒排之柰何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按之或譖鉉擅作威福帝大怒

歸將沈之江既至慈少解十二月流鉉舒州行水塘竟
不成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
無才多罪不宜奉使鉉坐貶校書郎分司東都是歲復
行貢舉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于西北聲如雷周主殂
晉王嗣位漢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師以拒周詔
出兵數千應之至淮北為北師所敗俘我將校于汴州
已而釋之且諭曰歸論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
悔焉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囚俘于金陵
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為斤遣之二月命吏部侍郎朱

鞏知貢舉（鞏素無學術元宗常言從臣賦詩鞏竟日一聯不能終篇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
十一年六月（一作八月）不雨至於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
賑饑食餓者夏五月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
來聘夜宴淸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周
將荊罕儒所遣（先是昇元府末奔郎謀周晉會契丹使人高霸來聘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而囚霸之子乾於康州至是周亦教契丹以間唐與契丹）於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為神武統軍侍
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為淸淮軍節度使六月周
人侵秦隴蜀遣間使來告難（馬氏南唐書作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遣

州監軍吳延紹罷兵淸淮節度使劉仁贍爭
之不得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松嶽降靈誕生良
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欲保鎮底于成績乃遽請告
罷歸朕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
無西顧之憂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
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爰副朕意宗以老病三表乃許
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為工部侍郎東都留
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東都屯營使十一月乙
未朔周下詔南侵（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誘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聲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于應援慕容

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寇同為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illegible]云周世宗伐淮之歲[illegible][illegible]見問賈曰朕伐罪弔民何有果無主之有）
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淮南攻自壽州帝即拜
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二萬趣壽
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
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
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
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
從嘉為沿江巡撫甲戌周將王彥超敗我兵二千人于
壽州城下已卯周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我兵千人

於山口鎮（五國故事云于子癸丑閏了人屠揚市証焉市人日待顯德二年周發之又曰不得有聲竹人殺之無噍類戰向周改元興慧三年達入州而有河徐行有令坤白太師重遇重萬我論師將開城而二公戒兵准人門過江南者也眾悉如打人之言）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丁酉周將李穀敗我兵千人于上窰壬寅周主率師南侵劉彥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裨將咸師朗等被擒（江南野史云時周師寨營退保浮橋以侯我師訂彥貞欲追之劉仁贍以為恐其設伏不如堅城以侯芸彥貞將家子少長高尚撫貪棐梁獄為務竟卻兵大芸蔿戰門多熟盛學就射帖了洽淵之劉一簡乃曰敵閒吾手則先遁走不追何符裨將咸師朗等皆勇奪跳貪功輕敵夜發晨食至正陽事旅具橋數戰不利萬閃鄴東敗諸將告夜凡喪師近七萬歐史南唐世家曰景以劉彥貞劉仁贍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固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卻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爭進敗彥貞之兵施利刃于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丙辰周主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鎮（唐將林仁肇爭之不得）丁巳周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壽州晝夜不息（李燾續編云宋太祖為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有民販脂人李犯不罪及脂之刑何以又寺春城乚殺速號將之入大卹椽不即其彩之人亦何例）庚申周趙匡胤敗我兵于渦口都監何延錫戰死是月周命武平節度使王逵攻鄂

州帝詔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計敬洙不從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耳帝壯之二月戊辰周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敗我兵于盛唐都監高弼被執周師遂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攻城暉及姚鳳以歸（府周將趙匡胤縱馬驟突陣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刺史王紹顏遁去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遣泗州牙將王知朗（南唐書作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輸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稱臣請罷兵略曰捨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協一千而命世繼八百以卜年大駕天臨六師雷動猥以遐陬之俗親為跋履之行循省伏深兢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蒸人今則仰望高明俯存億兆虔將下國永附天朝冀詔虎賁而歸國用巡雉堞以迴兵萬乘千官免馳驟于原隰仍土貢常奔走于歲為貢在神明誓諸天地別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羅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己（五國故事云侍

中周宗師身守家貲亂在淮上有錢中日馬世宗將謀叛進乃使軍中人衆一牛及人就一馬為南旅以度浮橋將以兵甲逃入淮南者丁亥左神衛使陳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周遣閤門使尹延範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殺其男子六十七人命腰斬延範以謝國人江南野史曰先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十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石詔主大怒腰斬延範天遂絕既而嗣主悲泣曰甚嚴之光乃疾讒之說我非不知之不得已也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遁帝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復命陳處堯至契丹乞師竟不返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丙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如周請比兩浙湖南奉正朔表云剛陽委照嚴凝大收光春雷發聲蟄戶知令伏念天祚之後率土分推或跨據江山或革遷朝代皆為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嗣先基獲安江表誠以瞻烏未定飛鳥何依今則奇雲之候明懸白水之符斯應仰新聲教瞻被道方豈可遠動和鑾上勞薄伐儻或首于下國許作外臣則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戰之勝自古猶高洵進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請罷兵上周主猶未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於周刺史張紹遁逃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

周戊戌天威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周遣供奉官安宏道送李德明王崇質歸國其詔書略曰朕擁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殺戮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兒戲至于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固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于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遺將相書期與議以復帝命斬德明于都市以私許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邦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宏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宏冀悉斬之擢克宏為奉化軍節度使己未王崇質歸國帝復遣使奉表于周云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惕慄遂駐下使停詔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鑒懸邈聖問未回由是繼飛密表冉遣行人敘江河淺海之心指葵藿向陽之意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遂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七月諸郡心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裂紙為鎧羣相保聚

爲之白甲子（亦號白甲軍）周人苦之復東都舒蘄光和滁州
惟壽州圍愈急冬十月周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
皆死惟賚貸誤以爲狀州司馬是月詔省淮南屯田之
害民者十二月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兵（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陳處堯）
是歲小溪場監儲敦仁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奏場爲
縣賜名曰清溪
保大十五年春正月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救
壽州屯紫金山築甬道餉之爲周將李重進所敗二月
乙亥周主復帥兵南侵三月己丑夜周主抵壽州城下
庚寅齊王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

忠代之辛卯元遂舉寨降周稱厚卿獨不從見殺
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悉
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喪士卒殆四萬人詔誅
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贍
著表降于周（通鑑云周廷構等作劉仁贍表降）辛丑晝瞑雨沙如霧仁
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仍南侵十二月
濠州團練使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周辛
酉周師追敗我兵于楚州應援使陳承昭被執乙丑知
漣水縣事崔萬迪降周庚午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悉
焚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丁丑泰州

陷周師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五國故事日周師未南征時淮南市井小兒皆唱曰檀來也人聞怪之及揚州陷晉門有盟而俗謂之檀出于水次家以爲號矣未幾周師入先鋒騎兵皆唱韓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驗其兆）是月都城大火一
日數發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
師陷靜海軍乙巳周主率諸將攻楚州宿于城下丁未
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歐史云彥卿嬰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乃陷野史云城破之日彥卿與軍士萬累而戰無生還者）周師屠城焚廬舍殆盡是月升天長縣爲雄
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二月甲寅周師次雄州

文贇舉城降丁卯周主至揚州癸酉次瓜州（五代史南唐世家云初師南征無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木載舟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兵艦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艦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遣之達至大江）乙亥周黃州刺史司超控鶴都指揮使王審琦
陷舒州刺史施仁望被執三月壬午朔周主次泰州丁
亥復次揚州帝大赦境內改元交泰（馬令南唐書作正月改元交泰非）
封皇太弟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
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齊王景達爲浙西道
元帥潤州大都督已又改撫州大都督立燕王宏冀爲
皇太子參治朝政辛卯周主至迎鑾鎮壬辰周耀兵江

口帝懼其南渡遣樞密使陳覺按周世宗實錄載唐中主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躬齎敕命蓋當時所假之官也今從十國紀年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宏冀以國爲附庸馬令作遣鍾謨等請罪則主如來唐國號司汀故事答我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宋史云周臨汴水猶懷信賢以待惠使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二縣在江北亦割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貽書於我允奉正朔罷兵而止其傳位甲辰遣同平章事馮延巳給事中田霖使周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及買宴表云臣

闕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既歸推赤心而服衆皇帝量包終古德合上元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侍含容之施彌堅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玉趾久駐王師致是憂勤不遑啟處今既六師返斾萬乘還京合申解甲之儀粗表充庭之實辛亥又遣臨汝郡公徐遼客省使尚全恭上買宴錢表云伏以柏梁高會長樂居尊側臣咸侍于冕旒天樂盛張于金石莫不競愉簪履齊獻壽孟而臣僻處偏隅迹承乃眷心存于魏闕奈日遠于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芬之意遂令戚屬躬

拜殿廷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慚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唐餘紀傳云聘獻于周用其顯德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今從通鑑用其正朔凡天子儀制皆從降損改名景以避周廟諱周信祖諱也遣官告于太廟金陵大霧通夕不解丁未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乙酉周遣我使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歸國上御衣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

士卒俘于周者皆追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作六月辛未放俘四千六百于唐贈劉仁贍太師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事者追贈有差秋八月始置進奏院于大梁辛丑馮延魯鍾謨復至周國主手表謝恩畧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九月丁巳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使周賀天清節冬十月甲午周歸我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一月己亥兼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

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死十二月以信王景逷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每王畝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于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是月周兵部侍郎陶穀來聘按南唐拾遺記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家伴驛十六朝書十年乃畢穀見伎秦蒻以爲驛吏女也遂取頗獨之成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設微不于犯中主行觥立使蒻蘭出歌前詞以侑觴穀大慚人衞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夜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又按江表志穀使江南以書生自任此嫉傳以凡事爲殺使見遂陳而女伎則粧蝦非奪鸝也且云穀對我之明日吳延王召使者宙宴于山亭命倡進粧之可在下其服之哀傅陶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昔陶矣越之文書歌舞今殊無之陶曰在此時陶有任兵者今宜在下乃使粧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爲王所盡也吐然歎其詞歡酒甚樂粧而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諸書所載不同如此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幽死按江表志齊邱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來邑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江南錄通鑑十國紀年則云縊死畢命時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夏六月遣紀公從善與鍾謨入貢于周及還周主謂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乃城金陵及諸州增戍兵秋七月國主議徙都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今吾徙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

之是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與舊錢並行洪遵泉志云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文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書徑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色昏黑文自面爲篆文背爲龍鳳形者又八分書文曰永通泉寶文曰永通泉貨。大定錄又云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文五銖又事物紀原云永通泉寶右文曰寶左文曰於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十國紀年曰元宗以周師以文剏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當開元錢一馬令南唐書曰元宗即位兵興也出錢布鏡鑄逵鑄唐國鐵泉志曰唐國錢五種人小各殊。按元宗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宗用歲年爲經小百姓九月丙午太子宏冀薨冬十月周命衞尉使張延翰來弔祭流鍾謨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十二月罷鑄大錢

建隆元年是年唐猶稱交泰三年從周奉正朔唐國仍本國舊稱今姑從馬陸兩南唐書稱建隆年號春正月遣使殺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宋受周禪改元建隆放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泉志云小唐國鐵錢形製肖銅錢之小者三月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如宋賀即位宋史作二月今從南唐書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秋七月貢宋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遣禮部郎中龔愼儀朝宋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舉兵求援拒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揚州國主遣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鎰朝行在所又遣戶部侍郎

爲延舞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玉鞍勒銀裝兵器是歲小臣杜著彭澤令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爲牙卒閏上延日宋遣使賜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自後歲以爲常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壬午發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艘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江南野史云次盧山從臣遊山中寺觀偏覽勝景賦詩讌宴旬日而行）至宋家洑暴風飄龍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并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宋以我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上下不能容羣心思歸國主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恆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唐鎬慚懼發瘍卒（江南野史又云鎬已惡鎬阿旨欲致極法鎬帶縊死）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喫糖果（江南野史云嗣主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于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邱自陛而進達意之入而得疾）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隕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馬令南唐書云人謂之烽早鳥聽于空變能嫁晏殷）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梓宮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于宋且請追復帝號許之（宋史云景卒其臣杜聰鄭公徐鉉奉貢表來上太祖陵劉日了塔又世出令馬溫侯表願追尊帝號許）

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宋史無宣字）廟號元宗（陸在故事作王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非是）明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帝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詩話類編元宗嘗天雨賜劍南使至諸與親友言于東都宮家南京賞君不如也）好讀書能詩（元宗春恨浣紗溪詞及帝臺春詞作稱寫絕倫○浣紗溪詞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多病不勝衣沙上未聞鴻雁信竹間時有鷓鴣啼此情惟有落花知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帝臺春詞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暖絮亂紅也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拾翠侶共攜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爲客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謾佇立遍倚危闌儘黃昏也只是暮雲凝碧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多才藝便騎善射少喜棲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襲而止然自附唐室苗裔（原本作詩）恒謨否斥大境土之說及保大中再興師始知攻取之難（江南野史云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帝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北師大舉遂服失竟致蹙國降號貶志以歿（唐餘紀傳云中宗陵草澄如布衣）（閒御小殿以燕罷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帽可乎其待士有禮如此）先是烈祖將受禪有善相者烈祖出諸子見之相者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公然善持守者也及相帝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又帝在位常攜一小殿割之地則居常處以視事左右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遍頭裹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其先兆

論曰元宗在位幾二十年史稱其慈仁恭儉禮賢愛民穆然有人君之度然兵氣方張旋經敗衄國威損矣卒之淮南震驚奉表削號豈運會有因然與抑任寄非才以至此也治亂顧不係於人哉

十國春秋卷第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眞定梁允植冶湄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聖尊鍾氏為人仁惠有慈性雅善屬文工書畫清異錄云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一又後主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宣和畫譜云後主丹青自稱鍾峯隱居太子清籍云後主善畫付鍾知音律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薨徙吳王五代史云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為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牋奏六月元宗晏駕嗣立于金陵五國故事作七月二十九日嗣位更今名居喪哀毀幾不勝大赦境內五國故事云煜襲位因登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怒問進奏使陸昭符昭符素辨給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太祖大笑因不問尊母鍾氏曰聖尊后以后父名泰章故不稱太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徙信王景逷為江王鄭王從善為韓王留守南都封弟從鎰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

公楚定王子從度爲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于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同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宋史云煜遣戶部尚書馮謐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綺綵三萬匹仍奉表陳紹襲之意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既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誠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著于孫抑闕臨照則臣向於鼗賜舟匪遂名既闕宗祊敢忘負荷惟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

稽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于祖訓實當受譴于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廣照臨仁深必假清光更遇獲日遠遺嘗力竹燕舊拜克復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恩者以迤國都於叡士遊假宋歸豬恩輸自封疆成生給授臣節自厥罪需終不先有使逐免結繫錄撓下號辰仍思巧肆如賓之舌仰虞發有之是鼎備異崇晉行託道敢避欒燭顯論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宋帝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而不名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徵總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祿廩諸朱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絶公吏之擾秋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都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昌軍留後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賻絹三千匹冬十月以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爲

司空南都留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中原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子紹基來貢是歲宋葬昭憲太后國主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會葬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清源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留從效卒子紹鎡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何容尉發從上封事召爲監察御史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以神武統軍朱匡業爲

寧國軍節度使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與海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宣州何敬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改朱匡業鎮江州以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于宋壬午宋頒建隆四年歷

建隆四年春正月宋遣使餉羊馬橐駝三月宋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往軍前犒師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左武衛上將軍何敬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宋詔國主遣還顯德以

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今揚州民逃江南者遣歸故
土宋史又云詔應部横海兵不以水陸攜願請其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冬十一月宋
改元乾德十二月國主表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初金陵殿闕皆用鴟吻自乾德後宋使至則去之使還
復設是歲有二日相觸乾德二年春三月始行鐵錢[illegible]
[illegible]錄曰韓熙載請以鐵爲錢其錢之大小一如開元[illegible]文亦如之[illegible]錢家其文兄子背錢郭人涵輪郭深
[illegible]之錢大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遂民
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商旅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
民間大諸郡所積銅錢累六十七萬緡江南野史云初[illegible]
其眉曰唐國通寶料丁乘三斤十二兩至數千而贊百姓盜鑄僞至一斤餘以文當水上不沉雖盛甚不

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間質濫諸郡盜鑄者節多盜輕小環外芒料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
絕之犯者配竄釋民畢之益衆而不止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
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訂
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官莅其
事五人皆見黜鄂州黃延謙卒以林仁肇爲武昌軍節
度使夏五月賀宋文明殿成進銀萬兩秋八月宋於江
北罷折博務禁商旅過江按宋史乾德二年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場亭戶與江
採擄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擄掠場禁商人渡江及百越釋江擄採是歲以江南諸僕將弛其禁今據南唐書
則言禁商旅過江嘗弛禁在八月之後豈陸游所記年月有異耶九月拜韓熙載兵部
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封子仲寓清源郡公仲宣宣

城郡公冬十月甲辰仲宣薨追封岐王十一月國后周
氏殂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是時左僕射殷崇義
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黎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
益愁亂累數百言不報
乾德三年春正月壬午葬昭惠后于懿陵以江州朱匡
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
化軍節度使夏五月司空同平章事嚴續罷爲鎭海軍
節度使秋九月甫涉聖尊后鍾氏殂名南都留守鄭王
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冬十月
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是冬葬光穆皇后于順陵

宋書元宗追使帝贊故光穆皇后遣使獻宋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
器數百事
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昌軍留後
馬令作武清議秋八月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
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冬十月神武統軍朱匡業卒十
二月司空嚴續卒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
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
僕射同平章事知制誥張洎言崇義非經綸才不宜處

鈞衡之地不從境內旱宋餉米麥十萬石夏江王景逷
薨冬十一月立周氏為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冬國主較獵于青龍山還幸大
理寺親錄囚原貸甚衆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
之事囿圃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
資庫用(江南野史作給事中蕭儼與熙載同韓奏)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熙
載有焉是歲普度諸郡僧(江南野史曰後主[illegible]殿下崇中臥募內道場堂行樓鐘有節數喜南省之與剃度為僧而歲附封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丁是普度焉)
左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
開寶三年春命境內崇修佛寺(馬令南唐書云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以泉米緡帛以供之)改寶公院為開善道場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
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為瘤贅夏四月太白晝見(江南野史云至二日相躔秋方復)
開寶四年春遣使如宋貢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進禮物
夏四月齊王景達薨冬十月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于
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韓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
請罷詔書不名許之(宋史云煜以將郊祀遣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請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詔呼名)有商人來告宋造戰艦數
千艘于荊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門下
省為左右內史府(馬令南唐書作內侍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
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一作文藝院)樞密院為光政院
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
中朝始去殿闕鴟吻不復設降封子弟封王者皆為公
從善南楚國公從鎰江國公從謙鄂國公內史舍人張
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輝殿學士張洎
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又放王倫等
五人國主以宋長春節貢錢三十萬緡是月殺南都留

守林仁肇閏月癸巳宋命建奉使南楚國公從善為泰
寧軍節度使留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主入朝國
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汴京疾病
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四月宋學士盧多遜來聘(求江東諸州圖經)五月
國主聞欲興師遣使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
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
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為事皆由平先收平
屬吏遣使收佑佑自剄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是
歲江南饑宋賜米麥十萬斛廬陵富某將娶婦忽化為

女（後家面生子）
甲戌歲秋遣使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江南野史云初從善訶北使錫何使王至斷必歡之北度日兄後上標不敢登發使者）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宋通鑑云曹彬將兵伐江南太祖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宋史云以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為都監）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史作茶二十萬斤今從南唐書）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宋師陷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陷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天子易

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宋宋師次采石磯敗我兵二萬人擒裨將鄭賓侯楊收獲馬三百匹（門表無獲馬及是所獲其甲文皆宋處賜之馬也）先是池州人樊若水（一作若冰）舉進士不第詣宋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宋遣高品石全振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絚自荊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入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古未有作浮梁度大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長驅度江遂至金陵（若水先常釣於采石以絲繩度江之廣狹故尺寸合又江南野史云北朝得樊若水乞飛下卓及乃陰鑿穴及壘石為塔圖數尚造數丈而夜量水及王師克池州浮梁遂繫于岸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初後主聞作浮梁語侍臣張泊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為梁之事後主曰吾亦以為兒戲耳及宋師度江竟若履平地）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泊又以徐元瑀刁衎為內殿傳詔遂書警奏日（書字有誤否）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內庭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馬氏南唐書作義師今從陸游南唐書）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謂之團軍（一作閱軍）後作拔山軍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江南野錄云）

者加以詔之打標角子皆籍姓名至是盡起為兵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命號自在軍又大括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以[illegible][illegible]紙為甲農器為兵號白甲軍（馬令南唐書云并屯田白甲之類）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不可用斧贊相踵是歲金陵苑中鹿作人語叱牧者曰今日汝等作鬼物（又云苑囿荒涼野能拘我）有神首見于城樓大如車輪頭有朱光如日月數日而沒（江南野史又云北郊兵屏上吉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巾鎮上有珠今俗呼為天王樓）時城外沿江列大樓航皆有潛軍之號忽一艘吼聲如雷聞十數里國主降杖

決之又見雁自北來者下蔽至城側叫噪悲鳴遺矢卒白而臭月餘乃止又衛士秦友登寺見堂樹穫其頸而坐訊之風狂不審識者曰穫者履也履與李同音友與有同音而遂則與秦並出者也李氏其將覆而為趙所有乎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兵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宋師濟江下後主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遍野始知為左右所蔽遂誅繼勳）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宋師及吳越兵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事聞收其家誅之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秋鎮南節度使朱令贇[illegible]勝兵十五萬赴難（[illegible]後主以書招南都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illegible][illegible]有未進後[illegible][illegible]趣之乃至）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為栰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梁至皖口（馬令南唐書作虎蹲洲）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師北風反焰自焚軍遂大潰（宋史南唐世家云令贇將[illegible]浮梁未至為劉遇所敗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告者不習戰[illegible]令[illegible]夜人來一軍[illegible][illegible]盡北岸宋師殲其至擊之殲為[illegible]）及戰艦都虞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

皆不報（歐史南唐世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退○後山詩話載鉉來朝欲以口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因自言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覺而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續通鑑云[illegible]月[illegible]遣[illegible]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太祖反復云[illegible]不已太祖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金陵志云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縣日走四[illegible]不里宋征江南錄[illegible]來說兵勢大[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射平持[illegible]寄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汝[illegible]降[illegible]日金陵[illegible]在旦夕臣作遂中遇人風天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冬也親日捷書果至之）乙未城陷將軍咼彥馬誠信及

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馬令南唐書云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後
主于圍城作長短句櫻桃落盡一闋未就而城已破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于
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
自經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四十五
人肉袒降于軍門江南野史云初後主既[illegible]命不行常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
甲冑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寶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
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是[illegible]寶不焚降虜矣至是果然
是時昇元寺閣高可
十丈士大夫及豪民富商婦女避難于上者殆數百人
吳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宋將曹彬整軍而入彬諭
國主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

司之籍無及矣乃聽國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
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曰彼能出降安能
死乎[illegible]談錄云曹彬[illegible]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illegible]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登舟既一暇曹問李郎中[illegible]其感之詎可放歸曹曰獨木板尚不能進[illegible]其也
既可其生是中國焉能取死眾服其識量已而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
重登舟一卒濟龍道躓彬立斬之是日後主以黃金分遣近臣[illegible]
金二百兩曹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illegible]
以聞○馬令南唐書云煜[illegible]
[illegible]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
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
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
坐細思量[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春正月辛未至汴京春明退朝錄云開寶八年江南平留汴水

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爲鑿開漕[illegible]以過舟官吏緊張督役猶稽則皆劾發其者動舉以大
被罰州縣除黜而杖之者十餘人乙亥曹彬上平江南露布曰涉籌營昇州打營
[illegible]李煜露布曰曹彬等于十一月一十七日齊[illegible]戰主角取孤城衰臣無補于[illegible]中李煜生擒于[illegible]下于里之
[illegible]義緩息萬家之生聚[illegible]安其在狀官吏作遣軍人百林等久在漏方因于虛[illegible]辨逢擒寇升逵紹蘇室天舟
而無不第莊樂皇化[illegible]錯容氣製有以見寫受為貢有[illegible]卽歸宮畢引臨御之歸是文軌訊同之日卷甲自入
[illegible]永蹤垂衣而帝祈無勞倍等飢之諸村澤司成事逃[illegible]人之審暑卉成九伐之敵勞共江南國主李坐齊
[illegible]署臣疑已下若下人[illegible]家生擒合將獻樓
宋太祖御明德樓以江南常奉
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國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
待罪詔並釋之賜賚有差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
君之心貴乎含垢江南僞主李煜聚兵負固包藏日彰

勞銳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
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克宅非無丹浦
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
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
朝之正朔乃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信
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
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
將軍仍封違命侯太宗卽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
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後主自言其貧宋太宗命增給
月奉仍予錢三百萬太宗常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及

南漢後主令縱觀，謂後主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三年七月辛卯，[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用兵之後，國勢削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illegible] 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餘年。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

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然性尚奢侈嘗于宮中
製銷金紅羅幕壁面以白金釘瑇瑁押之又以綠鈿刷
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外清異錄云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栱
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又云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
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又[illegible]
[illegible]也如此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餘疋以
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自入宋忽忽不樂
嘗與金陵舊宮人書詞甚悲惋不可忍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又念嬪妾散落[illegible]虞美人詞以見志又作長短句云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臣聞之有泣下者因
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又素溺竺乾之教度僧尼

不可勝算以崇佛故頗廢政事更置澄心堂于內苑引
能文士及徐元瑀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
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將
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所營招
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
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
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眞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
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
否卦賜惟簡金紫舉國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張
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

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
人一作張佖其所施爲多此類釣磯立談曰後主天性喜學問常命儒臣分夕于光政殿
賜坐與相劇談至夜分乃罷其論國事以富民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羣臣議論率不知有一日歎曰周公仲
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南
唐自丁酉年烈祖改元昇元至後主乙亥歲國滅歷三
主凡三十九年初江南民間服玩侈靡者問之必曰此
物爲趙寶子後主時宮中貯雨水染淺碧爲衣號天水
碧又五國故事云建康市中染肆之牓多題曰天水碧南唐拾遺記云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宋史
云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趙
宋姓也寶宋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徵及歸

宋人始悟其先兆又後主常選念江山破及振金鈴曲
其聲噍殺辭多不祥又潯陽有海鰌形如大堤長數十
丈食其肉者多死以脊骨爲橋脅骨爲臼識者曰鰌者
鯉類今死則國亡矣釣磯立談云後主時潯陽湖退有一大鰌擱淺于洲上時時舉首喙
鳴水自竅而出數日乃死瀕江之人饜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盤踞取珠因以致斃建隆初汴京
士庶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五來子自建隆以後荊湖蜀
漢及江南五國果盡朝於宋又開寶中江南得一石凡
數百字隸書連寫從他痛三字至末云不爲石子盡金陵
志又云新修營一石記連寫從他痛至末云不不爲不了盡更出于萬箇從他痛從他痛皆其預讖
也先是元宗保大中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

中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鑄寶公于是銘有
引用寶公常爲偈大字書于版用帛冪之是時名士陸
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謂之云在五百年後
至辛乃歸其銘同偈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
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
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
鍇皆無識者不能解及後主降宋好事者謂後主生於
日又辛酉年襲位即乘雞也開寶甲戌歲宋師圍金
陵跨犬也當圍城時曹彬營其南是子建也潘美營
其北是安仁也厥後吳越忠懿王舉國入覲即東鄰也

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也又忠懿王小字虎子
一時以爲絕解

論曰後主惆悵大雅美秀多文鄉使國事無虞中被燕
業抑亦守邦之主也乃選丁百六晏然自侈譜曲度僧
晷無虛日遂至京都淪喪出涕嗟若斯與長城之玉樹
後庭賣身佛寺以亡國者何其前後一轍邪悲夫

十國春秋卷第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眞定梁允植治湄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南唐四

列傳

烈祖順妃王氏　元敬皇后宋氏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　吳國太夫人凌氏
夫人种氏

順妃王氏烈祖之故配也父戎官吳昇州刺史義祖使

烈祖委禽焉性純孝義祖嘗臥疾寐夢間烈祖夜不解
帶或聞聲欬輒必率妃與偕往義祖問何人至烈祖曰
知誥在斯又問彼是何人對曰知誥之婦累封魏國君
未幾薨義祖爲感嘆者久之及開國追封順妃

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
中歸昇州刺史王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
順妃早死義祖命烈祖醴爲繼室馬令南唐書云后幼[illegible]取義祖得之市[illegible]帳下會先主喪正室義祖[illegible]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illegible]今以之故先[illegible]景達江南唐史云先主[illegible]有語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illegible]信汝可婦之奉汝箕帚令從游有[illegible]封廣平郡君進晉國君后內有法不妄言

笑義祖殁于金陵烈祖時在廣陵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樞重身危而輒離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止焉天祚二年烈祖爲齊王封王妃假受禪立爲后左右裨贊多所宏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逮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疾篤中書侍郎孫晟罷魏岑爲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每元宗來朝惟勞其良苦而已無一言及于治理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殂祔葬

永陵謚元敬馬氏作元恭○按宋詡者后之姪也後爲參軍以國戚故官不甚大云

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年十六入宮隸樂部江表志曰樂部中之宮伎也既得幸生景遷馬令南唐書云人不得幸宋后皆爲鼓歡講勢親承恩寵服御頗亞于后而諸宮莫得鄉及生景遷備修沈甚進之烈祖以愛偏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封夫人烈祖性嚴重常大怒雖如乳虎毆陛金環爲震動左右皆喪膽發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頗恃寵乘間言景遷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理也若何敢爾此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遷愛亦尋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烈祖殂後种氏言曰人謂骨醉復見於此矣元宗即位景遷始封保寧王許种氏居景遷宮就養逆封王太妃江表志云封國太妃元敬皇后挾宿怨屢欲甘心賴元宗力解乃免竟以壽終

元穆皇后鍾氏父泰章事吳爲義寧軍將以計殺張顥有功義祖命以泰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貸人練濯如也既居大位處時賜予必先諸娣姒然後

及宮中淮上兵起后爲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嗣立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殂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祔葬順陵謚光穆江表志作光穆順聖

凌氏元宗後宮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爲吳國太夫人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　繼國后周氏

保儀黃氏　宮人流珠　喬氏秋水宮嬪

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歸皇宮

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元宗寶惜之器也后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熙籍志周后有擊常小集予備一卷）元宗幸南都詔后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嗣位則立爲國后寵嬖專房嘗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毛氏塡辭書解云邀醉舞破調今不傳）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

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後主朝暮視食藥非親嘗不進服不解帶者累夕后疾已革猶不亂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竊冒華寵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殁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作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制澤自內含玉殂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有九葬

懿陵諡曰昭惠後主哀苦傷神扶杖而起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illegible]

若故惟日惟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懷[illegible]見[illegible]雲波[illegible]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居[illegible]多多遺哉綿何[illegible]香杳[illegible]芝乎悵悵嗚呼哀哉[illegible]人[illegible]兮[illegible]誰將[illegible]羅昔之時兮才如[illegible]之[illegible]兮不[illegible]斯[illegible]哀[illegible]融之不[illegible]兮[illegible]怨為從[illegible]我[illegible]兮大[illegible]垂[illegible]兮何[illegible]為[illegible]香兮何[illegible]嗚呼哀哉天[illegible]兮愁雲點笑[illegible]兮[illegible]期起娥眉寂實兮閒往[illegible]悲兮[illegible]莞從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illegible]既許[illegible]兮萬常是影龍輪一[illegible]兮無來[illegible]金[illegible]千共兮[illegible]無[illegible]嗚呼哀[illegible]衣[illegible]兮風[illegible]素鳥相[illegible]兮飛影氣出[illegible]兮孰我哀私白[illegible]兮痛無[illegible]嗚呼哀哉[illegible]兮何響不哀窮求弗[illegible]兮此心[illegible]兮何精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抆血撫櫬邀子何所苟云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寸嗚呼哀哉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掩其迹云

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后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尊聖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昏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昏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請用樂鉉曰按古房中樂無鐘鼓佑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駁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本請答拜佑以為王者昏禮不與庶人同請無答拜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迺乃遊猶短鉉怨其不主已議啟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媒乎將納采後主命校獵弋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民庶觀者傾數萬人馬氏南唐書云彼登屋垂有死而墜者[illegible]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絕憐愛之後主樂府豔其事有衩襪金縷鞵之句辭甚狎昵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作詩諷焉而後主不之譴也古今風謠[illegible]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豬兒狗兒都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瘕娘來謂再娶周后也豬狗死盡戌亥年也赤瘕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后殊寵過于昭惠后時後

主常於羣花中作亭幂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又柔儀殿設玉太古容華鼎金鳳口罌諸器皆金玉為之璀璨奪目清異錄云[illegible]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亙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illegible]后于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宋宮為燕樂進輒數日裁出出必大泣詈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薨

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避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為褊裨恭孝王之難守忠死焉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甫

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爲保儀容態冠絕一時既盼曼笑無不妍妓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暱故黄氏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幸御元宗父子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黄氏實掌之馬氏南唐書云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可汝即焚之無爲它人所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黄氏從北遷卒于大梁

流珠後主嬪御也性通慧工琵琶後主常製念家山破及昭惠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破流傳既久樂籍多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其舊曲顧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主特喜後不知所終

喬氏亦後主宮人善書居宮中常出家奉佛後主手書金字心經賜之國亡入宋禁中聞後主薨乃出經捨相國寺以資冥福書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字縈潔而詞悽惋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見者悲之按徐鉉集南唐翰林有宮人喬氏出家詩豈斯人邪又有秋水宮娘兩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鬢常有蝶遶其上撲之不去宮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宮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爲宮娘作也又南唐拾遺記載宋[illegible]費後主[illegible]妃女見燈燭輝閃目云宮中本[illegible]無至[illegible]人寶珠光照一室如[illegible]中也其名不可考

十國春秋卷第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真定梁允植治湄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五

列傳

烈祖子楚定王景遷　晉文成王景遂
齊昭孝王景達　江昭順王景逷
烈祖從子晉陵公景邁　上饒公景遊
桂陽公景逖　平陽公景遼

景遷烈祖第二子也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爲駙馬都尉服用宗儉不尚華侈歷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廣陵輔政時甫成童諒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馬令南唐書云宋齊邱素忌元宗欲自結于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貫其舞開齊邱泰決持爽多焉不志敵歸過丨元宗面譽稱景遷之美烈祖于是召元宗至金陵復鎮海節度副使仍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事納之焉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遷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諡曰定葬飲馬池之陽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其妄并

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封楚王命江文蔚爲碑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從王亡國詩有兄弟四人三百口之句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逷也景遷不與焉

景遂烈祖第三子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徙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澹雅有士君子風尊卑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然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已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矣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耿直喜盡言景遂當賦詩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盃于坐景遂亟推謝無近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以使納海不宜使汎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也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奏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擅王鎮專恣尤

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刎有司左右救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爲太子一日被詔于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怨怒多躁忿常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子（江表志云昭慶宮使袁從範子幹爲景遂豎臣宋何九讒搆遂責之法從範乃懼且怨）宏冀則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毬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薨年三十九未殮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諡文成

景達字子通（陸游南唐書以子通爲景遷字非）烈祖第四子生于吳順

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于焦勞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于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壽陽郡公已封宣城王（一作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于越次故不果及晏駕景遷已先死元宗稱先國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旣迫于羣下議不得行進封景達鄂王加侍中已又封燕王及立景遂爲太弟乃以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徙封齊王景達孝友純至常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又性剛嫉惡朝廷嚴憚之

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狎昵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褻謔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于東宮延巳媢二弟之命不出于己欲以虛辭爲諂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端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保大末淮南交兵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一切皆決于覺景達署牘尾主畫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不能問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

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媿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自淮南敗績日事酣飲在鎮十餘年委心寮屬息于視事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開寶四年薨于鎮年四十八（馬書作四十七今從陸書）在烈祖諸子中最爲永年贈太弟諡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先是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于從善如此烈祖五子元敬皇后生元宗楚定王晉文成王及景達江昭順王則种夫人出也

景逷字宜遠烈祖第五子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

遏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夫人得寵元敬皇后鞠養景遏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百勝軍節度使尙務節儉吏人安其政時諸王大臣皆豪汰侈獨景遏非毀部書專以六經名教爲事領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事以令成援日張樂宴飲景遏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覲若言規正景遏爲之加禮既卒言及必歎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開寶元年薨年三十一（馬書作三十二今從陸書）贈中書令諡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從後主歸宋爲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爲單

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景遷烈祖從子也昇元元年十一月丁巳以推恩封晉陵郡公

景遷亦烈祖從子昇元元年與景遏同日封上饒郡公

景遜失其父名故烈祖兄子也昇元元年封桂陽郡公

景逸烈祖從子也昇元元年加恩同姓封平陽郡公

元宗子文獻太子宏冀　慶王宏茂

南楚國公從善（子仲謝仲獻）　江國公從鎰

鄂國公從謙（子仲儀）　昭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文獻太子宏冀元宗長子也母爲光穆皇后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向宗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郡公徙王南昌元宗即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于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冀尙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于春秋爲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徙足則部下擾矣宏冀乃奏多難之秋義

無欲遁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宋齊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但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狀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願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千人俘于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恐驛出轅門斬之人皆壯其能斷而元宗以專殺故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辭歸藩景遂爲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競逸是

宏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元宗謂其所爲過決一
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景遂以是遇
酖死語在景遂傳元宗既納盟于周以在位久恥于降
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俾爲大國附庸周世宗賜
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覩來章
備形縟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髙尚之心仍以數
暇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詞雖古
有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
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髙謝君臨
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
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
亦別賜宏冀國信以爲常顯德六年七月宏冀屬疾數
見景遂爲厲（江表志云太子冀數見太弟遂爲祟于昭慶宮中）九月丙午薨有
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張洎宏冀所薦士也
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
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洎
由是知名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屬詩格調清古（早令）
（南唐書云容貌秀徹有成人風）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
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儒者名
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初文獻太子剛果人多憚之故
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薨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
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碑在金陵城南要時人謂倚徐鉉篆額）皆稱慶王墓云（南唐近事云慶王茂未冠而薨上深悼惜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戚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佛經所謂旅形丁太陰之[illegible]慶王必壽倍二后十一壽友汪喬于玉除求掌少寖矜念上泣然焉）
宏茂幼時元宗使木平和尚視之曰餘不足問所
不知者壽耳木平手書九十一以獻及薨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也器度凝遠尤
喜武略初封紀國公進封鄭王（宋史作鄭王今從南唐書）使周會宋

太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歸初從善與鍾
謨相附結謨即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頗
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還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
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
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暱睦徙封韓王累遷太尉
中書令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奉方物朝宋（是時後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普謝太祖曰人臣之禮不可自爲倒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朝宋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人皆服太祖仁度）
宋太祖拜從善泰寧軍節度兗海沂等州觀察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
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凡以菲材竊

守宗廟皆下垂覆載之恩許其歸覲賓千載一遇施不奉詔遂爲書喻以宋帝意而後主不從復手疏求從善歸國宋太祖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鼎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宋史從善傳云開寶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判兖州衛內指揮使兼左都押衙者九習爲右千牛衛將軍衛內都虞候子再與爲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以見意其畧曰玉斝澄醪金盤綉餞采房氣烈菊蕋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余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情槃樂恣歡賞忘勞悄心志于金石泥

花月于詩騷轢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伎紉綵維艘被蓄宇以耗帛窮邱山而委積豈知忘長夜之靡靡累大德于滔滔愴家國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附務佚罔矣企予足望復闕兮聊予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洏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請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起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宋以授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出爲通許監軍累年四十八子仲翊大中祥符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猷景德中特錄爲三班借職

從鎰五代史馬令南唐書作從蓋今從陸游南唐書徐鉉傳宋史元宗第八子也警敏能文章初封舒國公改封鄧國宋太祖征李重進從鎰奉命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五代史作鄴王今從南唐書已而出守南都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籍賞之而自爲序以送之序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風行暢乎超覽後主詩有云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有云滿車清風天和送路塵甘雨鄰人迎最爲佳句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

驛使奏至宋宋百僚稱賀閤門趨隨班入鄭吏亦請當有貢獻其介潘愼修以爲國被討瀕亡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爲宜宋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尊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旨令後主來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隨後主歸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一云宋帝詰後主不從從鎰之言拒命勞師後主懼對以不聞其命宋帝怒遂除從鎰汙南班無何病薨陸游南唐書載從鎰收名從謙疑誤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數歲爲奕棊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馬令南唐書云後主嘗與侍臣奕從謙侍側命爲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

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海未深歷封鄂國公

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仍降鄂國公歸宋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遷右龍武大將（按陸游南唐書作右神武大將軍今從宋史）歷知隨復成三州上表改名從誦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南唐書作安遠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舉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又宋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亦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從謙風采整峭而與顯豪寒門儀（清異錄載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園妃侍觀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頒賜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又材性夙成雅善書法（南唐拾遺記云宜春王從謙學晉二王楷法用宜[illegible]為筆一枝直十金勁妙甲于時從謙號為翹軒寶帶）富製撰多不具嘗常戲作夏清侯傳甚稱于時（[illegible]）

（[illegible]）

從度或作從慶（[illegible]）

（[illegible]）亦元宗子也長為楚定王後後主時封昭平郡公（江表志作鄂平公）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也後主時封文陽郡公歸宋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文獻太子宏冀後主從善從鎰從謙從度從信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逸其名予嘗讀閩志中載後主弟良佐修道武夷山後主勅有司建會仙觀封良佐為演道沖和先生豈良佐即二人中之一而史籍或不傳云

後主子清源郡公仲寓（子正）　岐懷獻王仲宣

後主從子仲遠　仲興　仲苻

仲康（仲宗）

仲寓（或作寓非）字叔章後主長子也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授左千牛衛大將軍（一作右千牛衛一云原授池州刺史右衛都若寧使全作今官）授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稱淳化五年八月薨葬于汴京年三十七（仲寓雅好蒲博飲宴張泊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泊與之義爭是仲寓死泊竟不哭平江南故臣多譏泊爲）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也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讀孝經不遺一字闘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絕愛之乾德二年仲宣裁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為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悸得疾竟薨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清異錄云徐鍇為墓志謂兒慈曰此文雖不引錯事此故實見顯惜香鈕為疏二十餘事錯曰適已記七十餘事鉉曰楚令人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而已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初仲宣殁後主恐重傷昭惠后心常默坐飲泣因為詩以寫志（詩曰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因念我窮子正迷家）吟咏數四左右為之泣下（又後主挽昭惠后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有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昔年其保子偉之）

仲遠後主子也累官戶部尚書從後主歸宋授右驍衛將軍

仲興後主從子也後主時官刑部尚書國亡入宋授右武衛將軍

仲偉後主從子歷仕禮部尚書歸宋授右屯衛將軍

仲崇後主從子官殿中監降宋為右領衛將軍又有殿中監仲宜亦後主從子北遷為宋監門衛將軍

烈祖諸女　元宗女太寧公主　芳儀

烈祖七女永興公主其第四女也傳見吳春秋餘豐城盛唐太和建昌玉山五公主皆不知所出又有興國公主下嫁功臣馬仁裕亦未詳其行次

太寧公主元宗女也定遠節度使劉崇俊子節尚之

芳儀者亦元宗女也失其行次封號後主失國隨侯北遷寓汴京嫁為宋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騎都監挈之行宋太宗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已而契丹兵大至宋師潰歸河北郡縣被兵武騎失守芳儀為所鹵遼聖宗得之悅其都美且詢知家世遂納之宮中俾隸梁都封芳儀蓋遼人內職名也（芳儀在遼生公主一人見遼主忠北庭雜記）閒

元宗享國日常修廬山九天使者觀（陳舜俞廬山記不臚山真風微抄刻）施財者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永寧公主（一作永）公主芳

儀擬郎永泉公子云宋吳備之爲北都敎官覽北庭雜

云金陵宮殿春霏微詠而悲之與頹垣長道周上芳儀下

口十五求一[illegible]紛南化發鷓鴣傳家偏[illegible]

[illegible]千[illegible]江悲[illegible]色一詩風酒客[illegible]收

[illegible]年發江[illegible]聞[illegible]後[illegible]官凋乃府官[illegible]

敦[illegible]不懷[illegible]鑑入[illegible]武[illegible]來[illegible]收[illegible]

了[illegible][illegible]陽帳[illegible]一[illegible]北京道[illegible]書[illegible]

引[illegible]未[illegible]山[illegible]黃河是出有

事尺見山河人不身如真[illegible]宮[illegible]

令[illegible]國[illegible]家不身有薦作[illegible]

名盡[illegible]發[illegible]承[illegible]不出[illegible]

選[illegible]河[illegible][illegible]遠[illegible]

數闌天[illegible]生只[illegible]南[illegible]

身男[illegible]不[illegible]身獨有中[illegible]

生男白有四方[illegible]

立[illegible]丈夫

濟泊猶堪憐

十國春秋卷第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武進陳玉璂椒峯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南唐六

列傳

徐知證　徐知諤　徐遊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輙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年四十

二薨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起家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已又進封梁王鎭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畜不可計有蜀估持蝎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而製狀如蟒鱗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漆翠尾金嵌眼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編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病發數日卒年二十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

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

死乎至是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已而復詔不視

朝者七日斂以兗冕及尚方祕器謚曰懷十子皆賢顯

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閩中集何氏閩雜云閩梁山一名金鰲峰

五代徐知誨知誇乎閩屯兵是也二人常下江平閩吳集靈相率建生祠山北圖像奉之一日常宗日不忍陵建永寧宮別及歎化上未衰孝于人言日惠泰亦令列織介宮以爲下上于是同人京齋廟貳之稱中學曰九天全閩明道德大術盡博齊眞人江王知爵曰九天玉闕宣化拯救上仙爵博眞人僕江王祀禮跋廣德無不感化臣民加證封號先齊中王史不見好存此故考口又禾業十五年成就處於妙身神自海道米見字意官上言謂有森齊嗣二眞君應時有靈上逆元動京師作洪恩上言宮于城西南復如卸盖山清故洞元神宗舊洪恩惠眞人知府口高明宏靜冲淡命應仁惠洪恩與人正號二年加爲眞君號北二年加

稱二神爲金玉二闕上帝封溫爲高上神主慈悲碑文璽帝母與妃告稱元君孝宗郎位用謚部尚書周洪武設言革夫二眞君仍其史母妻帝號而封號仍舊云云

論曰義祖生六子昇元間因時惟知諤知詢在得留爵受封與李氏諸王比辛矣後禾樂中以靈佑功用殊稱美號越四百餘年而精爽不衰殆所謂取精多而用物宏者邪亦異矣

徐遊知誨子也以義祖故于朝家爲宗室封文安郡公初名景遊宜和畫譜國作李景遊畫道圖郎余景遊也又有李景遊合友圖亦景遊伯仲行也後避元宗名去景字與諸遊元宗有恩故元宗待遊及遊兄汝南郡公遵尤親厚徵明誡出入宮省專典宮室營繕事遊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恆與文士輩時時過從元宗創清暉殿于北苑命遊與張洎爲學士入直其中尋遷太子太保後主嗣立益爲文章遊復以屬文見服遇宴飲輒流連酬咏更相唱和昭惠后好音律時度新聲及故唐遺曲遊間從旁稱美有狎客風乾德初繼立國后周氏徐鉉潘佑議婚禮不決後主命遊討兩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議爲長其府迎多此行也後主常于清暉殿後建澄心堂爲朝廷內地遊與居中用事即以從兄元楀爲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多出其間宋師圍城分兵署字皆出澄心堂直承宣命謂之澄心堂承旨舉遊等生之先是元宗好浮屠雖供佛度僧未至甚溺逮後主酷好佛郡下贍僧逾萬人造塔建寺日不暇給遊投合主好專董其事繇是帑藏空虛坐成罷敝遊不能無責焉性多巧思歎器久不傳遊獨以意創製動合古法太平興國中宋學士蘇易簡得之試于玉堂太宗取視歎賞不已金陵之將亡也徐鍇屬疾夜夢巨人持大鐵簽取己及兄鉉。并遊納籍中多鍇之多字衍鍇與遊俱墜地而鉉獨否。俄鍇遊以疾卒竟符其兆

宋齊邱

宋齊邱字子嵩〈齊邱初字超回飲人古合符讖書于烈祖齊邱忌其才名相一過排斥之合符因贈書傳之曰聞君齊大聖以為名邪臣聖以爲號齊邱懼恐始易字嵩〉世爲廬陵人〈自朝野史云世爲廬陵金陽阜山人〉好學有大志尤喜縱橫短長之說少時與乘龍上天顧以此自負父誠爲洪州鎮傳副使卒于任齊邱遂依傳家焉傳敗齊邱窮困不能存活聞衆東下餉日于倡家魏氏烈祖爲昇州刺史延攬四方賓客齊邱因魏將姚克贍往謁瞰日陪燕遊託鳳凰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以國士遇之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

議事率至夜分或居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滅去故密謀人莫得而知也隨欲大用齊邱而義祖惡其爲人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累遷右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矣齊邱自以資望淺不爲遠近所服詔告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逢徵不至〈江南野史載齊邱讓表曰昔高宗之夢傅說西伯之獲非熊況臣非傅岩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是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

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爲退抑以代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爲名高會都押牙周宗微以傳禪意諷吳主且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吳主烈祖由是不平而楚王景遷者吳主婿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絕愛之齊邱揣得其意使其黨陳覺爲景遷教授極稱景遷才諸所參決時政不法者輒歸過元宗以傾之蓋齊邱私計烈祖他日得國授于景遷景遂和柔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烈祖稍稍覺之召爲都統判官加司空〈江南錄又云遂鎮南軍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與事李德誠

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止進司徒一官齊邱自陳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忿及宣制至布衣之變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閤門待罪烈祖但遜辭諭之不爲改官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十國紀年云遣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請遷讓皇他郡降爲公侯以絕人望又

詩絕炭太子建抒署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
出聞者莫不大噱久之去官備位宰相常得不聞國政
後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
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
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復
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
契丹遣燕人高霸來聘齊邱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
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帶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
霸有子乾匿之泰州于是契丹所信以爲霸之死出于晉人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
未幾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六百萬齊邱特判貸其

死烈祖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
之遂臥疾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且許以鎮
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爲布衣歡齊邱本不無覬望
忽出怨言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烈祖作色
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爲遊客
陛下乃偏裨耳一云烈祖曰故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樂有之乎齊邱詞色愈厲曰臣
實有是言明日烈祖手詔慰謝曰朕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
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至洪州改所
居舊里愛親坊爲錦衣坊大啟第宅窮奢極麗民不堪
命初赴鎮烈祖口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

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立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
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由是齊邱共
務造飛語傾宗宗泣訴元宗而岑與覺又有隙譖覺于
元宗左遷少監齊邱亦罷爲鎮海軍節度使怏怏不自
得請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
縣租稅會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
大駭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且言者頗衆元宗
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請燕王景達言齊邱先帝勳
舊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又遣燕
王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

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
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
出兵敗事衆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
死修撰韓熙載請斬覺等以申國法齊邱惡之誣以被
酒貶和州參軍當是時齊邱覺與馮延巳延魯李
徵古魏岑查文徽爲一黨熙載與孫晟常夢錫蕭儼江
文蔚李德明爲一黨齊邱剛愎自用一言不同必破排
擯正人多爲切齒元宗心弗善也復使鎮洪州未幾周
侵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
公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楚州兵屯淮泗擇偏裨

可任者將之爲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懼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牴巽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舉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執大柄可無患乘間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語具陳喬傳中卒用是敗元宗嘗謂近侍曰齊邱才安能

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耳顯德五年鍾謨自周還廢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于無君罪莫深于賣國于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于青陽勒錮其第穴牆給食齊邱不堪其辱明年春自縊死（唐餘紀傳云家宋少僮冋萬于其妻共發之）頵縊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之族于泰州宜其及此年七十三諡曰醜繆齊邱微時有甘者決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也又自洪州來奔時投騎將啟事曰有生不若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曰豈堪變通萬端無奈饑寒二字識者占其必餓死至是遂驗齊邱初館于魏氏甥其貧給因以爲妻累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文之元宗特居恆見齊邱爲厲叱之不退遂還南都（江表志云元宗暮年往往見宋齊邱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後主立召其妻子還金陵廩給甚厚進坐者皆獲宥齊邱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恆自謂古今獨步又書札不甚工亦自矜衒嘗以廣欵爲嘲馮延巳書法雅勝齊邱陽乞師授以媚之齊邱謂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急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性好術數凡扶象雜書鳥姑布壬遁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厚以資之文武百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薦之或有不

協人望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悖如此有文集六卷（宋史藝文志宋齊邱記元集三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化書六卷或曰化書譚峭所作齊邱特竊而有之

論曰齊邱任計數喜權變故縱橫捭闔之士也乘時于主化家爲國可不謂有功歟而躁悻熱中植黨自用迭起迭廢卒以不良死史謂其狃于要君聞子知人其信然哉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遂安毛際可會侯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南唐七

列傳

周宗　李建勳　徐玠　馬仁裕　[illegible]文蔚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馬氏南唐書作淮陽人）少遭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竭于寅相辭令時方艱難宗使四方稱職端敏可仗烈祖曰治義祖殁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宜爲

危無西渡僕用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遂得故落紙書曰不必弃赴（南唐近事云義祖薨于廣陵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宗曰幸爲兄長宋國多事宜押衙攝務西渡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筆簡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多言爲謝宗袖中出筆復爲言衆歎得茲著紙帖乞手札康王不獲已作札曰幸兼東府軍衆多望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弃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侯蔡宏業爲宮城營作使徙都統府于古臺城今都教練使孔昌祖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袤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迓

駕勞費方始怨咨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勤密義齊邱析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鑷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意齊邱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怖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因爭事得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宜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謂宗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頸意甚惡之宗趨下堦拜賀曰

當策立耳居數日而烈祖內禪宗驟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忠王諱也烈祖常於崇英院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歡燕宅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積不用（馬氏南唐書云宗奉率將相奉法嚴理然貲產巨億儉者忽其論者鄙之）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超赴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偃蹇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頗越次問曰馬押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盧州文貞歛衽對揖笑而退它日預公讌宗勸以酒文貞挽手

日下官碁局飲量令公所知也一座愕然而宗不之罪
其寬厚如此從寧國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結
襆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
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爲留守竟自兇而逃被執于周時
人以宗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
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
室生二女皆國色相繼俱爲後主后
李建勳字致堯趙王德誠第四子也少好學能屬文尤
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
從江州德誠猶不自安遣建勳入爲義祖見之歎曰有

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長公主也
建勳先世將相又婿于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
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褭馬取具而已起家昇州巡官徐
知詢鎮金陵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
獨建勳能自全烈祖出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謀
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潤州節
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
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
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

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封還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
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長公主入謁
烈祖曰吾女亡恙耶兄亦常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質
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
慰勉有加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舊國勳勞又聯姻戚
特遇之與宋齊邱周宗同行謂爲史館而不名元宗聽朝之
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
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官得方
正之士朝夕啓沃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
昭武軍節度使南唐近事云建勳鎮臨川方與宗屬讌飲部曲有過九江時周宗書至請都以

相錢曰近器用鐵具數萬未發于臨川建勳無復服箱乘解大批其書云兩能河東來此郡國無此物可惠官慮恐爲暴虐宵遁莫作潤州刺史看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
出金帛贍俘掠還其家見聽江表志云後馮延魯陳覺出師閩中費餉甚鉅十
聞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何妨有援兵既而臨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及出師
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
空乃營亭榭于鍾山適意泉石累表稱疾乞骸骨以司
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妻亦自號鍾山老孀或謂之曰公
年齒未衰無大疾苦遽爲此與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
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且知不壽欲求
數年閑適爾時嘗詩見志有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又來疾革遺令曰時

事如此吾得全歸葬矣吾死斂以布素勿封樹立碑貽
它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
時公卿塋壙吳越人發掘殆盡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
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
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建勳博覽經史少好詩詠浮靡
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于時有女名進娘捨身潤州本
起寺爲女僧宋咸平初其人猶存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軍吏
洪避朱全忠南奔道玠先見吳武忠王因得事吳累遷
右廂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

輔政以玠治郡貪猥不治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
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間言居中
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事垂行而義
祖薨知詢繼立玠本諂諛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
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于烈祖烈祖亦
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
勳孫晟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昇元初來
都留守判官楊嗣請改羊姓玠因烈祖曰陛下自應天
順人事非逆取而蕭邪之入與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
從也烈祖深然之已而出爲興國軍節度使徙鎮南軍
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
政老而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
市丹砂之最下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
七十六贈南平郡王妻楊氏吳武忠王女也先適宣州
節度使李遇子遇族誅楊氏以王女免改適玠玠鎮宣
州日楊氏感憤一夕而卒

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
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
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與周宗曹悰同事
烈祖爲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鬭朱瑾之

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度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
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
國公主讓代後拜鎮海軍節度使徙昭順軍爲政寬簡
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于鎮年六十謚曰匡務烈
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遇過等仁裕
既與宗力贊革命事烈祖心德之眷賚務厚常宴勞舊
于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命與李建勳輩均
未幾復宴宋齊邱周宗于英崇殿獨仁裕與俱道舊爲
樂餘將相都不及然仁裕能避遠形迹斥外權勢終烈
祖世退然安于外營邁終不聞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

義

文義以麾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籍歸雜遜戮諸大夫殺之日子禹昌執一節同官賄賂妻朱氏、無所受人謂文義能化其妻如此

論曰周李徐馬號左右親臣託肺腑皆以預謀禪代躋顯榮可謂曠世之遇矣至建勳仁裕潛泊寡營退然自抑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非耶

刁彥能子衎　游簡言　杜業　孫羨威

張居詠　張延翰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奔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路彥能乎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諭曰我從王府來大軍且至禦亂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于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挾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嘗數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陰爲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手爪掐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常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與其弟知諫搆語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于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既而知訓見殺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獨善之復使事知誥于潤州遷押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平天威軍都虞候左街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堤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永平軍節度使徙信州（馬令南唐書作饒信二州刺史）又徙建州留後昭武軍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間與李建勳相酬答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處容服不少惰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會飲若周宗何敬洙輩或蓬首袒裼彥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衎

衎字元質後主時用蔭爲秘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後主常令角觴賦詩中外奇矣國亡入宋獻聖德頌仕至兵部郎中直秘閣崇文院檢討上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悉禁止從之衎淳淡怡曠恬于仕進暇日鼓琴閱碁不交人事人雅尊

愛之（按陸游南唐書不立傳云[illegible]孫羽[illegible]名[illegible]久作二節疑是字潤州號藏春塢臣安不敢獻皆當愛之說制之者以其爲宋朝人宋朝事也）

游簡言字敏中吳知制誥恭之子也恭字子任簡言因蔭居廣陵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以薦入烈祖幕府烈祖鎮金陵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府遷觀察推官（馬令南唐書作推官）齊國建職內史舍人一時典冊皆出其手筆事任與殷崇義等烈祖代吳以舊恩擢翰林學士元宗立晉禮部侍郎獨不附權要國家事非其任者未嘗肯言益不欲侵官也元宗雅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滋衆選人鄒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為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之謀也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謗毀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塘仁澤不屈吳越王決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不辭請其子愻為千牛備身將發升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還南都立吳王為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馬氏南唐書又云簡言以不能事少主）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敢後稱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士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觀治海

書省貴戚嫉人或以事請託必瀏遣之雖有力不得申議者譏其過未幾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六謚曰宣靖（馬令書列傳又云簡言性嚴惜舊人爲登拔常在位者尤為南唐已與宋書器異）

杜業（江表志作杜光鄴今從南唐近事與徐鉉銘）不知其家世初仕吳宋齊入唐漸階事任昇元時以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業有心計便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烈祖甚寵任之妻張悍妒殊甚宰絕姬媵業懼之如嚴親然烈祖常命元敬皇后召張至內庭諭之曰業今位望通顯得置側室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陛下所壽者驚力未竭耳況其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深損將悞于任使有負朝廷此誠難奉旨也烈祖大以為賢遂加獎賞以銀盆綵段賞之業後任亦不遠至竟以勞悴卒

孫漢威　　人初事烈祖為小校烈祖輔吳日與諸鎮臣會射延賓亭時劉信擊牙注矢指擬四坐漢威疑不利于烈祖忽引身障烈祖以己身蔽之自是益加寵遇累官侍中奉化軍節度使

張居詠　　人仕吳累官至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為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

幾表請烈祖復劉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厚寡言為人長者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無何令賜號順天翼運功臣特進守太子太傅上國柱（二字忠肅闕）清河郡開國公諡曰懿（金陵志云張懿公墓在上元縣金陵鄉石頭後山神道碑）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馬令南唐書作碭山人今從陸游南唐書）故唐末仕為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為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云（烈祖輔政以尋陽為封邑乃以延翰為工部郎中判江州）烈祖受禪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强豪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特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兼知選事務進孤寒不附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敢為奸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有條理至于簿領無不明析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裁五十餘人猶以剸柄用晚爲疾亟寢不復能治事烈祖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相望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師

論曰彥能託永陵于險知發知興其識有過人者簡言參贊霸府業經畫財賦漢威扞衛左右皆開國之舊臣也居詠有淳謹名無咎無譽延翰綜理六司卓然奏績晚登揆席未竟厥用惜哉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一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遂安方象瑛渭仁氏閱
邵文貞 吳少霞 重校刊

南唐八

列傳

王崇文　王彥儔　何敬洙　柴克宏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也為人重厚儒雅博綜經史以門第婿于義祖出為歙吉二州刺史虔殷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以崇文為永安軍節度使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為大將然罪在陳覺輩元宗貰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衛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二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親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于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地為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服嫌間易生宜少默崇文不為止後主亦賜書褒答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也少為州軍校後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天下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紿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衷甲為內應既夜六人如約至彥儔伏劍盡斬之持其首叩牙門呼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出彥儔又斬之乃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村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來歸彥儔有政績兼善撫綏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終是務為小心謹恪烈祖嘉之常升堂拜其父元宗時擢康化軍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用直諫左遷判官彥儔待之盡禮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何敬洙廣陵人雅貌短陋而趫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甚殘忍僕廝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手搏階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戲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碎之翼旦簡視事退問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

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奧何日簡謂已逃去
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
敬洙不存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遁依恩之語未畢敬
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
毀現事有董詔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
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
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遷天威軍都虞
候建州之役爲行營都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
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御

各色弁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
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條輒先爲緩書民
不知勞坐聽事與賓坐評議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
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馬希萼來附且乞
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南唐近事云建隆初何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亭中見一烏翔何而烏何曰昔日全宥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掌諸烏翩然而下食何掌中
周使淮南命武安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師
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道鄂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
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
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大丈夫
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回攻襲朗州逵
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
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南唐近事作太尉致仕
命全作門第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後主
輟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鞏持節冊贈鄂州大
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朱克宏吳功臣再用子也以父廕爲郎將遷宣州巡檢
使改潤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克宏好施予不
事産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爽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
宗自謂唐後欲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

合主意克宏雖職當偏裨而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
以爲知兵以故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會淮南交
兵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效死行陳元宗嘉其志
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
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
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入白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素輕其爲
人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
爲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統
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宏冀獨爭克宏可任卒遣行一云克宏

母自表子可爲將李徵古惧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克宏至常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拔劍起曰吾刻日破敵爾何爲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軍容在我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狥是時常州有隋將陳杲仁祠夜夢杲仁見告曰吾帥陰兵助公及戰有二黑犢衝突吳越兵吳越兵輙披靡克宏乃勒兵縱進大破之俘馘甚衆自保大來邊事大速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克宏奏封杲仁爲武烈大帝按常州志杲仁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大清朝舉進士仕隋官監察御史大業五年被詔討賊平洞寇于長白山九年勒兵從伯通叛衆十萬累授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間東陽婁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沈法興與陰興李子

通謀殺晉陵杲仁要子沈偵知其謀法興置毒酒殺之後人憐其忠建祠祀焉。即今所爲甘露寺也元宗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授壽春行至泰興發病數日卒謚曰威烈克宏治宣州初至城塹皆堙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撫敢爲守備者克宏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是哉大加營繕厥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郡人德之

論曰崇文度量宏雅有儒將風彥儔恪慎小心而優禮謫臣尤人所難也敬洙以厮養致位上公當其奮臂鄉研鋒氣槩已越人遠矣柴克宏奏效行間常州之役相傳其母表子可任智勇出趙奢妻下哉

邊鎬　王建封　劉崇俊　劉彥貞

朱匡業

邊鎬昇州人初生時父夢宋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爲父子已而覩類夢中因小字曰康樂長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賊張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昔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攻

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裁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攻永豐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陳文徽使騎繞出建兵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鐔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詔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敗亡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陸游南唐書云馬希崇率弟姪帶出降鎬以馬希語勞之希萼亦來見鎬以禮遇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

吏於金陵時湖南饑饉鎬」發廩賑之楚人大悅先是
元宗欲取湖南以鎬多藝常使詐爲僧遊長沙弄鈸行
乞盡得其虛實至是用爲將竟平湖南進鎬武安軍節
度使會南漢盛崇徽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
州（鎬權南漢寇患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爲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未幾而孫
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
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
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刻削之朗與諸卒恟恟欲殺
紹顏紹顏匿囷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
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

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鬭至令吹角以亂之
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
素懷叛志得朗大喜遣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歲下
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狼狽遁走
竟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它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諺言
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鎬御下無法初平建州兵所向
獲惟以全活爲務國人德之且行師常載佛事以行人
皆謂之邊羅漢及克湘潭市不改肆日飯沙門以希福
時人稱邊佛子又稱邊菩薩繼後政出多門優柔不斷
紀綱頹弛遂號爲邊和尚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

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偕許文稹從行會朱
元叛去諸軍皆潰鎬與文稹俱被執周世宗命爲右千牛
衛上將軍及劉潛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
金陵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保大時取建
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閩王延政降
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
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且以聞詔朝第賞拜信州刺
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未幾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
州李宏義閩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甚且拔矣而

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聽援偏裨莫肯用命故求
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城寨
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違飭兵先退宏義乘
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
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乃召爲天威軍都虞
候付以親軍建封自是桀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
員外郎范沖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訹建封上書
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
干國政謀進退朝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棄沖
敏於市岑長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

死建封故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將動植疏者其載鵠事謬寫鵲爲人日鳥建封據爲故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父仁規世典濠州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居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夥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州爲定遠軍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死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鎭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鎭壽州而遷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悔失計頗革心循法

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彥貞吳功臣信第四子也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定遠軍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貸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壕決水入壕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賫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潴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國家用事者多貪鄙彥貞厚賂遺以鈞聲譽於是魏岑等交口推爲一面長城在位久幾當受代輒妥從邀遮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鎭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泝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嫺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國將無籌畧見周師退以爲怯謂追之可大獲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揵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蔾布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師大敗師朗等

皆被禽彥貞死焉初彥貞敗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矣前軍張全約亦曰未交戰而敵退不可追也彥貞曰若輩何知沮吾事者斬至是果敗惟全約帥所部奔壽州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彥貞始雖死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不復錄其孤

朱匡業吳泰寧節度使延壽子也延壽以謀叛誅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劉剛褊以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昇元中出爲撫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乘間多竊發

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鄰諸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宋元拔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親軍劉存中南唐近事作存忠問方略匡業極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南唐近事作匡業對語云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中從旁贊之忤旨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李匡業妻鍾氏有膽畧匡業酷畏之常醉後恣意殺人無敢見者鍾察聽一呼攝然而止有子崇俊短陛羸弱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先匡業死

論曰邊鎬王建封號稱一時能將而皆有初鮮終何哉二劉經鎮濠州其事蹟畧同爲至彥貞歸勳正陽固自取之也宋匡業戇言獲戾未見厥用要與希旨取容者異矣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張右民用霖氏閱
昭文周　鼎少霞重校刊

南唐九

列傳

嚴續　常夢錫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爲吳相續年十餘歲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富貴然恭恪能循如也烈祖受吳禪官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于續續善遇之而不盡用其言卒爲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江文蔚揚言于朝曰嚴續國之勳戚位爲大臣今以不附憸邪橫遭斥逐則餘可知矣于是元宗追公論召還復拜中書侍郎罷以司徒已又出爲奉化軍節度使數年仍入知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

改司空同平章事續自以肺腑謂忠不貳然寡學淺聰
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蠏賦以譏之一云賦乃江文蔚所
作畧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雖黄有失途於相沫肉中戈甲常累累以横行是時以軍興
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
軍節度使逾年稱疾歸卒于私第年五十七謚曰懿初
續以少貴倦學頗事遊讌南唐近事云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
尤物雨夜相府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于一擲六骰數遍唐彩大勝嚴乃酌酒命美人歌
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見輕同列因力教羣從子弟砥
礪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絶晚歲尤屈身下
士壽春人劉與性方言直續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

時論善之續疾革時與賓客譚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
人問之續遺託因事辭氣慷慨言不及私歷陳羣臣邪
正某當退某當進者凡若干人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
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
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
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
鎮汴爲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
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
從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益見獎
遇遂直中書省參掌誥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
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
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
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
之法又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
左右春宮元宗居藩邸有過失夢錫輒盡言規正無所
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
爲翰林學士齊邱黨惡其不附己坐封駁制書貶池州
判官未幾齊邱出鎮召爲戸部郎中遷諫議大夫李以
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于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

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
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
疾縱酒希復朝會南唐近事云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
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爲羣擅權之際也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二
曹以夢錫人望言于元宗求爲長史以自重除戸部尚
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權署牘尾
無所可否夢錫無子以婿王繼沂理家務或言繼沂亂
內夢錫一日盡出妻妾奏黜繼沂于虔州家爲之一空
會延巳爲相因文致其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
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

治狀從之得少蘇會爲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死後裁逾月齊邱黨與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絶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恒以直言忤物常與元宗苦言延巳浮誕不可信元宗曲爲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後公卿在坐有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笑曰韓公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釣磯立談云上巳日朝貴出秦淮游讌坐中有譏大朝事者夢錫曰韓公平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爲小朝耶今從南唐書）衆皆默然散去宜公卿會集往往喑嗚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殁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論曰嚴續以正自持不附私黨雖才謝于德庶幾末流之底柱蔣常夢錫負氣剛峭侃侃弗撓中忠業知其人而屢經頓躓未展鴻猷昔人所以致歎于郭公也

蔣廷翊　姚景　陳起　賈崇

蔣廷翊爲人廉介不苟昇元時烈祖名文武官視內藏命隨意取金帛以去百官車載歸廷翊獨手持一縑餘無所取時人以此多之終尚書郎

姚景（孫八職官記作景鐵）少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于廐中見景晝寢有二赤蛇蟠其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爲稗將妻之以女居數年烈祖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爲江淮重鎮民不堪供億之苦景至一切罷去澣衣敝冠澹然古風初吏詣家詣景大署簡尾曰誅贓吏於是屬僚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稍斂迹景嘗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廢業辟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

陳起蘄州人性剛嚴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諸音煮佑一作祐）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行辱夜行晝伏取貨於盗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潰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賈崇少勇果俗謂之賈尉遲事烈祖積官至侍衛都虞

俟元宗嗣立詔齊王景達總典政惟魏岑與文徽得奏事餘非召不得見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孜孜詢察下情猶恐壅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疎絶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嗚咽流涕元宗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未幾擢神武統軍已而爲東都屯營使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歸元宗責其奔潰之[illegible][illegible]口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叩首言朱元旣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奪無敵旅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

其勇惟陛下裁之以特旨釋罪長流撫州

論曰蔣廷璐寶不貪之風姚景履儉約之節可云濟矣陳起鈔誠康頫與西門豹投巫何異焉賈崇排闥面諫義形於色而棄師宵遁卒以辱國何前後之不相符耶

公乘鎔　王仲連

公乘鎔相州人先世有錫爵公乘者遂以爲氏焉元宗即位命鎔與伴送使陳植航海修好于契丹明年鎔進蠟書于元宗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錫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本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辭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閤廐使王延秀稍詔勞問撫慰奉宣王燕丁九月同行大事元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遊東以西水源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方至南州信了思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見唐皇帝而乃引見如舊儀同閤替中機事臣仰述奕世歡好嘗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謂復有事否臣曰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至數開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變起骨肉道路有聞亦憂恐于[illegible]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爵自旦至日餔始罷自時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謙遣王朗賫敕號子歸聞奏

敕號子不知何等語也時以鎔有古使臣風

王仲連北方人也仕烈祖爲御史元宗時改左散騎常侍元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之盛仲連對曰誠如聖諭陛下聖祖元元皇帝降于亳州眞源縣文宣王生于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元宗有愧色仲連後官少府監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施鴻燕嗣貞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十

列傳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驍勇為騎將常從征伐積功至刺史天成中官龍武節度使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日何

多耶卿在涇州治狀如何乃以馬為事乎晉高祖時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戇直不奈煩劇中門使（五代史作左都押衙）胡漢榮稍稍用事以貪橫聞高祖徵漢榮還闕欲治其罪金全將護不遣（五代史云高祖遣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讓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卒仁沼從後引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辭凡所賜賚甚厚悉以分故人視眠之貧書此火卜之麾士也為人勞此賞有為人某武不善言事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亂仁沼仁沼舌操而死）高祖疑金全有他志乃以馬全節代之且召金全還將有歲分（馬令南唐書云賈仁沼二子欲詣闕訴父冤漢榮懼紿告曰鄉建劉河宮遣人齎報朝廷召公有讒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然迴翔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至涢州（五代史作涢川）引領北望泣涕而決承裕等至安州之夕擁違命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及退晉將安審暉（一作琿）追及于馬蝗谷（馬令南唐書作馬黃谷）處恭死于陳承裕帥餘兵抗雲夢橋復為審暉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鎮海軍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建議往赴時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將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師出沐

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能及徒為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渦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渦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卒于金陵（金陵志李順公墓在上元縣金陵鄉七里鋪高越撰碑文）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朝遣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初為劉守光騎將已而降後

唐莊宗打朔州壽州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知文進有女少而艷求為側室文進不得已與之而內常切齒欲甘心焉因與亂軍襲殺存矩攻新武二州不克奔契丹娶契丹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復率衆數萬歸唐任至安遠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遂殺其行軍司馬馮鄰非（五代史作馮鄰北馬令南唐書作燕知北今從陸游南唐書）副使杜重貴茂欲烈祖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按營壘別其裨將李蟲機等將士皆拜泣為訣烈祖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寧國節度使改鎮海軍節度使委任實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火止（九國志云使召馬步使將斬之發至火即滅）入皆畏之召還授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封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蕃鎮俸居無何卒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時數引契丹掠幽薊境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由是契丹益强及其南奔始脩述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祗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口未嘗言兵馮延巳素惡文進文進入門延巳不少下殺後延巳譏以給事盡攻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曾因判官高越文進女夫也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擯以得全先是文進攻新州不利夜走擊鞭一躍而出遲明視之故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常有大蛇窺于牢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文進在金陵時為客言在陷契丹常獵于郊遇蟲物如夜星象燦然大駭俛得一土人問之曰此謂之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

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異事云

論曰李金全盧文進故北方之虎臣負衆來歸咸稱名將乃援師不進全軍而還倘兵法所云知彼知己非與至文進奏績宣潤折節禮賢抑亦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孟堅　陳誨（子德誠）　林仁肇　皇甫暉（子繼勳）

孟堅始事閩為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與閩景宗有隙堅知其必敗會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降為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履嶮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

急於破敵欲奮兵誘而致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

陳誨建安人始生數月足歷能履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趫捷有勇力時人呼為陳鐵事閩富沙王為將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跳躍進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甥畀用為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已而從攻福州馮延魯敗

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貽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沒入江鑿吳越樓船沉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溺于江而吳越兵驚潰乃大呼擊之俘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降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賊中多誨親故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至福州偽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譏信（側有以無偽為譏信）未可遽進宜先立寨堅眾候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料為必敗偃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先進于金陵得彥華等用為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永安軍節度使（南唐近事云陳誨嘗飼鷹養下從隻誨自自劍牧并建州觀察使上郡前一月擊鶴先之富沙經所飼子遂失又常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為鷹鸇所擊故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兼侍中（江南野史云後累加同平章事）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

十餘年多薦舉儒學親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初引疾求罷乃以其弟諫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　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諡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之宗族益盛諸子悉至顯官當世榮焉

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濟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材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寵之拜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諫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閩臣林仁翰弟）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形事閩爲裨將與陳陵齊名軍中謂之林虎子（虎子一作虎兒）閩亡未有所附會周攻淮南潘承祐薦之拔爲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拔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既援師道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駙馬都尉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衆乘之南軍遂敗仁肇獨騎回馭永德故獲賢善射引弓射之矢至仁肇所輒爲格去永德大駭曰敵有人未可遏也（陸游南唐書作此壯士不可遏也）舍之歸及割地許平元宗以

爲鎮海軍節度使已而移鎮武昌開寶時李重進舉兵揚州宋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荊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臣起兵日仍馳聞北朝言臣據兵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以明陛下無二後主驚曰無妄言宗社斬矣未幾以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仁肇素起家行伍雖任將帥恒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朱朝欲自王江西而宋太祖忌仁肇名亦賂其侍者竊取仁肇像懸別室（南唐書云令人密往武昌繪院仁肇畫像歸）時南楚國公從善質于汴引從善觀之曰仁肇行且降先持此爲信耳（江南野史云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私于仁肇左右竊取其存御像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潛使人酖仁肇仁肇少羅風疾有口過醫工云法得之肺掩不正及遇酖而口竅頓減翼日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雅器重之曰令仁肇將外喬居中掌機務國土雖歷未易圖也至仁肇死喬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

不知死所矣爲噓歎累日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馬令南書作濮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兇賊懼不爲時所容至泰淮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奉化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躁動撓人測其必敗鳳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韜鋭攻滁州而分兵襲清流暉

陳山下，別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斂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歸，方圖倚自守，周兵涉水逾城而入，執暉及姚鳳，送壽州行在。按史纂左編：李璟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滁州。宋太祖以周師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監將將領人敗鄉學全師入保滁州城下會明日再出太祖兵衆關下究虎暉兵再卞十寺之十村中有學究學究師皆也學且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知者聚譚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與凡籠水大衆之將彼必為渡既敗之後兼敖縣其後者宜亦出山背小路率兵濟西而水至城下斬醫面天援考競蔣面騎屏甲休衆心不為備，可以得志。太祖即令浮偏夜出小路，行三軍蹄馬浮西，可以進城，軍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二絲為三擒之，既而主帥俱擒云。與南唐書所載小異，附記于此。暉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

命而臥，神色自若，仰而言曰：暉自貝州率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常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天贊大朝之盛，亦南北勇怯不敵耳。史纂左編又云：暉言今日見擒于趙點檢者，乃天贊趙點檢，豈所敢敵，因蓋稱宋太祖之神武。及世宗賜以金帶鞍馬，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周拜姚鳳屯衛將軍。古後錄人聽嬌意，一日輟五時鳴鏑，以資薦暉云。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為偏將。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逃，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逃以免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一作諸軍都虞候。時諸老將死亡略盡，繼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貴寵優贍，名園甲第，冠絕金陵，多畜聲伎，厚自奉養，珠翠環列，儼若王者。開寶中，宋師傅城，繼勳保惜富貴，無效死之意，第欲後主速降。宋史云繼勳如紹頹亦以功故為巡檢繼勳令紹頹入見陳歸之引會自風竟又憲蘭茲亡之非聞諸軍敗績，則揄揄窮蹙，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由是軍情忿怨，百姓切齒。繼勳自度罪惡，日間希復進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內結傳詔使，一切軍情皆蒙蔽不奏。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彌遍門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宮門，軍士雲集，臠割之頃刻而盡。宋史云殺繼勳亦族朱燈告赦其妻子

論曰：孟堅、陳誨、林仁肇皆閩故將也，先後歸唐，行間效力，豈非所云楚材晉用邪？然誨以功名顯，堅以血戰亡，而仁肇傾心謀國，反用間死，夫固有幸不幸哉。皇甫暉以亂卒位將吏，拔身南奔，滁州之敗，義不求生，庶幾可為晚蓋者矣。

李平　朱元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樂成同遊滑中，客于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

貞叛渡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于金陵元宗出師救尚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死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誨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平言已有武畧因以爲將固辭遷衞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攻蘄州不能有復貳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來慮其不自安召還都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永安軍節度使召爲衞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乃道士時習神僊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僊人神鬼與通接佑因與遊且交好平又稱稱言佑父處常今

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各在僊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褒民有買貧戸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亟于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試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朱元潁川沈邱人（江南野史作淮津人）即舒元也少倜儻辨捷竊記通左氏春秋元既與李平留事元宗以爲都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攻湖湘蜀越錢塘以固根本且請專任軍旅以伐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擬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與平時時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辭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復舒和蘄州以功加淮南北面行營應援都監繼與邊鎬許文稹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橫且及壽州元恃功跋扈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素與元有隙且妒其能屢

表元本學術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恨欲自殺其客宋洎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平遂與麾下萬餘人降周（江南野史云元將叛其副將府挺死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以所部降于世宗）由是諸軍皆潰鎬文稹守忠皆被擒事聞元宗大怒族其家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爲妻文徽累表乞其命元宗署疏尾曰只斬元妻不知查女竟坐戮文徽以殊禍覆屍于市哭之隕絕觀者垂涕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邱遂迎養焉宋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改白波兵馬都監

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五十五贈武泰軍節度使次子知雄歷官供備庫使知處州真宗時請入道隱嵩山賜號崇元大師常戲字母國有詔襃奬

論曰李平朱元負才知兵近世之能臣也然平酷嗜左道元義昧和衷以斯免禍難矣譖人罔極或死或奔蓋不能不爲二人慨云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樹穀藝初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南唐十一

列傳

張易 蕭儼 張義方 江文蔚
李貽業 歐陽廣 喬匡舜 張泌
汪煥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率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時有高士壬達然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而醉則使酒席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盃推案攘袂大呼詬責蜂起匡業尚醉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啞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

景遂初立高選宮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嘗飲以玉杯
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怒大言曰殿下有重寶器上
之急何耶抵於柱碎之坐皆失色齊傳迎中云易宮寺畏懼愛宮儀卞
易所愛上杯觀酣易酒捧玩動至自不顧之色易張日其盛抗音前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碎損寶物爭旋
人藍像之有言設辟玉不于殿柱景遂不以為忤避席謝之待易益厚
宁發方試云易崇使海東景遂驚起入白上以為朝臣嫁張易不可多得余何遠使使之日犯風濤也上曰急
憂也如易為人為曲貴致貧之耶選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使時
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
許日國家被山帶海守吳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
兵敵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逼曹劉今若上下併

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
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
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尊當手斃二豎以謝讜官能
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榮州
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
城為吳越聞之憚伏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
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諫議大夫復
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
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得鑒者七十事為七
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元經未成卒年六十一

鄭儼廣陵人甫十歲詣廣陵以孫子科擢第及長志存
方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
除刑部郎中以明允稱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刑
是時縣民甲暴衣於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鄰
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為盜詰其贓則云鬻市中矣不
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動人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
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素食沐浴禱于神祠
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
服故牛所啖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
服金石素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

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
覺側耳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報烈祖輔吳設法
禁以良人為奴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僕妾竊矯制
詐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
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蒞之初出庫金贖民
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
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請罪延魯臣曰此但智
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
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
方以奢侈相尚利于廣聲色因共請遺制已宜行不當

追毀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藩下詔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人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辭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與大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待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俱以

爲不可遂收詔不行其後元宗于宮中作百尺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恨樓下無井元宗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一云儼曰此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節度使孫晟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儼以諫諍獲罪非有他志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儼耶今反見防何也晟慚即撤去儼召還爲大理卿（作兼給事中○按馬令南唐書云時因斷獄失入人用事名欲誅之宰相馮延已同爭以謂故入人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事因睦棄盧陵僕中書舍人詔敘拜數竹桑前言議張御不收鄉俗會燕故老耶嘗語笑雍穆儼復情官此事陸書不載）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幸奕棊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後歸宋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故以爲愚謗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有七（作十）至無一金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受吳禪用爲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枉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

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敗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廉請頒爵賞然後糾料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聞論刑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執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宜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義方常令道士陳友合

用丁午與山未成會遘疾命子孫發丹竈取一丸服之遂病痞而卒（南唐近事云昇元宮下有巨龜吐物錦繡燦爛其門者爲神物迎持歸方取于自何肯嗜而不識者以爲龜末書之隱者不書也）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馬令南唐書作許人）博學工爲文從唐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陸游南唐書云文蔚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入[illegible]）坐秦王重榮事棄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吏部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撰進朝會祠祭宴饗禮儀上下遂爲一代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

太常寺事與韓熙載蕭儼共議葬禮稱爲精核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查文徽弄威福及用師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常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駮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惻惻再與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成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曰拔舉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有密推蕭儼符從授張緯亦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辭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表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因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

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日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致議論則馮魏毀之于中正辭持之于外搆成罪狀冤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爲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郊累朝舊將頃十未乾遂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臺寮議將帥孤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撲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

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伋
風敗俗蠹政害人使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
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凡奸狐媚讒
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
親王侍燕諠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
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
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畢官勤
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專子之居
過于內殿亭觀之侈過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
覲西苑會燕搖舞蹈勸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

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
之心將校爭功讒勸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
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
虛福州之役岑為東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
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襲
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
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
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
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貨儲

為凶狡所散非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貽宗廟之羞宜
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彰萃倚盡去四凶方祛眾怒
（一作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今民多饑饉歲未和平東有
何隙之鄰北有勍敵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
軫慮殷憂誅鉏虺蜮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
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
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
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
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
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

為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者合即隨材
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
舉[illegible]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
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
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
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諡曰簡文蔚雅
善作賦天窗賦云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扉欲
飛類化作鵬鷟之後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謝監軍之捧
塞慶斷倚許疑函谷之丸封皆稱一時佳句

李貽業（一作彝鄴）吳起居郞李戴子也戴卒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官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監國命中書侍郞孫晟草遺詔貽業曰此必姦人詐爲者大行皇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之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毀之由是監國議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陸游南唐書又云拔風知勁草此之謂也）擢慰有加尋保大中進兵部尚書（一作侍郞）卒謚曰簡貽業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一日召親友宴飲過從者甚衆貽業已醉扣尊中曰木瓜相待酒與顛來自倒之矣其

諫辭類如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寓遊湖湘時邊鎬下湖南將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剌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質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恤下也昵近任附廝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走是智不足慮遠也與監軍使呂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後亦不顯

蔣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郞齊邱官人謗已而匡舜特見疏故雖賞其文藝未常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譏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始知

洪州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郞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之匡舜切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討動人心流于撫州[illegible]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罷[illegible]監脩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illegible]人多見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曰[illegible]陳橘皮勝遷刑部侍郞老病乞骸骨後主閔其貧給[illegible]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有五諡曰貞

張泌事元宗爲句容縣尉建隆二年七月慣[illegible]日非上書後主幾數千言累言我大唐之有天下[illegible]

功自高祖重熙于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五祚中否
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
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聞昔漢文帝承高祖之後
天下一家已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
弟委用將相合朱虛東牟之力興平周勃之謀宋昌之
忠諸侯之助由中子而入立可謂正矣及即位戒慎謙
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賑鰥寡恤孥
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
之費其屈已愛人也如此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猶
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于痛哭流涕者蓋懼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怫聖德充塞幾至刑措今
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鄰封擾利之日國用匱竭民力
罷勞而野無劉章興居之人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
危矣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消志
而已也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
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
曰愼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
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
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
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興亡鑑成敗之懸必去奢從
之善必為審取與之機辨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
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卹下問以開壅蔽斥無用之
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
維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
居安慮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
仰膏雨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于漢臣死罪
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答然亦未竟用其言
遂至于亡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初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

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
十餘都城建塔創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為僧所供養
逾萬人悉取于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
有二臣極諫一進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
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
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
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
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言卒不用
論曰二張侃直蕭儼忠懇李貽業之議寢監國賦勝虜
之伏闕上書僭臣舜之力沮親征汪煥之死諫佞佛皆

江南骨鯁臣也若江文蔚抗疏斥罪張泌陳列十事詞累千言亹亹不倦雖漢之賈山賈誼唐之陽城劉蕡又何以加焉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五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昆山徐樹穀藝初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十二

列傳

陳覺 李徵古 魏岑 馮延巳
馮延魯 査文徽子元方

陳覺海陵人也後爲海陵升泰州遂爲泰州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邱薦命覺爲之佐謂曰吾兒穉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因故屈君子無憚也一云烈祖謂覺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于誠位遷亦孤心簡在鄉無慮虐也已而景遷寢病徙爲東南諸道副都統尋卒覺還朝爲宣徽副使昇元四年烈祖東巡覺預侍從先是覺有兄居故里泰州刺史褚仁規以其犯法笞之至是覺挾私怨乘間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上其言亦上章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職仁規怨上書自訴烈祖即命覺馳往蘄之仁規皇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

權始此烈祖晚年多暴怒近臣願獲譴覺心懼稱疾家
居累月迨宣遺詔即以是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論奏
劾覺罪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故齊邱
客也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與李徵古説齊王景
遂言于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
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稱
薦覺爲宣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
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
言歸至劍州恥于無功遂遣使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
福州事擅與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

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無
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表待罪
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已復助之於是裁貶蘄州逾年復
起任事始與李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出一口淮南兵興
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
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世宗不許乃遣德明崇
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强請必盡割淮南地
元宗不悦覺與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摘語崇質使異
其辭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益撓
秧大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于市覺與徵古勢焰

益熾遂塞言路以目不復議論盟事矣元宗乃命齊王景
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
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
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挾齊邱爲耐
久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禳元宗曰此
固吾意弟不知孰可付耳覺與徵古以爲誠言極曰天
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臣時得入奉從
容間譚釋老使國事定歸政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
以爲不可元宗噱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
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戰艦陳列江津且

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
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
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章
敍感別錫金器百兩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
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覺常傳周
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
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先是鍾謨自周
回屢言覺等罪不可赦謨因請于周覆實其事元宗遣
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
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

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既以覺為投國子博士饒州安
置遣使誅於其路覺妻李以妬悍名將覺已貴今猶執
庖爨不置妾媵齊邱常遺三姬予之頗有容質李亦無
嫉色奉事二姬禮如姑姊晨夕承侍未嘗敢離左右或
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傲
耶二姬不自安求歸覺唯唯聽從而已
李徵古袁州宜春人昇元末舉進士第南唐近事云徵古少時嘗寓常宿同郡彭主史家是夜論妻夢門前有儀從發馬擁劍錄豫尚隊約一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消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清日此客非常人迺妾來長畀見饒為一錄路之令龍既日郎君他日富貴願勿相忘明年至京成名不二十年自臨密副使除本州刺史廉國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於宋齊邱有

中外威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邱告歸九華盡年不召
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說景達言于元宗曰齊邱先帝布
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邱既得召徵古遂與陳覺
結為朋黨已而改樞密副使同覺掌機密益相與挾齊
邱以自固議事元宗前橫甚無人臣禮淮甸兵敗元宗
感慨泣下徵古遽進曰陛下弟泣何為飲酒過量邪乳
保不至邪元宗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驁然自若又與
陳覺從臾元宗國事盡付齊邱元宗心不平以戎事未
戢未有以發也及畫江罷兵鍾謨自周歸判尚書三省
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人臣叛國理不可容會覺矯周

世宗命欲殺宰相嚴續事覺齊邱黨敗徵古削奪官爵
置洪州賜死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為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
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形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
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邱薦授校書
郎尤工諂諛善揣摩人意保大中擢進至諫議大夫元
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討諭行
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
覺馮延巳延魯輩更相倡和以斥大境土勸元宗常侍
安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物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

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墀下再拜謝侍衛
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不相能乃譖覺於元宗左遷
少府監時謂岑謀叵測未幾覺矯命發兵攻福州岑方
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亦擅發兵會覺元宗
以勢不可中止遂以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
崇文及覺四面進攻彼此爭功進退不相應而岑尤躁
倖頗自矜督壁緩兵入城為福人所虜會吳越兵至延
魯與嚴敗諸軍皆潰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
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行典法於是貶岑太
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

赴救元宗從之即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罷爲屯
田使已而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岑自復進益蹈
彌甚時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趣向與岑異而嫉國則
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內不能平詠大將王建封上疏
請盡逐之元宗怒竄沖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益
無所憚淸淮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爲奧援岑所
得滋多遂肆言彥貞御兵治民合韓白龔黃爲一人其
敢爲欺罔多此類也一日忽見沖敏爲厲禱道士上章
訴天數月竟死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頵事本郡爲

軍吏烈祖署爲歙州鹽鐵院判官禆將樊思藴作亂時
營火及令頵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史皆言病甚或傳言已死人情洶洶延巳年十四以父
命入問疾出以言命諭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
白衣見烈祖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
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
出之於是無居巳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
去（馬令南唐書云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延巳負其材藝
狎侮朝士嘗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憤然
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不及君詼諧飲酒百不
及君諂佞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
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
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慚不得對（馬令南唐書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詼諧不如君也諂佞不如君也然上寘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義相輔不可誤邦國大計也聞者韙其言今從陸游南唐書）給事中
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
將斥之會晏駕不果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
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條各有司
存何其繁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復與其弟延

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
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除昭
武軍節度使以母憂去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
保領昭義軍節度使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
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邃謂巳之才畧經營天下有
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悉委
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
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
言壓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遠畧
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

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止此眞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狀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因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聲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內帑乃遣使于長沙調兵賦由是愈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元宗待之如

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一作五十七）諡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帷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見稱于世）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時喪敗不支稽首稱臣於敵以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延巳自爲相後動多徇私故人親戚殆于謝絕與弟延魯雖同黨齊邱而內忌實如仇緒延魯所生故延巳後母也亦至疎隔晚年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常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吏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因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寬貸儼遂免人皆疑之以謝裴兌損怨無以加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延巳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巳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時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

疆多難爲御貴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嫌進常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輙曰敕賜錄事爲延魯作封儀之元宗爲懽笑而罷延魯銳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巳詰曰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冒險行圖僥利延魯曰弟不能揩揩循資爲宰相也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爲功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既見宏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

之元宗雖怒覺等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馬令南唐書云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爲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濘淖不可行方布竹簀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勠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兵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資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

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免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因引咎力解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延魯初至自福州身被五木鋃鐺甚困延巳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于此兄弟由是有隙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遂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將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帥之師必稱物拔濟爲行脚之僧南唐近事又云誠讓之曰昔抗旗幟出塞之將今剃毛髮化爲行脚之僧周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宋史作太常卿問江南事占奏詳悉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放還爲戶部尚書宋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舉兵宋太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諭之曰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

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而亦有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王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必捐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饋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陳彭年江南別錄又云太祖笑曰聊戲卿耳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次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議由是亦寢後主嗣位延魯願自伐

舉使劝內殿曲宴後主親酌酒賜之飮固不盡誦詩及案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建隆三年入貢于宋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楚國公從善朝宋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爽作不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誥視命放還金陵卒于家（宋史云後爲常州觀察使而卒）子佩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佩儀併伉入宋遂取名第南唐公卿家莫有及者延魯內躁競而喜外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答曰上于

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默然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阨之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節鎮以文徽爲判官或獻玉盃知諤喜酬以錢百萬極開宴出盃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閩主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殿而延羲爲其將朱文進所殺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自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爲賈人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沮元宗

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傅其城建州縣下然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升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爲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

人元宗遣使歸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忠懿王遣還將發爲冪酒實毒歸至金陵病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累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文徽初善陳覺因覺以附宋齊邱轉相汲引遂習爲柔爾便辟取人主委信與齊邱輩結死黨元宗嗣位初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專剡駁愕而文徽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元方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辟掌書記從謙朝宋宋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斂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宋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

論曰陳覺等六人皆宋齊邱黨也蟠據中外遞相柄任卒與正人爲讎兵連禍結故唐祚中李兩蠶動搖國是區區江南不務遠畧而仍尋往轍因隨以亡嗚呼豈不悲哉

鍾謨　李德明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閩之崇安江南野史作建安今從唐餘紀傳已而僑居金陵博學能屬文元宗朝爲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保大中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奉表并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兵修好周世宗不許旣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淮甸十四州之地因爲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自是不復議割地矣謨因留周不得歸

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于是周世宗徵謨至汴授衛尉少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于元宗往復數四謨旣矜肆以爲周世宗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禮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謚明年入貢于周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元宗問而惡焉世宗常問謨江南比亦修守備乎對曰旣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脩城隍

治要害爲子孫計謨遂其言乃命繕治金陵城壁以謨
知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罷不預聞時文獻太子參總
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啟必由之勢傾
赫然人多切齒俄周世宗殂謨自授無所恃忽忽若失
元宗遇之寖薄左軍都虞候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
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
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一云德明之死鎬預其事至是鎬懼禍怨不自安會鎬以衛尉
卿閱兵兩浙鎬愈懼其具得謨與巒交搆狀因密言謨往來兩闕
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轉敢請令迺
徹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

獻太子冀發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
同使周相與親厚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乃
盛稱從善才不知建儲意元宗已素決更以此忤旨遂
盡發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饒州
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
風痺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建隆元
年正月宋受周禪元宗聞之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望拜
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周晟死而
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
巒亦坐誅謨性好古碑奉使中原遇道旁碑碣必駐馬
歷覽嘗見神秋大禹守汲水史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
默記其文他日水洞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此謨有女慈家嗣不嫁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後爲洞
真宮女道士名守一

李德明失其家世落魄負大節敏于占對陸游南唐書云爲人性穎切而有才辯初爲兵部員外郎與鍾謨仕同時雅相友善元
宗絕愛重之而德明與謨天資皆浮躁沾沾自衒反覆
險巇朝士偶目號之曰鍾李軍師王建封既以誣德明
謨等見殺德明與謨愈益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常奏事
別殿攻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他日自可

持筆來德明亦自若保大中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
周世宗南侵元宗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齎書抵徐州
請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修好世宗不
報元宗乃遣德明劉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錦綺
及牛酒犒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辨口說欲
游說以和解乃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厲色謂曰爾主
既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朕止隔一水未嘗遣
一介通好惟航海通契丹此何禮也且汝輩欲說我令
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
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

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愧乎德明與漢戰果不敢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淮南湖楚光海六州更輸金帛百萬（一云歲輸方物）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見兵勢日加國事不支因與漢定議請歸取本國表盡以江北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爲界世宗始許之遣德明與王崇質還（五代史云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崇質蓋與孫晟繼使周者也周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後肆國中已不堪德明方盛稱周主威德請必割地而崇質受宋齊邱之林竟與德明異辭陳覺等激怒元宗曰德明銜命出使不能伸國威徇鄰好願遂輸情于敵宜國之弱且

請盡棄屏蔽坐捐要害是賣國也德明備知爲衆所排遂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大怒詔斬德明于都市妻子徙外郡及謨自北歸理德明冤請治沮任者之罪於是齊邱等皆抵誅還贈德明光祿卿諡曰忠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樹穀藝初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南唐十三

列傳

潘佑　廖居素　遊仁澤　長處常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劉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門苦學不營資產文章議論見推流輩中書舍人陳喬吏

部侍郎韓熙載交薦于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選及嗣位除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未幾後主命博士與致雍議納后禮又使徐鉉與佑參議其間佑援據精博立論以沮之文采斐然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隆改知制誥已又詔草勑南漢書文不加點累數千言最後畧云皇帝宗廟垂慶請明在躬冀日廣徽猷將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情辭款洽識者稱之遷中書舍人後主時時呼曰潘卿酷嗜老莊家言常作文名曰贈別其

辭曰兆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却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蔂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存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觀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倡物相聚

是爲利萃首爾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於心爲喜爲悲爲怒爲惡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强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邪孰爲我邪而世方狗欲嗜利榮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轍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與開寶五年吏官名改內史舍人時國家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詞品載佑嘗應後主令作詩有云已失了東風一半蓋諷其地漸侵削也）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不能用佑七疏不止自請歸田

庭乃命佑專修國史恐能他職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諂偽遂使家國愔愔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辭旣過切張洎輩復從旁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亦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將使收佑佑聞命自殺（陸游南唐書云佑縊死馬令南唐書云佑自剄）

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者謂佑也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乞夫人爲子遂生七年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因吟句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畢命（有滎陽集三十卷行於世[illegible]外郎李燾長編載[illegible]猶賦之可以[illegible]地過休沐[illegible]家多寶劍古家雜藏[illegible]其間之良久日未[illegible]此生發得幾家知）

廖居素將樂人仕於升元保大之時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親因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

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屛侍而默
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
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泣立死井中已而得
大字于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而主辱也徐鍇爲文
弔之以比屈原伍員云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間出
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仁澤見吳越忠懿
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賀諸
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忠懿王怒
以刀抉其口至耳吳越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

藥傅創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間使淮南
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
辨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
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恐其無信誓死國
事數面誚契丹主契丹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
其地

論曰潘佑歷疏國姦卒用譖死或謂其以狂疾死者何
邪廖居素沉井致命趙仁澤抉口不撓段處常誓死遐
陬要皆可云忠矣

孫晟

孫晟初名鳳（一云鳳其字）又名忌高密人也篤學善文辭（議藏古調行文一卷）
尤工於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修
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羈紲遂棄去南遊廬
山爲道士於簡寂宮常繪唐詩人賈島象置壁間晨夕
事之道衆以爲妖驅之出乃易儒服北走趙魏爲後唐
莊宗於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
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
殷反伏誅晟棄妻子亡命陳宋間安重誨惡晟謂教守
殷反者晟也圖其形購之不可得族其家（陸游南唐書云晟天成中

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亡命今從歐陽五代史）晟逃至正陽未及渡追騎
奄至疑其狀偉異覘之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嚙虱追
者乃舍去涉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
瘖不對按館累日忽謁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
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方招納四方
豪傑得晟甚喜晟爲人口吃遇次不能道寒暄而坐定
辨論鋒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喜愛之使出教令
極合指因預禁中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凡務謹密人
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
元宗立拜工部侍郎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請

化二年求援晟不得（[illegible]）晟隨行存東門爲風得逐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遁晟（民家馬來之奔倒敗）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食陵志云[illegible]）相第邪顧（[illegible]拜相）晟常輕延巳爲人曰金椀玉盃而盛狗矢可乎然爲延巳排傷卒先能進位司空晟事烈祖父子二十餘年家益豪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江南貴人多效之周師南伐圍壽春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公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

帝也既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坏土也已而至周周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然猶甚至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未幾周兵數失利盡喪所得諸州周世宗愛形于色召晟問江南虛實晟不對世宗怒之未有以發也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僞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中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illegible]）趣召侍衞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既命將用世宗猶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問之與飲酒數行晟終不對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正衣冠南望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晟既死周世宗憐其忠旣悔殺之元宗聞晟死哀甚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侑祠部郎中賜名絳爵初晟之使周也世宗遣中使以樓車載晟前壽州城下諭劉仁贍降晟望城中以其辭呼曰無墜臣節援兵即至矣（[illegible]）

（[illegible]）不世宗怒詰之晟曰臣備員唐宰相豈可勸節度使叛邪仁贍故純臣而晟亦有以激之云

論曰保大末敵兵壓境搖蕩邊鄙孫晟以大臣奉使慷慨不撓捐生取義侃侃之節誠云死有重于泰山者矣以視鍾李諸人偃服蠻邦稽首恐後風烈不較殊哉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illegible]）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忠王爲濠州團練使（[illegible]）長子仁規娶忠武王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略通兵家言事烈祖爲左監門衞將軍黃袁

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元宗時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南戍兵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有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値亢旱長淮可涉百姓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始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幸無事徒糜餉無益悉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衆情乃安是時統周師來者爲李穀而率兵以拒周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麾兵而進仁贍以爲敵誘我也獨按兵堅守彥貞不聽其言敗死正陽〔陸游南唐書云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仁贍卒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鹵獲無算周世宗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塡塹隳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illegible]雉皆動按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綑巨竹數十萬竿爲棚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仍決其水皆俾入淝河自正月至于四月攻之百端不能下周世宗益忿怒坐城下督攻愈急

仁贍數善射引弓射世宗矢集胡牀前數尺輒墮世宗命移牀進前矢至數尺而復墮矣仁贍投弓于地曰天果不佑唐邪若然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仁贍不顧會歲大暑霖雨積旬淮淝暴漲周營寨水深幾尺許礮舟竹龍多漂南岸爲南兵所焚周兵死者十之三周世宗于是東趣濠梁以李重進爲圍壽都招討使元宗亦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時重進與其副師張永德不協仁贍屢請乘機出戰齊王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蓋保大十四年也明年二月周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南兵大敗諸將往往見禽而守臣東都馮延魯光州張紹秦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元宗及左右大寮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地輸貢賦以贖罪息兵而仁贍獨堅守危城不可下少子崇諫幸父病夜度淮北以降爲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士卒由是皆感泣誓以死守〔此事或作十四年事今從五代史〕三月甲辰周將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贍書以降〔一作羽與延構爲之表以降〕時周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制曰劉仁贍盡

忠所事執節無撓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周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亦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焚其詩曰惡兮有卻器周惠邪歆吾命邪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

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越百餘年政和時列仁贍于祀典賜廟額曰忠顯累世廟食不絕（惠餘記靜ム仁贍死後家世零落爲寺僧貢業新安志仁贍生用告身爲一金姓者所得）

論曰陸游南唐書言劉仁贍斬崇諫時監軍使求救于仁贍妻薛氏薛曰崇諫吾㓜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趣命斬之然後成服又言仁贍死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多不載由是以觀微獨仁贍爲忠臣其婦亦烈女子也哉嗚呼是以媿人臣之懷二心以事主者矣

張彥卿

張彥卿不知何郡縣人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世宗南侵師鋭甚旬日間迹破海泰二州及靜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度江周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浚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喪傷亦甚衆周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

宗嘉彥卿忠誠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贇亦同守開楚州陷乃降

論曰張彥卿以孤壘當百倍之師寧碎身而志不可奪殆與劉仁贍伯仲間邪若其副守鄭昭業等視死同歸則又過孫羽遠矣彥卿馬氏書以爲彥能卒莫得而詳其孰是

李延鄒　周宏祚　陳喬　鍾蒨
尙彥　廖澄　張雄　胡則
中書令堅　劉茂忠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錄事參軍周師攻濠急

團練使郭廷謂以送款令延鄴草降表延鄴責以忠孝不爲具草廷謂婉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鄴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周宏祚吳德勝節度使本之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韓率諸臣勸進本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矯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伐陷舒州是時泰蘄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嵇紹死晉云

潘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仕吳官翰林學士烈祖

代吳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喪悲族黨均財給之親疏無間以廕授太常奉禮郎烈祖頗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轉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懣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覺等啟元宗曰宋齊邱常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留寧務郎而陛下優游遂處以養喬松之壽遺廟朝之爵亦千載一遇也元宗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詣對排宮門入見泣曰社稷之重焉可假人今陛下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已有陛下雖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臣見淳尚李允後作而讒臯幽囚於丹陽是陛下所親見者一旦垂鄰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及齊邱黨與皆死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建隆二年元宗遷南都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節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舉歸之宋太祖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且發矣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同受先帝顧命委以宗社大計今往必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即死實靦顏于先帝

獨任樞綴之責以拒宋命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爲之主也已而宋師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當語後主勢雖迫歷臣節故不墮也及城垂陷後主親爲降狀屬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遽歸府以狀投承宣閣君無降意後主趣之急喬入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意欲與後主同殉國而口不忍言後主握喬手涕

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撮楊焚之喬為人孝弟廉介家無餘財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不能具六禮後主敕官帑貸之俾就昏成禮焉金陵平家人謀斂葬求屍不得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得塋所發視如所見咸以為喬鬼不泯云

鍾蒨字德林世為　人隨兄倓避家豫章属辭敦行緯有時擧起家藩府從事與二徐鉉鍇等遊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為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

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校檢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于家兵及門舉族死之蒨妻王氏太原人交泰元年先卒蒨工詩有賦山別知已與新鴻諸篇甚稱于世

為彥史失其世系或云嬀氏之後去女為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史已而入為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彥獨與馬承信承俊帥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也少負忠義舉梁開平二年進士遭逆不顯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曰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遺孫頡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死

張雄或云李姓淮人也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為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云一云後主徵雄兵語具皆遂傳雄乃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遇宋師遂與闘敵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于他陳安子入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胡則保大末為軍校後主立進為諸軍使未幾官江州

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觀之謀納欵則憤形于色叙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辨刺史不忠欲將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彥賓彥賓懼匿廚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為壽州裨將盡得其城守方略于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宋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無

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賊始陷江州僧籍云則守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饔人割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一士卒邪則乃舍之是夜饔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饔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胡則一門無遺類衆猶巷鬬爭諸奮擊不少退則僵臥牀上翰詰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翰仍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有補闕張霽夜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于霽霽按其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太祖徙霽知饒州民間貲

貲鉅萬翰掩而有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寶廬山鐵羅漢象于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太祖以則忠於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盡擒拒命之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覆沒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覘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爲上木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腹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閒常爲盜被獲囚市獄與守吏飲乘守者醉破械而奔元宗保大末禦周師于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與贊時官吉州刺史時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爲袁州刺史茂忠故名徽或謂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遂改焉少亦爲群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禽盜自洗滌乃籍亡命入盜中自言上風雲古盜信之於是密約吏爲內應悉禽戮無遺名僞廬陵鵝鴉洞賊帥吳先役有謀據嚴險不可捕茂忠報二李使伴爲得罪奔先乃誘斬先其黨悉潰州里慶之呼爲劉小僕射積功歷吉州兵馬都押牙至今官金陵破後主降宋南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鬬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自笑達旦始亂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遽聽而卒茂忠度不

能獨存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江南野史云茂忠在江南日錄軍務頃剸處置無滯延接下士揖讓周聘詢訪將務鑿不盡遁剸貴日郡君一女金陵城陷爲兵人所掠茂忠使女僕入諸營部訴書衣而竊求之遂妾閑衆還既至告喜因署夕與庭下月坐茂忠方據拐思見人自外歸倒剸之茂忠以拐自拌會左右執而訴之乃昔掠女兵也遂甚斬焉入宋舟次淮口爲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至汴京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翰待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邪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斷撻死茂忠還朝病金瘡卒江南野史云茂忠攫時官所持鐵鎗將有闕戰必當前鋒每殺數乃與諸神戰義持皆擊之無堅敵左右中者皆謂胸腦殆百傑輩因與其鬬時者爲帥加痛楚至是疾作創不舉病數日

辛

論曰延鄒擲筆宏祚赴水陳喬以李執投繯鍾蒨以侍從諸節周彥之巷戰而死廖澄之仰藥以亡張雄之父子殺身凱則之一門狗難要皆李氏忠臣也若令堅與茂忠誓死報國志足嘉矣而茂忠力屈納降皆人所以致歎于鮮終者與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樹穀藝初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南唐十四

列傳

韓熙載 徐鉉 徐鍇 高越（兄子遠）

殷崇義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徐鉉昌黎韓公墓誌云考光嗣秘書少監備書）觀察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懼罪南奔初與李穀相善至是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亦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至吳自狀云得麟經于泗水授豹略于邳圯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又云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語多涉誇大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已而出為滁和常三州從事是時中土人士至者多不次擢用而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銜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

召爲秘書郎使事元宗于東宮諭之曰卿[illegible]疏儁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修勵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嗣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illegible]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又奏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駁正無隱大爲宋齊丘馮延巳等所忌烈祖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博士時議者以孝高繼昭宗之後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爲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先帝興既

亡之業當上廟號曰烈祖元宗嘉納之俄擢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故復祖業今也其時若契丹已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敗師福州初議寘軍法齊丘爲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雅不能飲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未幾除中書舍人建鐵錢之議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周既有中原用事者多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則不可耳郭氏

奸雄曹馬之流豈有國[illegible]守境已爾我兵妄動豈止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illegible]用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illegible]元帥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illegible]名莫信於親王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後主踐阼改吏部侍郎俄徙秘書監不逾年復舊官新錢既行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衣冠常製新格爲當時風流之冠（清異錄云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帽者謂爲韓君輕格人多效之）尤長于碑碣他國人遠數千里輦金帛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入與

客雜居帷薄不修物議聞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熙載又常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其不羈如此）坐託疾不朝謫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秘書監俄復爲兵部尚書如故方欲大用熙載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已而上格言五篇（宋史云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是歲熙載奏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皆無其應舜子昭言成之人多笑之）手詔慰納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先是後主選近侍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此職以寵異之開寶二年卧疾于城南戚家山上表畧云無橫草之

功有滔天之過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明年遂卒墓誌銘云庚午歲秋七月二十七日沒于京鳳臺里之官舍年六十九後主賜金帛以斂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諡曰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徐鉉爲之銘子八人曰僢佩份儼佺儔倪疇官奉禮郎伉官校書郎墓銘云韓公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繼室北海縣君叢氏所著擬議集五十卷定居集二卷熙載素高簡無所畢屈江左稱爲韓夫子嚴續請撰其父可求神道碑道珍貨巨萬文既成但敘其譜裔品秩而已續嫌之封還熙

十國春秋　卷二十八　南唐十四　四

載熙載復卻其賂案齊邱自著碑碣頗求熙載書之熙載以楮塞鼻曰文穢何堪也然性喜提獎後進見文有可采者手自繕寫仍爲播其聲名熙載隷書及畫皆傳絕一時尤名知人使周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已而宋太祖果代周人服其有先識

徐鉉字鼎臣世爲會稽人父延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鉉十歲能屬文長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此家吳校書郎已事烈祖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檄者鉉與弟鍇評其援引不當檄故殷崇義筆也由是崇義與齊邱誣鉉鍇泄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鍇貶烏江尉俄還祠部郎中復知制誥上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元宗用其言即令再行貢舉未幾元宗命內臣車延規傅宏營屯田於楚州人不堪其苦羣起爲盜遣鉉乘傳巡撫鉉至懲奏罷屯田切責內臣不少貸又捕得賊首即斬於軍前坐專殺流舒州周師南侵元宗徙鉉饒州已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主時除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後主遣鉉求援兵時宋令贇將兵十餘萬

十國春秋　卷二十八　南唐十四　五

自上江來援後主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援兵爾奈何止之後主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于汝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置之度外可也宋史載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云云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宋宋太祖知鉉有口辯不欲使炫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譜書者爲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宋知之何既入見便殿鉉言江南事大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休太祖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

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宋太祖大怒命罪其說
鉉曰陛下如天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煜效貢
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何以見伐
宋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語塞久之復隨
後主歸宋宋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
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宋太祖歎曰忠臣也事我當
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歷左散騎常侍從奉勅與湯
悅同撰江南錄至于南唐亡國之際不言其過但以歷
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太平興國中宋太宗問鉉卿
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覲宋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

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
來願見太尉門者為通使俟庭下後主遽引其手以上
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因庭坐鉉引椅少偏處
之後主起持鉉大哭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
殺却潘佑鉉無辭由是之有旨詰後主何言鉉具言
其事宋太宗銜之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怨焉
遂令秦王移具過飲賜以牽機藥而殂葢太宗於諸降
王多不能相容而後主之禍則鉉一見啟之也後主下世宋太
宗詔侍臣撰碑文時有與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許之鉉為碑文有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嫗之談始勞因

嘗之師終後望也之會太宗覽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居數歲移貶靜難軍行
軍司馬初鉉至汴京見被毛褐者輒哂之至是邠州苦
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
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卒年七十六
鉉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
工南唐拾遺記云鉉兄弟工翰墨崇飾書具常出一月則墨云僅三寸入宋後受詔與
句中正葛端王惟恭等校說文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
若干卷又有吳錄二十卷所著稽神錄多出于客蒯亮非鉉作
也鉉不喜釋氏而好神怪蒯亮尤多著年過九十鉉延門下試神異之事鉉博學能讀異
書常與弟鍇肄籀事至七十餘條又宋人刻象而亡其

肢以為異鉉云象臂在胸足今拜時當于前丘足索
之果如其言
徐鍇字楚金鉉之弟也生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
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辭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
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
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
已薦于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
齊王景遂奏授記室未幾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
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
為巡撫使直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

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詩皆鍇所爲鍇大喜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鍇意也歸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凡四知貢舉號得人鍇常著賦論十餘篇後主爲升校定復褎巳所製文命鍇爲之序士以爲榮鍇嘗

讀書隆冬烈暑未常少輟後主一日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茲苑云江南時與叔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搊字者叔多改爲操字蓋章帥之變鍇曰此非可一例言若漁陽搊者三撾鼓也禰衡行漁陽搊撾古來云邊城晏開漁陽搊黃塵蕭蕭白日暗歌數聲撾七聖反○又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桂林之下無雜木故也久處集賢書即不去手非寢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寄宿于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朱鞏移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常夜直召對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

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解字係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卷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若干卷又有說文隱音四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籃簸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與之及旦則鍇死矣事物紺珠云南唐徐氏二龍謂鉉與鍇也

高越字沖遠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馬令南唐書云精警有才思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南奔越與俱行先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題鷹詩以誚之馬令南唐書載越以鷹詩諷張宣云雛空不凝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鄭文寶南唐近事又云鄂帥李公待越以殊禮妻以愛女越稱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曰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所說不同今從陸游南唐書及唐餘紀傳遂至廣陵以爲秘書郎烈祖愛其文章時齊國立制凡禱祀燕饗之文多越爲撰之及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斷西營田判官與江

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稱之江高南唐近事云江南士人言嗇物者以江高爲稱首○越雅好釋氏嘗有金剛塔記一卷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參軍歲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移廬陵令還判吏部銓歷侍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辭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眷待與二徐等不從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末疾廢久之竟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金陵志云越墓在棲霞寺舊門外山之麓

兄子遠

遠字收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淳雅沖淡而邃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以遠爲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制誥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須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唐餘紀傳云編錄昇元以來故事爲一家之言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焚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按馬令南唐書載諸將取湖南舉朝稱慶高越聞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守之爲難云云今從陸游南唐書入遠傳

殷崇義陳州西華人父文圭爲吳翰林學士崇義博洽能文章一統志云崇義自少穎悟常見飛星墜木盤中掬而吞之文思日贍仕元宗官至

學士歷樞密使右僕射常撰揚州孝先寺碑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于寺讀其文嗟歎久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崇義入貢世宗待之有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崇義任之特爲典贍切于事情周世宗覽江左章奏輒擊節稱賞元宗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子留守金陵後主初立令民間行鐵錢物價騰踊崇義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未幾進右僕射同平章事開寶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仍同平章事已而收官名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國亡入宋避宣祖廟諱易姓名

曰湯悅宋太宗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慚詩史觀當
世頗稱之是時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宜怨言
太祖俱錄之館中俾修太平御覽等書豐其廩餼誘臣
多卒老于中崇義其一也

論曰韓熙載制誥有元和風而議論宏正施治體要洵
經國之華也鉉鍇競爽越遠聯鑣與吳之二陸何加焉
殷崇義文采斐然工於述作其以瀆爵自命有以也夫

劉懿　郭昭慶　盧郢　章僚

劉懿宣城人工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
不能自振懿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得承平餘風（鍇嘗

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能自勝于露運通于文為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剽竊緒說覽目滯新試耳則吾不知也閱者譽之）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
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既乃屏風操尚信義一言
之出必復而後已常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懿亦
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懿悔恨徒步數
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篤以素行為有司所擯至後主末
始登仕版迨國亡銓授未及遂不復謀仕宋開寶中薄
遊汴京樊若水欲薦于朝懿恥之亟歸隱廬山數年卒（一云懿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

郭昭慶禾川人也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
告故南平王鍾傳次人與僧館姦大理獨辭徵按法議
從鵬以法行自貴始曲法殺之會宋齊邱得罪鵬坐黨
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撰唐春秋三十卷
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
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授楊子尉
辭不受復歸禾川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
之會闕編戶乃籍昭慶為新擬軍府後主嗣立昭慶復
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
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畧擢著作郎是時方奉中朝
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延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

之昭慶與徐鍇兄弟不相能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
慶怒詬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與昭慶為鄰而師義者
故鍇姻婭也鍇陰令師義召昭慶飲置鴆于酒毒之明
日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
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惟唐春秋為鍇所匿
不得見（云時又有何論著唐摭言十五卷亦為當世所稱）

盧郢金陵人能文章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
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恃權暴横國人望其
前騶莫不奔避郢遇之訶街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
郢奮擊十餘人皆顛躓由前捽德霸墮馬毆之敗面傷

目德覇忿忿入訴後主后之出鄙斑作笑曰戎帥遇一
措大不能自全而日尚敢訴耶遂挫其職馬令南唐書載德覇出郢
騎留不憾使數率擶節郢書服拘之今不能過郢遂去
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學出遇德覇不避其呵導德覇叱
騎話曰汝等乞身背不知覽劍徵無呪郢因叱左右收
之郢等投死石乎豈其導從嚴叢廳傳面德覇令後主
訴乙後主讓曰爾于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
費輿之共治汝爾監前是必超分凌辱士人觀記與此
略異明年郢舉進士試王慶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爲
郢妹婿常受後主命撰文眾目未就郢曰當爲君抒思
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戲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
升復弄如初忽賦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服其
工遂以郢文進後主詰鉉曰諸勢遇使以非郢作鉉以

實對郢由是知名一云擢任選職國亡入宋知全州卒
章僚雖善待遇後主時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
山川事蹟物產撰海外使程廣記三卷春秋纂露作海外行程記
五中閒引保大初分爲使事爲證史虛白爲之序大抵言高麗有二京
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
綠青碧俗喜區頭生男日日拔髮其首又言高麗多銅
出家鑪具皆銅爲之有溫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
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地志家多稱其書爲博洽云
章僚大昌亦作張僚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樹穀藝初氏閱
邵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十五

列傳

伍崇範 毛炳 邵拄 黃載
朱存 朱弼

伍崇範盧陵人家故貧蒿薪不屬而讀書自若意豁如
也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

典籍殘闕下詔旁求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
進之以私錢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
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爲哉皓
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爲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
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散諸親
舊之貧者元宗郎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毛炳洪州豐城人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爲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
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
微哂而已自後遊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

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數日宛轉號叫疑鄰所箸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常醉臥道旁有里正拘之將辱之叱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勿擾予聽今事金有出書云里人後復何自起愛日毛炳不干於世谷人谷不學問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邵拙宣城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千杯不醉一日嘗沉酣過度遂覆觴絕飲有詩百篇曰廬嶽集又有手鈔史傳文集三百卷及卒門人裒氏買地葬之

貢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釋耒耜就學于廬山師事處人劉元亨精究經史能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規模於塞淺之文夫取於有司之乎其去道不甚遠乎遂不復進取以教授爲業載事母有孝名性嗜酒而尤之間多蓄罌缶輿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常釋禮經若干卷其直百千爲人取去笑曰我無貲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饑了不介意諸生有燕會市羊者是夜夢一羊跪乞命載出已將醜頭而角其羊又飼一犬亦頗馴每出入則犬隨時人號曰犬羊仙且紀其事云金陵陷載以隱居獲免宋太平興國末一夕醉死年七十妻與子皆先卒

朱存金陵人保大時常取吳大帝及六朝興亡成敗之迹作覽古詩二百首章四句地志家多援以爲證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處緒嚴整諸葛濤飲博不遜忠告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繹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歸宋補衡山主簿秩滿求爲南嶽令卒

沈彬　史虛白　陳陶　陳貺

鄭元素　廖凝　洪文用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雅言彬書吉參遂五彬南夢書長貼小乘譏名者譏射不入月不及第也遂浪迹衡湘會楚武穆王稱霸湖南彬獻頌德詩武穆王欲辟署幕府以有足疾而止由是隱雲陽山好神仙尋賦詩句法精美江南野史云與寧國虛中齊己以詩名相吹噓歸鄉里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江南野史云先主欲取揚州因彬獻觀畫山水圖詩有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祕書郎與元宗遊後乞骸骨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是日君上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賜粟帛以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先嵗常指鍾山雷擊松木四片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爲槨誡子不敢違已及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

吾嘗瘞骨于此及李氏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銘製作
精麗光潔可鑒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葬將救丩合南書郎文
案南唐近事皆云蓋上可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寓閏月今從陸游南唐書又江南野史云彬將葬穴其處乃
古冢也其間見一石燈泉上有漆一燈照燭一銅牌上鐫篆文又云唯城今已開難開不葬地深壙稍未蒙
當得沈彬來記與此略異所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郡門送客再
過金陵諸詩盛傳於世次子廷瑞有道術人皆呼爲沈
道者嗜酒卻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
里林棲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
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江南野史載廷瑞劉醉至陳岩流遊蹈上
縣令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起病傳豐專盡數几西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勞府高都自有劉手握深苗人

不茂鹽舍亂骨將爭埋云云今乃漸勦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南唐近事云北海人虛白隱居嵩少著
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
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
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
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眾篇悉就
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用可十必然之論多
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迂人也不能了此引見烈
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盂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
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

事機爲他日悔紇設虛白對曰昔陽中文臣叔劉德輿曰長安下門爲戶是公家有姓
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於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爲使君勸倘不能斫定中土王有京難終不足言也
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爲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謁
廉之虛白恥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
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
瓠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
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
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幸江北地
求歲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洲汀島以供

開魚鱉無知尚変遊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
彭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
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
雨揖邦崖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又知其嗜
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
使一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
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
公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
飲之殆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
勿用祭享無益亡者吾亦不欲子皆從之南唐近事曰虛白卒其子

每因篇序必修其名裁職續於雲舟紙皆化洞遭焚之火則自滅過不復更發矣云不若有釣磯
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宋人望中叔有孫溫官翼部員外郎獻虛白文
集仁宗愛之追號虛白處士先生
陳陶劍浦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詣金陵見烈祖
自度與宋齊邱不合隱居洪州西山嘗曰世豈無麟鳳
國家自遺之耳陶少與宋齊邱相善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又自詠
云近來世上無徐庶為錄時事云陶以詩名求誰向桑麻識臥龍陶博物釋老學自號三教布衣
善知曆象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
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
以大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偽言售鮓令

門陶出啗鮓嘗甚售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
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歸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
殘歌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陶曰是夜乃貪狼
星直日政陶元宗歎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
遂絕意仕進以修養燒煉為事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
斸而餌之二子小字祖黎陶有詩云蕃溪老叟無人問閒剃湘衆教六翁搖指二子
也或問其優劣答曰咪雖不屈皆可於山久之變姓名
從去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與老
媼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啖既醉歌舞道上其
歌曰藍采和盡采和生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
酒歸去青龍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
陳貺况一作閩人性淡漠孤貧力學積書至數千卷隱廬
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嘗往衣食之絕不以動心
有季父為桑門時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
已搉遠近江南野史云貺有詩數百首當時稱強使出于常流學者多師事之元
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貺入見幞巾條帶布裘鹿鞾進
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
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
卿其領之貺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
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貺五十方娶有譏之者曰

處士新昏宴爾安乎答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人嫁下有宇嫁事及獻或問細君置之何所對曰聲許睡殺歸阮曰婦人年少何可不防閑答曰扁鎚之矣曰如水火何曰鈴匙亦以付之其淳質如此
鄭元素華原人少習詩禮避亂南奔隱居廬山青牛谷
四十餘年樵蘇不爨絃歌自若構一室於舍後會集古
書千餘卷遂終其身焉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
陵從埏道下見宮室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列
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蹟
韜盡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
成韻語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元宗習其名數徵聘之初

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與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為彭澤令棄陶處士為人已而笑曰淵明不以五斗折腰吾寧久為人役邪解印歸衡山廣輿記云凝秋滿但攜詩卷酒壺而去久之復起為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號為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仕閩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也

洪文用為　主簿後主時與族人澤應泉州文圖山人咸多其不為世屈

何溥　謝銓　李元清

何溥字令通袁州宜春人天資穎異識雲氣善地理家言元宗聞其賢累詔起之因上言天經地義之寶擢國子祭酒一云官僕射按溥休寧縣基記云職任國師又方回有贈祭酒何公像詩今從之保大中節廷翊相皇陵於牛頭山溥言不利極表諫諍忤旨謫休寧令溥至邑郎改縣基吳王墓後倚松蘿山前名真武下壇形未幾卜地縣東南隅居焉舍前側石按太極八卦諸圖茂林修竹時時披襟嘯傲其間以為常後主時復徵不起國亡溥大哭嘔血轉隱芙蓉山剃髮為頭陀禮昭覺師別號幕真又號紫霞山人溥雖假迹禪門絕不諱釋語每誦道德經必歎曰真聖人也孔子豈歎我哉由是專修長生煉化之術宋天禧初以火解所著論氣正訣一卷傳世

謝銓會稽人仕元宗父子官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國亡銓守義不辱挈家遁居郡門士論高之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屢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元清徙金陵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詐疾不出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緡

民以變直折閱為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為定制又常嚮宜科率民甚便之歲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國亡以故官起發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為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琥　許先大

盧琥世為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溪保大四年置劍州於延平津以陳誨為刺史又取尤溪隸劍州尤溪故有戍卒盤山砦至是以琥為守將及李仁達亂閩使其將陳氏襲尤溪琥拒之於東郊水亭戰甚力邑人得存

寘不死珖兵敗乃曰吾受人邑爲之守邑不守何用生爲大呼而前爲匡弼將劉掉刀所殺邑人相與葬珖于杉嶺珖五子四子從戰俱歿季子幼棄草中鄰嫗訪其母送歸金陵元宗下詔褒卹授季子總管復其家

許光大保大時爲沿海都巡檢居宰德縣硯江江寇至光大持短兵接戰遂歿于陳江水如血者三日尸隨潮歸鄉人立廟祀之

陳褎　顏詡　許規子逖　歐陽彬　鍾離君

陳褎江州德安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弁者別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褎又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德獄訟稀少有彭李者世爲其鄰父久喪明常囑褎子弟言舜至孝瞽叟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人有如此昇元初詔復其家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顏詡不川人故唐魯公真卿之後也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擅辭翰修飾廬廄及末年一門百口家法肅然閨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常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其自媿詡季父以非禮撓鄉人桑訟縣求治邑令下詡評之詡償以己緡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許規南陽人祖儒義不食粱粟南奔隱歙州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爲人慷慨尚義常羈旅宣歙間聞旁舍生呻吟狀就訊之曰我某郡人姓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喪事畢負其骨千里并黃金寘死者家死者有父自內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壽（蓋亡者先至家囑以金酬規也）規不顧竟去規子逖

逖字宗山爲人慷慨自喜有氣節後主時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宋師圍金陵統軍使張雄（節字雄）擁兵數萬駐上江後主命逖召雄兵還走上江告之故雄素忠義卽稟命已而後主以蠟書止雄於溧陽（一作溧水）逖曰此非用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愼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逖去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逖至收其敗卒千人而還人以是謂逖爲知兵國亡入宋召試爲汲縣尉官至司封員外郎

歐陽彬字可封吉州人仕元宗父子爲武昌令古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枝生於檻鄉人以爲孝德所

感爲著賦頌年九十有四

鍾離君失其姓名按東軒筆錄云鍾離名瑾合肥人又續文獻通考亦作鍾離瑾似鍾離爲姓非邑名矣今從南唐書保大中爲鍾離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一日使執箒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泣然淚下鍾離君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鍾離君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父前爾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

當以吾女貲裝先求婿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一云前令女配次子一云鍾離女配次子

吳媛　聶氏　龔氏二女

吳媛浚儀人唐史臣兢之後父志野義不爲梁民來奔江南遂於廬陵僑居焉媛適段甲生子未周晬而段卒父母以媛少而艷議嫁之媛剺而自誓專務紡績備嘗躬親操井臼匪懈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西錄其事以表於朝

聶氏太平鄉民女也父蚤歿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躑躅方食聶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頭運割其項同樵見者呼噪助秡之虎奮擲不得脫自闘死聶擔歸告鄰里共收母屍時年十三歲也衆咸異之

龔氏二女父愼儀爲盧絳所殺事見愼儀傳二女被虜以行至邵武王寀名罷香嚴寺絳置酒恣飲二女遂縊於寺後之小墩後人名其所曰烈女墩一云絳叢二女去弗忍殺比入閩中二女爲託舊鄉里至香嚴寺徘徊不前日此是我家我死是矣絳遂殺之

十國春秋卷第二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　炯章仲氏閱
邵文周　吳少霞校重刊

南唐十六

列傳

郭廷謂　朱令贇　陳大雅　盧絳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工書善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郎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宋史作仁諫今從南唐書）約以死守周遣謀以鐵券及其璽廷謂拒之籍州民不逞者聚于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糧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艦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從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東西以護橋命張從恩焦繼勳守焉廷謂語仁謹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利於陸我以舟師勝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汎溢頗假舟兵二千斷其橋居其城由抵壽春仁謹從之卽輕櫂泝流急趣渦口麾兵斷橋悉焚之周師大衂死者不可計燔其營櫃而還以功授武功殿使周師退保定遠又

募壯士爲負販狀入定遠偵軍多寡及守將之名還曰武行德周將勍也廷謂曰是可圖也廼精練鄉兵萬餘治卒五千日夕訓練依山衛枚設伏以破之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遁時有以玉帛子女餉廷謂者悉卻之唯取良馬二百匹以獻以功遷滁州刺史兼上淮巡檢應援兵馬都監及紫金山之戰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追不能及將濠守臣欲棄城走廷謂止之假加濠州團練使治壁壘繕戈甲常若敵至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早辭請和以伏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踐

踏死者甚衆然而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至山陽見世宗特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本州馬步都校廷讚爲和州刺史（廷謂又有兄廷誨元宗時官太子洗馬致仕因命廷誨子廷澤字德潤元宗時試秘書省正字）

陣濠州兵攻下天長軍宋史云其將馬贇降遷檢校戰櫂左右廂
都監入宋官至鄧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
第汴京開寶五年卒年五十四子延濬延韶之降元
宗嘉其力屈異於他叛者故免其家延韶性恭謹事母
以孝聞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惠愛百姓
稱之
朱令贇大將軍匡業從子權頷廣目趫捷善射軍中號
爲朱深眼積遷至神衛軍都虞候已又代林仁肇爲鎮
南軍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宋師已圍金陵召令贇
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躡我後

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饋饟奈何乃檄南都留守劉
克貞赴鎮欲進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矣
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櫂都虞候王
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栰長百餘丈大艦容
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栰艱阻而宋
師密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狀令贇疑有伏不即進
比至虎蹲洲令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
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以脊泝之名曰
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
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投火死江南野史
云其子殿身在南昌櫂米文甲俱焚無子遺煙焰不止者浹日自
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初軍至石牌管子若霧晝
集如墨覆營上不復見營外人望其氣如虹上亘於天
不祥之兆也不數日遂敗釣磯立談云將宋師上有氣如翔鸞舞狀
陳大雅字審己後主時官衛尉卿宋師圍金陵陳喬欲
遣使冒圍趣上流援兵後主謂大雅曰審己儒者也平
時尚急人之急能爲孤一行乎大雅再拜言曰陛下
十餘年來焦心勞士羣臣不能報稱萬一倉卒之際臣
合萬死然愚以爲覆水之勢殆於難圖雖承威靈恐不
克辦後主曰孤平生喜躭禪學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

時冢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
朝常恐獲罪每思脫難顧無計耳今竟煩天討孤亦安
能惜一日之辱正以旅拒既久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
江征戍以爲聲援大雅復言上江大帥朱令贇慢謗自
用無遠謀恐不足恃後主作色曰諸臣平日高談稷离
目前但欲爲任數奴計孤亦何所託命也是夕詔大雅
發令贇等軍大雅便疾馳至軍勸令贇倍道勤王令贇
知勢不敵謂大雅曰僕頭顱決爲家國効一死與卿俱
沒無益也卿爲先事入白可乎由是犯矢石潛入金陵
與後主相持泣下曰令贇軍必無成矣城陷日大雅投

殿角并中衣拄小節不得死兵人引之出宋將曹彬命從後主入宋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襲蘇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橐中裝比至家母及兄弟咸詬詬之絳乃入

廬山白鹿洞書院稱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摧賈於山中持人短長衆憚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鼇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爲薪以自濟守倉吏歸更羅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辯縱橫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嘗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宗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深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兵勢須爲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

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欵絳帥部下馳出欲因圖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京授冀州團練使遇慎儀兒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畧可用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江南野史云絳既出呼延贊當覲爲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僞著節度使可羞辭乎贊使驟淚上謁留之）霸榮河東將常降而叛歸殺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惡之絳臨刑大呼曰陛下獨

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初絳未遇時遊熱病彌日夢
白衣女子被其珠衣持蔗漿勸之飲一云持蔗一本令肄盡食且歌
菩薩蠻詞以侑絳觴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闋歌曰他日
富貴相見於固子坡江南野史所南家陂至是有婦人姓玉真者
以淫亂罪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
坡云紉采器有文學登不進十第口撿鄭殷井觀瑱言日南唐史虛白仕江南主服式節度使及金陵府募驍勇敢死丁僚由賓籛長驛人福建節海紫兵以陶興後不果面敗令何容數東陽籛市東有處大王廟吉山即驛嗣馬令市唐書乃不金陵從于絳爲不頃殺敘州刺史冀橫蒙云云後賣子同子度案禮史國絳馬忠丁所事而死蔡馬書則縡為他人所訟所死援詞肖家兵為與典復敘設陳宋則蒙其守匡乃勢所宜然以宋黔福近驗韓述錄用衡融張沭本觀之問裝須繼過學安訟冤藝國本必據肯發絳何容之人必不為舉立祠

舊史當得其實姑記于此以備考云

論曰郭廷謂屢挫勁敵力窮而降要與背主取榮者異
矣朱令贇覆軍身歿將略雖非所長而死事故不可泯
也盧大雅懷申屠之志既節受職其初念詎及此乎盧
絳許克有終而才略縱橫倔強不屈殆亦有足取者焉

吳仲舉　陸昭符　潘慎修

吳仲舉字太沖永興人也有文學通春秋三傳後主時
為彭澤主簿宋師南侵曹彬徇江南郡縣納款彭澤令
已望風迎降仲舉以大義責之乃殺彬使者已而為彬
所執仲舉曰吾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釋之
入宋累官零陵令卒

陸昭符初名匡符金陵人也保大中官常州刺史當吳
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匡符為政寬簡招納逋亡未
幾遂富實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
卒皆震仆匡符無恙此之雷電頓止及舉案韓得鐵索
重數百斤匡符亦不變色徐命舉寘府庫中交泰元年
元宗既稱藩於周是秋命匡符為進奏使置邸大梁宋
受周禪匡符避太祖名乃更名曰昭符後主嗣位御宮
門立金雞竿肆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
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為笑而不問是時潘慎

修為入貢使而昭符亦常往來金陵會帑藏空竭物數
難辦昭符請市于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大
悅宋太祖已遣李穆徵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若
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宋
師致討昭符又言于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
降詔罷邸不得調卒

潘慎修字成德尚書承祐子也以父任仕後主為起居
舍人宋師南侵後主遣慎修從江國公從鎰貢買宴錢
求緩師留館懷信驛及金陵已下邸吏趣從鎰入賀慎
修謂國且亡何賀也奉表請罪而已宋太祖嘉其得體

命爲太子右贊善後主表求與修學書記許之後主已
殂改太常博士直秘閣累官至翰林侍讀學士真宗時
江南舊臣多有言後主闇懦真宗以問愼修對曰堅或
懦理何得享國十餘年真宗深加獎歎愼修風度醞藉
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淸談士大夫與遊者咸推其素
尚云

張佖　龔愼儀　周惟簡　張洎

張佖常州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開
寶五年貶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後主雅好文事雖當末
運銳留意於科第以佖有文使知禮部貢舉掲榜之前

夕有君員者夢人報已與王綸等五人及第員驚喜詰
省門遇楊遂張觀曾頭謂曰榜在雞行街何忽忽至此
旣宿則聞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佖頗任私意命
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佖之弊然
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雞行之應也佖歸後主
入宋以故臣見敘太宗朝佖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
食多客敘談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
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
已明日太宗遣快行者伺其候客即坐開頂食以進果
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太宗喜其不隱遷官郎中佖第
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佖爲人長者後官河南每
寒食必親拜後主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常分俸
贍給焉

龔愼儀仕後主爲給事中開寶三年宋太祖欲討南漢
未決詔後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撰書遣愼儀
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因愼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
遂決意興師南漢平乃得歸青箱雜記云愼儀奉使嶺表劉中囚之適个不盡與嚴乃然頂爲佛顯捨宅建寺庭生達逗未衰到上女綺語云且愛遺龔愼儀歸國不然支印死到上懼遣之尋歸以宅爲寺即今武王空里普嚴寺是也按凡則愼儀之歸先于其亡之日已今從唐餘紀傳江南
之亡也愼儀爲歙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謀

起義提兵入閩道經歙愼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愼儀吾
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愼儀朝服而出爲雄
所害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後主召至金
陵起布衣爲國子博士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
致仕還山金陵受圍問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賜金紫
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罷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
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
門存心道典俾臣修養不預公議爲之聲價冀動朝
聽比至宋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怪恐反言曰臣本野人

未嘗仕宦李煜强遣來吁伏闕辭布山多靈藥願得使
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官宋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問
曰終南之言不誣且得罪維簡不得已表求解官以遂
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緒鄠縣主簿使就養太
平興國初維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
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求仕除太常
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張洎字師闇改字偕仁滁進人也（宋史云全椒人曾祖父爲咸則縣令上舒進巡官宣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舉進士起家句容
尉（宋史云解褐上元尉）以議文獻太子謚爲元宗所識擢監察御

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頭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
嫉之會元宗遷南都留後主居守仍薦洎爲後主記室
不得從未幾元宗晏駕後主立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
誥滿歲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徐鉉同
爲清輝殿學士澄心堂建洎亦參機密予中恩寵第一
後主每兄弟宴飲作伎樂洎獨得預爲建大第宮城東
北隅及賜書萬餘卷後主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
厚洎初與潘佑並官西省情好甚篤既而所趣漸異佑
數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
力焉後主附宋貢奉事與洎來使汴京中朝公卿喜其
有文甚加愛賞宋師圍金陵逾年洎勸後主勿降宋引
符命云元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
退苟或不虞即臣當先死及城將陷洎攜妻子及槖裝自
便門入止宮中時洎爲光政院副使約光政使陳喬同
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又下見後主曰臣與喬
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不
死將有以報也（李燾續通鑑長編云國史張洎傳言洎與陳喬約同死不謂喬自經洎觀喬氣絕乃下萌從範報喬冠于視妙竹鎖不用國史蓋則九國志仰喬傳所云恐九國志未久猶起洎既已肯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關謀是可言武十求壽不得死且以爲喬已北降明日乃詣行尸投沉所所云門升書續甚矣大哉城陷時洎與喬獨同見鬭主請所南喬遂死而洎不死爾洎同不能死所以同見圖事農）

（主必不許其死也）歸宋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
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
書也洎神色自若徐曰當危急之際埋延歲月亦何計
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耳（宋史載洎係白滿罪臣實臣所爲也）
（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是之分也今從南唐書）太祖奇之授太子中
允太宗時累遷禮戶二部郎中（時泰國鏡王依覺如常之諮忠總白時翔考功爲覆一狀經商書省議虞部郎中朱從奏眾日按号功頗欲一何以亢龍亢故寅非臣子而言者所稱叙風爲若服衣器婚碧位終是禱百故色不可稱龍位了可寫亢其亢龍亢悔四字請改日自對狀日之亢易乾之九二云王弼云處下卦之極愈于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圓守免禍故云亢極之禍也漢書梁齊倍贊云遁居亢滿而能以讓厚自終傷植許由彈云）

錄九有九械一夫丹鷗嚴濺元飾表云藤位九械過
逍匪量虛杞郭子儀冊云昇九光梅其心發降李翰書
來光傳云有伊周貧荷之別無九九三九孫之博盛說廊
圖公冊云一盤日牛之个九九從之倘也從考功欲
內止稱云受龍若驚孤九光倘郎本九九龍九倘之誥
諸日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從淺數陳失
一賀月可倅謂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
列集賢院事初洎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詠汴京風物
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
不相能語人曰淸河更作與仰以一堆灰之詩進呈矣
洎嘗少屈然以巧宦竟至參知政事至道三年病卒年
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二子安期方回洎風儀襬落文釆
淸曜兼覽道釋書通釋寂虛無之理終日淸談釋齊可

聽尤險詖剽薄後主既歸宋貧甚洎尤丐索之後主以
白金頮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愼修掌後主記室
洎疑愼修毀後主素與愼修善自是稍稍疏之淸源郡
公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有言仲
寓蒲博如故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鄂州葬京師洎
亦不赴弔常同張佖議事不協竟爲讎隙始以從父禮
事佖既而不拜洎先爲延擧所爲奉之甚謹未幾搢內
指奏準制誥張佖鄰居親戚無所當及江表故侍笄登
其門與徐鉉素厚善後因論事相忤至絕交然手寫鉉
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洎有文集十五卷

賈氏談錄一卷傳世

鄭彥華 子文寶　劉澄

鄭彥華福州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隷節
度使李宏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
州大將王崇文遣李李與登樓車爲宏義宏義不勝忿
募生得與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詰旦與猶
鼓譟不已華揆鈎得與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宏義得
與而甘心焉崇文遂遁還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本軍
攻閩彥華適出屯候官會吳越兵救誨敗彥華遂以本
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已而隨侵淮南彥華以小

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奉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
章事後主末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
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一作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
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
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金陵聞之
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竟不能正彥華之罪彥華
從後主入宋爲右千牛衛將軍從征太原及幽州皆無
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
文寶
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淸源郡公仲寓掌書記未

幾遷校書郎後主歸宋舉家皆從北遷家留江南故臣皆爲所錄用文寶獨不肯言以是到汴卒不復仕列後主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賓客文寶乃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爲之感歎及後主已薨文寶乃始舉進士第仕至兵部郎文寶工詩其過縣山及題驛亭等篇爲晏殊歐陽修所賞又有南唐近事二卷傳于世

劉澄者後主藩邸舊人也後主末吳越克常州兵勢日逼朝議以潤州最要害當得良將以守乃以澄爲節度使赴之臨行後主諄諭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莫可委付勉副孤意澄涕淚而別還家悉

輦金寶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難當此何爲當散之以圖勳伐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擊之澄時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須救至更圖可也會盧絳援兵入城澄謀因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互相猜防是時絳怒一裨將澄私語裨將盧公怒爾爾不生矣因諭以殺絳降敵裨將曰奈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身爲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既而絳不可殺則謂絳曰都城萬一不敵守此何爲者絳乃自拔而出是夕澄遣使送款明日徧召諸將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作計諸君謂何如衆皆大哭澄懼生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于諸君且有父母在都下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于是率將吏開門降及後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惑欲罪其家澄府積憤切曰入父爲宵一日降敵此豈可容悉收其父母妻子斬之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顏乃亦就戮

李德柔　劉承勳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起家小吏善伺人陰私以爲能捕獲亡命所至必得人號曰李猫兒元宗時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凡獄未成者悉以蘆席裹囚倒置之死

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妄矜博洽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縉紳無不掩口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匪豈乏士而俾閹豎得以舞文誣邪其議遂寢論者亦以是節取之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故內帑別藏也自楊氏建國據有江淮比他國最爲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宮儲頗委不克謹勾使承勳獨任其

串貫用無算保大後貢來日給愈得以爲後利宿使數十百人每置一仗價益數十萬教以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屧金翠稱之江南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敢號豪侈未能過也宋太祖平荆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京承勳欲預白結中朝爲見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國亡承勳歸宋首白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出特命無敘用久之客處無資粮迫乞食不辭凍餒而死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昆山徐　炯章仲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南唐十七

列傳

孫魴　周彬　鄭元弼　伍喬
康仁傑　余璀　劉洞　夏寶松　舒雅
陳元亮　張維彬　邱旭　羅穎
吳淑　陳彭年　魏羽　洪慶元

孫魴字伯魚性聰明好學故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江淮魴從之遊盡得其詩歌體法吳時文雅之士駢集魴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詼諧建勳常與彬議將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遂出譏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熏跡坐久煙消寶鴨香非爐上作而何一坐大笑魴有題金山寺詩與張祜詩前後並稱一時以爲絕唱金山（寺詩……屏張嗣僧寄夜船月龍出聽雲之句多……後以……心……龍是四鄰樓臺戀劍……李過……好……定爲詩……）……近詠……雲更無人烈祖召見授宗正郎

卒有詩百篇行世

周彬禾川人杜門讀書不事家人生產妻讓之曰君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羨乃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訪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議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齊王景遂論書交辟賜予優渥俄告歸以所得金玉繒帛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為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鄙孔子為東家邱兒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授大理司直歷本縣令累遷尚

書郎卒

胡元龜世為盧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嘗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偉因障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贓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為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郎徐某家為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裂牋據案為過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于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候張彬征杜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家登堂拜母盤桓留宿共為詩所正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剛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庭辱王府公僕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訟者生人婦免官徙廣陵久之命放求敘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憐之時年方四十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居廬山國學苦節自奮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黃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illegible]登臺仰觀見大星芒色甚巨傍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貲奉之使入金陵應進士舉及試

畫八卦賦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賜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泊續至主司賢泊文揖貞觀而坐引泊坐于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為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泊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何覆考榜出喬得第一泊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為池州刺史仁傑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于朝仁傑乃易儒服來金陵會例貢舉試升元閣仁傑造

席和登閣詩一坐大驚後主閱其名召見稱閩風士民於仁傑對答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拔鄂州文學補漢陽主簿袁性清儉門無私謁已而出占州括畢屯田視肥磽以為高下人多允服遷汾陽令金陵敗仁傑亦卒

余瓘字崑美一名賜古田人也仕元宗為左拾遺瓘善唐律有拾遺集若干卷

劉洞廬陵人少遊廬山學詩于陳貺精思不懈或至浹日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

獻詩百篇卷以石城篇為首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悟不怡者久之國亡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曾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開寶八年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百勝節度使陳德誠常作詩美之號曰劉夜坐夏江城云寶松古陽人少學詩江為為腸疾臥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為德之與處數年盡發其秘寶松雖善詩

而性驕貴每授弟子未嘗諭唯貴將厚者私為指授且紿曰詩之旨訣我有一二前輩見將以行貰出是多私賂焉時又有張迥者苦吟詠一夕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舒雅字子正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保大將隨計介睦懷所業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舊昔館給之雅乳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定為忘年交常與□易服燕戲雜侍婢以為笑樂於數年[illegible]舉而高第試野策擢才無間言會後主命中書舍人作錄□試舉為五人雅不就試後入宋為將作監丞已

而充秘閣校理與吳淑齊名久之出知舒州見山水奇秀有終焉之志提舉靈仙觀卒年七十餘雅有山居紀詠若干[illegible]

陳[illegible]人與光保極同仕後主閩書云保極長溪人[illegible]三年進士仕南唐為大理評事歷武義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外郎知制誥[illegible]俱以才學名後十稱為二英

張[illegible]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諭二經中童子科有文章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主簿復入遷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卒

鄭旭字向陽宣城人旭不喜家業弱冠始讀書習為辭

章俄隨討金陵凡九舉而中官者六七旭自勵篤不
爲恥由是學益進後主時試德厚載物賦擢第一入國
亡歸宋呂蒙正外銓久習旭名對曰若非能爲賦者乎
旭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蒙正曰聞名舊矣謂爲古人
乃並世邪薦授令錄遷京秩卒於衛州常纂古名賢遺
言爲賓朋宴語行世其詞賦得庾肩吾度體時人取以
爲法

羅穎南昌人涉獵經傳與里人彭會同以辭賦稱開寶
中詣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郎及爲第
一穎居末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是夕氣

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及宋師下金陵穎
再舉不第遂經漢高祖廟作詩誚之頃之輒自免冠籍
伏數曰卒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
學多自繕寫書籍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
文章著名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滑稽難于措詞
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國亡歸宋久不得調
後以近臣薦授大理評事與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又
作事類賦以獻又有秘閣閑談五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累官職方員外郎
卒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邑令彭年幼好
學母惟一子絕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籌燈密室不令
母知年十三著皇綱經萬餘言爲名輩所賞後主聞之
召入宮令幼子仲宣與之遊金陵陷彭年師事徐鉉爲
文累宋太平興國中進士後附王欽若丁謂仕至兵部
侍郎事具宋史大中祥符九年卒彭年博聞彊記所著
文集一百卷唐紀四十卷江南別錄若干卷又彭年篤於典故入
[illegible]又作閤門儀制十卷[illegible]書籍音十卷[illegible]轉運司編敕三十卷大宋重修廣韻五卷

[illegible]字垂天歙州人少能屬文上書後主署宏文館校
[illegible]師時建當塗縣爲雄遠軍以羽爲判官宋師渡江出

其境以城降擢爲太子中舍累官禮部侍郎卒又有劉
式者袁州人亦後主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任至刑部
員外郎

洪慶元江寧人祖勳烈祖時崇文館直學士父壽桐城
令慶元喜讀書善文章獻書後主授奉禮郎補新喻令
國亡歸宋爲寃句令

應用　王文秉　朱澄　高太沖　陶守立　顧閎中

楊行思　曹仲元　周文矩　顧德謙

厲昭慶　董源　徐熙　解處中　韓幹

董羽　衛賢　王齊翰　蔡潤　竹夢松

應用以書法名江南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常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桂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時又有王文秉者善小篆字畫遠過徐鉉所書紫陽石磬銘千字文傳於世

朱澄事元宗為翰林待詔工畫屋木常與高太沖等合畫雪景宴圖時稱絕手太沖工傳寫寫元宗貌得其神思亦為待詔

厲守立池州人保大間應舉不第退居齊山以詩筆丹青自娛工畫佛道鬼神山川人物後主金山水閣有十六羅漢象故守立所繪也

顧閎中事元宗及子為待詔善畫人物是時韓熙載好聲伎專為夜飲賓客猱雜無復拘制後主惜其才置不問然欲見其尊俎燈燭間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故世傳有韓熙載夜宴圖云

梅行思一作再思江夏人繪人物牛馬妙絕而最工於雞以此知名世號為梅家雞仕後主為待詔品目甚高

曹仲元豐城人也後主時為待詔善畫道釋鬼神初學道元不成棄其法別作細密以自名家尤工傅彩常建業寺畫上下壁八年不就後主責其緩命周文矩校之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後主乃加慰諭焉

周文矩句容人以繪事為後主翰林待詔工道釋鬼神車服樓觀尤精士女而彩色纖麗後主常令文矩畫南莊圖覽之歎其精備開寶中進其圖於宋文矩有遊春揚衣褰帛綉女等圖傳於世

顧德謙江寧人善繪人物風神清劭舉無與比後主愛重之常謂曰古有愷之今有德謙二顧相埒繼為畫絕矣

厲昭慶豐城人工畫人物官翰林待詔隨後主入朱受

圖畫院祗候

董源一作元善畫後主時為後苑副使畫多作山水龍雌蹬出洞升降自如又工人物一日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趣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未敢竟進使隨共諦視之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於上蓋源筆也

徐熙江寧人世為江南仕族識度閒放以高雅自任善畫花木禽魚蟬蝶蔬果後主絕愛重其蹟熙常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供後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

解處中事後主爲翰林司藝特於畫竹盡蟬蝶之態又有韓幹者工畫水官畫院學生皆有名一時

董羽字仲翔常州人口吃不能疾談俗號董啞子善繪龍水海魚事後主爲翰林待詔鍾陵清涼寺有元宗八分題名李蕭遠草書羽畫海水爲三絕羽又畫後主香花閣閣屏大被稱賞後歸宋宋太宗常令畫端拱樓下龍水四壁極其精思一日太宗與嬪御登樓時皇子尚幼見畫壁驚啼亟令圬墁羽卒不受賞云

衞賢爲內供奉長於樓臺人物常作春江圖後主爲題漁父詞於其上又有王齊翰善繪佛道鬼神金陵陷步

卒李貴入佛寺得齊翰所畫羅漢十六幅以出又蔡潤工畫船水始隨後主歸宋隸八作司彩畫匠人後因畫舟車圖貢上遂補畫院之職時又有竹夢松事後主官別駕工畫人物宮殿巧絕冠代夢松溧陽人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　燦章仲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十八

列傳

裴長史　徐幼文　占夢僧　吳廷紹

李廷珪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國人慕華來歸居之建州城中長史則其本國官稱也後主朝金陵危困建州通守查元

方知其有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行至歙州長史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愼儀監軍彭鎬曰有狀託之附奏中言金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有災寧謐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巳而皆如其言

徐幼文得宋統占夢之法爲人斷休咎多奇中馬延魯子偃舉進士一夕夢登崇孝寺塔刹極高處打方響詣幼文叩之幼文曰雖有登假至下地耳明年偃成名或有謂其無驗者幼文曰誠如吾言後當知之未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覆榜黜試偃果覆落

占夢僧不知何許人馮延巳鎮臨川閒則識已有除替一夜夢通舌生毛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薙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間果寢命

吳廷紹為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治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用楮實湯進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皆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多不驗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李廷珪工造墨與父超自易水來江南定居歙州初姓奚後賜姓李氏廷珪弟廷璋子文用皆襲其業輟耕錄又宗廷珪有弟廷寬承宴文用為承宴之子然多不及廷珪江南以澄心堂紙龍尾硯按龍尾硯元宗時硯官李少微造見潛溪集及廷珪墨為文房三寶嘗其時有貴族常誤遺廷珪墨一丸於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逾月臨池飲偶墜金器乃令善泅者下取之併所得遺墨光色不變表裏若新繇是世多知寶藏云又南燕拾遺記載韓熙載延歙工朱逢燒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匱而寶之又輟耕錄紀南唐墨工李氏外有耿文政耿文壽盛通盛真諸人附記於此

御廚　楊花飛楊名高　李家明　王感化

李冠

御廚失其姓名故唐長安宮人也從中使至江表屬昭宗誅北司逃亡命而御廚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諸法一時稱為精絕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元宗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悟覆盃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語國不當有銜璧之辱也馬令南唐書以此事屬王感化今從野史南唐書類曰罷諸宴賞勵精庶事圖閩弔楚幾致虛覇時又有楊名高者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旛綽著笑林頗行於時辭鄙不載

李家明廬州人與楊花飛為同伍善詼諧滑稽保大初晉王景遂等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家明因曲宴日伴戲為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跪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恩不外覃由是百官進秩有差嘗從元宗遊後苑元宗登臺望鍾山曰雨即至矣家明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元

宗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元宗遂命榷務減征之半宋齊邱止一子輒死悲哭逾月齊王景達勉之不育北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爲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從之擲其庭中齊邱取視拔淚而出鄱陽王延政至金陵公卿宴於邸第延政客賜予家明謂之曰賤工無伎告大王乞賜一物大般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取戴爲優服延政默然因怏怏病薨又江南野史云上于苑中命元宗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其鉤惟元宗無所獲家明見其獨來乃曰臣未死敢上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嗣主大喜又家明每死會嗣主聽支之坐于便殿書卓字家明留苦曰臣無宿學人音字與之不發詞生日明能學事否家明曰臣辭恩書邇遊神

琛詞主乃于麻紙上大押字命試學寫家明得之輒於草字上書云宜州于上供庫錢二百千付家明安母殁嗣主見之大笑因而賜焉元宗失江北遷南都龍舟至趙屯泊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峰數峯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絕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爲罷酒馬令南唐書載家明詩云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迥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盃中與此不同後主時家明老而無寵又南唐拾遺記載余度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奔處也宋初下南唐諸將置酒作樂樂人大慟殺之栗淮此山因名附記于此

王感化建州人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初隸光山樂籍後入金陵樂部爲歌板色保大中絕有寵元宗暑月曲宴相臣放顏等于北苑有老牛息大樹之陰命樂工譜之感化遽進曰困臥斜陽噍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續等有慚色江南野史又以此爲李家明所詠元宗常作浣溪紗二闋手書賜感化蒻苔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鉤是也後主即位感化以詞札上後主感動優賞之詩話總龜曰李嗣主宴苑中有白野鵝飛集嗣主令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山深洞恐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禽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嗣主大悅手寫浣溪紗賜之云云又曰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善爲詞章州節度爲代優別感化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擾山長色翁家悲更喜迎郡送如來又題怪石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

弁冠籍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隸教坊會軍旅事興不暇未幾元宗殂國家多故音樂之事遂

廢衰減初司徒李建勳號知音遇冠絕歎賞之建勳死冠無所依因渡北遊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悽咀人以比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冠一作冠又南唐近事云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子饒郡公常聞于元宗元宗甚歎召對屬淮甸多故罷垣期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閣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調長流水怨鶴孤棲欲獨彈可惜人間容易聽齊聲不到鶴樓前以冠子爲進士未識所據

彭利用

彭利用廣陵人也周師下淮南利用南奔僑居廬陵性朴鄙雖燕居對家人稚子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目爲彭書袋時有問其姓者對曰

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冑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夫常行過利用責之曰如我以為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力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我何慢自賢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建請於窮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又利用喪父客遊問之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餬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伸堪之棺貧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慄遂大慟曾為家火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貴達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常借窮客遠遊假不告而返詰且復至問之故利用日忽思朱亥

之椎借僑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類俳諧多如此利用雖舉進士坐是六上不第年六十一夕宴寢而卒（利用故腐儒以其善涉俳笑故依馬氏附載之末）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　烱尊仲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南唐十九

列傳

僧休復　僧無殷　僧緣德　太平和尚
僧應之　僧文益　僧深　僧慧朗
僧智明　行因禪師　僧清稟　僧行言
僧智筠　僧文遂　僧匡逸　僧守訥
僧元寂　小長老

僧休復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納戒烈祖創清涼道場延居之保大元年十月朔致書辭元宗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元宗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衆集休復端坐誓衆曰無棄光影語絕而逝時元宗聞鐘聲登高臺遙禮涕加哀慕收舍利建塔焉

僧無殷福州人俗姓吳氏七歲從雪峯出家後往吉州禾山學徒雲集元宗召而問曰師從何處來無殷曰禾山來曰山在甚處無殷曰人來朝鳳闕山岳不曾移元宗重之詔居東都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棲止焉建

隆元年卒謚法性禪師

僧緣德臨安人俗姓黃氏少事東山勤公薙髮爲沙門已而至襲州清豁修道久之往洪州上藍精舍會宋齊邱至衆僧羅迎緣德閱經自若齊邱倚立觀之緣德不爲禮齊邱問上座看甚經緣德舉示之齊邱異焉歷詣禪舍刹幽谷雙嶺諸刹緣德去留所至頹然默坐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兩處夜申其裙以爲衾後主聞其名召入禁中問佛法大意敕建寺於廬山宋師南侵胡則據守江州宋將曹翰部曲度江入寺僧皆驚走緣德正坐如平時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

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緣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之曰禪者何故而散緣德曰擊鼓自集翰命軍校擊之僧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緣德曰公有殺心故爾乃自起擊之僧人咸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登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屬門人累甎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多中元宗召見于百尺樓木平指樓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及淮甸交兵龍安山置烽堠應江北常登樓以觀動靜其言遂驗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于之後慶王薨得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南唐近事載木平云壽當七十是歲慶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今從南唐書一云木平見元宗時挂木餅於杖頭忽引餅自蔽元宗不能見後爲置寺宮側遂名木餅寺云

僧應之本王姓其先閩人也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削髮爲浮屠保大中賜紫命寫楞嚴經既成上之元宗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

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禪院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贊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著有臨書關要一卷

僧文益餘杭魯氏子也七歲依睦州僧全偉落髮已而功通儒典又詣明州希覺聽講釋書希覺曰我門之游夏也元宗重其人延住報恩院賜號淨慧禪師常有獻畫障子者文益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文益曰誰是汝心其人默然無對隨機善誘皆此類也保大末或亂國危上下不以爲意文益因觀牡丹獻偈以諷曰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元宗

顛常具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親加禮問未幾別衆遷
身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年七十四公卿以下素服奉全
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主
命文益弟子行言爲導師開法再謚文益曰大智藏大
導師（按五代史補載僧謙光素有才辯飲酒茹葷不拘小節常與國主對食登客品及擇魚果粮因問吾師亦有志願不謙光對曰但得鵝生四足鱉加兩裙足矣或以爲謙光即文益也嚴文益不應有此事姑識於此）
僧深居金陵說法元宗常置綠一俊鶻一具謂深及文
益曰高座若問答得當賜雜綵否則賜鶻文益升座深
曰今日本欲咨問師還許不文益曰許深曰鶻子過新

羅緣便行一日同智明過淮見漁人布網有魚從網
出者深曰此却與衲僧相似智明曰爭如當時不入網
羅深曰公少悟矣智明至中夜方省
僧慧朗居廬山化城寺朱齊邱常請開堂說法一時稱
爲法眼宗高座
僧智明住金陵清涼禪院後主延之登座有僧問言句
盡落方便不落方便智明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其元
機多如此
行因禪師居廬山佛手巖學道後主鄭重之詔居棲賢
寺一夕大雪忽逃歸舊隱託巖立化

僧清聳泉州人常參雲門印記後主延居光睦未幾召
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凡十年出住瑞州之洞山
僧行言泉州人後主建報慈院命行言大闡宗風會衆
二千餘人署號曰元覺導師行言升堂有云示生非生
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又曰言假則影散千途
論真則一空絕迹皆爲見道之言
僧智約河中王氏子也精通禪理初住棲賢後主創淨
德院於金陵延居之署號曰達觀禪師常曰吾不能投
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
既請還山後主錫以五峯棲元禪院

僧文遂杭州人本姓常爲楞嚴經注釋就謁于師文
益述己所業文益曰楞嚴豈不有八還義邪文遂曰然
曰明還何處對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何處文遂懵然無
對文益戒令焚所注之文自是始忘知解禪學日進後
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
僧匡逸明州人爲文益高座弟子後主詔居金陵報恩
院署號凝密禪師
僧守訥字妙空嗣法于雪峯住嘉佑禪院後主時三詔
不起國人高之
僧元寂姓高氏故唐節度使駢族子也棄家祝髮博極

羣書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嘗自號爲酒禿云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元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不予聞

小長老者淮北僧也或云即江南江氏子 宋景文筆錄云李煜有國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卽剃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廷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淸涼寺號曰小長老凡誤中家資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又鄭毅夫江氏書曰云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文瑰壽前榮若水縣策頁李氏又龍袞江南野史云北朝聞李王崇奉釋氏臨選少年有經業口辨往化之號爲小長老 其說不同如此 自言慕化遣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大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乎因說後主廣施梵刹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廣聚僧徒日設齋饌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金陵被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師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交下復召小長老託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後鴆殺之 按臺後錄引稗談錄云其後李主餘俘各令以官江後累與名州家子安陸據此則身猶者貞又以詩心非宋也 先是淨德尼院凡八十餘人皆宮人入道

者都城將陷亦積薪于院庭後主與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衆火爲應吾與汝輩俱焚死及保儀黃氏播積薪于宮淨德院遂望見烟燄遂焚積薪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時城中有僧千人數表乞披堅執兵以死國難後主不許初後主與周后酷信浮屠法僧帽緇衣誦釋典親削僧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加以修治兩手常作佛印而行募道士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者令禮佛百拜便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期奏牘至遇齋日則於宮內對燃佛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飾緒其燈獲免者甚多 羅泌路史云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儒童菩薩號曰孔邱今溧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爲孔子寺以孔子爲是經此南唐時以儒童寺故子當闢江南之士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崑山徐　烱章仲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南唐二十

列傳

王栖霞　陳允升　史守沖　譚峭

潘扆　陳曙　許堅　聶紹元

耿先生　楊保宗

王栖霞一名敬真字元隱生于齊魯七歲以神童及第

天祐時避亂南渡從道士聶師道傳道法已又居茅山從鄧啟遐受大洞經訣烈祖輔吳召至金陵館于元真觀昇元初加金印紫綬賜號元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允又加號貞素先生時烈祖餌史守沖丹藥頗躁急暴怒一日問棲霞曰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元敬皇后自簾中聞之歎爲至言棲霞常赴醮上章烈祖命築壇遂之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當徐議耳凡烈祖所賜予悉不受保大元年四月卒年六十二賻錢二十萬恭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撰碑

陳允升饒州人也時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罕睹其面天祐末有人見允升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刺史危全諷素知其異迎致郡中獨處一室時忽失之常與全諷謂之曰豐城稱美願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稱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提一布囊可數斤類因其食之全諷有姻黨市黃金郡中不足輒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第取厚紙以藥塗之投火中皆成黃金後全諷與吳師戰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

不悟果敗于象牙潭昇元時允升猶往來撫州山中不知所終

史守沖不知何許人烈祖常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之而守沖適詣宮門獻丹方潘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爲僊人使煉金石爲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譲常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秉間言臣服前數日已覺炎躁豈可常進哉烈祖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爲戒也

譚峭字景升故唐國子司業洙之子也洙訓以進士業

而峭酷好黃老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
術（沈汾續仙傳載峭謂父以不召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將爲之冀其有益）夏則服烏裘
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騰
騰然久之煉丹南嶽成能入水火隱形不見因蹤跡遊
三茅山道過金陵見宋齊邱有仙骨雖溺機智而異於
衆人出所著化書授齊邱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爲序
而流于後世齊邱遂奪而傳之（一云齊邱利其書虐峭以酒醉而縫以革囊投
諸深淵有漁人剖之峭猶雖正襟呼問曰我譚景界也齊邱奪我化書沈書于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
腰囊中得大休歇○又五色綵被譚峭詩有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云云）後入青城
山仙去

潘扆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馬令南唐書俱不言扆爲鵬子今從江淮異人錄）
少居和州樵採雞籠山以養其親常過江至金陵泊舟
秦淮口有老父求同載扆敬其老許之時大雪扆市酒
與同飲及江中流酒盡老父解巾於懷中取小葫蘆子
傾之極飲不竭扆驚益敬之至岸老父謂扆曰子事親
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扆由是往來江淮間
屢著奇異自稱野客世或號爲潘仙人能置水銀于手
中搦之卽成白金常入人家見池有落葉甚多謂主人
曰此可爲戲令漉取之散于地隨葉大小皆爲魚更棄
于水葉復如故又能覆本誦所未曾見書或束而縛之
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無誤（江淮異人錄云有副使皆至所親家同坐者
數人見扆過于門主人召之同坐扆曰請先生一術以娛賓扆顧見門有紙筆乃出一小刀子細翦切之至
盡既而合聚之砧復如初又于袖出一幅書方巾謂人口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從余乞之也乃舉以蒙面退
行數步則不復見）常依海州刺史鄭匡國（金陵志作鄭匡圖）不甚見禮
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飲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
觀扆所居四壁蕭然草席竹筒而已發筒覩二錫丸亦
頗怪之扆歸撿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
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劍客也
求學其術扆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錫丸
置于掌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錚然有

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扆笑引手
收之復爲錫丸匡國表薦于烈祖且獻丹方召居紫極
宮數年卒扆臨歿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
從之使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元宗發冢觀之
迄無異焉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安南唐書唐餘紀傳以曙爲蜀嘗舉進士唐末避地居南
多遊于蘄州山中今從江淮異人錄）人謂爲白鹿寶亦不知其年步行日
數百里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時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
去由是人多虛席設醴以俟之閒日或至數家舍中進
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

若人有乘其出往闘之者瑫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頗為不少畏忽祖闘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闘而得見召後數日使者再召之竟不行南唐書云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興人以為預知也後過江居永興景星巖觀邑人罕有見者南唐書云變姓名隱居洪之西山及卒數日方棺斂而猶體發汗焉[illegible]

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來茅泉句容所居地雜蕎木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中多吟詠詩句旦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

華間性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卻巾帶入溪澗中浴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堅言天象昭布晝日亦當參列其可裸裎乎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游去保大時以異人召堅恥其名不起常題幽棲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製青蜺騎沖碧落居數年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淮凌波闊步若平地然眾莫不測之素與樊若水友善若水北渡後轉貺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堅默然不答後不知所在

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有娠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歸道果及生而穎達有異奉兒長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莿昭受戒籙是夕夢入一幽有朱衣者見凡謂紹元曰此司籙之所也可自閱籍紹云請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法二十六又往南嶽遂棲息而寢久之遊同政山築室以居自號無名子集作名卓皇記時後主酷好浮屠學黃冠輩多落髮以趨之紹元上疏切諫居無何病卒卒之日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疑為火所焚是日有人見紹元與三道士衣緋綠乘馬從者數十輩南去紹元回首曰吾往

南嶽矣常撰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鍇見之稱歎曰異鈞萬肩吾無以加焉吳淑有異人錄師傳一卷

耿先生者軍大校耿謙女也南唐書云父雲軍大校今從江淮異人錄少而慧有姿色頗好書善畫稍為詩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現恍惚莫知其所由來史外小錄云保道子仙翁鄉已而為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齊邱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常被碧霞帔精采卓異言辭溜暢手如鳥爪南唐書云玉貌鳥爪不利用飲食皆仰于人從不喜行宮中使人擡持之間題詩精壁又自傳比大先生或云其比於天也元宗暇時從容問黃白

事已試之皆驗顧謂耿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耿曰亦可元宗乃取水銀以硬紙重複裹之題封甚密耿先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元宗起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常大雪擁爐索金盆貯雪耿取雪削之爲銀鋌狀投熾炭中過食頃乃持以出赫然潮赤置之于地爛然雪白鋌也而刀迹具在（南唐書云指痕猶在）反覆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所融釋也於是耿所作雪銀甚多元宗誕日每作器用以爲壽又常見宮婢持糞帚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去取置鑪中烹煉少選皆成白金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

帚銀也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耿曰易致也就取小麥以銀釜爝之皆成圓珠光彩奪目大食國進龍腦油（鄭文寶耿先生傳云南海常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上實寶之以龍腦調酒服香氣達日亦以賜近臣）元宗秘惜耿視之曰此未爲佳者通以夾絲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愈於所進未幾得幸元宗有娠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時當有異一夕雷電穢室大雨傾澍及霽娠已失矣元宗驚問之對曰夜來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將去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達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或言其往來江淮貨藥于市云（一云徐國太者幼得仙術先與烈紹往來復烈祖郎從取入宮以其同姓不復納之因稱之日國人以先生入宮時國太猶存手鼓五十許後扶朱人后今寶華宮與道士飲元宗大索迎太后歸自是太后若小疾然不欲有言烈）

楊保宗不知何許人自幼爽秀及笄許嫁矣忽有感悟遂乞爲女道士入廬山棲于上霄峯崇眞觀刻苦鍊形頓忘塵念時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元宗聞之特召赴闕延入禁中命如嬪御樂道者見之捨金錢千萬令新其宇仍賜觀額敕尚書郎韓熙載撰記又賜保宗紫衣詔臣下作詩送之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殁容貌如

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吳江潘　耒次耕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一

高祖本紀上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顙龍睛虎視機畧拳勇出於流輩先世故爲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常葬父發地數尺而瘞棺輙躍出有神人語之曰此天子地

汝小民何容卜葬建不聽竟葬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一乃克葬未幾被罪繫許昌獄吏縱之去亡匿武當山遇僧處洪以相術奇建曰子骨法甚貴盍從軍自求豹變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久之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會建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五國故事云建爲忠武軍部將許商君長於山東力役馬驚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負復蜀檮杌今黃巢陷長安唐僖宗走成都忠武節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監軍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通鑑云楊復光鹿晏爲盟分忠武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十國紀年曰上云八都而下止有七人姓名其一人諸書不可見故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兵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畧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一作牛叢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時中和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養建等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號隨駕五都。冬十一月唐遣禁兵討晏宏晏宏棄興元轉掠襄鄧還據許州詔遂以爲忠武節度使光啓元年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會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復出奔

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淸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等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曰以其有淚痕也錫以金券及屯興元命建遙領壁州刺史故事將帥無遙領州鎭者實自建爲始云是時令孜以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爲樞密使楊復光代爲觀軍容使頃之復光卒令孜之黨出建爲利州刺史蜀檮杌作防禦使今從通鑑又五代史云建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與此畧異三年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建驍勇數數

召建往建不從乃召集亡命及溪洞群落有衆八千人沿嘉陵江而下以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五代史作逐其刺史楊行遷蜀檮杌云攻閬州殺楊行遷今從通鑑）自稱防禦使守亮寢不能制牙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事無不濟部將綦毋諫亦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嘉納之會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與建相親敬瑄恐其相歸也謀于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折簡招建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吾父子輔之爲全必矣建閱命大喜因至

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鎭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等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蜀檮杌載李乂曰建今之姦雄艱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今從通鑑）敬瑄悟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大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相助列軍于學射山敬瑄命僞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

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將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即位建與敬瑄方相攻貢賦中絕建謂部將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依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今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而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鎭以靖兩川昭宗新立方憚

藩鎭多跋扈會得奏夏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蜀檮杌云以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今從通鑑）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益治兵講武合黃頭軍三都是時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恕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假子宗瑤說之稍稍率衆來附給以資糧建軍復振秋七月昭度至成都備旌節于城下敬瑄不受代昭度謂之曰新使在此何閉門爲敬瑄令左右詬城下曰有鐵券具在寧可違先帝命乎（費著器物譜曰敬瑄券文承旨樂朋龜作其畧曰賛龜者鼎大彝海斬長鯨者劍倚矣青天既立渠勳克酬殊寵李晟免其十死于儀成其九功錫以金鐫賜其鐵券又同令孜券文畧曰人

臣之鐵古今莫儔當作不足以答元勳何帛不足以變大節式遵盛典用表殊常宜賜鐵券匿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仍恕十死敬瑄以中和三年十月受賜今改以四年十一月受賜冬十二月丁亥唐署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蜀檮杌云建發兵於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漢東置行以身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今從錦里耆舊傳及通鑑討敬瑄戊子削敬瑄官爵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建大破眉州刺史山行章於新繁鹵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行章僅以身免先是田令孜以故將楊晟假威戎節度使使守彭州建再攻彭州敬瑄遣行章將兵五萬屯新

繁以拒之至是戰敗晟亦罷從屯三交敬瑄復發兵七萬屬行章與建相持濛陽百餘日錦里耆舊傳載是年五月三日軍敗退歸眉城上司徒攻漢州城出兵北路又敗守鎮下先鋒寨戰都縣下中軍寨今從通鑑冬十二月甲子建敗行章及西川驍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請降于建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建攻邛州敬瑄遣其將楊儒助刺史毛湘守之未幾儒來降建錄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壕運石夜則登城擊柝唐行營招討使韋昭度營於

唐橋錦城錄云昭度於城南橋營置行府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來降建以有遷知州事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來降建以元綽知州事夏四月乙丑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來降敬瑄殺之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來降丙子雙流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來降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來降秋八月建退屯漢州九月邛州食盡刺史毛湘

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建也壬戌可知斬湘及二子來降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冬十月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來降二年春二月唐以韋昭度討陳敬瑄三年不克且罷諸道兵十餘萬饋運不繼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十國紀年作二月乙巳今從通鑑令建與顧彥朗各帥衆歸鎮是時敬瑄置徵督院括富民財以供軍置邏以稽捕逃民不聊生又城中乏食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被獲輒寸斬深五分錢竹百餘錢餓殍狼藉死者相繼軍民強弱相陵

將吏斬之勿能禁乃更爲斷腰𢧐脅酷法而爲者不止民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䝱殺之至是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因密諜于幕僚周庠庠力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克而有之上策也建遂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十國紀年載是年四月朝議以建不奉詔面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今不從昭度無如之何建乘間說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罪將安歸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迭相吞噬兵接都畿眞腹心之疾也相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敬瑄疥癬耳責建可辦此西蠻之國不足

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錦里耆舊傳作駱別駕北夢瑣言作駱志今從五代史蜀檮杌磨頭保臠於軍門擕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此爲食爾一云誣其盜軍糧昭度大恐遽留符節與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方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建遂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鵮者請詐得罪亡入城中見敬瑄令孜誘言建兵罷食盡將遁去已而鬻茶於市又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熾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多危懼秋八月建攻敬瑄甚急願

謂牙將徐武曰城破我與公逃爲節度使武等益力戰敬瑄出兵輒敗時威武節度使楊晟數餽以食建乃分兵據新都彭州道絕辛丑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學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於是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印牌授建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門出迎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安撫軍人百姓放敬瑄歸花林坊宅令孜歸碧雞坊宅已而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以令孜爲監軍使敬瑄隨陶之官癸丑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敬瑄將佐有器

幹者建皆禮而用之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癸未唐遣少師薛廷珪命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通鑑作西川節度使今從五代史及蜀檮杌甲申廢永平軍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謙恭儉素用人各盡其才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十二月庚戌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令綿州刺史楊守厚五代史作常厚今從通鑑因道弼以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于建甲辰建遣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討守厚自彥朗

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宗侃等行密戒曰兵已
破守厚彥暉必出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挾與俱來無
煩吾再舉也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以唐旅
節遂道梓而出之彥暉已得節具犒饗諸將報宴會宗
梓以建謀洩之彥暉彥暉辭疾不出建計不得發而圖
彥暉之心愈益迫矣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楊
守亮等約興兵來攻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
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
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辛丑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
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

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守亮
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洪還洪
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
更鼓昭以為建軍大至引兵宵遁三月守亮假手左神
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鈞自渠州引兵
救晟子實等知守亮必敗壬子帥眾二萬來降是月晟
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城之圍
守貞等從之時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
為內應及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遂
遁去俄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建遣親校

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
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
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冬
十二月壬午建遣華洪擊守亮于閬州破之是歲陳敬
瑄同子陶自雅州能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焉二
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建有隙李茂貞欲撫
之請唐更賜彥暉節唐詔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
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軍敗東川鳳
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二月甲戌唐加

建同平章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昭宗不許夏四
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
鳳翔書下獄死蜀檮杌云敬瑄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後建遣殺于二江令孜仍監其軍
復以令孜潛附鳳翔擒下獄餓死錦里耆舊傳曰[illegible]元年春有詔貶[illegible]令孜發潮州縣軍陳敬瑄于雅州安
置十[illegible]其[illegible]令孜于府成斬乾寧元年夏六徹瑄于新津具表陳其惡令從[illegible]盡
月建久攻彭城不下城中人相食錦里耆舊傳云彭城內[illegible]初年未旬十
乃下第二年十月三年[illegible]盡有逃[illegible]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
建用王先成言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子建兵登城楊
晟猶帥眾力戰刃于都虞候王茂權斬之錦里耆舊傳五月庚申楊
晟自銅城門開令從通鑿又錦里耆舊傳云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首尾三年

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嘗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北夢瑣言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背死）乃殺之禮葬而祭之史趙常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來降二年春三月建創徵雜税綾一疋一百文絹一疋七十文布一疋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夏五月三鎮舉兵犯闕（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秋九月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往援甲戌軍綿州冬十二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十二月甲申鳳翔將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

部兵來奔建起自利閬親騎軍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號紫旗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披靡又中軍有隱語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槍曰肩二斧曰鐵饑牌甲曰小斤使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纛曰響八旗曰愁眉錦鐵蒺藜曰令火西川一軍紀律精嚴所向無敵將楊晟既死建復有事于東川表言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且遣瀘州刺史馬敬儒以斷峽路請與兵致討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斬其將羅璋虜獲數萬遂拔楸林寨進圍梓州丙申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九國志曰王宗弼擦地飛烏爲顧彥暉所獲）彥暉畜以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兵二千來降三年春正月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其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來降夏五月昭宗命宦者袁易簡來梓州和解兩川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時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舊五代史作黔南節度使下肇今從通鑑）棄黔中退保豐都存復引兵拔渝涪二州酒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存爲萬州刺史武數攻豐都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建未幾建更許存姓名曰王宗播秋八月癸丑唐以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四

年春二月戊午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元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李茂貞假子也）庚申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趣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趣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其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其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夏四月唐以右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乾爲兩川宣諭使和解顧彥暉及建詔建罷兵五月丙戌建

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
姓名曰王宗滌六月李茂貞表建侵暴鄰封連兵累歲
甲寅唐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
使（一作郯王）從茂貞為西川節度使癸亥建克梓州南寨執
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等至梓州己巳見建於
張把砦建不奉詔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建
與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遂圍梓州是月茂貞不
受代唐復以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冬十月壬子
知遂州侯紹帥眾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眾千人
戊子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建建攻梓州

甚急初彥暉假子瑤（一作顧彥瑤疑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
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
當齒此至是城將破庚申彥暉聚宗族將吏及牙兵飲
遺王宗弼自歸于建酒酣命瑤殺己及同飲者瑤然後
自殺城遂陷（錦里耆舊傳作九月平定東川今從通鑑）建入梓州城中兵尚
七萬人乃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
川留後於是并有兩川之地十二月壬戌建自梓州還
戊辰至成都是歲南詔蒙隆舜為其臣楊登所弒子舜
化立遣使款黎州修好唐欲報以詔書建曰小夷不足
辱詔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五年春正月唐以兵

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夏五月詔崇
聞宗滌已為東川留後召崇望還仍以宗滌為留後秋
八月甲子唐改是年為光化元年己丑王宗滌言東川
封疆五千里文移往來動逾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
州別為一鎮建為表請于朝冬十月丁巳唐詔王宗滌
為東川節度使是歲江瀆池魚死者無算令以車運之
郊外二年夏五月甲午唐詔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
等五州隸之六月唐以王宗佶為武信節度使從建請
也秋八月建遣決雲軍使田師侃帥三指揮使敗岐閬
州進克巴蓬壁三州三年春二月庚申唐詔建私門立

戟加兼中書令三月移師偏軍鎮渝州夏六月癸亥唐
加王宗滌同平章事秋七月甲寅唐命建以西川節度
使兼東川武信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是歲賜爵瑯
琊王
光化四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表
族子馬步使宗裕為留後唐改封王為西平王夏四月
丁丑唐改元天復閏六月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
合三州民作亂王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往討
未幾龍尋鎮使王宗侃等擊滅之冬十一月韓全誨等
劫唐帝如鳳翔東平王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問罪于岐

王李茂貞會全忠徵兵於我而全忠亦來乞師王外修好于全忠罪狀茂貞復陰遣人勸茂貞堅守許以出兵爲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駕實襲山南諸州也天復二年春二月我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以攻峽口秋八月王宗佶等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五代史作繼業今從通鑑遣兵戍三泉以拒我師辛丑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已而令兵卒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

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獲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自舐其創膿潰鏃出宗播屯兵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我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興元繼密請降得兵三萬人馬五千匹宗滌入屯漢中唐詔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王疑宗滌得衆心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縊殺之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來降亦作拓拔思敬蓋賜姓李也冬十月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王于是并有山西南道是歲大水嘉州漂蕩尤甚

天復三年春正月唐帝還長安王貢茶布等十萬是月唐令所在收捕宦官王殺他囚以應詔于是西川監軍魚全禋致仕樞密使嚴遵美獲全夏四月王出兵秦隴乘岐王茂貞之弱也先是已遣判官韋莊入貢于唐亦修好于梁王全忠至是全忠使押牙王殷報聘王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王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王以騎將起家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等州多市蕃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秋八月庚辰唐加王守司徒進

爵蜀王冬十月王乘江陵成汭之變命王宗本爲開道指揮使攻下夔忠萬施四州議者以瞿唐爲蜀險要王乃棄歸峽屯軍夔州于是并有三峽之地以王宗本爲武泰留後徙武泰軍治涪州從本請也

天復四年春二月梁王全忠表請唐帝遷都帝遣閤使以御札告難于王通鑑考異載昭宗賜王建詔云正月二十日敗在綴二十二日東軍兵士逼脅辰東去云云王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王始自用墨制除官告俟車駕還長安表聞夏四月梁王全忠劫遷唐帝于洛陽閏月唐帝御光政門赦天下改

元天祐王與唐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五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攻我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曰鎖峽六月王及岐王茂貞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是時諸將多勸王攻取鳳翔王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孔明復生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昏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伺釁而動可以萬全王曰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與全忠

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爲吾屏障所利多矣由是與茂貞結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來聘爲其從子天雄節度使繼崇乞昏王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我王皆與焉秋八月朱全忠弑唐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王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是歲大旱褒梁之境赤地數千里民有相食者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實民采之舂米而食賴以存活

天復五年夏五月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于我以抗梁王全忠秋八月王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行襲時附全忠也九月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爲汴兵所逼帥衆二萬棄城西奔是月王宗賀等所向皆捷丙子馮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林思諤王宗播王承規傳俱作全行宗桑宏志得又作全行朗夢居書馬行襲爲後作金行全今從十國紀年爲全思則孟蜀後主實錄云金州將文指揮使全師部世居金州疑即節朗之兹昆弟也王賜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二州以隸之冬十月唐改昭信軍爲戎昭軍唐原置昭信軍于金州是時已爲蜀所有十一月唐遣告哀使司馬卿來宣昭宗之喪至是始入蜀境掌書記韋莊爲王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之曰蜀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

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全忠弑逆蜀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是月壬申趙匡明至成都王以客禮遇之十二月馮行襲復取我金州王宗朗不能守焚其城邑奔于成都

天復六年秋八月乙酉岐王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我王以侃知彭州冬十月丙戌王始立行臺於成都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是時置鎮江軍於忠州領夔忠萬三州一曰以夔忠萬施四州爲屬郡

天復七年春三月唐帝（一作[illegible]）禪位于梁夏四月壬戌梁王全忠更名晃（薛史云[illegible]）稱皇帝改元開平遣使來諭王拒而不納與宏農王楊渥馳檄諸道欲與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時巨人見青城山夏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各上言甘露白鹿白雀之瑞又會昌廟岸側穴中生四龜各三二寸背有金書王字大吉王遣書晉王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晉於此生靡敢失節秋九月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判官馮

涓獨勸王以蜀王稱制王不從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按歐陽五代史劉恕十國紀年皆云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亦云天復七年秋稱帝次年改元今從之若九國志則云[illegible]即帝位明年改元蜀檮杌則云天復七年晉[illegible]元武成薛史唐餘傳則云天祐五年建自帝[illegible]也）國號大蜀帝以卯年生至是丁卯即位左右獻兔子上金牀之讖帝命飾金為坐語蜀人以金德王用承唐運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五代史作唐襲今從通鑑蜀檮杌）任知己潘峭為宣徽南北院使鄭騫為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立次子秘書少監宗懿為遂王以族子宗裕為太傅王宗佩為大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使嚴遵美為內侍監授唐宗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又宋琪等百餘人咸見信用帝雖目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談論頗解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帝禮而用焉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冬十月下詔改堂宇廳舍為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鵷鸞集并夏會同宮闕樓閣之深嚴臺省府事之宏壯須分名號以美（一作正）觀瞻況我肇啓不圖頻有嘉瑞光膺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廐之

類趣倉庫之舊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遂以大衙門為宣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殿毬場門為神武門毬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乾殿清風樓為壽光閣西亭子廳為威宜殿九貞堂為承乾殿會仙樓為龍飛樓西亭子門為東上閤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閤門節堂南門為日華門行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一作下）門笮橋門為坤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一作萬里春門）小東門為瑞興門大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一作宗禮）中隔門為神虎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為興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

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書樞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摩訶池乃陳人蕭摩訶所開）設殿爲韶光殿（光或作韶又設）軍資庫爲圖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衍庫爲贍前庫南倉爲天富倉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中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僧爲飛龍廐客使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柰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捐

科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于子城外從便處置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府宮堂爲玉華殿是歲遣官祭隍井、巨女之神、其神出半面享之、初帝見裸體婦人于磨井、告曰、若當爲吾國土地主、富貴至矣、故有是命、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吳江潘　耒次耕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二

高祖本紀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帝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帝命飯萬僧報之學士（一作戶部侍郎）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帝乃止丁丑以李蘐爲門下侍郎（一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辛巳郊祀天地壬

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赦文曰國基方興舊棄其貴其履載春生夏長西時不息于推）

逢所以茂盛茂功業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還輿遵草故之令被慶鼎奪之至理服上齊寵命循獨樂推宗廉告度孝恩郎展郊郊備處盛度式遵欽盛享同之府尤盯來人之道武翠成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薇于在天雷兩須閔於作解日尚開三而延景蘇六百餘年黃革五別雜不買二十四世皆以值寧肯果勤善與仁符行蒼蕩之愚用致治中之化自宋翊運成土德數終和乃召逆以嚢兵資至邇都而誠國寶良塗崑翻市斯壇生人既失其所天大事須寧于有七璽至豐貞歷歆于塵傾心罰蜀都同章武之將恭隳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康將　覽發位以來益郵潘深之羅尊念生民塗炭劑政藝樂間告纘於穹昊合流昌於蕩懸紀年定曆甿　露名作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令爲人宥武成元年而月一日昧爽已前人降罪已下罪無輕重也受覺永發凭已結正未結正見禁囚徒常赦下原者成赦除之惟十惡五逆舊牛綠鍰放意役人捏巢造印紛宗趕宸進之行軍合和産藥私禁萊道拧欣冇用宮與犯什其賊條逾溫身名胃授官爵圖到

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寬龍不同有賦不在教思左降官
不問罪輕重第真匪移其有情無從發事不　邪者委
中書門下前量於貴使與於復控肯州縣典史及諸色
人配誰在遠已輕寒隊者並宜聲實放歸被有半人有
姓先因公事隨進遜避諸州辟繞不取器選者亦任即
歸本賈所在不得識同匯擺胱白侵與營榮仗鐵平求
席克封盧安侏生眾克底帝業實用武力非恩將節之
勞宜費初將之姓其在城及東川小前武定表偕武來
等遺并兩路前單諸鎮都蛮實級特上等一時御位日
題已各有績賜與輕大處更示殊恩慮種知兵馬使已
下至節級官館今有豐給各有等第塵分像檐難登事
九奏奉奪於旦夕常所焦勞籍滿致於昭蔡已累行其
弁放但念方屯鄉歲維劉賦徵綠同切終又安貨其貧
其窮給自去年入月已從十月已前權有指輝併圖道
文非無密深下及蒸人向虛茲康來息寂善難內諸州
及請州將舉徵今年夏稅每買員放二百文今年王月
允日巳前應在將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役欠官中
錢物成保眾嫌路官中教役屬舍莊田除已有指揮及
有人若管收買外禁基人射貸者有本主及案見見在
無處晉生者賴宜節過御擊元頹鴿納本戶設賦冬遐
之人偶聞募蔵常思任用以教發還兼勸進官謙人數
不少既昨緩登實位更希便思或罷在班行或要之州
縣凡甚用冒盡搜羅其岡武有夢給前例妄羈入代與
來辨其其儒又可寘其困為是用停鶴貞分玉石切在
稽明義士罄賞推公自執與編勿隨請試但實避赴任
委不數官不犯羽違又鑑擬污告身剝備考深分明實
仰牧貨莊官鋌司不得階擇如有失鑒告身營以自明
但有犬豐勝公戀及于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並難錯
春懸盜則自唐留兵華之便道置尤多附勢力者未必
有射獄孤直者或附無位自今已權委有司傳求於溝
費暴端良諸塾吏途許明法非完能器已方可仰人就
中令錄之尤類切在銓衛之構送或有節度例史上素
論篤皆須審諸行事級著才能條無黃虐之心方尤奏
除之命如閱失舉必罪所郎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滅達於教見明於史才政衛術詳單謀宏遠稽
允符用藏罪役時改習譯過人或辭或出將或隱山林
之郡或閑難里之務仲所花州府來開當與量村報用
自嘉定賴淪兼圖基奉上留使成于度草中原典有其
遣尺三行年之文物一多默于粟之生察無主呈辰既
素運亦徵遷指于氣之東沉聽須聲之西起牢上之黔

黎先功就錄於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與天爸屯降基
業合垂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成賜功仰名號或與一
子出身兼勤進官資以府謝榮亦前第有著分敵與事
與臣常居親衛受為鎮封崇之貴善明為錦鼎之動至
丁朝布公卿方面賊伯告契忘家之誓俱同式國之誠
其娛身王事之中過耦賊庭之內古念及此稱夢良深
應自殊宇劍凡存有功友武大臣顯忠孝考並委中書
門下建錙仍搜訪皆內號村蔣用又在聞州起義之日
應有隨駕大將勅命功臣或盡友設瑜亡或當錄面天
杯告足捐雖為手職節安生職功無日而曹志遺烈于
年而不泯並委中書門下抄錄武第各冀追闕布于獨
者特授官榮所號蒲被國明仁露存設又自朕討得之
始分獨已來副于委用之心臣贊勳庸之士同其甘苦
端節轉誠排公不避于誠言藩事唯思於盡葬劉有故
武信軍節度使張本故山南節度使王宗諸故茂州刺
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帥泰嚴卯州刺史李簡故肩州
判吏采勅故漢州戟史宗稱舞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蕃
從張全寶裴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蜀朕自臨蜀通
官底齊民皆資先指之威靈獲王敘都之城臣方懸留
發以永天休上答元功宜尊曹號先生邸烈皇帝宜委
中書門下追宗寧號處號閣儀忠武保諸壽竟別加美
識追爵王爵應有名山大川置綱聖賤皆豐因所係水
早是司並宜建爵公候用澗元晚朕度自統臨入置同
心諸盡郭薦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路品藉分物宣論
其見在鳴贈蘊院入朝蕭客等各賜分物饋有收省憲
分朝吏縣令身皆受藏寵在分憂非催敘答予恩崇亦
存保全于然樹將申保匿只計安人其有德役不均刑
法不中鄉羅翔贊體賦適懸必當分命使臣大男點隋
若濟康可獎寵續有寫或執轉官資或超加任用罪塞
勸懸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罷受納斛寸並
仰大府字淮書例後齡廷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
不得加一刀　令致百姓積累遞暨如有國進乏行朝
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敏級估領並討百特鹵開論
命不計官鹽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示百司禁四往禁
勅案底宗招本罪本宮詳斷具據廢中倘指保文便行
榛法貨恐作司人吏抑遇代書既不光貫本情貲鳴建
其枉決自今後委御史事常加覺察若有寬區使具奏
間必當別遺排歲重行戀斷役仰之源抵先養老化民
之本允存漁孤改矜黃友之年或念門舉之節衰老者
宜加并邮小學者亦作無安應國內有者邑年入亡已

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孝悌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illegible]

事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行有害於民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于民安富庶自成[illegible]國霸[illegible]雖不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illegible]者皆宜共守[illegible]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諸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軍器[illegible]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到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限三日內[illegible]放罷二月甲辰以張格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謂曰不待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宰相之事也格為相輒迎合上意異己者必以計排去之以王宗佶為太師罷政事宗佶於帝假子為最長恃功驕恣多樹黨友帝心惡之故罷甲子我兵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瑭三月癸巳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為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為元帥兼總六軍儲以

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徵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帝隱怒未發會唐道襲以語激帝怒己亥宗佶入見辭色悖慢帝再諭之不退叱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鋼為汶川尉皆賜死於路夏五月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梁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辰梁將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我兵及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為皇太子羣臣上帝尊號曰英武聖皇帝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秋七月黃龍見武定八月丙子冊立皇后周氏冬十月立後宮張氏為貴妃徐氏為賢妃其妹為德妃庚戌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是歲帝以降生日為壽春節諸僧進辟支佛牙道士蘇武成混元國佑聖國師光業道門威儀[illegible][illegible]詔重建百神廟於梓橦縣先是唐大將軍吳行魯置百神之廟于路側已而燬於火及帝登極夢神大求祠宇遂有是命

武成二年秋七月梁平淮指揮使李洪自立為襄州留後以附於我房州刺史楊虔亦舉城來附八月命皇太

子宗懿判六軍劍天武神機營開承和府妙選朝士爲
僚屬辛酉梁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我房州以御史中丞
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九月丁酉梁將陳暉陷夔
州城執我降將李洪楊虔送洛陽殺之冬十月甲子司
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歷詔行之冬十二月蜀州刺史王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是歲廣都嘉禾合穗昌明縣
道士李彼呆謀亂伏誅
武成三年春三月皇太子與內樞密使唐道襲有隙互
訴於帝帝恐其交惡乃以道襲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爲內樞密使頊受命

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
不可大任丙午出頊爲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
爲內樞密使夏五月岐王李茂貞求巴劍二州帝曰吾
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乃以絲茶布帛
七萬與之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
其閉關養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眇託居
人上愛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
今國家滿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使無
設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六月癸
亥漢州刺史孟彥暉奏金鑑徑寸遊於西湖蓮葉之上

畫圖以聞秋七月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
格卒八月洵陽水中有龍五十如牛馬驢羊之形行入
漢江五色相間冬十月麟見榮州十一月更皇太子宗
懿名曰元坦庚戌封從子宗鐬爲昌王從子宗壽爲嘉
王假子宗範爲夔王宗翰爲集王諸皇子宗仁爲普王
宗輅爲雅王宗紀爲褒王宗智爲榮王宗澤爲興王宗
鼎爲彭王宗傑爲信王宗衍爲鄭王追封族子宗裕爲
通王十二月庚午以御史中丞周庠爲戶部侍郎判度支
庾傳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大赦改明年元曰
永平是歲徵涪井士刺史羅元楚申飭監務

永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李昊蜀書作丁亥朔日食今從宋太曆實錄）
初帝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已
而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言繼崇驕矜嗜酒辭管豎一民
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帝亟召公主歸寧辛亥
公主至成都帝留之不遣始與岐絕三月岐王聚兵籌
東鄙帝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
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帝
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
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
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三萬伐岐壬辰宗侃

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興元唐道襲擊却之五月帝如利州命皇太子監國六月癸丑到于利州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帝西巡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八月庚申朔帝至於成都甲子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我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于青泥嶺我師敗績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于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至是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其地知俊繼崇追而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帝以

昌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四字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臯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九月梁帥提冬十月帝如利州以援宗侃等命皇太子監國洪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帝告急帝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十一月太保中書令周德權卒壬辰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

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昌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㑹厚等丁酉帝自利州如興元援軍與渠安遠軍擊其旗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一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帝西還十二月丁巳帝至成都羣臣加上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加皇后尊號曰昭聖皇后是歲始作新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以內樞密使潘炕為武泰軍節度使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為內樞密使鑄永平元寶錢錢文自上至右順行後通正等錢旨同

永平二年春正月羣臣又加上尊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封漢張魯為扶義公諸葛亮為安國公

二月　朔帝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

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玭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來聘通鑑作正月辛酉今從五代史梁太祖本紀推帝為兄書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炎涼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基為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被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上尋分毅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

功業相推俄隔絕于音塵止因緣于閒諜以至時哉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歎躬當百辟之尊情極四方之責忠受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制三蜀別尊位號復執高深一時皆貴於推崇兩國頗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軌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華夏俱活生靈載稽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宿思憤岐隴之猖狂遏衮斜之封殖欲資來討用逐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郛（全蜀藝文志作劉　今從錄異書僭傳）特遣行人先達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梟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尤荷犄角之誠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且多歎沃今專馳聊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塤篪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聽佇好音曷不盡意（別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叱驟馬一匹金玉鬧裝鞍垂鞍轡一副紫叱驟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白驄馬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烏叱騣馬一匹金鍍鬧裝九平銀鞍轡一副烏叱騣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武白騣馬一匹金鍍鍍鬧裝鞍轡一副青叱騣馬一匹寶花五乖銀鞍轡一副青叱騣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鬱一鬧騮叱騣馬一匹金鍍鬧裝一乖銀鞍轡一副鈿井收緊馬一匹金鑲五乖鬧裝鍍鞍轡一副又玉犀腰帶雜物等計黃拼方卯猜腰帶一條頭尾順鐵十二帶通針月拜拼烏腰帶一條頭尾順鐵十二事金香一十斤廢季巾十對犀一十抹虎爪一十斤戒刀二百斤金陵琥賀跑十隻銀孩秘色紗滌一面金花銀裝廚子一

對金花渾銀裹龍鳳簇注椀四條金花銀裹龍鳳鐵注椀四千條金銅甲二副並副騰兜鍪金叉藥物十三珠計茯苓一十斤茯神一十斤酸棗人五十斤玉鬚五斤新羅人參一十斤牛膝一十斤枸杞一十斤五味子五斤赤箭一十斤鹿茸一十對麝香一十臍羚羊角五對牛黃一百兩右件作藥物等或采從黃市或貢自殊方或馨香能助於熏燎或華妙可資于貢玩光涵引牛葉自君臣申兩門僧之播通國千年之菊提非壽麝祖達深宋特希擒錫寺其藩白）是月尚食使歐陽柔治田令孜故第穿地得玉璽以獻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初令孜盜唐國寶至蜀而瘞之至是爲柔所得三月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錄夏四月維州羌董琢反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五月劍州木連理丙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鍇罷爲兵部尚書己丑大赦境內六月麟見文州遣梁使盧玭等還汴帝答梁主書曰大蜀皇帝致書于大梁皇帝闕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遂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弊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兵者討無所出遂添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則以關封蠶叢征賦以修進貢指皇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齊闢百度惟貞竟無意於興邦止施

仁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來朝及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并興西州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强通霸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閉山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于一隅遐曾安于二帝鼎峙之規猶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承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遂破于子孫暢遂咸載于朝野今則盡傾勞而勵已用勤

儉以帥賢常瞻假草之風以總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嶽聯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乘是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逾於雪霜雅器價齊于金玉入用多慚于未議捧持方喜于初覲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梁遣天路繼選星槎織章不候於飛鴦裂帛豈勞於繫雁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鄴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又謝信物等口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犀瑁金器椀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鞍轡玉堅甲煉金十國帝臣之珍六[illegible]梵應之用蕤森蛇槲劍瑠瓏鋒金碾合寶碗之光極色揩青黃之當上藥井鹽部所純名香從外國將命遠有珍華並由恩好稱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開品名實慚祗受是月蜀主見爲其子友珪所弒秋八月漢州什邡縣獲古銅鼎一蜀檮杌作銅牌百說今不從上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二字歐陽史云有文二十餘字今從五國故事及今蜀藝文志縣民郭廻持以獻帝改什邡縣曰通計更太子元坦名曰元膺字昌美以符輔聲膺呂之文歐陽史云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其子今不從○又通鑑載此事在七月今從蜀檮杌繫于八月之下議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非爲吉兆帝以元膺年少又命學士爲文誡之曰吾提三尺創化家爲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稱

禄富貴不知創業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誠惟謙惟和內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徇愛憎奸邪國之賊也無信讒構絕畋遊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登莫戒易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又見大昌池戊寅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是時升雲安監爲安州詔行正象歷

永平三年春正月麟見永泰二月壬午大赦丙申唐道

襲自興元歸復爲樞密使皇太子元膺廷疏其惡以爲
不應復典機要帝不悅庚子以道襲爲太子少保是月
梁朱友珪伏誅均王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夏四月以
兵部尚書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遣將作監李紘
如梁弔喪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先是梁來聘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
特刻印以報之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是月天狗墮于
成都雞鳴時有聲如雷電光流數丈或明或滅占曰其
下殺萬人二十三日丑時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
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
丙午皇太子元膺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

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不至丁未太子入白于
帝帝命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
樞密使會唐道襲誣太子作亂徵兵入宿衛太子飭徐
瑤常謙等攻道襲于清風樓下逐至城西斬之帝召兼
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發兵討
亂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
與瑤謙戰于會同殿前瑤敗死按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帥天武
兵自衛及中徐瑤常謙及左大寧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自私第發甲乘馬過王
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稟詔命宜留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又歐陽
史云元膺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又九國志曰建以七夕出遊先一
日元膺召諸將欲及[illegible]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illegible]潘峭毛
文錫對鬬兄弟將闘不歡[illegible]宮安悉香論爭使全殊武[illegible]明日率瑤
常謀與懷勝軍使嚴璘等[illegible]以遺唐襲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兵[illegible]討寇乃
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也營兵又自大玄門登陴已以入攻瑤謙等三書都有異同今從司馬氏通鑑
嚮太子爲衛士所殺詔追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庚戌贈
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內樞密使冬十月潘
炕請立太子賢妃徐氏及飛龍使唐文扆率相張格合
議立鄭王宗衍甲午立宗衍爲皇太子受冊畢潘炕以
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許之國有大疑仍遣使就問是歲
白龍見邛州江又犀浦縣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

兩片尋失去
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蜀檮
杌作崇賢府今從通鑑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荊南兵寇夔州刺
史王成先擊卻之時鎮江節度使嘉王宗壽鎮忠州成
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渤海王
高季昌縱火舟焚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舟
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溺死者甚衆渤海王乘小舟而
遁成先密遣人奏不給甲之狀宗壽獲其人召成先斬
之夏四月帝徙鎮江軍治夔州秋八月武泰節度使王
宗訓鎮黔州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宗訓入見多所

逖求帝命衛士毆殺之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或勸帝乘夏秋江漲決峽堰以灌江陵文錫固諫以為不可帝乃止九月帝幸寶歷寺后妃皆從是日重陽節宮女四人為僧所匿明日得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龜化橋下（張儀築小城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巡依龜行迹築得立故其地有龜化橋蜀城都城一云龜城亦因此）冬十月前內樞密使潘炕卒十一月麟見昌州乙巳長和驃信鄭仁旻入寇黎州帝遣夔王王宗範兼中書令王宗播嘉王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于潘倉嶂斬其清平官趙嵯政壬戌又

敗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辛巳又敗之于大渡河俘斬數萬級（錦里耆舊傳云發選蠻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蠻坦綽帥變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羊資財用以千餘事）宗範將作浮梁濟河帝召令還成都癸未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破階州及固鎮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斬首二千級是時大足縣南產龍馬日行千里（後因名其地為龍馬鎮）

永平五年春正月己亥帝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泰號劉金堡三王名雖內屬而潛通南詔（即長和蠻）為之詗導帝數以漏泄軍謀斬于成都市毀劉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秋九月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冬十一月己未夜宮中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于百尺樓悉為煨燼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王宗侃等率衛兵入救帝閉門不內庚申旦火猶未熄帝出義興門見羣臣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壬戌大赦己巳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我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

綰等敗秦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乘勝趨秦州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我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鑑成錄云遣迎騎馬及降敵于劉知俊并云戰將郭守謙郭守存兵賚孫隴陳彥詞毛昌業邵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騎匹兵士九千戶六萬餘籍于）宗綰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是時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攻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已降知俊妻子皆遷成都遂解圍還鳳翔從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我軍（十國紀年云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今從通鑑）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我于是有秦鳳階成四州之地十

二月丁未帝御大安門受泰然階成之作大赦境內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時大霖雨帝禱于洊相之祠震蒙氏女媧黃帝元珠沈江而死為此神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繪帝象於壁又起扶天閣繪諸功臣象

通正元年春正月以李繼宗為武泰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梁遣使來聘太平廣記梁州使封舜卿聘于蜀聘殷盧斯謗闍帶不通多汧江所上路出全州令歸致延于公署奔宕委輕其由多所譏誚及睹筵素令口麥秀兩岐伶人皆為未聞化曲代之舜卿擺首曰不可又可呼麥秀兩岐散中大怒杖其衆皆次至漢州令人已知金州事憂之及飲曾又曰麥秀兩岐如是二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請侍郎一唱舜卿唱未還已入樂工之指下矣其樂工白舜卿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未有請寫請一本璩遂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消貫至蜀長吹麥秀兩岐予驗旂旋茇麥之其引數十黃賞兒蹤裝衣裝拳館籬而拾樓仍台賀唱其詞偉楚舜卿觸恨而退及後命歷梁襄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今詞譜有此調

二月翰林學士庾傳昌卒三月宏農郡王晉暉薨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第一招討天雄節度使王宗儔為第二招討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三招討將兵十萬出秦州以伐岐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九月庚申新宮成在舊宮之北

冬十月甲申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庚寅岐保勝節度使李繼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來奔我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知俊會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時大雪帝召知俊等軍還戍郡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宏志以唐文裔為天雄軍節度使鎮秦州己亥大赦十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郎是歲有大禿鶖鳥翔于摩訶池上或云即鵜鶘又溝港城隍忽開白蓮花識者以為不祥

天漢元年春正月封張儀為昌化王張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鑄天漢元寶錢夏五月祀黃帝於南郊賜日祀地祇於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是月導江令黃璟奏天大雷雨江神忽成巨堰羣臣入賀杜光庭賀表曰伏覩導山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民以大焉浩汾滄其源于龍冢李冰創堰分白退于廠城道復靈津貲乎民用由調瑕泛肩之舊表則有常若懷山江日之哭前瞻蜂制立虞堂弱必害蓁累非者夏療功與狂波未息願岷江之下溯便通帝都當灌口之上游產彰碑力於牙賞趣業地自南通背羅岱兵而竣添速天簇靈炬底梁疑遂蹤通山轉石戶壩鐵成沒而轟減於京江奔豐盡移於決路仰川望篤仍假奐成見天地之合符瞻神明之致滿編于篇冊冠徵古今明未勞私宏增排羅秋七月庚戌以桑宏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已未以

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八月庚寅貶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茂州司馬流其子司封員外郎詢于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罷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先是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文錫爭權會文錫將以女適傳素子宴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帝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焉故有是命冬閏十月戊申以庾凝績爲吏部尚書內樞密使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風拔木鴟吻皆裂劉知俊既爲都招討使諸將皆晉功臣多不用知俊命故伐岐無功帝陰忌其才唐文扆又數毀之因誣以謀叛十二月辛亥斬知俊于炭市癸丑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是歲戎州蠻酋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珠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寶錢皇太子宗衍嗜酒色遊戲帝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鬭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乎由是惡張格而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二月癸亥信王宗傑暴薨宗傑有才畧屢陳時政帝內

忌憚之及其死也帝深疑之三月西域將僧滿多三藏來遊峨眉山旋歸西國夏四月癸卯朔立皇子宗平爲忠王宗特爲資王岐王復遣使求好於我有狐見寢室爲鵲鳴子雛中是時峨眉山婆羅花色盡白五月召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回成都以爲馬步都指揮使帝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宗弼沉靜有謀故召還文州進白鷹茂州進白兔羣臣表曰陛下卯命爲兔鷹兔相刑不可並處請退鷹留兔帝欣然不從乙亥帝召大臣入殿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奄有神器然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賴天地之靈廟社之既方隅底定六合樂康二氣叶和五穀豐稔爲萬幾之大夙夜勤勞遂此篤疾藥石勿效太子雖幼有賢德汝不當立卿等同謀中外如后篤愛朕未能違立爲儲君勉力匡襄無墜我邦家之休命又詔曰太子若不堪大業當置諸別宮幸勿殺之王氏子弟諸公可擇而輔也徐妃兄弟止優以俸祿勿令掌兵以遠其禍時唐文扆久典禁兵欲乘變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會文扆黨內皇城使潘在迎覘其謀于宗弼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策府掌書記崔延

員外郎判六軍事召皇太子入侍疾丙子貶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職流瀘州丙申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悉委庾凝績處分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主之丁酉奪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帝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文扆得罪帝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帝復病病篤楚日坐錦囊中壬寅帝病中顧左右曰朕見百姓無數列牀前訴曰重賦舉斂

以至傷害而死今已得訴于帝矣朕實不知下民如此今若之何按五國故事蜀中每三月爲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闐塡委建常登樓望之見鬻桑者不一顧左右曰條桑甚多蠶教之必厚獲利由是言出于外民催盡伐其桑柘焉此亦重賦所斂之一端○蜀中春月村市聚爲歡樂謂之蠶市眉之二月頭之而租府鬻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之謂之蠶市梁貞明四年也一日帝疑信王暴死徐妃及張格陰使尚食進雞燒餅帝中毒而逝北夢瑣言云昔處珙言建或信王暴卒唐文扆與給妃張格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實毒按劉恕據舊史帝故堅文扆後二十七日蜀主殂然孤兵之言似誤武人而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居恆謂左右曰吾爲帥鎮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其將相可及今我思顧此當時裁十分之一耳又自奉雖儉素然性愛奢淫有西川衙前軍將令思恣意以履鮮麗奇巧成怪之李日思益要爲我先揚浙所尚泛江貨以勾當以助衣裝之費常於作院見匠人裁小帽子簷加展者後晉兩乾郎命裁去其帽又或登樓見行人戴護綴蕃帽輒鄙之曰破頭爛額是何佳事其好尚多此類也帝崇尚文學嘗著有書目十卷傳於世在位十二年年七十有二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論曰先主負梟雄之資奮不世出之略智驟田陳力併吞蜀川問罪于岐隴南禦侮于長和功烈茂矣而舞起紛情戢及溺子何遇之酷也卒之鞭妻方處母愛子抱

舍長立少不再傳而失國豈所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乎嗚呼廢立之際顧不重與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吳江潘　耒次耕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

前蜀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衍字化源舊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十一子衍爲最幼㚉賢妃徐氏所生也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辭常集艷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又有坤藏令一卷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初封鄭王爲左奉鑾

軍使元膺死徐妃與宦者唐文扆欲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宋居白幸蜀記云衍母徐氏以金帛賂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相公勸之由是得立爲皇太子高祖既晏駕光天元年六月癸卯嗣皇帝位時年十八尊母賢妃幸蜀記作貴妃今從五代史爲順聖皇太后徐淑妃爲翊聖皇太妃冊立高氏爲皇后蜀檮杌云立妃周氏爲皇后按通鑑綱目乾德三年春正月冊廢其后高氏則此爲高后明矣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唐文扆于秦州貶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時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茂州刺史玢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于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郾母曰戒汝子勿爲他人報仇承郾從其言凝績怒之因公事抵承郾罪秋七月封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穎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琊郡王江左以琅琊之王爲衣冠巨族後之人皆封于琅琊甲戌封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

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宗弼宗弼納賂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帝寵任之國由是衰八月以諸王爲軍使甲子順聖皇后殂乙丑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干預國政司徒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縱火焚西鄰軍營明旦召匠廣其居帝不問上大行皇后尊謚曰順德九月丙寅以宮使宋光嗣判六軍讓王宗弼許之冬十月詔選良家女三十人備後宮十一月壬申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帝于永陵廟號高祖十二月詔

永陵辛酉詔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元曰乾德是歲麟見于青神縣長泉里帝以為已祥即其地命建院焉

乾德元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大赦國內羣臣上尊號曰聖德明孝皇帝二月雲南遣使來貢三月丙戌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渡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以伎內教坊使嚴旭為遂州刺史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以是得官帝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

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夏四月召天策府諸將無得稱疾也戊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得承勳承會違命帝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夏六月雙虹入福感寺後堂光徹郎守良久而沒秋七月庚辰應聖節（十五日為後主誕生）八月壩口鎮將王彥徵得白龜于羅真人宮內以進冬十二月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宏志討之是歲鑄乾德通寶錢（泉志作乾德元寶）改龍躍池為宣華苑（即摩訶池也蜀檮杌云改龍躍池為宣華池路振九國志曰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今從之）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辰桑宏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帝釋之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東流出仁政樓夏六月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軍節度使閏月庚申朔立高祖原廟於萬歲橋帝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華陽尉張士喬上疏以為非禮帝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可削官流黎州士喬赴水死乙卯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遂擢是職秋八月戊辰帝發成都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衛事帝被金甲冠珠

帽執戈矢而行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絕百姓望之謂為灌口祆神后妃餞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汎舟奏樂飲宴彌日雒縣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蜀檮杌云九月駐軍西縣即安遠軍也）冬十月帝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十一月戊子朔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人屯汧陽癸卯裨將

陳彥威出散關敗蜀兵於箭筈嶺我兵食盡引還宗昱
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帝發安
遠城蜀檮杌云自西縣發至益昌泛舟趨閬中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
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浮江而下龍舟
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壬申至閬州舟子
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州民何
康女美而將嫁帝取之賜其夫家帛百疋夫一慟而卒
癸未至梓州是歲漢主巖通好于我
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帝還成都廢其后高氏帝荒淫
無度創為流星輦凡二十輪以牽駿馬又雅好蹴鞠引

錦步障以翼之往往擊毬其中漸至街市而不知常爇
諸名香晝夜相繼久而厭之更爇皂角以亂其氣結繒
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又別立二綵亭於前列諸金
銀鋳鑊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燀於其間帝乃凭綵樓觀
之號曰當面厨為風雨所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繒山涉
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閒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
千餘照之水面如晝是月幷監使馬全義復開陵州焰
陽洞錄異記曰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處乾德元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郡牙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紫衣東帶絳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與行至崖岸所告之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鑿得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旁道開小徑亦可闢之勿使常人踐踏及旦全章往尋其處果見土勢微陷以杖擊之下不可測即令本縣級依廣之勻宮人大斷撫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砂其洞自來人西深三丈九尺闊五尺二寸其洞完是石新門第一重高六尺闊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尺江寸閣二尺七寸第三重門四四尺七寸闊三尺寸第三正門內從頂至尺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門三相夫各三四尺錯鑿精巧始非入功第三重門內南石劣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一小洞元有一片石聽捲其門旁通其鏈以拉婦累深不抑其底北畔石房深內尺二寸闊門尺六寸高尺其房內孔石淋一所內畔小石房深二尺闊二尺寸高二尺一寸兩北畔石林長三尺八寸闊入尺二西北叶石壹楔長二尺三寸門額闊七寸寬深入寸閣三尺五寸發洞門東內東一直至鹽片兩相去四十丈入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孫尋當井監天師茂李內禱遁十賓省真麗兩云天簡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朔著天簡鑿德牌云天獅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浦遊占乾爲分野見舉山像象苗門第子日此山直下有泉壽今驗意洞正當井上約是始陽洞也
夏五月命宣華苑內延袤十里

連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
霞怡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土木之功窮極奢巧
帝時與諸狎客婦人嬉戲其中為長夜之飲六月避暑
大慈寺觀唐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秋七月
帝以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
乾德四年春二月帝御文明殿試制科策文曰炎漢致
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之體陳
天人禪祲之原豈角虛文益先碩德朕念守器之重識
為君之難思得奇才以凝庶績因徵故事以紹前修予
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何以使

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斂無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白衣蒲禹卿對策切直執政皆切齒欲殺之帝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三月命士民皆著大裁帽蜀人富而喜遨倦競爲小帽而帝好戴大帽五國故事云人謂沉首包蓋之兆酒肆俱家無所不到索筆題曰王一來惡人識之故有是令夏四月奪軍使王承綱女承綱請之帝怒流之茂州蜀檮杌云潘峭與承綱有隙以出怨言故被貶奏承綱女剪髮贖父罪不許遂自殺秋七月肥遺見于紅樓辛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非也肥遺蛇名見則大旱出山海經。紅樓蜀端門樓也九月帝以重陽節曲宴羣臣于宣華

苑夜分未罷帝唱韓琮柳枝辭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音節悽惋帝聞之不樂遂罷宴是歲自五月不雨至九月秋木皆枯千里赤地所在盜起

乾德五年春正月雲南進江緖三月帝以上巳節宴怡神亭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內臣嚴凝月等競歌後庭花思越人之曲婦女雜坐履舄交錯嗣侯達旦夏四月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驟起雷電冥晦有白魚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溺者數千人帝懼乘駕還宮時中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或爲豔歌相唱和談嘲龐猥鄙俚褻慢以是爲常從命大內起朴坊中肆令宮嬪著青衫縣帘鬻食男女雜沓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爲笑樂蜀檮杌云帝或晝作鬼神夜爲擾盜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又稱密使宋光嗣等專擅國事恣行威虐務徇主之欲以盜國柄宰相王鍇庾傳素各保持寵祿無敢規正在迎每勸諫諫者無使訕謗是月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改元同光秋七月天富倉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或之而行八月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帝雖不罪亦不能用是月帝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眞天

師崇眞館大學士起上淸宮塑王子晉像尊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高祖及帝像侍立于左右又於正殿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朝之五國故事云蜀人以爲朝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府後主第自亭寓城中士女遊觀謂明開之召廟碑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沉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庚戌重陽節宴近臣於宣華苑酒半行嘉王宗壽乘間言社稷將危垂涕以陳諫韓昭輩共以諧笑溺之冬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鬻私選人詣鼓院撾鼓上訴又爲嘲語曰嘉居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閬二州侍

郎自留巴遷集壁侍郎不惜帝問言召問照對曰此皆
太后太妃國舅之威非臣之親帝默然彗星見輿鬼長
丈餘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於玉局化設道場以答天
變右補闕張雲疏言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故彗星見此
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帝怒流雲黎州卒於道是歲
梁亡
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中僅可覆額
俛首卽墜在位者以爲不祥多惡之三月己亥朔宴近
臣於怡神亭君臣酣飲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切諫
不聽夏四月己巳朔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嚴朝見勞

試曰伏自朱溫肆逆遷弒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
遊遷于東洛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
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
之業使[illegible]張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
遄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殄餘兇芟林莽而決除虎
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挑其死士
纔過汾水擒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
上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
巖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
乾坤只勞于八日救塗炭遂定于四維僭擬皇威咸遵

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隊附拜之儀回紇
備朝天之禮而安宇宙便息干戈永盡梟兒方議除翦
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昨中興羣
妖悉滅特遣銜旟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遐感于蜀
皇復禮遣酬于厚禮則仰承元造獲奉星華載覩得面
于天顏戰汗不任于地踊嚴與後主語盛稱唐主威德
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者王
宗儔以其語侮我請斬之帝不從是時帝令樞密使宋
光嗣留酒召嚴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皇帝建大
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

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逾閩嶺四方萬
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鎮鳳翔李公恃先
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荊湖吳越修貢賦
效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日皇帝方懷之以德
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
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
又聞契丹日益强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强
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
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決勝旦夕天
子存而不論者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國人聞嚴應對愈

俞符之宜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思吞我國家之意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帝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軍節度留後五月戊申帝遣李嚴還唐莊宗實錄同光二年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北國信使三年戊辰嚴自西川還鑑誡錄云同光初莊宗汲采將行大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肖慮入奇獻太尉之爲之副已莊宗復遣李客省嚴齊嚴命以通如又錦里耆舊傳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嚴笏記有云君皇遣志於蜀王衍處遣閑於厚露建初令嚴來至之前蜀已有人洛之使令從李昊蜀書唐因嚴來以馬市珍玩錦繡而國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往易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衍豈免爲入草人乎嚴來時帝與嚴俱朝上清宮而成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君臣驕盈至是因言帝實童騃荒縱昵此小人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唐主深以爲然遂舉兵取兩川之計秋七月以禮部尚書許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戊辰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爲昭武軍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己亥唐遣李彥稠來使蜀檮杌云乾德六年九月唐莊宗遣李彥稠來通好市珍玩御物衍不許以馬將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令乃取又按十國紀年作李彥稠庚戌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帝失德

與王宗弼潛謀廢立不克憂懼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承班官太尉工小許曰吾家難乎免矣乙卯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冬十月選左右龍武四十軍爲親軍以驍勇萬二千人充之兵械給賜皆優異他軍命宣徽北院使王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爲唐國通好使唐莊宗實錄同光二年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禮今從蜀書辛丑遣李彥稠東還丙午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辛酉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十二月乙丑朔復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相迫至是用事杖殺之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庚午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先是承休言秦州多美女請撫以鎮因有是命乙亥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多不平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是歲徙晉王宗

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豳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
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王忠王宗
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
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受朝賀大赦鑄咸康元寶錢洪遵泉志曰通正天漢光天乾德錢皆重三銖獨咸康重三銖三參李孝美錢譜曰五錢並徑七分重五銖形製粗
三月帝謁永陵自為尖巾或裂尖巾其狀如錐民
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夏
四月帝曲宴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
朕不能北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

陛下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拾
閏十二月曆紙印造施行初頒曆無閏月及是見唐曆
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帝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
下有暴風摧折隕於地明日雷震應聖堂傾其兩柱九
月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
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辭哀怨聞者悽愴辭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後主之意本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宮使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
又歷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
寺朝上清宮設醮祈福謁高祖塑像帝與太后太妃各
製辭勒石遊丹景山金華宮太后詩云碧煙紅霧漾人衣露宿蕭蕭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宿靈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事齊太妃詩云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輪金輅駐遊空軍仗無火止其碧巖若有花開曉紅武士盡披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貴家帝子傳王業積甚終期四海同
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薄暮觀聖
燈賦詩而還太后作聖燈詩云虔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寶香焚靜夜銀燭炫遙空泉敲雲根月錦敵制杉風印金標塑遊飛石須顛功偶望天涯億臨看日脚紅旗來齋室上僧集滿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香六通頭成參假事就嫠保延洪太妃詩云聖燈千萬炮旋角碧雲生細雨遲不臨付風吹更朗碧嶽金艷攣倚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晴
及天直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卻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云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
帝感常叔子來山至是又徧幸諸山為
樂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請帝東遊帝將如秦州羣臣諫

者甚衆王宗弼亦上表諫帝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
食止之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疏極諫凡
二千言亦不聽承休妻嚴氏有殊色帝私焉故銳意欲
行庚子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
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帥李令德李紹琛張
廷蘊董璋李嚴等將兵六萬人寇又以任圜李愚參
預軍機通鑑載庚子以魏王繼岌為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伐蜀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裝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

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茂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召知柔克魏王宗弼為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圖爲翰林學士李惠通樂預都統軍機冬十月庚申朔召百官賞紅梔花于芳林園花出青城山其瓣六出而紅青特為異種癸亥帝發成都（蜀檮杌作甲子今從通鑑）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飛驛言東朝興聚令公統兵西上帝疑群臣同謀沮己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有群鴉泊于旗杆其鳴甚哀又親禱張惡子廟擲籤得逆天者殊四字（張惡子廟）（如後奏既長時）帝殊不為意在道與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中書舍人王仁裕酬答唫咏無虛日（王氏見聞錄上排巖山少七自詩云喬嶺冷煙間逐上秦天下嶮城暗翦上竅季系殊號豪非取樂孩宰為進退此法將登涉來樓路叟千宜令從官羅和中書舍人王仁帶和曰綠使擲寒劍鳴鴉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頭靈德安處倍仁風扇遠盡前翠間虎紀此去尚三千至劍州西二十氣忽邊一暖山忽闢軍人振半鳴金辞動峽谷有營歌白貴林間羅出千萬人中羅取一夫面去少主千行官尋命從臣賦詩王仁蒲詩日劍牙釘舌血毛屍窺算勞元當曾傳不與大朝除惡雞惟于當路食庄靈從教戶日資嗟日未委三丁稅叢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宮下身最形衛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日巖下年年自寇試生盡復進意如何瓜牙宋復氏隨淚溪鑿森來曾已多大子親網猶被弄客人窮獨周難遊長迷奠醫奏人跡盡被山手枕殺他少土覺詩大笑過自簡嶺辭鄰進詩日看王遮狩為安盡此去泰亭尚敬千夜嶺路政山店火曉通市息凡旗煙為雲巫峽雖碑女跨風卒後足滿佩人驟似龍人側虎何愁殘過大浸天少北和日先朝碑戎力開盡盡關封彌門丘千前芳飛山背旬戟夜登頭映鎖鋒煙野下尚向表平泥飄政從芳憂學術想刊隗宮尋勝遮正總靈萬雄青大上芳帶和曰說歸瓢鄉指極邊街將猶更二三千皆扇聽雛曉巖石目冷劍新奇轄網自予戎王關山字不同周移好御仙祭民真羽）

（無兜及大赦閣東則有天）帝次梓橦大風發屋太史曰此風發當千里外有破國殺臣者帝不省時唐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資郵稱疾乞留學士李愚厲聲曰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可斬也由是唐軍無敢顧望者（闡府元寇載繼炭曰捨遇斎功王[illegible]示好生之道轉為為福聖人垂善變之文孫後為民求曆德元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蔡猶宗此以益中厨皆學天都蜀之乃祖乃武戚士夜民前皆內棄白外賓號果式之闕旅之氣文傳男馬之鳳逆人萬步戚成合諸軍而定闕補忠義冠千日月動業著予前兆在幽老奮所傳逢不幸進能忽去蛇承尋生逐陣人條身軍地弱主先失出身陳卉旋衆巴肯接主之鎮遙保遺明雨白大著易影宗皇帝方茲擅甚正撫转花貴琅裁禍之雨露絹紅旗碧幢之叢兼闕楚樹之樂狂兇逵山衛展幹行之志鴉梟出穴舍錢運）

（嘗之聲教本泰叢見利慈叢加以結違同惡聚業基凶當大步多報冥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曹絕為偕傷之莫然士閣之甚舊錯夫見之叢背且茲餘益舊殘妖關豎發權而帥賢結舌不豪不儀吞修者曾千門內津外荒坐炭者已偉萬室而更朝其延見我大朝都欲拒載之骨饗罪投藥之異我皇帝仰唐議再造皇皆因時煩而玉蜀弱萬棄安而金麵正雄蜀上敢屬朝墨丈管府恤養之恩比屬朔須苟之威閣殘帝葆所精傷是命卑徒以申帝役步年則義如劍窮申則迅若遣奔張樓弊而瑕勤執坤嚮說策而山河獄後若奉兵赴死及則舊陣不擢獲若據類簡動則無城不拔胡寇尚低七庭遠近封遣不早迅謝年後此故今堯示貴在保今應二川皆內有以為鎮興降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郎授之州史有以錦降同者郎付之主守有能見幾知變誅斬傷會將帥歸者舊節城池降亦以其官授之如刻節女節之縣有其萬人已上降授之佛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以千人主授之郡一丁人己上七州日蜀城將授誅斬爵主守須者按以方鎮如蜀十下司肖過自新以三川歸興門授之方而共同謀將授當郡到爵者皆在本朝文）

武官並貶罪流落在蜀者若能舉家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人皆略所殺書節料擒說蜀士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竟只邦爲采按我皇威施方大寶爲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載之不赴昨圖一家半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咸不替移圖域生靈一無撫優蜀中逆僞亦令傳聞各自審計變通速謀歸向云云丁丑紹琛寇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城使周彥禋叛降于唐冊府元龜云康延孝至故鎮威武城指揮使唐景思與牙將王讓思部下兵四百降于延孝其軍吏錄彥諍都指揮使李繼見城危方出歸款和無降意皆伏誅紹琛掠威武糧二十萬斛縱我敗兵萬餘人因倍道趣秦州是日郭崇韜至散關指其山曰我軍進無成功不復得還于此今日當盡力一決且饋運將竭計惟先取鳳州因其糧爲便諸將皆言蜀地險固宜按兵觀釁

李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自破膽勢不可緩也會紹琛捷至崇韜乃麾兵大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叛降于唐唐得兵八千人糧四十萬斛崇韜大悅曰平蜀必矣郭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軍節度使己卯帝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于帝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逆戰是時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兵逾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叛降于唐且請先治橋棧以待由是唐兵無險阻之患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唐莊宗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紹琛遂克興州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三招討與紹琛等遇于三泉大戰我兵敗斬首五千級歐陽史云先爲康延孝所敗唐得三泉糧十五萬斛[illegible][illegible]遂優足帝聞宗勳等之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由綿谷還留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詔斬三招討宗勳等紹琛晝夜兼行

趣利州是時武定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當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送款降唐崇韜致書宗弼等爲開陳利害紹琛將及利州宗弼棄城西歸宗勳等三招討追及于白芳宗弼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泣共合謀降于繼岌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至于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帝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丁酉御文

明殿與羣臣相對涕泣無一言以救國忠戊戌紹琛至
利州修桔栢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
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
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唐乙巳宗弼驅歸成都登太元
門嚴兵自衞（通鑑作甲辰今從錦里耆舊傳）帝及太后往勞之宗弼猶
慢無復人臣禮是夜劫遷帝與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
（一作天啟宮）收帝璽綬別遣人取內庫金帛器玩并諸王第
相宅內寶物丙午自稱權西州兵馬留後紹琛進至綿
州倉庫民居已為我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橋無舟楫可
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

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
梁必留滯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倘延旬
浹則勝負難料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遂入鹿頭關丁
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
勞軍且以帝手書召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首
建伐蜀之策至成都禍且不測嚴不從欣然馳入京城
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戊申宣唐主勑曰朕以蜀部
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偽梁篡弒
之時致宗廟震驚之難遂滋割據益遂偏安雖行建號
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

懷忠孝之心每俟興替之運惟期恢復即效傾輸昨以
初殄寇讎重興社稷撫綏之恩既實愛勤之意常深須
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爰命等臣遠安保后之心
既協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此咸池遠降詔
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
山河之誓偽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當代英賢
或抱節于軍戎或著名于鄉曲久從羈絏常軫情懷宜
知乃睠之恩各勵輸誠之節今以降赦命孫約諸道兵
帥如西川果決歸降列城不得驚擾但思效順勿致懷
疑帝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

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帝命翰林學士
李昊草降表表曰臣聞諸滑逆被綢日若朝宗之水呈風扇牧來爲方向化之人望由貢罪不崇衛寬發免鄭伯沐焚裕之惑許男荷解縛之仁君不須最窄父仰新遲澤恭紫阜帝陛下不乾啓運撥鎮關圖發檄面上應天心懷物宥下從民欲羅十人厭宗降之德高步泰階鹿一千年挺持之風慮萬王道混車書子天下走解執予箕中面臣衛在遐方違居蜀當承先父經贊之集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聲會之速閒顧危亡之忠求示既乖下正勞舊茅是闕寸專善冬不坤唐惡雜新元步再造致王師之遂辱勞雄武以平儲大歸出內冰光自消審淨數而黔寧盡泰豆行作非甞不敢遣進命戎生以亂戈掌帝豪自集籍遂那身卑悅下東手馬前向片獨以驅電携兵卜相號命肯開禁士布愚真宇垂仁人臣境無北織乞明子取不那一[illegible]傳陛下將生之自閒堯天宥惡之文釋幾生可貸蛾之歷今必死十威無之歸使凡骨重小於聖日然特而求於天波然朋術備輸誠安足以贖既之罪豫原卒膽不見以報君之恩持得據日傾心歸誠捐化積權惡鏤鉏聚首進忠

而川赤貫心令則亡遽邁惟府將趨十家傚盡蜂
布道之舟縱別鄉附水在太平之化庶月正月二日與
母親并姊舅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舉朝望皇
慕無任瞻天仰德惶懼戰越之罪之至。表稱乙酉年
不書年號
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曰臣先人
受職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
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徇輿情止王三蜀遠
臣纂紹因敢息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
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不服梯航畢集文
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
則委千里封疆盡歸王土冀萬家臣妾庶沐皇恩輿櫬
有歸負荆請罪望攜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佇德
音用安反側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魏王繼岌
及都招討郭崇韜冊府元龜載衍上繼岌牋曰衍叩頭言伏以五帝三王竟歸於代謝衍有家
乖圖冀免其慶興苟大命之革新輒轉爲而爲龜衍有誠
悴一誠恐仰頭伏以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因則上坤維自
霸一方於茲三紀乃者因夷門之構逆則中國以喪君
勉闢推榮遂開興宗謀爲世子嗣紹舊基而以勃神
不得負荷孝遂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天輝洽
明照遍下十存修嘉期仰侍恩明感覆燾於光天孝聖
驗於禹貢忽齊于師討伐部內覆篤府衷當鋒孝思歸
命依推殿下位等上嗣德資元良膺少海之波瀾勇前
星之秀形親秉象幣旁履劍閣已得萬民之歡心坐怨
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邊邑居率文武以康萬
寅疵微而消伏惟殿下特宏哀矜保族宥聞亦存甫
典刑貢在師府庭變先人之祭祀血食之祀免支離
于在屬將發養於庭閣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元造
衍無任危迫殆越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
行尚書兵部侍郎歐陽彬
車使韓昭等奉牋以聞
宗弼稱我國君臣久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
惑少主皆斬之函首送魏王軍前又貢文思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錦里耆舊傳齊王宗
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潤澄北院開府歐
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府宗弼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次
居內庭恣行權柄幻惑少主誠朝三軍仰處斬訖奏而內外馬步指揮使徐延瓊
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多惶
懼傾家貨使妻以賂宗弼得免死辛亥魏王至德陽宗
弼遣使奉牋稱已遷少主於西第安撫軍城敬俟王師
冊府元龜云宗弼遣親吏齎上牋云蜀主衍已出府第
奉家遷西宅宗弼權領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以俟王師
又使子承班齎宮人珍寶獻魏王繼岌及崇韜求節

鉞繼岌留其物而遣之是時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待
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舍子王宗弼之
明堅。是時中書令魏王宗範上牋曰臣生居許因
先文建。光啓中詐陳敬瑄在蜀司空平章事王鍇比歲
曰臣因天復三年奉使西川遇車駕丙辰李嚴引帝及
蜀遷洛陽因留蜀部俱見西川府元龜云魏王至七里亭衍
百官儀衛出降於升仙橋備蜀亡國禮以降按舊五代史
云升仙橋在成都北五里又
閬府元龜作降於升仙橋帝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
首百官王鍇等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
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唐大軍
入城繼岌居東內崇韜止天策府崇韜禁軍士侵掠市
不改肆是役也唐舉兵凡七十日莊宗實錄及薛氏五代史皆云自興師出

洛子定蜀城凡七十五日按出兵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實七十日也得節度十
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
以千萬計又繼岌選苑中馬得二十許匹曰蹋香騮曰
錦耳驄曰駱十二曰趁日驄曰偏界王曰踏冰騧曰長
命騧曰孫兒驄曰龍孫白曰八百哥曰掠地雲曰錦地
龍曰雪面娘曰月影三曰玉尾騮曰散沙騧曰天花落
日旋風白曰萃地嬌曰六尺金曰銜蟬奴初帝有馬數
百皆上駟也至是比選更爲逸足之尤者又得南詔俘
蠻數十人及故唐判官徐藹曾使南詔者魏王因遣藹
持金帛招撫南詔悉還所俘諭以威德十二月巳巳[illegible]

者舊作閏十二巳丑誤今從通鑑月崇韜白繼岌收王宗弼宗勳宗渥
一作才徵斬之并殺宗弼子駙馬都尉承班牓曰羈以簡件
人等擄廣本主專殺內臣君取資財將爲已物爰自收
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凶須加顯戮閏十二月
丁酉唐主詔我國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
下悉縱歸田里按五代會要云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二月敕收平偽蜀應偽署官員等官至大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并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尚書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文班降守諫議大夫武班降至銀青階如是傳署將相已上與開國男三百戶除并不許有封爵具有功臣名號節須納大如檢校官至郵中員外身兼特衛史已下如是爲署飾鎮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委有勞歸統篠辱趍獎任外刺史僚得罷外有貝也政繼時例者與許傳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及兼官

其偽署迭行正官四品已上依此降黜五品已上如不曾經本朝授官又無族望可稱者材智有聞節行於有縣官中選材任使封無材智可錄者並宜放歸田里若西班有補統軍上將軍者若本是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後並錄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率府副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以下量任使者委西川節度使補從首押衙已下職所有除授官除軍前任使下節樹萬武繼撥才行任從今本次始發通鑑又下詔
慰帝曰固當裂土而王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
不欺帝捧詔欣然曰不失爲安樂公唐同光四年春正
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皋舉兵
被誅庚申魏王遣李繼曮李嚴部送帝與宗族及宰相
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并將佐家族
數千人以東三月乙巳帝至長安唐莊宗有詔止之是

月伶人景進白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王氏族
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緊爲變盍除之莊宗乃遣中使
向延嗣齎敕害帝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矣
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
官及王氏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夏四月丁亥朔巳丑嗣
延至長安殺帝及宗族於秦川驛因盡得蜀中珍寶帝
時年二十八也時有蜀僧遂公傷虛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誰撩才調便與臨來笑腸斷緣偽阿旅施森路盡哀家弟絲後涼空樂序後庭春老漫開花雨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六月
百官至洛陽平章事王鍇等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
判官司馬推承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天成三年王

宗壽上唐明宗書求王氏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封後主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長安前之三趙村初高祖立後主爲嗣鑄銅鐘於佛寺鐫其下曰吾立此鐘爲太子故也令其洪遠必東宮將來之慶哉及八日而鐘隕於地龍首摧落後主果八年而亡北夢瑣言又云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正月近臣曰宋丹唐國將升路改閏十二月衢賣曆者云只有一日豈是冬蜀果滅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改元按書五代史王建以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此蓋薛氏之誤也今悉以九國志前蜀書鑑歷圖爲準後主以咸康元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論曰予作前蜀後主紀而深有感於興亡之際焉夫莊宗非司馬文王之比繼岌崇韜非會艾儔也且是時唐僅得天下之半強藩割據紀綱未遑假後主勤修政事輯睦鄰封啗以貨財結以情好尚可遷延國祚更待興主奈何閹人秉鈞於外朝母后司晨於閫內荒遊山川宣淫郡國秦川之駭騷羅非寧自古蜀亡未有如王氏禍之烈者也可不哀哉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吳江潘耒次耕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前蜀四

列傳

高祖順德皇后周氏　順聖皇太后徐氏

翊聖皇太妃徐氏　貴妃張氏　夫人蕭氏

後主廢后高氏　皇后金氏　元妃韋氏

貴妃錢氏　順妃蘇氏　昭儀李氏

宮人劉氏

順德皇后周氏許州人也武成元年高祖即帝位冊立爲皇后永平初加尊號曰昭聖天光元年高祖晏駕后哀毀骨立後數月而殂合葬永陵謚曰順德升祔太廟母弟德權以后故起家刺史積功至太保中書令有傳

順聖皇太后徐氏唐眉州刺史徐耕女也耕性仁恕嘗因田令孜陳敬瑄守成都日耕爲內外都指揮使所全活常至數千人令孜謂之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不得已夜殺俘囚數人以復命耕有二女皆國色相工語耕曰公不久當大富貴因出二女相之相工

曰青城山王氣徹天不十年有真人承運此女當作后
妃君貴由二女致也長女即太后蜀檮杌作長女爲太妃次女爲太后非是
太后事高祖爲賢妃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
結宦官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太子元膺之死高祖以雅
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擬擇一人立之而賢妃欲
立其子鄭王即後主是也使文扆諷宰相張格贊成之
後主遂得立及嗣皇帝位尊賢妃爲順聖皇太后淑妃
爲翊聖皇太妃耕亦累官驃騎大將軍太后太妃各出
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
多者得之又日挾後主遊宴貴臣之家或周覽近郡名

勝如丈人觀金華宮三學山諸地飲酒賦詩所費不貲
常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後主
自作甘州曲以述其狀今川是服唐師入漢州後主遞
驛召唐臣李嚴引太后見之且以爲託已而歸唐唐莊
宗遣向延嗣族誅王氏於秦川驛太后臨刑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
翊聖皇太妃徐氏耕次女也高祖時進位淑妃宮中稱
爲花蕊夫人亦曰小徐妃光天元年夏六月尊爲皇太
妃咸康元年隨後主降唐明年李繼曮等部送入洛行
至天回驛太妃與太后臨詩悽惋不可聽聞已而秦川

之禍與太后同畢命焉
貴妃張氏梓州郪縣人太子元膺其所出也武成中進
號貴妃一云元膺母爲白氏高祖後宮又有馬姬宋姬
陳姬喬姬儲姬不具述
夫人蕭氏高祖之後宮也容態明悟絕有寵愛鳳翔將
李彥[redacted]來降署指揮使更姓名曰王丞贇以蕭氏賜之
無何丞贇死蕭氏寡而無子唐轉運接應使李繼曮故
與王子隨魏王入成都陳昭符者密求蕭氏以獻抱衾
之夕竊窺隔屏窺之麗爲妍妙詰其由來則已爲王丞
贇所偶遽止之曰丞贇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向者吾
從子行於義不可遂令送之歸

廢后高氏兵部尚書高知言女也後主爲太子時高祖
冊立高氏爲皇太子妃久而無寵後主嗣帝位立爲皇
后旋徙初韋妃入宮后尤被疏薄不見答於後主遂坐
是廢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皇后金氏名飛山成都人也父業農家頗饒無子與嫗
相敬如賓嫗懷孕十餘月娩身時忽大風雨見赤龍繞
庭而生后是日有山飛至后家因名焉年十六姿容絕
世兼擅翰事乾德初選入掖庭及高后廢冊立爲皇后
李亦坐廢貴妃錢氏爲力辦復正位中宮咸康元年隋

後主降唐死之

元妃韋氏故徐耕女孫也有殊色後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之宮中後主不欲娶於母族託言韋昭度孫初爲婕妤累封至元妃

貴妃錢氏事後主累封貴妃皇后金氏以復位故深德之未幾從後主降唐而死

順妃蘇氏未詳其家世後主時累封至順妃

昭儀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爲昭儀世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苛釣魚不得詩諸篇多爲文人賞鑒同時宮人李玉簫者寵幸亞

於舜弦後主常宴近臣於宣華苑命玉簫歌己所撰月華如水宮詞侑嘉王宗壽酒聲音委婉抑揚合度一座無不傾倒宗壽懽醉亦爲之盡觴（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

宮人劉氏不知何地人鬒髮如雲而有色秦川之變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高祖子衛王宗仁　庶人元膺　幽王宗輅

趙王宗紀　韓王宗智　宋王宗澤

魯王宗鼎　信王宗傑　薛王宗平

莒王宗特

宗仁高祖之長子也生母爲馬氏幼以疾廢累官校書郎武成三年封普王乾德六年徙封衛王

元膺字昌美高祖第二子貴妃張氏所生也初名宗懿起家祕書少監封遂王（歐陽史作薊王今從蜀檮杌）已而立爲皇太子未幾更名元坦永平中得銅牌於什邡高祖以爲符讖又命改名曰元膺元膺爲人豭喙齵齒多姹眼黑色目視不正而猾黠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常自抱書毬擲馬上蹴而射之無不中當爲太子時年方十有七領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號爲貴重高祖以元膺年少任大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且

爲其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名儒許寂徐簡夫二人元膺未常與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內樞密使唐道襲者高祖之嬖臣也元膺心易之屢譏於朝高祖懼其不和能乃出道襲爲興元節度使已而道襲罷歸復典機要元膺廷斥其過失高祖殊不悅會七夕前一日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道襲亦在坐間而王宗翰及潘峭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集王謂宗翰也人目爭郎徐瑤常謙素爲元膺所親信酒行屢目道襲道襲懼而走明日元膺入白高祖峭文錫離間諸王高祖怒命收遂峭與文錫貶之

元膺出而道襲入高祖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王諸將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高祖疑之道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召兵以爲將誅己乃與伶官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捕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因詣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峭因請得賢門明日徐瑤常謙與樓務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道襲元膺介馬麾兵遇王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奉命由是元膺攻道襲於清風樓道襲帥屯兵拒戰中流矢逐至城西見殺高祖乃遣王宗侃宗賀宗黯等發兵討爲亂者璠戰死兵皆潰去謙與元膺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丐食國人識之以告高祖遣宗翰往招諭之未至而元膺同謙已爲衛士所殺高祖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詞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謀社稷之計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追廢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殺太子書元膺左右坐死數十人初梓橦縣祠蚺神曰張惡子元膺被誅之夕司祝者忽夢爲惡子所責言我久淹成都今始方歸何祠宇荒穢如是由是蜀人相傳元膺爲蚺蛇之精

宗輅高祖第三子（一云第四子）爲後宮宋氏所生武成三年封雅王元膺之死高祖以宗輅貌類己及宗傑有敏才欲擇一人立之已而不果乾德六年徙封幽王罷軍使

宗紀高祖第四子也（一云第三子）武成中封褒王乾德中改封趙王

宗智高祖第五子也母爲[illegible]後徙封韓王

宗澤高祖第六子也（一云第[illegible]）[illegible]所生武成三年封興王乾德時改封宋王[illegible]

宗鼎與宗澤宗平同母或云出自翊聖太妃高祖第七子也（一作第八子）武成中封彭王後主纂立諸王皆爲軍使宗鼎謂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強讒間將興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經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乾德六年徙封魯王後與宗輅宗紀宗智宗澤宗平宗特俱死于秦川驛

宗傑高祖第八子（一作第七子）荷妃故其母也武成三年封信王元膺之死潘炕屢請立太子高祖以宗傑及諸子最材賢頗欲立之會順聖太后有寵後主卒得越諸兄而立光天元年宗傑屢陳時政高祖賢其才嘗懷廢立之意無何暴薨高祖深疑之

宗平高祖第九子（一云第十子）宗澤同母弟也光天元年封忠王乾德時改封薛王罷軍使

宗裕高祖第十子（一作第十一子）與宗智同母光天元年封資
王乾德六年徙封莒王高祖凡十一子後主其最少子
也名字見於史冊者宗智或作宗猷宗平或作宗賢宗
特或作宗時與宗霸今以歐陽氏蜀世家爲據云

高祖從子宗鐬　族子宗壽　宗裕

宗鐬高祖從子也少有智勇隸高祖麾下爲親校當西
川之亂因令攻馳驛召高祖西上宗鐬與王宗瑤等實
部兵從焉已而陳敬瑄中悔遂進兵破鹿頭關拔漢州
陷德陽攻成都宗鐬之力居多武成中賜爵昌王久之
領部營使永平元年蜀師與岐戰大敗於青泥嶺退保

安遠軍高祖命宗鐬爲應援招討使黃牛川之役大破
岐兵執其將蘇原高祖以爲能甚嘉賞之居無何以病
死

宗壽字永年王氏族人也（一云許州民家子）高祖以同姓錄爲
子宗壽工琴奕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武成中賜爵嘉
王久之領鎮江節度使後主嗣立進太子太保奉朝請
以煉丹養氣自娛後主爲淫亂宗壽獨切諫之嘗於九
日侍酒宣華苑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潘在迎
韓昭等目嘉王從來酒悲乃與諸狎客共以諧言詼嘲
之坐上喧然後主不能省復命宮人李氏歌已所撰新
詞侑宗壽酒宗壽一飲而盡蓋懼禍也在迎請即以宮
人賜宗壽後主曰王必不納無多酒耳遂止未幾改武
信軍節度使唐師入寇所在迎降魏王繼岌以書招之
宗壽初不肯降已而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送欵繼聞後
主銜璧大慟從後主東遷至岐陽以賄守者得入見
後主後主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後主死宗
壽至葭萌聞唐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明宗天成二年
詣洛上書求葬後主宗族明宗以爲忠署宗壽保義軍
行軍司馬追封後主爲公許葬以諸侯禮宗壽悉得王
氏十八喪而葬之出葬日宗壽步行以從尋爲猶州刺

史復爲平盧節度使以壽終宗壽頗能文居恆與能仁
院僧卯書札二十餘軼纍蹟多貯沖妙觀中又宗壽常
得古鑑照於江原下有篆文十二字曰龍宮寶藏神和
子鑄永年萬歲乎時病不可磨一日忽光彩照見市舍
一青衣小兒兜角躋酒家樓宗令人訪之小兒隨至曰
此神物也吾失此已百年君當見還因剖腹納鏡長揖
而去人成以爲鏡妖後宗壽謄辟穀延年法或謂得之
青衣云

宗裕亦高祖族子唐昭宗時從高祖鎮西川官嘉州刺
史已而與王宗侃等圍楊晟於彭州攻城畧地爲戰功

之最末幾領馬步使天復元年代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已又改漢州刺史居無何李宗裕性謙謹高祖平東川時諸將多爭功宗裕立枯樹下未常自伐時號枯樹太保枯樹本枯樹見鄧志談苑事苑一云宗裕蜀貨以自佐金作鏤牛羊衆之其子謙日牛羊畜物寧關宗裕此之甲冑吏聞也武成三年追封通王

後主子承祧　承祀

承祧後主長子也失其封爵與幽王宗輅等同死秦川驛

承祀後主次子也亦失其封號與承祧同死

高祖女普慈公主

普慈公主高祖女也幼而敏慧高祖絕憐愛之天復時岐王遣判官趙鍠來聘爲其從子繼崇求昏高祖遂以公主妻焉導從鮮麗相望于里久之繼崇驕矜嗜酒多樂厭於公主公主遣宋光嗣以帛書上高祖求還高祖乃詐言后疾馳使召公主哭臨永平元年公主至成都留之不遣岐王怒遂與高祖交惡青泥嶺之戰實公主有以啓之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吳江潘　耒次耕氏閱
鄒文周　昴少霞重校刊

前蜀五

列傳

王宗佶　王宗侃子承擘　王宗滌　王宗翰
王宗弼　王宗黯　王宗弁　王宗本
王宗阮　王宗播　王宗儔　王宗瑾
王宗綰　王宗儒　王宗浩　王宗夐

王宗瑤　王宗範　王宗壽　王宗訓
王宗勉　王宗鍔　王宗夔　王宗裔
王宗矩　王宗鼐　王宗汾　王宗信
王宗賀　王宗紹　王宗岌　王宗鐸
王宗侶　王宗昱　王宗勳　王宗晏
王宗渭　王宗偉　王宗憲　王宗儼
王宗威　王承檢

王宗佶本姓甘氏洪州人也高祖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已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天復初充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駕進攻山南諸州久

之逆太師封晉國公及皇子元膺等稱長宗佶以養子
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
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高祖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
唐道襲者本以舞童見幸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
名呼道襲道襲不堪其辱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高
祖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會宗佶求
大司馬章三上高祖以問道襲道襲因激怒高祖曰宗
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高祖心益
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高祖叱衛士撲殺之并貶騫
死

王宗侃本姓田雅州人高祖假子也高祖入西川時宗
侃從與俱西先登署陳巳而戍梓州破楊守厚七砦表
遷雅州刺史從攻彭州用軍士王先成言白行七事居
數年攻拔利州執斬刺史李繼顒未幾充洪雲都知兵
馬使俄領應援開陝都指揮使進取渝州降其刺史牟
崇厚巳又轉龍臺鎮使會兵討杜從法有功天復七年
遷秩太保兼侍中武成初拜兼中書令永平元年高祖
與岐交惡宗侃請效力行開郎命爲北路行營都統是
役也步騎十二萬人旌旗緜亘數百里及青泥嶺之戰
侃兵大敗退保安遠軍高祖召書之曰汝今又狃李豈
不畏赫雷乎赫雷高祖乃名也宗侃懼遂無功而還後
主嗣立封樂安王加尚父巳又進封魏王卒
承肇宗侃第三子也生於雅州小字獮猴兒初宗侃妻
崔氏（疑當作張或宗侃前妻）夢一人被冠冕衛自稱開公山神牽
玉色獸逼其衣遂孕承肇居數年有異人崔邪尚者見
承肇撫其背曰老僧所居開公山佳氣滅午乃孕靈於
此耶此子麒麟之精也必爲王者之瑞承肇頗通兵法
後累官武定節度使加太尉國亡降唐爲行軍司馬
王宗滌本姓華名洪潁川人也從高祖爲威信都指揮
使與李簡等拒楊守厚於梓州功居多又攻彭州破楊

晟軍擊楊守亮於閬州先登陷陣巳又敗顧彥暉於林
遷邛州刺史復將兵攻東川高祖嘉其功更姓名曰王
宗滌與諸子齒未幾命爲東川留後明年宗滌言東川
封疆五千里文移往返動淹時日請分遂合瀘渝昌五
州別爲一鎮高祖表其說於朝後李置武信軍於遂州
宗滌之力也居數月唐授宗滌爲東川節度使久之加
同平章事未幾破李繼徽於興元唐卽詔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宗滌有勇畧得將士心高祖頗內忌之會成都
作府門繪以朱丹國人謂之畫紅樓高祖以宗滌姓名
應之而王宗佶等疾其功復爲揣飛語高祖召宗滌詰

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高祖令親隨指揮使唐道襲飲以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滌泣如喪親戚武成元年高祖即位赦境內詔曰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早膺寵任累著勲勤征行不憚於風塵陳敵常先於士卒論其實效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驕災殃自掇不守初終之節遂萌傲侈之心驗人情而共憤議爵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矜傷當累運之初與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於是宗滌存身官爵並敕還如故

王宗翰本姓孟氏高祖之姊子也高祖畜為子賜姓名

武成三年封集王俄加同平章事永平五年充東北面招討副使攻岐鳳州已而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敗績退保鹿臺山明年復為第一招討使將兵伐岐無何卒

王宗弼本姓魏名宏夫高祖養為假子更今姓名楊守厚之攻梓州也高祖遣華洪等救顧彥暉謀因犒師執之宗弼乃以密語泄之彥暉高祖怒不為意待之如初已而從高祖攻東川為東川兵所擒彥暉念舊恩畜為子及彥暉敗復自歸於高祖積功至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招討使高祖病且劇以宗弼沉靜多謀召為馬步都指揮使同諸臣受遺詔後主繼立命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已又封鉅鹿王進封齊王是時後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自宗弼出納賄行私上下咨怨唐兵入境會王宗勳等師至三泉望風退走後主詔宗弼守綿谷且令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欸於唐成都登太元門嚴兵自衛後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人臣禮已而劫遷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璽綬又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子承湘遂仗劍入宮取後主寵姬數人以去宗弼乃殺宋光嗣景潤澄韓昭輩函首送唐凡素所不快者皆借端誅

之而潘在迎等人多竭家財以賂宗弼得免宗弼益自恣稱權西川兵馬留後遣使奉牋於魏王繼岌求為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宋光葆自梓州來訴宗弼誣殺光嗣等又郭崇韜徵犒軍錢數萬於宗弼宗弼靳不與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殺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及宗勳宗渥數其不忠之罪族誅焉籍沒其家國人爭食宗弼之肉先是乾德中童謠云我有一帖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蓋魏氏實國與李之兆也宗弼實應之

王宗壽本姓占名謙隸高祖帳下為牙將景福元年破

勞守厚有功賜姓名曰王宗黯天復初杜法從反與昌普合三州高祖命宗黯充行營兵馬使會東川武信兵討平之未幾遷[illegible][illegible]侍中太子元膺之亂宗黯自大安門踰城入與徐瑤等戰於會同殿前瑤竟敗死是役也事起倉卒微宗黯變幾不可測後主即位論功封瑯琊郡王

王宗弁本姓鹿名弁高祖賜今姓名以為子初從高祖與宗瑤宗弼宗佩同入西川積功至蜀州刺史一日稱疾請罷歸成都高祖疑其矜功觖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宗弁常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

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高祖嘉其志而許之竟獲善終

王宗本本姓譚名從本事陳敬瑄為資簡都制置應援使高祖攻成都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來降高祖嘉其功及敬瑄平養以為子改姓名曰王宗本久之權渝州刺史無何罷官歸成都天復三年宗本請出兵取荊南高祖署宗本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降夔州刺史侯矩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已而遷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高祖因許焉

王宗阮本夔道土豪文武堅也善舞劍器時號為文大劍高祖攻陳敬瑄時武堅挾戍州刺史謝承恩來降及成都平更其姓名曰王宗阮遂領決勝都知兵馬使未幾充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溪州頃之廢溪州殺刺史馬敬儒峽路故東川門戶至是始通宗阮之力也高祖即命宗阮知渝州天復四年趙匡凝攻夔州宗阮御師擊之匡凝敗走宗阮後以病卒宗阮常經溪州賽神方山廟會夜分胙賜為犬子所食俄聞雷霆聲有白衣冠人升堂治事獄鬼十數輩奔走階下執一黃衫者責之曰若非竊祭胙者乎命挾之十五明旦見犬子

腹潰流腸血肉中莫不驚以為異

王宗播本姓許名存故荊南節度使成汭將也汭與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因以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乾寧中降於高祖高祖忌存勇略頗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高祖因遣存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焉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高祖信之乃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與諸子齒久之為前鋒將攻李繼密於三泉孔目官柳修業謂宗播曰公羈旅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因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

於此遂破金牛等四寨殺傷敗還漢中修渠又數勸宗
播愼靜以免禍後宗播遇攝敵輒以身先之卽有功稱
病不伐由是得以功名終子承傑本姓伎[illegible]宿曹之子貫母姝宗播遂爲子
驕貴僭越鮮有倫比每修書題邦章微有殘漬輒命改
換書作苦之歷任茂州刺史爲蕃人所害

王宗儔高祖養子也累有戰功起家爲排陳使武成初
度秦州留後已而授天雄軍節度使兼侍中乾德三年
擢山南節度使充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將兵伐
岐進攻隴州復屯上邽師久無功未幾唐道客省使李
嚴來聘嚴盛稱唐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

竊諸侯會兵與勤王師者宗儔以其語涉譏刺請斬之
後主不從已而後主荒淫日甚宗儔憂宗社不祀密與
王宗弼約爲伊霍之舉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
憤卒宗弼請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屬我除
嗣曹今無患矣光嗣等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
曰吾家難其免乎宗儔伐岐時常還至白石鎭副招討
王宗信宿晋安禪院方擁伎女十餘人各據牀而寢忽
見一姬躍入火爐中宛轉爐炭之上宗信遽起救之殷
服間略不焦灼已又一姬飛人如前復救之諸伎或出
或入狎遊戲笑音有規史變告宗儔宗儔至則提臂而
出之衣裾都無所損臨訊其故皆懵然云被番僧提入
火中爲戲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伎識之有周
和尙者身長面黔鼻指曰此是也宗信疑有幻術詔之
百姝爲不解宗儔廉知其枉命釋去訖不知何怪云

王宗謹本名劉乾寧元年攻彭州有功高祖命軍中錄
爲子更其名曰宗謹與諸兒列遂授戎州刺史已而領
鳳翔四面行營使敗鳳翔將李繼徽於元武

王宗綰本姓李名綰乾寧元年與王釗等同爲高祖義
兒更今姓名累官知蜀州高祖破東川命宗綰分兵徇
昌普等州頃之領武定軍節度使會司馬鄴來告唐昭

宗之喪高祖命宗綰責以大義詰問弒逆之由辭氣激
烈鄴竟不敢入境事具高祖紀中永平時高祖與岐搆
兵宗綰充馬步都指揮使鎭遏西縣爲安遠軍利州一
面多恃此以爲捍蔽未幾詔兼中書令復充北路行營
都制置使以攻秦州已而敗岐兵於金沙谷擒岐將李
彥巢尋克成州虜刺史李彥德因降秦州拔鳳州高祖
因遂有秦鳳階成之地宗綰實爲首庸焉通正元年又
領東北面都招討將兵伐岐師出大散關大破岐兵進
取寶雞圍鳳翔岐人爲之震恐光天時與王宗瑤等同
受顧命輔政後主嗣位封臨洮王宗綰爲人寬厚謹愼

功高不矜常誓言有存忠勇無他志存得不死而竟不使存知其免已共生平行事多此類也

王宗儒本姓楊名儒彭城人也初事陳敬瑄爲大將高祖攻邛州敬瑄遣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儒登城見高祖兵强甚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高祖錄爲假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

王宗浩高祖養子也有拳勇善騎射從高祖入西川爲軍使天復二年高祖克興州擢宗浩爲刺史青泥嶺之戰宗浩將充馬步使兵敗奔興州溺江死焉

王宗朗本姓全名師朗金州人也唐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據金州師朗居戲下爲親校及王宗賀攻行襲行襲奔均州師朗遂以其城降高祖嘉其功賜姓王氏名宗朗與諸子輩連文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居三月金州復爲行襲所取宗朗不能守奔成都已而蜀兵又克金州仍以宗朗爲刺史武成三年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木波騰躍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黄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餘頭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後改金州爲雄武軍宗朗領本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後主時以罪削奪官職復其姓名命全宏志將兵往討已而執歸成都釋其罪久之病卒

王宗涯本姓鄭名涯京兆人也初事高祖爲牙校高祖攻成都令涯詐降以覘城中虛實陳敬瑄爲人愚而易遂納其降署涯大將且使守郫以拒我師已而乘間復以奇服歸悉得成都聲息高祖嘉賞之列爲義子賜姓王氏名宗涯咸康元年爲魏王繼岌所殺

王宗範不知何地人母張氏故高祖之後宮也（一作渭氏封貴妃通鑑又云宗範本姓裴母周氏爲蜀主妾）宗範初隨母歸高祖冒母姓爲

張高祖畜爲子賜今姓名從高祖討陳敬瑄累立戰功已而封夔王長和賨入寇黎州宗範帥衆往討敗其兵於潘倉嶂又敗於山口城巳又破其武侯嶺十三寨復敗之於大渡河西南震恐無不人人懾服後數年卒

王宗瑤高祖義子也高祖圍成都時宗瑤與王宗弼等俱西上破鹿頭關拔漢州陷德陽宗瑤之功爲多巳高祖軍屯新都土豪安仁費思愍何義陽等所在擁兵不服高祖使宗瑤說以利害仁等皆率衆來附且餽以貲糧一軍爲之大振景福初官茂州刺史將兵攻彭州敗楊晟於城下未幾從簡州乾寧二年三鎮犯闕宗瑤帥

師赴難屯兵於綿州軍容甚盛蜀人莫不嘆賞稱之高祖即皇帝位詔宗瑶兼中書令永平五年充東北面招討使攻鳳州遂克其地已而受遺詔輔政後主嗣立論功封臨淄王

王宗訓本名茂權初爲刀子都虞候高祖攻彭州茂權斬陽成於陳前論功受上賞賜名宗訓與諸子比永平中累官武泰軍節度使鎮黔州宗訓恃恩貪暴驕縱適鎮不奉詔輒回成都多所邀求高祖見宗訓大怒命衛士撲殺之

王宗勉本姓趙名章從楊晟爲內外都指揮使彭州之

圍章率衆出降高祖與李綰等同錄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勉

王宗鍔少饒技勇從高祖入西川錄爲假子後主嗣位歷官定遠軍使乾德末充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以備唐師後不知所終

王宗夔故高祖養子也初隸高祖戲下爲親校進拔龍州殺刺史田昉有功累官至兼中書令高祖彌留之際與王宗弼宗瑶宗綰等同受遺詔輔政後主即位封琅琊郡王

王宗裔亦高祖養子歷官兼中書令後主初立封琅琊郡王

王宗矩易州人也本姓張名矩天復時官夔州刺史從荊南節度使成汭將兵救鄂州汭死奔還會王宗本統軍下三峽矩舉城以降高祖嘉其功復命爲夔州刺史改其姓名曰王宗矩得齒諸子之列

王宗範事高祖爲假子從入西川授彭州刺史已而將兵攻東川有功改邛州刺史唐昭宗之東遷也高祖命宗範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迎車駕累官兼侍中永平元年興師伐岐宗範與王宗賀唐道襲爲三招討使青泥嶺之役蜀兵敗績宗範竟無功而歸無何卒

王宗汾亦高祖養子永平時充行營都指揮使以伐岐進攻文州岐將李繼褒敗走

王宗信高祖假子也積功至左神勇軍使高祖時無顯績後主嗣位命宗信與王宗昱宗晏爲三招討副王宗侍以伐岐進屯威武城厲兵秣馬竟無所成功而還宗信性殘虐酷毒殺人後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與麾下孫延膺素不相能一日鐸被錦袍束帶若有遠行狀宗信登樓見之顧延膺問鐸何往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鐸受公畜養包藏禍心久欲逃歸敵境耳宗信大怒令執鐸至斷其舌臠割焉將士無不冤之

明年延孚謀叛，亦被殺

王宗賀不知其所自起事高祖賜姓名以爲子官指揮使天復二年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滌以罪死高祖命宗賀權典兵留後居數年將兵擊馮行襲於金州所向克捷永平元年與王宗祐等充招討使伐岐青泥嶺之戰師盡殲焉俄加中書令會太子元膺之變宗賀與有定亂功久之卒

王宗紹高祖養子也歷官至左金吾大將軍高祖與岐王茂貞交惡命王宗祐等爲三招討使以伐之而以宗紹爲之副帥步騎兵十二萬人軍容甚盛已而青泥嶺

之役大軍敗績竟無成功後數年復會劉知俊圍鳳翔隨召還未詳其所終

王宗宏史失其爵里亦高祖之養子天漢元年爲東北面第二招討以伐岐後事闕

王宗鐸少從高祖爲假子起家興州刺史永平四年兼北路制置指揮使攻岐階州及固鎮連破細砂等十一寨鹵獲無筭明年拔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是時高祖始得秦鳳階州之地宗鐸實與有功

王宗魯[redacted]人也高祖養以爲子從入成都已而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久之授利州團練使太子元膺之變宗魯發兵陣西毬場門射殺元膺平永平末置武興軍於鳳州宗魯遂領節度使

王宗昱不知其世系所出高祖錄爲假子賜姓名與諸子等歷官天雄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光天時充西面招討副使是歲進攻隴州不克明年同王宗儔等伐岐屯兵秦州從進秋兼侍中後主東遊會唐師入寇以宗昱領招討使逆戰於三泉爲唐將康延孝所敗後降唐

王宗勳事高祖爲養子賜姓名乾德中後主東巡命宗勳爲清道指揮使已而唐師入境與王宗儼宗昱爲三招討以拒之三泉之戰兵既大敗後主令王宗弼部軍

中誅宗勳等以作士氣會宗弼遁歸宗勳追及於白芳宗弼探詔書示之遂降於唐未幾爲魏王繼岌所殺

王宗晏高祖時賜姓名爲子官永寧軍使乾德二年同王宗儔伐岐師次威武城無功後事不具見

王宗渭高祖假子也後主時充招討副使屯秦州唐師入境成都路絕宗渭與王承休由文扶而南經越不毛之地且戰且行比至茂州餘衆裁二千而已未幾歸成都爲魏王繼岌所殺

王宗偉少隸高祖帳下爲養子天復初官劍州刺史已而遷利州制置使

王宗懿本姓許高祖賜姓名錄爲子天復初官鎮江軍節度使又按九國志王宗鉥蒲故司戶參軍田君愛頭便乘去何能作攝大官邪宗鉥疑亦高祖養子春以後改

王宗儼未詳何郡縣人高祖畜以爲子起家指揮使承平中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有功乾德中後主幸秦州署宗儼隨駕爲禍道指揮使及唐師入寇與王宗勳宗昱爲三招討使已而降唐見殺

王宗威爲高祖義子累官至山南節度使兼侍中唐兵入境宗威以粟閣通渠臨五州迎降

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齒乾德時官泰州節度

使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尾棺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復有偶錢一中藏古錢一枚有二蠅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殞惡其妬蹇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送王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焕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爲乾德六年丙子歲合郎故承檢小字也

論曰唐末中官與兵常養壯士爲子以自衛諸將從化多效之沙陀氏至設義兒一軍盛矣史言高祖假子凡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今錄其顯名者宗佶以下僅十存一人著於篇餘固不可得而悉見云

十國春秋卷第三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宜興陳維崧其年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六

列傳

馮涓　周庠　韋莊

馮涓字信之先世爲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一曰信都人）登唐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遷羅罷家高樓遣使厚齎金寶奏請撰記當世咸以爲榮起

家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浙西之拜辟未出京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旅刺遷爲賀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遊車發之日涓候爲觴審權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塗而已由是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權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賦引以見志高祖分鎮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嗟歎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高祖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金帛加等又是時諸將多勸高祖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和親爲便（鑑戒錄載馮涓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牛馬喪農桑動德義興詐僞故積國害人貴先乎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强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安篡一處爲雄率天下之衆一舉西來縱請蜀取牛五丁復出無以冗其人嵌不謀創門今秦庭貢蜀之巨屏也去其屏蔽見庭仰焉莫若與秦王和親稍精以麻布茗卓給之不傷下人義請之以小利蜀但謂兵祿馬困敵料强足可以保入腺丁三川困子孫於舊業將令公主採其秘潴寢發室家侯僕攻之一舉而獲可也）高祖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梁主篡唐將吏皆請高祖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

爲惡高祖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永平初高祖屢興兵旅涓上疏曰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爲先豈財爲本湯武無忿怒之師蓋先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自唐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荊楚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鬪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陰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又撰儆龍文大蟲膀喻竽歌皆有文采涓性滑稽語多譏諷（高祖常問）

（繫擒之嚴創自衙人詰判曰甌八所製高祖虜大笑又與司空王鍇等小酌鍇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曰巳巳巳驢糞似馬矢坐中大噱淌但長嘯而巳生平尤工於緩奏）先是景福間高祖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一時為中朝所誦（涓字華玉唐昭宗時為山陽令）

周庠故唐龍州司倉也高祖為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高祖高祖懼不往謀于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王建云云今從通鑑）高祖從其言卒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高祖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饒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為不可且曰卭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為根本高祖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卭州得報可居無何唐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使高祖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高祖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高祖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為多累官御史中丞武成

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未幾病卒子仁矩官駙馬都尉粗有才藻而庸劣特甚國亡後與貧丐者伍令二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間有哀之者日獲錢數百相與飲噉為樂成都人皆嗟嘆之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也曾祖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能詩以艷語見長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人稱為秦婦吟秀才（莊後作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乾寧 年登進士第為判官晉秩左補闕高祖為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時有縣令擾民者莊為高祖草牒曰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一時以為口實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高祖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梁王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既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與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高祖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為高祖答宗綰書曰吾家主上恩有年矣衣冠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

中涙涙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予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吁呼何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官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令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緒以此意論之鼎乃惶懼而返明年高祖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副使未幾梁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請高祖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高祖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由莊

所定頃之梁復通好高祖推高祖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辯多此類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於花林坊葬白沙之陽是歲莊日誦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之詩吟諷不輟人以爲詩讖焉論曰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又有峽程記十卷）又有浣花集五卷乃弟藹所編以所居即杜氏草堂舊址故名莊有美姬善文翰高祖託以教宮人爲詞強奪去莊作謁金門詞憶之姬聞之不食而死（詞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莊又常取唐人麗句

物成又玄集其自序云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爰少繁弦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效魚目或至傷鱗自慚乎鼠璞易盈非磨其能蹈襲大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盈籤溫涼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寧能盡麗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已

過斯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檀梨橘柚魚兔雖存筌蹄是棄金盤飲露惟挹沆瀣之精花界食珍僅享醍醐之味莊文詞甚多不具錄

論曰馮涓韋莊皆翩翩藝苑之雄也或譏以蜀王稱制或勸以帝位抗梁議論殊而其爲主之心同矣周庠參贊朝儀雍容風議亦言無隱令秉國鈞殆所謂社稷臣者非邪

晉暉　李師泰　張造　綦毋諫

張虔裕　張琳　張劭　周德權

李簡　山行章　李周

晉暉許州人少有膽勇不務家人生業初與高祖爲盜
潛攻許昌民家事發夜遁伏武陽古冢中聞人呼冢中
鬼曰潁州設無遮齋盍同往乎冢中應曰蜀王在此不
得相從二人私心竊喜曰是讖爲蜀王者已而有人將
飯勸高祖前曰只此爲御飯也高祖愈益喜暉呼高祖
小字曰行哥狀貌異人必有非常之舉由是傾心事之
唐僖宗幸蜀暉與高祖及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
都奔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已而還長安使
與高祖爲神策軍使將神策軍宿衛光啟二年僖宗

復幸興元高祖既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負玉璽以行
而暉亦與俱西同爲清道斬斫使末幾觀軍容使楊復
恭斥田令孜之黨出暉爲集州刺史高祖即位暉積功
封宏農郡王高祖常與飲極歡把臂敘舊事暉頓首曰
武陽冢中言果不誣也高祖笑曰始念不及此通正元
年卒高祖親臨弔恩禮有加（晉暉一云姓王）

李師泰初與高祖及晉暉等爲唐僖宗隨駕五都久之
出爲忠州刺史最後從高祖於西川歷官蜀州刺史節
度判官加司徒卒武成元年高祖敕有司議追贈禮初
乾寧將師泰治錦成都之錦浦北有巨冢巍然甚固於
執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
無眼去穿二分有規文隱起規內兩面各鑄篆書二十
一字亟遣使至青城山問道士杜光庭度其地形當石
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故此墓之闕矣自後累見靈
顯高祖敕爲祠堂以龍神享之遂無他異云

張造龍州人事唐僖宗拜衛將軍並隨駕五都之一也
已而授神策軍使僖宗幸興元將遣高祖帥兵屯三泉
復命造與晉暉領四都兵屯黑衣修棧道以通往來未
幾爲楊復恭所忌斥爲萬州刺史時秦宗權黨常厚屯
山南爲成汭許存所破奔萬州造百計拒之厚走綿

州萬州以是得全後從高祖官茂州刺史無何卒武成
元年高祖錄舊功敕有司追贈加恩

綦母諫荊南人漢廷尉綦母參唐著作郎綦母潛之後
也高祖入蜀時諫隸麾下爲親校光啟中高祖破閬州
據其地諫說高祖養士愛民以待天下之變已而高祖
與陳敬瑄相攻久持不下高祖欲罷兵歸諫與周庠固
以爲不可卒用成功後累官至　卒

張虔裕從高祖入西川爲部將光啟時高祖襲閬州逐
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軍勢頗日盛虔裕勸
高祖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號令西土事苟不濟

高祖納其言由是所向皆捷遂啟偏霸之業

張琳許州人也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濟堰溉田一萬五千頃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汶水利杭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已而事高祖爲永平節度判官大順初領邛南招安使及邛州殺刺史毛湘來降以琳知留後繕完城壘撫安彝獠經營蜀都琳之功居多未幾奏授節度副使將兵五萬人攻東川論平東川功累升武信軍節度使無何卒於官武成元年高祖卽皇帝位詔曰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啟績不享朝天之寵遽興久乎

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魂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

張劼初事高祖爲牙校高祖入成都署劼都虞候戒軍士曰吾業已命張劼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劼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一云高祖戒諸子曰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卽不得恣橫我遣差張劼作都斫馬步使汝輩無得觸犯）及入城軍士剽掠劼殺百人而後止後累官眉州刺史卒武成元年與張造等同加追贈劼爲人勇斷強項果於殺戮居恆率轢人之智典眉州日有女僧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劼欲逼辱之女僧以死拒因而詬詈劼命折其齒與交同沈於嶽瀕津其暴横有如此

周德權許州人（蜀檮杌作汝南人）又順德皇后弟也從高祖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高祖與顧彥暉爭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高祖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爲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皆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我用矣高祖從之彥暉遂勢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篡唐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

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卯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與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高祖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高祖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永平元年卒贈太師

李簡故高祖牙將也大順二年楊守厚攻梓州顧彥暉乞師于高祖高祖命華洪與衡等帥師往援署行營都指揮使景福元年斬楊晟將呂堯有功已而遮擊楊守忠於鍾陽又破楊守厚於銅鉾斬獲無筭後官邛州刺史卒武成元年敕加追贈

山行章一名章自言晉王濬之後唐末官嘉州刺史州皆有羅城行章合五縣之力城之周遭八里有奇名曰臥牛城四川名勝志云計一千八百六十五丈。又大周廣順二年處採撰眉州羅城記畧同因築耳築於至表君刻乎前云云嘗此則行章以麗紀元年降蜀築右在降蜀之後已然考之蜀傳大順時眉州刺史乃之拼井行章也此必行章創功于大順之陳敬瑄之亂蓋商撰文在于後人畢功之日理或然也也行章拒高祖于新繁師敗復爲高祖破于廣都未幾舉衆降隷高祖帳下有戰績高祖圖成都日忽夢一青衣人大張其口問于行章行章對曰青衣蜀地名也壘內山有青衣祠今成都易子而食守陴而哭祠廟不祀久矣歸張口者是地求饗於公亦啟唇齒而露心腹之

兆也已而逾十日成都果降乾寧四年授都押牙出鎮黎州先是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者西川歲給繒帛三千匹使詗南詔虛實久之邊將多與諸蠻相表裏挾以爲重至是高祖絕其舊賜頗廉得行章與交通狀遂斬以徇

李稠其先京兆人父逢故唐左衛兵曹參軍稠初事梁爲商州刺史未幾來蜀會高祖開國預佐命功臣官左衛將軍

論曰晉暉等諸人皆一時從龍爲國家腹心爪牙其于不及見太平之盛者命也爲祖故將尚有奉鼎劉璋四

威張全眞蓋獲張行立韓在其人事蹟缺畧今不復載之于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沈九如宜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七

列傳

鄭頊　潘峭　李紘

鄭頊延陵人高祖建節西川以頊爲節度押牙言論風采傾動一時景福元年朱全忠時爲宣義節帥高祖命頊使於全忠全忠問劍閣道路險易頊極言其危峻全忠曰賢主人何以通得頊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耳全忠大笑遣之武成初官宣徽北院使未幾授內樞密使輒擬發唐道襲奸狀道襲以計去之出爲果州刺史

潘峭蜀人也博學善持論美風儀高祖鎮西川時署爲押牙天復元年東平王全忠初兼四鎮高祖使峭往聘以通我之懷峭至汴言辭宛轉飲酒一石不亂每遇飲讌容益莊全忠愛之酒酣謂峭曰押牙尚能作豪飲乎峭謝不敢全忠乃陳席間叵羅寶器皿次第斟酌峭一飲而盡愈益温克全忠即撒諸物賜之慰其歸館悉傾寫委頓已令人負峭峭方辭管擇冠子徐與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一時號爲雅量

李紘仕高祖爲將作監梁太祖殂命紘如汴弔之先是梁使來聘其印有大梁入蜀之文至是遂鑄其印曰大蜀入梁之印紘有專對才國人頗稱其不辱君命

論曰鄭頊文藻壯美應對有餘潘峭三爵悠然謙將無而皆足稱皇華之選若李紘弔聘鄰邦不抗不墜要於二子無愧矣

張格　許寂　王鍇　庾傳素

張格字義師或云其小字世爲河間人唐左僕射濬之次子也少負才俊邁而尚氣節有父風乾寧三年濬致仕居長水縣別墅德王廢立之際濬寓書諸藩圖匡復及青州王師範起兵欲寘取濬爲謀主事雖不果而梁王全忠將謀篡代密諷張全義圖焉乃令楊麟率健卒圍其墅殺之時天復三年十二月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常憐來彥偵知之弁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計格與濬父子持泣濬謂之曰留則併命去則遺種汝勿以吾爲累格拜辭以行彥乃統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返格由荊江上峽入成都高祖擢爲翰林學士是時唐亂人士多依兩川以避難高

雖起戎伍爲人猜智以善待士故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待格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太傅梁使盧玭等來聘稱高祖爲兄印文有曰大梁入蜀之印格白高祖曰唐故事奉使四裔其印文類此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以外域畀我高祖欲殺使者格曰梁有司過也不可絕兩國歡格由是益見信任居無何太子元膺之變起時後主封鄭王年最幼而順聖太后爲賢妃有寵欲令飛龍使唐文扆以金百鎰賂格謁格請立鄭王爲皇太子格心動以爲是可術取也乃夜爲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言受密旨衆皆署

名而後主遂得立是時文扆居中用事格附比於外與司徒毛文錫等爭權勢若水火會高祖聞太子宿呼辟心惡格而未有以發以賢妃內爲之主竟不能去也及後主嗣皇帝位文扆旣獲罪死王宗弼方柄用貶格茂州刺史殷玢許寂潘嶠坐皆坐格黨謫官頃之再貶格維州司戶自是格勢漸沮矣乾德六年復以格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位無所短長國亡隨唐工部尚書任圜入洛感柴彥贇恩訪之彥已歿厚卹其家格弟播今字興師長水之難什奔於鳳翔唐昭宗賜姓名曰李儼命宣諭淮南亦異數也

許寂會稽人少棲四明山學易于晉徵君天復五年趙匡明來奔寂與俱行高祖聞其名而禮之及開國以爲左諫議大夫判門下省武成初上求賢書曰歷朝之君乘時啓運或不博訪髦士詳求碩畫以武定禍亂以文致康義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師一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前代之大經求賢之極摯也今百辟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盪寇或博究治體或精知化源未擢穎於明廷尚含光於庶位者伏乞假明聖之略開戶牖之門親賜顧問以觀其能窮之於位盡其獻替俾官無敗政人無滯才高祖嘉納之俄

以廣成先生杜光庭嘗與徐簡夫同侍東宮不爲元膺所忌未幾擢吏部侍郎天光時後主即位坐張格黨貶官久之復爲禮部尚書乾德六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格再爲宰相以宿憾杖殺中書吏王魯柔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殺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唐師入境同王鍇等降唐至洛以尚書致政嘗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浮梁謂竹可化龍號曰會龍橋後以疾卒寂初在四明山冰夜道服往還其間一日見有夫婦者投宿臨云今日離剡縣抵暮寂曰道路頗遠安得一日及此心竊異之俄而丈夫出一拍板抗

贊高歌已而談劍術自脅間推出二物展開之即二日
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驚懼請爲匣之飲畢
就寢及旦乃空榻也日中復有頭陀來訪夫婦寂具道
其事頭陀曰我亦其人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元
教不願爲此頭陀微然而笑取寂淨巾拭足徘徊間已
不見矣後再於華陽遇之始知三人皆劍俠云
王鍇字鼎臣[redacted]人天復時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
學士已而遷御史中丞武成二年除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永平元年高祖作新宮集四部書於中鍇因勸高祖
興用文教上奏記曰伏以羲王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

讓是曰禮樂有虞濬哲乃正璣衡禹湯文武功濟天下
故能卜世延遠垂祚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征秦滅墳
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精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
尊文肅何入關唯收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
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
書鳳紀填溢于未央玉版金繩克牣於秘府班固曰周
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
渠之署以議典禮樂罷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
間作于世或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

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志恭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
人明以率下兵革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
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
講論經義夜分乃寐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
學朝而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
常於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
下述品物參於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
華蓋而入開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
通魏武博覽羣書特好兵法鈔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
孫子十三篇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雅

通古今貫穿經史及居帝位猶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
釋卷晉宣博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伯揆
萬機之暇未嘗廢卷景文之間敦盡儒術宋高祖諮達
大度涉獵典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廣覽經史雅
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
寬厚嗜學好文曾無喜慍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
老成人得與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
博多聞有文武之畧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爲皴裂諸
子悉有文藝深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
求闕聚書十四萬卷象牙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

□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與物備雅
□貌逆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讌問如市梁
□原於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
齊所得裁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
之後牛宏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
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為三
品秘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剗
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詔
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
晦等一十八人為秦府僚佐大敦儒術廣聚經史及居

十國春秋　卷四十一　前蜀七　七

帝位遴才擢用於是崇文館皆置學士元宗開元五年
於乾元殿置修書使召學士張說等總於集仙殿東廡
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院修書使為集
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秘書省崇文集賢皆有之
集賢所寫皆御書也分為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
史三曰丙為子四曰丁為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
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
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
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
來有國遞廢置沿革或有之異今但略舉帝王故事

□秘書之職幸蜀乘覽為乾德中鍇與庾傳素同為宰
相是時韓昭潘在迎等日導後主宴遊無度而鍇等無
所匡救依違而已及後主東巡遂自閬州浮江而下糜
費不貲羣臣多有直諫者鍇方判六軍諸衛事從後主
周遊不能拂衣去位唐師入成都李昊草降表上軍門
而降書則鍇實為之鍇至洛陽唐授以□州刺史鍇與
諸臣上表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有云生為萬乘之君
死在匹夫之手不允人頗稱之鍇家藏異書數千本多
手自丹黃又親寫釋藏經若干卷每雕刻於白藤摺子
內鈔書書法絕工其好學亦有足取者

十國春秋　卷四十一　前蜀七　八

庾傳素仕高祖起家蜀州刺史累官至左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天漢元年為宦者唐文扆所譖罷為工
部尚書未幾改兵部後主即位加太子少保復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傳素再秉國鈞無顯績國亡降唐授刺
史傳素領蜀州時有唐興縣吏楊會者事傳素甚謹
及傳素為相除長馬以酬之會堅辭曰會之吏役遠近
皆知忝月為官無掩人口且揣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
名長馬無益也時人稱其有識
論曰張格挾其寵嗣深結宮闈於大臣有慚德焉許寂
混和而皆悉下鍇澀沿而行文酬酢太平宜矣適社稷

頗危勿之能救其失均也庾傳素保位曠官一辭莫展豈所云端揆之佐哉嗚呼操相顧可不慎邪

毛文錫　毛文晏　潘炕　潘峭

庾凝績　楊玢

毛文錫字平珪高陽人唐太僕卿龜範子也年十四登進士第已而來成都從高祖官翰林學士承旨永平四年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先是峽上有堰或勸高祖乘水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食乎高祖乃止通正元年進文思殿大學士已又拜司徒判

樞密院如故天漢時宦官唐文扆同宰相張格為表裏與文錫爭權會文錫以女適僕射庾傳素子宴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奏聞高祖聞鼓吹聲怪之文扆因極口擠其短貶文錫茂州司馬子詢流維州籍其家及國亡隨後主降唐未幾復事孟氏與歐陽炯等五人以小辭為後蜀主所賞文錫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尤工艷語所撰巫山一段雲詞當世傳詠之（詞曰雨霽巫山上雲輕映碧天遠風吹散又相連十二晚峯前暗濕啼猿樹高羅過客船朝朝暮暮楚江邊幾度降神仙）

毛文晏文錫母弟也有文才掌制誥天漢間歷官翰林學士坐兄文錫竄貶榮經尉久之復晉秩至兵部侍郎有西閣集十卷蜀城後寓集十五卷復纂咸通後麻制一卷東壁出言三卷行世

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也為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高祖時累授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永平三年炕弟峭罷內樞密使高祖命以炕代之未幾太子元膺與唐道襲戰清風樓下中外恇擾一時鼎沸炕白高祖曰太子與道襲爭權耳實無他志陛下宜面諭以安社稷高祖卒如其言而大亂始定元膺既死炕屢請立東宮為國本計其操發慮危多此類也及後主得立為太子炕遂稱疾告老國有大疑特遣使就問之國亡入唐官

蜀州刺史子在迎為後主狎客別有傳炕有妾解愁者負殊色善為新聲高祖常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人意固屬之而炕輒對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至尊弟峭語炕曰獨不聞綠珠之禍邪炕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也人多服其有守

潘峭炕之弟也高祖即皇帝位以峭為宣徽北院使俄遷內樞密使永平二年太子元膺令群臣宴會峭與翰林學士毛文錫不時至高祖命逐文錫與峭及元膺變作復峭內樞密使如故明年領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久之病卒

庾凝績傳素再從弟也仕高祖爲翰林學士承旨天漢元年拜吏部尚書判樞密使是歲高祖病劇命中外財賦中書除授及諸司刑獄之事悉委凝績主之後主即位宰相張格既再謫維州司戶凝績與格素不協至是奏徙格合水鎮命茂州刺史顧承鄴伺之承鄴不用命凝績中以公事抵罪其忌嫉有如此

楊玢[redacted]人高祖時附宰相張格累官至禮部尚書後主嗣位格既貶茂州玢坐竄譴榮經尉乾德中復爲太常少卿會應聖節列仙棚於得賢門有暴風摧顛于地又明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玢上言曰陛下誕聖之日

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後主殊不爲意遂至于亡

論曰二毛文采炳然多所撰述兩潘敏於吏事頗知大體洵所謂玉友金昆者也凝績以修郄爲能度量不無少損若玢始以朋比蒙譏終以直言補闕庶乎晚蓋之休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丁文策叔范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八

列傳

王萬宏　李彥德　劉知俊　桑宏志

王萬宏一作萬洪人岐王茂貞養以爲子更姓名曰李繼密景福初茂貞發兵破興元表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天復二年王宗滌破漢中繼密出降遷之成都高祖

曰繼密助李茂貞爲虐殘賊三輔唐之罪人也以其來降不忍殺遂復其姓名不時名見諸將稍陵易之萬宏縱酒自解後儕輩復加戲狎萬宏不勝憂憤一夕醉投池水而死

李彥德初事岐王茂貞爲成州刺史永平五年王宗綰克成州囚彥德送成都署爲大將彥德素驍勇常冠牛革帽披漆甲跨黑馬執所刺刀軍中目爲薄地鴉或云彥德本姓呂姓名故茂貞所賜也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王全忠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全忠全忠以爲左開道

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功出諸將右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於美原時全忠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貞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獻之全忠即皇帝位拜知俊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會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梁主遣知俊同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一作彭城王知俊功益高梁主性多猜忌甚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內懼不自安無何梁

主命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辭以軍食不給未行已而將興師征河東使宣徽使王殷徵知俊入朝欲以為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道人止知俊不宜來知俊遂以同州叛附於岐知俊劉置同州日開第營署得一物重八千除片狀若由囊名寘暴閒之或曰遺囊或曰飛廉或曰金肆七冀霸恭謀罰某日此變辱也古者謂鬪之鬼有此背十世究甚河由獄亦獲此物乃是因人死竟人魄寃縉不青所致宜以肯負許之申寃宮有黑氣衝天厯實泉盡之殺本幾知俊果有背梁附秦之事將兵攻雍華執劉捍於鳳翔梁主使人謂之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遂以兵斷潼關梁遣劉鄩攻知俊復命知俊姪嗣業招之知俊欲輕騎

詣謝弟知偃又止之遂舉族奔岐王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加知俊中書令使之西攻靈武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於梁梁遣康懷貞等攻邠寧救之知俊大敗懷貞於昇平茂貞喜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使攻興元取興鳳閬西縣已而岐將李彥康通鑑作李保衡今從蜀書叛李彥魯以邠寧二州歸梁茂貞命知俊攻邠州梁使霍彥威守焉久攻不下會秦州已歸高祖知俊妻子皆已遷成都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復以事間之知俊乃夜帥親兵來奔高祖以為武信軍節度使充第一招討命返攻茂貞明年又詔為西北面都招討伐岐無功高祖

雖待知俊厚然亦陰忌其才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國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黔色其生歲在丑高祖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棕繩斷一云黑牛無係絆棕繩一時斷高祖益惡之會中官唐文扆數毀其短遂與判官石鉞若同殺於炭市畢命將皆懼乞命行刑者嗟笑之時天漢元年十二月也按朝野僉載讖謠云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貳蒙王建殺知俊粉其骨揚入江正戊寅歲也蒙讖則知俊死當在光天元年今從通鑑年月未詳是非○貓食竹鼠也狀如野貓生山谷無人之境也梁匪賊之年秦隴間遙遙皆是貓劉同音為之兆也

梁宏志黎陽人也岐王茂貞養為義兒賜姓名曰李繼

岌時昭宗天復將欲興岐汴之兵通召繼岌講和實與李繼遠繼忠等同謀議焉繼岌有拳勇饒戰略事茂貞累官保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通正元年王宗綰取寶雞繼岌以茂貞多猜忌懼內不自安帥其衆二萬人來降蜀兵進攻隴州即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高祖名軍還命復繼岌姓名久之領武定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金州全師郎有罪後主令宏志率兵討之已而城破執師郎以獻金州之役以宏志功爲最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　王先成

張扶　李道安　寶雍　劉隱辭

蔣詔恭　李景

張道古滄州蒲臺人（一作青州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唐乾符時居王鐸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中云祇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通鑑載乾寧四年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之十年而曾不加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奴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擢爲高祖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蕃邪習其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高祖詩敘五危二亂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爲同僚所疾譴茂州安置高祖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武成元年卒於灌州（鑑誡錄云王太祖誅之瘞於五塞之地假設）鄭雲叟在華州聞其死作詩弔之一云道古遇害妻亦繼亡高祖憫之俾厚葬焉（北夢瑣言又曰道古常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道古深於象數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後人有得其上高祖書藁極言幕僚掩其才學不爲延譽故同官多忌之

陳翔博州人高祖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梁氏篡唐高祖欲自立爲皇帝翔反覆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也貲產鉅億以富雄於鄉光啟中高祖自閬來圖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高祖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高祖欣然納之官其子宏思州刺史宏生隆後蜀時爲資州刺史

王先成蜀州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嘗高祖入西川圍彭州時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先成心切閔之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叩軍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日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掌其貲財驅其畜産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饑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

不加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變然移牀近先成問計將奈何先成請條列七事以白高祖其一乞招安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庶免百姓驚疑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掠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有私匿一人者斬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治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

入山自招親戚彼知嚴禁侵掠前日虜者皆獲安堵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曉令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高祖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三日民競出赴招安寨稍稍得次第反業矣乾寧元年高祖攻彭州猶未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遂城而登楊晟被殺彭州以平後論功先成累官夔州刺史永平四年荊南兵寇夔州先成擊却之時嘉王宗壽領鎮江軍節度使以先成役功佴役頗切齒於先成會先成請甲以白布袍給之未幾荊南兵敗走先成密遣

人奏不給田之狀宗壽獲其人輒召先成斬之而後奏高祖由是大怒宗壽

張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辭武成初凡幕府書奏啟檄皆屬扶具草官至兵部郎中是時王宗佶恃高祖養子驕縱不法一日高祖宴羣臣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顧可總鑒取天下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即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大慚恨陰令他人置毒殺之後宗佶死贈扶諫議大夫

李道安不知其爵里高祖時倉使爲蟲所食道安上疏
曰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國其本則邦寧重其
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蚛蠹切疑在位貪鄙奪民脂
財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爲警告又疑背叟米而有
恐邊鄙不寧干戈忽起饑饉相繼人不聊命伏願少輟
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消災異一云乾德五年事今從眾說名臣奏議
寶辨[redacted]人少負清節高名歷官給事中内侍監嚴遵
美物故例有賵賻朝命雍主之雍恥爲宦官賵贈使堅
不肯承命時人皆服其有守
劉隱辭[redacted]人事高祖累官員外郎王宗憲鎮亭江口

辟隱辭爲節度掌書記宗憲起家武人頗務苛求多爲
恣横隱辭數數進諫宗憲頗不平無復賓客之禮對將
吏詆責之隱辭求退職又不許遂詠白鹽山灩澦堆詩
刺之宗憲聞而發怒忽一日于江干飲酣命觀白鹽斜
睨灩澦曰斯有敦及若急指大欲於此死遂令兵上挽隱
辭離席繫手足于砂石上暴之據軍資條多方救之不
得宗憲顧左右曰待吾飲罷投入水中隱辭屬辭曰
君鸚鵡洲致禍灩澦堆上今灩澦堆從害劉隱辭我雖不
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甘有不敬天子亦賢良但得
留名死亦宜矣宗憲怒漸解良久舍之明日軍府滿宗
憲召隱辭引謝隱辭竟託疾避歸白鹽山詩曰山爲巴國壁一峽壓危峯迴出衆峯前緣頂攢指浮世者莫崢嶸傳中人有樹只知因鳥雀無雲不易馳神仙說號處吼高千丈爭及平平數畝田灩澦堆詩曰灩澦灘作舟秋年年出沒幾時水末容寸土生纖草徒向當江覆巨舟無事便歸千丈似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繫不曾僊設有羣使邀翁下釣鈎
蔣貽恭蘇州人也性耿直有逸才承平間流落入西川
會有吟咏輒涉譏刺高祖末年臣僚多尚權勢侈放無
節詔恭因作詩諷之高祖見詩大喜曰致言之士也特
授名山令又善叙事賜銀緋按鑑戒錄蔣貽恭本江淮人無諧俚之詞有詠人之才孟蜀時投苗林蔣亦選詩獻宗見用惠詩紀事云蔣貽恭江淮人唐末入蜀所著詩皆詠蜀人畏之孟氏時李官土令佐又北夢瑣言載貽恭好寓詠狽貝此寫清夏楚近閬官至今佐面令豈部恭郎貽恭字畫相寫

邪抑別有一家恭也存以闕疑
李景故布衣當高祖時上封事數千言切中機宜擢爲
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簿書之職後不知
所終
論曰張道古持堅剛之節百折不撓陳翔力爭稱帝顯
與爲涓意合亦蜀漢費詩之流亞也鄧元明慷慨樂輸
不貪官爵王先成伐策軍門敷陳利弊張扶面斥强臣
李道安直談災變竇雍固辭賵贈宦官之命其人皆表
表有足紀者劉隱辭強項取禍得免虎口幸矣以蔣李
之譏時刺上竟受敢言之賞何與二張所遇異也豈非

大平

劉蕘　崔善　仲延頎　李仁表

姜誌　韋巽　劉檀　杜何

溫頎　孫諤　費宗朔　王朴

劉蕘桂陽人一云長沙人唐左拾遺蛻之子也蛻以言事與令狐綯相忤遂僑居瀘川蕘事高祖父子歷任禮部尚書蛻常臨終遺戒孫蕘窮達不害於汝沒後慎勿祭祀蕘心傷蛻意願以恬淡終其身國亡後復依孟氏天成四年撰遂州文宣王廟記碑蜀人皆稱道之

崔善武成中為閬州刺史有惠政州人建德政碑於官

署之東過者多欣慕焉

仲延頎未詳何郡縣人貫通墳典不務生產常厄於饑寒為嘉王宗壽壁師無顯名未為宗壽所禮會天寒嘉王府以故火器給學院延頎方獨坐偶以箸畫灰得金火箸二事遽求見宗壽宗壽意別有所求不時見閽者乃竊見之延頎出金箸裹中具述本末宗壽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所矣公得之仍以相還真古人也命厚贈之未幾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李仁表少以詩詠擅長唐末寓居許州時尚書薛能為節鎮仁表將繕所業詩以為贄方凭几檢錄有數勝自鵲飛入舒翼而舞仁表心異之明日投詩大見禮待居數日以女妻之高祖開國仁表來成都累官至刑部侍郎卒

姜誌許州人也幼為黃巢兵所掠亡失父母從高祖征伐屢立戰功官至武信軍節度使加太師先是蜀人姜春者事誌多年頗羅笞扑後年老不任鞭策因泣告誌丐放歸田里誌妻憫之詰其鄉貫姓氏則云本許昌人有一男被虜入川莫知存亡且言其小字又足上有一黑子蓋即誌父也誌知之大哭遽遣人送於劍門外奏高祖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齎金帛車馬迎入宅父

子如初復投父杖俾笞己背以贖夙昔之愆由是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韋巽唐太尉昭度之子賦性不慧高祖以昭度故多優容之歷仕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答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其蒙鈍皆此類

劉檀本名審義事高祖累官員外郎有廉能聲已而去職夢有人緋服引上檀香樹謂曰君速登出後中緋衣令服之因改今名未幾蜀州刺史某奏補評事杜克脩職敕授克兼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會克丁外艱不行舉檀以自代是時檀閒居困頓官服不具克輒遺以

綵袍一襲竟與夢相協云

杜何唐駙馬悰之子也無他才藝以貲得仕高祖爲博士常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啟自述門閥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即韋莊）今日通籍班在新津薛長官小男之後（即少常貌也）執政閱而慰之

温頲唐助教延鈞之孫也父憲光啟中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草薦憲表盛述延鈞之屈曰娥眉先妒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頲克纘其業善以隱僻綺事爲能仕高祖官至常侍卒

房諤唐宰相元齡九世孫也父重官新都令諤事高祖

父子累官太常少卿子四人

費宗陶廣都人也世爲成都巨族武成時與弟叔熊同爲驛官

王朴綿州魏城人父助舉唐進士善文章嘗撰魏城縣道觀碑文爲刺史薛逢所賞後竟以薦廢朴亦能文仕高祖官至翰林學士

趙雄武　王鄂　劉隱

趙雄武蜀人累典名郡豪侈爲一時之冠飲食不用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子執役當廚者十餘輩皆鮮衣寶袖每延客必水陸畢具率以爲常又善造大餅約取三斗麪製一枚如數間屋大或大內宴聚及豪家有廣筵輒獻一枚剖用不盡時人因號雄武爲趙大餅

王鄂唐尚書鄴弟也嘗以長安亂離挈家來蜀沿嘉陵江經利州有堂寺前鄂時生七歲矣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寺內石龕令家人隨往取之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詢其死乃年月與鄂誕生日正相符鄂後仕高祖至令錄卒於雅州

劉隱者成都人也自言少時常賫西川監軍使書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荊棘貴賤皆策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邀之有一人背籠而來將隱

入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入谷俱絕高深用指爪扳緣寸寸而進至則謁諸大校逢迎意甚厚於是烹一犢兒先取犢兒結腸細擬置盤器間徐以薑調入鐺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糾莫爲聖齏非此味則賓筵不具也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蒸者乃取麻蘇蔓上蟲如今之刺猿者以荷葉裹而蒸之故名其他風俗多與蜀中殊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二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薛延會際叔氏閱
邵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前蜀九

列傳

張武　王暉　林思諤　蕭懷武

張武石照人父雍本合州武金貝渡子武其第三子也少時身長七尺面紫黑色不務家人產業里中豪多畏憚之一日有楚僧泝流至武金渡顧同舟生曰此間

山水絕佳結穴在南山之腹法當出貴子擁兵萬人受祿八旬武特假寐竊聽是夜潛葬父於其處先是天色晦冥忽覺數丈內冉冉有光遂平其上而去人莫之識比及長勇敢善戰事高祖爲破浪都頭大敗荊南兵於夔州累官鎮江軍節度使乾德中遷峽路應援招討使荊南武信王常欲取三峽畏武威名不敢過及唐兵入寇乃乘勢將水軍進峽攻施州武作鐵絙橫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不可上武信王遣勇士斫之會大風聚起荊南舟絓於縆難爲進退武大呼下荊南兵敗朔奔還死者無算既而聞北路皆敗遂以夔忠萬三州詣魏王繼岌降武復仕後蜀加秩侍中統飛棹諸營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進取渝州降府刺史張環分兵趣黔涪未幾卒于渝州年八十餘歲武每統師下峽經過故林木常不斫去旌旗獨步負父葬之處渝合之間以楚僧言有驗相傳爲異事

王暉高祖時累有戰功後主踐阼官集州刺史集州故乏水泉會岐兵攻城急斷水道城旦暮下矣暉中夜禱神忽夢一老叟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湧出暉驚寤遽明亟命操鍤於所示之處果得泉引水蒙活者甚衆岐兵初以暉師絕水坐俟其斃暉命汲水于城上揚之

岐兵驚異解去未幾遷秦州節度使國亡入唐爲陵州刺史後攻殺董璋降孟氏久之終老於咸陽

林思諤不知其世系爲人柔順善揣人意乾德中官閬州團練使是時後主北巡思諤朝于利州請幸所治後主于是泛江而下畫舸綵舟絡亘不絕閬中騷騷實思諤爲禍階也俄充長直軍馬使已又命爲昭武軍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及唐將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梁思諤先棄城奔閬州遂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蕭懷武有心計長于兵事仕後主爲小院使故軍巡之職也凡隸懷武部下者名尋事團亦曰中團中團百餘

人每人各齎私人十餘輩伺察動靜以告密為能由是
懷武積金巨萬第宅伎樂為一時冠又時時役人以示
威福有衛士若綵衫售藥金成都市中懷武欲取其術
堅不與遂於馬院杖死之其横恣皆此類也積功至戎
州刺史及後主降唐懷武與眉州刺史韓于卓謀亂無
少長俱戮于市
論曰張武峽江之役即古名將何加焉王暉歎綺而得
水泉雖曰至誠感神抑亦天實助之乎思謙誘主周游
泥首歐陽懷武凶惡性成不見于死四人皆王氏之式
臣所由董蘊不同器者矣

張士喬　段融　蒲禹卿　林罕
劉贊　張雲　李龜禎　周彦章
馬全

張士喬乾德初官華陽縣尉是時立高祖原廟於萬歲
橋後主帥后妃百官往祭之祭用鼓吹及褻味士喬以
非禮之祭先帝勿饗上疏爭之後主大怒欲誅士喬顧
聖太后力勸得免奪職流黎州尋赴水死
段融事後主為雒縣令在邑多惠政漢州推廉吏第一
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盛兜鍪被弓矢旌旗連百餘
里朝臣絕無有諫阻者道經漢州融馳上言陛下萬乘
之尊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後主不從不數年
竟以是敗
蒲禹卿成都人也當布衣時慷慨好直言不肯以囁嚅
事人後主乾德四年用制科對策大約言今朝廷所行
者多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
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
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是求治是
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後主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
闕已出為秦州節度判官會安重霸等請後主東遊禹
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

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苗地多瘴癘萬
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
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常無故盤遊陛下率
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
蜀都強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
疾百姓失土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
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又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
敧窄危峯插漢石崖微雨則擁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
馭豈可鳴鑾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于
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皆為不恤直言以致亡國前尤遠鑒

[illegible]

[illegible]

折綏久必歿萬守之業終爲因海之君願陛下亂聽鑒
寶葵離示國俄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懷貽我
上若擊亂赴海宗鑲祿程作道自彰無思不服他能要
若人木直可使乘長安是後臣之至恐來國之深頭也
臣聞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
纍誡月恐仰諫學明不庸官榮不謀名譽惜非詐上埋
一受昔暨無折監之能但有獨辭之罪不盡誅殊愛卯
之夜江死如陷劃之中大一嫌號陛下或全無付虔須
向亡病遠聖可以憂心令庶寒以使慮全遠得大自取
夭芬病有不廣悔將例及臣顧陛下精開諫路歲納臣
勿遠望后之情且尤國人之寧俯存人計敢去邊種
三紀冤藏饑任憂惕胃死待罪敢切脎營之予謹本奏
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
從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師大至從後
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
趨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詩曰我王銜璧遂輿臣何事全家并殺身長捨子嬰

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策都是中原本有人獨向長安盡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林罕字仲緘西江人也落魄不羈博通經史而爲文多
譏刺執政者往往忌之初除温江主簿稍遷太子洗馬一作員外郎
咸康元年後主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
蠻詔朕既不能弔伐是所憂也時特進檢校太傅顧在
珣奏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屬罕著十在文
以進曰興土木於禁中逞驕縱於下下愛持斧鉞出鎮
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亂之端爲禍之
原有王承休在擢拔其雄吠揚佞媚全無才智穢處腹
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

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託爲大
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慾一門之秀侈任數力救力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皆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妄
陟雲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遲章程之妙慾發謀則事
煩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險毒心
恣貪殘焚爇軍營恢拓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
任於忿恨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助爲郡守
寶貨天恩猜拔已禍於陽安家藏牢由於內害有田魯
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
弼第宅過同於上苑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

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狗苟有景
潤澄在擾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
之寵數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
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爲巫
覡以謊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主之唐虞之化有臣
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爲古今之
美談顯在臣之強盛歎林罕亦著論蜀十在明其爲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後主覽之大笑
賜在珣絲五百段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國史在珣以其半遺罕在珣故
後主狎客而濫假罕文以沽直竟不得用而卒罕尤

傳六書之學常詳說文二十篇日曰林氏小說刻石蜀
中
劉贊[illegible]人幼文思遲鈍日禱天乞文才忽夢吞小金
龜一枚文章大進乾德時官嘉州司馬後主荒淫無節
日與近臣潘在迎韓宴飲褻慢贊獻陳後主三闕圖并
作歌以諷後主雖不之罪而亦不能用也未幾遷學士
有下堂集若干卷又編蜀國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龜投
水中無何卒
張雲唐安人立朝謇諤不爲偷容歷官右補闕咸康元
年彗星見井鬼之次司天言宜修德以弭大災後主詔

於玉局化置道場禳之雲上疏言百姓怨氣上徹於天
故結爲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斯乃亡國之兆豈祈
禳所可免後主怒流之黎州雲直言不避倖自此朱雲
權幸多嫉之宦徽使景潤澄常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
以厲斬張禹今尚方惟有斷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
雖小亦可斬潤狗也潤澄懷之至是奏雲謗國遂罷貶
黎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李瀚頎京兆人也乾德末官知制誥爲人切直不畏權
貴後主常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脫冠露髻男女無別
雜坐讙呼不復有上下之禮瀚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
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禍至無日矣後主殊不爲意未
逾年而國亡
周彥章成都人也本姓王以軍功官金吾衞使後主乘
掠官使彥章女有殊色亦在選中彥章按劍對使者曰
彥章是先皇帝令與周氏作義兒家世實出於王眾所
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者乎因召左右小軍兼赫
者郎以女衣襟結之使爲大婦後遇國變王宗弼勒兵
誅韓昭等彥章亦與有力焉其强鯁有如此
馬全從高祖父子歷官至永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已而
隨後主歸唐唐同光四年後主既罹秦川之禍六月蜀

百官皆詣洛陽宰相王鍇以下拜官有差全慨然曰國
亡至此生不如死因不食卒
論曰乾德咸康間朝鮮蹇蹇之風野乏矯矯之節若段
融印馬張士喬潛身韜晦鄉荒遯可不謂烈哉林劉張
李或寓言以託諷或批鱗而逆諫要皆乃心忠公無忝
臣節至周彥章鯁介不移馬全捐生殉主誠云疾風之
知勁草矣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illegible]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前蜀十

列傳

侯翮　王保晦　盧延讓　庾傳昌
楊義方　王仁裕　李珣　尹鶚
張蠙　牛嶠　牛希濟　趙熙
鄭蟗

侯翮成都人也風儀端秀善文辭尤工奏記表章唐光啓中以拔萃出身爲郡掌從事僖宗幸蜀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已而辭隱尋江臥龍館不出高祖鎮西川時翮素於爲涓有恩涓力薦高祖辟爲節度判官掌書記終於其官翮常上書高祖有云翮可以行修職表坐了微書其自負如此

王保晦閬州人也雅擅文才時無體式而深致聰暢善達人意旨高祖辟置幕府與馮涓同掌書記是時被王茂貞用士超飛奏言鍔而辨（超有集二卷）高祖絕愛之顧以保晦與之匹稱曰二子武成時官翰林學士承旨光天元年坐附會宦官唐文扆奪職流瀘州後主嗣位伏誅

盧延讓字子善范陽人唐光化中進士受明陵雷滿之辟滿敗歸高祖高祖即皇帝位授水部員外郎俄遷給事中初延讓獻高祖詩有云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至是高祖與同平章事潘峭夜論邊事旋命宮人爇栗已而爆栗墜坐間觸衣又高祖性所最愛嘗於爐側置金鼎令二妃視侍茗湯是夜宮貓相逐誤覆其鼎高祖良久曰栗爆氈破貓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中有此詩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明日超拜工部侍郎（按北夢瑣言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後人論林閣事而已同翻蓋之只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諧謔目而羅是延讓世官辭林矣今從唐詩紀事）轉刑部侍郎卒延讓詩師薛能不尚奇巧人多誚爲淺陋獨吳融重其作盛稱於時凡六語不尋常後必垂名延讓凡三十五舉方登第所業詩有狗觸店門開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諸句甚爲張濬成汭所賞及高祖時復以詩語巧合擢用延讓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聞者大噱

庾傳昌義成人北周庾信之後也富文藻工著述起家永和府判官累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上堂集二十卷內宮嚴筆記二十卷合行啓運錄二十卷通正元年

卒傳昌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宮舍人所爲詞率相張務
不時見傳昌怒歸草條事約數千字投於謁者而去他
日格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然嘗聞其
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甚譏其無體要之用也時又有中書舍人庾傳誌命填委告有典則人服其徵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遁蜀仕高祖爲秘書
郎性强毅長於吟咏自謂才過羅隱常有春詩云海邊
紅日半雞木天外暖風輕利花爲時人所稱許後主時
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借羽毛遮鬼窟莫留哭
害與蒼生之句宋光嗣疑其刺已恨之奏遣於沈黎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
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秦
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仁裕因入成都事後主爲中書
舍人後主東巡仁裕與翰林學士李浩弼等從行在路
酬答吟咏無有虛日國亡仁裕降唐歷晉漢累官翰林學士
承旨戶部尚書乾祐初知貢舉放榜得士二百一十四
人因題詩以榮之已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
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清泰中
同寮僚從觀客於梁苑折槐亭樂作仁裕謂之曰今日
必有籌張之事樂聲羽而有宮聲羽水宮土水土相克
得無憂乎少時筵散范延光引賓客大僕爲奔馬所蹶
又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
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頃之兩
軍校鬬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仁裕嘗爲詩其
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覩見江中沙石皆
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
曰詩窖子所著紫閣集乘軺集西江集王氏見聞錄玉
堂閒話入洛記開元天寶遺事諸書傳於世又輯國風
總類五十卷時多稱道之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之兄也珣以小辭爲

後主所賞常製浣溪紗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
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夜字原本保要字

尹鶚成都人也工詩詞與賓貢李珣友善珣本波斯之
種鶚性滑稽常作詩嘲之珣名爲頓損鶚累官至翰林
校書按花間集稱鶚爲參卿見鶚累官不止翰林校書又鶚有滿宮花詞云月沉沉人悄悄一炷後庭香裊風流帝子不歸來滿地禁花慵掃離恨多相見少何處醉迷三島漏清宮樹子規啼愁鎖碧窗春曉疑亦有所寄託而作

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歷任校書郎櫟陽
縣尉遷犀浦令高祖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已出爲金堂

令後主踐阼尊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賞顧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蠙光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蠙擇篋中藏得詩二百章獻焉後主善之將召為知制誥內侍宋光嗣以其輕傲沮之止賜白金獎勞而已蠙生而穎秀性喜為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十哲本十二人童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盛為當世所稱

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人也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登進士第歷官拾遺補闕

校書郎高祖以節度使鎮西川辟為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言竊慕李賀長承梟筆輒效之尤善製小辭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嶠佳句也

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賜一題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鍇等皆詆後主僭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歎曰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迥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卸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歎息幾潸然希濟素以詩辭擅名所撰臨江仙二闋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為紅顏特為詞家之傳誦希作臨江仙詞共七闋其首作云峭碧參差十二峯冷煙寒樹重重瑤姬宮殿是仙蹤金爐珠帳香靄晝偏濃一自楚王驚夢斷人間無路相逢至今雲雨帶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其第四闋云江繞黃陵春廟閒嬌鶯獨語關關滿庭重疊綠苔斑陰雲無事四散自歸山簫鼓聲稀香燼冷月娥斂盡彎環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辨充為頹傳內黃皆道勝人間此句未全故補錄之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闋時華肯責轉道汝冠子故唐曆前子代丁盡妃驛李表長齋田以為名

趙蕤梓州鹽亭人博學辭翰長于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蜀乾德時著長短經十卷行世

鄒彝仕後主為翰林學士文辭敏贍筆不加點其最著有武德軍節度使趙國公徐延瓊碑銘蜀人往往傳誦焉軍文曰臣常讀唐書集觀大宗撰以為將致治乎必仆先仁義冑貴則理失人郎危可審格言足徵違去豈亂以光驅暴服威東雅弁發参良最交修德刑其衆將丘街其政乞荒將犀也其風必飛求圖九今之戚才頹[illegible]白之往約廣害衆莫若任賢觀令可以鄰昔矣高咽[illegible]命刈汁敞秋君唐蜀絕嗣方祖罕閣其歸貴同聲若收毀吠亮卜卜相家船為醉國宸匿之內寬北與依競陳雅敝之誠鼎上君臣之仰難是衆家遠啓征闕毀鳩孔而管中興協會盟而臨大幽鴻蜀之帝報出之忠明李皇帝受命之六作兵南地李承蕭壁合帝終人見於變時雜乎若皇域帝典之精河闕落書之史史驛於義祈之際指發於文獻之劉不焉何其寺壽盡美之節是也甚俊禮算向化畏趙物珍辭像效時尊木是端部復收賢間出俊又羅生上倚則其未也方川恐璺安勤求登用人也循存責寶毅德贊功并勅自謀黜陵不溫鑿護禱搞允舖寄什之功壽國蜀緣必有挺生之佐式扶

所克副分襲合府異宜宜兵服龍宴學驗闕功變純寓
揜旋化行翠草北屆而乏名氣精叫開向闕武以術
可使蜂蝶陽琢工拔文色所賞蒼亭什不答熊純傳少
卿臣詞蓆法中郎之塞所翼賞行不答尚承沈竹之無
文之天觀家鳳舞金之字翼遊自香尚功光水文
鬼久列長上苗觀昌早學為雞過麗行奇迢蓮靠
貌蝶蟠瑞紀負觀宋作學賞銜國成成狀家蒙寶
畫爲籠大鷹畫羅人為求化行英莊大生秉中有
綱宰臣物為瑞鶴兵過遊賞公為的功姿漢通
元水市無事劑驚勞化英徐公為耶功靑有落
來念悰分公茅驚齋行員其無生耶叩生青不數
用寫筆劃典哲事與劑何雞過馬氏新東來何
有千勁眼賀職樣貴旅見以觀者叩求先常何
是木帝收穀入頭何為風天新著宮家虛時
紫恐皆蘭度化齎樹高風書尚亦有覺貴
薦紋改蕩宣官化虛老事少舊孔遠時
大為歐錦辭碑高實象為州遠前能明公
正之廳公之之宣實聞乃年相家宗
材人須德之嘉之俱畏命蒞樓奉揚吝劍楊子神遠江
十國春秋卷四十四前蜀十　九
主思綽浩水東迁銅山西
拘帶觸無鄧禾膳貴哲
論曰蜀王保暉有飛書草檄之才延讓傳昌義方仁
裕珣篤蟯瞻諸君子皆文苑名流也爲鬥華者也牛希
濟應詔賦詩不謗故君可云得風人之體趙崇以節
操見而著作蔚然故不可沒鄭雲叟辭采贍麗雖間有諷
筆事或過情要亦文士之常態矣

刁光　滕昌祐　房從眞　宋藝

高道興　杜齯龜

刁光長安人天復初來蜀工畫湖石花竹貓兔鳥雀之
類愼交遊所與率佳士黃筌孔嵩皆師事之議者謂孔
類升堂黃得入室年逾八十益不懈學成都僧寺多有
光遺筆云

滕昌祐字勝華本吳人後遊蜀川遂爲蜀人志趣高潔
不婚不宦常卜築幽閒之地栽花竹杞菊觀植物之榮
悴以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因善繪花鳥蟬蝶後又以
畫鵝得名歷前後蜀年八十餘卒

房從眞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高祖爲翰林待詔常
於宮中版障上繪諸葛武侯渡瀘水圖人馬甲冑生動
如神高祖過此輒駐駕不進怡然歎曰壯哉甲馬兼善
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圖登旂騎常建月夜入京等圖

十國春秋　卷四十四　前蜀十　十

傳世

宋藝蜀州人工寫貌後主時官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
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力
士等像於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光天乾德間官內圖畫庫使工佛道雜
畫用筆神速觸類皆精時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

杜齯龜其先世本秦人避安祿山之亂遂居於蜀齯龜
少博學涉獵經史丹靑之伎妙出人意始師常粲寫貌
雜畫尤工於佛像羅漢乾德時後主以高祖受唐恩乃
改唐道襲私第爲上淸宮塑王子晉像爲遠祖於上淸

冊殿命歐龜寫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壁之四壁又命
歐龜寫高祖親及太后太妃真於青城山金華宮又寫
杜天師光庭像於君平觀寫聖天師光業像於大聖慈
寺歐龜官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蜀人繪像者以歐爲
稱首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甬上仇兆鰲滄柱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　重校刊

前蜀十一

列傳

胡秀林　馬處謙　趙溫珪　何奎黑犀
趙延乂　馮見鬼　韓伸　石琛

胡秀林人妙精歷法多所斜正唐景福初爲司天少監會宣明歷浸差與太子少詹事邊岡均州司馬王墀同改新法上之賜名景福崇元歷光化中遷司天監宦官劉季述廢昭宗將殺秀林以立威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已而事高祖高祖郎位仍官司天監累著武成永昌歷二卷正象歷經一卷後人咸服法焉

馬處謙扶風人也幼病聾瞽安陸市中有弱綠者忽遇謂處謙曰予箕末綠其妙盍從我受秘法乎處謙唯唯隨往陶仙觀密授星筭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弱綠者氏籍對曰胡其姓而恬其名且戒云予有官祿終五十二慎勿道我於王侯之門處謙自是深易精未幾

從趙匡明來蜀高祖習其名召令廣成先生杜光庭問
年壽幾何庭謙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高祖後
七十二歲而殂葢計數爲七十二兩也庭謙累官中郎
賜金紫年五十二卒

趙溫珪秦州人祖術躬通數術避亂於蜀溫珪善相人
兼精六壬式成都謂之趙聖人高祖時官司天少監永平
元年高祖與岐交惡王宗侃請統師前進溫珪諫曰李
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
高祖不聽果有青泥嶺之敗武人王暉者一日遇溫珪
於朝門溫珪屏人語之曰君面有殺氣得無懷兵刃以

圖人邪然君自是晚達三爲郡守一爲節制不宜害人
以取殃禍暉大駭探懷中匕首擲地泣曰暉爲此子所
擠今日不勝其憤欲刺殺之便爾引決不期逢公爲開
釋耳禍從此止拜謝而退暉尋爲刺史遷秦州節度使
一如溫珪言溫珪常爲高祖占吉凶小不中懼加詰責
及病革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
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爲也

何奎閬州人不知其何術而言事多驗時人號爲何
見鬼公卿近貴皆禮敬之成都銀工有患白癩者僅兩
月矣奎謂曰鬼所苦我已知之爾家佛幢界不慇乃異時
得之冢鬼故物其魂無依作祟耳第速去之疾無害也
銀工歸遂令撤去病良已其餘奇中者無算奎不汲汲
仕宦末年以術進自布衣賜金紫除興元少尹不之任
意澹如也一夕預刻死期忽歸閬州卒又有夾江孫雄
者人稱孫卯齋言事亦亞於奎後主歸唐時宦者宋愈
昭及將軍數員叩其往洛吉凶雄俛首曰諸官識之此
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新舊使頭皆不見矣遂後
王衍秦川之禍隨爾莊宗亦遇鄴都之變實其地也悉
如雄所說

趙廷乂歐史作延義今從蜀檮杌通鑑字子英溫珪子也仕後主爲司

天監亦以數學顯尤善星緯風角之術乾德六年後主
詔巡秦州發成都日天地冥晦有翠鷄泊於旗杆其鳴
甚哀洪梓檐大風發屋拔木廷乂進曰此貪狼風也千
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未幾唐師至三泉三招討皆
棄秦宵遁是其驗也國亡入唐爲星官請秦時官翰林
天文與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等更直中興殿庭大被恩
遇每漏至夜分廢帝欲徙石敬瑭於鄆州延乂力言天
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事得止未幾復用薛文遇言遂
至激變延乂已而仕晉契丹滅晉隨契丹至鎮州李筠
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延乂假衡數以贊成之無何仕

漢爲司天監嗣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遂延至[illegible]門殿帝詢延又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爲司天監禳除之事非臣所知然臣所問殆由魅也周太祖自魏至京師召延又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又言王者膺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因事間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馮見鬼失其名遂州人也目中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時陳絢爲武信軍留後中書令劉知俊來代任頗挫其舊事疊有奏論馮謂絢曰府主雖然元戎前無旗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逾歲知俊果伏誅有官人林詠

者本國人常謂同僚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據其妄馬聞之甚不平一日對衆謂之曰公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枉殺一女子爲祟也我能具言其姓名詠由是懾服且求爲解其冤

韓伸渠州人善飲酒長於龜卜遊謁王侯之門常攜一龜甲先期卜來日之兆吉則傳凶則否又或占某方吉即往取人錢如徵責焉性落魄不羈一日從傳家飲其妻率女僕自後擊伸首伸不知方唱池水清餘聲宛轉繞梁世因戲呼伸爲池水清

石潨故唐樂工也別號石司馬亦云琵琶石潨少時爲宰相令狐綯所賞俾與諸子渙洄連水邊作名亂後來蜀多遊諸顯官家以賓客待之一夕與軍將數人飲酒潨以琵琶擅場在坐非審音者殊不傾聽潨乃撥槽而詬曰潨曾爲中朝相國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酷也於時識者皆歎訝之

黃崇嘏　李夫人

黃崇嘏者居恆爲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庠從高祖於邛南權知邛州會臨邛縣送失火人於州崇嘏即其人也庠命傾繫獄中崇嘏上詩得召見詩曰偶辭幽隱住臨邛行比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遂

命釋放後數日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於學院與諸子姪同遊雅善琴奕妙書畫未幾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清庠既重其英明又美其風采居一歲欲以女妻之崇嘏乃爲謝狀仍貢詩一章以見意詩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殊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

李夫人蜀人也善屬文尤工書畫與郭崇韜帥兵來取蜀掠得之夫人以崇韜武人悒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

竹影婆娑輙起濡毫摹寫俟緒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世人效之多有影竹云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孫　治宇台氏閲
昭文周　昂少霞重較刊

前蜀十二

列傳

唐道襲　徐瑤　韓昭　潘在迎
徐延瓊　安重霸

唐道襲（按歐陽五代史作唐襲而北夢瑣言亦云唐宰子道襲官至節帥是道與襲爲二人也然通鑑爲襲名王象之碑目載閬州有唐道襲碑叙又并舉名已今從之）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高祖美眉目便佞有心計已而寖預謀畫爲馬軍都指揮使俄遷樞密使王宗佶之死道襲實有力焉高祖嘉其能寵荐日隆其所居鄉曰烈士鄉永平元年岐王茂貞兵臨東鄙高祖命道襲爲招討使帥兵以伐岐臨發高祖御大安樓製詩送之（詩有卯虜便將爲肘腋之紀何僧顯一日句）未幾兵敗青泥嶺會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岐軍始解去久之遷太子少保居無何太子元膺與道襲有隙遂令天武甲士殺道襲於城西時三年七月也事具元膺傳中是日高祖贈道襲太師謚忠壯命立廟閬州先是道襲父峯以負販起家其祖塋在茂賢草市有術士

相之曰此蓋法當子孫至公相恐君家不勝福合爲盜
賊不令終耳至是果已爲刺史而道襲果以賊頭不良
死道襲常夏日會大雨見所畜猫戲水於簷溜下忽爲
雷電交至化爲龍而去識者以爲不祥後竟罹元膺之
禍
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高祖入蜀勇猛善格鬭高祖初
鎮西川時兵皆文身繫黑衣裝詭異衆目爲鬼兵稱瑤
爲鬼魁及克成都瑤多陵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余
氏有異色瑤掠而逼之余曰吾夫常爲鄉貢進士爾鬼
兒也焉得無禮於我瑤忿而殺之一云瑤以劍示余余曰吾寧爲瑤汚甘死

之遂積功至大昌軍使太子元膺之變瑤與常謙素爲元
膺所親信元膺既以天武甲士作亂而瑤謙亦帥所部
兵率太子以攻唐道襲頃之王宗黯兵入瑤遂死會同
陣萬餘衆皆潰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也性便佞善窺迎人意與潘炕子
在迎顧彥朗子在珣同爲後主狎客後主起宣華苑昭
與諸近臣日夜侍後主酣飲其中男女雜坐褻慢無所
不至昭素無品望特以便佞得出入宮掖累官禮部尚
書兼成都尹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進昭文思殿大
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恃寵無厭乞賣通渠巴集數
州刺史以爲管鄧賢後主悉報可而昭復與王承休安
重霸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勸後主臨幸以爲姦貪
秦州判官蒲禹卿極諫昭得表大怒謂禹卿曰吾收汝
表當俟令獄吏問汝頃之唐師入蜀後主方與羣臣相
對泣王宗弼遽白綿衣馳歸登大元門責昭以佞諛償
事梟斬於金馬坊門已而函首送魏王繼岌昭粗有文
章至於琴奕書算射法悉皆涉獵有朝士李台嘏譏之
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袜線無有寸長時人謂之海錄碎事載李台嘏云韓昭凡事如拆袜線無有寸長與此小異
潘在迎兼侍中炕之子也歷官內皇城使已而與韓昭

及後主北巡復充馬步使在迎以柔順得後主遊宴或
爲艷歌唱和沉湎無度日又時時勸後主誅諫臣無使
謗國未幾遷果州團練使國亡降唐官至左都押衙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外史檮杌云潘在迎以外戚交結權貴承典樞要常謂所親曰權勢之家未嘗久其爲援但不欲其太盛耳
徐延瓊字敬明順聖太后弟也檮杌作太后兄以國戚授武
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趙國公食邑五千戶未幾與
弟延珪皆加太師乾德末充京城內外馬步指揮使代
王宗弼握兵柄識倚勞宿將爲之不平唐師入境宗弼
將殺後主諸幸臣延瓊與潘在迎等用家貲賂宗弼得

免死先是延瓊經營上木搆第於錦水廳堂傍西以亘
數坊傍徹奔蹴成路絶少牡丹延瓊聞泰州董成村僧
院有牡丹一株遂厚持金帛歷三千里取植新第是時
詔宣內外皇親駿宅後主亦親幸其第忽於壁上戲書
孟字以嘲之蓋蜀語以孟爲不佳也延瓊重其事爲製
紅綃籠字以示寵異及國亡後蜀高祖館於其第其先
兆有如此云僧院乃紅牡丹開異種也
安重霸雲州人初事晉王存勗已得罪奔於梁未幾又
奔蜀祖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祖以爲親將後
主立官簡州刺史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

自代因勸承休求鎭秦州後主乃以承休爲節度使重
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上獻請後主
東遊及唐兵臨境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
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
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整軍將發秦人
送之帳飮城外酒酣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
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雖知爲所賣業已上道
無如之何唐軍旣入成都重霸卽以秦成階三州降唐
明宗時官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衞大將軍久之以爲匡
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鎭大同以

病告歸卒於潞州重霸贖貨無厭任簡州時州民有油
客鄧生者能奕棋家頗饒重霸召令對局終朝傍侍每
落一子輒命退立西北牖下俟其算路進子竟日不過
下十數子鄧生饑甚殆不可堪次日復召如前
或識之曰刺史晳貽本不爲棋也何不進賂求退竟獻
金十鋌乃免

嚴遵美　唐文扆　宋光浦　宋光嗣弟光葆

王承休

嚴遵美父季實爲唐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
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宣宗

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
左神策觀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袴衫給事今
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
帖黃決事此得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遵美蓋疾當時
中官橫肆故云後從昭宗播遷鳳翔求致仕於梁州光
化四年復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
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天復二年蜀軍拔興
元遵美從徙成都明年唐詔所在宦官皆賜死遵美及
西川監軍魚全禋爲高祖所匿獲免時唐詔誅宦官高祖匿西川不奉詔
祕郎位除內侍監寵遇有加久之告歸青城山下卜別

鄧原之年八十餘而終子[redacted]仕高祖至閤門使遊美忠正諫約居寵不驕鄙吏庸夫皆得親狎所著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傳於世

唐文扆高祖時以宦者爲內飛龍使與宰相張格比後主之得爲太子也文扆實與順聖太后之寵嬖格贊成其事由是順聖太后內德之而格亦附會爲奸逐毛文錫左遷庾傳素文扆力爲多是時高祖年老昏耄文扆與禁兵參預機密事無大小皆取決於手及高祖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後令其黨皇城使潘在迎偵

外事在迎慮事敗以其謀洩於宗弼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明日貶文扆眉州刺史未幾削官流雅州後主嗣位伏誅弟天雄節度使文裔亦見殺

宋光葆唐詩紀事作光嗣今從蜀檮杌事後主爲內侍監乾德中後主宴飲無度常以重陽日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半酒酣後主唱韓琮柳枝詞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光葆意欲以諷爲諫遂斥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醁醽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後主聞之不樂而罷

宋光嗣福州人爲人通敏有心計故爲宦者給事晉寧公主公主爲岐王從子繼崇妻不見答於夫而歸光嗣從公主至成都高祖留之不遣以爲閤門南院使天光中轉宣徽南院使高祖病革謂大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擢入而未得乃以光嗣爲樞密使與王宗弼等同受顧命輔政後主踐阼即以光嗣判六軍諸衛事光嗣既得柄用善希合後主意後主頗寵任之由是與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承蘊田魯儔等上下行私多所朋比國政遂日衰及唐兵來後主引兵至利州光嗣與王宗弼言於後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軍深入後主

以爲然遂不爲意已而唐師日逼宗弼有異志棄利州西歸三招討追及於白芀宗弼探詔示之曰光嗣令我殺爾曹遂合謀降唐未幾宗弼稱我君臣久欲歸命而光嗣等熒惑幼主皆斬之函首送唐軍前光嗣掌樞密時凡隣國章奏多同見戲判語署用譏辭頷句其藐玩軍機皆此類也時光嗣有從弟光葆者字季正嘗光嗣爲閹給事黃門官宣徽北院使累遷東川節度使先是唐使李嚴來聘光葆與之語終日服其機辯料嚴東還必爲發兵之謀乃白後主曰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之勢今察嚴辭氣竟以姦雄相喻是鄙我也請斬嚴

以感天下後主不從既而光葆聞歲遐急於圖蜀後上疏請為守備後主亦不能用國亡後託疾居閬州唐明宗時安重誨官閬州團練使光葆乃為所殺

王承休事後主為宣徽北院使用便佞得後主心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為左右龍武軍後主即以承休為都指揮使統之并將安重霸者以狡黠事承休承休奏為己副舊將無不人人憤恥已欲得建節秦州未有以發也乘間進言後主曰秦州多美婦人為陛下采擇以獻因遂命為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先是唐昭宗世宦官雖盛未有建節一方者宦者得

為節度使自承休始也承休到官即建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子女教以歌舞且圖形遺韓昭使言於後主又盛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請車駕東行於是後主心動決志東巡道路騷擾不堪其苦居無何唐兵深入承休自文扶南歸士卒凍餓死者無算僅衆裁可二千未幾同王宗汭至成都是時魏王繼岌已入蜀詰責之良久謂坐擁強兵既不戰又不降何也復問兵入羌者幾何人歸者若干人承休對以萬二千人出今得二千人歸繼岌曰是可以償蜀人之死矣與宗汭俱被殺承休妻嚴有殊色後主絶加寵愛秦州之行後主頗以嚴故臨幸焉至則賜以妝鏡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其褻昵有如此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毛先舒稚黄氏閲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前蜀十三

列傳

僧智廣　僧貫休　僧子郎　掃地和尚

段義宗

僧智廣俗姓崔氏初居雅州開元寺善校病以竹片爲杖拍其病處決之無不立愈攣者便申跛者能行其餘

疾苦應手痊損乾寧二年高祖延智廣於成都賓歷寺爲人療病所得資財即用修造遂於本寺天王閣居止於是病者競來日有數千百人貧者不復施錢時號聖僧

僧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也七歲父母絕鍾愛之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僧處默隔籬論詩時人多爲驚異受具之後詩名大發乃往洪州傳法華經起信論皆精奥義刺史王慥見之雅相欽重已而蔣瓌開洗懺戒壇命貫休爲監壇乾寧中謁吳越武肅王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王命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不可飛（一云貫休投詩於武肅嘉嘆白遂赴亦豐王立功臣碑刻其上遣湖僧姓名遠聞貫休詩於碑陰見王如此）由是思發南嶽遂擔簦遊荊南與吳融相遇往復酬答心相得也會節度使成汭以誕生日徵歌詩百餘章而貫休詩與焉汭令幕僚鄭準評高下準其先置貫休詩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已而謁問筆法於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容草草耶汭不勝其忿遞放黔中因爲病鶴詩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久之再至荊南高季昌館

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疏遠鬱悒中題硯了日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云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錫下彼巉峭南蜀感景乾寧得一富人侯王旦奭摩詰龍角日角紫氣盤旋揭日月行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犯蹕移穆蜀俗梵梵師律衛嚴垂霄忠貞貫日四裔蘇活萬里粤謐無雨不膏有露皆滴有叟有叟無賢行實一瓶一衲既朴且質幸蒙顧盻詞殺思鬱軒鏡光中願如善吉又獻詩有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大悅呼爲得得和尚留住東禪院賜賚優渥署號禪月大

師已而建龍華道場令居之高祖常命誦近所撰詩時貴戚滿坐貫休欲諷之乃稱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為何物高祖稱善貴倖多有怨者詩春師貫休進堯銘舜頌二章（堯銘曰金圖照照翔聖孤燦仲尼有言巍巍帝堯承天谷命同厥斧騶因德奕奕紫實不可永學畏依垂衣誠孤法梟則之小心翼翼秉暢孝壽不遐壁食□清昔綠芥葵雪消君既天賦稍亦天錫德翰企賦功□□□□高特薪太宗兵稍岳禦為之日新瞽盛有宗□□開翠象身豎豐蓼藹鬼罰風其業事于刊圖人為□□上其葉亦金其枝業叢枝枝百王允獻享圖如堯□文石好舜頭口高高歷山有乘有靈皇皇大舜合堯□□丘具克從四門曾瘳大道轉行天下為丕臨下有□□其月龍吾皇則之盡徵媵遑德賦萬蕉光光得一□□商須十在隨揮大浣大同為光為藹告是則之聖□□陸繡隱其救救衰切切六宗是重五霸斯列聖歸□感衰香立雪門方舟費九圍有截告又世節佳生芝乾壽春亦然萬年萬年）高祖復加賞

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明年為浮圖於成都北門外葬焉貫休累加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祥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錄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一作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人前蜀詩殿首座引駕內供奉講唱大師道門弟子伏□錄學授文章應制大師兩街僧錄封司空大僕射雲八國藏翰大師充右街龍華道場對御講雜又賜號禪月大師食邑八千戶賜紫大沙門）工篆隸草書好事者多號曰姜體詩與僧齊己並名有寶月集一卷西嶽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又繪羅漢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像皆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或曰夢中所

親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一云貫休常自夢得十五尊漢梵像尚缺一有告曰師之相乃是也于是遂為臨水圖以足之）翰林學士歐陽炯常作詩述其事貫休體充而形短其像讚則宰相王鍇為之性落落不拘小節每於通衢徒步行嚼果子初來蜀時過箭章北而焉消適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手曰我與爾叔有分消怒拂衣去他日遇從覓不逢迎貫休謂人曰我得得和尚為藥入蜀何意見怪其率略多如此又好俳諧一日與杜光庭並轡道中貫休馬忽奔頸光庭連呼大師數珠落矣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有慚色貫休弟子曇域亦學精嚴能詩善篆重集許氏說文行於蜀

貫休詩集曾由曇域所校輯者

僧子勇高祖時果州大旱祈禱無驗子勇詣州言立能致雨乃具十石甕貯水身坐其中水滿頂者凡三日雨足州將王宗儔使禮之竟莫知所在有僧令蕎者德日於興州過之因叩其術答曰此閉氣法耳習之一月就本法於深淵中作觀想與龍相繫龍為定力所綱必致雲動因而得雨然不如甕中為之保無他害

掃地和尚不知何許人高祖朝因役有僧常持大帚遍官府宅第寺觀卽加訊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書云木行仙伯秦川及後主罹秦川之禍方悟木行

仙爲術字故後主有云

段義宗本南詔布燮也布燮即宰相乾德中與判官贊衛姚岑等來聘義宗不欲朝拜仍髮爲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及至成都群臣奏僧自有胝拜之法宜令下拜義宗不得已遂行腳因睍璫義宗雅善詞章有詠大慈寺芍藥三學院經樓及題判官贊衛聽歌夜泊雲歌諸詩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國師常嘗辨廣光業輩翻辭偈語頗爲所屈久之告歸遇鴆卒

蘇朱先生　杜光庭　崔無斁　楊助

王帽仙　青城道士

蘇朱先生成都人也字通微亦號歸元子唐僖宗時隱鍊於金華山下石室居久之有異人與藥一丸且戒曰子見浮石而服之仙道成矣自是遇石必投之水間祝其浮祝人皆笑以爲狂一日遊峽上有吏艤舟相待叩其姓氏對曰涪州石姓也遂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乎因服藥輕舉而去時天復末年也先生有還丹歌傳於蜀中一云先生賣藥自果州至合州賣丹於市貫十二萬刺史召問其直更求十倍怒其反覆以覆鎮沉之江遇漁人曰不肯投之投以丹俱仙去

杜光庭字賓至縉雲人一曰長安人爲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唐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山學道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時時以光庭爲言僖宗因召見大悅已而從幸興元覽留於蜀事高祖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一云先生封杜天師爲青城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高祖常命爲太子元膺之師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以侍東宮與議政事相待甚優久之遷戶部侍郎後主立受道籙於苑中以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號登瀛子或作東瀛建嘉和閣奉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年八十五卒顏貌如生人以爲尸解葬於清都觀後有文

集三十卷皆本無爲之旨其序毛仙翁界云世之得道者鍊陰而全陽陰滓都盡陽華獨存故能上賓於天與道冥合則黃帝駕龍而鼎湖子晉控鶴而飛翔赤松乘雨而飄颻列冠御風而上下史籍昭著又何疑焉嘗試論之夫一氣判元精肇分清氣爲人謂之三才皆稟於妙氣成於妙有人之生也參天而兩地與氣爲一天地所以長存者無爲也人之所以生化者有爲也情以動之智以役之是非以感之喜怒以戕之取舍以弊之馳騖以勞之氣耗於內神疲於外氣竭而形衰形凋而神逝以至於死矣故曰逐和而生乘順而死率以爲常也

修道之士雖嗜慾聰明黜然後心湛然無求故觀反聽蕩蕩都忘然後虛室生白脗合自然觀化之初窮物之始浩然動息與道爲一此蓋心所之從心所欲是非不能亂勢利不能誘寒暑不能變生死不能干猶顧乎人極之外逍遙乎六虛之表無所不察無所不聞目能洞視耳能洞聽亦能視聽不因乎耳目何名仲嗟於未然智通於無他也毛仙翁則其人矣（字仙翁通上元年二月七日辛酉）他文多類此不具錄又著洞天福地記一卷錄異記八卷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東瀛子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墉城集仙錄（集古今女子成仙者一百九人）十

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年載記一卷元門樞要一卷（又有道門樞要一卷壽成都記一卷名賢姓氏錄周集一卷兼明書十二卷仙傳拾遺四十卷老子常青淨經注一卷秀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歷賞會真王天神仙傳五卷規書一卷道教靈驗記二十卷陸天帝士宗道記一卷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又盧州劉平直門證科醮儀若自光庭所著月十餘種）其人碑記青城縣重修沖廟觀碑記雲升宮齋雲外學師碑記三學山功德碑文皆光庭所撰光庭初入蜀時嘗於梓潼遇異僧僧與縣令周樂有舊忽云今日白與元來顧彦光庭奇其言明日僧去樂詰光庭曰此僧乃曉盧蹈故劍俠也爲嗟異者久之又光庭居恆持鬚龍杖一條紅如猩肉重若玉石輕非藤竹所爲相傳遇仙人留賜云

花無數成都道士也老而得瞽疾往往託宿術預知吉凶爲祖師道上李誥者故唐宗室居陽平化中内懷不軌時設齋術召玉局道士楊德輝赴之德輝詰無數問北行何如無數令畫地作字德輝乃書北千兩字無數云以千插北便成乖形公去而北耳德輝遂不果去而誥於齋所自竟羅禍（又高軌赫的道士上使楊然元吉或謂度人經是其北字無數公推已書度人善則其僞作也）

楊勛不知其家世自號傒射能於空中請白然遂升其月立降又能名九天元女后土夫人經宿而去後主以

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畢命時咏詩言先國事不敎成國果亡（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明宗朝有術士楊遜郎善使鬼神偶物變化已而被誅蓋勛從子也

王帽仙蜀人也失其名居常出入闤闠爲人師戴冠號曰王帽子性落魄忘爾我嘗臥資州天慶觀一夕間爲死道士斂貲葬之踰旬月王自果州貽書來始知其爲尸解

青城道士者未詳其姓氏能幻術於僻處作法凡西王母巫山神女及麻姑鮑姑諸仙姬皆應召而至又忽

於城中化出金櫝瑟象後主知其妖惑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追及於青城道上以犬豕血沃之下獄考訊自言歷採民間處子恣行姦成之術死者無算遂伏誅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菘贊師氏閱
昭文周昻少霞重校刊

後蜀一

高祖本紀

高祖姓孟名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以唐咸通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誕生時火光照室鄰里多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武臺山裝也弱冠補太原衙指揮使（一云知爲郡衙史）知祥溫厚知書勇於樂善當唐末叔父遷擢邢

洛磁三州爲晉所鹵（通鑑又云知祥遷之弟子今從源馮史）晉王李克用以遷守澤潞汴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晉王鎮太原謂知祥爲才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累遷親衞軍使唐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左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太祖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至是知祥懼禍求他職莊宗令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擧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遂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府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莊宗

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
而唐兵破蜀因以知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
充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洛陽莊宗戒有司
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
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
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
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
奇珍異產充牣吾府且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
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既而莊宗疑崇韜反知
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

之苟無他志即遣歸闕及知祥抵石壕會中使馬彥珪
言往誅崇韜知祥遂倍道兼行自洛之蜀凡十有七日
至成都而崇韜已死時同光四年正月甲戌也五代史作庚辰
今從錦里耆舊傳諸將多恟恟至則承制宣慰人心稍定戊寅
雜了以知祥詣大慈寺拜唐僖宗御容已又過延祥院
見蜀後主王衍眞容亟令撤去別塑北方天王一軀先
是蜀人擊拂以刃入爲孟入見異錄又云先是蜀人打運一棒使人胡子者爲猛
入語訛爲孟入得盡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了袍也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
來又王氏宮殿皆題太原孟德姓名德與得同音蜀檮杌作
孟得今從五國故事鑑戒錄及知祥來成都人以爲先兆是時親王

時蜀官知祥乃館於徐延瓊之第前蜀後主常於延瓊
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語具前蜀傳中知祥見而笑曰孽
狂豎亦豫知與吾交代邪未幾魏王引軍東還先鋒
李紹琛即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
董璋等兵擊敗之追執紹琛於綿竹知祥自至漢州犒
軍與圜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座中自酌大巵飲
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
命功第一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
敢歸朝耳知祥乃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
歸即以肇爲衙內馬步都指揮使而弘實副之時蜀中

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
令與民更始遣將趙廷隱張知業率兵分討諸盜悉平
頃之莊宗遇弑魏王繼岌自殺明宗入立改是年爲天
成元年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秋七月閱庫
中得鎧甲二十萬益置義勝定遠諸軍左右牙等兵凡
十六營共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又崇韜初分左右
驍銳等六營凡驍兵三千人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步
兵二十萬人至是八月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
人營於羅城內外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營
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

境內九月壬戌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命李仁罕及延暉知業等分領之初魏王及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納晝夜督責至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任圜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知成都所餘錢冬十月明宗加知祥太尉蜀檮杌作檢校太傅今從李昊羊馬城記兼侍中封平原公乃以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督

蜀庫金帛十億於洛陽不敢復言制置轉運事知祥素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與東川節度使董璋恃險擁兵久將難制且知祥為莊宗近姻恩有以圖之初知祥之鎮蜀也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為監軍明宗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至是彥賓已罷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是月己酉重誨遂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朱宏昭為東川副使嚴嘗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其母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再往必以死報蜀矣二年春正月知祥聞嚴來東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為功也掌書記毋昭裔等皆請止嚴毋內知祥曰吾有以待之矣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趣之上道然後表聞是歲[illegible]月甲寅[illegible]以[illegible]敬周為武信留後從知祥請也嚴至境上遣使持書諭意知祥自以與嚴有舊恩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illegible][illegible]嚴常有過莊宗怒叱令斬之知祥誡行刑者少緩徒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嚴罪小過大王不宜以喜怒殺壽義之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冀其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已而至成都知祥禮遇嚴甚厚一日置酒

召嚴是時焦彥賓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諸方鎮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目客將王彥銖執斬之鑑誡錄云李嚴於天成初復來[illegible]護孟[illegible][illegible]之禮分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無[illegible]之亂則[illegible][illegible]少正卯言偽而辯孔子誅之[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罪一也[illegible]其罪二也[illegible]其罪三也[illegible][illegible]

矣其罪五也[illegible]遣介武士捽[illegible]殺亦倉皇失其節操乃叩頭曰殺之[illegible]罪一死[illegible]然頸乞[illegible]爲將中兆高祖不聽遂以嚴尸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曰命劍斬之

昔嚴奏使而汝爲副是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入作使楊令芝以事來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而明宗竟不復問也朱宏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董璋有軍事使之入奏宏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時知祥方遣牙內指揮使武漳迎家屬於晉陽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嚴被殺以爲知祥反矣遂留而不發唐主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羈縻之詔聽知祥家

屬歸蜀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及吏民二月甲戌子成都丙申瓊華公主及子仁贊至自晉陽知祥因表請趙季良爲副使夏四月唐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祥事無大小皆與季良參決是時李昊歸成都以爲觀察推官秋七月知祥遣僧五人貢佛牙於唐長一寸六分云係宗幸蜀所留令屬應聖嘉節唐明宗以九月九日誕生蓋前聖節明賀爲時唐主命宣示羣臣冬十二月築羊馬城外羅城之外城成高驛馬廣壬辰西南方有赤氣如火狀約二千里三年春三月知祥慶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

歲得錢七萬緡商旅自是不復之東川璋從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將雷延魯至京師論請唐主不得已從之是時瓚行至綿谷懼不敢進知祥因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荊南詔以我兵下峽知祥遣左廂都指揮使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荊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四年春大饑米斗錢四百夏五月唐主將有事於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責知

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因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先是魏王繼岌東還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臨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至是唐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仁矩故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復爲重誨外兄仁矩川詗璋反狀增飾而奏之唐主又使魯奇治遂州城隍繕修甲兵璋已人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

鎮知祥亦聞知而不與璋不協未嘗通問璋以爲唐將致討始遣人來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趙季良謂宜合從拒唐知祥乃許以其女適璋子長興元年正月董璋築七寨於劍門辛巳趙季良如梓州修好二月乙未朔季良還成都謂知祥曰董公貪而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丁酉腰斬軍校都延昌王行本是時都指揮使李仁罕張知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作亂已而詰之無狀推始言者得延昌行本因加刑焉戊戌知祥獨詣仁罕第就宴於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壬子知祥與璋連表言閬朝

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請罷還所置節度刺史等唐主優詔慰諭之是月庚南郊加知祥兼中書令（通鑑作四月戊戌今從蜀檮杌）夏四月甲午朔董璋恐武虔裕伺其所爲表薦行軍司馬囚之府廷五月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烽火是月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唐主許之先是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謂欲倚璋以圖知祥至是璋先有反謀遣兵掠遂閬鎮戍秋七月璋與子宮苑使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未幾唐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璋遂反九月癸丑西川進奏官蘇愿白知祥云朝廷將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爲之欷歔明日庚午遂舉兵於成都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知業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

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牓示諸州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構變固不可刮席以恐恥膠柱而移首開戶牖以啓戎長根芽而稔患以至稱戈問罪誓衆言征多庶齊民式求多福知祥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而制於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異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稔數五十萬緡租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勞於天子欲表率乎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閒以將興寵嬖霸於閬中而分節號列鎮以

益兵掠動我軍民援拖我兵背頻誇與議果其上蹈襲
少軫吳懷柔希術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
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知祥與東川相公已
聯姻好況當封圻朝闕雞犬之聲相接節旄之齊地里
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
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閬路
黔夔等州間逐制置之由與興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
嚴戢條章務期宴寧必無侵虐況王氏開國久霸成都
東則鐵鎖於瞿塘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
相離心合在蜀之蒸人固未忘於霸主因衆多之感舊

奮武旅以開疆佇遇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
水行春繁華何謝於往年爵祿重新於此日東川兵至
閬州唐諸將多言宜深溝高壘以挫之李仁罕曰蜀兵
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
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丙戌唐主下制削奪璋
官爵與兵討之知祥以收下閬州牓示西川防曰排督兩川以劍
瓦自生疑貳不譬忠良信讖賊之朝言故諫侯之謀佐新期習例節慶使李仁知兩永奉使數武閱頂謂英果
關之出使是捺臨之跑支興謀書嵩置節流及奸詐之進心柄伞邪而未已數閩桑報稍斎卩節武嵩翁措白
作茂官永∧史川相參題其稔惡不蔑推兇連興寵武之而去破利狀之窮∃令月±北月丙時得東川州
東其兵五月德二覲二罵親製兩川人軍四西闘長改指劍川城池予其川半剛打擊斬到李仁矩首

殺兵打到攻指揮使盛洪馬軍指揮使王崇步軍指揮使賈暉等競修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宜
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自祥逝不傷動外餘非敢竄類役發無餘北則天贊兵城人叶助力遂令元兇梟首同
惡競擒我師四合設環開道爭一攻旃尤解提書當迅高紈山橫想實土乂同多憂依見便乘濟前進攻敵有
州只期反穿之闘東伐克敵之捷丁亥唐以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
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
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
逐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唐以敬瑭權知東川事庚
寅又以右武衞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
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是秋唐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
長公主命秘書監劉岳爲冊使行至鳳翔聞知祥稱兵

乃返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堅守知
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
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
以其衆降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
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
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
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
兵三千助守劍門璋以有備固辭丁未唐族誅董光業
知祥以故蜀鎭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
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

東川兵陷復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武至渝州降
其刺史張環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是
月唐都招討使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宏贄瀘州
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
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克劍門殺東
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蜀高祖實錄云十八
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小劍路至漢源界出源鋪入劍門打破關寨擒捉齊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
甲戌宏贄等破劍州已而唐軍不繼乃焚廬舍取資糧
仍保劍門乙亥唐主詔削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來
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

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往赴戒曰爾晝夜兼行先
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
人會屯劍州復命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
龍州守要害時璋自閬州統兩川兵屯木馬寨以備唐
師會唐師趣劍州爲我指揮使龐福誠謝鍠所邀復退
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贄等克
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
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
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
頓兵不進吾知其易與矣唐兵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

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沙延祚擊敗之甲申張
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
唐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偓追至豐都還
取涪州知祥命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仍牓示軍
民牓曰今月二十一日黔峽路行營討伐招收使張報黔南節度使上今月二十七日得手下元戎兵士報
本州下木兵冀乘差衙隊指揮使朱偓部分左右飛舵并當指揮兵士采嚴度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
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渠渡園點兀隨兵十及蓬秦水軍却有五百餘人并其小戰潦候亭江接鹿
兵十劍却欲歸獲本州其朱偓當日辰時部領戰船於東漢寨遂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起下水約百餘四
至鄂截現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野南內外都指揮使都大財與近思哀壞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了
少收獲郭印因誘其黨南節度使所擒餘黨乘小舟至叢直下忠州病以大寨舟師處征被路其鼓樓關其下

觀雲橋事指揮上游遣降郡縣鑛故營監勢且提於兵竹將有領兵蓋尊今則更閱接書具得所管況宇江留
以賢南爲財條之貴以渝合爲饋遣之權我已斷之後何望受節節象業面寘趙將將兼屬而遣擒數俘馘以
假多收鑄甲面亦衆指學專定以閑封爲凡曰軍民效同八乞未幾董璋遣前陵州刺
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十二月壬
辰石敬瑭屯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
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
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
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唐軍退步頗墜下山俘斬百餘人
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强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
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大敗之敬瑭

還屯劒門是時唐軍涉險以餽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
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師出
無功唐主憂之遂切責安重誨重誨遂自請行癸丑發
洛陽日馳數百里敬瑭本不欲興師及重誨離唐主側
乃累表奏論以爲兩川不可伐唐主頗然之我兵先戍
夔州者千五百人至是唐悉縱之歸二年春正月壬戌
知祥云未謝鼎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
石敬瑭復引兵至劒州屯於北山知祥梟魯奇首以示
之魯奇二子從敬瑭於軍中泣請取父首葬之敬瑭曰
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

收葬焉敬瑭與我將趙廷隱戰不利復回劒門是月唐
主用敬瑭及朱宏昭孟漢瓊言召安重誨還京二月己
丑朔敬瑭以遂閬旣陷糧運不繼遂燒營北歸我兵與
東川兵追至利州壬辰唐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
甲午我兵同東川兵陷利州知祥命趙廷隱爲昭武軍
留後廷隱遣使密言董璋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他日
必爲公患請因其至劒州勞軍而圖之知祥不許庚子
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
軍東略地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劒州引還留兵五千戍
利州丙午董璋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丁巳李仁罕

陷忠州三月己未朔仁罕陷萬州庚申又陷雲安監仁
罕至夔州唐寧江節度使安崇阮與楊漢賓自均房逝
去壬戌仁罕陷夔州夏閏四月唐殺其臣安重誨唐主
以爲致我與兵者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五月己亥乃
下詔以離間知祥及董璋錢鏐爲重誨罪丙午唐遣進
奏官蘇愿進奏軍將杜紹本歸諭重誨專命興兵今已
伏辜具言知祥姻族在京師者皆無恙亦遣東川軍將
劉澄還本道知祥聞重誨既死唐又厚待其家屬遂璋
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何謝
爲且詔書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與聞乙未李仁罕自

夔州引兵還成都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言利州城
壍已完請兵攻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又以項在
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頗以昭武讓之知祥
亦寔論不允已而廷隱三讓矣丙召回成都以肇代守
利州三年春正月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
州路不通使者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
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
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命使語之璋不從是月
福慶長公主李氏薨　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
監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

者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欲與師俊逸公如合境墓物嫉白可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從季良由是惡昊是時知祥三遣使説董璋謂不依表謝皆恐復致討璋皆不聽三月辛丑又令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歸言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勸知祥備之夏四月璋謀襲我成都璋諸將皆云必克獨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功必不成知祥聞之乃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楊林鎮執我戍將武宏

禮知祥頗有憂色趙季良勸知祥自出以禦璋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且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會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其與己通謀廷隱不視擲之地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仁嗣與戰於赤水師敗為璋所執璋遂陷漢州癸未知祥留季良及高敬柔守成都自帥兵八千人趣漢州至彌牟鎮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按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雁橋璋軍大敗今從通鑑義勝定遠都指揮使張公鐸陳於其後知祥得璋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軍中將卒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一云如[illegible]酒風既而璋望見我兵甚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徒曝我何為何不速戰璋即上馬戰兵始交璋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來降言東川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衛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為東川兵所殺時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

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璋中都指揮使元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奪甲馬五百餘匹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皆降遂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降其馬步都指揮使元瓌我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府士卒爭璋軍貲故璋得走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先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

尉全軍而出今選我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答及至府第方食聞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歸兵三百大譟而入璋急引妻子登城初璋命判過金雁橋既其子光嗣使降我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父殺而求生者乎寧同就死因與璋俱走至是自縊死璋至北門樓呼軍下指揮使潘稠討亂稠反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陳光嗣首以授聃聃舉城降於延隱是役也凡得璋梓綿龍劍普果閬遂渠九城延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劍內附戊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知梓州榜示曰蓋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負背盟約暴興土馬急寇封圻逆鋒而尋滅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親其將亡因圖轉禍梟璋父子雙獻其元兇保軍城待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凡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知祥至新都延隱獻璋首己丑發元武延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壬辰知祥有疾癸巳李仁罕來自遂州延隱迎於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頗有傲色延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知祥嘉納之詩曰群盜爭於爻虞月長出片帆意忽郵北元戎氣三軍戰陣彩分衡一興干戈有剷江陵人逐都鎮錦而合與王武功益帥光而後其向青編為占為戊戌大賞將士既罷知祥顧仁罕延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所賞蜀州亦行耳延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便公宜亟還府與趙僕射吏議之知祥因命仁罕歸遂州留延隱東川巡檢以昊行梓州軍事昊曰二虎方爭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延隱尋亦引兵還知祥謂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

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而延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聽延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延隱猶不一請與仁罕鬭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延隱爲保寧軍留後戊午趙季良帥軍府將吏等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稱王權行制書賞賜功臣不允知祥自是遂并有兩川然自璋死知祥令不遣使詣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然上卒皆東方人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借朝廷之勢以威其衆自

非用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唐主曰知祥吾故人本
因間謀致此危疑耳吾故人何負意之有先是李克寧
妻孟氏知祥妹也唐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於知祥其
子存瓌留事唐爲供奉官唐主命遣存瓌來省母因賜
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邱園親戚皆保安全
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秋七月庚寅存瓌
至成都知祥見存瓌頗倣慢已而拜泣受詔乙未知祥
遣存瓌還附表謝罪且告福慶長公主之喪自是復稱
藩然益驕倨矣按村貝録載唐明宗詔及賜知祥奏狀與通鑑五代史異録云明宗遣
供奉官李僕射驍騎人月賜孟蜀詔曰朕知卿近與使臣董璋小門變兵已被軍前俘其翁角高祖請況

宇李昊綮其有外備隊本末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
度使董璋巽臣爲爲從創不罪常尊謀勢表遠雍深尉
於朝廷欲肆爪牙米爪土宇及審畢聽不惑物論難違
陰合比府食擊號雄歸除姦究方爲陛下羣華外擧黄
屋木安舍亦向傷克之不武誠恐益勞有所固讒案存
嬰隱恣以眾年且參商前終曰其後故皆安重薄特未
君龍岙肖國體競劍外之有前示寰中之無畏臣亦竊
拌聖君之意必推亡以鬪存其知特臣之旨器慈甲百
雖紀臣是輿帝璋軍以愛合和而不同離玉帛之變馭
嘗公觀之祖領誠知魏苦且務包容儀感戎騎必當揣
殄其董璋手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貫貝甲五月一日
驟入奚揮臣其其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東左甯
步軍都指軍使趙延隱總領爲人騎發次新都臣自
統領出內親下向人將徽之與列若於關宇鎮兆道
三日許上帝其人陣從助元兒貝官成于千將敢領妖
徒來當許銳臣州親驟支甲趙廷緣子爺拔與擊百
魚蠶爲綁因合而家分兒隊御自爲麾殺執俘八千
詩人年擒蔵下都指揮從九州刃州訓都指揮使壘光
耆及已一指揮使都州八子除下步甲五百餘匹
故撥不以器械爲條事其餘逆黨之徒專令捉提併

嘉其董璋只與親男子月都指揮使本九騎從從驍
人聲馬而奔寨甲向遣擒吏檢備檢出現亂敗以虎
爲江之死死不逃方學之衝勢更照臣李以安當之
敗其急毫之機悅便兆領大寨鎮信起襲其董璋至
月巳峙走人東門令午府仁肖役州刺史了淵併寇
之已何驗城流之不宇爲斯南府交全者敵前大巡
軍門胃進師從收下城壘堂宏力之承其於四一
閒冀不退矣卑威成綠都患指方以自逃君命未遊
論捷看難審具風熊奏藏本遺具料知詐謂旱節階
才奔動静遠務安芳蓄將使臣將將明許論董璋之
對逸發臣以例平仍勳軍前鼎處騎角從得指合廟
趙恣神機吏無將齊之選承制殿監之寄令本文多
通鑑
改段
八月甲子知祥令李昊爲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
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知業昭武
留後李肇等草表請以已爲蜀王行墨制仿自求旌節
吳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

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知祥大悟
更令吳爲已草表請行墨制得自補兩川刺史以下
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九月知祥以子仁
贊爲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是月
葬福慶長公主於星宿山冬十月己酉朔唐復遣李存
瓌來成都詔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
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又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
來歸福慶長公主之賻且爲發哀册贈晉國雍順長公
主先是李嚴被誅之後唐除刺史輒以東兵衛送之夏
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有牙隊數千人及我兵克遂閬

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帝厚給其衣食
幷表請家屬至是唐主詔諭不許然亦不復徵兵還宋
幾致思復命帝命知祥遣將朱洸朝唐明年春二月戊申知
祥以恩制將趙季良等爲左節節度使癸亥唐命知祥
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
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
制置等使封蜀王是月王遣官修故蜀主王建墓禁樵
採二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
政有賢臣輔之雖吾小子豈能遽至此耶趙季良曰亦
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王大喜乙酉唐始下制除

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秋七月唐以工部尚書盧文
紀禮部郎中呂琦爲冊禮使賜王一品朝服冊文曰朕
祇受天眷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
臨億兆彰善癉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
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
而盡節雖勞緣詿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渤海之波
瀾暨氛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駭於推誠
琛賮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從爽魚水
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爾孟知祥五
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與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

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弁諸兆人李通首建
其籌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
伐不矜同符濯龍之寵洎茲纂承祀繫爾鎮守龍城
鐵石稱堅青茅不貢山川險絕扞禦向日之心玉帛暌
違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韋久作隋
終蒯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發以封章疏
其姦道度劉孜生聚謀圖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
激衷發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何良使以誅鋤乃朔白雪
以至敢聚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
物爾則妙施成算竟出全師蕘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

自潰已致靈府梓州之妖氛風驅涪州之狂波鏡淨解
吾宵旰賴爾籌鈐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於信史況復
備輸懇款益驗傾虔叙魯衛之賓緣述沛中之事舊深
心可見亮節彌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倘無異數曷報
崇庸由是兼榮將壇顯陞王爵兼兩藩之輿壤啓一字
之真封仍衍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誥號賜之旌鉞
用以榮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子
亦無慚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竊立
勳者厚以褒酬惟敬慎乎始終可延長于富貴勉承光
澤永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

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又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王者施行八月乙巳劉文紀等至成都先是王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戊申王遂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王下教境內曰取威定霸乃公侯權變之方捨爵策勳乃皇王叙勞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獨裁則將錄效以報功今稟命

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旄鉞之殊榮自領成都於茲半紀窮奢極修因隨意而不爲講武敎民在安邊而有作往廣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畧因興武旅分蕩梟巢累破竹以焚枯遂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勤勞豈忘獎答又昨望上以顯分忠佞遂擇冊封爵嶽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球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製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幽明許先行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息恚於不均庶有覩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唐主殂十二月王聞赴制服大臨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行吏小人其亂可坐視也是時蜀人高贇閻職楊夾夾孫見只李榮歸附置羽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賜關藏世勳之字世襲安撫

明德元年春正月黃龍見犍爲白鶴集玉局化白鵠遊於宣華苑武泰節度使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文武百官勸進王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於殿下皆望攀鱗附翼今

不正大統無以副軍民推戴之心閏月己巳（蜀檮杌云二十八日）王乃即皇帝位於成都國號蜀是日大風晝暝二月癸酉以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武泰節度使如故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仁罕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仍領武信節度使趙廷隱爲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領保寧節度使張業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領寧江節度使張公鐸爲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侯洪實爲奉鑾肅衛指揮副使掌書記母昭裔爲御史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三月追尊曾祖侁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爲孝憲

皇帝廟號世祖孝道家作高祖案知祥父道令從之劉繇作世祖歐陽史後蜀世家作爲孝武
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與潞王從
珂舉兵於鳳翔唐主遣西京留守王思同討之護國安
彥成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
難康福五節度使合兵攻鳳翔官軍敗潰夏四月庚午
朔地震張虔釗孫漢韶以興元武定兩鎮來降帝命奉
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
利州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
萬屯大漫天以迎之辛巳受玉冊玉寶御得賢門大赦
改元曰明德錄異記云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追冊晉國雍順長

公主李氏爲皇后冊夫人李氏爲貴妃唐興州刺史劉
遂清盡徽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於我兵由進
取散關以南城鎮因命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五月丁
未唐階州刺史趙澄來降乙酉虔釗漢韶舉族遷成都
壬戌取府成州先是趙廷隱獻取山南之計帝以兵罷
民困不許至是乘勢進逼取界略地山南六月辛大慈
寺避暑觀唐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唐文
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來附是月帝宴勞張虔釗等
虔釗奉觴爲壽帝手緩不能舉觴初帝得風疾逾年至
是遂病秋七月罷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爲節度使

復以虔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
行乙巳帝以七夕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病遂增劇甲
子立皇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
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與李仁
罕趙廷隱王處回張公鐸侯洪實同受遺詔輔政是夕
殂年六十一諡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
祖陵曰和陵先是有僧者非一作道自號醋頭手攜一燈
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帝登極數月即宴
駕人以爲驗又帝初入蜀時有覘軍過者問曰爾所載
者幾何對曰盡力不過兩袋帝深惡之後果傳兩世云

帝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歿之日蜀
人甚哀之
論曰同光之末莊宗羅織明宗入立中原非復李氏
有也高祖雄據西蜀肇造丕基庶幾乘時之英傑識者
猶以跋扈之威君臣之誼責其不勤王不謝罪過矣若
乃叱斬李嚴不動聲色梟除董璋舉無遺算克定東川
奄有山南倘亦所謂大投威武者與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蕃贊節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承校刊

後蜀二

後主本紀

後主昶字保元初名仁贊高祖第三子也長子本瓊華公主子在晉不得立史失其名母貴妃李氏以天祐十六年十一月生仁贊於太原按花蕊夫人宮詞注雲中元節又是官家慶誕辰是七月十五日為後主生辰然五國故事言十一月契丹號明慶節并七月也今姑從之幼聰悟才辯有日者周元豹相之謂高祖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之後又遣元豹熟視仁贊於戲劇處既而告曰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由是高祖特加愛念起家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高祖稱皇帝進檢校太保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崇聖宮使一云衛內馬步都指揮使及高祖病革立為皇太子權監軍國事頃之高祖晏駕祕不發喪樞密使王處回夜啓義興門過司空趙季良涕泣季良曰泣無益也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處回收淚謝之遂與季良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蓋明德元年七月丙寅也丁卯昶於柩前嗣皇帝位時年十六錦里耆舊傳作年十四不改元仍稱

明德

明德元年秋九月加趙季良司徒張業檢校太尉李肇王處回俱兼侍中癸卯唐命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我甲寅詔加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六軍副使仁罕自恃宿將有功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伺草麻帝不得已有是命帝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事孤子為之乃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業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趙廷隱子崇韜分為都知領焉冬十月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不時入朝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見帝不拜戊寅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謀李仁罕有逆志錦里耆舊傳又云下處回遂廷[illegible]隱與[illegible]作兩殺之帝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命武士執仁罕殺之兩下詔暴仁罕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錦里耆舊傳作宋讓數人等皆伏誅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戊子勒李肇以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時左右以肇倨慢請加誅遂有是處分唐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圖文州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

先登指揮使彪延聊將兵却之先是時唐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失石寨興州刺史馮暉屯乾渠皆引兵歸（時階興二州皆已入蜀唐遂使知瓊暉領二州刺史進敵而不克）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曰刺史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春鳩始囀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申申奉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於和陵上廟號曰高祖是歲樹置亭縣雍江草市置招葺院（院或作縣）

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朔大赦戊寅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夏四月庚午以御史中丞毋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六月賜汎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并米酒等物

秋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烏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巫者言灕口神與閬州神交戰所致九月金州防禦使全師郁攻唐金州拔水寨都監陳知隱託他事將兵三百遁去防禦使馬全節出奇拒我我兵乃退帝雅好擊毬茂州錄事參軍李寅遜上書諫止帝雖不從頗優容之

明德三年春三月地震熒惑犯積尸帝以積尸蜀分也欲禳之司天少監胡韞謂不必禳乃寢其事帝酷喜走馬求駿馬獻皇太后曰奈何以馳騁為樂貽吾之憂帝由是稍止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帝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帝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帝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納奈何勸我拒諫邪夏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冬十月遣使如吳越報聘十一月晉王即皇帝位於柳林己亥改元天福十二月丁亥申嚴錢禁

明德四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按晉高祖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云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朔日食改歷耳）三月晉遣使告即位且敘姻好其書曰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

故大憝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天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忘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帝復書用敵國禮冬十月蜀人應本詈母忽化為虎奔城上兼侍中趙廷隱射殺之因見帝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虎旅中慮有不軌之士是夜衛軍張洪謀叛與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絕倫軍中號為張大蟲咸以為虎上城之驗十二月丁酉帝耀六太元門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是歲晉人侵利州至劍門趙廷隱領兵拒退之

廣政元年春正月帝謁邢陵（自後歲以爲常）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摧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三月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分韻賦詩優人以前蜀後主爲戲命斬之是月民譌言後宮虎虵取人心肝爲食百姓驚恐逾月乃止秋八月大水冬十月地震壁社盡摇凡三日十一月以誕生日爲明慶節帝幸佛寺散香是歲鑄廣政通寶錢（洪遵泉志曰廣政錢徑九分重三銖鉛質薄肉字八分書）

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洶洶有聲秋八月楚溪州刺史彭仕然引獎錦州蠻焚掠辰澧鎮戍遣使乞師於我帝

以道遠不許是歲太白晝見國中大水祖廟壞（四朝總志云廣政二年蜀大水孟氏廟壞）

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帝觀燈露臺召舞倡李艷娘入宮賜其家錢十萬夏四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五月地震帝問羣臣曰頃年地何頻震羣臣對曰地道靜而屢動以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彥洪等謀逆伏誅延應故延隱伶人以技選入教坊有妖尼語之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王云今王氏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鈴鐺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正叛亂之兆也於是合十二人期以晏日持杖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延規所告皆擒焉冬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廣政四年春二月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

夫崔鍇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贊知寧江軍先是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所訴（左編陳總傳云孟氏皆成賦僅皆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六百爲一緡果州六百爲一緡[illegible]）帝知其弊因使諸臣各知節度事畧與正帥有異夏四月蝗丁亥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乞師於我請出兵金商以爲聲援帝謀於羣臣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乃辭之五月帝著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

侵削無使狡猾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
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
罔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後宋太祖取其中四句為戒石銘令郡縣刻石）
（蜀公來前）帝好學為文皆本於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
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詞朕不為也常欲史館集古今韻
會五百卷（按後主亦善詞有相見歡詞）
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帝宴
牡丹苑（牡丹譜云孟氏於宣華苑廣植牡丹名之曰牡丹苑）牡丹花凡雙開者十
黃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又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
淡黃鞓黃潔白正暈倒暈金含稜銀含稜旁枝副搏合

歡重臺每朵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
香聞至五十步從官皆賦詩賞之閏月甲申西域番僧
來朝冬十月地震摧民居百數
廣政六年春正月癸卯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
永平節度使敬全故宦者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
是歲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
州縣騷然民多亡嫁其女謂之驚婚新津縣令陳及之
賦詠帝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亦不止於是後宮
位號列十四品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
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媚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焉

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晉遣使
來聘副以六鶴帝命少府監黃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
名曰六鶴殿二月晉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
來降請為鄉導以取階成（蜀人復失階按史人收）州甲子遣兵攻晉
階州二月晉秦州兵救階州由黃階嶺我兵敗於西平
秋七月晉改元開運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
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以頒
成都學宮
廣政八年秋九月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卒
廣政九年秋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冬十一月茂州刺史

用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是歲析導江縣
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自六年至於今年歲
大有
廣政十年春正月晉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殺契丹使者
以秦階成三州來降癸丑命左千牛衞上將軍李繼勳
為秦州宣慰使二月壬戌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
固鎮拔之何重建請我兵與階成兵共抵散關以取鳳
州丙寅帝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辛未重建遣宮苑
使崔延琛攻鳳州不克癸未加重建同平章事是月晉
劉知遠稱帝於晉陽三月癸巳詔山南西道節度使孫

欲詣鳳州行營先是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
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能復援秦州矣請遣興元兵
救之因有是命丙午漢詔將兵二萬攻鳳州軍於固鎮
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丁亥留鳳州防禦使石
奉頵以鳳州來降我於是盡有秦成階鳳之地悉復前
蜀王氏舊土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秋八月詔王
宮侍讀劉保乂卒是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盧文崇舉
虎見之避服帝命賜以羊酒束帛冬十月晉昌節度使
趙匡贊遣使來降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十二月帝
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賚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

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
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
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
出隴州以擊鳳翔脇侯益也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
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
發成都旌旗數十里乙未侯益以鳳翔降與趙匡贊請
出兵定關中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是歲帝始行郊
祀禮
廣政十一年春正月趙匡贊復遣判官李恕請降於漢
侯益亦請附漢丙子匡贊入朝於漢李廷珪將兵至長
安聞匡贊朝漢欲引歸漢將王景崇邀擊之我兵大敗
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不進侯益
聞延珪西歸因閉壁拒我軍虔釗勢孤宵遁景崇乃帥
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及於散關我師敗績漢俘我
將卒四百人二月韓保貞聞敗引兵自隴州還要何
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舊路重
建遂入於成都癸卯張虔釗自恨無功至興州憤恚而
卒三月漢鳳翔軍校趙思綰據長安城作亂夏四月漢
鳳翔巡檢使王景崇爲侯益所毀遣鳳州刺史徐彥書
求通互市壬戌帝使彥復書招之六月乙酉王景崇請

降時景崇亦受河中李守貞官爵秋七月司空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
回各專恣甲子帝命壯士擊殺業於都堂籍沒其家
處回罷歸私第尋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普豐庫
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府
庫金帛聽昭遠取與不復會計戊辰以翰林承旨尚書
左丞李昊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
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安思
謙譖告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夜發兵
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

罷行襲甲戌延隱稱疾請解軍職許之八月甲申以趙
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戊子改鳳
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為岐陽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辛丑王處回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自是故將舊臣
殆盡帝始親政事於勤堂九月我兵援王景崇於散關
漢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我兵我兵潛遁己未始置
匭函帝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
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月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
十餘人以報怨冬十月王景崇與趙思綰連兵拒漢景
崇遣其子德讓思綰遣其子懷义見帝於成都戊寅景

崇遣兵出西門漢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
大城不出帝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
左僕射毋昭裔上疏切諫以為不可不聽帝又命雄武
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景崇遣李
彥舜等逆我兵丙申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
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時家竹林丁
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敗績我
兵乘勢逐北破寶雞寨已而我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
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
曰糧少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保鳳州尋歸興元十

二月王景崇累表告急帝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
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
境帝曰觀思謙意安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
萬斛以餽之戊子思謙進屯固鎮遣馬步使高彥儔眉
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
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食盡而還十（按[illegible][illegible]年云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illegible][illegible]退次鳳州上表待罪今考周太祖實錄冬末已退軍明年春始至成都耳）
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illegible]前漢兵
不出保貞亦不敢進已而聞思謙去遂退保弓川寨丁
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詞

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守本官是時命民間納麴錢（文獻通考云川陝承為制賣麴價重。[illegible]按麴錢之制行自中朝蜀特倣而行之耳納後聽其釀酒）
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甲寅帝得安思謙鳳州待罪表釋
不問罷吏部三銓禮部貢舉（錦里耆舊傳作十年事今從蜀史）秋七月
壬子漢將郭從義執趙思綰斬於市八月帝遊浣花溪
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饒富夾江皆創亭榭都人士女
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以為神
仙之境帝謂左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
尚書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
臺帝稱善久之九月以眉州刺史申貴為雅州司戶

令誅賊死貲湖州人張伸舒監鄉誅使史令賊徵頭篇民家門又其路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死之日民皆相賀冬十月賞紅梔花於芳林苑大宴百官花本青城山叟所貢初進紅梔子三粒種之成樹其花爛紅六出而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幕客閻璟謂景崇曰公歸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猶未決待我兵不至城陷自焚死

廣政十三年夏五月皇第三子元寶薨時生七年矣元寶幼而奇異既能誦詩書萬言至是帝不勝悲悼追封

遂王贈青州大都督秋八月庚子帝立其弟仁毅蜀檮杌又作仁穀爲夔王仁贄蜀檮杌作仁資又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五代史作仁嘉王今從通鑑已酉立皇子元喆爲秦王判六軍事元珏爲褒王帝爲箴誡令諸子刻坐隅號曰班令九月命城上芙蓉盡覆以帷幙是時蜀中久安斗米三錢國都子弟不識菽麥之苗金帶花貫莖管弦誦盈於閭巷合篡祖會晝夜相接蜀人閒話云後主將城內人生□□□有不識米麥之苗每春一月與四月多有遊花院及錦浦者歌樂歡天珠翠塡咽貴門公子并有彩舫其首有花卓上至沿王功皆已上皆各米林亭異果名花無遊其中城頭盡種芙蓉秋間盛開望若錦繡帝語群臣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冬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甲子太師中書令宋王趙廷隱薨諡曰忠武施州刺史田行皐叛奔荊南荊南執之歸於我遂伏誅是歲帝加尊號曰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

廣政十四年春正月郭威即皇帝位國號周改元廣順三月帝宴於芳苑放士庶入觀俳優有謂衆老子者帝顧李昊等問曲所由名昊不能對徐光溥曰衆老老而無子故製此曲□異曰老子部長安富家子開元中和落不事生業好與樂工遊一旦窮乏百年業工數之因爲是曲又名曰得□寶光□旦不知所妄對也。亂之後安樂存雜錄衆老子與國樂舞爲隱有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等有宴筵見之驚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真

月置座間一室爲涼即以千金爾之是與書樂走獻不經年遇喪車集工製此亦曰有寶子張氏假亦未等夏四月壬辰通奏使高延昭罷知樞院丁未以前雲安權鹽使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審徵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國政由是寖衰是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秋九月壬申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冬十月彭山郡將頭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進上凡篆文八十字帝命藏築作瑞篆記元賢西物諸云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十九日彭山縣將頭楊富獲一銅印於江岸印有六面方各寸許皆有篆文兩面各共通一竅中三處一寶其面四周其側可見六面篆文共八十二竅十分火其竅六十內各四旁各成文卓一面天國老君主持式治中國外溯六和風几十五字其一相對一面云

老君授生輔大下國安中受道人其生以十五字又一面虛無自然明門日星辰光凡十一字其相對一面云斤女致和氣工女致入驚凡十字又一面上圓德師天師无君道炎明天地致曉凡十六字共湖判一面云上召吾拜無為大吳通天下治氣何重凡十五字是月地震民居摧毀者百餘所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容齋三筆云成都石本諸經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

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鬭之象須

臾天地晦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丁酉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蜀檮杌作六月朔其夕大水漂壞錦里耆舊傳作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今悉從通鑑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衝毀太廟四室及司天監庚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命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七月[illegible]日十三青城縣鬼城山崩暴水大至忽見東有數峯崖洞中多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或云是神仙上界之所辛丑梓州監押王承丕殺工部尚書判武德軍張延釗初延釗不禮於承丕承丕擊殺之矯詔稱府庫出繫囚發屯戍將吏邪宋指揮使孫欽詣承丕曰今延釗已伏辜公宜出詔示衆承丕曰我能使公富貴勿用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請爲公巡察郎躍馬出帥兵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是月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爲備帝遣奉鑾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帝奉皇太后游凌波殿觀競渡前蜀宣華苑也是月宰相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鏤版印九經以頒郡縣從之秋八月以翰

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九月鵠鵲集瑞應門觀者多嗤之冬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盃命賜帛五十疋光祚云得於華山隱士陳摶

廣政十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晉王榮嗣皇帝位改元顯德周鄙邊吏通商於我二月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帝使將兵救王景崇延撓無功內慚懼不安俟業誅之後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己言多不遜又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帝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帝不能平而思謙三子胤嗣裔倚父勢暴橫

爲國人患翰林使王藻屢言其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
朝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坐擅啓邊奏亦併斬焉
三月乙亥朔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
武信軍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帝懲安思謙毀
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廣政十八年春正月戊子置威武軍於鳳州二月癸丑
仁毅農詔恭孝三月周人謀取秦鳳帝遣客省使趙季
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自任趣奏雄武節度使
韓繼勳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帝
亦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師衆因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

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隸
部曲夏四月丙辰命知樞密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
甲兵以備周是月周遣鎮安節度使向訓鳳翔節度使
王景客省使昝居潤入寇秦鳳五月戊辰朔王景出兵
自散關趣秦州拔黃牛八寨戊寅帝以捧聖控鶴都
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
步軍都指揮使武定節度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寧節
度使呂彥珂爲副招討使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拒周
師時趙季札至德陽聞周人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
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伎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

都衆以爲奔敗多驚恐帝問以機事不能對帝怒繫之
御史臺庚午斬季札於崇禮門六月壬寅李廷珪敗周
兵於威武城擒其排陳使胡立（宋史云濮州刺史胡立）是時我軍
皆繡斧形衣號曰破柴都以周主本柴姓也丁未遣使
如唐及北漢約共出兵伐周二國皆許之秋八月周將
王景等大敗我兵獲我將卒三百己未帝遣通奏使知
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撫慰行營仍督戰九月李
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
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唐作堂）及黃花谷
絕周糧道閏月周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

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我兵歸路染院使王巒將兵出
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谷我師敗績奔唐倉復遇周兵
又敗巒及將士三千人爲周人所執馬嶺白澗兵皆潰
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
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召官屬謂之曰敵兵甚
銳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卽逃我輩不能去危就
安禍且至矣遂舉秦州城以降（五代通錄云秦州節度使高彥儔引兵往救鳳州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趙玭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彥儔遂西奔玭卽以城歸周今從十國紀年）斜
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周人大震乙丑廷珪上表
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釋之帝遂聚兵

要於劍門白帝爲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以專其利[illegible]常條外泉云孟規謂典小下咨繁愈不自安多饑鎔聚以鐵爲錢禁民私市鐵自營器用以十州武成名之十一月周王景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援兵戊申遂陷鳳州虜我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而死於是秦鳳階成之地復入於周乙卯周主曲赦四州所獲我國將士願留者優其廩賜願歸者給資裝而遣之

廣政十九年春正月大赦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二月甲寅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

以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等爲軍使廷珪總之如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故事是歲陵榮州獠反司衛庫使趙季文討平之按蜀書舊傳廣政十九年戎陵州獠賊羅仕雍反左衛都巡檢趙季文討平之今從通鑑作陵榮二州是歲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十疋

廣政二十年夏四月乙亥周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歸先是周克秦鳳以我兵爲懷恩軍至是罷軍遣還六月乙丑加李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國人多言廷珪爲將敗覆不宜復典兵柄故有是命皇太后亦屢以典兵非人爲言帝不能從秋八月懷恩軍至成都帝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寓書於周請和自稱大蜀皇帝言家世邢臺劉敦鄉里之分[illegible]

蜀三朝史孟昶傳云周世宗既取秦鳳[illegible]擇放[illegible]曰七月一日大蜀皇帝[illegible]自承先訓[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

文除虎威偽於行陣嘗有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季在諸州安撫及今軍幕求嘗自來各支衣食兼給衣裝邛綏比有不謝寰嶽未敢放還鄭圖今既先蒙開給衣已巡神歸朝馬於後將報得未諳於此日其相宅已部冷給資馬衣裝錢帛等專差部署衣庫使李彥昭部[illegible]事患以嘉音自[illegible]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嫌猜感謝莫拔述代[illegible]惟仁明洞鑒[redacted]念不宜癸未立等至大梁周以我國講鈞禮怨不答帝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抗邪冬十二月遣表遂州李了程光雅門

廣政二十一年春正月右補闕章九齡指李昊王昭遠爲奸佞貶維州錄事參軍與皮罷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三月唐主書以江北地於中原夏五月唐奉周

[illegible]高保融遣使勸帝稱藩於周帝報以前
帝致書周主不答乃止秋九月周人謀入寇甲午高保
融再勸我臣山原帝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則君父之
辱違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料抗周必勝乎諸將皆頓首
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臣等請以死
戰丁酉帝命李昊草書極言拒絕之冬十一月天
雨[illegible]十二月周將李玉帥永興兵襲歸安鎮鎮
遏使李承勳據險邀斬之其衆盡沒乙酉以右衛聖步
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
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

都招討使左衛聖馬步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
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
萬分屯要害以備周是歲昌州縣反殺遏使趙漢瓊
守及界遏[illegible]使申貴讓討平之
廣政二十一年秋八月戊子帝以李昊領武信軍節度
使右補闕李起言宰相兼領方鎮事帝曰昊家多冗費
以[illegible]優之是冬十一月徐及甫伏誅初周人攻秦鳳
及甫為馬都官郎中自負才略謀奉前蜀高祖孫少府
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十
一月甲午賜令儀死並將西班將軍黎德昭獻盡鄭渥

部授雅州刺史
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宋受周禪[illegible]丁未
人日節帝游和陵是月龍見於玉壘關[illegible]月己亥朔
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宰相李昊言臣觀[illegible]不知
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illegible]貢亦保
安三蜀之長策帝曰卿且去朕徐自圖[illegible]
後有青衣神自言宮中衛聖龍神乞出[illegible]帝乃命建
堂於昭覺寺廡下迎神出居之人或以[illegible]
蜀國殷盛聽說我國委任非人欲乘釁入寇其臣高侯
不可言宋家强盛時與吐蕃連兵尚不能侵奪今關孝

以驍武節內變宗社不保今周周主英明[illegible]孝僭竊孟
氏必為所併吾國但當修葺城堡練兵養士以觀時變
何必勞師遠征帝深納其言[illegible]
廣政二十四年自春至於夏無雨蝗蝻見[illegible]
冬侍郎承旨歐陽迥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
事冬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大風吼
天[illegible]壓地延燒數百家十一月帝書[illegible]民賴之四字
演兆為[illegible]又民間謠傳國家東遷天水是歲有人被髮
奔走道中唱言神人使作[illegible]無[illegible]汝凡兩日不知
所在又鵝鵬鳴於[illegible]射之不中故老[illegible]之曰此鳥定[illegible]

主歸命處康鳴來前八年來此時復來其有與替乎

廣政二十五年春正月立秦王元喆爲皇太子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圍八九尺冬十二月遣使復諸路累年逋稅龍游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帝不能用是歲行用鐵錢初鐵錢多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鐵錢千凡四百爲銅六百爲鐵川（錢譜云孟氏每錢一兩直銅錢千七百文絹一疋直錢千一百文）至是流入成都率銅錢一分雜鐵錢一分大盈庫錢往往有鐵錢相混益錯之精工與銅錢相類也（按十國紀年後蜀史廣政二十子年以屯戍饋餉度不足始議鐵錢求其制鐵錢是歲始鑄矣今不從）

廣政二十六年春正月宋改元乾德三月宋師平荊湖我郢史將孕先在江陵者宋帝悉命放還帝將發使朝貢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固止之乃遣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宋聞之遂謀興師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我國虛實以歸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是時成都人唐季明（宋常客記云夫其名作季明）破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二字時以爲祥瑞識者云（字也）須成都破了方見太平之號即應此兆（後宋有太平興國）又軍校張敞獻（一作）雙目鏡校闘八餘光照室寢不施燈燭敞珍藏之死無疾病

廣政二十七年冬十月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一作廷韋）說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即命趙崇韜遣大程官孫遇及楊蠲趙彥韜等以蠟丸書間行北漢約出兵以撓中國因使先入汴覘強弱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其書略曰洎傳吊伐之嘉音貢勤隨軍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渡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宋帝已有興兵意而未發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於是閱蜀中地里移昭

副對曰荊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十一月宋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充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方友（一作萬友）充步軍都指揮使寵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illegible]濤充濠砦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暉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鄭絜充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使

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光義（宋通鑑長編作劉光義綜抗作劉光又宋史作劉延讓東都事畧作劉光毅今從李燾所載）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櫂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使前隋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濠將使御廚副使米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巖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州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櫂左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充戰櫂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櫂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

兵二萬人（宋紀事本末又云府步騎六萬）分路進師又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將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剋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如何若在地上以今兵力至即平矣宋帝壯其言謂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憂乎又命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戰士又令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治第一區凡五百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帝是時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帝聞之以

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貞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十二月壬全斌等入境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進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先鋒將史延德與韓保貞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我師敗績保貞及進等被擒獲我軍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我兵依江列陳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橋薄我兵退保大漫天砦彥進方友與康延澤分三道來攀我兵大敗而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遂據桔柏津焚梁退保劍門已而全斌進次益光都頭向韜得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與官道合全斌乃令史延

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為浮橋以濟我兵皆棄寨而走全斌遂次青彊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延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迎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我兵於漢源斬首萬餘級昭遠奔匿東川倉舍為宋追騎所及與崇韜俱被執未幾全斌陷利州帝聞昭遠敗乃悉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而使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趣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延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挈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輩以從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至焚掠廬

舍倉廩而去宋帝聞之曰孟昶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
遠矣是月劉光義曹彬陷夔州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
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帝示以地圖
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
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至
是宋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
舟而上寧江節度使高彦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
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待之可保國也守謙不從獨領
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接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
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潰散彦儔奔歸府第

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
於灰燼中以禮葬之時彬謁武侯廟謂左右曰孔明瘁
竭蜀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稱宇之雄觀乎意
將毀其頹敗者從而中殿撲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刻文
曰知吾心服事惟有宋曹彬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
小子安能窺測哉遂命有司新其廟
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帝聞宋師深入大懼問計於左
右老將石頵宋史作石斌今從檮杌五代史謂宜聚兵堅守以敵之帝
歎曰吾父子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
爲吾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未幾王全
斌次魏城癸酉至漢州帝乃命李昊草表遣通奏使伊
審徵賫表詣全斌請降略曰臣聞三皇御宇嗣邦歸有
道之君五帝垂衣大命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
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爲干進之罪致煩英睿猶勞
宸鳴伏念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
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皇帝
陛先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
凝旒玉殿之始欽以小事大之儀前告頒圜邱已來稽
執玉持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阻隔徼彰已懈先見之
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

兩無前革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
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
年日承歡養之恩粗敦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
衰齡其次則子孫之園圃守血食之祭祀伏乞容之若
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徹其故實上
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居
歸欵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全而爲幸庶使先
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見有同安之便見今
保全府庫迎撫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
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全斌受之遣馬

軍都監康延澤先引百騎入城見帝諭以恩信封閉府
庫安撫吏民凡七越三日王全斌大軍至成都帝具
禮納降（案自興師至滅蜀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府
一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是月劉
光義曹彬師爲庵關忠州峽中郡縣並失郵遂州陳
愈以城降時諸將多欲屠戮以逞獨彬禁止之故峽路
兵無殺掠者二月光義等至成都（四日）帝又遣弟
雅王仁贄詣來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
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推迫先臣即世臣方卯年猥以
童昏繆承餘緒牽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貢之誠染

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
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
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
徵奉表歸降以綠路遠撰前進不得續差供奉官王茂
隆再齎前表必料血誠上達睿聰臣今月十九日已領
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
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
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撫監護撫安若非天鑒之垂慈
豈見軍民之受賜謹遣親弟仁贄奉表待罪（又上宋帝臣樞密使
啟曰竊念頃自北京仰贊先子前臨西蜀嗣守餘燕自
華小國之封疆常與大朝之[illegible]伏自皇帝登位宸極

（[illegible]）
上穹臨制中外務保民爾崇德以息[illegible]武以偃兵至
（宋帝答）詔曰朕以受命
於臨大位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常懷僭竊之愆
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
伐眾無所指逆壘自平朕當中宵憫然兆民何罪屢勤
特騎嚴戒兵鋒務宜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爾卿果

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詎以慈親保其宗祀
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從服含
貽宵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七帝乃與太后妃嬪合族等及官屬
（時宋取蜀宮殿材造船二百艘裝
載物帛綢錢[illegible]及[illegible]帶十萬）
發成都由峽江而下

應付汀南軍前其珠珍賦則以降將發付京師○鄧氏闖見錄云祖佛遇宿州翻後讚一宮嬪有作觀出之媿曰著生于孟氏尚存也後宋生于今寫孟氏不絕祀至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其地爲王灘

江陵宋帝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夏四月至襄漢復

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太后爲國母五月

將至汴京宋太祖命晉王勞於近郊□十六日昧爽宋

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出見後主率皇弟仁贄太子元喆

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自玉津園乘馬至明德門

白冠素服勒帛立班宋閤門使令廷寵接降表後主等

伏地待罪頃之宋太祖令通事舍人持起赦曰朕法上

天廣覆下土既叶混同之象永垂臨照之光方喜來朝

何勞俟罪體茲寵待無至疑憂後主獻金器八百兩玉

腰帶二條銀鞍一萬兩已而賜宴於大明殿又進金酒

器一副通犀龍鳳屏腰帶一條明日宋太祖宣賜後主襲

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

萬疋錄異記書舊傳云蜀主獻見賜手衣一副六件玉帶一條金鞍轡馬一匹散馬五匹絹五千疋錦綾羅紗穀衣著二千疋錢三千貫文金鍍銀鞍銀器百事銀茶器一千六百事茶器五百事銀絲綾被褥一副宅一區院四百人什物鋪陳告用什物令人又賜太后李氏金器二百兩銀

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

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

故文武官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府成都人王處

讓少卿有司籍其金寶後主至是蠲送闕下宋太祖令

計其直還焉又以新築府汴大第第在朝京坊太平興國中改爲尚書都省

賜後主居之復爲官屬各營居第詔曰佇爲導川熙水

本梁州之域河圖拒象岷山直井絡之墟屬中原多故

遂服未賓迺剖裂於山河竟僭竊於位號朕創平寓縣

救弊皇綱復周漢之舊疆龍綏恭后采唐虞之大訓協

和萬邦六年於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

要荒山澤之君咸修職貢憶昔接長庚而長律法時雨

以興師先申覆告之文以慰後來之衆咨爾爲蜀主孟

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

勝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殺機思於效順盡

率郡吏降於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闕而請命是用

賜示大信蠲滌瑕疵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

署以奉內朝剪鷃首之奧區爲之食邑豈比夫魏封劉

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號率從異數

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祿餘官除拜

有差李昊工部尚書仍素工部侍郎永兆歲工部郎郎中中監陽判右散騎侍朗朝司又少監寡復騎部尚贊保昇殿中監兼太傅鄉尸史部郎中御史部學士劉書少府韓嫡康部郎中操范外部員外郎世降比部員外郎王邛遂右干牛衛上將軍進石干牛衛大將軍龍虎蹇

左羽林衛大將軍兼門鈐左屯衛大將軍第高延昭左驍
衛大將軍蘇延超高道守半侍趙儀左監門率府率
又授後主弟仁贄右神武統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
軍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太子元喆兗州節度使次子
元珏左千牛衛上將軍越七日後主薨時宋乾德三年
夏六月也年四十有七遺表曰臣聞大數有限萬化無窮歷觀古今以彼同在昔賢息
面不免將啓予以臨上丹譽襲而閑天伏念臣蒙承文業齊豫神群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義戴雖有臨保
之累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節恭行天討上恩光陛下念民生務故非徽之心旋齊拔戈之衛皇帝親行
進變宋遠恩寬遐姐彰及之書虛釋奉羊之其仗自遠寫鑄甲瘞觀術界帝澤天思分甚處日集奉界驕長是
盤門仿賜官勤方圖則謝不開領繁疾勞遠覺況叙乃豪陛下輸賽念以蘇誅界闘譽而存至比翼前周寡頃
制鄭新見鎮留將甥肇郎郎賜齒壞乾昇草於雙躍一息雖存命賜首於繁易五神巳兆歎崔皇帝長新鳳遲

永霸蜀國無居四海之尊終作老民之長臣之老母臣之遺孤仰者聖恩夫復何憾云云宋太祖廢
朝五日素服發哀賻布帛千疋發卒義甲士三千人護
喪葬於洛陽之[redacted]秋七月正衙備禮冊贈尚書令追
封楚王其文曰維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越
二十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
國公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之義
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倚班全功宇兼二者國家乘乾
撫運拓地開圖務至德於勤恤體深仁於湯禹既定蠻
闢之亂復剪淮甸之凶與荊及衡洗蕩邇穢以為人君
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旋發竄

宇來同以至薪役兩川徂征三峽惟爾相與乃掌權擁
有巴庸而能祗畏蒼靈保全宗緒知幾識變委順圖全
懷子牟魏闕之心來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
虛懷舟車旅至止之初賜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庶
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
常倫爾有達上之精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尚褒
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寧興悲徹縣永歎詢於史氏申命
遣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贄
持節冊爾為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

飾褒的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夐超彝制始終之
分朕無愧焉仍賜莊一區給守塚人米千石錢五萬
謚曰恭孝蜀檮杌作恭惠今從宋史初高祖據有一方晚年專務奢
侈尚食掌食典至百卷中有賜緋羊酒骨櫓等名寢室
常設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合之號曰屏宮又有煖明
帳色淺紅類鞍韉於鴛文中具十洲三島之象夜則燦
爛如金箔施之大小床皆稱後主初襲位頗勤政事寢
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綉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但
用白金雜以黑漆木器性復仁慈柔懦野人閑話云後主性多明敏孝
慈仁義有俗已來儒向道貴農處商每錄決死刑多所矜誠月旦必素飧

臨喜著藥因呼著藥爲月一盤初甚走馬後漸以體重不耐乘馬內廄作飼打毬馬一四出則乘步輦載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皆視其面居恆巡行宮內惟錦裝朱漆小輦而已且數年間一南郊不放燈火又費著歲華紀麗譜云蜀王孟昶嘗夜放燈無定日中歲稍稍以侈靡爲樂常命一梭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鑿二穴名曰鴛衾又以芙蓉花徧染繒爲帳幔名曰芙蓉帳至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太祖見寶裝溺器擿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每歲日內官各獻攏體圓金花樹所費不貲先是歲除故事學士爲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前一年學士幸寅

遜撰詞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書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已而以正月納降宋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又太祖誕節名其符合有如此一云太子元喆居東宮動府後主以蔽翰自書儀符云天降餘慶聖節長春元喆所受還於寢門之左右未審是非又廣政中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勝其門曰召主收贖一云後主賦斂無度質庫之家取率尤甚民乏繒纊衣在質物乃發書偽杌揭其門曰今召主收贖識者以爲召主者趙也贖者蜀也末年成都文武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號曰朝天婦女爭治髮爲高髻呼爲朝天髻又製新曲曰萬里朝天未幾後主朝宋崎嶇川陸斯其驗矣高祖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廣政二十八年乙丑國滅歹亍二世凡四十一年非又舊五代史謂同光三年至成匡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非是

論曰史言後主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跡其生平行事勸農卹刑肆與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要亦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獨是用非其人坐致淪喪所由與前蜀之滅亡有異矣

十國春秋卷第四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莊贊師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刊校

後蜀三

列傳

高祖皇后李氏　太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後唐太祖弟克讓之女也（五代會要作後唐武王姪）莊宗女高祖爲教練使時太祖奇其才遂以弟女妻之莊宗郎位封瓊華長公主（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封）初高祖鎮西川

后與子仁贊尚留太原明宗踐阼高祖遣使相迎而是時李嚴被殺后等過鳳翔鎮臣遂留之不遣明宗欲以恩結高祖仍命李仁矩送后歸蜀已而更封爲福慶長公主唐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明宗不從詔有司草其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高祖舉兵乃旋長興三年薨唐遣使歸時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九月葬於成都星宿山高祖登極追冊爲皇后後唐之亂莊宗諸兒多祝髮爲僧間道來成都高祖以后故厚待之賜予千計敕器用屬以沈香降真爲鉢木香爲匙箸其優禮如此后勁畜雌雄二貓一曰御花朶一曰麝香騙妲巳性皆愛之蜀人多傳其事

太后李氏太原人故唐莊宗嬪御也莊宗以賜高祖（云一瓊華長公主之謄）一日夢大星墜於懷告於瓊華長公主郎高祖皇后也謂太后曰婦有殊相當生貴子遂常令知府舍未幾生後主爲人明辨知大體初封夫人明德元年進封貴妃後主踐阼尊爲皇太后太后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性尚慈儉居恒戒後主以母臨壽爲務後主初年頗遊行之廣或未典兵者多非其人太后謂後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并州捍契丹入蜀定兩川諸將非有大功無緣主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自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倉卒邊疆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後主不能從及歸宋太祖盛加優禮賜御衣一襲金器二百兩銀器一千兩絹一千段綿被寢褥等物稱是詔書呼爲國母以禁臠肩干宮庭命宮嬪扶掖親酌酒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太后曰妾家本太原倘得遐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北漢尚在太

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爾願後主之歿也太后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死宋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命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同後主葬於洛陽太后在成都時常夢宮中有聖龍神乞出居宮外太后命引像置圓覺寺人皆謂非吉兆至國亡乃驗

後主妃張氏　　慧妃徐氏

妃張氏名太華少擅殊色眉目如畫事後主有專房之寵廣政初同輦遊青城山宿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春禁當衛都虞侯李廷珪屢諫不聽居數日雷雨大作白日晦瞑太華被震而殞乃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男日急趣還秦悲悼無已後數年御史李若沖於薄暮步白楊樹側忽見女子吟詩若有所怨詩曰一別鬖鬖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君日夜夢淚滴衣襟獨翠鈿問曰人邪鬼邪女子斂袵言妾蜀妃張太華也因陪鸞遊此遇震乞賜超拔若沖乃於中元節修長生金簡以答之是夜夢太華謝曰妾已受生人世矣學問以黃土留詩而去詩曰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君薦拔恩非淺領得牛甄九卷經後主聞之厚賚若沖自是惟花蕊夫人寵冠後宮

慧妃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寧納於後主後主嬖之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又升號慧妃常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又後主與避暑摩訶池上爲作小詞以美之詞曰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云云國中爭爲流傳徐氏長於詩詠居恆倣王建作宮詞百首蜀人多稱許之國亡入宋宋太祖召使陳詩誦亡國之由其詩有十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箇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詭曰張仙挾彈圖即後主也童子爲太子元喆武士爲趙廷隱一云蓋在闕宗安

論曰蜀史載張太華事至奇殆漢李夫人之類邪若花蕊夫人者有言宋平蜀將攜夫人入汴京中道作數篇詞後竟爲晉邸射死又言以獻俘隸掖宮終得罪賜自盡俱非也然前後蜀有兩花蕊夫人王蜀則導江費氏孟蜀則徐國璋女又有南唐宮人雅能詩歸宋後目爲小花蕊其稱名皆從同云

高祖子雅王仁贄　彭王仁裕　嘉王仁操

仁贄字忠美高祖子也年少於後主初爲左威衛將軍同正廣政十三年封雅王檢校太傅二十年領保寧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宋師入境後主遣仁贄齎東川上表待罪宋太祖召見崇德殿賜襲衣玉帶鞍

勒馬俄授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丁母憂起復領
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開寶四年卒年四十四贈
太子太傅
仁裕字鳴謙亦高祖子後主弟也起家左威衛將軍同
正與仁贄同日封彭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年領武泰
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檢校太尉歸宋授檢校太傅右
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軍開寶三年卒年四十四贈
太子太傅
仁操亦後主弟初爲右領軍衛將軍同正與仁贄等同

日封嘉王檢校太傅廣政二十一年領永寧軍節度使
常侍後主射於苑子圍仁操連中的者三二十四年加
檢校太尉尤奉釋氏深究禪典歸宋授右監衛上將軍
累遷右龍武統軍開寶三年卒又宋陸游言故蜀燕王
宮海棠之盛爲成都第一燕王不詳其爲何人姑識其
封號以俟考云
後主子太子元喆○褒王元珏○遂王元珙
元喆字遵聖後主之元子也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封
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常自書姚崇
口箴刻諸石後主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
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爲皇太
子宋師將至後主命元喆爲元帥將卒萬餘旌旗皆繡
文繡爲之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元喆慮濡濕令解去
俄雨止復飾之旌旗數千多倒繋杠上識者異焉元喆
離成都攜姬妾伶人數十輩晝夜嬉戲不恤軍政行至
綿州聞劍門已破遂奔東川數日乘軍遁歸入宋與後
主同日宣制拜檢校太尉兼寧軍節度使制曰朕聞魏
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晉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
皇家顧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當鋪境求賓霆下
誠嚴之令雖從邦諸命雲垂利澤之恩宜復降安吉封

寧武崇秩曲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匪
九州之雄袞冕冠三公之貴舉爲賞典斯實異恩蜀國
長子孟元喆德洪矜莊神采英秀耿修途於早歲播令
問於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既混於
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戎父之
政願保祖考之高年予嘉乃心宜退靜制是命涉將壇
於東夏整武事於南宮遠秩封侯則光殊湛將表臨戎
之寄更增光祿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號
令與其以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識
有望榮家本國爾其勉之後主殁宋太祖賜元喆羊五

百口酒五百斝元喆緣爲二百匹白玉水晶鞍勒副之未幾移鎭貝州在鎭凡十餘年太平興國初移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爲鎭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還與軍器庫使樂可遷深州刺史念金鎭左龍武將軍趙延進殿前都虞候崔翰四方館使梁迥翰林使杜彥圭部兵歸屯定州俄與諸將校敗契丹於徐河以功封滕國公入爲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街仗未幾知滑州雍化初以病求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元喆在貝州時凡民輸稅者皆令出斛算視其餘羨

以備留使之用景德中都官員外郎孔揆使河北表論其事始除焉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詁隆誠隆謹並進士及第

元珏後主次子也初封褒王與元喆並日封拜仍檢校太保少端敏侍後主射雙箭連中的奇之賜錢三十萬時元珏方就學爲選起居舍人陳鄂爲教授至是自陳願以錢賜鄂後主嘉而許焉鄂嘗倣唐李瀚蒙求高測韻對爲四庫韻對四十卷以獻元珏益賞之廣政二十二年元珏領保寧軍節度使久之加檢校太傅歸宋爲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遷右神武統軍代元喆判金吾街仗太平興國九年出爲宋曹兗鄆都巡檢又改右屯衛上將軍淳化元年四月復爲右神武統軍六月出知滑州三年卒

元寶後主幼子也生而奇嶷數歲日誦詩書萬言年七歲而夭太常言其服之殤儀詔與後主問於宰相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誼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蕭王此故事也後主乃贈元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按蜀檮杌元寶死於廣政十二年歐陽史書於二十一年之後彌誤

高祖女崇華公主

後主女鳳儀公主　鑒國公主

崇華公主高祖女也適太原伊延瓌一云延瓌高祖妹襄國公主今從宋史延瓌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即公主子

鳳儀公主後主女也宰相李昊子少連尚之少連累官太常少卿資州刺史

鑒國公主亦後主女下嫁工部尚書毋守素子克恭克恭以公主故初授檢校水部員外郎累遷光祿少卿歸宋擢左監門衛將軍後主時又有韓崇遂趙文亮伊崇度俱尚公主史失其封號不具錄又李心傳朝野雜記載趙普子承煦娶仙源縣夫人孟氏亦後主女也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益贊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後蜀四

列傳

趙季良　趙廷隱　李仁罕　張業

李肇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也初仕後唐莊宗為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為晉王遣督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已而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齎官告拜高祖為侍中仍以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兩川征賦是時高祖雄西川陰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為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多與參決久之唐徙季良果州團練使高祖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高祖無貳心矣季良通敏善謀畧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而高祖心恨璋未之許也季良以為宜合從以拒唐使長興

時進奏官言唐主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閬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驛報高祖高祖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抑恭曰不過綿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懸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高祖大笑出書示之由是共服其智居無何高祖疑璋有異圖遣季良往探之季良歸言璋為人豺狼之聲豺鼠之行卒徵暴斂好殺忘生負恩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嗔兵有關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斂民惡衆有窺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料其訓練兵備完葺城壘招我衆進逼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害已而璋果與高祖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甚盛高祖有憂色季良曰璋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禽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終必大捷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公當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用是敗未幾季良領武泰軍留後璋之亡高祖以季良署為節度使是年唐明宗即下制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高祖即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既而高祖病甚顧留之際召季良與李仁罕趙廷隱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高祖已晏駕秘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侯擁兵專伺奸變義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後主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已又進太保與母昭裔張業分判三司遂兼戶部事廣政九年秋八月卒謚曰文肅子元振明德初爲都知殿直

趙廷隱開封人（宋史作太原人今從蜀檮杌）初仕梁爲裨將王彥章之被擒也廷隱與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偏將劉嗣彬等俱爲唐莊宗所執已而隨高祖入西川廷隱

孝勇有智畧高祖麾下無及者積功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上柱國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唐師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爲他人有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矟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已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遁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高祖曰董璋多詐必爲公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併兩川之衆可得志於天下高祖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明年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時璋遣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高祖投之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高祖既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授廷隱保寧軍留後無何以墨制擢節度使明宗即下制以爲保寧軍節度使明德元年春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高祖病革同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後主立加兼侍中爲六軍副使已又晉秩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

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廢於家最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薨謚曰忠武

李仁罕字德美陳留人也唐同光時李紹琛反攻破漢州高祖遣仁罕會任圜董璋擊敗之仁罕遂以此得勇毅名明宗入立仁罕積功爲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已又進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充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仁罕常與張業置宴召高祖先期有告二將謀以宴日作亂者高祖未之信也至日就宴盡去左右護衛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公推赤心置

人服中老兵悉盡死以報德耳高祖舉兵成都以仁罕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攻遂州城陷唐將夏魯奇自殺以功擢武信軍留後隨爲峽路行營招討使進拔忠州又破萬州陷雲安監還克夔州故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已而同趙廷隱爭鎮東川頗與廷隱不相能高祖命仁罕仍歸遂州長興四年高祖以墨制署爲武信軍節度使已而明宗悉如所署高祖登極以仁罕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仍領武信節鎮頃之受遺詔輔政奉後主嗣皇帝位是時舊將多高祖故人事後主益驕蹇不法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仁罕及張業尤甚

仁罕在高祖時已恣爲奢豪前蜀主宮嬪有國色欲娶之懼爲高祖所責至是漸有跋扈之志頗恃功求判六軍後主難曲徇其請加中書令判六軍事而内不勝其忿會張公鐸韓繼勳韓保貞安思謙等皆事後主於藩邸素怨仁罕共譖云仁罕有異志而廷隱與有隙亦懲患之後主遂因其入朝執殺焉并族其家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

張業仁罕之甥也初名知業後避高祖偏諱遂單名業爲人驍勇善戰與仁罕同從高祖入蜀分討諸盜悉平之天成中官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簡州刺史上柱國長興元年充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有功久之拜寧江軍留後已而高祖以墨制署爲節度使唐明宗賜高祖爵蜀王即詔業領寧江軍節度使及高祖稱尊號命業充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管寧江節鎮如故後主時加檢校太尉仁罕既伏罪業是時方掌禁兵後主懼其反側乃用爲相以安之命同平章事廣政元年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幾加司空兼判度支業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又於私第置獄繫負責者或歷年至於瘐死蜀人大怨之而業子繼昭官檢校左僕射復好擊劍

常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左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宿與業不和密告業父子謀反後主大怒廉得其專恣狀乃與李昊安思謙謀俟其入朝執殺之下詔暴業罪惡籍其家時廣政十一年也業後仁罕死凡十五年

李肇汝陰人初仕後唐爲陝虢都指揮使高祖於漢州之役既追獲李紹琛復得肇與侯宏實二人奇其才心相得也即署肇牙内馬步都指揮使已而唐師破劍門高祖遣肇將兵援劍州戍以備道兼行唐軍無足畏者肇旣至劍州屯兵河橋會唐騎兵來衝陣肇伏强弩數百射之唐騎兵不敢進引去不幾肇歸成都昭武留後

趙廷隱以本軍三讓肇高祖乃命肇代守利州董璋之
興師也嘗致書於肇若與己連謀者肇預（預字疑有誤）絷其使獄中
而亦擁兵為自衛之計及璋敗肇遂斬璋使以肇長與
同年高祖以墨制署肇昭武軍節度使尋明宗恐彼所
署未幾兼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後主初立加兼侍中肇
恃先朝功臣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高會累
旬日久之扶杖見後主詐稱疾不拜後主既誅李仁
罕心頗不平於肇左右以肇倨傲請加刑後主竟罷其
軍務改太子少傅徙邛州死

論曰文肅等諸人故高祖創業勳臣史所號五節度使

是也景從霸主豹變雲蒸可不謂盛哉而運籌馭亂克
保始終兩趙之功績茂矣仁罕伏辜業不良死肇老臨
邛功高志滿召禍取尤蓋無不自己作之者也

侯宏實　張公鐸　龐福誠　武漳
沙延祚　潘仁嗣　高彥柔　李鏻
李鈞　朱偓　袁彥超

侯宏實千乘人也（鑑戒錄云涪城人）幼而家貧年十二假寐澤
下會暑月大雨有虹自黃河飲水俄貫宏實口良久始
沒母見而奇之及覺問宏實有異否對曰適夢滿河取
水果腹甫歸居數月有蜀僧詣門謂宏實母曰女弟子
當九九後福合得見了氣力耶呼宏實請相焉僧徐覩
曰此蛟龍也郎非其能官必顯貴洪當離鄉井食祿江
海耕欽崇三讓可授令終已而宏實壯後唐為河中都
指揮使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入蜀隸李紹琛部下紹琛
破漢州高祖將兵執紹琛而宏實與李肇皆為高祖所
用因命宏實為牙內馬步指揮副使未幾將兵會董璋
攻下閬州先登陷陣甚為一軍所推羅年鎮之戰宏實
身在行間董璋敗宏實亦論功焉高祖即位改奉鑾肅
衛指揮副使是歲受遺詔同趙季良等輔政進秩侍中
宏實歷官昌州刺史寧江武泰節度使一官二鎮皆近

大江晚年買造碑院闢轉藏經廣建第宅竟得善終母
年八十一後累封太夫人悉如蜀僧所言

張公鐸太原平樂人高祖初鎮義勝定遠諸軍以公鐸
為都知兵馬使長興三年高祖與東川兵戰於彌牟鎮
指揮使毛重威李璠皆為所殺而趙廷隱等復失利不
前獨公鐸居陳後高祖揚馬箠指之公鐸麾兵而進師
衆大呼所部兵無不一以當百東川兵殊出不意蹂躪
披靡死者數千人是役也董璋之敗實以公鐸一戰決
勝焉與之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明德元年與五臣同
受顧命後主踐阼加檢校太尉與李仁罕爭權不相協

仁罕之死公鐸亦與有力未幾領保寧軍節度使兼同
平章事廣政四年罷鎮使八年卒公鐸少涉獵文史爲
政肅嚴所至民受其賜卒之日後主哭曰嚴而不猛猜
而不盭惟張公而已

龐福誠太谷人也事高祖爲牙內指揮使長興初唐兵
來征兩川福誠與昭信指揮使謝鍠屯閬州來蘇村紀年作來蘇寨聞劍門失守但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二蜀勢
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劍州距千衛城始至遇
唐軍百餘人自北山趨下福誠等逆河橋迎擊之北軍
小却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

福誠乃夜引兵數百人升北山顛轉至唐軍營後大呼
謝鍠率餘衆操弓弩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唐軍驚擾遂
空營遁去鍠乘勢追襲唐軍於是遂復劍門人皆稱其
有兵略云廣政中同韓保貞擊鳳翔無功而還

武璋交水人事高祖爲牙內指揮使天成時璋奉命迎
高祖家屬於晉陽至鳳翔爲李從曮所留璋誘說百端
不得發會唐明宗詔聽歸將始放還成都

沙延祚太原人隸高祖麾下爲義勝都頭長興初唐兵
趨文州將襲龍州延祚與定遠指揮使潘福超將兵拒
之唐師敗績而去

潘仁嗣[redacted]人事高祖爲馬軍都指揮使董璋入寇仁
嗣將兵三千屯漢州禦之與璋戰赤水之上師敗仁嗣
爲璋所虜璋之高祖親統兵敗東川兵遂大敗仁嗣復
歸後累官武定軍節度使潤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
使

高敬柔隸高祖爲都押牙李仁罕之圍遂州敬柔帥資
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卒破其城及高祖拒董璋
敬柔與趙季良實居中鎮守成都糧以無虞者敬柔力
也後不知所終

李鎬未詳其所自起居高祖幕府爲判官時高祖與董

璋治兵將戰高祖故示閑暇自作書以遺璋舉筆輒誤
書數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獨內喜且引諸將賀高
祖高祖曰事未可測何賀邪鎬曰大王去草書重是董
已無頭必勝之兆也果一戰而璋敗人以鎬爲善候

李筠故前蜀永平節度使也已復事高祖爲大將唐師
來征兩川筠將兵四千人守龍州要害敵兵得無侵逸
者筠頗有扞禦功後累官 卒

朱偓[redacted]人長興初高祖命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
伐使偓以善戰爲先鋒將分兵趣黔涪二州偓至涪唐
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城出走遂取黔南追至豐都還

克涪州黔涪底定儼之力居多焉

袁彥超善水戰隷高祖帳下爲左虎悍指揮使張武征峽江彥超實爲之副未幾武死於渝州高祖即命彥超代統其衆水軍之雄蜀人以彥超爲最

論曰宏實循謹而沉毅公儼剛勇而清嚴將相之位斯云無忝福誠以奇制勝殆可謂得孫吳之遺法者耶武漳而下皆和陵發龍將士濟濟多賢一長足錄則可節取之以著於篇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箴賛師氏閱
聊文周 昂少霞 重校刊

後蜀五

列傳

王處回 毋昭裔 李昊 徐光溥
范仁恕 歐陽迥

王處回字亞賢彭城人也性寬厚愛士頗有幹略事高祖起家中門副使長興三年高祖知梓州遘疾時處回侍左右凡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已遷爲正使高祖稱尊號擢樞密使是歲與趙季良李仁罕等同受顧命高祖既晏駕處回秘不發喪夜啓義興門弁告季良季良欲處回廉仁罕審其詞旨同異方立嗣君會仁罕設備而出處回遂不以實告竟宣遺詔命太子監國即位其臨變知大體多此類也後主初立加兼侍中領武泰軍節度使廣政元年詔兼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四年加檢校官罷軍使七年復命遙領保寧節鎮處回既以定策勳位除使相遂專權貪縱賣官鬻獄四方饋獻者必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子德鈞亦倚勢驕橫

多為不法及張業伏誅後主不忍寘處回於法處回懼懇辭位罷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處回歸私第未幾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十四年夏四月卒先是處回居成都有道士朱桃椎者蜀人明帝元道上花溪上公然竹案十人品道上王既技奉為今從蜀檮杌龐眉大鼻布衣藍縷謁於堦前以劍擬士取花子三粒稱之須臾成三花謂處回曰仙人旌節花也吞當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又相士周元豹嘗目之曰此貴精也法當大富故處回家貲鉅萬積鏹比內藏三之二處回少孤貧賣藥之日蓋猶未仕也

毋昭裔字9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高祖鎮西川

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高祖軍昭裔請止嚴無內不聽高祖卒殺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登極擢為御史中丞後主踐阼之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廣政三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左僕射時漢趙思綰以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後主後主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諫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例可為鑒戒後主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嘗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後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五代史補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後子守素齎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世所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客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遭唐末之亂隨父避地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害昊時年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餘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

州城昊逾城出為候騎所得知俊召與語甚器之寘於門下妻以女及知俊歸前蜀為武信軍節度使署昊為從事未幾知俊出節鳳翔令昊主留務知俊誅死昊亦坐罷職前蜀後主時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昊仕已顯達乃遣使張金王彥開道迎母昊請告於境上奉迎前蜀後主賜以金勒名馬昊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首號慟哀感行路卞氏既亡昊入洛唐明宗授檢校兵部郎中詔高祖及趙季良於權鹽度支戶部判授昊一職昊至成都久無所授會高祖奏季良西川節度副使昊賜辭

歸洛高迺始辟爲觀察推官是時梁羊馬嫩告成吳援
事爲記畧曰粤若猰㺄磨牙鬬魚鳧刷化於湔山望帝開
基鼈靈復生於峨水其後兼并梁漢興巴賨猿騎奔
馳會秦王於褒谷石牛來去開蜀路於劍門空鷲化玉
之徵寧獲龔全之利爰自劉分秦歷萃拔華風代有雄
豪迭爲侯伯運當有待予隰乘虎踞之機時遇非常元
德負龍蟠之勢若乃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楊秀
之兆觀崇墉功加一簣張儀楊秀昔築成都城者洎我唐駐御聖德
昭融武威雷駭於百王文德日暉於四海惟兹益部坻
復邛國家王肆竊發之心坦輝苞莪焉之志時或竊吾

鼠鼓覩我韜我彎弧學射之山飲馬沉犀之水玉帛子
女漂流鑿齒之鄉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志
乏衆深輸盤憂夢卜良臣空輝巨屏南康王韋皋以儒術
柔服教習詩書燕國公高駢以將略威懷洋磨斧鉞息波
瀾於錦水創制度於羅城逾百雉之徑規補一隅之闕
事往以元穹告變天祿中微彝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
分其鼎足既而承宗繼絕皇祚中興龍旗西指於巴霜
蜀土東歸於伊洛先帝以初復鬼上方使逝人須仗權
謀遂睠勳賢於是詔飛丹鳳召何晏於井門節立蒼龍
封樹悚於井路孟蜀先主尚瓊華長公主後以何晏比杜綴爲比何尚僴公主杜尚唐公主郎

我太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廷帳移竹馬之
邦輪輾木牛之路星馳一乘霧掃三川公鎮蕭之翌年
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杖鉞而至
無何期月逆帥康延孝自興安縮兵叛亂將出鎮犯
我鹿頭竹於□縣衆情憂惕公意發卿飛羽檄以會兵
伐木而立柵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張旆成鎮樂大
烝役窮一鼓而元兇氣喪黃戰攻而同惡疲頹獻郊艾於
都中新麗消於樹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指明聖
致維新睿思求舊明宗遣李仁矩歸蜀將不改山河之寄承梁社
稷之臣一年面加珥貂再歲而昇掌武將軍幕下列虎

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鴻鵠之腹背猶且力存國家勤
修職貢琛賚繁紆於劍棧包茅旁午於玉京史不絕書
府無虛月公一旦謂將吏曰大華陽舊國字內奧區地
稱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郛郭則樓臺疊映溪碧鮮
輝山川則襟帶赤廻物華秀麗不飛暨陴是壁武備將
弛剎狠之志須當作焉之城封章上奏擇日量工分畀
纖基辨方畫址百城遵兆呼之響答以雲來十縣豺貛
令之風行以務卞付解雷震版築雲排玉猛鬚奮於城
隅傳說飛鍬於巖下公開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
均須牢酒如効五丁之力不逾一旬而成公以羅城雖

設智有所豁重樂大敞鎮於四角嶽峯挂兔寸虹栖烏
綴樓櫓於泬寥懸尺寸於天表其東面也面分象耳通
眺蛾眉雲霞斂巫楚之天樹木迷郢燮之根其西南也
旁連玉壘平視金堤窮瞻火井之光曉望雪峯之彩其
東北也劍通雲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登臨解析霧藹而
重緒畫聯其西北也襟帶廣漢射臨天彭魚龍群出處
之池鸞鶴翔遊乎之化其成碧雞睇聽金馬嘶風啼鶯
載以登臨覩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皇實贊鬼
神手采莫鈞鎔造化能於絕代樹此豐功器金紀績
論厄小鑑爰焉凡器帝台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勑旨群

省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興功事具悉卿寵分王節榮
鎮錦城守富貴以無驕纂功名於不朽特峻金湯之固
以威遐僻之邪況屬年豐復當農隙免賢勞而永逸亦
預備於不虞益見威謀允符朝寄公猶歸美於君讓功
於下李仁罕趙廷隱張業潘在迎等或飛鐘盛族或
書劍名門佩鞬執羿以從戎逞勤拳雄而佐理皆躬臨
卒列統領庶工無揚于之亂行絕椎羅之斷役明興勝
息日就月將巨績告終章才所贊自天成二年丁亥歲
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
章上奏詔曰頁堵咸興四面而俱開羅城府壘蕭引錦

水以環流公家之中 叫業乃創衍沼奔璇珠溁嘉異於
以表稱約褒揚之帝 創廷修汴之恩內民監國了得
圖萬口騰沸於階墀 老川公矢政治神可戀如父母
前年定遐孝之亂今 防發黃之黨盡力城隍務安井
邑功德在民愛勤報國安可不敘述依烈雕篆貞珉公
謝諸賓佇口所修遐慮式耀國威將欲警臣節於一時
彰帝猷於萬古殊非已力難遏人情雖當游夏之才請
紀見聞之事昊司門年落堂構叢儒翁歸文武之材明
時待問荀息忠貞之志脂室不壯寒郡甫自爲昂數染
翰而鄙能天縱嗟乎鄧禹秉鈞之歲蜀慶承家陸機赴

洛之年不堪觀國空餘壯節退卜頁知縣車幸返於故
園提筆於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
通後焉鶴之蹤臨衡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
平吳沈碑漢水竇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
著簡書發揚功業寧借巨制永固坤維向乏黃絹之辭
孰捕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巍巍乎不騫不崩
何思於陵谷自是高祖在蜀凡表奏書檄皆出昊
手遷掌書記高祖即皇帝位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
後主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廣政時加承旨知武
學軍宋史作武德今從通鑑後主嘗欲命昊二子官昊固讓且言

遂州判官石欽若獄涯故蜀時同在劉知俊幕下頗同
授欽若等子後主嘉歎許之仍授昊二子官俄加尚書
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
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郎趙元拱爲
修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爲直館已加左
僕射會後主詔於高祖真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
西廊以昊有參佐功特畫於殿內是時昊輯所代高祖
書奏爲百卷號曰經緯畧以獻後主賚珍器錦綵甚厚
未幾命判度支戶部十四年修成後主實錄四十卷後
主欲取觀之昊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無何丁內艱

裁百日起復又修前蜀書命昊與趙元拱王中孚及諫
議大夫喬諷左給事中馮保知制誥買元珪辛寅遜太
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黃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
使辦集封趙國公頃之加司空領武信軍節度使出判
鹽鐵加宏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後上悉召昊
四孫授太子屬僚郎舍並賜緋已又改昊判度支使留
子隨後主降宋宋太祖優待之拜工部尚書賜第[illegible]
乘舟自峽江下至[illegible]陵 以死昊聞之悲惻成疾而卒年
七十有五贈右僕射昊 初後仕蜀五十年後主之世錄
兼將相秉利權資貨畜 入無算奢侈尤 堂伎妾服

羅綺數百人常以名花散給僚友副以與平酥曰候花
彫謝以牛酥煎食之謂之花酥其風流雅韻皆此類後
主與江南通好遣使者趙季札往聘購得李衛武宗朝
人相制書遂以遺昊昊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群俊
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不貲以帛二
千匹謝季札初前蜀降唐昊草其表後主之降也其表
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哂之
所集二十卷曰爲樞機應用集又高祖實錄三十卷後
主續成實錄八十卷多散佚不全長子孝逢廣政時官
給事中宋改爲膳部郎次子孝連尚風儀從主入宋爲

將作少監孫德鑄至國子博士德鑄進士及第 昊又有 前蜀書

國十
春

徐光溥 昱然野人閬 一作光溥 蜀人也博學善詩歌初仕高祖爲
觀察判官長興初上疏請高祖行墨制畧言我蜀後山
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木仁厚義允武
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收城定
霸同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帷幄之謀外
則有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
固泰山之安顧惟冗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
一失愚者 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illegible]之

戢哲丁號嵩繇以惟賞與刑國之所以懲惡勸善君之
要權不可偏行尤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上令
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開於專制諸侯或可以
從權苟有利於社稷又何辭於通變昔衆叛邾恩猶命
閔字原本同疑有誤
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際事但非已實
欲安人耶鄰近諸藩間謀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
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勤於生聚況我公位修貢職不
虧楚子之茅遂搆讒邪竟興曾參之杼以至兩川數道
合從進衝列按齊心奉辭伐罪今則蕩平穴斷拓鴻
基立功者悉萃昇榮向化者皆思叙進方屬路途有阻

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懸於雨雪將期勸
善無在報功酬庸合議於策勳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
以後若且行墨敕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所貴
設爵待功免授遺時之賞允協稱霸之宜未幾爲祖禹
等號進殿翰林學士後主時兼兵部侍郎廣政十一年
改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與李昊並同平章事時有優
人唱康老子曲後主問曲何由名光溥以爲康老者而
無子所作後主大加欣賞居無何坐以艷詞挑前蜀安
康長公主罷相卒光溥有辨才遇事輒發曾李昊等疾
之後有議論光溥默然而已時號遜相官學士時常與

侍郎劉羲叟分直殿廷中衍許羲叟以光溥本蜀上活
宰輔議光溥遂切齒由是終不相協也或稱其監云光甫
詩曰近出烘塘數千株更添幽紫向春明水暖有黃
雲勢爲月雨露恩無窮霸使詩曰御箋出去入種殺
蓁膊發日月壺爲淵粼粼
化丸光從毫長衆生邪殺
范仁恕廣政中官御史中丞時封建諸王以仁恕爲彭
王傅使仁恕以職居風憲不宜特館藩邸請免旋拜中
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會成都太災奉詔撰青
羊觀碑

歐陽迥成都華陽人父珏通泉令迥少事前蜀後主爲
中書舍人國亡降後唐補秦州從事高祖鎮西川迥復

入蜀及登極以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除翰林學士
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
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
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後
主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後主歸宋爲右散騎常
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會嶺表平議遣迥祭
南海迥辭之稱病不出宋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
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迥性坦率未
年少檢操雅善長笛宋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
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與詞

諸命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常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重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卿欲驗吉言之不無也温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適好爲歌詩雖多而不工宰書命亦非所長也世以溫叟以辭相尚爲卿甥翅蜀儉素自守人頗以此多之

論曰王處回遇變之才識雖乾然大臣乃竟用奢縱敗何邪歐陽炯領貴文教李昊出入顯揚宏通瞻雅固有足稱者徐光溥高行墨綱嫉賢叛陳李之以廉詞去位末矣范仁恕雖素與毋昭所飭長歐陽迥前介後通貴而能約要於坐鎮雅俗無媿焉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鎣聲洲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 校

後蜀六

列傳

歐陽彬 李如賓 何瑑 賈鵠
范禹偁 毋守素 劉嶠 多岳
劉保乂 李匡遠 韋縠 王鍇
王藻 劉禹 何瑩 王貢
卞震 辛寅遜

歐陽彬字齊美衡州衡山人家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辭賦楚武穆王之有湖南也彬以所著詣府求見掌客吏按史蜀作樊姓索賄始爲通彬恥以私進竟不予掌客擲名紙於地曰安有吏入子欲干謁王侯邪彬深恨之因落魄湖南市中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伎瑞卿者慕其才延致於家瑞卿復盡財供奉武穆王彬乃作九州歌授之俾當筵而奏王竟不之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卒從厮養咸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乎居頃之西川圖綱將發得歌伎所分貲求爲綱吏從夫綱吏許之

遂入成都獻萬里朝天賦前蜀後主大悅擢爲翰林學士乾德初爲聘唐使頗能得二國歡心王氏亡復歸爲祖廣政初後主以爲眉州刺史彬嘗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稱風月主人豈不佳哉累官尚書左丞出爲寧江軍節度使後至夔州寫書送文昭王敘昔入蜀之由且以宗族爲託文昭王得書大慟悉除彬親友賦役凡士集賢不肖進謁盡加賓禮彬之力也彬雅有風儀爲文詞切而理直竟以是召廣政十三年卒

李如實初事梁末帝於東宮素以清直著名及末帝嗣位黜遠賢良比暱小人如實數數有所規諫一日末帝

顧如實曰朕知天子由誰補乎如實從容對曰人臣所補末帝曰朕地據三河位尊萬有天實補之豈人臣可得主邪如實曰我太祖出身行伍十死九生方得帥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身在深宮長居富貴仰承餘蔭嗣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臣共致國須理不忘亂居安思危臨泉履冰責躬省過況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殺兄之讎秦庭懷亡國之怨得失須刻豈是天補者哉末帝怒曰憨老漢不足與語明日謫鄭州[redacted]再宿貶汝州副使如實至汝州自製一臥車常於車中置酒一瓢琴一具書數卷命小僮十餘輩輿入衡衢四顧閑吟觀者多竊笑焉久之梁無內名意如實心頗不平哉答嗣詩以譏之梁亡後入成都高祖知其賢拜戶部侍郎卒（蒼紹詩曰炎炎不可度解衣生凉氣在物皮非器於人最有功徵勛九夏內寂寞三伏中想君憑有語意扳如故制）

何瓚閬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後唐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疏簡而秀頗周密莊宗即位拜瓚諫議大夫已而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稱大號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未幾進扶僕射以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高祖方以副使

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不得已來成都高祖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高祖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高祖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高祖舉兵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快快而死瓚常有蜀城書事詩云到頭須卜林宗隱自愧無能繼臥龍題詩後十旬遂得篤疾

賈爲嘉祐人也仕高祖爲御史剛方嚴正門無私謁明德元年彭州刺史周敬全辟爲本州倅職已而權刺史事爲理公清人多敬憚之是時彭州僧號醋頭者長髮垂髮以功德幡像幕爲三衣狀若佯狂言事多中權勢

不許縱人境內彭州人詣闕訴之判其狀曰出
家長頭未除煩惱為衣鉢變營競繁辭何啻以邪淫
發妖言而惑衆妄稱聖教上瀆宸聰遐邇莫不下邊僻
諸見今有謂未證無生將修功德以為名積聚私財而
蔣貲但以正人息事君子宜宏未議剪除豈容猖獗所
宜嚴僧競言妖術列狀尚爾欲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
邪風為所由入界把捉候到決脊奏聞斷頭懸之邊郡境
既去

蘇高傳九隴人也父虔為衙吏而傳少落拓不事生業
以鬪雞走狗習為娼遊處死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名曰

張虔蜀有進士見之謂曰子骨法異常尚能讀書他日
必大貴由是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
本姓名上州刺史啟曰昔年上第誤標張咸之名今日
故鄉復作范睢之裔裔祖以為家賜令人侍太子後主
嗣位累遷翰林學士禹傳性吝嗇以聚貨為急求守
外郡後主不聽其出令兼簡州刺史歲令州輸錢數千
緡於禹傳俄掌貢舉富厚者登高科而評其面無有媸
色衆人為贊見故布衣交也家貧窮於貲終不放登第
久之從後主降宋授為臚卿時有門下士白陽成簡為
接待甚歡因談終日徐曰吾近盤一井水其甘命各進

一杯竟不識其面誰

毋守素字表淳宰相昭裔子也弱冠起家秘書郎累遷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為雲
安権監使後主召見其二子克溫克恭並賜緋以克恭
尚普安公主恩禮有加廣政二十年拜守素工部尚書
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任事遂委其務於判官李匡遠
出入多留滯不發後主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世
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守素奉親
以勤王聞降署舉籍必銳隨以申督定之後國亡
入宋授工部侍郎籍其成都莊產茶園以獻宋太祖詔
賜錢三百萬緡以充其直仍賜第汴京歲餘為兄子匡
已訟其居父喪娶妾免職匡已時為岳州司法亦坐奪
一官開寶初起為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鎮州
已而移知容州兼水管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通賦
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往往納其妻女以
為質守素表其事即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大
中祥符二年少子克勤上昭裔所刻文選初學記六帖
諸版補三班奉職

劉高 人與王昭遠年德俱長當時號二人為宿儒
多臣天彭人後主遣使徵之不就潛入晉山寫鐵崖教

授生徒門下多知名士
劉保乂青州人治尚書左氏家言廣政初官戶部郎中充諸王侍讀賜金紫後主問以經義多稱旨保乂性嚴急甞以夏楚課諸王業不進者輒杖之王官孔嵩密諭保乂宜少假借爲諸王地保乂曰膏粱之性不過溺則他日皆豚犬也其端方不撓多此類十年八月卒九國志作劉保義又云轉給事中
李匡遠事後主爲靈亭令時盜賊所在充斥匡遠爲捕無虛日時人號之曰健令已而遷鹽鐵判官代宰相毋昭裔理役務匡遠性卞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

聞捶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吹年八十二卒後盡發其墓分其四支又有申貴者嘗歷邛簡文昌四州刺史貪酷殘虐民不[illegible]其苦常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爐也[illegible]於此
學殿起相[illegible]範子也事後主歷官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王歸簡州人少聰穎善屬文廣政中狀元及第後不知所終
王藻仕後主爲翰林使時安思謙爲將多殺士卒以威衆後主與藻密謀殺之適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後主怒因併殺藻五代史不以時聞下有輒啓其封句

劉璵故唐御史再思之孫再思從僖宗入蜀自蜀還長安留其子孟溫居成都孟溫以儒學教授成都中璵卽其長子也璵精於經術廣政十年爲石室教授卒後門人私諡曰寶中先生
何瑩郫人後主時爲安漢令國亡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多取民芋以自給瑩卽以綿緊其處償直民觀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王貴事後主官雅州刺史稱爲廉吏子著廣政時進士及第授隆平主簿有政績國亡降宋累官殿中侍御史以書法名

卞震成都人登進士第廣政時爲渝州判頗有聲歸宋仍舊職會賊圍州城震率士卒戰守同刺史夾攻之賊遂平
掌禹修春秋魯黨氏之後也性豪縱不羈歷仕太子左贊善大夫與同官家邈雅相親愛兩人皆滑稽禹修一日飼邈酒甕將竭叩門求飲既而各罄果罍禹修書壁日酒客乾喉去惟存叩大夫宋有掌禹錫否相傳卽其後

孫漢韶　張虔釗　何重建　石奉頵
侯益　趙廷贊

孫漢韶振武人也父重進爲後唐太祖養子賜姓名李存進莊宗時與張處球戰歿於陣漢韶仕明宗爲武定軍節度使復本姓潞王從珂之亂也漢韶與張虔釗等奏合兵討之已而虔釗會官軍攻鳳翔俄漢韶守興元虔釗敗歸遂與漢韶舉兩鎮降高祖明德元年七月署爲永平軍節度使廣政時改山南西道節度使移兵攻階鎮抱散關後主得盡有秦鳳階成之地者漢韶與有功焉俄授左匡聖都指揮使又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十八年加武信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罷軍職年七十餘卒

張虔釗仕後唐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虔釗旣會護國安彥威等兵攻鳳翔鳳翔城塹卑淺衆心危急潞王從珂登城慟泣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聞者哀之虔釗性褊急以白刃驅士卒上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遂奔成都時興元已爲高祖有高祖復以虔釗爲本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廣政初加兼中書令未幾以侯益在鳳翔命充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擊鳳翔以脅之已而益送款後士及虔釗至寶雞按兵未進會益復中變附漢拒虔釗軍虔釗勢孤竟遁還至興州慚忿而死時十一年二月也

何重建仕晉爲雄武軍節度使晉亡舉秦階成三州降於後主時北平王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已而重建復遣宮苑使崔延琛進攻鳳州後主加重建同平章事佐之張虔釗征鳳翔命重建爲招討安撫副使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軍容頗盛久之無功與韓保貞等引兵俱西未幾遂來成都居數年卒五代史名無重字

石奉頵一名頵胥高祖宗屬也出帝時官鳳州防禦使

廣政十年以鳳州降於後主遂爲蜀中名將二十八年宋師入境內後主問策於羣臣頵曰東軍遠來勢不能久聚兵堅壁以敝之敵兵可立走也後主不能從頵竟不知所在

侯益平遙人以拳勇從唐莊宗累功遷至馬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泣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歷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出爲商州刺史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晉初爲禁軍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

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爲叛晉高祖命益率禁兵數千人討之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陳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從賓墮水死拜河陽三城節度使遷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將相鄉勳賢里明年徙鎭秦州會潞帥安審琦移鎭許下以益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契丹入汴益率僚屬請契丹主自陳不與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使漢高祖即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後城壁爲備廣政十年後主遣人齎王處回書招益遂與其子請降蜀後主已出兵數萬分道應之漢高祖知其事遣左

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兵經略關西已趙匡贊遣使降漢益亦中變請附焉會景崇等未行漢高祖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及景崇至鳳翔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是時漢高祖已殂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也或疑專殺頗尤豫不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帝十一年二月丙戌益遂入朝於漢隱帝問何故召我軍益無以解妄對曰臣欲誘致殺之耳隱帝微哂而已益厚賂漢臣史宏肇輩得授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景崇聞之遂據鳳翔殺益親屬七十餘口益入周進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已又改封齊國公未幾致仕歸洛宋乾德中卒年八十五子仁矩仁寶知名

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爲忠武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禮部春牓清泰末晉高祖起并州命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縶之北去匡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

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從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鎭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鎭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己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明年春正月判官李恕語匡贊漢方建國理難爲全請先朝漢爲公申理庶幾不容只輕公入蜀非全計也終必悔之匡贊即遣恕詣漢恕見漢高祖曰匡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

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恭圖苟免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爾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陷邪吾忍不容匡贊邪恕未還匡贊已覲餘朝廷渙命為左驍衛上將軍已任爲將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以戰功累遷保信軍節度使宋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歷三鎮太祖討荊湖以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勞矢貫足太祖數勞問賜以良藥改鎮鄜州太宗時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五爵作中匡贊喜爲詩客此開雅接上大夫以晚後避宋太祖偏諱遂去匡名贊云

論曰孫漢韶張虔釗皆後唐忠盡之臣兵潰來歸一則賜爵安樂一則忿恚憂悒成與不成命也何重建終始不渝石奉頵歷年閒東其人均有足取者若侯趙反覆無恒因人納效要亦傾危之流也哉其得保首領以歿幸矣

十國春秋卷五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謙賓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後蜀七

列傳

幸寅遜　章九齡　李起　陳及之
田淳

幸寅遜夔州雲安監人一云成都人雲安于古爲湯谿唐季湯谿有幸希元者官至上柱國即寅遜之先也寅遜生而穎悟善屬文仕後主起家茂州錄事參軍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無虛日不已左右多不敢諫明德二年寅遜上疏曰臣聞書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豈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爲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覩賢俊去玉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

上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傅戲擊鞠妨
怠政事弃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樗蒲
于江況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
君之祿懷君之憂臣職爲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
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爲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
聞陛下或採獵打毬頗宮禁無事止於毬獵亦可一兩
月時爲之臣慮積習生常不惟勞倦聖躬復且妨于庶
務諸司中覆因之淹滯其次弃轡失馭奄有驚駭陛下
且自輕奈宗廟社稷何後主得疏覽不能盡從亦優容
不之罪也遷新都令已又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

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與修前蜀書
寅遜常夢掌中握筆占者曰君必作學士矣（楊伯嚴六帖補又云孟蜀翰林夢掌中生筆不絕果掌制草數年）未幾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
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國亡隨後主降宋授右庶
子無何上疏諫獵宋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
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
闕未發路而卒所著有王氏開國記　幸寅遜六七十
歲時居青城山道院院有塑像黃姑者一夕見夢於寅
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汝故有道性
又不終在此山須出山佐理當代寅遜覺而拜請其法
則與怡神論所載略同及稽檢其方遂日服之以至延
上壽

章九齡事後主累官右補闕慷慨好直言不避權貴廣
政中上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後主問奸佞爲誰九
齡指宰相李昊知樞密使王昭遠以對後主怒以九齡
毀斥大臣謫維州錄事參軍

李起性好直廣政中亦官右補闕事後主加李昊領武
信節度使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反復詰難不已
昊嘗謂之曰以子才苟能慎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噫
舞舌乃不言耳

陳及之廣政時爲新津縣令會後主大選良家子以充
後宮郡邑騷然嫁女幾盡及之上疏切諫請止采擇之
令後主雖不從其言頗嘉及之勁直賜白金百兩旌之

田淳成都人廣政中官龍游縣令好談治亂大略屢陳
朝廷得失是時後主與周世宗交惡發兵師旅淳上疏
曰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爲政不
平重募組奪女工貴糶役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
納諫之心復自滿假取杼之年漸兵始卒載舟覆舟不
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務安集若失人心其何以濟
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動搖莫測其故家無

異議如臨湯火入且驟駭將何術寧若大聚勁兵師須
明利害況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衄
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
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為防邊乎為赴敵乎
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師
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
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蜀
之爵秩比柴氏之國憲至於法律刑名辭明文物彼長
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鬭恐未
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

使柴師由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
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隘御
捍稍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
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獨銳不折一戟不失
一卒而柴氏自裁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上
計符合天機未幾後主鑄鐵錢又分遣使者徵諸路歷
年逋課淳復言擾民聚財實犯天忌而擬君道語多剴
摯又常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貞不可當大任皆為朝
臣所深恨或勸以遜辭取容淳曰大丈夫寧能附狗
屈求進哉其侃直多此類李燾續通鑑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為攻柴殺為萬服何

如何成都尹無滅康之隔
論曰幸寅遜明德一疏蓋亦得防微杜漸之意焉章
李正言陳田濟議皆廣政之爭臣也路氏九國志畧及
之與淳章疏棄而不錄君子以為有遺憾焉

張元　范文通　程崇雅

張元江原縣人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及羣
烏銜土羅墳上縣令異之奏其事於朝明德二年後主
賜金帛酒米以旌其孝仍付史館編錄
范文通父萇官西水縣令萇死文通居喪以孝聞有虎
發萇冢蹤虎逐之時文通廬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廣

政時賜羊酒束帛於其家時有太子賓客李廓年七十享祖考必親滌器詣非其川進士流之譏
程崇雅蓬州人父疾劇崇雅常割股啗父已又冬月母
疾崇雅泣竹林得竹筍以療母人皆稱為孝子後主聞
之廣政二十年旌表其閭

孫欽　王瓚　趙崇溥　高彥儔

孫欽瀛州安次人為人果幹多權略事高祖及後主歷
官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中郭延鈞判武德軍與監押
王承丕不相協承丕陰謀作亂會欽以部兵戍邊過辭
承丕承丕不拔與俱見延鈞至則稱詔命左右擊殺延鈞

屠其家欽遊甫出密紙示衆承丕輒言我能致公富貴何問語眥爲欽知其反也因紿曰今內外未安我當以部兵爲公巡察卽躍鞭躍馬而出承丕遽呼之不至欽至營諭其部曲曰承丕不道枉殺府公非反而何當與衆共誅之遂帥兵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戰欽直前叱之皆棄兵走執承丕斬於堦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

王環鎭州眞定人也以勇力事高祖爲牙將及高祖建國使典衛兵廣政初秦鳳階成皆歸後主後主葺置威武軍於鳳州以環爲威武節度使未幾周世宗遣王景

向訓等侵秦鳳數爲環所敗周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舉致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慚焉乃出詔求攻周兵糧道頗艱時後主命李廷珪爲都統廷珪遣王巒將兵五千出唐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王景先知之命排陳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卒千人出巒後爲三伏於唐倉以待巒兵之歸巒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唐倉伏發盡殲焉巒被執由是別兵守諸城壘者皆潰而秦州與成階二州相繼降周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爲周所陷世宗召見環數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周師征淮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及再征淮使環將水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忽忽不自得居周軍中未嘗有戰功已而南唐將何文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詔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故時賜與甚厚無何世宗至淮南又以環從還疾卒於潁州

趙崇溥史失其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鎭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

盡爲周兵所虜崇溥堅不肯降絕食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也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高祖來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後主嗣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道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彥儔領趙州刺史俄爲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銳馬軍都指揮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與拜武定軍節度使周顯德初王景向訓攻鳳州後主命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觀察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遂歸成都後主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

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年卅授寧江軍節度使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為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倉皇失次不知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忍殺我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

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燼中以禮葬之。九國志云王師壞門入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乃焚死

論曰孫欽果毅而善謀亦卒討亂社稷之功臣也王環雖不死節堅守孤城力屈就縛亦五季之表表者乎趙崇濟餓死高彥儔自焚孟氏傳國當首推二人為忠烈焉後主母常言緩急惟彥儔可任太后誠知人哉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延著贊簡氏閱
郎文周和昂少霞重校刊

後蜀八

列傳

趙崇韜　韓保貞　李廷珪　伊審徵
龍景昭

趙崇韜宋王廷隱子也少驍果有父風後主初嗣位嘗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事孤子充之乃命崇韜及

李繼宏趙元振張繼昭侯令欽分為都知領焉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遣秦鳳將深入蜀境為崇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廣政末遂其子文亮尚公主加崇韜領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等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為宋師所擒

韓保貞字永吉潞州長子人父昭運從高祖入西川及高祖稱大號署珍州刺史保貞初事高祖為押牙及登極以為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後主嗣立累遷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已復為漢州刺史拜宣徽北院使後主待

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充後宮保貞切諫後主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未幾鳳翔侯益歸欵命保貞充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雍時晉昌節度使趙匡贊亦謀來歸爲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會大將李廷珪師敗於子午谷保貞兵次陳倉與張虔釗駐寳雞議不協由是益亦中變保貞遂還成都俄爲雄武軍節度使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閉守保貞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有親吏楊虔範者訟保貞不法後主令斬虔範以謝保貞釋不問無何改寧江軍節度使李昊讓度支詔以保貞代之已又加宣徽南院使山

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遷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其子崇遂尚公主未幾荆南高繼沖納土于宋後主聞之詔保貞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已而聞宋發兵以保貞爲山南節度與元武定緣表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貞棄興元保西縣宋師進圍之保貞惶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陣以自固爲宋將史延德所破獨以麾下遁延德追擒之送王全斌羈置汴京宋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金帶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李廷珪太原人也七歲爲高祖帳下從入成都高祖建國補軍職後主時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賞拔階州之功領眉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午谷赴援始出谷聞趙匡贊爲王景崇所逼遂退軍已而遇景崇軍廷珪師敗績後主以廷珪權知興元俄召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嶲州刺史未幾拜永平軍節度使改右匡聖都指揮使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已又改保寧軍節度使護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攻秦州廷珪充北路行營都統泰成階三州竟爲周所取廷珪奉章待罪後主釋不問仍以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廣政十七年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等爲之使並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發援階州不當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充成都巡檢使改武信軍節度使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宋王全斌之下劍門也後主遣廷珪與太子元喆將兵以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元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按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伎樂遂求

於賴成家得女伎四人復假貸金帛市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歸宋爲右千牛衞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是延珪及王昭遠韓保貞川中各有田宅後主降宋後奉表上獻宋太祖詔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

伊審徵字申圖太原人父延瓌隨高祖入蜀尚崇華公主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榷監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薦召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秦鳳興師命檢校城砦徵領武泰軍節度使後主遣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字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領宣徽南院使與王昭遠俱掌機

務審徵故公主所出少與後主相親狎至是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嘗自以康濟經略爲己任及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軍前將人多竊笑焉無何宋太祖授以靜難軍節度使乾德六年移鎮延安開寶末改右屯衞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街仗事居五年卒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後主爲義軍都校以功遷戰櫂都將久之擢施州刺史廣政末宋師大至分兵由峽路入將及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師迎入城宋太祖聞之甚悅景昭朝汴京即授永州刺史秩滿改右千牛衞將軍開寶三年卒後主降宋時右羽林將軍

龍處璘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宋太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殿直處璘即景昭弟

趙玭　高誠　羅濟　孫降衷

李稠　李遵諧　曹光實

趙玭澶州人家富於財晉天福中以納粟助邊用補集賢小史調濮州司戶參軍刺史白重進以其年少欲試以事因以滯獄授之玭爲平決悉能中理重進移鎮成二州進降爲從事會契丹構難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地歸蜀廣政中後主命韓繼勳領雄武軍節鎮而成州爲其支郡也因署玭秦成階等州觀察判官尋爲將王景

等伐秦鳳繼勳師敗棄秦州奔還成都是時高彥儔援兵方潰歸秦州玭閉門不納輒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於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銳者然殺戮逃遁之外幾無孑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首聽命玭遂舉城降周周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郢州刺史歷汝密滑三州刺史周亡復降宋爲宗正卿乾德初出爲泰州刺史二年改左監門衞大將軍判三司玭狂躁好直後以誣訐普收木規利王溥等奏玭誣罔大臣宋太祖大怒命武士撾之貶爲汝州牙校卒

平興國三年卒年五十八

高渢者自云太尉駢之後前蜀時即隨家兩川性多忤物每求官不遂輒詬告人曰何不避我羅城東羅城故駢所築也後歷仕高祖後主爲駁官廣政末隨後主降宋除太府卿

羅濟華陽人事後主歷官寧江軍都巡檢判官宋師屆夔州夔帥高彥儔以符印授濟而死濟降宋累遷太常丞子虛約有才思常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

孫[illegible]眉山人博學慷慨有謀畧廣政時以事至洛陽見宋太祖於未遇之時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後主

降宋宋太祖召見降袁授眉州[illegible]尋因遣歸市書籍卷而還

李獨京兆人仕高祖後主爲　孫遷中入宋爲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

李遵懿廣政時爲朝官舉止多有婦態及降宋宋太祖曰遵懿乃有此態邪命以進頭備射之正中其腹遵懿不爲之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以供奉官已而征兵江淮人號之曰鐵漢又爲武軍都監令來度會嘉陵江漲浸城外度沉舟泛水城池克完或以河郎遷懿族人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父時事後主爲靜南軍使光實嗣職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遊奕使宋將王全斌既入西川成而盜賊蠭起鄰人張忠樂者常舉行攻刦且賂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環其居鼓譟並進光實負劍揮戈突圍以出賊殺光實族三百口又發冢墓遂據雅州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攻取之策全斌壯其志令率兵先導果克城擒忠樂而甘心焉宋授光實知黎雅二州都巡檢使累擢領夏綏麟府豐寧州都巡檢使久之爲李繼遷所害年五十五

全師雄　上官進

全師雄成都人也廣政末官文州刺史兩川既爲宋滅宋帥王全斌不恤軍務晝夜酣飲且部曲漁奪無厭蜀人不堪其苦會宋太祖徵蜀兵赴汴詔優給裝食全斌不即奉命蜀兵含憤而行道過綿州遂刦屬邑作亂衆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得師雄推以爲帥師雄乃率兵攻彭州據之自稱興國大王分守要害兩川兵爭應師雄日絡繹不絕全斌方出戰爲師雄所敗退保成都於是師雄勢益張分掠綿漢間緣江堅柵爲持久計而邛蜀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illegible]聚兵應之兩川復亂時宋乾德三年三月也宋太祖命客省使丁德裕領

兵致討復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使而師雄是時
方屯新繁劉光義曹彬等已罷兵悉擊已又走灌口全
斌復遣破其軍師雄遂走金堂病死師雄自起兵至走
死日凡九月有奇兩川復平

上官進梓州人故後主軍校也國亡嘯聚亡命三千人
劫村民夜攻梓州城是時宋臣馮瓚知州事謂衆曰進
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筵挺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
待旦自潰矣瓚坐城樓徐令促更籌未夜分遽擊五鼓
進部下兵驚遁遂為瓚所擒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鑑賛師氏閱
郎文周[illegible]　昂少霞校重刊

後蜀九

列傳

韋縠　歐陽炯　顧夐　令狐嶠
向瓚　句中正　孫逢吉　鹿虔扆
閻選　趙元拱　王中孚　文谷
楊九齡　何光遠　韓保昇　蒲虔觀
張立

韋縠少有文藻蜀中得執絲綸由是才思益進仕高廟父子累遷監察御史已又陞■部尚書縠常輯唐人詩千首為才調集十卷其書盛行當世（縠才調集序曰余少博羣言常取君志臨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作古人云自之謂乎內觀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請於愚肉服識於書許者故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鬭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詩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為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陋云爾）

歐陽炯蜀人事高祖後主歷官人秘郎判官兼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炯善文章尤工詩辭序東索郎常續十二韻

人像世稱其妙安思謙字為郡本乃於所畏所上後
主命炯為之贊裴漢成帙具見重多此類也炯著有武
信軍刱記花間集序傳世序曰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
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
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
行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
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
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
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
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

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
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常娥
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
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趙崇
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
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
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序引乃命曰
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
蓮舟之引又故廣政三年作也又小詞十七首人亦時
時稱道之漁父歌尤為詞家所傳和（漁父詞云擺脫塵機上釣船免教榮
辱有流年無繫絆沒愁煎須信船中有散仙風浩寒溪照膽明小君山上玉嚬生荇藻李婷嫋瀏盡魚幾兩家）

顧夐■人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庭會禿鶖鳥
翔摩訶池上夐作詩刺之禍幾不測久之擢刺史已而
後仕高祖累官至太尉夐善小詞有醉公子曲為一時
艷稱尤善詼諧常於前蜀時見隸武狄者多拳勇之夫
監造武舉謀以譏之人以為滑稽云（謀曰大朝年等黜箏旡北下進士及第二十餘人妻瘦了罪打剝爭碧虫李夜助字古广寶什謁王覽歸牛欠陳衣滿排輕了渚亡擒上渫寂汚遠人舟草青○大尉附介子爵不二翔人罔道未亻么岸鄉垂全緣甬縣萬百婦家往叢場處往求多三中焉寧庭商僕單半庭繁婦乜媛爵前達商時辭其門狀閒井綠於此遊淚伏慕滾角爲香役屋虎齊小

小眼介錦向龍扇睡起撥衣樓鋪字情角眼象鄉數瑩輝遏翦假去年）
介孤峭仕高祖父子官至秘書監工吟咏兼擅才口
古詩句多所譏誚好事者時傳其詩（嬋一日吾明慶節散後時右有衙）（射服僧元詩曰却羨僧門數道門無今日吳長亦可惜用器郎許事書向荷衣老却身）
同贊前事高祖為行軍司馬後累加僕射亦以滑稽
名常有詠采煙觀蔣鍊師詩辭洪說甚偉不類婦人贊
詩亦嘲之一時絕倒（詩曰修得□霞不□閑白雲鋪綠葉雲扇龍擬孤背翁婚軟日羽麻然昔大亂）
句中正字坦然成都華陽人明德中授崇文館校書郎
復舉進士及第中正精於字學凡古文篆隸行草諸書

無所不工常與辛相少昭尚書文遜等書行世國亡歸
宋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州錄事參軍太宗
時常獻八體書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詳定篇韻歷著
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中正凡有
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太宗曰朕亦得
二十一字可并錄也時又命中正與吳鉉楊文舉同撰
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士書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
外郎淳化時累遷屯田郎中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
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金紫時
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

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卒年七十四
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
孫逢吉成都人廣政時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經
分刻蜀中逢吉與句中正之功爲多
鹿虔扆（一作扆邑）不知何地人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炯
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
者號曰五鬼虔扆思越人辭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
花暗香消之句辭家推爲絕唱（思越人令詞翠屏欹銀燭背漏殘清夜迢迢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消珊瑚枕膩鴉鬟亂玉纖慵整雲散苦是適來新夢見離腸爭不千斷全詞見花間集本同）
閻選故布衣也酷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畫簾深殿香
霧冷風殘又云猿啼明月照空灘時人目爲閻處士（臨江仙全詞云十二高峯天外寒竹梢輕拂仙壇寶衣行雨在雲端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欲問楚王何處去翠屏猶掩金鸞猿啼明月照空灘孤舟行客驚夢亦艱難）
趙元拱有良史才廣政時授職方員外郎會宰相李昊
監修國史請對史官後主乃以元拱爲修撰未幾修前
蜀書復命元拱等董其事國亡降宋除虞部員外郎元
拱所纂輯有唐諫諍集十卷
王中孚仕後主爲成都士曹雅有才識長於史學李昊
監修國史中孚時與雙流令崔崇構爲直館已而修前
蜀書復與事焉

文谷成都溫江人漢文翁之裔有耄年者唐乾符中明
經及第任彰明令谷即其孫也谷篤學博聞以詞章顯
於世事後主歷官員外郎侍御史山南道節度判官廣
政末隨王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唐都虞候文和之墓谷
用昭遠命作文學瘞之人皆以爲有隱德焉谷所撰備
忘小抄十卷雜鈔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世多傳寫
之先是谷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會有青城道士劉雲
雲外宮客沈默者獻至光祚出桃核盃視之盃闊尺餘
文采燦然蓋蟠桃實也光祚爲言少時遊華嶽逢道士
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不以半片見授即斯盃矣（一云得于東嶽）

已而雲出一白石云於麻姑洞石穴得之形純類雛子有紋如書乃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具足獸亦出石間一寸五分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得於巫峽山間各二曰畫觀奇物亦一異也谷兄弟五人一居漢州一居梓州一居綿州一居邛州一居温江再傳曰大章官至宋國子祭酒

楊九齡蜀人指偁才撰蜀桂堂編事二十卷中紀廣政舉試事載詩賦策題及知貢舉登科人姓氏且言科舉起於隋開皇或曰為自唐太宗始者非也又撰要錄十

卷亦為士林所稱道

何光遠字輝夫東海人也好學博古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撰鑑公真龍記又常著鑑誡錄十卷集晚唐以來君臣事蹟可為世法者又有廣政雜錄三卷皆行於世

韓保昇潞州長子人太尉保貞弟也廣政時積官至翰林學士博覽無所不窺尤詳於名物之學後主命保昇取唐本草參校增補為圖經二十卷後主自為製序謂之蜀本草

蒲虔觀蜀人也著易範若干卷不知所終

張立雅善吟詠性樸直無忌諱後主常於羅城上徧植芙蓉每至秋間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以豳風七月為期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游處盡見花枝不如初國人稱為詩讖

黃筌子居寶居寀居實、阮知誨、張玫

蒲師訓　高從遇　姜道隱、李文才

石恪　徐德昌　景煥　夏侯延祐

趙忠義　杜敬安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也以善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前蜀

後主為待詔前蜀後主常詔筌內殿觀吳道元鍾馗繪本謂筌曰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目不若以拇指為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本別以拇指改進前蜀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所畫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前蜀後主悟乃爵及廣政時加檢校少府監賜金紫眷遇如京師使會南唐賜後主六鶴遂命筌寫六鶴於偏殿之壁曰唳天二曰警天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疏翎六曰顧步名曰六鶴殿又曰殿之西樓樓有筌畫雙鶴花竹怪石家謂之雙鶴殿由是豪貴請為圖軸者接踵時諺云黃筌畫鶴薛稷減價常繪野雉於八卦殿有五坊使呈

爲殿下鷹見雉擊臂數四後主命翰林學士歐陽炯作
文記之又寫白兔於縑素後主常懸於坐側國亡入宋
與江南布衣徐熙同隸圖畫院宋秘閣所藏每以李贊
華千角鹿筌白兔爲上品云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
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而筆意豪贍脫
去格律過諸人爲多先是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
意畫奔湍巨浪盡水之變筌與同郡孫知微皆得其遺
法知微初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
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筌亦

以爲不及筌子五人以畫名者居寶居寀居實弟惟亮
亦能畫

居寶字辭玉筌次子也與父同事後主爲待詔後累遷
水部員外郎入宋隸翰林圖畫院居寶工畫花鳥松石
兼善八分書年未四十而卒先是道士張素卿曾於青
城山丈人□畫五嶽四瀆眞形并十二溪女數壁後主
數遣居寶父筌手模之終不相類後有持素卿八仙眞
形圖跣者後主歎曰非神仙之能無以爲神仙之質乃
命居寶以八分書題之

居寀字伯鸞筌季子也工畫花竹翎毛事後主爲翰林
待詔與筌同被恩寵圖畫殿庭牆壁宮闈屏障不可勝
紀廣政十五年後主命往葛仙山回至彭州棲眞南軒
繪水石一堵自朱越西而畢觀者歎其微妙又常奉後
主命與筌同畫秋山圖以答江南信幣學士徐光溥作
秋山圖歌以美之國亡隨後主入宋宋太祖習其名累
授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宗更加恩遇
偏居寀搜訪名畫詮定品目一時皆爲斂手居寀狀太
湖石尤過於父

居實不知筌第幾子有會禽圖一卷傳世

阮知誨一作阮知誨圖畫見聞誌又作阮知海成都人善畫事兼長寫貌

前蜀時寫先主眞稱旨出乾德中寫後主像於大聖慈
寺高祖明德初復寫帝像於三學院及繪皇后玉清公
主二像於內庭知誨事兩朝多畫皇姑貴戚影像累授
翰林待詔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子惟德有父風事後主爲翰林待詔尤善狀
宮闈禁苑帝戚富貴之事有宮中賞春公子夜宴按舞
覽鏡等圖

張玫亦成都人玫父政授翰林寫貌待詔賜緋玫超父
之藝尤精寫貌高祖明德元年於大聖慈寺三學院寫
眞堂招集畫士救舊於東川傳眞辟貞高祖惡之乃命

…畫竹已貌前文武百僚之像故筆甚多爲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玫著古今君臣象三卷有長門辭客援琴高友諸圖

蒲師訓蜀人也初師房從真繪人物鬼神蕃馬常繪本昔從真從真謂儕曰子所得非吾所授高祖改元興修諸廟命師訓畫江瀆廟諸壁廟及高祖晏駕繪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車馬鹵簿縱橫浩瀚莫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養子延昌與師訓同時爲待詔工畫佛道鬼神尤精師子

高從遇成都人道興子也事高祖父子爲翰林待詔常

於宮中大殿樓下繪天王對佛圖甚奇偉子文進工畫佛道深得曹吳之筆國亡入宋宋太宗時在畫院文進往依焉後授翰林待詔未幾修相國寺命文進傚高益舊本畫西廡變相及太一宮壽寧宮啓聖院開寶塔下諸畫壁卒皆稱旨畫院諸臣多宗之

姜道隱居綿竹山中不事談論不與人往還及冠帶號狷獨之極鄉人皆指曰野人道隱因以野人自名生平研究非老家言而性好圖龍興至仰畫百尺之狀縱意揮毫稍稍不愜意輒抹之不啻千餘幅已而雲氣磅礡勢若蜿蜒遂擲筆撫掌自爲愉適其適意有如此卒相學吳常稱其爲人所著筆訣三卷傳於世

李文才華陽人也工畫松石尤善寫貌事後主爲翰林待詔（一云後主授以司議）廣政中湖南文獻王遣使請文才寫義興門內雙石筍既畢并徵其故實爲圖（圖畫見聞誌云文才又嘗寫蜀主并名臣真像於大慈寺）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也善滑稽有口辯工畫道釋人物始師張南本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尤喜繪詭形殊狀以諷怪見奇國亡入宋嘗被召圖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固請還蜀許之有唐諸賢象及五丁開山巨靈擘太華新流新羅角力等圖傳世

徐德昌成都人廣政時爲翰林祗候工寫人物士女畢彩輕媚爲時所稱

宗愷一名朴成都人也自稱匡山處士素善畫工文章與翰林學士歐陽炯爲忘形交一日聯騎遊應天寺先是唐僖宗幸蜀隨從畫士孫位常於寺門左壁繪天王及部從鬼神形製詭異世莫與比至是愷遂揮筆畫右壁天王以對之炯歎重其能輒爲長歌敘百言不移刻而就愷有草書得學歸（[illegible]）後至因請書於廊壁書畫歌行都稱神妙成都人號爲應天三絕愷尤好畫龍有野人閒話五卷中間一篇頗敘畫龍之事（焦氏類林云與十集五卷）

山下常遊華五十圖平文
口香壁歎歎曰前輩手
夏侯延祐蜀人工畫花竹翎毛師黃筌得其要領廣政時充翰林待詔歸宋爲圖畫院藝學
趙忠義長安人父元德天復中入蜀雅善繪鬼神山水忠義廣政時爲翰林待詔後主常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乘昂疊栱向背無失命匠氏校之無一差者其精妙如此
徐冕安觀顗子也事後主爲翰林待詔善繪事以傳彩其長成都大慈寺多存其遺蹟
論曰予閱景煥所作畫中言蜀主好事故藝能之士精

書畫者衆矣若沙門曇域曉翰工於書工部員外郎邵報假辟邪本人分書黃少監筌師遊稱雀竹處士滕昌祐梁廣化野人姜道隱木張素松石李可譲文才雜鬪之本寫真書畫八人皆妙絕當代今取其可徵者及書譜所記諸人稍次於篇而事蹟與前蜀已載者則不槩見云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燕贊師氏閱
男文周　昂少霞校刊

後蜀十

列傳

周仲明　胡韞　虞淡

周仲明未詳其世系居成都以術數擅名明德元年高祖病且危司空趙季良召仲明問高祖壽幾何仲明曰帝合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臚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國

祚修短仲明曰二紀外有真人向天下一統後其言皆驗

胡韞精天官之學明德初除司天少監三年春熒惑犯積尸後主以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召韞問焉韞對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一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兩晉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後主乃止

瘦洮獨人習靈素家言有名甯蜀鎮西川時董璋久患渴疾遣押牙李彥來求醫洮命洮往洮既至梓州璋曰璋之所患經百醫而無微差何也洮曰公之疾非惟渴漿而實渴士得士則不藥愈矣璋大悅時璋有據東川之志故洮陽以言諷之而璋不悟也洮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為六疾者寒熱入腹惑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木藏時則勞疲百疾生焉夫都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公今日有萬慮時有萬幾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璋稱善遣之歸

楊千度

楊千度本優也善戲猴於闤闠中常飽養十餘頭習人言語一日內廐猢猻維絕走殿上閣後主令人射之不中乃命千度執之千度謂恩花猴十餘頭皆向殿上叉手拜揖後主大悅賜千度緋彩錢帛收入教坊有內臣問猢猻何以能人言語對曰猴乃獸實不解人言千度時時何以蔬飼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誹其說有好事者祖其意多以靈砂飼鸚鵡犬鼠等以教之

梁守珍

梁守珍後主時宦官也廣政中與伍嘏月內官各獻雜畫國金花樹子以板雕象之獻守珍獨得後主心乃採忘憂花縷金於花上號曰獨立罷家香以為不及

安思謙　王昭遠　趙彥韜

安思謙初事高祖為茶酒庫使後主踐阼與張公鐸等謀殺李仁罕由是稍稍進用未幾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廣政中復從史舉張業於都堂已又謀盡去舊將欲代趙廷隱之位因密告廷隱謀反以李廷珪力救事得解

俄將兵救鳳翔師久無功請先運糧以爲後圖後主雖發興州米饋之心始疑思謙矣謂左右曰觀思謙安肯爲朕進取貞之思謙待罪興州後主釋不問已而歸成都領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使思謙自是攜懷疑不安會宮門戒嚴思謙以爲將圖己也發言不遜且與宿衛兵復多所誅戮以示威福是時有衛士以壯年而爲思謙所斥者後主命仍留隸籍思謙更以他罪殺之後卒積不能平而思謙子縱尉齋等皆倚藉父威恣橫國中思謙入朝遂命力士搓殺之并誅其子時十七年春二月也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諲為童子高祖鎮西川飯僧於府署昭遠執巾履從智諲入高祖愛其惠慧黠時後主方就學命昭遠給事左右頗見親狎後主嗣皇帝位以為捲簾使歷遷茶酒庫使廣政十一年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歸私第後主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事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加領昌州刺史出為永平軍節度使不數月昭武李繼勳以口疾不能視事議以別建處之昭遠遂以永平讓繼勳改除授寧江軍節度使李太后常從容言昭遠不可用後主不從未幾兼領山

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及入請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衛使張仁貴為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先是後主欲通使於宋昭遠固爭以為不可會判官張廷偉說昭遠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當從子午谷出兵應之昭遠然其言勸後主潛約北漢以撓宋及宋師入境昭遠與趙崇韜帥兵拒戰始發成都後主命左僕射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比行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意氣揚揚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遂股慄色戰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執送汴京宋太祖詰之曰爾何誘弼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初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古冢有屍如生乃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墓也昭遠命重葬之夜夢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刃之厄既葬我可以免禍至是遂驗昭遠開寶中卒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為本州義興軍軍校廣政末後主

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為諜於宋及至汴彥韜潛取後主與北漢蠟丸帛書以告因言兩川可取之狀宋太祖并敕遇蠲率兵西入且以彥韜為嚮導未幾陷興州即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又遷本州刺史移濠州性兇率所為多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疑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探取心肝民家詣汴訴冤宋太祖大怒杖配蔡州

論曰思誅忌功傾軋織以致覆其國終宜也昭遠人非臥龍妄擬諸葛漢源之敗出乎范若殆易所云負且乘者乎彥韜輸情敵國召寇禁桴二心之罪要不可逭矣

僧曉微　僧可朋　僧仁顯　僧曇域

僧曉微

僧曉微有道行結廬隆州之地明德元年立興寶林院

西

僧可朋丹稜人能詩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或作詩酬之遂自號曰醉髠少與盧延讓方干為詩友求蜀與歐陽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賈島力薦於後主後主賜錢帛有加等是夏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自若寺外有喘者纍纍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散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

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遂命衆賓撤飲

可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其題洞庭湖云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又有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皆佳句也

僧仁顯博雅工文章居何澤院為僧勤於著述廣政中撰葬鄉記中辨關羽墓在草場廟在何宅寺前人疑誤多是正焉

僧曇域中天師高弟也幼耽六書常學李陽冰篆法遂臻其妙

僧曉精為■雲鼇弟子攻草書得張旭筆意與曇域一時並稱

杜仁傑　楊德公　黃鶴戶　中天師

馬德　彭曉　丁元和　韋助

爾笑無為

杜仁傑善導氣烹煉之術高延鎮西川時仁傑來蜀贈詩至與觀壁間詩曰坤所載乾所覆象與形孰狀兆緯五行裂二曜流何川何浩浩四溟晏九河導峙而山亦多號神有嶽山有瀆粤天與極道妙竅孤搏求易到日

出沒見遺照假東西絕海徵候光怪來燔燿大龍為組盤嶋不極出起感召笙嘹亮鶴窈窕羽人路也其要言蜾堆玉壘峭左泰井右丹竈樹青虛不二竅昔王人往昭告始軒轅末微廟接紫望成觀燎莽封灰起天燒熊煉宇失朱縹尋鹿豕雜蓬蘿子何為一來兮不勝燒乃大造吏之作賢者紹紹元元諸秘奧探道遠郎益耀徵是理為行耗文雖從真并剛焉今來承為誦

楊德公淄齊間道士也無人知其年壽時或有白頭翁往往言自見時見之常就麻工家假鐵作自擊其頂又令人奮力舂之了無所損問入山與虎豹戲戲爭御之

皆剽服而去高祖改元乾一歲僊公來蜀居峨眉山後
不知所終

黄萬戶少爲高府親近士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當投
一鐵鞭旋疾假驗時戎州刺史文思修亦行幻術能將
楷爲魚投盆内如生已而黄萬戶鐵鞭歸去遁山治州
職忽亡歸萬戶高祖召入宮以諸皇子示之萬戶乃指
後主爲太子高祖大奇之萬戶又能投符化鐵而食其
僊術皆類此

申天師者唐元宗之裔也修道青城山有奇驗賛政孝
後主頗敬信苑囿奇花異卉盛植一時天師嘗進紅梔

子種兩粒其花斑紅六出香氣襲人後主甚愛重之令
圖爲於團扇繡於衣服或以鵝索鸞毛做作首飾號曰
紅梔子花詔賜天師束帛天師隨手散施竟不知其所
之文師嘗有怡神論若干卷〈文[illegible]要一卷一云名汎〉

馮僊果州人父勝爲[illegible]將軍勝子修煉於岳門山一
日辭父母僊去勝立堂檀於得僊處爲子僊觀遂名其
山曰子僊山

彭曉字秀川永康人也廣政初授朝散郎守尚書祠部
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彭修煉養生之道別號眞一子嘗
分釋伯陽參同契爲九十章而註之以應火候九轉[illegible]上
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
八章下卷分十二章除鼎器歌一篇以懸眞鉛得一
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今有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
卷明鏡圖訣一卷行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元和未詳其何人廣政時後主詩曰九重城裏人
中貴五等諸侯閑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利掛
乾坤

[illegible]防蜀人防常夜泊涪陵江遇龍女以騎迎入宮已而
登第十年出知簡州一夕龍女遣使相召舉令事竭於
朝廷敕命防充北海水僊

屈突無爲成都人有神僊之術自號神和子趨百年時
〈[illegible]〉

觀守上虛，道人皆對州所見鳳凰題目傳稱于詠歎
亦亡失。鄭曉代醉編云鳳實無爲字集不爲與郭無
爲名了同
未審是否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南漢一

烈宗世家

烈宗姓劉名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冊府元龜云彭城人，仕唐爲潮州長史）。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於泉州之馬鋪，死遂葬焉（舊例）。父謙（五代史作知謙。山劉唐），爲廣州牙將（一統紀年云劉謙望字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爲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梟湖湘，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艘。謙三子曰隱、台、巖（巖未幾改名陟）。乾寧元年冬，謙卒，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按舊唐書崇龜官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召隱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會崇龜死，二年，薛王知柔代爲清海軍節度使。三年冬十二月，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宏玘作亂，拒知柔不敢進。而宏玘出守端州，深結隱，許妻以女。隱陽許之，詭言親迎，遂以封州兵伏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復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清海行

軍司馬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與賀州將
王瓌合謀攻廣州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
隱以部下兵斬焉居數年唐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
代知柔彥若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
若卒遺表薦隱權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
自爲刺史又取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已而進圍潮州
隱稍稍擊走之欲悉師以爭韶州隱弟陟曰延昌有虔
州之援擊之虔人必應隱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
可以計取隱不聽會江水漲餽運不繼而光稠果引兵
自虔來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山谷間待我隱縱騎

伏發我兵大敗於城南僅以身免天祐元年唐命兵部
尚書崔遠爲清海軍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
畏隱不受代不時至隱乃遣使者入朝賂梁王朱全忠
以自固全忠乃奏隱爲清海軍節度使隱是年以佛哲
國洞陵國籍越國所貢香藥進於唐二年唐加隱同平
章事後二年梁王全忠改名晃稱皇帝改元開平初隱
屢上書勸進至是以擁戴功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
尉兼侍中封大彭王是月梁詔改潘州茂名縣爲越裳
縣冬十一月獻助軍錢二十萬於梁又進龍腦腰帶珍
珠枕玳瑁器百餘副他物稱是先是靜海節度使曲裕
卒梁以裕子行營司馬顥知留後顥起復爲安南都護
充節度使

開平二年冬十月辛酉梁命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
李殷衡充官告使詔王爲清海靜海等軍節度使安南
都護王留光裔殷衡不遣

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梁改封王爲南平王

開平四年春二月王命弟陟帥兵攻高州防禦使劉昌
魯拒之我兵敗績又移兵攻容州寧遠節度使龐巨昭
拒之亦不克是歲二州皆入於楚夏四月梁進封王爲
南海王按通鑑及東都事略無封南海王事宋史亦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然舊封大彭南平事闕畧史

首云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五代會要又云開平四年四月進封劉隱爲南海王今從之

乾化元年春二月梁加王兼中書令三月王病亟表其
弟清海靜海節度副使陟權知留後丁亥薨按五代會要云梁乾化元年五月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卒薨則三日有脫誤耳本紀以三月爲五月者誤以閏是之日爲閏也時年三十八謚曰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
廟號烈宗陵曰德陵烈宗女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
功於嶺南遂有海南性復好賢下士是時天下已亂中
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
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
嶺表王保定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烈宗皆招禮

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後卒用此數人致治云

高祖本紀

高祖（五國故事作龔）名龑初名巖代祖庶子也母段氏生巖於外舍武皇后殺段氏養爲已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烈宗爲行軍司馬巖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已而更名曰陟烈宗兼兩鎮節度使表陟爲副使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葉一作華）容州龐巨照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劉昌魯據新州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多不能制烈宗因盡以兵事授陟陟悉平諸寨或降或走闢更置官屬以雖長寨表及烈宗彌留之際陟遂奉遺命權知清海軍留後時乾化元年三月也夏五月甲辰梁以陟爲清海軍節度使陟復名巖（按[illegible]劉氏興亡錄高祖巖[illegible]其諸子[illegible]宋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illegible]劉陟爲節度使是歲名陟也又十國紀年云太祖授隱南海節度使陟復名巖而吳越備史載制詞[illegible]復名巖矣今從之又五國故事[illegible]名巖後名陟又改名龑名龑之義不知何據）巖多延中國人士於幕府出爲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冬十月廣州獲白鹿（[illegible]）圖形獻於梁耳有兩缺十一月虔州譚全播將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

爽出奔楚戊午梁以靜海留後曲承美爲節度使是月巖進取容管及高州是歲劉遣員外郎進[illegible]祭我先王（祭文曰[illegible]）二年夏四月梁以我兵與楚相攻遣右散騎常侍韋誡等爲潭廣和叶使復加巖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是歲遣使貢金銀犀角象牙雜寶貨名香等於梁價凡數十萬梁命客省引進使韋堅報之堅還復以銀茶等上獻估直千五百餘萬廣州言白龍見三

年春正月梁加巖檢校太傅二月梁主鍠即帝位階巖
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襲封南平王冬十月求楚
王女爲婚楚王殷許之
乾化四年春二月王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如吳越是時
鬱林州寶圭洞（郡志云瓶正洞）迎玉宸道君及鶴與人石像於
南海留之石室
貞明元年秋八月王如楚迎婦楚使永順節度使王弟
存送之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是歲梁主更名曰
瑱二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郡王求梁封南越
王又加都統梁主不許王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

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使遂絶
貞明二年
乾亨元年秋八月癸巳王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
大赦改元乾亨以梁官告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
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
郎並同平章事又以唐太學博士倪曙爲工部侍郎已
又改尚書左丞署百官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
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改廣
州爲興王府分南海爲二縣曰咸寧常康又徙循州治
龍川縣置禎州於循州歸善縣以歸善海豐博羅河源

四縣屬焉升興寧縣爲齊昌府立常樂州於合浦縣地
兼置博電零綠鹽三縣爲屬封蛟靈山爲蛟靈王僭
州昌化縣山爲鎮海廣德王冬十月帝遣客省使劉瑭
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是歲閩王爲其子延鈞
求娶婦帝嫁其女清遠公主於閩鑄乾亨重寶錢（李孝美歲錢譜曰乾亨重寶錢七分重六銖洪遵泉志曰此錢徑寸重三銖六參）建玉堂珠殿
乾亨二年冬十一月帝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是時
以國用不足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泉志曰鉛錢有二品輪郭闊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六參〇傳形反書也）
乾亨三年春正月冊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秋九月

丙寅梁削帝南平王官爵檄吳越兵來討吳越王受命
不行
乾亨四年春三月帝從兵部侍郎楊洞潛之請始立學
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
常冬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是歲割興王府之湞陽縣
置英州韶州之保昌縣置雄州（廣東志又云析韶州含洸湞陽三縣爲英州始興保昌二縣爲雄州今從五代史職方考）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乂獻
賦賜數升
乾亨五年夏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是歲以尚書左丞
倪曙同平章事

乾亨六年夏閏月帝用術者言出巡避災如梅口鎮閩
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會偵者以告帝背道得免是時帝
製平頂帽冠之國人一變率以安豐頂爲尚
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晉王李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大
唐改元同光冬十月辛未朔日食是月復改越常縣爲
大名縣五代會要作咸州
乾亨八年夏四月帝自將兵伐閩屯汀漳境上爲閩人
敗歸是歲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
一云宮作今作劉 通鑑作兵敗爲漳州
乾亨九年春正月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王

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强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
主驕淫帝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帝酷嗜珍寶大嶺北商
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
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夏四月癸亥
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
殿帝改乾亨九年爲白龍元年五國故事曰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中
顯陵發見會有詞臣王宏欲悅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今從通鑑爲十二月
更名曰龔長和國驃信鄭仁旻通鑑作鄭旻前蜀記遣方無仁字今從[illegible]志
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婚帝以襄帝女增城
公主一作縣主妻之長和即唐南詔也蜀官分紀云南詔號朱鬃馬中書令人王

縱殺
白龍二年夏四月唐主遇弒死李嗣源即皇帝位改元
天成秋八月乙酉朔日食
白龍三年秋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帝如康
州
大有元年春三月丁酉朔日食三月楚大舉水軍入寇
封州帝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命左右
街使蘇章將戰艦百艘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帝還
一作爲封州團練使是時欽州民掘羅浮山得古劍以獻
系曰巳與木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門上山由護重

長安宋平前蜀賀者云太宗以己亥降誕是己未同宮也於吏門王海聖尹以爲君重山爲出蓋己亥年出學云君是歲長和鄭仁旻服丹藥死
大有二年
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伐交州拔之執
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其將李進守之冬十月克貞入
古城取其寶貨以歸承美至南海帝登儀鳳樓受俘詔
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庭今面縛何也承美叩首請死
乃赦其罪按史纂左編云梁本交州土豪由承美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又考歐史記但言梁克貞李守鄘取交州不言置節度使亦不詳孰是
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十二月愛州將楊廷

藝叛攻交州先是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審圖復交州守將李進受其賂不爲備至是帝遣承旨程寶將兵往救未至而城陷進逃歸帝殺之寶亦圍交州戰死

大有五年夏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是歲帝立其子耀樞爲雍王[歐陽史作邕王今從通鑑]龜圖爲康王宏度爲賓王[歐陽史作秦王今從通鑑]宏熙爲晉王宏昌爲越王宏弼爲齊王宏雅爲韶王宏澤爲鎮王宏操爲萬王宏杲爲循王宏暐爲恩王[歐陽史作息王今從通鑑]宏邈爲高王宏簡爲同王宏建爲益王宏濟爲辨王宏道爲貴王宏照爲宣王宏政爲通王宏益爲定王宏翼從宏度爲秦王[是年立十九子爲王五國故事云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非也]

大有六年秋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大有七年春■月帝作殿於丙宮曰昭陽殿殿用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皆傅白金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首[五國故事云列於東西二樓之上]親題其牓於上秋七月遣左僕射何與致祭於吳越國王冬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是歲帝命秦王宏度判六軍宏度狎昵羣小同平章事楊洞潛切諫於帝不聽洞潛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大有八年春三月四星聚斗

大有九年夏四月帝遣將孫德威[歐陽史作孫廣德忠作德今從通鑑]侵楚蒙桂二州楚王遣將步騎禦之我兵自蒙州引還冬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丁酉契丹主立石敬瑭爲天子國號晉改元天福

大有十年春三月帝以疾愈大赦交州牙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

大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一作孫權今從通鑑]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公羨以賂來乞師帝欲乘亂取之以子萬王宏操爲靜海軍節度使徙封交王將兵救之帝自帥師屯於海門以爲聲援命

宏操銳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會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假遣輕舟乘潮挑戰復陽遁去以誘我我兵尾舟追之已而潮落戰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我師大敗溺死者無算宏操戰死帝大慟收餘衆而還

大有十二年秋七月庚子朔有日食之八月遣諫議大夫李紓使於楚以通舊好楚亦遣使來聘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卒帝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翔如唐賀仁壽節十一月丁丑望月食是歲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學遂節度使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亦卒

大有十四年夏五月遣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饑謝宜清尚衣高素濟如吳越求聘故王弟傳瓘之女馬氏不克至十二月帝寢疾有番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上名龑不利帝乃更造龑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天之義讀若儼焉是歲遣使區延保聘於唐

大有十五年春三月帝不豫以子秦王宏度晉王宏熙皆驕恣而越王宏昌頗孝謹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翷

歐陽史作王翻今從通鑑謀出宏度鎮邕州宏熙鎮容州而立宏昌議已定會崇文使蕭益問疾帝以其事訪之益勸立嫡以長之議甚堅遂止丁丑殂五國故事曰龑天福壬寅歲夏四月遘疾於甘泉宮有長星見乃宋孝武禹處之說求禳厭禳焉今從通鑑死於二月非四月也年五十四諡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不可啓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代祖曰公諸子少者最貴耳爲人辯察多權數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翠羽以飾宮室造殿閣秀華諸宮務極環麗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燒沉水却成麄疎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用刑殘酷果於殺戮設湯鑊鐵牀諸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或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至若鋸解互作血肉交飛冤痛之聲充斥庭廡必垂簾便殿觀之垂涎呀呷不覺朵頤有司旋其復當方引罪人而退人以爲真蛟蜃也後尤猜忌以士人爲子孫計故專任閹人由是內中宦者大盛

論曰予采南漢逸事至先主每視殺人不勝其喜復翔

爲水獄湯鑊鋸解刳炙之刑不禁掩卷歎曰十國世家稱云羊牲觀人頷豐遺劉豈虛語哉夫時當五季中原沸羹民不聊生困已極矣區區廣南之地不務施德而虐及無辜將天不厭亂特假手以毒此一方民邪不然傳國三世卜年六十吾不能爲彭城氏解矣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漢二

殤帝本紀

殤帝（五國故事作第二主）名玢高祖第三子也初名宏度封賓王已改封秦王母趙昭儀素無寵是時宏度兄耀樞龜圖皆先死宏度以次當嗣立而高祖以宏度不類己陰與王翷謀欲出宏度及其弟宏熙於邕容二州適次子越

王宏昌會蕭益力諫不得行由是高祖晏駕宏度即皇帝位更今名改大有十五年爲光天元年

光天元年春三月尊母昭儀趙氏曰皇太妃以弟晉王宏熙輔政夏四月遣使蕭規如唐告哀已又遣法物使孫惠告即位於唐秋七月循州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帝以弟越王宏昌爲都統循王宏杲爲副以討之我師敗於錢帛館二王爲遇賢所圍指揮使萬景析陳道庠力戰救之獲免是月改邕州爲誠州未幾復（爲邕州）八月葬天皇大帝於康陵上廟號曰高祖九月命滕紹英如唐賀仁壽節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刺史劉傳死之

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帝遇弒死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帝莫能省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宏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而晉王宏熙日益進聲伎誘帝爲荒恣帝亦頗疑諸弟圖已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帝能好手搏宏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五人聚晉府習爲角觝以獻是夜帝與諸王宴長春宮閱之帝大醉起道庠因與思

潮等拉帝拉殺之盡殺左右侍從之人帝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

中宗本紀

中宗名晟（五國故事作第三主晟又云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據此則名宏晟矣）初名宏熙封晉王既令力士弑殤帝明日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宏昌乃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宏熙即皇帝位更今名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

應乾元年春三月丁亥以弟宏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宏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進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賞賚有差（廣東通志作封劉思潮等爲功臣）夏四

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帝殺其弟循王宏杲帝既弑殤帝立不順羣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宏杲屢請討賊陰欲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宏杲有二心遂及於禍是月建武節度使齊王宏弼求入朝許之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逾嶺而北冬十月命弟韶王宏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歐陽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今從[illegible]）

乾和二年春三月帝使盜殺其弟越王宏昌於昌華宮時宏昌謁襄帝陵於海曲遂遇害辛卯以戶部侍郎陳

偓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幽齊王宏弼於私第秋九月庚子朔日食冬十月鳳凰見邕州丙午帝殺其弟鎮王宏澤於邕州

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帝殺其弟韶王宏雅九月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延伏誅（五代史云殺思潮等五人而通鑑無譚令禋名今從之）帝以左僕射王翻常謀立越王宏昌出為英州刺史尋賜死於路內外皆懼不自保是時封恩州水東廟二神曰興周王泰民王

乾和四年春二月壬戌朔日食秋九月劉道庠伏誅并族其家及其友鄧伸（五國故事作鄧申今從五代史）是時劉潮州之程鄉縣置敬州（文獻通考作恭州蓋避本諱也）

乾和五年春二月辛未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為帝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晉亡知遠改國號曰漢秋九月帝殺其弟齊王宏弼貴王宏道定王宏益辯王宏濟同王宏簡益王宏建思王宏暐宜王宏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帝忌諸弟與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揚鎮鐵林劉勳等刑號曰生地獄

乾和六年夏六月戊寅朔日食秋八月帝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婚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帝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對曰楚兄弟方爭亡不暇

安能害我帝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常侍吳懷恩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將兵五千來救未至我師已拔賀州珣鑿大穽於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楚兵過城悉陷穽中死者無算懷恩乘勝陷昭州而復侵桂州境擄掠全州以歸

乾和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食冬十二月帝如英州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

乾和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歲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一作女學士）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

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內專恣帝不復省

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即皇帝位於大梁崇元殿國號周改元廣順冬十一月以內常侍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桂州境上窺其攻楚楚遣指揮使彭彥暉屯龍峒以備我時楚王弟希隱知桂州潛召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畏我兵之逼即棄蒙州趣桂州懷恩乘勢取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畏是月帝遣希隱書大略言唐兵已據長沙桂林必爲所得本朝世爲輿國重以昏婣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兵水陸俱進希隱得書遲

回不決丙寅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及可瓊奔全州桂州遂陷懷恩因以方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十二月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將邊鎬發兵來援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所俘敗卒盡賊一臂以歸之帝自是愈得志除令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一作昭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虜名曰候窗監每宴會帝獨處殿庭閒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殿之兩廡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旁

舞以文戟帝親持弓矢[illegible]氣[illegible]而前逸逕颶由移庭而上帝挽弓射之[illegible]旁女[illegible]進戰乃斃其爲樂皆此類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頂拔劍斫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帝歎息而已是歲唐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我師

乾和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是月唐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巒寇桂州我兵伏於山谷待之唐兵至城下伏兵四起夾擊訓敗死巒奔全州冬十二月湖南王進逵將兵及蠻兵五萬寇郴州內侍省丞潘崇徹師

往救遇於蠔石崇徹登高望曰湖南兵罷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是時省宜州之崖山東璽二[illegible]（宜州舊領龍水崖山東璽天河[illegible]今併爲二）

乾和十一年春正月分兵侵湖南全道永三州秋九月帝寢疾立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祥王崇興爲梅王癸亥大赦

乾和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周改元顯德壬辰周主殂丙申晉王榮嗣皇帝位是月帝親耕藉田以吳昌文爲靜海軍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初吳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稱臣於我故有是命時遣給事

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文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夏四月戊午帝殺其弟高王宏邈於邕州

乾和十三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夏六月戊午帝殺其弟通王宏政於賀州是時博白縣緣舍村民白言山谷深邃人迹少至斗米一二錢有鳳大如鶩五色有冠兩尾甚長有司以聞

乾和十四年春三月乙未甘泉宮使林延遇卒延遇陰險多算帝誅滅諸弟皆出延遇之謀至是國人相賀延遇病革時復薦内給事龔澄樞自代帝即日擢澄樞知

承宣院及内侍省是時周遣使來聘帝欲盛夸嶺南之强館接者遣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蓋譏之也宋時後主入汴諸臣不識牡丹有勃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報此語

乾和十五年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是歲帝聞唐兵屢爲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中朝復爲湖南隔之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縱酒爲長夜之飲是時廢儋州之富羅縣爲安州之富雲博遼二縣儋州舊領義倫昌化感恩洛陽富羅五縣爲安州舊領萬安陵水富雲博遼四縣

乾和十六年春[illegible]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甕爲墳帝親臨視之秋八月乙巳帝殂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漢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鋹初名繼興封衛王中宗長子也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更今名改是年為大寶元年帝時年十六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一作延受及才人盧瓊仙等宮僚充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又諱祖父之書立

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是歲建天華宮於羅浮山初帝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岸相抱一洞對流可以為宮及訪其地則金沙洞也遂築宮焉已又夢金龍起於宮所復改名曰黃龍洞

大寶二年秋□月擢中書舍人鍾允章為尚書右丞參政事一作右丞參知政事帝以允章諳練故事加委任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帝不從宦官聞而惡之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真與龔澄樞誣允章謀反與發李託譖成之帝殺允章幷其二子辛亥帝祀圜丘大赦以玉清宮使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事俱取決焉帝性愚以羣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至羣臣欲進用者俱自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帝乃與宮婢波斯女日淫戲後宮旣嬖之賜號曰媚豬乃稱蕭閒大夫不復出省事中官至七千餘一云二萬人位三公三師者不一而是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目至蒿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帝爲□□設帳擺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帝爲太子皇帝國事多取於胡子盧瓊仙及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言瓊仙澄樞延壽皆上天使

來輔太子不可輕加以罪其誕妄多此類又有梁山師馬媼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以領外事

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邵廷琄言於主曰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勸帝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帝憮然莫以應惡其言而深恨之三月帝殺其弟桂王璇興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帝頷之由是璇興死上下咸怨而紀綱大壞矣

四月賀乾德節後主誕日也驩州牙將丁部領領交阯事號大勝王初吳昌文卒其參佐呂處玶與峯州刺史喬知

峽爭猜亂丁部領率其子璉擊敗處玭遂為眾所推是
歲帝命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為常
大寶四年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歲野麞一作生之角
於宮殿野獸觸寢門狐鳴鬼哭又苑中羊吐珠御井旁
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與胡子譯以為符瑞羣臣入
賀
大寶五年冬十二月以宦者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
容使初帝納託養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有寵至是詔
臨政皆稟託而後行是歲族誅許彥真彥真既譖殺鍾
允章惡龔澄樞居己上頗欲以計誅澄樞澄樞使人告

彥真反因行是命是時城以內行乾亨鉛錢城以外行
乾亨銅錢犯禁者罪至死凡百官俸祿給銅錢者多出
自上恩焉十國紀年漢史曰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
恩不給
銅錢
大寶六年冬十一月宋改元乾德是時帝作燒煮剝剔
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
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五錢置媚川都於合浦
縣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原本訛作石今改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
之藉眾魚英試鑊鐺了充盛宮四隻各受二斗諸寶器於其中
魚英者故魚腦骨燒治之成器類瑩潤人以為希有也中

宦廣延壽作諸淫巧動縻斗金離宮數千帝不時遊幸
常至月餘或旬日率以眾民為課戶供千人饌
大寶七年春正月遣將侵宋潭州為防禦使潘美所敗
三月命宮人鬬花內殿帝向晨時先啓後苑集眾採擇
花放關戶還宮鬬花角勝於殿中令宦者抱關置樓羅
歷以驗宮人出入法制甚嚴號曰花禁負者獻耍金耍
銀買燕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帥兵入寇郴州克郴
州彥賓刺史陸光圖死之郴州遂陷係眾退保韶州帝
使邵廷琄言始以廷琄為招討使帥舟師出洸口以拒
宋

大寶八年春三月交阯亂丁部領死詔以子璉為交州
節度使夏六月賜招討使邵廷琄自盡以忌功者誣其
謀反也時宋師退舍廷琄屯洸口治兵招徠亡叛修戰武備國人少安有投無名書誣廷琄謀反帝遣使
賜死士卒冤之
大寶九年[redacted]月常康縣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歲封
博泉神曰龍母夫人尊南海神曰昭明帝廟曰聰正宮
大寶十年夏四月敕造千佛寶塔於興王府今廣州光孝寺鐵塔
是也其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
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
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歷無疆萬方咸貢四界清平八表
永承於變泰同日資三有翻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
設齋慶
讚述記

大寶十一年春正月宋改元開寶秋九月與王府見衆
星皆北流如星者言當衆歸中原之兆一云大寶十三年九月八日夕衆星北流未詳孰是帝
命鑄銅爲已象并諸子象於元妙觀一作天慶觀祝形未肖
者即殺冶工凡二易乃成
大寶十二年[redacted]月有兵過蒙州遇獵者牽黃犬逐鹿
以來乾刹之人犬與鹿皆化爲石鼎峙道旁
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帝遣兵侵道州宋道州刺史王繼
勳言我國肆爲暴虐數出盜寇鈔郡南境宋帝欲舉兵
未決令江南國主以書諭我歸臣歸湖南舊地帝不從
江南國主乃遣給事中龔愼儀持書遺帝畧曰僕與足

下叨累世之盟雖疆域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
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靜遂成釁隙初爲足下
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亦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
然改圖華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
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
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
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
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
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
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則肅

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節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
好爭危事天方相兆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池莫
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
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國之策以
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焚其饋道依山阻水
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
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
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
俱進豈暇俱絕其饋道盡保其壘壁哉用吳越舟師自
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屬舟中皆

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
俱行乎近奉大朝詔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
秋之役即命敝邑遽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
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懇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
尙不逾於三諫懇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進
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鬪根而遂絕矣此書本陸游南唐書
今按東都事畧及宋史所載與此書畧不同并附記之
宋史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
義同交契憂戚之患同常不同每思會而長守交讓其
所冠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感而相去萬里
所鄉息中凡於事機不得欲會遘進誠未冀明此心而
足下謂扶微一時之微近國社稷之事外觀面特之執
監南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
詞而勢往復淡深并宿心之所棄也今國復遣人使還

爲有貴國情分恩變業重念粤及先朝懿近勞賀然下走承基理雖負德不能自已又聽迅從近大倫諭詔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來上之之從卻命[illegible]適絶連盟集善部之懷努邦於保秋大之[illegible]命[illegible]原悲[illegible]下又念臣足是以刈上事意之所不能敢問[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是足也子之向不遠於以謙之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可以逐爲了者可茲[illegible]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衆名曰與各天要南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衆偉閱事勞深切牟懷命[illegible][illegible]兵望引南望於今累彼累命[illegible]果以事賞示云且而若事[illegible]苦而從之若與興成朔爭[illegible]足下寔大翳并有父母宗廟之依也非爲烏合存亡之此並夜賓有亡之守之[illegible]侵達取之篤貞之戰也令

深也既殊進退不捨餘不顧命也又興乘機進取之時患既大留詳朝通好又以命世而不從其光宅國家利方且復遣者當[illegible]

帝得書囚慎儀驛書答江南

國主詞多不屈宋帝乃命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

尹崇珂爲副以入寇師次白霞賀州刺史劉守忠告急於朝時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且自中宗來既於遊宴城壁壕隍大半（坊本作太）飾爲宮館池沼樓艦兵器多所毀敗至是聞有宋師內外震恐帝乃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託往昭州盡守禦之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美遂圍賀州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帝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詰旦彥柔挾彈登岸方踞床指揮伏兵發起我軍大亂死者千人彥柔遂爲美所擒斬之梟其首示城中

至日賀州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帝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將兵五萬（本紀作三萬今從宋史）屯賀江冬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殺砦卒數百人擒我砦將靳暉崇徹但擁衆自保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亦棄城走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收（一作支）率衆退保清遠帝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是月帝以李承渥爲都統十二月美等攻韶州承渥將兵十餘萬陳於蓮花峯下初我師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

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我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擒我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鄭文遠延渥成都人舉秘書少監丁艱從潘美征南漢以功領韶州刺史充廣東道轉運使韶故嶺南北門也帝聞韶破益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其主府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宦婢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帝署崇岳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崇岳無謀勇惟日禱鬼神事

寶十四年春正月宋將潘美等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以其衆降屯莫口美等進次瀧頭帝遣使請和且求

緩師美不許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我使速渡諸險二月美等進兵馬逕去興王府城十里營於雙女山下帝方取船十餘艘實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會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遁走美等將至城帝從左僕射蕭漼等表詣軍門降美諭以宋帝意即令人送漼赴汴宋師遷頓城外帝又遣弟禎王保興率文武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拒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已而植廷曉戰死崇岳奔還柵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縱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此萬全策也遂乘風縱火煙焰坌起我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龔澄樞李託相與謀曰北軍來利吾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乃縱火焚其宮殿府庫一夕皆盡明日宋兵次白田帝素衣白馬出降美等入城俘澄樞託與崇譽及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帝縶於龍德宮有貝選於民家芬發之悉部送赴京是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請見美曰是夥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之一云瓶閣工五百人是役也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一有二百一十四縣朱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宋史作十七萬入儒集縣長家定宋帝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宋詔所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舊敕有害

民者悉以開除之後主至宋京師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以割據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澄樞託崇譽明日有司以帛係後主頸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時宋吏部尚書張昭博學習典故詔於乾德元年已致仕令是被劉至太祖遣近臣就問其儀取如其所謀宋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崇譽斬於千秋門外一作午門外釋後主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

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龔
王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漼爲太子中允中
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
簿初高祖命周傑筮易得比之復東都事畧云遇復之豐宋史亦同今從宋史周克明傳傑以卦有二十一得二五之數詳傑傳中許君
大寶二年烈宗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
亂凡六十七年要數自高祖乾亨元年爲始實五十五
年也又高祖陽國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吉象十六其文
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兇兼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以人
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號歲在丑

也兇兼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蓋人
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受劉氏降也
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謂防者宋
分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又與王府童謠曰羊頭二四
白天雨至宋師入城之日適辛未年二月四日而雨者
王師如時雨之義青箱雜記又云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解者云天雨猶天水斥宋朝之姓也夫固有徵焉未幾宋太祖詔後主月給增錢
五萬米麥五十斛宋開寶八年江南平遷後主左監門
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
年薨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諡
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輿東志云韶州越王山在州之口外今曰虎山世傳葬處
存焉後主體質豐厚眉目俱疎有口辨性絕巧其貨寶嘗
藝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甕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
狀極其精妙名口珠龍九五鞍進獻宋太祖太祖詔示
蕭官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
後好工巧習以成性倘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
亡哉後主有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宋太祖乘肩輿
從數十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賜以卮酒後
主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

之盛臣未敢飲此酒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
此事命取其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後主後主大慚頓首
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後主預之自言朝廷威靈
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
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
笑賞賜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子四人守節守正守素
守通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漢四

后妃傳

武皇后韋氏　段氏
高祖皇后馬氏　太妃趙氏
中宗麗妃李氏　李蟾妃
後主貴妃李氏　美人李氏　素馨　波斯女
盧瓊仙

武皇后韋氏唐丞相韋宙從女也宙出鎮南海代祖辟爲小校氣宇殊異宙欲以后妻之宙夫人以貴賤非偶遂幕僚諫止宙曰若人狀貌非常他日吾子孫或當依之（唐書作韋宙弟紬之女今從北夢瑣言）卒以后歸代祖后既生烈宗而娶武皇帝側室段氏復生高祖於外令后來姬聞之怒伏劍於中門使取兒至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及見而悖劍擲地良久曰此我家之寶也遂殺段氏而以高祖爲己子后先封　國夫人乾亨初追尊爲武皇后

段氏高祖生母也武皇后既育高祖爲子遂殺段氏而隱其事代祖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以名諸子

高祖皇后馬氏楚武穆王女也貞明初高祖迎后於楚殷使王弟存送之禮有加后既歸嶺南高祖改元乾亨稱越帝封后爲越國夫人明年更國號曰漢三年冊爲皇后大有七年殂

太妃趙氏殤帝生母也有殊色事高祖頗擢寵大有時冊昭儀殤帝嗣帝位尊爲皇太妃

麗妃李氏中宗之幸姬也與內侍監許彥真表裏用事彥真與孚用此敗事具彥真傳中（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作李麗妃）

李蟾妃事　得殊寵南海有蘇氏園者稚稱南漢時李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中大書蕉葉曰扇子仙後人構亭於上以志異名爲扇子亭云

後主貴妃李氏宦者李託養女也後主納託二女於後宮長者冊爲貴妃凡國政悉託以行

美人李氏亦託養女後主既冊託長女爲貴妃復以其次女充美人之職一時並寵宮中稱爲雙美又同時有宮人素馨以殊色進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波斯女失其名氏黑腯而慧光艷絕人性善淫後主甚嬖之賜名媚豬後主荒縱無度益求方士頗藥爲淫褻

之發又選惡少年配以宮婢使裸而相逐仍挾波斯女衢覓爲樂號曰大體雙以此亡國

盧瓊仙者故中宗宮人也乾和中與黃瓊芝並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後主嗣位進瓊仙秩爲才人復以朝政決於瓊仙凡後主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瓊仙與女巫樊胡子宦官龔澄樞等內外爲奸朝臣備位而已

高祖子雍王耀樞		康王龜圖
越王宏昌	齊王宏弼	韶王宏雅
鎮王宏澤	萬王宏操	循王宏杲
恩王宏暐	高王宏邈	同王宏簡
益王宏建	辯王宏濟	貴王宏道
宜王宏照	通王宏政	定王宏益

高祖十九子耀樞其長子也大有五年封雍王無何薨

龜圖高祖之次子大有五年封康王亦尋薨

宏昌高祖第五子也大有初封越王爲人孝友有知識高祖絕憐愛之會高祖病臥寢中時雍康二王皆早死殤帝以次當立高祖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殤帝及中宗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宏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盛欲翻遂謀立宏昌爲太子議已定用蕭益言而止及殤帝嗣位驕淫失德左右輒以無罪死宏昌屢諫不聽已而爲劉思潮等所弑宏昌乃帥兵迎中宗於寢殿論推戴功加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參政事未幾中宗謀盡誅諸弟以宏昌賢而得衆尤忌之乾和二年遣宏昌謁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人乘其不備而殺之以盜殺聞

宏弼高祖第六子大有五年封齊王中宗即位出爲建武節度使及宏杲得罪宏弼自以居大鎮恐羅不測之禍請束身入朝許之未幾中宗猜不釋於諸弟命宏[illegible]於私第乾和五年與宏暐宏簡宏建宏濬宏道宏照宏益同日被殺盡納其女而籍其子

宏雅高祖第七子也與宏昌宏弼等同時封韶王應乾將勒令致仕乾和三年被殺

宏澤高祖第八子大有時封鎮王已而出鎮邕州有善政中宗切忌之乾和二年會鳳凰見邕州中宗益怒使人就殺之以暴卒聞

宏操高祖第九子也與宏澤等同日封萬王居數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舉兵攻交州公羨懼不敵來乞師高祖以宏操爲靜海節度使

徙封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乃自以兵駐海門會璩已殺公羨逆戰海口先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僞弱遁以引宏操宏操乘勢逐之潮退舟還觸橛者皆覆宏操大敗溺死

宏杲高祖第十子以大有五年封循王應乾初與兄宏昌同心翊戴加副元帥參預政事中宗之立也國中諸將請誅宏杲屢請討賊踰勸斬劉思潮等以止外議尤潮等聞之譖宏杲謀反有異心中宗大怒遣使者夜召宏杲宏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宏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

遂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賜死一云宏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之

宏暐以大有初封恩王高祖第十六子也乾和五年與宏弼等爲中宗所殺

宏邈高祖第十二子故封高王中宗時出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宏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宏邈素柔懦無所短長至鎮時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以爲常有何人上書誣宏邈謀作亂中宗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時乾和十二年四月也

宏簡高祖第十三子大有時封爲同王後與宏弼等同日被殺

宏建高祖第十四子大有時封益王後爲中宗所殺

宏濟封辯王高祖第十五子也乾和五年中宗殺諸弟八人宏濟遂遇害

宏道高祖第十六子也大有五年封貴王與宏弼等八人同被殺

宏照封宣王高祖第十七子也乾和五年被殺

宏政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差長於宏益與諸兄同時封通王乾和十三年爲廣州節度使是歲夏被殺於是天祖之諸子盡矣

宏益高祖第十九子大有初封定王乾和五年與宏弼八人同遇害

論曰天皇支子十七人而爲中宗所殺者凡十三人推刃同氣俾無遺育雖癸辛之暴不是過矣豈父子竊國禍生門內固亦天之巧於報施者乎

中宗子桂王璇興　荊王慶興　韶王保興

梅王崇興

璇興中宗次子也乾和十一年封桂王後主即位宦官陳延壽進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宜稍誅諸王以杜後患後主領之未幾璇興被殺中宗

子凡五人長爲後主次璇興慶興保興崇興

慶興中宗第三子與兄璇興同時封荆王

保興以乾和中封祯王與後主頗相友愛宋師至城下後主遣保興率百官奉迎爲郭崇岳所遏不得進已而與衆從潘美戰敗績逃其民家被宋軍鹵去宋太祖署以其右監門率府率終其官

崇興中宗少子也乾和十一年封梅王後事闕

後主子守節　守正　克昌　闕昌　守素

守通

後主子四人守節其長子也入宋官崇儀副使

守正後主第二子入宋亦爲崇儀副使卒宋太宗閔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子克昌爲三班奉職闕昌爲借職

守素後主第三子宋咸平中官侍禁家亦貧其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王子孫率多窮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累官至内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爲閤門祗候

守通後主少子也官宋供奉供官（疑字衍）

烈宗女增城公主

增城公主（一作縣主）烈宗女也乾亨九年長和驃信鄭仁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昏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郭理賜金錦袍虎綬紋犀金裝刀封鄭仁旻食邑一千戶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高祖與遊宴賦詩諸臣多不能逮遂以公主妻仁旻明年仁旻服丹藥死公主竟終於其國又高祖清遠公主適蜀主璘傳見閩春秋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刊

南漢五

列傳

趙光裔　楊洞潛　李殷衡　倪曙
何澤　劉濬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一云番禺人父隱唐尚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亂皆第進士舊唐書云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光亂大順二年進士登第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梁太祖敎烈宗為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告使烈宗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為節度副使及高祖稱帝改元進兵部尚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於高祖曰自馬后崩未嘗遣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有使臣才可以將命高祖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裔為

相二十餘年府庫充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鄰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亂相後唐及子損相楚為相五季之時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自以中朝甲族恥事霸國常怏怏思歸高祖乃習為光裔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孫驚喜出不意故為之盡心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也先世自唐祭酒渦生遂寧太守回回生勉由蜀適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氣略唐末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烈宗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為烈宗畫策取湖南容管顯為楚人所懼由是顯名高祖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遷為刺史俾資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是時鎮南將黎求者一作球殺其帥盧延昌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彥圖代知留後事洞潛力請興師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楚武穆王又來爭嶺南西道高祖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洞潛為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以右散騎常侍韋戩來和楚漢之難洞潛力勸高祖聯姻楚國以請遂聯乾亨元年高祖即皇帝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

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遂使位居已上高祖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閒陳吉凶禮法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敘頃之高祖作水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大有中又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嗣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矣況昵羣小乎高祖曰小兒輩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已而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爲因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李殷衡世爲趙郡人唐相德裕孫也仕梁太祖爲右補

闕開平二年充嶺南官告國信使至則烈宗留之幕府署度判官不肯遣還乾亨初官禮部侍郎同平章事居無何終於其職先是故唐宰相劉瞻有女殷衡娶之有子贊幼孤而性不慧殷衡教之讀書每撻以箠楚不進一夕贊遁入嵩山遇白衣叟語之曰與汝開心藥明必過人十倍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俄登進士第梁時充崇政院學士猶數數念殷衡不忘亦一異云

倪曙字孟曦福州侯官人唐中和間及第有賦名官太學博士黃巢之亂避居故鄉會閩王從子延彬刺泉州雅好賓客曙與徐寅陳郯等賦詩飲酒爲樂未幾西遊嶺表烈宗招禮之辟置幕中高祖即位擢爲工部侍郎進尚書左丞乾亨五年詔同平章事無何以病卒所著賦一卷行世

何澤韶州曲江人也事烈宗爲清海軍從事長於詩賦有俊才了成命尤工小詞人周與澤齊名（按通鑑注及烈宗時清遠令何澤係賓州人先爲清海節度劉隱薦於梁擢進士第後歷東曹官至太常少卿中與不同何也一人也如爲錯異）

劉濬字伯深其先滑州胙人也父崇望相唐昭宗世父崇龜大順時出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濬從崇龜流寓廣州因占籍焉烈宗掾番禺辟濬居

幕府議論多所裁定與周傑等同爲賓客高祖即位拜宗正卿兼工部侍郎乾亨中高祖練兵於潮欲以侵閩濬言於楊洞潛力行諫沮高祖不聽引兵侵閩至於汀漳境上爲閩人所敗而歸大有九年洞潛既病死乃擢濬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代之濬在位消爾守持勸高祖養民息兵子孫在廣南多有顯者

論曰五季時中原擾攘獨嶺海承平小安民不受兵先爲洞潛之功居多殷衡爲衛公之後左右霸主無咎無譽曙澤用文采顯濬以清執稱聲施百粵亦庶幾名臣選焉

陳用拙　王定保　周傑　趙損
黃損

陳用拙本名拙連州入用拙其字也少有績業工詩歌長遂以字顯唐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梁朱全忠所為假使節南歸加烈宗清海節度同平章事烈宗留用之未幾梁王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烈宗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擢觀察判官比烈宗病革用拙授表請高祖權知留後高祖繼立益信任之乾化四年奉使吳越吳越武肅王與語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用拙還謝節以獻高祖高祖

自立為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於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又以古調俟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舉唐光化三年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為馬氏所禮已而為廣管巡官遭亂不得還烈宗招虛之辟為幕職及高祖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荊南及即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高祖笑曰朕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大有初官寧遠軍節度使十三年冬代趙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高祖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為絕倫所著摭言十五卷定保妻吳氏唐侍郎子華女也定保既葬北歸意吳遂緇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歷算唐開成中登進士起家宏文館校書郎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歷數有差因竅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帝星在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為封州

錄事參軍天復中傑攜家來南烈宗習其名招至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稱名中朝職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烈宗亦未之罪也高祖即帝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曰卦有三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故言之當五百五十一云傑筮易得復之蓋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下各五當五百五十乎高祖大喜賜賚有加遂復主降宋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諱稱十為百也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茂元有傳

趙損光裔長子也仕高祖為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

及光裔叛高祖復以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有十三年卒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有大志棲隱靜福山與僧接為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遍自謂所學未廣乃講業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號曰三要梁初應進士舉編投三書公卿間識者謂此王佐才也已而登龍榜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道經南與中朝隔絕遂家居不仕入汴高祖既嗣立館加親任損敘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閒多指切時貫衆皆疾之逾年授永州錄事判官累遷尚書左僕射高祖坂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高祖建南薰殿雕沉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高祖意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高祖謂左右曰我殊不容此老狂無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浪洲上詩酒自娛既病卒或曰一夕遁去莫知其存亡子若孫肖像事之越三十二年損忽歸家索筆題詩而出人皆以為神仙云先是損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友善每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為不及常同遊五老峯憩盤石上遇老叟長揖而言指維翰曰公當位宰相然而發發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謂損曰子有道氣可隱居若求富貴不過偏方一名宦耳後卒如叟言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為遊藝者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論曰用拙欲遵天命之號定保不與逆節之謀陳飛言亂道叛阻為帝之夙俱有足嘉者相損繼奉國約承所事黃損才大遇齊未展其能惜哉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二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後學柯維楨翰周氏閱

耶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漢六

列傳

蘇章　梁克貞　李守鄘　程寶　孫德威

蘇章以牙校事高祖積功至左右街使大有初楚人舉兵侵封州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往救既至賀江沉鐵絙於水中爲巨輪兩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與楚戰陽敗而奔楚人以爲怯也逐之章舉巨輪挽鐵絙楚舟楚舟不得進退用強弩夾江射之楚人大敗解圍遁去高祖改章封州團練使章驍勇善戰而行軍多合古法遂爲一時名將子五人俱爲中郎將豪俠任氣當世號五郎將云

梁克貞與章同時用兵雖不盡善而勇略順亞於章大有三年交州亂高祖命克貞征之俘其節度使曲承美已又入占城取寶貨而回由是南漢大恐懼服兵威實克貞力也時共事者爲李守鄘功亦與克貞埒

程寶不知其所自起高祖時官承旨大有四年楊廷藝

圍交州寶將兵往援未至而城已陷遂攻廷藝於交州寶竟以戰敗死

孫德威勇敢有氣力數從高祖征伐戰鬬常冠軍大有九年將兵伐楚蒙桂二州已而爲楚文昭王所逼遂自蒙州引還後數年卒

論曰蘇梁李三將皆嶺表之虎臣也斬將搴旗功爲最克貞守鄘次之若寶與德威或死或走雖未竟厥用而與尸左次要豈盡戰之罪哉

王宏　梁嵩　王翊　張瀛

王宏　人少穎異能工詩賦乾亨時由進士官翰林學士承旨珥筆左右甚被親信會白虹化爲白龍見三清殿宏爲白虹化白龍賦上之文采雄麗辭旨協洽高祖悅改元白龍深加欣賞已又撰昭陽殿賦亦見稱於時

梁嵩藤州平南人白龍元年舉進士第一仕至翰林學士見時多虐政乞歸養母因獻倚門望子賦以見志高祖憐之賜其去錫賚皆卻不受請蠲本州一歲丁賦從之及殁州人感德歲祀不絕或云嵩常乘白馬遊東塚墟過渡溺水死至今有白馬廟其遺蹟云

王翊一作珣南海人也及高祖改縣名遂爲咸寧人乾亨

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會白龍見南宮翃進白龍頌文
采斐然大有七年昭陽殿成翃又著昭陽殿賦上之其序
略云上登帝基構乾坤十有八載矣中外春熙明殿云云翃多微文不錄是時獻賦者數十
百人稱翃為第一翃賜予稍緩翃必揚言曰吾獻字字
有金辭何受賜之晚也其自負如此

翃 人父碧雅有詩名翃能世其學累官至曹
部常為長歌贈琴棋僧同列稱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何瑱　劉瓚　何詞　李紓　鄭翔

何瑱仕高祖為左僕射有容觀姿貌儷文采大有初吳
越武肅王薨瑱承命致祭於吳越言論舉止大得譽于

心高祖深喜之

劉瓚乾亨時官客省使高祖既自立為帝命瓚聘於吳
以即位告且勸吳王隆演稱皇帝未幾自江南歸復命
不知所終

何詞累官至宮苑使唐莊宗滅梁高祖懼之遣詞覘
中朝强弱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頗請納禮不為
屈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行且亂矣惡能及
遠乎高祖自是不復通中國逾年莊宗被弒人皆多詞
有先知之哲

李紓大有時為諫議大夫雅有風采文辭占對觀者傾
竦會宰相趙光裔言楚本昏姻之國不可忘舊好且薦
紓有才可將使命於是遣紓將命於楚楚文昭王見紓
大喜深加款遇隨遣使報聘以復二國之好是役也雖
緣封疆舊姻寧邊鄙弭戢兵謀由光裔而紓實有以成
之

鄭翔 人累官至都官郎中大有中高祖與江南和
好使問不絕是時南唐烈祖以誕生日為仁壽節遂遣
翔銜命往賀逾年歸終於其職

論曰講信修睦以延鄰好為維使臣是賴凡此諸臣皆
翩翩皇華之選也康陵之時行李往來常勤聘問區

嶺外晏然小安夫亦藉行人力耶

侯融　蕭益　王翻

侯融 人事高祖官著作佐郎為人慷慨喜直言高
祖初年數窮兵黷武以征伐為事融因乘間勸其弭兵
息民用安南土高祖稍稍從之已而交州之亂交王宏
操死焉高祖以國兵不振實融弭兵之言所致時融已
死數年矣於是追咎融剖棺以暴其尸

蕭益故唐相倣之孫也大有初累官崇文使時交州亂
矯公羨與吳權相攻高祖欲乘其亂取之命子宏操為
交王將兵救公羨益曰吳權桀黠誠未可輕今霖雨積

俱謂道險遠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若留兵
太疾也高祖不聽宏操果敗死未幾高祖病革與右僕
玠謀出秦晉二王於外而立第五子宏昌制命將
下益入問疾高祖告之故益諫曰立嫡以長違之
少者若立嫡自此始由是殤帝卒得立
大有未積官至右僕射兼西院御史高祖愛篤將
王宏昌賢欲越次立之謀於益益為高祖畫策謂
秦王鎮邕州晉王鎮容州因立越王為太子此蕭
進秦王乃殤帝晉王即中宗是也已而蕭益力止
越不行中宗時進左僕射乾和三年追封殿灵立

一歸出為英州刺史尋賜死於道
臣論者謂越王有賢行而殤帝中宗皆淫暴主假王
謀之計得行未必非國福然立嫡以長大居正之義也
益之時議要不可易矣使能力勸弭兵乾亨之際切中
機宜固與蕭僚洪兵有殊焉横遭顧楷其亦遇人不淑
乎

蕭規　孫惠　滕紹英　萬景忻

蕭規未詳何郡縣人光天元年規奉殤帝命告哀於南
唐致事國
孫惠事高祖父子為法物使光天元年繼蕭規告即位
於金陵大得使臣體時人稱其才
滕紹英　人時南唐烈祖仁務館高祖輒遣使往賀
及以為常殤帝嗣位擇使臣修故事朝臣咸薦紹英有
專對才紹英遂將命以往
萬景忻少以驍勇為牙校大有時積功至指揮使殤帝
初立循州賊張遇賢作亂殤帝命越王宏昌循王宏杲
征之師敗績二王困圍中不得出時景忻隸王幟下左
右鬥與指揮使陳道庠挾持弓弩跳馬鬱擊力救二王
得免應乾元年景忻復收遇賢於循州遇賢遂遁嶺而
北不復還循州之平景忻功為第一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重較刊

南漢七

列傳

陳鋌　盧膺　鄧伸　李璵

陳鋌[illegible]原史失其世系歷官至戶部侍郎乾和二年知政事[illegible]王宏昌既遇害中宗以是拜相於朝臣遲以儀同平章事僅居職無所短長充位而已

盧膺仕高祖為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與謝宜清等出使吳越求聘錢傳瓘之女為繼后無功而還膺才藻俊爽詞有體裁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乾和十五年冬卒於官

鄧伸乾和時官至特進父瑞與指揮使陳道庠為友也道庠既引力士劉思潮等弑殤帝及思潮等伏誅道庠頗懷懼不自適伸以父友故遺以荀悅漢紀諷之道庠詰其由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彭越事宜審讀之中宗聞之族道庠并及伸

李璵事中宗為給事中乾和時交州吳昌文來稱臣中宗假以靜海節鎮兼安南都護令璵持旌節招焉昌文意中變璵方抵白州地遣使人止之曰海寇竊發道途艱寒璵遂還後數年卒

吳懷恩　吳恂　謝貫

吳懷恩番禺人也光天時官內常侍殤帝荒淫無度懷恩屢切諫不聽中宗即位懷恩進開府儀同三司乾和中楚王希廣與庶兄爭國中宗以懷恩為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拔賀州已而復昭州未幾部兵北征盡得蒙桂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十一州之地當時稱善戰者咸推懷恩為首同時復有吳恂謝貫

吳恂一作珣為將善出奇計乾和時歷官至巨象指揮使既與吳懷恩共拔賀州楚人來救恂先鑿大穽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將徐知新等遇坡恂遣人自穴中發機楚人悉陷穽中死者無算知新等遁歸恂復桂州境上掠全州以還

謝貫積功為將軍素有驍勇善戰取名一時乾和九年與潘崇徹攻郴州會唐兵來援敗其將邊鎬於義章卒陷郴城由是嶺表土地益廣

論曰懷恩畧地攻城勢同拉朽如熊如羆斯云無忝恂相機設畫神算無遺有將畧焉貫負勇烈之名郴陽一

戰書定鑿土要之邶陵舊武所嚮無前諸臣則其首耕矣

簡文會　鍾允章

簡文會南海人乾亨元年改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遂爲咸寧人文會幼穎異工詩性耿直高祖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乾和時以諫中宗暴酷中宗大怒謫韶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明時倫文敘居其地亦狀元及第

鍾允章其先邕州人從家番禺一曰宣化人博學能文辭爲人鯁直不畏彊禦高祖時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

累遷至中書舍人尤爲中宗所知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允章文思敏捷操筆立就由是聲名藉甚嘗從遊羅浮山應制爲詩動見獎賞拜工部郎中知制誥乾和中使楚求昏楚王希廣未之許也中宗怒問允章爲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恭孝王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兄弟方爭可取狀中宗於是發兵攻拔賀郴等州所至克捷實允章一言力也中宗嘉其功賞賚不可勝紀居頃之有司奏允章名儒宜傅儲貳遂承命輔導後主已而中宗晏駕後主嗣皇帝位以允章藩邸舊僚頗加倚禮擢尚書左丞一作右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用事且性剛不善作慈語至是直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後主不能從宦官輩已人人切齒矣大寶初會後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見之以謂是可誣允章而殺之也馳言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彥章彥章即馳告允章反後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龔澄樞李託等共證以爲然後主乃下允章獄遣宦官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遂族誅允章是日天色慘淡國人以允章素忠鯁皆爲掩涕及彥真被殺始收葬焉自是宦官益橫而國亦因以亡允章詩文

甚富乾和七年撰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甚爲文士所稱其辭曰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己酉季冬莫十四葉止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冬狩九卿扈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於闕石翼日排仗登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黼袍袞鳳文翠綬佩流黃鏤金之劍御飛靈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昧道探元奉真元之化端拱垂衣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

真機巨靈運智丹臺璚室真爲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寔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靈天豈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合華元泉寫瑞於是排石然而設御房工雖以藉硫迸感寵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二道流衣短褐敝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爲先生於此石室鍊丹砂藥成息於璚雲而畢今野人且伏大延神秘丹於靈府并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其靈丹呈獻昨睿算之起重光單閼之歲迄易雜作噩之年將四百九十祀果令金德主來寺驗其君之言明矣野人因留箇面來上喜問所陳問戀者靈丹何在野人曰咫

尺耳遂捫蘿於崤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蛇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米光影射人能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遂旋踵隱入石壁間得知厥此時有近臣奏曰望上德契元微感茲靈異尚以丸民係念四海爲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去左右通召從臣與護恩捧丹隨御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秘之冢真知矣擇日乖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醮以中告謝靈貺由是龍顏開霽圓蓋舒晴綏撫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視璇璣衡齊思之縱橫麥九成之簫韶煙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敞開羣后子來皆蹈舞於形會衆僊萃至鼓舞於堯階徵瑞於列紫垣後隨鸞馭紀德靈祕奧之事然之好辭頌聖仗懋赫之功徽無麗詠并承綸旨伏積甄修錄文多散佚不傳

論曰文會允章之起家也以文辭擢高第而致崔位生保侶不撓殆所云松栢之姿經霜彌茂與或則謂死後擢及賜族及妻孥處衰亂之朝其能免於僇辱者鮮矣

劉博古　曾芳

劉博古不知其家世乾和中官潯州刺史有惠政民多愛之博古常植橘於陸公井傍潯人稱曰橘井並誌其遺澤如此

曾芳未詳何地人故漢時有爲廣州刺史者芳其後也仕　爲程鄉令政清刑簡以仁愛爲時程鄉民苦瘴癘芳給藥以濟之遠近求者日千百計踵相接也芳乃以大甕盛藥置井中令病者汲飲皆霍然而起後人名其井曰曾井立祠井傍邑人祀之有飲水愈疾如初後宋仁宗降詔追封芳爲忠孝公又賜自書曾氏忠孝泉五字以旌之

謝保　時爲循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爲暴人不寧居保一日沐浴齋戒陰禱東酒祝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此刺史無德化耶虎如食刺史無傷愚民因解去

[illegible]犬宿殿庭是夜漏三下廳東南隅忽有物吼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邵文周　吊少霞　重校刊

南漢八

列傳

暨彥贇　陸光圖　邵廷琄

暨彥贇不知其家世或云吳暨艷後也乾和時累官巨艦指揮使常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為中宗離宮之費已而率兵戍郴州捍禦邊境頗以方略稱大寶七年宋師南侵陷郴州彥贇死之

陸光圖四會人也祖東升為烈宗裨將守端州及高祖建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度使光圖生長華胄頗習書知大義歷仕至閣門副使後主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圖獨髡求外郡後主惡其意遂出為郴州刺史至郴周恤窮民招撫兵士民皆呼為陸父宋師臨境光圖遣兵欄騎用鐵會雨漲黃溪溢宋將潘美順流破郴光圖同暨彥贇力戰敗績被執抗罵不屈俱遇害其子孫多居端州光圖有故吏麗姓者失其名常姿非見後主後主辨識之及後主入宋過端

臣願罷伏地迎後主驚曰爾何遽作此耶對曰陛下之國邊境至此已極非有萬里之遠也先是後主爲帶在窮荒北邊故我先國居之不知持遠庭前隅耳其爲將驗如此

邵廷琄事後主官內常侍大寶初宋已易周邵廷琄乘間言於鋹曰我國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我益驕於無事致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比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一云孫鼎宜修兵自守）後主聞廷琄言直深恨之

未幾宋將潘美等陷郴州始思廷琄言命廷琄爲招討使率舟兵屯洸口以拒宋師廷琄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戎具國人賴以少安有譖者投無名書誣廷琄將圖不軌後主遂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不能救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南漢古蹟記云東莞縣陳鼎廟）餘宮使邵廷琄造爲餘宮表澤宮也廷琄舊名更見於表

論曰當宋師南征昭州陷則桂州擁兵彼猶回行潛遁桂州破則李承遲棄城走韶州潰則李延渥鄭文遠就縛其他二三守臣望風納款比比皆然若彥柔光圖之等僻也抗習不屑鏃鉞劍鋒可不謂然哉至廷琄進謀於後主喪身於貝錦言之其滅則其是讒言之不滅則其是依真後主之謂乎赫赫其城若自壞之嗚呼南漢之亡亦何待素衣白馬日邪

潘崇徹　伍彥柔　盧收　李承渥
郭崇岳　謝廷珙

潘崇徹咸寧人初事高祖爲內侍省局丞頗諳兵書立戰功乾和中攻郴州有功中宗常命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已而懷恩召歸宿衛命崇徹代其任後主時加內北面都統歲餘後主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白崇徹日以伶人八百餘衣錦繡吹玉笛

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後主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宋師入境後主復召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爲效命擁衆自保而已未幾宋將潘美克英雄二州崇徹以其衆降宋太祖特赦其罪授汝州別駕卒

伍彥柔者史失其爵里世系大寶時宋將潘美圍賀州後主遣彥柔將兵援賀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岸爲三覆以待之彥柔未之知也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左右圍顧自謂敵在目中矣踞牀指麾殊有矜色頃之伏兵並起水陸俱進彥柔軍大亂被殺

盧收以大寶十三年爲招討使將兵扼騎田嶺嶺號明

喉地宋師來攻皆敗走會叛將李廷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夬枝屯百餘里間枝堅壁相拒請於宋師潘美曰枝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招之必下美許之乃單騎招枝兵降枝兵稍稍解去遂退保清遠燒舟而遁

李承渥大寶中積功至大將宋師連破昭桂連賀諸州後主署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人屯韶州之蓮花峯下嶺南兵常布象爲陳凡出戰先令兵士操器械乘象前進每象載十數人以鼓士氣至是宋師潘美集勁弩射象象不能當率奔躍反走乘象者皆顚僵墜地自相蹂躪軍遂大潰承渥得僅免

郭崇岳宮媼梁鸞眞之養子也宋師破韶州後主用鸞眞薦以崇岳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帥軍屯馬逕以遏宋師崇岳素懦無謀勇惟日祈鬼神却敵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矣乃自領前軍抵水以陣令崇岳殿後已而宋兵濟水屯城下後主欲命文武迎降崇岳固止之廷曉遂力戰不勝死崇岳亟奔還柵內宋將潘美謀縱火焚柵乃分遣丁夫人持二炬會暮夜天大風萬炬俱發煙埃勃起兵遂大敗崇岳亦死焉廷曉 人明洪武時與寧敎諭植士謙正其府文昌知縣植灤皆其後裔也

論曰崇徽擁衆不戰志在懟君二心之臣也枝與彥柔承渥半背之流未嫻武畧假使非潘帥其能免於擒戮旗靡乎崇岳志大器小輿尸再辱非不幸也若廷曉者抑所云鐵中之錚錚者與

鍾有章 薛用丕 王珪 黃德昭

鍾有章尚書左丞允章之弟也少有文學與允章齊名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後主初嗣位建天華宮於羅浮山又立雲華閣及甘露羽蓋等亭命有章爲之記辭采宏贍稱作者居數月先允章卒未幾而允章之禍作

薛用丕大寶初爲禮部尚書與左丞鍾允章有舊好許彥眞之告變也後主命宦者與用丕雜治允章用丕揣宦者意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天乎冤哉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佞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我冤俟其長公可爲我告之邕昌者允章二子名也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兒子報仇邪復入白後主允章實與二子共登壇將有所禱并捕二子繫獄族誅之

王珪事後主爲諫議大夫國亡後宋太祖遣使問宦官李託等率衆拒戰及縱火焚府庫事託默然不言珪直

責之曰昔在廣州擅務並兩帶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
子遣使按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懼而伏其顙
黃德昭大寶末累官至學士從後主入宋路由江陵郎
吏館師進迎謁於道時德昭侍後主後主問師進何人
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先主歲貢
大朝輜重北至荊州乃令師進至郎於此造車以給傳
運爾後主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
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涕久之

蕭漼　卓惟休　周茂元　馮元
李廷珙　周渭　唐承裕　駱崇璞

蕭漼歷官左僕射爲人依違餘所可否大寶十四年宋
師度馬逕後主遣漼奉表詣軍門降宋將潘美宣太祖
意先使人送漼至汴京已而授漼太子中允（今案續長編作蕭淮）
卓惟休寶大時官中書舍人宋師南征從後主入宋改
授太僕寺丞

周茂元者知司天監事傑之子也茂元生而穎異能紹
父志世其學事高祖至司天少監及後主降宋茂元從
之授監丞而卒子克明精曆律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
風雲遁甲之書隨父至宋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
簿轉監丞尚遷春官正

馮元字道宗其先始平人也四代祖官廣州以黃巢之
亂不敢歸而烈宗據南海徧斷士人故三世居嶺南爲
日御大寶末元父子從後主朝宋元父某授保章正元
由大中祥符元年進士累官翰林侍讀遷戶部侍郎卒
年六十三諡曰章靖事具宋史不具錄

李廷珙連州人父處韜博學善屬文事後唐明宗累功
爲武安節度幕府掌文翰處韜殁廷珙猶在襁褓寄食
母家幼岐嶷不群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乾和中除
番禺簿後主初立擢主軍知兵馬使是時屠戮忠良廷
珙知其必亡大寶九年四月降宋授郴州指揮使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春州刺史明年獻平嶺表策及
潘美南侵廷珙爲宋師嚮導擢廣西總管招討使後論
功宋太祖改所居爲奉化里累遷刑部尚書

周渭恭城人也大寶時苦於繁賦因率鄉里逾嶺將避
地零陵中道爲賊所掠寅身走汴京上書宋太祖陳時
務太祖奇之擢拜右大夫嶺南平渭始還鄉里奏去後
主無藝之徵鄉人德之爲立祠

唐承裕世爲　人自中原之亂避地德昌縣（即桂州全義縣
後名安）大寶十四年國亡承裕入宋爲縣官今其地猶傳
唐家宅

翳崇琛仕後主爲　有能名宋旣平嶺南命周仁浚知瓊州旣至擇崇琛等四人分上分知儋崖振萬安四州因其俗而治之綽有政績時以爲得人

胡萬頃　林楚材

胡萬頃　人幼神悟精九宮三元之法占事多奇驗撰六壬軍鑒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歷二卷術數家多宗之

林楚材故番禺布衣也不測其爲何人大寶末有稱田自游中浮水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楚材見而歎曰水魚潑潑分南將好事或有記其語者及宋師至番禺爲

都部署方悟爲潘字

陳志女　莫筌　譚氏二女　李氏

陳氏賓州人父志年八十惟依一女及志卒氏哀毀不自得未幾亦死鄉人以其孝特像於能華寺祀之號南漢[illegible]烈宗封爲昌福夫人

莫筌周潤之妻也潤出奔時不暇與筌訣二子方在孩抱間父母欲嫁之筌泣誓曰潤必能自奮筌有二心者有如皎日於是躬親蠶績確存以給朝夕久之爲二子娶婦凡二十六年而潤歸

譚氏二女昭州人大寶初於誕山下修黃老術不知所之一日同學以不雨爲憂二女至鄰山翁曰汝能餉我即可禱雨翁餉之未信也二女禱法果大雨如注翁追覓不復見山下呼則上應山上呼則下應將至一巨石因問舞草木二女之衣帶在焉甚後屢見二女於石上鄉人因立廟祀之

李氏尚書左丞鍾允章妻也有賢行允章號名臣而性不喜蓄獲賜賚甚厚未嘗分遺故人李乘間語允章曰昔季君子家無釜鬵止用一銚鐺且欲接賓友今晉盈室而義路榛塞即富貴何足尚也乃出銚以示允章允章大慚自是稍稍揮散矣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善柯維楨翰周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南漢九

列傳

林延遇　龔澄樞　許彥真　陳延壽
李託　薛崇譽

林延遇閩清人爲人陰險多計數少以宦者給事閩惠宗惠宗娶高祖女清遠公主使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高祖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已聞閩惠宗被弒求歸不許素服向本國三日哭中宗時爲甘泉宮使大加倚任誅滅諸弟延遇實與其事乾和十四年病卒粵人方舉國相賀而龔澄樞繼延遇用事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也乾亨初分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是爲咸寧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高祖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無所顯名中宗襲位甘泉宮使林延遇頗預政事及病將死言於中宗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已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進玉清宮使後主嗣立謂羣臣多自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親近足任遂委其政於澄樞澄樞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一由於澄樞澄樞與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內外作奸凡大小事多諾決以行胡子又數爲後主言澄樞等乃上天使來輔天子有罪不可問澄樞因與李託薛崇譽置酷法之具以震讋國中民甚苦之宋師入境澄樞謀於託曰北師來利吾國寶貨爾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由是縱火焚府庫宮殿殆盡宋將潘美至執澄樞與龔龍德宮中已而送汴京斬於千秋門外初高祖改名龔有僧人以讖書進言不利宋史又云有術者言不利名龔遂改名龑至後主用澄樞卒以其姓亡國識者以爲有先兆

許彥真仕中宗父子爲內侍監既譖殺尚書左丞鍾允章與龔澄樞用事國中久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續通鑑長編云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反

陳延壽未詳其家世以宦官事後主與龔澄樞輩朋比

弄法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以惑後主心作玉堂珠帳
之死實自延壽發與之先是高祖雖寵任中官其數纔
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而已中宗時益廣至千
餘人畧增內常侍謁者之稱逮後主信任宦者凡羣臣
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
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用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奄
人滋十倍於乾和時者通鑑綱目云宦者近二萬人諸使名不翅二百
有三師三公等官稍加內字以別之因謂士人爲門外
人卒以此亡國

李託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高祖爲內府局

令中宗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
宮使後主立受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
託納二養女於後主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託
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
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宋師既陷韶州
藝軍使李承渥敗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信勸後
主納款託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宋太祖遣使問託
等罪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燔府庫誰
爲之謀者託俛首不能對諫議大夫王珪復詰責之託
乃引伏後至汴京被戮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尋補子五省第中宗署爲內門使
兼太倉使後主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
書點檢司事宋師陷興王府崇譽縱火焚倉廩擒送汴
京與李託等駢斬

論曰自古禍人國者惟宦官爲甚其蠱主也以善柔而
情常泥於不可解其毒人也以險鷙而患每發於有所
忽粵漢及唐其殷鑒者也劉氏自乾和以後奄寺至七
千餘人而舞法竊政者若延遇之陰狡善謀登樞之貪
詐亂國彥真之殘忍妬賢延壽之淫巧惑上託與納女
以擅國柄崇譽則提算以竊主權議出多門內外朋比

君既不恤國亦隨之雖昔伊戾禍宋豎刁亂齊未有若
此之烈也要其所從來漸矣嗚呼知此可以論世云

余延業 趙純節

余延業宋鑑作龔延業今從東都事畧及宋史大寶中爲內常侍宋師陷
郴州擄後主內品十餘人延業其一也及至汴太祖問
延業若在嶺南何官延業對曰臣不才備扈蹕弓箭之
職太祖令取弓矢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能開太祖因
笑問後主爲政之迹延業具言後主作燒煮剝剔刀山
劍樹之刑令有罪者搏象擊虎以爲笑樂又置媚川都
入海採珠所居宮殿數以珊珠玳瑁飾之瓊州米計斗

定稅五錢邑州民入城者輸錢一文內宮陳延壽作奇技淫巧日費金錢鉅萬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無虛日李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費太祖大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而嶺南之師延棨實有以啓之

趙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稱貴寵雅與龔澄樞陳延壽同事而絕不侵權預政性情澹逸蒔芭蕉樹凡軒窗館宇咸植之時號純節爲蕉逸。

張遇賢

張遇賢循州博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於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莫相統一共祈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賊帥各以便宜剽掠州縣告其進退而已殤帝遣越王宏昌循王宏杲討之戰不利爲遇賢圍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二王出圍而走時光天元年也未幾遇賢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寇南康唐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易之不爲備已而連陷諸州縣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

雲洞造宮室營署命他將四出攻刦久之唐通事中書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恩（一作嚴思）統師出援遇賢遂大敗復告於神神不復語因衆皆潛遁賊將李台知其無功也執遇賢及其副貢伯推渠主僧景全送唐斬軍建康市

論曰吳大帝時羅陽有人自稱王表言語飲食略與人同而不見其形及觀遇賢之事何相類也要之盛世其鬼不靈而衰季顧異雜見其略如吳主猶未免有惑況區區賊輩乎明此可悟宣尼不語之旨矣

陳道庠

陳道庠端州人也殤帝時官指揮使錢帛館之役援二王有功由是日加親密中宗爲晉王時道庠常豪非望陰布腹心遂承旨引力士劉思潮五人弒殤帝於寢門已而思潮等被殺道庠內不自安將軍鄧伸與之善私遺以漢紀語詳伸本傳中宗聞其事卽族道庠家

廣南僧　　僧如敏　　僧文偃　　僧子詳

廣南僧失其名烈宗出獵左右報大王來僧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烈宗問佛豈不是汝師僧曰是烈宗曰見師爲何不起對曰未足酬恩（一曰試嵐代云）

僧如敏閩州人住韶州靈樹山烈宗高祖累加欽重署

爲知聖大師改問佛法至理若何如敏展手而已又問
年多少答曰今日生來朝死居翁美四十餘年頗有異
迹高祖初立有事於師旅將詣院決臧否如敏已先知
恬然坐逝及高祖至驚問何時得疾對曰師無疾適授
一緘令呈大王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
高祖悟其意遂寢兵乃召第一座登堂說法即雲門文
偃也賜如敏號曰靈樹禪師

僧文偃嘉興人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
質生知慧辨天縱最後抵靈樹爲如敏禪師初如敏住
山二十年不立首座一日令擊鐘三門外迎近首座及

衆僧出迎則文偃來也後繼如敏開堂高祖親臨請益
文偃曰目前無異路高祖大加欣賞文偃倡道靈樹雲
門凡三十年機緣語句實立雲門宗之始以中宗乾和
七年四月十日卒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
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託奏請開塔於是後
主敕迎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曰大覺諡大慈雲
匡真宏明禪師

僧子祥字姓實文偃之法嗣也居韶州白雲山大開雲
門宗乘初住慈光院中宗召入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子祥應對稱旨及將示滅自衆曰去此即他方相見言

訖而逝又韶州有章禪師者中宗問如何是禪良久不
置對中宗異瀾其首因署號曰禪想亦文偃弟子

黃步松　黃野　甘佃　莫公

黃步松隱身不仕常修煉山中遇仙人點悟丹成羽化
而去後人名其所居曰遇仙洞或云乾和初中宗所遇
道流即步松也

黃勵大有求官韶州刺史辟高祖深刑峻法廢棄官入
羅浮山築書院於木蕨洞左居焉久之謁雲華野人之
仑亦自號曰黃野人嘗遇仙真指授丹法修煉得道時
時服黃衣繫皁絛腰懸玉瓢遇病者投以藥輒效宋高宗時

異葯存錄與中其真逵先生。六要中有魚肉道人者宅下藥餘面皆遇異人以藥一丸某口中悉畜言語動作如隱居事後日遇試當爲之道先生日羅浮山黃野人五代時棄官學道宜往謁之道人至羅浮得緣藤上崖見野人露坐山顛而與之野人口了可敎取魚肉與之道人自此能食生肉

甘佃象州人家素富四方告匱者隨探囊中金乞之滿
所欲而去性特靈異人有吉凶禍福者無不奇中一日聚
鄉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教衆以修身事親大節言訖
瞑目而逝鄉人肖形祠之號曰甘大將

莫公失其名別號爽顯道人家居韶州之翁川縣七歲
辭親入石巖中跏趺靜坐卒莫窺其所爲居人相率伺
察外一夕俄不見皆以爲辨舉去云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邵 嚴菲慶百氏閱

昭文周 昂少濂重刊

楚一

武穆王世家

武穆王（林宗福廉刑作武威王今按五代史十國世家）姓馬名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三楚新錄云殷上蔡人九國志作扶溝人）自云伏波之後唐中和（或作）初忠武軍節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舊史書不載其字錄弟多山人為忠武軍部將）戍蔡州拒黃巢殷隸軍中以[illegible]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從為宗權乃遣儒建鋒將兵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而殷實在行閒會宗衡方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會汴兵急攻宗權宗權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下遣殷與建鋒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收餘衆七千人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為謀主轉攻豫章虔吉遂有衆十餘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發邵州兵守龍回關建鋒等至降其將蔣勛建鋒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

直趣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留兵戍還開門內之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自稱留後明年昭宗授建鋒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鑑載此事在乾寧元年四月戊申）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建鋒不許勛率兵攻湘鄉建鋒遣殷擊勛於邵州建鋒庸人不能御其下既得志仰嗜酒不事事常與部曲等狎飲帳下卒陳贍妻有色（一云新息小史贍為建鋒御者）建鋒私之贍怒袖鐵撾擊殺建鋒隔其喉（湖湘故事云湖南節度使劉建封私其紀綱官陳某之妻陳為因別斜伺便以鐵撾擊殺之馬兵將其行為今夢茶蕃今從戰陽史）軍中推張佶為帥佶署入府馬忽蹶傷左髀是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

主也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邵州（三楚新錄云殷處李伭麾下隨何氏南徙長沙據之殷最有功何乃擢為部將命為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兵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惟殷累辭殷貴戚者為之知豈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為主其詭無稽今不從）方值夜殷猶豫未行比曉忽聽一人黑色執大棒歷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殷以為嘉兆詣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為福因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潭州既至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蓋乾寧三年五月也秋九月唐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光化元年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思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路振九國志曰唐世旻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桂陽人殺刺史魯景仁本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據之）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邵州為蔣勛所據是年二月張佶克邵州擒勛）五月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殷以李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遊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帥兵攻衡州斬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世旻走死即以李唐為刺史二年遣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於隘以邀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與

置燔林光燭天地蠻兵驚遁遂拔道州斬結十一月復遣李瓊攻郴州取陳彥謙誅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悉平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殷盡收嶺北顧內懼命副使陳可璠率兵戍全義嶺殷遣使聘於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不納殷怒令彥暉瓊等將兵七千攻之兵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以為聲援會可璠掠民耕牛犒軍民怨之請為我兵鄉導言西南有小徑僅通單騎距秦城裁五十里耳於是彥暉遣瓊以六十騎從步兵三百人由小徑襲秦城中宵逾垣入擒建武斬之以練直造可璠壘示之

之信即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大擊執可
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殲焉秦城以南二十餘州望風
稍潰遂圍桂管降士政九國志世家云光化三年敗死桂州非是盡服其
所屬桂宜嚴柳象五州殷以瓊為桂州刺史未幾表授
桂管觀察使通鑑作靜江節度使今從世家天復二年春三月唐帝
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三年夏四月吳王行
密遣使來言梁王全忠跋扈請絕之大將許德勳曰全
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荊南節
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
乘虛襲江陵庾陷之大掠而回十國紀年云殷將許

來至鄂州江陵已陷將士念其家皆無鬭志王子
見夢瓊云朗倘及朗州軍入江陵俘獲軍人
道經岳州刺史鄧進忠具牛酒犒師
以賊歸附按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其衆來降又許德勳傳云天祐二
年賀兵界晁焉有還譚岳州刺史鄧進忠以歲歸用然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
宿命楊師序夜討衛與七月許德勳何由碁見荊南九國志之誤明究淮馬兵行年記八月天復三年自荊南拔
旅還遂人為州將刺史鄧進忠此所謂荊南者乃成汭也其說為允至都湘叔事言開平中取荊南回還置取
賊降亦非殷以德勳為岳州刺史以進忠為衡州刺史天祐
元年淮南遣殷弟賨歸長沙殷表賨為武安軍節度副
使二年我兵侵淮南為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所敗三
年春三月淮南將陳知新陷岳州七月吉州刺史彭玕

來降明年梁王全忠改名晃卽皇帝位改元殷遣使修
貢且有勸進功夏四月辛未梁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
令封楚王
開平元年五月梁敕改桂州純化縣曰歸化是月宏農
王渥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
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
別將許玄應為監軍統水兵三萬入寇王有懼色靜江
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臨敵而懼必勝之道也王
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兵拒上流水軍副指揮使
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越

堤與戰不勝乃遺我書詐降王欲許之彥暉以為不可
信急擊之存等退走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破之擒
存與知新淮南兵死者無算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
遁去彥暉遂取岳州王釋存知新之縛慰諭良久二人
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王怒斬之是月王遣兵
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梁武貞節度使雷彥恭
會我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預屯兵公安絕彥
恭糧道彥恭敗走我兵亦遁秋七月彥恭襲我岳州以
有備而反八月辛亥梁加王兼武昌軍節度使充本道
招討制置使九月丙申梁削雷彥恭官爵命王與高季

昌討之以彥恭焚掠岳州叛附淮南也冬十月遣秦彥暉與荊南將倪可福攻朗州彥恭乞降於淮南淮南命將冷業屯昌江李饒屯瀏陽以援之王遣岳州刺史許德勳拒其師未幾執業於旋角鎮擒饒於瀏陽縶而歸斬之市中是年淮南將呂師周來奔

開平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王以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乙亥遣兵攻鄂州為淮南將秦裴所敗是月秦彥暉克朗州雷彥恭奔廣陵虜其弟彥雄等七人送於梁奏改武貞軍為永順軍澧州刺史向瓌來降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納款我始得澧朗二州之地六月判官高郁請聽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贍軍從之秋七月王奏梁於汴荊襄唐郢復諸州置回圖務運茶河之南北以易繒纊戰馬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梁主詔曰可由是屬內民皆得摘山籍茗第募戶置邸閣以居茗號曰八牀主人歲收數十萬國用遂足九月荊南兵屯漢口絕我朝貢之路王遣許德勳擊之兵至沙頭荊南求成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伐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其昭賀梧蒙龔富六州王表德勳既廣息民兵出荊南遂安

開平三年夏六月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攻洪州時

淮南將劉威守其地全諷請兵於我王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玕之況也）圍高安以助全諷秋七月楚攻與淮南將米志誠呂師造等戰於上高我師敗績吉州刺史彭玕來奔王表玕為郴州刺史且為子希範娶其女

開平四年夏六月王表求天策上將（歐陽史楚世家云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今從通鑑）梁加王天策上將軍王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為左相存為右相（蜀史云殷以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又云希範開府承制如殷故事文士廖光圖等十八人皆為學士今依通鑑只以八人之數屬希範）是月侵荊南敗於油口吳水軍指揮使敖駿圍彭瑊於赤石遣兵擊走以救瑊已而敖駿歸冬十二月辰州蠻宋鄴寇湘鄉溆州蠻潘金盛寇武岡王命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州兵五千討之（先是宋鄴叛溆州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為邊患至是俱入寇）靜江節度使龐巨昭以容州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高州內附王命姚彥章張可求（馬氏近事作可球）將兵迎之隨以彥章權知容州事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入飛山洞擒潘金盛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冬十二月乙卯梁以王弟朗州留後賨為永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清海節度使劉巖攻梁韶州梁之刺史廖爽來奔王表爽為永州刺史癸亥

梁救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王蕭也未幾劉巖發兵寇容州王命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巖遂取我容州又取高州是時偏治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鑄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董遹錢譜曰馬殷據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乾化二年春二月辰州蠻宋鄴敘州蠻昌師益帥衆降王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敘州刺史夏四月癸丑梁以王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甲戌梁主聞我與嶺南相攻命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叶使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

立冬十一月吳將陳璋襲岳州執我刺史苑玫王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之璋復進攻荊南吳恐我師往救遣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兵還我兵會荊南兵於江口邀之璋駢艘夜過追之不及三月梁均王友貞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秋八月姚彥章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而我兵解還冬十月南平王劉巖求婚許之

乾化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以州來附許貞以師援之吳將柴再用米志誠帥師討之是月岳州都指揮使王環襲吳黃州執其刺史馬鄴五月吳柴再用等破劉崇景於萬勝岡崇景遁去許貞師敗歸復失袁州

貞明元年秋八月南平王巖來逆婦王遣弟永順節度使存送女於廣南冬十一月梁改元是歲梁主改名瑱（[illegible]）

貞明二年冬十二月遣使通好於晉晉亦遣使來聘

貞明三年　　月王遣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貞明四年秋八月吳軍攻虔州防禦使譚全播來乞師王命張可求將萬人救之吳劉信遣其將張宣夜帥兵

三千襲可求於古亭我師敗績是月梅山蠻寇邵州守將樊須擊走之

貞明五年夏五月王遣兵攻荊南荊南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率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寇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率水軍趣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我師釋荊南引歸簡入復州執知州鮑唐

貞明六年冬十二月吳越王鏐爲其子傳璙（一作[illegible]）求婚許之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秋七月命掌書記李皞送女於吳越是歲辰敘蠻人寇姚彥章討平之

龍德二年〻月始取永道郴諸州民丁錢絹米麥李心傳朝野雜記曰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存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大唐改元同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唐主入大梁遂滅梁王遣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覲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唐主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財堪飲馬爾唐主大悅既而撫其背曰比聞湖南必爲高郁所圖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邪郁故謀臣唐欲去我爪牙作爲流言以間之三楚新錄曰馬希範入覲途經進上齊氣雜韓旅逆楚親聞類其來遊謂之曰僕聞楚之爲居若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關之卑也卽以荆盡南

擧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頻府庫之牟則不足以供賀衆之貴今侯貧者敢以爲令爲肯希童輕薄公子觀緋錦形短而履長諸各而且醜不覺爲之絕倒既而辭臾數百叢雜諸挾衣而去及希範立時雜簡已爲宰相對辭去竹伏其事頗未可信錄以備考是月復以桂州之歸化縣爲純化縣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曰平江

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唐加王兼尚書令冬十月進羅浮柑子於唐又遣使賀唐主萬壽節進銀龍鳳鞘花漆浴斛一事盤龍鄉衣龍鳳壓金鞭腰龍鳳裝箭龍鳳朱背弓紅絲弦金鏃頭箭各一副白金一千鋌

同光三年冬十一月王聞蜀亡大懼表求致仕略曰臣已營衡麓之間爰爲菟裘之地願歸印綬以保餘齡唐主賜書慰勞褒諭不許是時王關市無征四方商旅闐凰輻輳湖南地故產鉛鐵用都軍判官高郁策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通鑑云湖南專用鉛錢已又鑄鐵錢圍大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十乾封錢其文作上面有兩下兩左稱字宜求文斯有數轉曰馬殷置鐵冶鑄錢可大寸開到用皆本用九文爲貫文曰乾封泉寶其文上乾其數上九謂通用焉洪氏泉志曰此錢徑寸七分重十七銖圍五寸半文曰乾封泉寶面湖南故事以爲鐵錢豈當時鑄錄鐵兩邪二流行境內商旅出境無所用錢輒易他貨去故能以本土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十國紀年云馬殷始鑄錢行於城中城外則用銅錢賈人多以鐵錢持過江北高郁請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以一當十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指垛交易又湖南不事桑蠶郁勸王令輸稅者

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

同光四年夏四月唐主嗣源立改元天成王遣使修貢并賀卽位唐加王守尚書令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唐主更名亶三月王會唐兵伐荆南遣都指揮使許德勳屯岳州夏五月丁卯唐賜王被馬玉帶命鑄權於行營王不卽奉命是月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於唐唐主賜王駿馬十美女二道過江陵南平王季興執光憲而奪其物六月王請進行臺兩中唐封王爲楚國王唐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五代會要云先是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湖南節度使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

執誼務三公之係州竹國復之今取歐史及通鑑年月日秋六月唐冊禮使尚書右
丞李序至於潭州序一作光序時府元龜云李光序爲騎常侍受冊將真行給遣曹保日
冊府馬殷明命先是未中使往如都湖南文朝臣呼殷寫甚下賓幕皆自承郎給令之外字守至各小九會
翔遣之禮如從東劉恃封賦謂之曰當有副有一令公而春唐手復來天使朝臣先然不受其令故四郵任
王爲既見殷但可分爲已其檢今一舍人但呼爲劉前書記序持節攸制延宋書衛
札討門開國立宮承制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爲是月
上始開國以潭州爲長沙府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
稍爾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
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
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

聲武安軍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姚彥章爲左丞相許德
勳爲右丞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跋恆爲僕射
馬珙爲尚書張瑤張迎判機要司潘起爲吏部侍郎何
致雍戶部侍郎黃損兵部侍郎凡管內官屬皆稱攝惟
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是歲上三代尊謚曾祖筠曰
文肅祖正曰莊穆考元豐曰景莊立三廟於長沙
天成三年春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三月王如岳州遣
六軍使袁詮歐陽史作銓今從通鑑副使王環與子希瞻將
兵擊荊南大破其軍於劉郎洑進逼江陵南平王季興
請成以史光憲來歸王讓副使環不取荊南環言江

在江陵以爲扑破王嘏是月大與吳兵戰學溵陂隔洲爲
溵將苑章所敗我師遁還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
靜江統軍王彥章巡岳州王命許德勳禦之於荊山丁亥
敗吳兵於道人磯擒璘及彥章以還五月吳遣使求和
王歸璘彥章於吳六月唐詔王討荊南王遣許德勳攻
之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殺請從副於陳明日南平王
季興請成秋九月荊南敗我兵於白田執我岳州刺史
李廷規以獻吳冬十二月南平王季興叛吳以其子從
誨爲荊南節度使

天成四年春三月王命次子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
軍事先行後聞夏四月下教國內鑄錢一直錫錢百丙
午王環敗荊南兵於石首秋七月壬子希聲矯王令殺
其臣高郁王聞悲哭累日八月唐主敕中書門下凡署將相藩
鎮宜落吳越王鏐及王官位五代會要云天成四年八月敕朝廷每有將相恩命
准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於敕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
與使相名殊承前例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居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
省官資不合列銜牒尾今後有署將相敕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乃永爲常式
長興元年冬十月王寢疾遣使詣唐請傳位於子希聲
唐疑王已歿辛亥命王子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
侍中十一月己巳王薨年七十九九國志云殷以大中六年壬申生享

年七十九蔡曰大中元年生長興元年卒年七十九年驚得其實契丹教亦歷歷可考又殷長興元年卒年纔
五代舊史云長興二年卒年七十八俱誤遂教諸子兄弟相繼質劍於祠堂
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
侍郎黃損曰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告鄰道告終
稱嗣也殷王從之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可謚曰
武穆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衡陽之上蒙胡賓王湘志云馬殷墓在衡陽上蒙水側

論曰國家之興豈不藉有師武臣力哉武穆奮迹行伍
之中龍發蒯驥司馬推轂此固陽有天幸而魏之驍悍
保之謀畫德勳以威斷稍彥暉以果毅名儀則智深勇

沈授則慷慨切直皆一代將相才也攀麟附翼共啓霸
國遂能據湘潭跨桂嶺南抵柳邕北震江漢假非勃海
偏處於門戶彭城密邇於比鄰偏方之大勢成矣奈何
克家無人適符衆駒爭棧之言功臣冤死國亦隨棄垂
裕後昆武穆其有慚德焉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弟　農祥慶百氏閱

邸文炳　昂少霞校重刊

楚二

衡陽王世家

衡陽王名希聲字若訥武穆王次子武穆王子數十人
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
袁德妃希範母曰陳夫人而德妃有美色希聲竟以母
寵得立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

制復藩鎮之舊十二月唐進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
度使加兼中書令希聲居喪無戚容常聞梁太祖嗜食
雞臛私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雞以供膳二年冬武
穆王將葬於衡陽凡發引矣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臛數
器而起朝臣潘起譏之曰晉代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
不乏賢者三年秋七月湖南大旱希聲命閉南嶽及境
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王性惡
而好貨商有齎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照一
室王殺商而取之踰月亦遂誠

文昭王世家

文昭王名希範字寶規武穆王第四子也希範初爲鎮南節度使希聲既歿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長興三年秋八月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九月唐以希範爲武安軍節度使兼侍中冬十月癸酉進銀茶請頒戰馬唐明宗賜馬五十匹歸貢物四年春正月乙卯唐加希範爲武安武平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府長史封扶風郡侯是年追怨衡陽王嗣位不讓幽其母弟希旺不得預兄弟之數應順元年春正月壬辰唐閔帝封希範爲楚王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廢其主從厚而自立尋弑之改元

清泰是歲唐正使兵部尚書李鏻副使馬承翰來聘（五代史云鏻慇常府奉使湖南廢帝立書以爲必用己爲相遷延過期而清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當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錦二深花皮一因爲鏻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曰進奉使報崇示鏻兩與文紀皆拜平章事失據大慚遷獻其反拂駮帝麸不用）清泰二年春三月王弟希杲鎮桂州有善政監軍裴仁照言其收衆心王頗疑之夏四月溪將孫德威寇蒙桂二州王命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兵巡桂州溪兵自蒙州遁走徙弟希杲知朗州秋七月庚寅王自桂州北還冬十一月契丹主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改元天福是時命修黃陵廟致祭（日湖箸云廣以六月六日致祭）

天福二年　月王表聞靈關州木六字實爲大晉開基之讖先是梁開平中谿州軍前令思安奏靈關縣然穰鄉人因伐樹分爲兩片內有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及唐莊宗由晉王登位自以應之至是石氏國號晉朝與木文允合因解釋以進（楚錄云開平二年梁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隸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梁臣含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方人貢國天少監李爲稱謂所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吾以爲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點書丙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之外兩點以十四字貫之卽申字也

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進起晉州如爲之言）夏五月晉敕青草湖廟安流侯改封廣利公洞庭湖廟　改封靈濟公磊石廟昭靈侯改封廣利威顯公黃陵二妃懿節廟改封烈祀（□廟本作□）王奏也冬十二月晉詔加王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是歲置義寧鎮於灃州縣地尋改爲義寧縣

天福三年冬十月順賢夫人彭氏薨夫人治家有法王甚憚之既歿後王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十二月乙酉王貢晉御輦一乘金漆柏木鏤金花廊銀裝眞珠車渠紅絲網囊悉備又進謝恩除江南諸道都統絹一千疋

又進謝改功臣加食邑銀鈔鑼四千兩重二千兩土綢
主襪吉貝布共三千疋麩金五十兩
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王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
官屬是月王奏改湘川縣爲清湘縣新唐書志但有湘源而無湘川然歐陽史職方考云因湘川縣爲清湘縣輿地廣記云府置湘源縣唐因之後改爲湘川晉又改爲清湘而置全州五代會要則云以湘川縣置全州仍置清湘縣今從之仍置全州治清湘湖廣志云僧全真郴州人唐至德初來遊湘源訪淨土院宋州刺史韋宙遣使禮請翌日師至四門各見其人及宙出道迎推見一人而已具神通不可具述卒年一百三十二五代時因全真多神異改湘源爲全州析部灌陽
縣隸之秋八月蠻南巡內溪州刺史彭仕然通鑑作彭仕愁歐陽史作彭士愁今按李宏皐銅柱銘作彭仕然宏皐乃本館學士當無譌誤從之引錦溪州蠻萬

餘人寇辰澧二州焚掠鎮戍遣使乞師於蜀蜀主以道
遠不許九月辛未王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
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歐史云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擊士愁今從通鑑冬十一月王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
等官以諸弟及將校充其職又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
館立學士員以武安軍節度判官拓跋恆都統掌書記
李宏皐江南觀察判官廖匡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
雅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起一作玘鎮南軍
節度掌書記衛巘九國志作曹巘今從五代史補鎮南軍節度判官李
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牧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

裴頡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
巡官孟元輝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靜江府掌書記鄧
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佼年九國志作李宏節今從五代史補武
平軍節度推官蕭洙一作珠昭順軍觀察度支使彭繼勳
十八人爲之是月劉勍等進攻溪州彭仕然兵敗棄州
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十
二月漢諫議大夫李紓來聘隨遣使報聘
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勍進攻彭仕然寨火箭焚之仕然
帥麾下逃入溪錦溪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蠻納溪
錦獎三州印請降二月勍班師還長沙王徙溪州於便

地表仕然爲溪州刺史以勍爲錦州刺史溪州西接牂
牁南林南通桂林象郡王素稱漢馬援苗裔效伏波將
軍故事以銅五千斤鑄柱立之溪州柱高丈二尺入地
六尺名山紀云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命學士李宏皐銘
之勒誓狀於上自是寧州酋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
八州都雲酋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酋張萬
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前後來附郡縣釋名云天福五年錦州王普齊附楚
戊申王貢臥輦一乘御衣一襲鳳文鞋龍文帶各一具
三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邀貢物於襄陽
天福六年秋八月甲寅貢晉金銀器及方物冬十月遣

使貢諸色香藥蠟面含膏茶於晉十一月晉安從進舉兵反丁酉遣使貢晉吉貝等三千疋白蠟一萬斤硃砂五百斤別進漆器萬餘事十二月晉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王出師討襄州王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以舟兵趣漢陽仍仍原本作似誤漕米五萬斛以餽軍是歲蜀主貽七寶鐙為王壽王以賜岳州君山寺名山記云岳州府君山有七寶鐙高六尺廣二尺五寸蜀孟昶以此七寶所鑄鐙壽楚馬希範希範置之寺中

天福七年夏五月遣使賀晉重午節貢白金茜緋篔扇等物夏六月晉主殂齊王重貴立冬十月王大興土木功建天策府於長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

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楹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率用丹砂凡數十萬斤地衣春夏以角簟秋冬以木綿為之先是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有憂色未幾東境山崩涌丹砂如邱陵於是取用之類足僚吏升殿者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是歲晉敕改道州延唐縣爲延喜縣避高祖諱也

天福八年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月王置銀槍都八千人楚地多產金銀茶穀比年財貨豐殖王奢欲無厭遂自誇大為長槍大槊悉以白金募富民年少者充之是歲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之勢已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製襆頭脚長丈許以象龍角每晨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又建會春園嘉宴堂金華殿其費鉅萬間携子弟僚屬於會春園讌宴學士徐仲雅等賦詩上觴晝夜舞飲湖湘故事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命東野作詩有歡時富所賜云珠璣形冷偏粘草寶麝香濃斬□花山色遠堆螺髻簡草幹春曼齣香絲寞齣寂寞淚怨葉小杏妖嬈弄色紅用度不足因加賦國中王命遣使者行田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已而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

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列在位外官罷者必責以貢獻為殿最民有罪富者輸財強者為兵受刑惟貧弱者而已又置函於府門使人投匿名書互相告訐復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縣千斛小縣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以抵之天策學士拓拔恆切諫以為不可王大怒終身不復見恆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晉大赦改元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王殺其弟希杲冬十月遣使獻供御紬絹六千疋白羅一百疋倚卷白羅十疋錦綺壽面十

緜錦綉背十合於晉十二月因酺於處士虢偃判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偃以詩涉刺譏思瑾以上書切諫獲罪是時遣廖法正聘於唐及還語人曰東朝天子粹若珠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

開運三年春三月升桂州全義縣為溥州仍改全義縣為德昌縣并割桂州之靈川義寧等三縣隸之從王奏也按歐陽史職方考無有溥州此或五代會要所載當是因為史文訛之秋九月王知晉王好侈靡屢以珍玩為獻求加都元帥甲辰晉詔王為諸道兵馬都元帥冬十二月契丹執晉主重貴以北是歲晉客省使王筠來聘以國亂未歸

開運四年春二月丁巳朔契丹主下詔赦晉大遼會同十年大赦遣使冊王為尚父五代史補云契丹聞山湧丹沙之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遂冊為尚父王以契丹相推奉益自矜寡是月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更稱天福十二年按是年六月知遠改國號為漢仍以天福年號稱諸僭僞六月以前中原隔絕使命未通猶稱開運年號夏五月王命母弟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希廣判內外諸司事壬辰王薨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先是巳丑王方望渚臨江觀競渡忽驚起曰高郁來王弟希廣曰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亟趣駕歸血自鼻踊溢出彌留之際郁復晝見竟以是不起或言武穆王時王嘗自洛京歸具述莊宗閣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之言於武穆王武穆王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今以機數取人以郁資吾霸業必欲間之使我爲如梁罷王彥章兵權也今若去郁正墮彀中王不信退而從臾衡陽王卒致之死故郁數爲厲云王好學善詩頗優禮文士然性剛愎且奢靡而喜淫先王妾媵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委禽爲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有商人妻美而艷遂殺其夫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初下令修長沙城開壕畢忽得一物長十餘丈狀若土山無頭尾手足自壕出泳游

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識者謂之土龍無何王薨而楚亦大亂

論曰文昭以穎敏之姿襲藩禮上天策尊英遊於梁苑鄴下之選焉乃驕僭性生怙侈滅義肆情土木窮靡九龍抑何志之卑也馬子離羣禍有由始又寧俟鬩牆爭鬩時哉悲夫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弟　殷圻慶百氏閱

嗣文周　鼎少霞校刊

楚三

廢王世家

廢王名希廣字德丕文昭王同母弟也武穆王第三十五子性謹順文昭王絕鍾愛之文昭王生平惡拓跋恒切諫常令僕人止恒不得入謁及臥病始思恒召之歸以希廣交屬王既薨將佐未知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

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先王諸弟為最長宜嗣位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學士李宏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於希廣有恩欲立希廣拓跋恒亦鼓勸希廣以位奉希萼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他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不能自決彥瑫等遂稱遺命共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文昭王薨之四日乙未也十國紀年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湘湖故事云希廣猶豫之間舉補明日衆甲勸上乃受符節排衙賀之以其事奏朝廷詔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二說不同今從歐陽史及通鑑夏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仍以天福年號遣使告諭秋七月甲午漢主以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天福十二年冬十月王兄希萼自朗州來奔喪乙巳至跌石王用劉彥瑫言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將水軍逆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廷誨與張少敵白王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王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止之於碧湘宮不聽入見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是冬遣首將省使子鈞遐漢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元已未漢主更名暠丁丑殂於萬歲殿二月辛巳周王承祐嗣皇帝位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鍾允章來求昏王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方內爭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希廣懦而吝嗇士卒忘戰日久正吾進取之秋也是月王兄希萼屢訴於漢請與王各修職貢以求封爵置邸稱藩王用歐宏練張仲蔚謀厚賂漢執政使竟拒其請九月漢諭王兄弟宜相式好并別賜王兄希萼詔書勸其輯睦冬十月丁酉王貢漢除夜遊春圖女伎畫障與珠枕及端午金銀雕妝物色十二月辛巳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寇賀州王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任廷暉將兵救之會南漢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復自塹中穿穴達穽為機軸知

新等至引兵攻城前漢兵自穴中發機我兵悉陷死者以千數知新等敗歸王怒斬之前漢兵復陷郴州癸未王兄希萼獻漢銀器下五百兩漢主降詔慰諭曰所修職貢舊有規程念航深梯險之勞示違郊息在誘善勸忠之道本實厭心今後凡有進獻可與希廣商量應叶雍和不爽儀制希萼不能從

乾祐二年春正月戊辰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號靜江軍造戰艦七百艘謀攻潭州王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

劉彥瑫李宏皋固以爲不可乃命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已丑大敗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幾及之王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遂引兵還希萼自赤沙湖道歸妻苑氏知希萼必罹禍赴井死秋九月王獻漢郊二角起白金一萬五千兩玳瑁寶裝龍鳳床一具盤龍椅子踏床子各一合獻龍二銀食器六十人事與綵花銀渠子共千兩冬十月漢加王太尉丁亥王弟靜江節度使希瞻卒

乾祐三年夏六月希萼誘辰溆州及梅山蠻以攻益陽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爭出兵赴敵王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秋八月戊戌希萼又以蠻破迪田毅我鎮將張延嗣王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率兵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逆諸蠻是月漢封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從王請也九月辛巳希萼請漢別置進奏務於京師漢主優詔不許又賜王暨書解和勸以敦睦是月希萼以朝廷偏佑於王大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來攻與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之租稅賜將又命楚州刺史何敬洙濟師助希萼冬十月丙午王告急於漢乞言荊南嶺南江南連兵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灃州以扼江南荊南

援朗之路丁未王以劉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戰艦過朗運竹斷其後會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焚之回風反火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亡及溺死者數千人（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三日十國紀年載彥瑫敗於十月今從之）王聞之涕泣不知所爲王居檢罕預賜至是大出金帛以還士卒心或告天策左司馬王弟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王不忍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他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急攻益陽

辯給其衆曰我以殿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圖之乃出遂自竹頭市逃歸長沙進忠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王遣僚屬孟駢說希萼還報曰大義絶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長沙洋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入寇（湖湘故事云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率往湖南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希萼發兵趣長沙今從之）自稱順天王（歐陽史云自號順天將軍今從通鑑）王大懼乞師於唐唐議發兵來援以朱令盈爲都部署會內難作師不果出是時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助之崔洪璉敗歸長沙玉潭遂陷希萼泝江而上泊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降希萼責贇有貳心贇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辛卯經湘陰焚掠而過及至長沙希萼軍於湘西步兵泊橘兵軍於嶽麓進忠自玉潭來會亦營於江西王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以弟希崇爲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驛口援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時戰艦指揮使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人白王請與許可瓊水陸夾擊之王許之而可瓊已陰送款希萼遂沮其謀王未知可瓊心猶命諸將受其節

度可瓊常問營不令士卒知朗軍進退聞或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久之潭州大雪盈四尺兩軍皆不得戰王深信巫覡及沙門之說乃揑土爲鬼神形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緇衣膜拜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何敬眞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何敬眞九國志湖湘故事俱作何景眞）望見韓禮旗幟紛錯曰彼衆已懼易破也時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一軍驚擾敬眞乘亂擊之我軍大敗禮被創走至家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於門中希萼少卻已而可瓊舉全軍降希萼宏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王率夫人與王子匿於慈堂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父子所積寶貨盡入蠻落宮殿屋宇咸爲灰燼焉李彥溫進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王諸子趨袁州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吳宏彭師暠見希萼皆釋不殺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乙巳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王及掌書記李宏皐弟宏節都軍判官唐昭胤與鄧懿文楊滌等盡獲之希萼謂王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王曰將吏見推朝

延見命弁子意也希萼憫然曰此釣夫也豈能爲惡從爲左右惑之爾命囚之明日將食宏皋宏節耶亂滌斬謚文於市已而顧其下曰吾欲活希廣何如皆不對朱進忠常爲王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戊申賜王死（三楚新錄云華爲希萼縊之杖）王夫人某氏死於市王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瀏陽門外（胡氏通鑑辨誤曰史炤釋文云瀏陽縣名屬潭州余謂潭州固有瀏陽縣而瀏陽門則潭州城門名有因州城出瀏陽者謂之瀏陽門出醴陵者謂之醴陵門）先是潭州多夾道植槐廢王時盡易以柳幹又居人向夜爭織草屩爲業辟閭內外童謠云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竄提

芒織草鞋識者以爲長街者內外路也不栽槐者兄弟失孔懷也栽柳者逆行所服百姓逋逃之義也其祥兆有如此

論曰諺有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射開之勝朗州幾不能支廢王則曰勿傷吾兄希崇貳於我食云大義滅親廢王則曰吾害其弟何以見我先王蔡宋襄之虛文釀袁譚之實禍君子謂其喪身滅國也宜哉

恭孝王世家　弟希崇

恭孝王（學海作廢王）名希萼武穆王庶子也（第三十子）剛狠無禮而希萼同母弟希崇者性尤狡險廢王希廣既襲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遺書希萼言劉彥瑫等遲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干大倫意欲有以激希萼也希萼果大怒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希崇復從臾推戴希萼遂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時漢乾祐三年爲唐保大八年十一月丁未也已又命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復召拓跋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是歲潭州置龍喜縣（一統志）

保大九年春正月周主威即皇帝位改元廣順（希萼奉唐正朔稱保大年號）二月甲辰王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唐餘紀傳云正月希萼遣使貢方物今從通鑑又光輔湖湘故事作光轉今從十國紀年）二月唐以王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册禮使是月光輔至金陵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伐楚王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復多私曲刑政紊亂朗州舊將亦頗有離心又小門使謝彥顒（三楚新錄作謝廷澤湖湘故事作謝

彥鈞十國紀年作謝彥顒今從之木工家僮也以首面得寵至與嬪御
雜坐常狎戲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
使執鉞在門外王使彥顒與坐或列諸將上諸將皆不
平王以府舍災遂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
逢帥兵千人伐材營室勞苦而無犒賜壬申旦逵行逢帥其
衆逃歸朗州時王醉未醒癸酉王始遣湖南指揮使唐
師翥追之逵等伏兵縱擊師翥僅以身免逵等廢王子
留後光贊奉王兄子光惠知州事尋立爲節度使夏六
月王逵等以光惠愚懦嗜酒推辰州刺史劉言權武平
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行貢於周秋九月壬

疑許可瓊懷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
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歐陽史作魯綰
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立柵以備朗兵不加存撫戊
寅王置酒端陽門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遂
作亂十國紀年作丁丑湖湘故事作十九日其日戊寅也今從之使人先驅驛馬十
餘匹入府以壯士執鐵撾之突入其府斫庫兵雜擊
人王逃垣走威等執囚之復就謝彥顒剉頭及踵而死
立希崇爲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暠幽王於衡山縣劉
言聞希崇立遣兵趨潭州聲言討篡奪之罪壬午軍於
益陽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於朗州詰

和約爲鄰藩言欲從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
未可圖也不若檄希崇取其首湖南可兼有已言從之
希崇畏言勢即斬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
內都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
陽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莫辨言與王逵皆辭言
非仲敏等首鞠翊皇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稍稍縱酒
荒淫國人不附丙戌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彭師暠共立
王爲衡山王以縣爲府斷江爲柵編竹爲戰艦王以師
暠爲武清軍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遣判官
劉虛已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無成又畏朗

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客
將范守牧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
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
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拔恒奉牋詣鎬降癸卯希崇等
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時湖南饑鎬
大發倉粟賑之楚人大悅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
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是月邊鎬趣希崇帥其族
朝唐宗人聚族相泣欲重賂鎬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
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未敢有意窺公之國
今公兄弟鬬閧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十

一月辛酉盡遷文肅以下諸族及將佐千餘人於唐悉劭登舟送者皆號泣響振川谷初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至是遂驗辛未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王入唐庚辰王與部下萬餘人自潭州東下十二月唐主以王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十年冬十二月壬入覲唐主唐主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周世宗征淮南揚州諭部撫安馬氏子孫已而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於周拜右羽林統軍餘皆爲大將軍及節度行軍司馬先是馬氏富盛雄於列國諸院公子長幼凡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爲務爵稱酒囊飯袋多非刺之湖湘近事云周行逢常言馬氏諸子葢奢僭文武之道未常留意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公子輩間頗不平有國師張氏紿之曰彼所見非者恐國祚不永也以君昆弟之衆使更迭而治亦足撫有八百年何憂何懼爲乎時復有邠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常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滅蓋有日矣及遷鎬師至奔散寒餓而斃者過半焉楚自唐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武穆王自立於湖南至周保大九年辛亥而滅中原爲廣順元年九國志以乾寧三年爲辛亥非是凡五十七年當武穆王入湖南掘地得石讖

曰龍起頭猪扑尾世皆以爲有先兆肖僕樑記云劉建希逆反沙道馬殷領衆渡城寨得石碣有扑豕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猪拵尾羊爲兄狐作弟下騎穴獼猴次附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也至乾寧辛亥歲國亡乃截拵尾也戊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襲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以甲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狐瀕穴也又民謡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識者謂湖南與淮南國祚實應之

十國春秋卷第六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弟　農祥慶百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楚四

列傳

劉言　王逵　周行逢（子保權）

劉言廬陵人也初事吉州刺史彭玕從玕奔楚事文昭王為辰州刺史會恭孝王與弟爭國以土木功虐用静江兵上静江指揮使王逵等因衆怨回武陵黜留後王光贊已又逐節度使王孫光憲以言驍勇得蠻人心欲迎立為帥（一云逵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推言權武平留後俄而潭州將徐威作亂南唐中主命邊鎬經畧朗州遷馬氏於金陵因并召言言不行遣逵與行軍司馬何敬眞等攻鎬大敗之言遂盡取湖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奉表周朝以邀封爵凡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又言長沙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時周廣順二年也太祖皆許之乃升武平軍在武安軍上除言節度使同平章事因以武安授逵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肯得折節二人始稍稍不相能

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敬眞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南漢嘗掇梧桂宜蒙等州逵因紿言召敬眞等會兵攻敵言信之以敬眞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往會潭州兵至則將逵計中見殺逵乃舉兵襲朗州幽言别館尋殺之（歐陽五代史世家云王逵遂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不云幽言今從通鑑）言鎮湖南凡三年先是朗人謂言為劉（以牙校集一作）馬氏將亂湘中童謠曰馬去不用鞭敲牙過今年及邊鎬得馬氏鎬為言所逐而言亦被害

王逵（周世宗實錄及歐陽五代史皆作王進逵今從通鑑）武陵人少為静江軍卒事恭孝王為静江指揮使恭孝王之攻長沙也以逵為先鋒及城陷命逵與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人營繕長沙府舍執役甚勞兵皆愁怨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為也且大王終日酣歌寧知我輩作苦乎逵與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且及詰旦昧爽因擁衆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朗州恭孝王方醉不能省次日始遣將唐師翥追之及於武陵師翥大敗而還逵遂黜留後王子光贊而奉王孫光惠為節度使已又廢光惠送於唐推辰州刺史劉言為帥而自為其副及邊鎬經畧朗州且徵劉言朝逵自言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

予受制於人鎬懦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
以逵與周行逢牙將何敬真張倣潘公益朱全琇宇文
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署指揮使部分發兵
攻鎬於長沙鎬敗走言奏表臣周周以言爲武平節度
使亦以逵爲武安節度使未幾逵恃推立功謂言非我
不至此勢不爲之下由是始有隙互陰欲相圖矣先是
逵克潭州以何敬真朱全琇爲靜江武安副使二人者
小驍將也至是敬真與逵不協謀同全琇作亂周行逢
謂逵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琇又恥爲公屈
盍早爲之所逵曰微君言逵敢忘乎乃陽言南漢見侵

檄二將帥兵禦之言性推不知其詐已即遣敬真全琇
往及至長沙逵詭爲恭敬出郊迎宴飲逵日多貽美伎
以餌之敬真等因淹留不進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爲言
使者責以不亟禦寇專務荒宴命械歸两府全琇遁亡
去亦遣兵追獲皆斬首以徇廣順三年六月逵於是率
大兵攻武陵殺其指揮使鄭玫囚劉言於別室八月上
表於周誣言謀以朗州降唐求其廢之且請移使府復
治潭州甲戌周太祖遣通事舍人翟光裔來湖南宣撫
仍授逵武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無何言被殺顯德元
年四月逵又請使府仍徙朗州三年周世宗征淮南拜

逵南面行營都統命攻取鄂州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
復向禮節車服制度擬於王者時過潭州界團練使潘
叔嗣逵故時同列也待逵甚謹逵左右多就叔嗣求賂
叔嗣恡不與左右遂譖其短逵信而面詈之叔嗣懷恨
語其下曰逵吾屬無噍類矣逵入鄂州方攻
下長山執唐將陳澤等三月叔嗣以兵襲朗州逵聞之
遽輕舟歸與叔嗣戰敗死三楚新錄曰逵遣兵侵南唐留周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矣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羊而養虎貽患及逵至桂陽果爲趙兵所敗僅以身免竟死其界南潮故事曰王逵奉詔貸見有蜜蜂無真數逵逵乃與周行逢何敬真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觀王乃反逕入衆寵存名稱討人之下我輩處身何處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取富貴豈不是男兒哉

周世宗實錄云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進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與實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逵自岳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爲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因叛襲武陵進逵聞之借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逵衆潰走爲叔嗣所殺通鑑考異云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爲豪州營就軍殷潘叔嗣張文表將前鋒軍次醴陵縣吏簿具牛酒犒軍立不等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怨請立逵於行逵以兵發告逵逵大懼乘輕身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門寧馬氏有事記曰五月五日叔嗣殺逵於朗州諸說多不足據余從歐陽史及十國紀年
逵鎮湖南亦三年與言同初南府有衛士言
南楚氣色甚佳將有王氏起焉府除永州刺史王溫中
主疑即其人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四縫巾帶密於
巾中實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腦裂而死未幾逵率兵
襲長沙據之即其應也

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家人生產常犯法配隸靜江軍卒以驍勇累遷裨校王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唐兵二千餘人執其將李建期當是時隸朗州劉言麾下者指揮使十人皆以知兵名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而行逢與王逵則又情義甚篤及逵為武安節度使以行逢集州刺史為逵行軍司馬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逵襲殺言逵亦據朗州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既殺逵或勸其入朗州叔嗣曰吾殺逵救死而已朗地非吾利也乃還岳州

遣其客將李簡率朗人迎行逢為帥行逢入城自稱武平留後告於周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主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怨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殺之三年二月行逢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奉表告周七月世宗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宋初加兼中書令建隆三年十月卒追封汝南郡王行逢故農家子起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公而無私嘗厤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與之粟帛遣之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每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尚足效乎行逢以坐事故而有文武諸州樂滅之恐為朝廷使者頌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又性勇敢果於殺戮將士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呼壯士曳下斬之一軍皆畏服民過無大小俱死妻鄧國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

惡安得一槩盡殺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故貴不力農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焉時衣青布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一日行逢往就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奈何忘隴畝間邪行逢命卒姿強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不欲留者倉卒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為之少損嚴氏秦人父質遂仕馬氏為評事因以女適行逢通鑑作鄧氏三楚新錄及宋史作潘氏皆非今從九國志行逢死而保權

立（後通鑑綱目斷從元年湖南大飢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附記於此）

保權行逢子也初爲武平軍節度副使行逢卒保權年十一嗣共爽有將氣宋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先是行逢病革時召將吏以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亂宜以楊師璠討之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虎口至是建隆三年十二月文表果作亂保權命師璠率衆討文表别遣使乞師於宋會江陵高繼沖亦先以其事聞明年春宋太祖遣中使

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續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南面都部署宣徽院使李處耘爲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薛章鄧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爲監使張勳染院副使康延澤內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南征又發安復十州兵會襄陽師及江陵趙璲方至潭州而文表已大敗於平津亭爲師璠所執臠而食之保權牙校張從富衆以爲文表已平而宋師纔進不已謂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乃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比至城下從富等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船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退軍以須久之延釗奏聞宋太祖遣中使來諭曰本發大軍以拯爾難妖孽既殄是我有大造於爾反拒王師何也爾無自取塗炭以殃生民急命延釗進師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遁朗州焚廬舍驅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爲之一空宋師因長驅竟朗州城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南市先是李處耘擇所俘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啗之黥其少健者縱歸武陵[illegible]陵人聞被擒者宋師相率臠食俱大恐而潰保權爲大將汪端所劫挈家屬亡匿江南岸宋將田守奇獲以歸（時四年三月壬寅也）於是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猶擁衆寇邑

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南悉平周氏鎮湖南凡二世八年是役也宋得州十五（歐陽史作十州宋太祖紀作州十四今從宋史地理志）監一縣六十六戸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保權至宋上章待罪太祖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千牛衛上將軍賜京城舊邸院爲第令居焉仍命朗州將葺汝南王行逢之墓乾德五年保權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內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折毀之及保權立篤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僧者凡四所耗國用不貲又度僧衆

寺無虛日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自爲執爐焚香以懸
見破𥫍之輩雖三尺童子必爭嗤笑異之君子知其不
克承世爲又行逢將死將湖南婦女悉著不從相名曰
散髻或謂歸既破散其能久乎已而身沒地亡遂成符
讖

論曰恭孝王之歸唐也湖南半壁已爲唐有而將帥失
人死於撫馭長沙覆起武陵揮戈遂使十餘年間圖版
數州更易三姓從得從失與廢靡常數亂保國端在人
謀寧不信哉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沈蘭先甸華氏閱
鄒文周　畢少霞校重刊

楚五

列傳

武穆王德妃袁氏　夫人陳氏　夫人華氏
衡陽王夫人彭氏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
廢王夫人某氏
恭孝王夫人苑氏

武穆王德妃袁氏衡陽王其所生也有殊色見寵於武
穆王累封德妃文昭王心怨衡陽王先立襲位日頗抑
責於衡陽王母弟希旺且不爲禮德妃憂憤無所
出久之先希旺薨

夫人陳氏文昭王母也借貴德妃韓夫人事武穆王被
寵用事文昭王誕育時正與衡陽王同日及衡陽王先
立無逕歸夫人內懷歉望由是與德妃有隙

夫人華氏希杲母也希杲鎭桂州有善政文昭王疑忌
之夫人內懼願削封邑贖子罪王謬爲慰藉而心實不

善也未幾夫人卒希杲竟不良死

衡陽王夫人楊氏長沙人武穆王時父諡為節度行軍司馬夫人蓋其中女也（按薛氏舊五代史楊諡仲女為衡陽王夫人）嗣位諡子昭懌因夫人故擢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俱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多惡之及長沙兵亂指揮使陸孟俊怒曰楊氏怙寵滅義為國患久矣於是族滅其家夫人竟不知所終（孟俊滅昭懌之族而取其財時楊氏有女美獻於王弟希崇及周將韓令坤入潭州希崇以楊氏女遺令坤令坤嬖之後孟俊仕於唐為令坤所獲將械送於周主楊氏女在簾下忽搥膺慟哭曰孟俊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父玕官唐吉州刺史梁開平末為吳所敗帥衆奔武穆王武穆王憐其忠表領郴州且為文昭王娶其女文昭王繼立彭氏累封秦國順賢夫人天福二年薨夫人貌醜陋而治家有法文昭王頗嚴憚之及歿後王始縱情聲色為長夜之飲國事遂至中衰先是夫人常上香報恩禪院報恩僧問曰夫人何家婦女夫人以其辭之忽也遽索檐子疾歸且以其言告文昭王王笑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惝服曰是妾無見性之過也其通達多此類

廢王夫人某氏恭孝王陷長沙廢王奔夫人與王子匿於慈堂已而廢王遇害夫人亦被杖死市中國人傷之

恭孝王夫人苑氏桃源人相傳齊大夫苑何忌之後夫人素有賢行廢王時恭孝王調朗州丁壯為鄉兵且造戰艦將攻潭州夫人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所笑恭孝王不聽已而王贇等大破朗兵於僕射洲恭孝王輕舟遁歸夫人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武穆王弟賓　存

賓武穆王弟也性沈勇知書史初從秦宗權於淮西為監已又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敗賓為吳兵所執吳

武忠王收儒餘兵號黑雲都署賓指揮使賓從吳武忠王數有功未常自矜（新唐書云賓錄戰最有功）戴夜臥常有光怪武忠王心愛之從容問賓誰家子賓曰馬殷弟也武忠王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泣謝曰臣孫儒敗卒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武忠王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歡通商貿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厚禮遣賓歸武穆王殊出望外大喜表賓武安節度副使居久之武穆王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强與吾鄰接不若與

之紿好大則禍急可投小亦通利商旅武穆王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且及吾汝休矣嘗覽此論勿道開平末武穆王開天策府以寶爲左相俄爲朗州留後尋拜永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天成初武穆王建楚國改寶靜江軍節度觀察使唐明宗制曰爾寶名尊閫籍位冠三師既升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時人以爲多溢詞云（北夢瑣言以寶爲爾未詳是非）

存亦武穆王弟從武穆王征討積功至永州刺史開平中會靜江節度使李瓊卒武穆王以存知桂州事已而王開天策府命存爲右相未幾領永順軍節度使遂王

女於廣南後數年攻吳上高俘獲有功無何卒

武穆王子希振（子光惠）　希旺　希杲

希瞻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知　希朗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詩句就吟詠常延詩僧虛中於齋閣酬答不厭頗築別墅憩息以爲樂虛中嘗題其池亭云慕魚在深處鳥立多時蓋紀其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振遂棄官爲道士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蜀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陵移馬氏無王蓋馬氏諸子於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之變實在庚戌也

希振子光惠

光惠廣順初爲王逵等所推戴武平節度使而逵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恭孝下其以狀言於唐唐中主遣使以厚賞招諭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府亦未敢詰也然光惠性愚惰嗜酒廢事不能服衆心未幾仍爲所廢送金陵

希旺衡陽王同母弟也官至親從都指揮使文昭王怨衡陽王先立及嗣位頗督責希旺不爲禮希旺母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文昭王不許罷其軍職令居竹

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會德妃薨希旺亦憂憤而卒

希杲武穆王第　子也文昭王時累官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照數譖其短於王且言希杲收衆心不圖將有尾大之患王心動會南漢侵蒙桂二州文昭王自將兵詣桂州希杲不自安屬母華夫人逆王子（子應予字）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辱殿下親涉險阻皆妾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王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頃之漢兵引去徙希杲知朗州仍領靜江節鎮如故久之加侍中後十年希杲復得朗人心文昭王數數

令人伺動靜希杲愈益懼稱疾求歸不許假遣醫視疾
因誡使爲助人莫不悲之
希聽武穆王庶子也天成三年監令軍敗荆南兵於
劉郎洑有功未幾授靜江軍節度使會恭孝王與副王
希貴爭國二王皆希聽兄也遣使切諫辭以痛哭二王
不從希聽知禍及必𢘊不勝其憂疽發於背卒
希能武穆王子也國亡歸唐居揚州及周陷揚州下詔
安撫已而揚州復入於唐希能等遂歸周授左屯衛大
將軍
希貴武穆王第　子國亡入唐同希能等居揚州後歸

周授千牛衛大將軍
希隱武穆王第　子也（通鑑云少子今從五代史之序）文昭王立署希
隱靜江軍節度副使是時恭孝王與嗣王希廣交兵南
漢中宗乘其亂也密遣內侍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
屯南境以伺進取嗣王亦命指揮使彭彥暉屯龍峒備
之會恭孝王自衡山遣使擢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
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心惡之潛遣使徵蒙州刺史
許可瓊來桂州懷恩遂進據蒙州侵桂管西南大駭希
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中宗乃遣希
隱書曰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強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

十五舅二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
他姓今閩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
爲與國重以婚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
俱進但令相公舅氷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
佐議降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未幾懷恩奄至城下希
隱率將士斬關奔全州嶺北之地遂盡爲南漢所有希
隱後入唐已又歸周授節度行軍司馬
希濬武穆王第　子也國亡入唐隨兄希崇居揚州
顯德三年周世宗下揚州復詔安撫未幾揚州復爲唐
地希崇率兄弟等歸周周授希濬節度行軍司馬終於

其職
希知武穆王第　子同兄弟十七人歸周官節度行
軍司馬久之卒
希朗武穆王少子也國亡降唐已而又入於周周世宗
授希朗行軍司馬武穆王子凡三十餘人今見史籍者
衡陽四王而外希振希旺希杲希瞻希崇希能希貫希
隱希濬希知希朗不過十餘人而已
文昭王諸子　廢王諸子　恭孝王子光贊
文昭王子失其名數恭孝王附長沙府馬軍指揮使李
彥溫與戰棹都指揮使劉彥瑫同奉王子趣袁州奔唐

終於金陵

廢王子亦失其名數朗兵陷長沙時王子匿於慈堂不得出後不知其所在李彥温劉彥瑫又別奉王衆子奔唐終於金陵

光贊恭孝王子也恭孝王趣長沙留光贊守朗州已而長沙旣陷署光贊武平軍留後命何敬真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帥兵戍焉及王逵之亂推光贊從兄光惠知州事光贊遂廢黜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孫洪恩鼎客氏閱
邵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楚六

列傳

張佶　蔣勛　姚彥章

張佶長安人初爲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爲人棄官去過蔡州秦宗權留爲行軍司馬佶謂忠武軍將劉建鋒曰秦公剛愎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深相結納佶後佐孫儒軍爲指揮使儒敗衆推建鋒爲節度使及陳贍殺建鋒衆推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踶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發牒迎武穆王於邵州武穆王至佶乘肩輿入府武穆王拜謁庭中如平時佶隨召武穆王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已代武穆王將兵攻邵州居數年武穆王奏升朗州爲永順軍表佶節度使終於其官

蔣勛者本唐邵州指揮使乾寧時武穆王與劉建鋒引兵至醴陵勛同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回龍關武穆王

先至闕下遣使詣勖勖等以牛酒犒師武穆王使說勖
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軫翼閒今將十萬衆
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
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勖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
士卒皆歡呼棄旗幟鎧仗遁去武穆王因徑度瀏陽
已而勖求郴州刺史不得據州以亂武穆王遂攻破之
勖寨師節城下討之

姚彥章汝南人少沉勇有智略累官湖南踏白軍將節
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殷左驍遣彥
章迎武穆王於邵州武穆王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

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
望舍公誰屬哉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武穆王乃意決程
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且薦李瓊
可大用武穆王悉從其言果剋期而湖南平授彥章遙
州刺史尋署靜江行軍司馬乾化初遷寧遠節度副使
權知容州會劉巖兵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
庫奔長沙已又攻吳鄂州無功居數年辰溆蠻作亂彥
章指授方略悉削平之天成中武穆王建楚國文武進
官有差彥章以功拜左丞相

論曰佶甘心北面折節英雄推賢讓能司馬其有之矣
彥章具述天人指畫進退贊襄之力居多勛雖不終而
開闢嶽衡實啓霸國要之皆武穆功臣也

許德勳　李瓊　秦彥暉　王環
高郁

許德勳　人事武穆王爲大將唐昭宗時淮南約武
穆王共絕朱全忠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
諸侯明公奉王室未可輕絕也時謂德勳知大體天復
三年領兵略地荆南還過岳州諭刺史鄧進忠歸進
忠以城來附舉族遷長沙武穆王改進忠衡州即以德
勳爲岳州刺史天祐二年淮南取岳州德勳奔還開平

初長沙兵會荆南伐雷彥恭將淮南將泠業李饒統兵
救朗州武穆王命德勳拒之德勳先使善泅者五人以
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巨斧浮江而下中夜犯業營斫
其大寨聲若雷淮人殊不測一軍盡驚擾德勳乃麾大
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饒還
掠上高俘數十壁斬業饒長沙市中久之拜右丞相
吳使苗璘王彥章統水軍來寇岳州武穆王命德勳將
兵禦於君山德勳謂左右曰吳人揣吾不備見大軍舉
至必鳥獸散師無益也乃匿水軍於角子湖使王環夜
伏戰艦二千艘屯楊林浦以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

荆江口將會荆南兵來攻岳州師出道人磯許德勳命戰
棹吳侯詹信陳輕舟三百潛邀吳軍後而已以大軍壓
其前先後夾擊縱火燒一晝夜吳師大敗斬獲無算鹵獲
與彥貞以歸已而吳人求和武穆王許遣二人還廣陵
即令德勳餞之德勳語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故在
也願吳朝勿以爲念他日衆駒爭阜棧乃可圖耳時
武穆諸子驕奢故德勳及之未幾加侍中卒子可瓊有
傳

李瓊〔三楚新錄作李勳〕故孫儒軍將儒死從武穆王入湖南隸
帳下爲親從都副指揮使驍勇饒膽略冠絕一時及武

穆王討潭州知軍府事留瓊代攻邵州光化元年姚彥
章薦瓊可爲大將署爲嶺北七州遊奕使將兵攻衡州
顧楊師遠有功已圍永州唐世旻走死明年又攻郴州
殺其守將陳彥謙進攻連州刺史魯景仁自殺不一歲連邵
郴衡道永六州悉平皆瓊力也未幾桂管劉士政懼師
人其境命親校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武穆
王遣使聘於士政至境上可璠閉關不內武穆王怒令
瓊與秦彥暉將兵七千攻之會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
軍縣民怨甚願爲前鋒鄉導密言西南有小徑距桂城
裁五十里可通單騎瓊統步騎兵三百銜枚從[illegible]桂城
通垣而入遂擒建武還比明紤以匠錄造可璠壁下示
之可璠猶未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皆震恐瓊因勒兵
進擊擒可璠及其將士三千人悉阬之隨引兵趣桂州
自秦州南二十餘壁望風奔潰遂迫士政降盡取其所
屬桂宜巖柳象五州之地亦瓊力也武穆王嘉其功即
就瓊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軍節度使已加同平章
事天祐二年卒瓊善飲食每一飯肉十數斤割大臠而
啖之軍中謂之李老虎先是桂州兒童每聚戲輒呼曰
大蟲來號呼而走及瓊拔桂管識者以爲應

秦彥暉秦宗權之族弟也初與武穆王等從孫儒掠地

淮南已而事王爲親校當李瓊破桂州時彥暉同爲大
將統諸軍實在行所斬捕功已多改在城都指揮使開
平初淮南將劉存等帥師援處武穆王命彥暉率水軍
東下彥暉與存戰於越堤淮南師敗績存等屢不勝遣
書武穆王求和王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
不可信急擊之夾水而陳存遂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
爲子孫計邪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麾兵
大進虜存等遂拔岳州未幾會荆南兵攻朗州時朗帥
雷彥恭引沅江環州城以自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
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彥暉鳴金鼓大譟壞

門而入彥恭奔廣陵逆黨芙蓉彥暉等以還歸楚澧州
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皆遣使請求附于
數年湖南畧平彥暉功爲最歸後累官　卒
王環爲人勇悍善兵法從武穆王數征討有功乾化中
授岳州都指揮使時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
風暴起環乘風趣黃州以繩登城徑入州署執吳刺史
馬鄴大掠而回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奈何環曰我軍入
黃州鄂人不知俟過其城彼方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
展旗鳴鼓揚帆大進鄂人殊出不意果惴懾不敢逼天
成三年改六軍副使與荆南戰於劉郎洑荆南大敗請

和武穆王讓環不即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國及吳蜀
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以爲吾扞蔽安可徒快一時心
而自失吾蔽之形乎王以爲識時勢大悅之環前後凡
六破吳兵再破荆南兵聲震一時環每戰身先士卒與
衆同甘苦常匿鍼藥在左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親爲
傅治士卒隸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克
捷不數年卒子贇有傳

高郁揚州人明敏多算乾寧初武穆王爲湖南留後以
郁爲謀士署都軍判官心相得也王初覬淮南荆南廣
南之疆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
患劉隱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公之仇讎雖以萬金賂
之不能得其歡心與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
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於是王始修貢京師四境寧
謐開平時郁復勸王於京都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
務售茶利幾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
算歲入凡萬萬計郁又私計湖南爲商旅輻湊之地地
多鉛鐵請王鑄鉛鐵錢與銅錢并行商旅出境無所用
錢錢悉易他貨而去百貨流通國日益以富復命民
輸稅者用帛代錢湖南民素不習蠶桑事至是機杼遂
盛於吳越武穆王兵力完得邀封爵以與諸鎮抗者

郁謀居多而內外疾郁功者亦人人得甘心之矣先是
唐莊宗入洛武穆王遣子文昭王入貢莊宗愛其警敏
佯言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有子如此郁安能得
之南平王季昌亦屢造流言以間郁不可得乃移書衡
陽王希聲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蓋衡陽王時爲節度
副使居中用事也復令諜者語之曰高公聞楚用郁大
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衡陽王素懸懼以爲然而文
王又以莊宗言爲疑頗惡去郁意天成中會國威陽
遂謀代郁有日矣數數譏郁之短衡陽王因乘間見
穆王請誅郁且言郁奢僭不法外結鄰藩不除將有

大恩王曰成吾大業者郁也汝休矣勿爲此言衡陽王
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怒曰吾事若王
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猘子漸大行能咋人衡陽王聞
之益怒四年七月矯令殺郁於府舍榜諭中外誣郁謀
叛并誅其族黨武穆王老不復省事莫知郁冤是日大
霧四塞王怪之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多
致茲異豈馬步獄有冤死乎已而吏以狀白王拊膺大
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勳舊橫罹冤酷顧近侍曰吾
亦不久於此矣郁有才而性貪頗尚奢侈常以所食并
不潔用銀葉護其四方命曰拓裹故忌者得乘其機害

之又辰州民向氏者因爇火燒起一龍因面風雷急雨
不能撲滅尋爲烟燄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
之郁以價強取之有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
之物以速戾未幾遂被誅郁後於陰晦之日多見形爲
祟

論曰楚介在蠻方北臨吳會南倚嶺表中間江陵征討
扞禦故非諸臣莫爲功許李秦王皆桓桓虎臣允矣干
城之選也郁劻勷帷幄富國阜財雖古之計然何加焉
橫遭屠僇自棄忠良鳥盡弓藏痛深行路哀哉

李唐　楊定眞　袁詮　呂師周

苑玫　李彈　何致雍

李唐素隸武穆王麾下爲牙將秦彥暉等平嶺北唐與
張圖英實副之未幾破永州卽遷唐永州刺史明年進
攻道州是時蔡結據道州伏蠻兵於箐篁以待唐兵唐
先爲所敗因撫膺思曰蠻所恃者爲山林險阻處耳若
平地烏能勝我由是順風縱火光燎於天蠻室無際不
可窮通道州蠻皆鳥獸散唐遂將道州斬結首衡業之
與稱名將者唐爲許德勳李瓊之亞

楊定眞事武穆王爲靜江軍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
入寇兵容甚盛王顏有懼色定眞賀曰我軍勝矣王問

故定眞曰大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
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心是以知其必勝後果獲存殺
之王服其有先見俄遷水軍都指揮使乾化時吳將陳
璋寇岳州執刺史苑玫王命定眞統師往救璋卒無功
而退後不知所終

袁詮武穆王時爲六軍使與副使王環敗荊南兵與劉
郴滅有功及衡陽王薨詮與潘約等迎文昭王於朗州
以正嗣位倉卒之時軍府鎭定詮與有力焉後累官
久之卒

呂師周揚州人也梟健義俠粗通緯候兵書尤研事吳

武忠王拜黑雲都指揮使將兵師周代之案張九國志以師周代父爲黑雲都指揮使歐陽史作袞州刺史非宏農王時師周將兵屯上高自言
三世將家思不能免常恐爲孤府與酒徒狎飲醉則起
舞悲歌慷慨流下宏農王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領騎
伺師周益懼謂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
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長者待士有
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
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奔楚章縱其孥隨之武穆王聞
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
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
悉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表授師周昭州刺史後二年

辰州蠻宋鄴寇湘鄉溆州蠻潘金盛寇武岡武穆王檄
師周將衡山兵拒之師周攀蘿緣崖引兵入飛山洞襲
金盛營擒送武岡遂移兵擊鄴鄴黨蠻昌師益帥衆來
降蠻洞悉平師周後以病卒

蔣玫蔡州人武穆王時積功至指揮使撫州危全諷攻
洪州乞師於武穆王王命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出師
援之未幾爲淮南將米志誠所敗已而遷岳州刺史淮
南節度副使陳璋來襲岳州遂執玫以去玫敢勇多膽
氣竟以數奇至於敗

李鐸事武穆王爲從事起家都統判官及開國承制置
官屬以鐸爲司徒衡陽王用藩鎮之儀仍爲判官文昭
王立天策府學士鐸亦與其選

何致雍賀人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嘗隨從父泊舟沱口
從父夢有人若官吏狀乘馬冠蓋數往來岸側呼繫舟
中人物之籍俄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遽驚之
對曰諾不敢已而從父寤訪舟中人無一何姓者翌日
風濤大作旁舟多覆沒惟致雍舟如故從父謂致雍曰
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未幾致
雍受知武穆王起家節度判官及王開國除致雍戶部

侍郎翰林學士文昭王爲武安節度使復以致雍判官
累官檢校僕射卒於官竟如沱口神之言致雍善文章
所著天策寺碑爲楚人常稱道之今傳者有曰乃克桂林乃襲荊渚叢岳之陽全篇面取云云

黃損　潘起

黃損不知其何郡縣人武穆王時官兵部侍郎王既卽
世遺命諸子昆弟相繼諸將議發兵守邊徼然後舉喪
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因勸衡陽王宜遣使朝廷
及諸鎮告哀稱嗣正其始終人皆多損識大體云

潘起一作記　人仕武穆王累官靜江節度判官吏部

侍郎性戇直不少假借衡陽王於喪日殺雞五十為膳
及發引𤸃頓食雞龐數噐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
蒸豚世豈乏賢耶文昭王立天策府學士起亦與十八
人之列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海寧徐林鴻大文氏閱
聚文周之屏少霞校重刊

楚七

列傳

彭玕　唐世旻　劉昌魯　廖匡圖

彭玕江南野史作玗又作盱九國志亦作玗今從通鑑馬令書吉州廬陵人通鑑云赤石洞蠻今從江南野史當唐末時天下亂兵以門籍為背吏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爾曹多心厭之一日同曹吏李氏者私集僚屬燕飲而玕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畢會而李不具饌玕知其惡己也陽遺席帽去行數里復來取帽見同曹吏飲啗自如遂舍笑走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食何益邪此鼠輩而聚飲厭乎玕歸聞之曰請以籍奩資易酒饌以致報何如玕從之於是治具具盞召李氏坐中主客酒酣謂衆客曰玕不才不能從事諸君請自此決退耕壟畝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益破家鬻產冶鐵為兵斫竹緝楯為甲冑與兄弟倡率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者五百餘人玕乃立隊伍設號令雄於一鄉會羣盜數千掠撫州府

鎮南節度使鍾傳統江西入郡不能制而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連玕併力攻之斬其賊帥家盜遂齊潰傳聞之表全諷撫州刺史玕吉州刺史玕歸本州蒞廣城池務農訓兵尤禁博錢玕常切齒李氏至是陰令人搏於其家盡誅其妻子數十人有裨將袁大盛等私語曰使君今位重皆吾輩力也而誅將覓無分藏之地奈何玕聞之因大雪伏甲幕下夜會諸將飲酒醉盡殺之其急賊雖類如此及傳死洪州已入於淮南玕獨强項不爲屈通好武穆王以乞援師復與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光稠等深相結納圖進取江州未幾與淮

南將周本遣戰象牙潭爲本所敗玕退走命兄弟輩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役鬼神每淮兵掠寨守真噀水謂徧風雨雷電忽然而起淮人頗畏之一夕守真死玕連戰不利棄寨而還已又舍州退保朱川盡徙百姓戶口千餘家奔郴歸武穆王表玕郴州刺史且爲文昭王娶其女一云又攻全州兄弟皆蕩廢邑迨十年而玕卒玕涉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易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往依之玕殁後邑人龍寶光者裂裳爲旗呼於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挑大斧長刀以逐追者不敢逼初玕來湖南時與入撫其先世之冢惟見大蛇長二丈許目未開遂殺之歲後吳氏遷金陵江南餘民多隨之入唐惟玕子孫恥而不返人多稱其賢焉

唐世旻字昌圖零陵人素驍勇狀貌英偉眼環齒露黃巢起世旻團結鄉兵自保劉建鋒同武穆王入潭州時衆爲永州刺史已而據州不服王命李唐等攻永州殺其守將鄭封城陷世旻力戰死之民頌思世旻保障功構像以祀

劉昌魯鄴人也唐僖宗時黃巢寇嶺南昌魯爲高州刺

史帥郡兵據險拒之巢衆不敢入唐嘉其功擢本州防禦使及南平王劉隱奄有嶺南命弟陟攻高州且數召昌魯欲籍其家昌魯擊大破之然自度非隱敵乃刺血致書武穆王具述懇忠請歸於王王大喜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湖湘故事作可像）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之下餘日來歸時王命姚彥章迎龐巨昭於容州亦命彥章至高州趣可求畢發昌魯至長沙王署爲永順軍節度副使無何卒於官（嶺東志云乾化三年劉龑擊取高州殺劉昌魯此志之誤也）

龐巨昭（湖湘故事作巨曦）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一云容州刺史）畧遷瀧遠節度使[illegible]平末南平王劉隱遣弟陟攻容州巨

昭力拒之得解去因遣小吏間路納款於武穆王王命
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人迎之時容南指揮
使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罷乏宜棄城潛山谷
待之彼人城而我以全軍掩其不備楚將可擒也巨昭
曰吾中宵獨占氣象馬氏今五十餘年興霸湖外今雖
勝後必成仇讎不若具牛酒逆之便彥昭不從是夜斬
彥昭於私第以降彥章至高州遣兵護巨昭之族及士
卒千人歸長沙巨昭善星緯之學或問湖南與淮南國
祚長短巨昭曰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蓋
得之童謠云後皆如其言

論曰彭玕舍吳奔楚爲國姻戚夫固有天意存焉世旻
狗城不屈與玕鼓孫保障之功似亦足多者若夫巨昭
去就斷然能擇其亡倚所謂知幾知興者非歟

拓跋恆　徐仲雅　劉勍　張少敵
廖匡圖　弟匡齊

拓跋恆本姓元避景莊王偏諱改今姓少以才學見稱
武穆王時以學士兼僕射衡陽王罷建國之制降稱節
度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乃以廖匡圖李宏皐等十八
人爲天策府學士而恆首與其選匡圖輩多佻薄飲酒
歡呼語涉狎昵獨恆沈默長者切直敢諫天福八年文
昭王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
千斛小七百斛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
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
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
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
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
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
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入謁王呼閽者止恆曰
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恆對客將歎宏[illegible]惆悵者久
之王益怒遂絕恆及臥病始思恆言以爲忠召之託

以後事王希廣文昭王同母弟也文昭王既薨衆莫
知所立而是時恭孝王希萼爲武平節度使於諸弟爲
最長恆語都指揮使劉彥瑫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
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
等卒立廢王恆又數勸廢王以位奉其兄王復不從恆
於是與張少敵皆稱疾杜門不出居數年恭孝王果爭
國湖南大亂及邊鎬入醴陵恭孝王母弟希崇命恆奉
牋詣軍門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後希
崇入南唐恆不知所終
徐仲雅字東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有雋才長於詩

文起家聽順觀察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恒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時楚人以爲榮時湖南豪族侈汰上下成風仲雅因語及公府制度者僭太過引典故以規正之文昭王爲首肯而卒不能用及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馬希萼入潭州益屏迹荒遐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非能真知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爲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今有湖

湘兵强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遍地鄰敵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初王逵起兵能應募者置司空太保以誘自是武陵村墟市豪族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射吾[illegible]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觀寺僧剝椶樹詠以見志曰叢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劉勍者史失其何郡人累官靜江指揮使當文昭王時溪州刺史彭仕然引蠻兵寇辰澧州勍同廖匡齊帥兵擊溪州仕然走保山砦危峻千絕不可攀登勍造梯棧圍之三面匡齊力戰死而勍度無可如何因風投火繼以火矢焚其營寨仕然窘迫竄入溪錦獎山中勍復縱火焚山仕然始遣子師暠送款勍班師長沙王乃徙溪州於便地官仕然刺史而立銅柱以表後世改勍錦州刺史是役也平蠻之功以勍爲第一

張少敵永順節度使佶之子也文昭王時官都指揮使與袁友恭同爲王所親寄安州李金全襄州安從進叛晉高祖詔王出兵王遣少敵以舟兵協漢陽濟米五萬斛餽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居無何文昭王即世將吏

議所立將恭孝王知永州事於諸弟齒爲差長少敵請迎之而劉彥瑫李宏臯等固欲立天策府都尉希廣且言都尉爲嫡嗣當襲位少敵曰國家大事丹一途可爲也變而能通斯能持久何嫡庶足云乎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且與武陵九溪蠻往來相得甚歡必引蠻軍爲亂若奉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能從少敵退曰禍其始此乎稱疾不出

廖匡圖歐陽史避宋諱作光圖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於梁授爽韶州刺史武穆王時爲

廣南所攻皐族來奔部曲殆至者數千人王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內或諫曰廖者材也馬得材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拒爲王遂遇以恩禮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文昭王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李宏皐等同在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集一卷匡圖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文昭王遣弔其母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文昭王以母爲賢厚恤其家

論曰拓跋恆抗疏切諫不愧古之遺直仲雅秉志靡屈卒全始終勍溪州之役無讓伏波而勒銘銅柱偉矣少敵覬位之議利害瞭然絳有廖父風若廖氏一家彬彬文武或殉其軀於文昭殆有榮施焉

丁思覲　戴偃

丁思覲者（通鑑作思瑾五代史補作思僅今從歐陽史）失其世系文昭王牙將也累官天策副都軍使是時中原大亂文昭王奢欲無厭糜費工作思覲上書切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趣京師倡義於天下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樂乎王怒削其官爵思覲瞋目直視王曰孺子終不可教乃扼喉而死（五代史補云丁思僅[illegible]才累爲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命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時不可失大王[illegible]備之希範不無遠略加以與作府著未畢[illegible]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illegible]今遣援擁不能立功於天下反顧戀[illegible]子乎自是思僅常怏怏今從楚世家）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元黃子人多號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會文昭王務窮侈靡國中不勝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有云總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釣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王得詩大怒一日顧賓佐曰戴偃何如

人賓佐未測王指遂曰偃故詩人深爲流輩推許今方貧悴大王置之參軍主簿閒足矣王曰日來獻吾詩大類魚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遷居湖上戒公私不得與通偃用是窮餓益甚謂妻曰予與若結髮舉一兒一女今勢不能兩全宜分兒適去遂擧骰子與妻約曰采多得兒采少得女既而偃采少乃攜女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聞文昭王已薨乃止（一云偃坐譏刺繫獄竟餓死）楚人與思覲並稱

論曰思覲絶喉偃亦窮餓言之其戚則其是違豈文昭王謂邪其不及身亡也幸矣

何仲舉　劉昭禹　石文德　林崇禧

路洵美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絕倫少時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宏皋爲營道令怒之命荷校縶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敘宏皋遂召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有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之句）宏皋大驚異延之聽事與講鈞禮仲舉由是銳意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爲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遊其門逾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拔仲舉爲擢第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才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賜貲不已故一舉上第）

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爲桂管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宏皋方柄用仲舉感私恩雖策名中朝事宏皋益恭宏皋遂加引薦同列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爲全州刺史已又改衡州以壽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實伯仲諸子間獨宏皋推轂仲舉爲甚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帶斷送遠山）以足頓地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見重如此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一云婺州人）起家湖南縣令事武穆王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爲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雨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嘗有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於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齷齪好學博覽墳史經目不忘嘗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舋數百條辨駁之識者

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遂出儕輩遂工於詩遂遊湖湘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寓居長沙縣獻詩丐用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頗蹭蹬會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值端午宴集文德獻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力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郤能知人邪遂品爲挽歌第

二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遇之名其鄉曰霈沐鄉日
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皋等先成得之
文德繼進加美為王復賚以玉蟾蜍由是諸學士多疾
其能尋中讒出為融州刺史（一作副使）時文昭王將建征討
無虛日徵諸州楼櫓皮鞭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
忠懿王怒殺劉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
苟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二卷事類可采世
以多聞許之

孙崇禱博雅善文章流輩推服官至武安節度掌書記
所撰武威王廟碑楚人多相傳誦（碑有曰我王臨位五紀頗推雄麗云云）

見通鑑注

路洵美郴縣人唐相巖三世孫也巖貶死嶺外其子孫
避地湘潭因遂家焉洵美雅善文章王子希杲鎮靜江
時薦授連州從事居久之謝病歸於家予按性頗異十
歲聰講陰符經裁百言而止洵美俾卒其業輒曰百言
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後入宋舉進士第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慈谿姜宸英西溟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仝校刊

楚八

列傳

李宏皋　李宏節　鄧懿文

李宏皋入武穆王府由營道令累遷都統掌書記
文昭王開天策府宏皋遂與十八學士之列王既成服
諸蠻於溪州界立銅柱為表高丈二尺命宏皋銘之宏
皋為文曰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
策府學士宏皋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
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
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緜緜遠則九九
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帥內附古者
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
立標題式昭恩德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宏皋承教濡毫
敬敘厥事蓋閩牂牁接境五溪遺風上古以之要服中
世漸爾羈縻洞獠雜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甫肇菁溪
山唐則楊思勗遂開展境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

心不臧由巳溪州彭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
威識恩知勸故能立三四代長百萬夫非德教之所加
豈簡書而可畏亦撫寧於大國必不虐於小民多自生
邪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王每示含宏常
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擾掠耕桑侵逼城吏
皆過郡人失寧非其作僞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爲知緩
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大創不共倚注雄德以文皇帝
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吾王開天策府天人降
備物在庭方振聲名又當歷泰春言僻陋可俟綏懷
邊鄙上言各效命士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

部將士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
砦憑高惟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虔遵廟算密運神
機塹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梯
採莫通糧粮乏轉輸之路[redacted]困甘矜恤彭師暠
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携崇虎感
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
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
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仕
然溪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
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

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
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居平遏
亂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
川塗勿矜激瀨流湍勿恃懸崖絶壁荷君親之厚德我
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
垂子子孫庶爾族類繁衍可安可忘賢哲之蹤銅柱堪
銘願奉祖宗之德宏皐仰遵王命遂作頌焉其辭曰昭
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誕今銘柱庇黔黎指
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
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蹑如春冰溪人畏威思納質寨

沂歸朝求立誓（名山記作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永立誓今從廖道南楚紀）[redacted]誓山
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及文昭王薨張少敵議
立恭孝王宏皐固爭之且怒曰吾聞立嗣以嫡先大王
與都尉希廣同爲嫡嗣舍此不立而欲立老婢兒可乎
蓋恭孝王故庶孽子也少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
此始矣未幾朗兵破長沙宏皐爲所執恭孝王詰責之
曰吾雖生於燕孽然託體先君皆馬氏子也汝何見毀
而不吾立耶宏皐無以對命壯士斲殺之宏皐有表狀
一卷傳於世
宏節宏皐弟也少有文學與宏皐同居幕府同先初武

穆王拜江南諸道都統唐莊宗詔賜戰馬數百匹王感宏臯草謝表會宏臯文思艱澀頗謂宏節曰馬有旋風之隊那得一事作對宏節曰何不爲軍有偃月營邪宏臯欣然促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擬作旋風之隊表成王大稱賞其警敏如此文昭王置天策府學士宏節亦與其數或以爲武平節度書記李松年非宏節也宏節後與宏臯同死於朗兵

廷文　入以文學推楚中任文昭王爲靜江府掌書記俄擢天策學士已又兼領營田使籍逃田募民耕之文昭王甚器文與劉彥瑫戮力主之廢王希廣朗兵入爲恭孝王所殺

王贇　孟駢　歐宏練

王贇郴指揮環之子也累官岳州刺史恭孝王引兵攻廢王希廣廢王命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大破朗兵於僕射洲明年朗兵至岳州贇堅壁不戰恭孝王呼贇曰公非馬氏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邪爲人臣而懷二心寧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竊恐淮南坐收其敝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願大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而有二心恭孝王有慚色亟引兵去未幾改永州刺史國亡歸唐湖南諸將佐皆次第入朝而贇獨遲延後至唐中主心不善也毒殺之

孟駢居廢王幕府頗得時以謀畧進恭孝王稱藩於唐駢受廢王指往說恭孝王曰公忘父兄之業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恭孝王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歸

歐宏練仕文昭王爲客將稍遷天策府內都押牙宏練多幹才頗忠於國家一日拓跋恆與語曰王逞欲而愎諫行見千日飄零矣甚以宏練有同心也及恭孝王之難作宏練事廢王無他志會恭孝王請封於漢宏練與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抑其所請漢遂降詔諭恭孝王兄弟輯睦凡武平所貢必附武安以爲馬氏得以少延歲月者宏練與有力云

吳宏楊滌

吳宏楊滌皆廢王希廣將也宏爲步軍指揮使滌爲小門使於軍中素無顯名朗兵攻長沙急二人相謂曰以死報國正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拒陳不利滌乃執大斧由長樂大呼索戰曰殺來此爲我畢命日也自辰至午凡往復數十鬭朗兵小卻氣力鼓勇進兵

而前可復振行與心按軍不救須之潞士卒饑罷退就
辱食可復察軍狀欲未幾而長沙陷矣將吏共謂恭孝
士謁賀宏戰血濺衆裳徑直入見恭孝王曰不幸爲許
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會彭師暠亦請死王前
恭孝王歎曰皆鐵石人也貸不死潞竟以抗節爲勇人
餘食左右莫不痛之

彭師暠　廖偃

彭師暠者溪州蠻酋彭仕愁之子也文昭王時仕愁
命師暠率諸蠻來降王徙溪州於便地仍表仕愁刺史
如故而師暠事廢王希廣官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

是時國人多惡師暠獷直廢王心獨憐之待遇有加依
師暠嘗誓爲廢王死及恭孝王引兵攻長沙師暠時登
城望入白廢王曰武陵兵驕惰以豐其勢易破請令
許可瓊陳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
夜擊之希萼坐成擒也廢王以爲然而可瓊有二心謂
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竟沮其議未幾長沙
陷師暠投槊請就死恭孝王嘉其忠俾管背嵬爲民師
暠遂葬廢王瀏陽門外以時而心實常懷恭孝王不
殺恩也居無何恭孝王與弟希崇復爭國恭孝王既見
幽希崇意師暠與王有隙怨且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暠
幽恭孝王衡山使什心爲師暠歎曰留後欲使我弒君
邪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廖偃在爲相與護視恭孝王甚
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召恭孝王歸長沙師暠
乃與偃奉王爲衡山王後歸唐授殿直都虞候卒
廖偃一名仁勇天策學士匡圖之子少倜儻喜讀書通
左氏春秋班固漢書事武穆王父子自秘書郎爲衡
戍衡山縣會恭孝王爲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暠囚
王衡山偃與其叔匡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王希萼
長而被黜盍相與輔之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王晝夜
攀橋以暫非常遂架行府與師暠奉王爲衡山王聯江

爲界編竹爲戰艦王署師暠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
至萬餘人州縣稍稍應之隨道判官劉虛已求援於唐
唐將邊鎬帥水兵趨長沙恭孝王遂入朝於金陵偃帥
爲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輔軍指揮使尤勤拜恭孝王流
涕曰吾遂於道豈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唐中主
召見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使守道州以
備南漢俄而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
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挺身而死唐中主下詔褒悼
贈右領衛大將軍掌州刺史謚曰節
論曰彭師暠廖偃之事言人人殊江表志則云師暠且

徙王弟希崇指害恭孝王頴促衛之而復其某五代史
馬謂希崇遣師暠與偓因恭孝王而歸爲春之衡山竟
不言偓功惟十國紀年及馬氏南唐書稱師暠偓同心
排藪而唐保大時豐城令劉處巳亦常移書史館明偓
人臂要之兩人皆忠於故君而偓功爲多固不可沒也
嗚呼史之傳爲失實者獨兩人事巳哉

劉彥瑫　許可瓊

劉彥瑫者事文昭王爲長直都指揮使王薨彥瑫與學士李宏皐等共立都尉希廣無何王弟希崇貽書恭孝王暑言彥瑫違先王命廢長立少義所不容恭孝王內

含怨望而未有以發也會希萼自永州來奔喪彥瑫復遣周廷誨將水軍往逆令永州將士皆釋甲入館不戮恭孝王與廢王相見恭孝王歸居二年悉調朗兵入犯廢王希廣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彥瑫固以爲不可王乃命王贇爲帥而以彥瑫監其軍明年遵君屢不勝廢王憂形於色彥瑫白王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憂廢王悅署彥瑫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境父老爭以牛酒犒師曰百姓不願從亂幸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乃與逆戰朗兵於湄州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火燎潭兵皆自焚彥瑫遁走江路已斷士卒死者無算巳而恭孝王引兵掠湘陰陷攻長沙及城陷彥瑫遁袁州奔於南唐終焉

許可瓊侍中德勳子也積功至水軍指揮使朗兵內侵廢王希廣命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誠有日矣而恭孝王陰遣使啖以厚利約分湖南地可瓊心動遂力沮彭師暠夾擊之謀事見師暠傳且謂廢王臣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廢王頗倚可瓊爲腹心日賜可瓊金屢遣其將審議可瓊管圍舉

不食士卒私與朗軍通退廢王故推誠異曰可瓊兵將也吾復何憂可瓊因得爲姦常夜乘單舸稱巡江潛與恭孝王會水西約內應一日師暠見可瓊辭目叱之入見廢王曰可瓊將叛國人盡知之請速誅無遺後患廢王曰可瓊救許侍中子寧有是邪未幾朗軍攻長沙益急可瓊不復爲拒敵計但整兵自城東縱火可瓊遂舉全軍降恭孝王既入長沙賞不及於可瓊頗疑其觖望出爲蒙州刺史會王弟希崇爲靜江節度謂使與指揮彭彥暉不相容密遣人告可瓊可瓊方長術漢之意自乘蒙州趣桂州與彥暉拒戰彥暉奔衡山而南漢兵襲

恩後從虞家州據桂管可瓊遂帥衆走全州卒

論曰彥珀措置乖方鞫道君父竄身都國百死莫贖矣可瓊受閫外之寄以覦予敵顚厥家聲祇玄孫諸臣有愧焉要皆馬氏之罪人與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周伯棻佐廔氏閱
鄖文周　昂少霞校刊

楚九

列傳

李令　侯元亮　王全　鄧岳

李令江南人也故唐將累任大臣毁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栄寄於廣陵法雲寺屑爲終焉之計常帶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未幾孫儒陷廣陵儒將李瓊屯兵法雲寺恆止令家父事令備好甚篤武穆王入湖南瓊從之挾令與俱行瓊後累官桂管觀察使薦令爲茶浦令與蕭蔓遂合云

侯元亮仕武穆王爲湘潭縣令退居長沙雅好賓客宴會無虛日人目之日馴侯。

王全湘鄉人武穆王時爲江華指揮使與蠻將戰死界人立廟於安化東號王司徒至今行司徒嶺

鄧岳京兆人唐末大亂挈家來湖南彭玕刺史全州時辟岳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遷岳間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於桂陽子崇極官道州錄事參軍

朱葆光　陶英　黃匪躬

朱葆光其先京兆人從家南陽朱氏篡唐葆光與顏蕘李濤輩復攜家來湖南僑居潭州每遇元會長至節必弊衣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壽歸中原葆光遂卜築衡山家焉長沙既陷子昂入宋官工部侍郎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朱遵度號爲朱萬卷因目昂爲小萬卷蕘亦設於湖南常自草嘉話以序交遊之得失

陶英字世民世爲青州人唐末累官太尉天祐二年上書言事指斥時政忤梁王朱全忠因授征南將軍領兵

入蕃出鎮昭州以疎之明年唐亡英懼禍匿於昭州之莲山挈家以居武穆王聞嘗英絕迹不與通同時有李太尉者後與英累代締姻人名其山下嶺曰陶李嶺

黃匪躬連州人幼負詩名與同郡張鴻鄧安石吳霽並有才華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後仕梁掌江西鎮傳命奏記武穆王雅傾慕之會匪躬以使事來湖南王大喜盡禮其門戶私役匪躬固辭王曰老夫常恨不一挹清風今幸得見惟恐不足以奉湯沐其見重有如此北夢瑣言云匪躬妻坊俱在三十年不返鄉里

孟賓于　翁宏　廖融　王元

伍彬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郡閣雅談云賓于十攻舉山神有加一年乞一攻凡六舉得大吉後六舉及第會中朝工部侍郎李若虛來湖南賓于以詩數百篇命爲金鼇集獻之若虛稱善譽諸朝由是聲名益振晉天福中登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文昭王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恭孝王入金陵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淦陽令坐贓貨論死將宋翰林學士李昉賓于同年進士也遺之以詩唐後主見詩貸死復其官俄致仕隱於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逾年以水部員外郎起官金陵平復歸老

於連州年八十七卒有集一卷賓于負詩才喜獎拔後進士林多之然操行頗不潔爲世所譏初歸江南舉一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與鄰房生同得佳句遂交訟於江州宋開寶時累官大理丞時人猶指之曰此乃訟詩生也

翁宏字大舉桂州人寓居昭賀間以能詩名咏曉月云湘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又宮詞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最爲當時所稱柯邑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弟武穆王時隱於桂嶺亦工於歌咏潮江吟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亦佳句

也
廖融字元素隱居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凌蟾王元游所著夢仙謠檢遐宮歌諸詩膾炙一時當武穆文昭二王時避亂不仕竟終於衡嶽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隱居不出工於詩登祝融峯云勢疑撐翼軫翠欲滴瀟湘贈廖融云件行惟稚鶴尋寺入深雲俱為文人所折服後終於長沙
伍彬邵陽人素能詩初仕　王國亡後入宋有解官詩曰跡逐未離鴛鷺侶夢魂先到鷓鴣村又有劉章者亦仕於　王世傳新綴詩辭林多稱賞焉

朱遵度　劉昌嗣　何景山　鄧洵美
江禧　李觀象　曾衍

朱遵度青州人也家多藏書周覽略遍當時推為博學稱曰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亂挈妻孥攜書籍商賈來奔文昭王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却掃諸學士尊為文章先覺古今首末於遵度國人號為幕府書廚後徙居金陵高尚不仕著羣書麗藻一千卷漱經若干卷（時有蕭處鈞者長沙人官衡州司馬亦知馬氏將亂棄其官奔江南不願仕賜田百頃以袁州新喻縣家焉）

劉昌嗣湘鄉人初仕楚隱帝為磁相二州刺史隱帝遇害昌嗣避地衡山恭孝王在衡山數以實禮相招不至周行逢攝潭州遂為幕僚昌嗣曰吾嘗致身漢朝終不能為爽奔狗不可效楊雄乎乃易姓范號愚叟躬耕以終其身

何景山故府進士少有文名入湖南為王逵掌書記居恆周行逢為人行逢恨之未有以發及據有潭州署景山益陽縣令微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常佐王逵今見兄且為我告謝君勿復還也

鄧洵美（廣東志作徇美今從三楚新錄）連州人（江南野史又云桂陽郡人）有俊才工辭賦時湖南朱昂號博學一時士無當意者獨遇洵美為不如天福中與孟賓于並為李若虛所薦入洛陽

登晉進士第後還鄉上謁周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貌醜而有倔時稱之鄧騃又性迂僻不為同事者所喜於是行逢益遇之薄雖處府僚而時憂空乏同年生王溥李昉為中朝顯官溥聞洵美不得志貽以詩曰綠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鄉行逢聞之稍優給之未幾昉為給事中來楚相見話舊不覺悲泣因與唱和歎論竟日行逢疑其泄己陰事貽為易俗場官已而使人詐為山賊夜入官舍殺之（[illegible]）痛惜作之曰今日向君城下過不勝惆悵哭洵美

賤娶無子有三女頗貧瘁澧陵人盧氏聞潮美名娉而迎之歸妻於儒家先是江南太常丞陳康有薛孤延閩雷賦稚為時彥所推而潮美集中亦有此作語句皆同首末小異竟未定誰氏之作

江禮清流人也周氏時任潭州判官乾德元年宋師入湖南將吏多勸保權迎降禮獨率鄉兵二千人拒宋將慕容延釗於湘陰力戰而死清流人義之立祠以祀

李觀象桂林人初事劉言掌書記時恭孝王宋希崇內仕於衡山言遣兵趣潭州討其篡奪之罪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徵希

崇取其首然後圖潭州可至而有也言從其計於是希崇送楊仲敏等首於軍府而言已駸駸有得湖南之勢矣言既死後事周行逢為節度副使行逢性嚴酷僚友過乃陽寇構慕以構被以結行逢必行纔采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疾革時命子保權事以師禮無何張文表之亂作文表滅而宋師繼至不止保權召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文表已夜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上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鬣掉尾其可免乎惟公舉國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宋太祖嘉觀象勸降功大加超擢觀象饒才略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當曾吟詠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約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譖貶曰此俳詩也何當之能為士林以此薄之

曹衍　人少以文辭知名候選不遇周行逢據湖南用仕進尚門歷衍以布衣子屢獻文章不見用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之叛辟衍為幕職事敗逃去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乃采摭舊聞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詣宋上之宋太宗閔其貧老授將作監丞

蕭某　卒長

蕭某臨江人仕　王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出境王捕之急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旅舍當槽中湖湘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卯筧語之曰君夫婦速走捕者且至矣因疾行得脫蕭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歸後楚人呼為筧頭神蕭家

雞豹坊卒長未詳其姓氏當馬氏時蓄雛子母燕灌蔭有法繁殖蕃衍遂為湖南擅人冠燕凡三種曰蠟燕曰狄燕曰赤崑崙燕一時稱絕盛焉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邑范如人包宗氏閱
男文周　昂少霞校刊

楚十

列傳

符彥通

符彥通溆州蠻師也恭孝王率兵破長沙府庫累世之積皆為彥通所得彥通由是富强稱王於溪峒間及劉言攻邊鎬欲召彥通為援周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今兵以義舉往無不克惡用彼為哉言乃止復命劉瑫為鎮遏使以備彥通彥通之患瑫故土團都指揮使尊賢所素憚也明年王逵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帳下牙將王虔朗請奉檄以行比至溆州彥通盛侍衛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慚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曰谿峒之地隋唐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

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然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方一部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上奏天子授足下節鎮與中國侯伯等列豈不偉哉彥通大喜即日除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嗣德時周行逢命鎮志存為溆州刺史及行逢死志存奔武陽溆州蠻楊正巖遂以十洞稱徽誠二州或言即彥通諸部云

何敬真　孫朗　張倣　張文表

何敬真一作貞武陵人也事恭孝王為朗州步軍指揮使長沙之役列陳於楊柳橋進擊韓禮軍有功王既陷長沙遂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武陵已而敬真與王逵等共逐劉言於辰州言帳下指揮使凡十人為親校敬真其一也未幾從逵克潭州逵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而署敬真行軍司馬逐唐將邊鎬斬首五百級復有功除靜江節度副使居頃之言命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與先鋒朱全琇合潭兵以拒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日飲酒高會作以伎女敬真未知逵之謀已輒留連不去而先發朗州將李仲遷率兵三千人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心怨敬真遂執仲遷以

歸逵於是乘敬眞醉詐爲言使者械繫之獄中衢斬焉
將周廣順三年二月辛亥也久之全琇亦被殺逵即以
其事告言言不得已誅會等數人以爲解先是逵入長
沙敬眞與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堂視事每遇宴集使
酒紛爭無復上下之分逵心銜之會周行逢張文表皆
逵多盡殺逵益與敬眞不相協敬眞辭歸朗州又不能
事言言頗疑逵使敬眞何巳將討逵行逢因說逵早圖
敬眞等爲使逵曰其除因宜何治潭朗大復何憂也由
是除敬眞意逵決議者謂敬眞之賜實謝於行逢一言
云

保朗者初與曹進從家城鎮將成同朗降南唐南唐以
其兵爲奉節都授朗進奉節指揮使未幾隨邊鎬取湖
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多減士卒糧賜朗進怒曰昔吾
從成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
功不增祿反減之不如殺紹顏與鎬據楚地以抗中原
富貴可圖也於是廣順二年正月朗等帥其徒作亂攻
長沙府門不克來奔朗州歸王逵逵問朗曰昔吾從武
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武陵之衆
恢復湖南可乎朗曰瑱居金陵備觀唐政朝無賢臣軍
無良將忠佞同列賞罰不分得保一隅幸矣何暇兼人

取湖南爲公前驅取楚地如拾芥也逵大悅厚加禮遇是
冬十月濟師潭州即以朗進爲先鋒使鎬果遁去
邊鎬不知何地人起家諸軍指揮使與王逵等共立恭
孝王從子光惠於朗州同領軍府事已而劉言署指揮
使十人號親軍鎬居其一焉稍遷武平節度副使王逵
之殺何敬眞朱全琇也尤忌鎬威勇與行逢因乘間白
逵曰敬眞故鎬姻戚臨行時嘗以後事屬鎬蜂蠆有毒
未可忽也公宜備之逵於廣順三年四月庚申遂召鎬
醉飲而殺之
張文表朗州人與周行逢潘叔嗣同隸劉言麾下累官

衡州刺史行逢且死遺言文表即叛討之者必楊師璠
及殁文表行逢殂果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
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周保權遣兵代永州戍文
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易文表不爲備謂軍
吏曰簡曰予至而擒之何憂爲伐鼓飲酣如初文表徑
入府中簡被殺坐間遇害者凡十數人遂據長沙又將
取湖陵保權時年方幼聞叛歎曰先君誠知人矣僕雖
孺安可使軍國落賊手遂命師璠帥衆人討之將發保
權揮涕對三軍曰先令公墳土未乾而兇賊逞逆實保
權不孝所致然以勞諸君諸君未忘先令公之故戮力

同心滅此賊於地下足矣辭氣激昂義形於色軍中無不感泣師璠亦泣顧左右曰汝見邪荀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主上奮然成思自効未逾旬大破文表於平津亭獲斬之餘黨悉平初文表將叛猶豫不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頷上繞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決意舉兵及敗識者以龍神物而出於頷是龍將作禍去焉之兆也文表滅而周氏亦尋亡

僧居遁　僧洪道　報慈長老　僧虛中

至聰禪師　彭幼謙　伊用昌

僧居遁字證空撫州人也少叅翠微又問臨濟後走洞

山就正良价禪師一日抑祖師西來意良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居遁始大悟居久之武穆王延住潭州龍牙山大闡宗風順（原本闕應是不字或因字）寂時有大星隕方丈前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能通內外諸典道行尤高大爲時人所重天禧中居衡州石羊鎮山谷文昭王聞其名徵爲報慈住持洪道不應召王堅欲致之使者相望於路洪道乃率弟子輩轉徙深山中會有鳥邪鳴隨之衆遂蹤跡其處再拜曰大王願與師相見今不亟應命遂入巖谷相尚師得計矣奈徒據叠至百姓繹騷何洪道領之曰吾爲汝行矣比至府王待以國師禮久之固乞歸山不知所終初洪道入山時有虎將山乳二子弟子皆大駭洪道咒曰無懼彼行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遁出

報慈長老失其姓名素有道行能入定觀人休咎文昭王問曰孤於富貴無遺恨所不知者壽耳對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王薨時正四十九歲

僧虛中宜春人遊瀟湘山（一作居玉笥山）同沙門齊己尙顏栖蟾之徒爲詩友已而住湘西栗成寺與王子希振情好甚篤希振迎虛中納之詩閣雪中寢無火每燎爐隔際彭孚希振復加禮贈不以爲忤嘗題希振池亭多佳句詩云（寒魚出深處幽鳥立多時）希振大加稱賞又時時貽詩司空圖圖

亦推重（圖有詩云十年華嶽峯頭住只得虛中一首詩）著有碧雲詩一卷傳世同時湘南僧文喜乾康亦以詩名文喜失鶴詩乾康詠雪詩皆甚傳誦而

至聰禪師不知所自來居祝融峯治修數十年戒行具足大有所得一日下衡山見女子紉遊者聰視良久投之遂宿於其家詰旦披衣起沐浴與女子俱化人咸異之

彭幼謙湘陰人也寒暑惟一羽衣文昭王時自言常得丹經丹竈得大藥一丸餌之歷年百有四十餘歲後不知所之

伊用昌南岳道士也有異術學士廖匡圖（九國志作光圖）母病思鱠值江水暴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木魚長三寸許投江中須臾波浪騰沸擲一巨鱠出作鱠食匡圖母病尋愈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鄒城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校刊

吳越一

武肅王世家上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後改為安國縣）唐大中六年二月十有六日生於邑臨水里先是邑中旱甚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起必大興令乃止明年復旱生乃遽指鏐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時鏐實誕數日矣始誕之夕鏐父寬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寬怪之將棄於水鄰氏之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羅隱婆留井銘曰於惟此井寔青坎靈有萃有源寶此鍾英府有長虹上貫背異是惟汪泳宅相先發孝翁主冀氣者映浦奇滿紀應東奧井被武肅王外大父所發也）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與羣兒戲木下（杭州志云木在臨安衣錦山武肅王微時常戲於此又常避難於其下後貫驅州爲軍木。更自濼號見後）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敬憚之未幾鏐祖宙死將葬夜會大風拔樹於野詰旦術者謂鏐父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啓地宜

以葬已而無鏐背曰當貴此探術長遊臨山有道人洪湮者每歸地相迎不則而過鏐問故湮曰君非常人故預知耳及冠無賴不事家人生產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子數人輒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工天官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豫章人善私謂起曰占君邑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邑中賢豪為會陰令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豫章人過起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豫章人望見之大驚曰此真

貴人也起笑曰吾傍舍錢生耳豫章人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試質吾術爾起始縱諸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勇絕倫略通圖緯諸書邑中山有石鏡二尺七寸其光如鏡鏐遊此覩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甚異之（石鏡在衣錦山太平寰宇記謂鏡起煥發云云）乾符二年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郢引蘇常歷掠江寧海浦都浙西節度使裴璩招降其黨乾符三年郢因溫州刺史魯寔請降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石鏡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鏐時年二十四也及昌至杭州鏐因事道餘杭有嘗者以

撲背相渠龍光橋鏐前相見無一言米熟歸復贅金請相聲者曰旁無人乎乃引背歎曰天下亂矣朋儕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五年羣盜朱直管曹師雄王知新等剽掠宣歙間鏐率兵討平之以功授石鏡鎮衙內知兵馬使遷鎮海軍右職六年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兵將及石鏡鎮我衆財三百人鏐謂昌曰賊以數萬之衆逾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不應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草莽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以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

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廣明元年杭州始建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城杜稜唐山饒京富陽文禹（一作人宇）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衛鄉里而臨安則為董昌而鏐副焉（杭州府志引實錄云寶發杭州兵戍縣鎮為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按傳又云稜為東安都將與臨安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所說不同今以吳越備史）既而高駢召昌與鏐俱至廣陵駢視鏐

謂左右曰此人他日得志必逞於我久之竟無討賊意
昌等不見用辭還竟表昌杭州刺史鏐都知兵馬使太
子賓客是時天下大亂昌乃悉籍八都兵以鏐統之中
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
宥馬軍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以圖浙西鏐率八都兵
往討會夜分星月晈然兵不可渡鏐掬江沙吞而祝曰
吾以義兵討賊願與陰雲蔽月以濟我師頃之雲霧晦
暝即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
皆走冬十月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江
干鏐率儒童鎮將徐瑀浙江都遊奕使阮結銜枚宵濟

復大破之鎮走諸暨發漢宏所署偽敕二百餘道是月
唐帝詔鏐兼侍御史三年春三月漢宏分兵屯黃嶺巖
下貞女三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以圖大舉鏐將八都
兵自富陽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
元宗夏四月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鞠嶺至於亭山隴
山之下鏐又擊破之五月漢宏復遣將何肅黃珪等率
本道排門軍營蕭山諸暨等地鏐逆戰破賊一萬餘人
生獲都虞候章公直冬十月漢宏又遣弟漢容與辛約
巴立李萬敵等會兵十餘萬從西陵大出霧鏐夜渡
鏐自新沙由漁浦攻之殺其將何肅遂趨蕭山是月戊

午鏐親與漢宏戰自午至戌破賊大敗之漢宏易服持
膾刀而遁追者及之詭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得免大
敗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
辛約漢宥巴立李萬敵仍發漢宏偽淮海招討使印一
紐漢宏遂遁歸越四年春王鎮執婺州刺史黃碣降於
鏐漢宏乃遣其將婁賁殺鎮而代之夏四月浦陽鎮將
蔣瑰復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賁而還是時唐帝遣中使
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
宏因殺王人命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
望海國水陸並進秋七月唐授鏐國子祭酒兼御史大

夫右千牛衛將軍光啓元年冬十月授鏐檢校散騎常
侍右武衛將軍二年春正月鏐謂董昌曰除惡務去根
本不爾當爲後患願以全師討漢宏即日以諸都兵馬
使阮結守梅市監軍使錢爽守雙童遏後使駱團守平
水降將使章可周曆辰王公備等守萬頭江海遊奕使
崔國守羊石辛亥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間道五百
里癸丑破朱褒等於曹娥埭甲寅進屯豐山施實堅等
執漢宏右直將張師及降丙辰進拔越州漢宏走台州
辛酉獲漢宏妻母弟姪及其黨史思史侃都虞候蔡約
於軍門冬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漢宏至命斬於

會稽市〔十國紀年作十二月丙午壯士縛漢宏通鑑云十二月壯士執劉漢宏送董昌斬之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今從通鑑不紀日〕漢宏臨刑告曰吾嘗察也非汝能可殺吾常夢手捧金錢殺吾者錢公也乃詔鏐與邠爲是月儒董鎮將徐綰俘掠居人鏐命戮於市北關鎮將劉孟安與弟孟宿頗起府庫設本部鏐責之孟安因即席謀鏐鏐立斬以徇悉有其衆越人請將皆推鏐爲主鏐固讓董昌昌遂權表兼越杭人復請鏐代董氏爲浙西節度使周寶〔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承制以鏐權知杭州軍州事兼杭州管內都指揮使未幾唐授鏐檢校尚書三年春正月唐帝在興元蓋授鏐杭越管內都指揮使遂武肅

大將軍充杭州刺史昌爲越州觀察使三月潤州客司軍將劉浩與後樓兵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留後夏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唐書云約曹州人〕淮南高駢爲其下畢師鐸所囚淮南大亂五月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驛先是寶謚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斯之應也寶尋病卒〔一云鏐殺之年七十四賜汝作〕冬十二月鏐命杜稜爲常州制置使遣阮結等進攻潤州是歲唐加鏐檢校戶部尚書文德元年春正月我師克潤州生擒薛朗剖其心以祭寶

劉浩走免鏐命阮結爲制置使又命築嘉興縣城三月唐加鏐檢校司空又授鏐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檢校尚書賜緋魚袋秋九月鏐遣從弟銶率兵討徐約於蘇州約蓋𨍭州人守城文其面曰願戮南部從事軍事衙推陳佐卑諭人曰南都者因都之稱杭州其終建國乎龍紀元年春三月我師破徐約約收走入海中箭死鏐命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事夏四月丁丑梁安家營於臨安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爲叛兵所辱病卒鏐以其弟右驍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部仍命成及代之及盡誅其叛兵秋七月唐授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本州防禦使冬十月唐除給事中杜孺休〔唐書作孺休〕爲蘇州刺史以沈粲爲制置指揮使十一月宣州楊行密遣將田頵李友〔一作宥〕等陷常州執我杜稜而去十二月淮南孫儒遣其下劉建鋒〔一作封〕陷潤州成及奔歸大順元年秋七月李友〔備史作宥今從通鑑〕陷蘇州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孺休及兒延休〔一作進休〕而奔杭州〔新唐書云鏐密遣粲害孺休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衆日激爾金爲往與兒延休同死〕鏐以其失備將誅之粲遂奔孫儒八月唐加鏐吳興郡開國公九月鏐命築新城環包氏山泊秦望山而迴凡五十餘里皆穿林駕險而版築焉鏐嘗視勞役徒因自迴一鼷役徒無不畢

力冬十二月唐遣使高品賜官誥加鏐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是歲孫儒與楊行密爭常戰鬭不休二年春正月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圖我鏐出舟師禦之儒遂絕所據秋七月城東安鎮羅隱東安鎮新築城記曰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也抑江山秦受與時亦甚者爭陸亦當以先師之道千名貢有進取未半九非奏此文陸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軍太第以鎮金勃石見微不敢望遇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遂逼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於我鏐出粮儲甲兵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鏐遣師復平姑蘇景福元年春二月鏐命從弟銶為蘇州招輯使夏四月唐陞杭州為武勝軍授鏐本軍防禦使六月鏐出師會宣州兵攻孫儒於宣城行密遂斬儒傳首京師隨以沈粲歸我戮於市是時唐陞越州為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又越州有裴氏書樓昌悉取其書以貢長諸道採訪圖籍使二年夏

閏五月唐授鏐本軍團練使蘇杭等處觀察處置使進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戶秋七月丁巳鏐率十三都兵入都外有葉護保城龍通三泉三鎮曷為十三都洎役徒二十餘萬衆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武肅王杭州羅城記曰大凡藩籬之設[illegible]

之無衆弱向背者皆望風而逃以自固由是復與十三
都經綸雜襲上上下下如響而應愛自秋七月丁巳迄
於冬十有一月築其城北郭以分其勢方不知所出合
冷水磚綿亘若千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罕民愚之
負販童髦之錢急爲之趣之市各及其坊者便無他慮干
自牙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亦以此城其背得之於人而
捍之已者城門凡十曰朝天門南宋志曰朝天門有天門樓東
吾無媿焉疊石高四何有天門尺東
內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通道橫梁支梁承以灤井
牙柱學方三十有四閉門名曰武臺平敞可容
兵士百討臺方右其轉登不欲涵由建於樓上樓之
高六丈何有闕建基而會十有一所皆鑄鼓以司漏刻曰
龍山門曰竹車門曰新門曰南土門曰北土門曰鹽橋
門曰西關門亦名涵水門曰北關門曰寶德門其營也
凡六曰白壁營寶劍營青字營福州營馬家營大路營
按白壁營在今城南上寶劍營在今鎮公橋北青字
營在今豐樂橋東福州營在今梅家橋東馬家營在今舍

文坊內大路營在今褚家塘
九月唐授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二月鏐命成及權蘇州刺史三月唐詔[illegible]
自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進光本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
發運等使夏五月唐遣中使耿蔡鉅將授鏐開府儀同
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唐遣中使賈居璋賜鏐
私門立戟錢氏家乘云詔加鏐食實封賜大夫檢校澤內書賜第茅山子姪一十六枚亦立門戟
二年春二月進封鏐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是月威勝軍
節度使董昌反昌數思不能決事臨民訟命以骰子擲
之勝者爲直既而怒爲詠數越州自稱門外故行賜之
地守者恆聞鬼哭不絕凡軍中制度多所改易隸中軍

者衣黃隸外軍者衣白背印威儀二字其器玩無大小
盡號以元字軍中文臂者亦如之並者以爲元者錢文
也終當歸錢氏昌建生祠諸郡置土馬有訛言馬嘶發
汗者輒受賞又王守貞者俗謂之王百藝性極機巧命
彫刻將吏木偶悉用長釘釘其足曰更二三百年免有
顛踣至是益衡愈甚遂圖僭亂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媼
等以妖言惑昌有老人獻僞讖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
青青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賂老人百縑復有道
士朱思遠說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大約言天
命在董氏也於是僞吏致鏡魚符瑞者日不下百數昌
乃集無賴子斷腕截耳號曰感恩都以備腹心牙將倪

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四目三足主越人禍
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親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示
昌昌大悅而僚佐都吳侯李暢之孫吏吳瑤秦昌裕輩
復從臾昌言王常未爲越王盼若爲越帝昌遂自稱皇
帝國號大越羅平舊唐書云昌僭稱羅平國號改元順天署城樓
曰天冊之樓羅隱吳越書云昌建元之始文曰羅平者國之名天冊者
僭以會府爲宮室之地此則昌之年號非也稱命羣下稱
神錄以爲天冊從書見爲人楷首
已曰聖人南會稽發箭龍宗三年二月二日昌僭衣冕
旨示聖人離城門樓鼓境內稱爲號令官屬衛接
時恤屬鬼喪前而言曰云云朝野復欲舞蹈昌連聲
之鄉道得於多語應得殿頭拜也時人聞者皆大

笑之上入所製天絨中單外單之衣曰歸我昏去時冠猶運救有是言凡年月日時皆用卯蓋按古讖書江東岸上坐日生昌既以名應之復取卯以符日出義也一云昌曰讖言兎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卯位又稽神錄云是時州寢有光長十餘丈廣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日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詡副使黃碣切戒昌曰今王室雖衰天人未厭大王興於畎畝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何忽為滅族之計昌使人斬碣持其首至詬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求死邪投之圖中會稽令吳鐐言大王不為真諸侯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山陰令張遜亦言大王建節浙東二十年何苦李錡劉闢之所

為昌皆殺之以婺州刺史蔣瓌為宰相遂移書於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得書召賓客議曰董氏昔吾鄉黨也今吾鄰藩也其豐功茂績策名厚祿又吾所以贊成也今採聽妖妄甘心叛亂吾受朝廷將相寵徵兵以討之先貽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昌不聽鏐以兵狀聞仍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遣幕客沈滂諭之曰大王雖有越州非不貴矣非不富矣一旦頓割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竊不旋踵今率諸

兵至城下俟大王改過若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林黃頭濟江而襲大王之城非惟大王有累卵之危實鄉黨生靈皆歸鼎鑊矣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前自劾待罪鏐遂誅應智等而還復表其事時越州都指揮使馬綽指揮使駱團出降俄而唐帝詔鏐討昌又敕遣中使焦品李重密來勞我師仍削奪昌官爵夏四月辛卯蘇州雨雹乙巳鏐父寬卒錢氏家乘云寬字宏道乙卯四月十八日卒年六十唐遣祭贈寬尚書左僕射六月唐授鏐檢校太傅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初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

史許渾中使許計齎璽來掘鑿石山之穴以厭之使回望氣者言亦不能止至是遂驗又郭璞撰臨安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旗鼓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亦驗是月王起師討董昌執七月唐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八月董昌復拒我師求援於淮南宏農王楊行密九月宏農王行密遣將臺濛等圍蘇州以應昌冬十月宏農王行密又遣安仁義田頵等攻我鎮戍昌遣裨將陳郁鐘福屯香嚴寺又遣李惠崔溫屯於石侯王命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馬步軍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惠溫等未幾昌復攜湖州刺史李師悅

率兵四千餘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因我叛與王命內衙都虞候方審襲之不克更命顧全武率所部禦之因破烏墩光福二砦會大江沙路平漲賊得布游兵往來王謂全武等賊若有我江墻傍帶隰越則不可當也故晝禦之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嗣時顧全武超偏將孟寶將婚率兵屯於西陵是月唐敕王依前起復檢校太傅兼侍中加食邑一千戶是歲王奏封胥江伍子胥為惠應侯先是作羅城時江濤勢猛板築不能就王禱之沙漲一十五里故有是命

乾寧三年春正月安仁義從湖州將渡江以應董昌王

遣顧全武及武勇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以禦之仁義竟不敢渡是月昌遣徐珣李元賓等據嘉猶四朴九鄉之地王命顧全武王球擊之徐珣等來降昌又遣將湯舊（通鑑作湯臼今從吳越備史）領兵守石城（石城山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袁邠領兵守永寧將呂鎮遏使朱成與賀蕭威招輯使係仲從等逆救於王威等由海道而至二月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與湯舊遇遂破石城舊等走還三月我師復攻餘姚袁邠因大戰賊黨逃溺者相半時明州刺史黃晟遣指揮使梁從睎率兵來應我師邠堅壁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顧全武遣武勇隊主劉彥章破其衙要生擒賊將徐宣斬首二百餘級昌又遣暨陽鎮將陳郁自南添了口至於富陽漁浦等處屯聚王命王球等擊之郁率其黨來降夏四月我師執袁邠及偏將朔鷹等凡二千餘人王以朱威復為永寧鎮使是月顧全武進圍越城五月辛巳董昌親陷戰於五雲門仍懸玉帛以誘我師顧全武許再思等奮擊之其黨大敗昌仍觀而退始懼自去其帝號次日王命分兵進攻以全武充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與指揮使孟寶等攻五雲門王球充右副指揮使與將婚等攻亭山及甲光門嚴韋充右副指揮使與鍾穎攻關子門再思充

馬軍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馬使攻昌安門駱團充四面都指揮使攻迎恩門吳未越城垂拔會臺濛等陷我姑蘇刺史成及被執王乃召全武議將分兵西陵以備北寇全武上言曰賊之根本繫於此越豈以失一姑蘇遂違天討願先拔越城然後復茂苑未遲王從之乙未董昌猶嬰牙城拒我兵王始云舉部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全武使上武勇都監使吳璋執昌至而斬之（案照史云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今從備史）越州平王命散府庫金帛以賞將士開倉廩以賑貧乏（昌積米自焉解）三又斬

偽宰相李邈蔣瓌等十餘人以下脅從者悉宥之吾五千
餘姓當族誅因貸其死而厚養之名爲感恩都秋八月唐帝授王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賞夫爲功也仍遣
供奉官霄全道賜王旌節又遣中使韓鄴範宋宣諭將
校下越州王辭讓久之唐遂除宰相王溥鎮越州王復
諷兩浙吏民上表請以己兼領浙東冬十月唐帝敕改
越州威勝軍爲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
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師悅卒子繼徽嗣是月安仁
義田頵募卒饒富攻東陽刺史王壇堅壁自固
乾寧四年春正月王命行軍司馬杜稜都監使吳璋李

兵救東陽安仁義復攻睦州一夕大風雨賊衆驚擾而
遁夏四月命顧全武與王弟鎮武勝軍都指揮使沈夏
陳璋高遇許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興時諸將皆
欲緩進惟全武請倍道兼行王從之一日師次嘉興寨
興圍遁已久遂見我旗號皆大悅是日遂內外夾擊擒
賊李宗禮偏將顧金等二十餘人乘勝大破賊寨十有
八所又擒賊將魏約張實楊熔闞進等士卒三千餘人
嘉興平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頵於驛亭埭遣火焚頵
營震折頵鎮頵由吳興而遁及將大水我師逐之斬獲
沉溺者幾數十里六月己酉王如越州受鎮東節鉞秋

七月庚寅王至自越州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命顧
全武率師復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
熟華亭八月我師克崑山唐敕王起復加食邑一千戶
又遣中使焦楚鍠賞鐵券至券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
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
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
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
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
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

昌僭偽竊據越州狂謀惡漸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
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
化也疲羸泰拯於粵粵作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
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
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
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
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
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
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
示天下王謝表曰臣鏐言伏承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旨形此綸言

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鐵命存亨指日成文賞勳神魂飛揚肝膽伏念臣愛從筵仕近及要寵每自揣量是何勞來所以行如履薄兢若持盈惟要福遺觸生敢忘愉前後未豈剝初志上思宸恩臣以遠怪多危處臣以防微不忘遠嗣興萬次保叔門用以帝州害其不凡錫昆親屬念詩云必也必容內臣子爲心豈敢慕僭愛譜當日與一日成子成孫不敢倡此而果思不敢來此而貢爲聖主爲後恩臣一心是月進封胥江忠應侯爲吳安王先是安仁義將沿江入寇一夕驚濤沙路盡毀王感其神異請而封之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以州附淮南牙將沈攸拒之彥徽遂出奔乙未王親巡湖州收彥徽家屬而還湖州平王命海昌鎮將高彥爲湖州制置使冬十月淮南以秦裴守蘇州十一月己卯台州刺史杜雄卒

乾寧五年春正月命師攻蘇州生擒淮南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殺其將梁瑤張驍等淮南將李簡復率兵五千餘人屯無錫我師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是月王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爲台州制置使二月唐帝敕移鎮海軍於杭州從王請也又授都押衙黃晟等恩命有差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拔昆山而戍之秋七月唐授王檢校太師賜號定亂安國功臣八月唐改元光化九月顧全武攻蘇州臺濛李德誠等棄城走遂復取蘇州追敗周本於皇亭進拔昆山降其將秦裴是月婺州刺史王壇遣將攻東陽王以息民故命使諭之冬閏十月王以嘉興都將曹圭權蘇州制置使尋命爲木州刺史是月王壇抗命王遣師伐之唐敕王兩浙安撫使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貳於我請降於淮南王遣顧全武等討之十二月淮南以成及易魏約許之先是陸郢之叛及爲淮南所虜至是歸

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師大敗陳岌於龍邱二月唐遣高品周道安賜王本縣石鏡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勳貴里所居安衆營爲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稜以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爲功臣三月王壇求救於

淮南夏四月唐敕升杭州爲大都督府是月淮南田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來應東陽王命副指揮使方密羅渠等禦師於婺州及蘭谿義烏等縣五月庚戌儒敗我兵於龍邱偏將王球被虜未幾釋歸秋七月淮使自衢州還者爲我師所殺仍獲陳岌送楊氏地闕州印以歸是歲奏封蕭山縣神孔大夫爲惠人侯隋大業中有孔大夫爲陳仁杲裨將討東陽賊婁則卒之立廟蕭山至是王上其事封因敕封

光化三年春正月淮南將康儒徐從皐等攻睦州王命從弟銶拒之夏五月唐遣中使王全峯齎詔封王爲南吳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王表陳讓秋七月重

修大滌山天柱觀
求尚玉天光世忌旨樹訊名因山
爲名菝陽記所載昔云只有大住其
三在中國一作舒州一作寺等下令在樣號者岩是也
又接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同天三卜穴小洞天如
圖家之有藩府那縣遊相窟渴大將天之內自有日月
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上領考後峰靖今天往山卿興為
所謂大游洞又者也內有壁道哭通推陽休居皆乘鳳
家景候忽往來華真杳冥非但佑所則雨況大江之兩
尨兼吳越其峯翰西接兩艾眼之龍詳次遠石魏之岳
典枕浙江之道派可謝木清山秀義遍大涛及謝闘
行逆此外又有東天月西天自及夫其之寬丹非洗苦
於穹哭聳絕學於雲霄京天為名以標奇竹邪若乃
至為逆笙歟下巖萬壁金碧維乘龍盤虎器靈部盛承
不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麵蟄其乾旋與於此手孰
大柱風請氣形上腹泉探神蛇不崇猛霖旋別自漢
帝蜀封神仙標蜀靈逵乃於洞曰建立宮座歷代所
山悉杏貴處東晉有郭文畢先生符戎丸之道隱居此
縣綜虎來柔史精所竇乃於騎盧之次手盛三極鳳假
羅蒼舉千載令殿潤者是也泊大唐餅景以元元皇
爲鼠宗崇商元風飯靈道本天皇大帝審圖御字接

金密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
載劍置天柱觀焉仍以四雖之中學另千步崇做建採
為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號昔元閒愈同特曜設井
房設結香燈果是臺嚴做匪人工厥極皆設代出名境
月稠具體而設則有盛稱幽人緣標高夫抱遊泉之深
息青靈之鑿葉天師法善永法師君穀吳大海符覽天
師齊物司焉天師承顯夏從天御子靈皆嘉神雲假遠
神御表骨應金鎖名冠瓏編出為常十之節詰作御仙
之供金績標宇翠琅流芳照析貝有下像示齋其像三
泉合派雙不開扉嘿禹新池古寶書闕各有志品近為
映先鍍此際家聖制叠安蓮鳳將闕渴之洪是統身證
之山洞寵極蕭曾榮兼津承綸供斯追寶蘇祿柔素仰
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稍萬之始本封南方殘行木
法每相度地形要為北向雖仗山勞輸觸洞門具祠倉
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貴左石嶺壇與廟勞以相空存
洞門而不顧石壇使清泉坤焚白虎殺使觀中家洛雖
任賢能昔為尊殿昔木激衛之所致也從學二年鍾興
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恩報列聖允重之予德兼立三軍
召姓之稱庭於是齋醒之餘彌尋地理觀具尊殿基勢
全無迎發之由敬道流因別二將而不鄉香為寬康而

全與鏐先向二勝勢上要師之吾有帶
無道特生是年擇面以簽兼門道人修聚陵陽觀大
昆衆與丹五內琪再啟開加仍元降尊天為無讓師
關三初窟青去樹振源無命妨樹三發尊朝不衰周
遷清建遊第步之元演為服鎮家元特真與更獄邱
杭齋殿勝一兩陰風處之羅藩介人表人念壽良君
直人堂州之誘釋者真教衆其貧傳蒙武道天共監
表主兼行方遲傳哉永厥樓以芳齋鴻虎之風成芝
上張移遂而思覺尋流閣帶畢但應願二方奪功囊
潤敬基乃乃道修又輝有索法求同織君建膺非畏
聖跡北垂銘訟不輔方益之道參勢啟符室於矜結
懸奪山址垿基絕發承之士士幸靈業衛府庭人總
滿年勢作孔臻舉萬水人不舞拆匱衣集乃際體標
上森有平山常壁章以敕尚茂力萬焚闔陳應之奇
清秋三歲郡住之奏並湯龍帝曉於修其鼎積啟誕
道四峯高為績上問律去宋生帝宗於次肇時賓藝
十季附為屯備得即夜業在自宗歎此則鐘闊立暑
間為乳下案寺不居本為法卿仗悉其創之於承靈
邱國兼吹尋牛自道宵於倫州付願大上所宮年載
方樊許為節白移業面有劉久鍋齋嚴清門戶之雲
蓊修遍甲一鹿由聖入大善設妙桑之精麟兼吉覽

終鏐錫慶無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叢乃清都之觸解
成以降神之地郎符飛之天柱山也遐方有壽覃嚴后
處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林之下絜其等契信不從然
乃此修崇實為棲於所洞道集不存代有其人夏自與
慕至昇功畢備仙家之勝燦僻聖福之真風遷錄畫圖
於幸上進泰先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郡旨藏盛鏐
省所奏遊重修天柱觀巖一面舉其卷我國家業慶仙
為遊神道誠昔天之下盛道甚多鑄自兵革萬興基址
多空說兹幽蹇豈假修營妙考觀開整如列聖崇本觀
臨勝聚重葬仙居仍逐希慈之流度備焚修之處冀承
元微來藏自剏豈推觀好事之方拂亦驗靈君之節既
陳京奉披蔽再三窮數然已想宜如悉冬寒鄉此乎安
新道青指不多及蕊夫龍出靈阜天開祠宮三皇之前
直聖非一真非聚虛雖祭則有入無難或挂於傳閣不
可如其者氏皆分祠天而理則大燦倍其一焉天柱觀
郎漢以來近於齋室修與之上大實將壽崇四力假遷
之時貝一境希幽之遊今也仙纖嶽立高道雲電六時
面繪磐常鴻八節之修齋門闕宮以保國家之景新麻
兩府之蒸祭錫今績吳越之由有宮超樣昔上來宗耐
次及第民負不度仰神崇建行河大近時也學明當代四

海歸心希崇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張令李家由表嶽兼兩道之油幣上承一人傳法之恩伏荷正真議指之力元元至聖崇徽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令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八月唐授王行軍司馬杜稜檢校太子太保庚申龍鬭於浙江因過郭郭壞廬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數里方墜有至死者是月我師敗淮南兵於軒渚遂絕其糧康儒等由淸溪而遁九月王壇奔宣州辛卯王親巡婺州命浙西營田副使沈夏權婺州刺史壬辰東陽鎮將王永伏誅永東陽人也在鎮治城壁置被甲擁舞斷髮懷祖據又不敢復立十營亭將崑本部及王壇又之王以高年婺民為安仁義所襲遣使諭留兵將已永歸於府城而壇不從命故伐之事平責永以不敬之復直姓甲午王巡衢州陳岌降王以岌為浙東安撫副

使命顧全武權知衢州事是月龍鬭浙江水中冬十月唐遣中使取王形圖凌煙閣王寫容以進十一月劉季述等幽唐帝於問安宮立德王裕為帝遣使進王為東安王王不受命是月己酉葬皇考於臨安縣錦北鄉淸風塢是歲王建鎮海軍使院羅隱記曰惟天子建國必相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而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齊則置行臺若親以叅王儀鎮中都高齊以幸衡巴治東叅州事告有崇之任也其官屬則介賓自至於府蟲不耶府制由行蒞兩留採訪使始今節制之始也鎮海節也治泉口人丞相以發與之衆東撫漢宏西城逆副天子不欲易其上故自育竹閒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物以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基廣以新規廓閒閒閒披起階級得斂佈之氣色儻虎之山入得以周旋焉具中年始闢大廳之兩南隅以馬寶發晏息之所左界兼樓右闕嚴城退暉勢陵面納會儆肥隆巨棟閒衆相得隴燎之下衆崇丹修井若越

十國春秋　卷七十七　吳越一　五

之今而潤之邦也錫場之節則藏之於斯邪如之禮則援之於撫乡民之於旅訓者之於斯旅之賞罰則發之於郭非徒以觀食騎羅而語言瑀者也其有屬已卜歲入都齊將或從外於征或棄之於朝廷支拔之於觸望敎天了川清寂傅道之送以佐之韜叔民論道之往以副之其綠省侯郡曾賦須相次有朝萬服官屬之崇無加也憾大永相之勳然能籍之天肯而學械南免者井鑄刻諜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為記

光化四年春正月唐帝反正赦還供奉官吐突承璀來宣諭仍賜國信二月王親巡衣錦營大會故老賓名山朴樹木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常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命指揮使陳璋為衢州制置使夏四月丁丑唐大赦改元天復是日王親巡東府五月唐授王守侍中進彭城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仍陞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封石鏡山為衣錦山大官山為功臣山秋八月唐遣使授王子傳瓘禮部尚書遙領溫州刺史九月王以衢州制置使陳璋為本州刺史壬子王妣秦國太夫人水邱氏薨冬十月淮南將李神福等入寇王命顧全武方密率師禦之全武等遇伏兵於青山被執神福進攻臨安秦親率衆降之十一月唐帝狩於鳳翔王聞之悲泣遣使奔問帝嘉之賜兵仗御服夾僕子一副仍降御札於衣襟為十二月王與李神福和神福受犒賂而還是月唐敕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同正員

天復二年春正月閩遣使來致祭祭文曰維天復二年致祭於故秦國大夫人之靈夫生帝子則若文母方適下世生人臣明若姆母方降大賢信夫韜易諸之雅於駒僕鶴當山之氣為慄抱高家易哉伏惟明靈天自歸道齊校母儀金石不足喻其貞明之薦不足表其芳謹詞廟孟饑智通謝閒翊氏了期發育聖人曾大家則師資諸女說洋開門之上瑞乃生英傑於皇家立瞻代之馮勛譯而毒之龍節食則為鐵氣鷹族則三世及親見孫衣則衣綿之炎見冰卿則卿英之珠騰輝文史貫編兩氣推奥省今實無給比乃由誠德致此人聚鳴呼岩衆籌未益光易謝本真有益面永壽考寬興以斯零竟成澤世之悲傷空切至誠之誠念敬知幸奉令嗣俊表觀鄰論文既契於金儀冰壺乃同於親厲蕭恩澳貴用表岩誠承襲則靈系孫茶零三月癸丑至乙卯三日衢右大雪盈丈文獻通考五行志天復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雪氣如煙而味苦夏四月淮人以

爵全武方密歸我王亦以秦表報之是月唐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五月甲日唐封王為越王制曰惟天作元后所以保義黎元惟王親諸侯所以建我藩屏蓋一人不能以獨任故列辟布於四方自昔權輿匪今作爾檢校太師守尚書侍中兼中書令上柱國彭城郡王錢鏐浙江孕靈天目鍾秀武足以安民定亂文足以佐理經邦屬天步之維艱投筆而起憤皇綱之弗振枕戈不忘人方效忠天未厭亂漢宏託金刀之讖董昌稱越鳥之妖爾稱憂僭偽之爭爾共行天討雪朝廷之深憤自提地維屢拌淮封式遏廣俾兩浙郡邑承保金陽之國屬部人民永享衽席之樂爾西國有西歸之望予一人無東顧之憂也昔平王東遷唐依晉鄭典午南渡允賴并涼卿之封地朕在不殆援晉君之故事環勾踐之舊疆建爾眞王尹茲東夏於戲節制兩藩東徙藩垂有子孫死生之權驕心易滿有人民社稷之奉侈心易生不存忠義之心易保功名之盛者自惟命不於常又曰常厥德保厥位欽哉欽哉勿替朕命可進封越王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餘如故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敖代之中和元年永嘉朱褒寇溫州二年浙東觀察使劉漢宏招之因奏褒為溫州刺史大順元年褒兄誕為溫州刺史乾寧元年褒兄誕自為溫州刺史天復元年褒再任刺史二年褒卒兄敖自為

溫州刺史兄弟互據凡二十二年見溫州府志秋七月王親巡衣錦城治溝洫八月丙戌將還府城親饗將校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謀為不利辭以疾王惡之命綰先還次日王發自衣錦城綰還作亂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與綰同叛將及內城王子傳瑛一作元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牙將陳為等發懸門以禦之王次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時牙將潘長與綰遇斬首二百餘級綰退營於龍興寺王微服至德勝門牙將周肅遇錦齎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內城東北逾城而入人莫有知者北門直吏卒憑鼓而寐王親斬之隨命都監使吳璋三城都指揮使馬綽

守北門內城都指揮使王柴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守南門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全武上言東府不足慮綿勢急必召田頵王當以難告楊公杜建徽亦言楊氏常由王脫孫儒之難彼丈夫者豈不能報王王遂命全武攜子傳璙求婚於吳是時湖州刺史高彥遣其子渭偕指揮使屠瓌智入援綿伏兵靈隱山渭等被害王命渭所部營城南九月綿召田頵攻杭州頵引兵赴綿遣客吏何饒謂王曰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府虛府署以相待王復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為逆乎既而頵至浙於北門以旗鼓自嚴王登城

注弩中其執旗者頵見王城中伏鼓噪擁退頵營遂逼於西北隅頵偵夜綿檣畢集城中矢石如雨賊墜溝洫者不可勝計遂拔營而退十十月頵復具舟楫將渡江絕西陵王命副指揮使盛造朱郁大破之吳王亦使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既而頵遂率徐綰許再思歸宣州王致犒師錢一百億以送之（通鑑云頵徵犒軍錢二十萬緡今從吳越備史）頵慮為我師所逐請質王子傳璙而去十二月浙右大雪江海冰（一作三年十二月）是月温州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章遂據郡是歲有白烏棲於安國縣之集雲山事聞於朝詔改安國為瑞安縣

天復三年夏四月温州丁章為木工李彥所殺裨將張惠據温州是月賊婺州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舉兵攻蘭溪王遣指揮使方永珍等率師討之九月田頵安仁義叛淮南吳王行密乞師於我王命方永珍率師屯潤州從弟鎰率師屯宣州以應淮南又命指揮使楊習代永珍於睦州冬十一月田頵敗死頵母奉王子傳璙來歸是時王建亭於虛白堂之基曰入會亭以平吳定越諸武討議凡入會於此也未幾更名都會堂又建闉於設廳之後名曰遷榮（按九鐵門曰設廳）天復四年春正月唐帝發長安三月唐遣衛尉卿許渾

來宣諭仍賜國信是月王子傳璙與其婦楊氏并顧全武至自淮南夏四月唐帝至洛陽大赦改元天祐王求封吳越王唐帝不許梁王全忠為言於執政乃遣給事中鄭郁（一作祁）刑部員外郎楊承休（一作永休又作永承今從歐陽修文集）進封王為吳王敕曰朕嗣登大寶統理萬方有推誠待人之心少撥亂反正之略京畿叛亂宗廟震驚采周公宅洛之謀定商王遷殷之業當茲更始式表殊勳檢校太師守兼中書令上柱國越王錢鏐一代偉人三朝元老定真救亂素存忠義之心濟世經邦夙稟英雄之志鄉兵一起義聲四馳黃鉞初歷江表大定包茅時登

天府版籍歲貢於有司日月躔皆牛女尋常拱北淮河鼎沸浙江日夜朝東川徙於越之封大昇勾踐之境爾其糾率僚屬翼戴中朝選將練兵務農積粟進可務桓文之烈退可守吳越之風寧俾古人專美前史於戲夫差遑顛沛之際罔替尊周仲謀方爭攘之時猶知有漢況爾名德服此大邦必能宏濟艱難一匡天下予一人實有賴焉詩不云乎幹不庭方以佐戎辟爾尚勉旃可徙封吳王加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餘如故秋八月哀帝殂太子即位謚帝曰昭宗遣使來宣告王素服舉哀於軍門是月淮人釋送徐綰歸我王命剖心以祭高渭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西大雪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癸酉大雪平地丈餘十二月衢州刺史陳璋殺羅城使葉讓叛降於淮南

天祐二年春正月唐授王子傳瓘官爵是月我兵圍陳璋於睦州吳王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同閻鏜等來援新安王命從弟鎰與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我師不利鎰及球等被執夏四月陳璋會睦州兵及淮南將陶雅等同攻東陽王命弟鏢率師討之秋八月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張惠奔福州王命方永珍濟師於東陽會師討賊九月陳璋陶雅陷東陽執我刺史沈夏吳王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欲發衢睦觀察使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復分兵與淮南將許再思等犯我暨陽王命楊習逆之璋兵大敗習遂攻東陽冬十月有獸入吳興一角兩翼[illegible]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於府門之西樹碑紀功仍列賓寮將校賜功臣名氏於碑陰凡五百人十二月睦州刺史陳詢奔淮南陶雅入據睦州（中和四年陳晟據睦州至詢而敗）

天祐三年春正月丙寅唐帝命所司擇日備禮冊王（唐書[illegible][illegible]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令杭越兩[illegible][illegible]史上柱國吳王食邑九千戶實封五百戶錢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撫三吳道達風猷未行爾命宜令所司擇日[illegible][illegible]）是月淮南將陶雅引兵歸歙州我兵復取睦州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來奔王以為鎮東節度副使更其名曰景仁二月辛卯王如睦州陳璋自婺州退保衢州方永珍得習等取婺州進攻衢州三月命浙西營田副使馬綽權睦州刺史秋八月陳璋導淮南將周本呂師造等入衢州為我師所逐遂奔淮南九月周本等率其黨歸信州王命方永珍為衢州制置使是月唐遣使臣王鉅（吳越備史作右散騎常侍王[illegible]）裴筠（備史作司勳郎中裴[illegible]列）授王吳王竹冊（冊文曰皇帝若曰惟[illegible][illegible]天以降命式協無私惟臣體國以[illegible][illegible]乃興賦石周裂宗盟之[illegible]漢分子弟之邦并劉太為於[illegible][illegible]同然亦誠於太史[illegible]猶懋賞見[illegible]能君臨茲土[illegible]賓[illegible][illegible]雅允輔元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宇[illegible]子意叢保我丕[illegible][illegible]）

同心協力衣劍廬川推秘累宏謀者與聞時州廬封
以昭勳績江山有地吳越名區石鎮則前朝舊都會
陞則夏后道此宜將興上越大錢諸非存陰使太師引
侍中東中書令上林國武錢之錢鋒斯有守計華東
乃秀吳之負錢文武英名之錢齊情聳學有立自
稟成二紀之作負兩文武崇道輝之勢不必求入則任
服駢戰理之審遠潮謀不紊之孝州不能入無志
厚勞公侯之沒則懷高富之學成不能方國度肆謙
設部身則以[redacted]以百下之勇且判大食方有致之與
之衛所漆而好[redacted]貧嚴齊乏陰宮將治之者
衛漆而好國樂殿州人中市將虎之管人之斷
第年者諸難萬之客投摩尚者廣人乘亂之大部
癸管由前之鄉祭天地頭中之部民者先太守題
府將真與我名之難爭先之人作仰遼從郎
之賢負賦顏錄州之鄉作華乃之得又信正
土將事前斷之勝宣東將中之無時非天之
人巨盡之常必耕元竟之領是用金吾戰國德形
大將臣之骨年

揚功示王澤之非濫表臣勳之益崇賜誓以徵實見專祭府為修之克自終也今遣使臣中大夫上柱國王年副使銅裝邢裴跨開爾為吳王於戲加王爵之令選寶封建之隆名往書乃心永服寵命冬十一月

乙丑湖州刺史高彥卒子澧嗣唐命王本道建三代私
廟閏十一月王命弟鏢為婺州刺史十二月王表薦
行軍司馬王景仁唐帝詔景仁領寧國軍節度使曾書云
天祐三年十二月己卯制詔淮南偽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請也令從當史
是歲割睦州分水縣而新登廣陵銅峴
等五鄉隸杭州臨安縣
天祐四年春二月唐敕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王遣
王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夏四月佶將水軍拒於

青澳傳璙曰佶精兵盡在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
間道襲溫州戊午溫州潰擒佶而還王以都監使吳璋
為溫州制置使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是月梁
王晃稱皇帝國號梁改元開平遣上金吾衛將軍何彥
浩刑部郎中薛貽序來宣諭五月盧約以處州降中和元年
約據處州至是而亡王以為浙江安撫副使命指揮使俞浩為處
州制置使是月梁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王為
吳越王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號啟聖匡運
同德功臣客有勸王拒命者王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
耶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王舉兵討梁王心

義之而不從六月梁遣中使來宣諭秋七月梁敕賜王
管內刺史遷授官爵仍賜妻封邑八月辛亥梁加王
兼淮南節度使揚州大都督充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
一云充本道招討制置使九月梁封鎮東軍碑祠為崇福侯從王請
也吳越備史云梁封衣錦軍神祠為崇福侯今從五代會要冊府集證敕曰鎮東軍城隍
祠龍王前朝名將制部良材頃因剖竹之辰實有披榛
之績翊修府署綏輯吏民豈獨遺愛在人抑亦垂名終
古況鎮撫任隆三鎮功宣十臣能求福而不回致效靈
而必應宜懿號以表其祥宜旌汲冢之功用顯優隆
之澤崇福侯仍所司武肅王鎮東軍牆隍神廟記曰若夫冥陽共理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梁授王子傳瓘金紫光祿大夫十一月江西危全諷為淮南所敗信州危仔倡乞師於我是歲建丁頃院築溫州子城周三里十五步（[illegible]會要載是年太常禮院奏兩浙節度使錢鏐受冊禮衛門戟一十二枝合準禮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之）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朱[illegible]、[illegible]與游于氏閱

聊文周、[illegible]昂少霞　校　重刊

吳越二

武肅王世家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梁敕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案舊五代史云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illegible]冠以臨安表縣名與鄉名[illegible]改也）夏六月梁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秋八月梁敕改唐山縣為吳昌縣（[illegible]志吳越改唐興縣為天台縣[illegible]記作金昌）（徐云[illegible]年改唐興為新興今從吳越備史）又敕升杭越等州為大都督府

王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梁主問進奏吏曰錢王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梁主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王是月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城縣曰長興樂成縣曰樂清避梁諱也九月梁授鎮東軍節度副使成及為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副使如故淮南將周本呂師造攻蘇州王命從弟鏢討之是月張仁保襲取常州之東洲淮南以陳璋為水陸行營都招討使率柴再用

等將兵來救仁保敗績於魚蕩復失東洲梁封故[illegible]

徒陳仁果爲福順王仁果封於梁僖以疏兵助于王崇其令諸州皆立廟祭享而雙廟記作瑞應賢德王胤書又作福順武德王 王改吳山紫極宮爲真聖觀一云乾符中建舊名老君廟 是歲王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

天寶二年夏四月梁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是月淮南兵圍蘇州守將孫琰拒之甚力王命弟牙內指揮使鏢五代史云遣其弟鏢救之行軍副使杜建徽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司馬福等率師救蘇內外夾攻生擒淮南將何朗閭邱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戕殺二百餘艘周本呂師造等夜遁又追敗於皇天蕩五月甲寅王親巡蘇州遣其將梅世忠李開山屯兵於許浦之上游封故唐曹王明爲顯靈侯明爲唐太宗子淮人圍蘇州府守將孫琰禱於其廟得台去故加封焉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黃晟卒辛酉王自蘇州復如東府辛巳巡明州因城望海鎮一作定海命子元球爲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倡爲其下所推入而叛遂奔於我王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六月壬寅王發明州梁遣刑部尚書姚洎錢氏家乘作姚[illegible]來冊禮部員外郎歸[illegible]衮授王吳越王冊文曰皇帝若曰道貴有自古稱王[illegible]良日素穆寺亂常於內彝軌犯順於邊外鎮盛勝而掛文大臣潤心而無措惟思家撼遑復鄣延凰起自兵戎

臣將爵泼憂皇天之不弔閱蒸出之倒懸晉宗貴師爲武請命集後隋懲兵偽錯叛黨蘇[illegible]金登叢威若溪再陛進覓以數州之力大勇許閣之步錚燃人情謝報明九鐵獨齊霄之師法所唐之無不步之[illegible]茂之異見粟犬以吹鑒瓷秀二具不五共何[illegible]枰渦奐越毛繁以岷川貨兇鐵二具五共何[illegible]行大有為之毛大納鑒秀不不戚其所[illegible]得秦殺之氣貢納今得妖鳥不中鴛豬王之不之[illegible]之前行王之貢紳安之遺使命不得中禮計亂[illegible]其行奬遣養之盛使命不得中禮[illegible]魏所[illegible]牙制[illegible]箭奉[illegible]夫寡[illegible]方不[illegible]若[illegible]其總[illegible]恩令

戊申王至自東府是役也王行次餘姚丈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王舟鎮遏使鐘元制投舟而進二龍自舷升爲秋聞八月梁授王守太尉加實封二百戶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扆臨階未嘗以真太尉之官輕於擬議大司[illegible]之職易於倩求蓋由其爵尊其任重不有英佐孰當異恩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充淮南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戶錢鏐海岳騰英星雲誕秀契君

克成一之德有文武兼資之才宣慈惠和忠正應變
蔚說禮樂百行於諸難決殺於奸數萬人於難難子
興延明乃嘉賞項陽淮彝不賓王化自爲悉封吳會棄
鎮廣陵追擒得盡於復輸覆衛遂收其巨盜復閩奸宄
屢發遠封詔天益前若水可特爲又搖戈餘排衝力支
吾妙運聊機大殲戎醜元雲陣起雄風掃下潮之師自
齊國開沴氣放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士霸府公之
三刻成明漢主之一奇斯在況早擊韓冀備見勝陽同
遠同心二紀精奉於綸詩惟忠惟孝四方歲觀於儀刑
討非劇恩何以加寵是用鍍於券辯刻以將車疑邑塋

之尊崇正列侯之貴重仍加真食復寵兼官式是褒酹
且旌忠烈於戲進以正大易所以經邦愼厥終始吉用
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寵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可守
太尉加實封二百戶餘並如故（錢氏家乘載此制爲昭宗天復元年所賜）是
月梁改置蘇州吳江縣明州郡安縣（又一作望海縣改定海縣）從王
請也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貳於我遣其黨焚義和臨
平等鎮王命弟鏢帥師討之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
卒以蔣濆爲溫州刺史（錢濟爲季虞兆）是歲衛者言安吉縣
東有王氣千命鑿其地忽四鶴飛出化爲四龍賜名曰
四龍湖命建雙仁祠祀所獲真卿以從父兄泉卿並祭

王幸海鹽金粟寺令寺僧設衆施茶
天寶三年春二月湖州刺史高澧導吳將李簡陳璋等
入其境都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納王遣子傳璙濟
師禦之吳人挾澧而遁三月癸巳王巡湖州命弟鏢爲
刺史癸卯至自湖州五月表改西府富陽縣爲富春縣
東府暨陽縣爲諸暨縣處州松陽縣爲長松縣婺州蒲
陽縣爲浦江縣避楊氏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梁避楊氏諱浙江諸縣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寇未平請開道姓諱改以爲長松。按此縣皆天寶元年事）又割湖州武康縣
隸杭州秋七月王表監軍宦者周延誥已下二十五人
於梁言其非劉韓之黨乞原之（通鑑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

十五人唐末誅於此非劉韓之黨上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按可且留汝論良此意今發吳越備史延誥作延誥）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外植滉柱十
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洶湧板築不時就王於疊雪
樓架強弩五百以射潮（射潮軍即水岸軍也）既而濤頭趨西陵潮
爲頓斂遂定其基以鐵絙貫輪幹用石楗之而塘成（昭鑄錢云王築捍海塘落潮急濤衆築不就乃採山陽之竹法矢人造爲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朱鍊剛火之鐵爲鏃命強弩五百人以射潮頭人用六隻每潮一至射以一雙射及五隻潮乃退東趨西陵餘箭埋於侯潮通江門寶鎮以鐵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以竹植發之爲龍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人之橫爲橫依匠人爲防之制又以木立於水際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求濟扑由是潮不能攻沙七稀讀岸基崗也一統志云吳越王錢所射止處常立識津付名鐵幢浦臨安志云初立鐵幢于未成處潮）

盡籍用鐵輪護其址下以鐵絙貫輪餘且引絙灘於塘上下之石纏落後實上梁以拱故轆轤出此說爲近之。贊寧傳載略云先是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腳橫截波濤中呼爲羅剎石不我閏八月望迎潮設祭必動樂鼓舞其上尋命呼鎮江不間十年木鼎中沙漲遂作木欄閣於今發江亭是也。武林梵志曰武肅王築塘時禱於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由是蓋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云
建候潮通江等城門又置龍山浙江兩閘以遏江
潮入河冬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有鄰媼年九十餘
攜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喜罄富貴王下車拜之王置酒
高會父老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王執
爵上壽製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碧天朗朗兮
愛日暉功臣道上兮爲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

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
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時父老不能解王復高揭吳音
爲歌舉坐賡之叫笑振席丙戌王至自衣錦城湖州巡
校將沈行思以罪伏誅命湖州都將盛師友權婺州刺
史是歲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築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
雙門按隋開皇九年建杭州州治於鳳凰山柳浦西錢唐因之吳越國治即在此後宋高宗以爲行宮
築富庶由是盛於東南有何人夜署府門曰沒了期沒
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易其句云沒了期
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士卒嗟怨者遂息是年梁進
封王曾祖宣州旌德縣令吏部尚書左僕射沛爲洪勝
王錢氏家乘云沛字子蕩父佩宣於朱梁時贈尚書檢校司空娶陳氏子三曰萊曰浼曰浦沛年七十八卒唐以武肅功贈禮部郎中加諫議大夫梁追贈尚書左僕射謚宏聖王今從吳越備史
曾祖妣龔氏爲齊國太夫人錢氏家乘云沛娶東苑虞氏贈趙國太夫人建廟武林子二曰宇曰宙
祖太尉宙爲建初王錢氏家乘云宙字遣古喜讀揚子太元卜築於錢山寢疾時武肅已謁起侍醫藥不脫帶寬葬於錦軍城居贈太府卿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追謚建初王子一曰寬祖
妣楚國太夫人水邱氏爲晉國九華太夫人考威勝軍
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太府少卿禮部尚書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師中書令寬爲英顯王錢氏家乘作開平四年追贈太師謚英顯王
妣秦國太夫人水邱氏爲越國太元太夫人錢氏家乘作乾化四年追贈太元太夫人敕建三世祖廟於安國衣錦軍

天寶四年春正月丙戌日有食之夏四月梁制命王守
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
戶實封一百戶又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於衣
錦軍仍敕翰林學士李琪爲碑文從散吏將校請也五
月朔梁改元乾化是月築松江南北二城鎮楓墅備秋
七月梁敕命淮南兩浙幕府將吏五百人並賜贊政安
國功臣冬十月辛亥朔湖州刺史王弟鏢醉酒擅殺防
戍指揮使潘良一作長推官鍾安德遂奔吳是歲仁王護
院掘地得大錢王以爲瑞應命建大錢寺於其地設寶
幢二又捨安國縣宅基爲寺請額於梁曰光孝明因

天寶五年夏六月梁主遇弑郢王友珪僭位秋七月友珪遣刑部尚書李皎册尊王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是時改蘇州虎嘯曰許墅避王名也國人謂石榴爲金櫻留住爲駐下改劉氏曰金氏留氏曰田氏

天寶六年春正月梁友珪改元鳳歷肆赦二月梁均王友貞舉兵誅友珪遂即位於汴京更名瑱復稱乾化赦遣供奉官楊彥賓來宣諭三月梁授王尚父制書是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軍王命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使救之又命子睦州刺史傳璙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攻東洲以分其勢

夏四月傳瓘伐木以斷吳兵遂擊之生擒李濤等八千餘人傳璙獲敵將李師悆姚廷珉等三千餘人而還是月梁增王食邑三千戸實封二百戸五月吳宣州刺史花虔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將復寇衣錦軍王子傳瓘將兵討之六月師克廣德縣獲虔信及吏卒七千餘人以歸辛卯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秋九月王遣子傳璙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吳將徐溫帥兵赴之與別將陳祐夾擊我軍傳璙等大敗冬十月梁加王子傳瓘開國爵邑乙酉大同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子傳瑛卒王命子傳璙權蘇州刺史加封安國縣神濟安侯爲永定王（先是乾寧二年王奏乞追封是臨安晉眞府君爲濟安侯）是時築城屯戍於德清之懸山號曰奉國城又遣兵戍烏程之東九十里曰烏戍（即烏鎮攺見談鑰吳興志見錄）

天寶七年夏六月梁授王子傳瓘開國侯食邑七月清海軍節度使劉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奉禮幣請兄事於王王納之是歲改溫州橫陽縣曰平陽表封錢塘龍君爲廣潤龍王（累封靈湖博濟侯）

天寶八年春正月梁授王子傳瓘以下官爵有差甲午王親迎衣錦軍二月梁遣給事中皇象金部郎中李發送王子傳珍爲駙馬都尉閏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錦軍

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大赦（吳越備史云壬辰歲改元今從薛氏舊五代史）是時置都水營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爲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即鑑湖）立法甚備（元知水人潘應武云錢王時於太湖旁置撩淺軍四部。）（曾鞏開鑑湖說云南湖繇錢王鏐父子立法甚詳）

天寶九年春正月梁授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爲遜源節度使夏五月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於梁（時以淮南道梗故）秋七月梁

加王諸道兵馬元帥梁臣多言王入貢有於市易不宜假以名器翰林學士竇夢徵至班寮而泣坐貶蓬萊尉冬十二月建浮圖於城南是歲王命子牙內先鋒都指揮使傳瓘遊歸於閩自是與閩通好錢塘縣節度討擊副使方餘造石幢於瑞慶巷餘同宋共造石幢一具鐫大佛頂尊勝陀羅尼咒癸卜其文界曰有金設像資利瑩上淨瑩生宛如佛圖是時婺州道士周某獻赤心獨角米於王王密遣張思敏按所產之地賜以紫衣本故錦稱上玉十國瑞香濃貝上歸則野狐窩之梁鳥則蒼鷹爲之蓮

天寶十年春三月梁敕授王子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東西水陸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明州

刺史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戶傳璙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副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大彭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東西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溫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傳瑤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西面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睦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傳璲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親從都指揮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寶州刺史傳璵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上右廂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明州刺史元琳贊正安國功臣衣錦軍防遏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義州刺史傳璟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牙內先鋒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衢州刺史傳瑚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上押衙充安國衣錦軍親從副指揮使兼兩直都虞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婺州刺史傳璛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上直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傳璹等各授官秩階爵及邑有差按吳越備史總江十一人今史載止十八未敢妄增夏四月梁詔諸道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

同天策上將軍府故事是月復以峯州刺史傳瑀守檢校太保餘如故冬十月己亥梁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說加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先是梁使至拜詔其恭說獨長揖不拜是月黃龍見於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應宮一作靈應宮是歲王建崇善王廟於蓬萊閣之西故址龍山神廟也浦江人何千齡四代同居有司上其事

天寶十一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開元帥府置官屬梁授兩浙行軍司馬泰州節度使平章事馬綽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餘如故秋七月吳招討使劉信攻虔州譚全播乞師於我王遣子統軍使傳球爲西南面行營

應援使鮑君福等將兵攻信州以救虔州君福斬吳將李師造（或云當作呂師造按歸勝闕臨院有武肅二年鐵鑄安國寺有顯義三年錢皆勒呂師造官階則呂師造不應先死也李師造疑別是一人或誤併作一人未可知也）擒偏將馮敏等（吳越備史作馮一）一千餘人至城下刺史周本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樓作樂宴飲我兵疑有伏遂解圍八月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將兵侵蘇湖是月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聞吳師大破楚兵復遣梁詮擊我兵傳球引還梁授抒淮節度使杜建徽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吳歙虔州刺史盧光稠來告王命徵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滅貢道遂絕始由海道出登萊入貢京師是月後

唐晉王存勗遣使進馬王報聘授董中大夫余知敖是歲立晉分水令朱徽廟於新登縣封徽通靈侯

天寶十二年春三月梁詔王大舉兵伐吳王以子節度副大使傳璋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夏四月與吳人戰於狼山江大敗吳兵斬其百勝軍使彭彥章生擒士卒千餘人梁以湖州刺史大彭開國子王子傳璙爲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六月吳人敗我兵於沙山秋七月王遣子傳瓘將兵三萬攻常州吳徐溫來拒我師命傳瓘以水軍下海門出我後壬申戰於無錫指揮使何逢吳建死焉遂班師王見逢所乘馬悲不自勝將士以此心附之八月吳歸無錫之俘遣客省使歐陽汀來請通好王納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遣書勸王建國王不從九月梁以南海僭號詔我師伐之王雖受命而山川阻越（南字疑誤）請以事辭冬十一月丁亥吳越國正德夫人吳氏薨是歲封安國縣獨山神爲鎮水山王

天寶十三年春二月梁授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子傳璟以下並起復雲麾將軍上右金吾衛大將軍員置同正員餘如故三月王命元帥府判官皮光業使於吳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傳璲爲婺州刺史冬十一月

王遣使爲其子傳瑦（通鑑作珦今從備史）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

天寶十四年春三月吳遣王從弟龍武統軍鎰歸王以鎰爲鎮海軍節度副使王亦歸李濤以報之夏五月梁改元龍德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楚遣掌書記李良馬臣送女歸於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子傳璙冬十月梁授王子傳瓘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自是賜王書詔不名是歲建上方多寶院又建天真院於天真山後舊名登雲臺亦名拜郊臺（蓋郊天之所）

天寶十五年春正月梁授王子傳瓘以下並起復加爵

邑有差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帥府於國門之右八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冬月王晝寢夢青衣人抹溥青以前告曰大王明年錢塘官溺及浙西瑞之是歲割錢塘鹽官各半及富春之長壽安吉二鄉置錢江縣後志錢江王錢七更錢江爲仁和。杭州府志云錢江縣治在今武林門內梅家橋南

天寶十六年春二月梁遣兵部侍郎崔協一作刑部員外郎夏侯嗣冊封王爲吳越國王丁卯下始建國吳越國志案朱行先墓誌銘題曰義忠國是吳越建民亦稱爲義忠國矣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

吏皆稱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子瓘海軍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夏四月乙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是月梁亡莊宗中有耕者得傳國璽以獻於王王謂非人臣家所宜畜至是獻焉五月唐遣宣諭使通事舍人吳顗走馬自淮甸至賜王名馬玉帶香藥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月我國文士朴巖由新羅投高麗東國通鑑云新羅景明王七年吳越國文士朴巖投高麗。按巖降高麗爲春部少卿是年使於唐十二月王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是時齎瑪三萬像氏號曰海瑪後人名其處爲西瑪瑙建閣藏璧於宮中

寶大元年春二月癸卯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璟卒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吳綾及龍鳳衣絲鞵履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穀袍襖衫段秘色甆器銀裝花櫚木廚子金排方盤龍帶御衣白龍瑙紅地龍鳳錦被紅藤龍鳳箱等王既厚貢獻復賂唐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又非六裔無封國王者唐主皆特從王意冬十月唐授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王子傳

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十一月歷蘇州爲中吳軍領常潤等州薛史錢鏐傳云錢特崇盛今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西徙矣。又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爲中吳軍今從吳越備史是月唐授鎮東軍節度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大彭郡侯王子傳璙充中吳軍節度使是歲王於嘉興置開元府割華亭海鹽二縣隸焉移安國縣法華院於縣東北隅以鎮佑寺府地建立閒慈雲殿建西關城宇

寶大二年夏四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月王獻二孔雀於唐又遣使王浩貢龜年牒扇龍鳳紗紋廚有差秋八月唐命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王黃金印玉冊仍賜紅

袍御服一副及沿身禮物衣冠劍等其印文曰吳越國王之印冊曰維同光三年歲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濟黎元辨章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疇庸公之土宇褒英雄之膏腴者錄彼茂勳寘之異數咨進賢哲焜燿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朝海靈源承天峻岳以英風彰偉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寧之從盛推翊畧遂著驥衍之績高步藩維挺魚貫鳥鳳之姿擁岸虎水龍之衆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導休聲擬除兇醜摧堅杳銳鄙許東國閭

之謀阜俗類條廣寧北安居之願環壍浙江之要害逐星氣之妖試還義詩位崇元帥前茅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率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曷倦於律塞效爭則不讓聲華厲常則孚府撥英披而端右揆鎮諸號而異列藩可謂職貢不乏綿蘊將至勇總天子加之以恭也欽念尊獎爰示徽章今進正卿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休使副朝議郎守起居郎充史館修撰賜緋魚袋孫與持節備禮冊爾土苴茅冊爾為吳越國王於戲地畫數圻賦過千乘壘守閩甌之境就國旬疆之封子弟最才序進多分於蕃翰土疆瀕海方輸豈服於魚鹽貴盛宮崮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典制不加於此供厭初國厭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收度欽承賜履奉子一人是時則禮既備左右翊具竹冊銅印唐主曰得方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因特加殊禮五代會要同光三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吳越國王錢鏐冊行禮令按舊文今加竹冊數宜令有司修製玉冊禮稱元敕旨以玉冊皇王所用不合假之人臣院宜依受冊之禮其諸儀法使崇顯不詳國史作段葉也。段□是月王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及衣錦進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其君長冬十月海鎮東留後王子傳瓘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傳璙各

貢唐錦綺千件及九經書史四百二十三卷又貢佛頭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薩石螺子四空青四十一月唐授士客諸軍都指揮檢校太保兼鎮海軍節度副使王子傳球守檢校太尉兼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閏十二月王遣沈瑫以受玉冊封吳越國下告於吳吳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仍戒境上無得通我使者及商旅是歲建上清宮於秦望山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寶正甲子會紀作寶貞錄元年夏四月王有疾如衣錦軍命子傳瓘治國吳徐溫遣使問疾左右勸王弗見王曰溫名詞

疾實覬我也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我聞王疾瘳而
止丙午唐主嗣源即位甲寅改元天成秋七月庚寅王
至自衣錦軍九月唐加王子傳瓘食邑一千戸實封一
百戸又授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傳璙開府儀同三司加
食邑五百戸冬十二月唐授鎮海鎮節度使王子傳球
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戸是歲大水中吳軍尤甚木
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寶正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亶冬十一月遣尚書史
訪通和使如高麗及後百濟甄萱時萱與高麗王構兵（案國通鑑新羅景哀王紀載甄萱三十六年是歲高麗太祖十年冬十二月萱寄書於高麗王曰前月七日吳越國使班尚書至傳王詔旨云云明年春正月高麗王答萱書曰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所傳詔書一道兼承足下辱示長書敘事者云云）是歲徑山僧鼎文望南山有佳氣
結廬山頂大理評事俞壽因捨山為寺發土得金銅佛
像三座名曰寶林院王建惠因寺於玉岑山北是時浚
柘湖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又以錢塘湖葑草蔓合
置撩兵千人芟草濬泉
寶正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唐遣監門衛上將軍烏
昭遇賜王湯藥國信（按通鑑作供奉官烏昭遇監門衛小將軍特借官耳今姑從十國紀年吳越備史之文）夏六月大旱有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戸
衣帳悉充塞王親祀於都會堂是夕大風蝗墮浙江而

死（按先錄云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翳日而蓋武肅王虔禱畢投於浙江不可勝紀）焉秋八月王
欲立中子傳瓘為後順許子各言爾功功多者即立王
子傳璙傳瓘傳璟皆推讓傳瓘乃奏唐請以兩鎮授傳
瓘閏八月唐詔傳瓘為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王使袁韜
延府白金五千兩茶二萬七千斤謝恩是月王命浚上
虞縣郭井得讖記寶物及瓦畫石等（先是龍興寺僧義恩奏云按圖經西北去三十五里有舜井二山深三丈舜子生時井爲湧泉邦淘金之處血世傳秦餘皇封家今作兩歟存萬香湧一丈前大二十餘丈背宋以來偕爲飾寺鄉人或圖拼鑄多得古尊覺百南去牟里有僕璧舊北去千里焉百官樓東去二百步有像置院州僕宗朝賜親寶正三年有八月初九日寒上當乃興日王居有都上直官五十人東都上直宮五十人賀大嶺春新至井府詞留得歲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和領西都上直廟虞然唐瓔得七寶廂藏候瑤寶百部隨身寶綫陽部念匀當拜學內前股十將於寶十六日參兩斤十九日得銀瓔六赤來一金台一古文錢二千三百四十珠珂珠一嘗十大發三吉五十大錢二十兩太平百錢直百三錄二十四大銀二百五十四五錢錢九百六十貨泉錢二百八十字兩錢三十石有子一鑄其背曰通華并天頂何闕興內有木晶珠一東并得銀塔一高一尺瓦斛斗有金瓶舍有二顆散金瓶二金於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木精珠十用瓔珂珠九寶珠大小三十五小環珂銀子三十瑪瓔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錢三銅盤小禹瓔珠六玉瓶一以上共三十用作東有石座畫之道云唐元微四年於此造塔銀赤肉有承華不一斤開三尺草九寸左右有案銀深二寸宮中舍迸深沙納一韻足廢四君寶正四年六月廿九日差鐵文假祭神鑄云吳越國王寶正三年人月十九日重開羅非收得重華石一斤切恐作吾代越吳潤端山特令鑄刻川記年月已丑畫林卿之月二十九日天下都元帥吳越王記）

寶正四年春二月唐授王子傳瓘杭越等州大都督長

史增食邑實封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傳璙增食邑五百戶實封一百戶靜海軍節度使王子傳球兼中書令餘如故秋七月台州大水請軍儲三十萬斛八月唐殺烏昭遇自盡先是昭遇之來使也與供奉官韓玫有隙昭遇每以國事私於我見王輒拜舞稱臣謂王爲殿下使還玫具道其事又王常寓書樞密使安重誨云吳越王致書於某官執事辭旨卑婉而重誨復多要求不克心銜之至是奏昭遇失使臣之禮遂有是命因謗王大不

五代史安重誨傳云重誨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使於錢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止之及還玫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私事告鏐遇冤有史徵

九月癸巳唐主詔王以太師致仕自餘王官尚父皆削之凡進奏官使者及綱吏令所在繫治王令子傳瓘上表訟冤不省是歲所在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建天王院於東府

本題曰生祠王因安建焉

寶正五年春二月唐改元長興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王聞唐閩王使者裴羽還

先是唐吏部郎中裴羽在散騎常侍陸崇使於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王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王勸貢羽等遂發留經歲而崇以疾卒是相遂求歸崇尸與俱歸王初不許羽以語感動王王憫然許之

附表引咎王子傳瓘等復遣人以綱表間道自陳癸卯唐赦兩浙綱吏自便是歲改台州樂安縣曰永安

寶正六年春三月唐遣監門衛上將軍張籛兵部郎中崔昂賜王國信湯藥起王致仕復元帥尚書令國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誣之罪赦曰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redacted]久列王公位輸愛戴服方膺加元老恩遇遠方安重誨擅擬瑕疵遽行阻絕俾錢傳瓘拜闕上章傾懷請罪言皆激切事且憑虛情不可恕罪不可逭今已誅之以雪其冤故告

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崇呂望有尚父之榮漢重蕭何有不名之寵錢鏐冠公侯之命職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殊禮其錢鏐不名宜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圖而育焉冬十一月重修防風山靈德王廟成王製撰廟記

記曰巖陽天地負氣序衆著而蠢品彙尚靈務靈司土地面鎘生民神歌理在於相須類陳府錄於憑冀羅先要蓄姦明之說而靈務垂厥祀之文愛自五選郡伏百毛理化虞且勞定國哀盡力勳王哉莉詩及於燕民或對然先武史策重曾立殿綱於境土皇聯食於春饑爾況山新古區魚豐興壤歷象閣區分千乎封嬉乃表襄計山音年寓越寶吳今日嬰月列國廣代之靈隆不少前貲之劇覺實多嘉人自定亂乎賦勁王佐命五十年漁發算熙數門里關家土貽門邪晉受聞封九帝其扶字叱收家爲國賓第江南□方偃息兵文四境報安耕續上府元亨祥府武野時理護持錄丙光有君帝前王忠臣慕上遺祠列隊古跡靈嚴悉肯襄祭重嘆於孫錄祀與宗將其豈潔冀承靈覽周保軍民其行風山靈德王廟本保屬城近銘彙句考諸務記鄉是武康縣風山文據史記云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今有吳興武康鎔轄分嫡之朝朔年事游邈著圖懷之說則祠碑異同唯有元祝年再摘蕭紀見行卿記彼悅已且啟遂氏母不復邪論聊尊封置之錄康遞教祭之意丙皮年森寡人以毛朗發廟於戢典荊宵樂殿於嚴歷遂綴蔫豐背審郡里尊尉循當受胃舊求非祠

[illegible]附仁琮佐國[illegible]心思恩依
偃戢要戢以風山露德王背年與眾攻節會隊書風息
駭甞懇顯行感超遂懇惻告失許崇堂縱消清秋卑鎧
[illegible]披觀[illegible]興既忠滅感協吶渦行賓時先闢寫見伏
乃親分指畫委負殿心拔由川長秉湛嚮顯門卑增添
陵塔形勝並皆換傳現模一縈從新居中而殿字崇驗
因面面軒廊數敞則過戶鏃堯物塔與敵之以杭精楸
稀傳之以元黃丹漆刻閣麥川謀之塞族內閣添竹溪
之青蒼至於廣殿師儀宗刺以新市與食從朝豐叢龍
鼎乾尅尉羣發寡目請臨明恩之隋綵註納禁之延萬
極群華事氣不帶內戊年凡月二十國日包首至是十
一乃畢功土木皆是精新鑄配霄嚴費祭仍展壽宰舊
鼓慶棠迎師釋成露而為鬥爵勞際總寶面于致不析
上則憫忠旨之曆圖二則答陰隣之匡扶唯實明陣承
安緒排享元化面[illegible]重恩霸徽土璽葡陰養軍民促因
跡風爾順閏[illegible]承絕天吳隨滲寄數帝皁
跡康變乎樂乎美莛盡矣今則功則飢羣頁顯已禰用
韻貞寔罪書善貫所貢徵來賢彥鄭土精數師用不假
繁文祖記年月時[illegible]六年重光單岡為相之月二十
有三日寔。按一統志云防風氏廟唐元和中建錢

我藏有惠封昭德王今復湖牌爲靈德王是歲封巨石山爲壽星寶石山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一云封落星石爲壽星石石大數十圍兀然無根望之如斯賦陽史又云封落星石爲寶石山。武林後中興寺梵志云巨石山又名石[illegible]山羅隱有封山說戒壇院井井九十九眼豎灘王井是時王改衢州龍邱縣曰龍游惡邱爲墓不祥也又改須江縣曰江山

長興三年春正月唐升楚州爲順化軍以王子明州刺史傳瓘領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傳瓘爲明州而遙領楚州節耳二月唐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蕪賜王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王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衆將泣下皆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王乃悉出印鑰授子傳瓘曰諸將許爾矣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唐主聞之廢朝七日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吳越國王錢[illegible]本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卽令所司定謚曰武肅一作忠烈非仍以王禮葬命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碑文五代史補曰李彥有公方僉才文則筆不停綴而性嗜酒楊凝式常受詔撰公鋒碑自以作不謹遂於是多市美酒召酒徒飲其延凡負代筆緊宿自成凡一萬五千兵不問寒暑康遂式數服次之夏四月庚午奉靈輴歸於衣錦軍應順元年春正月壬午葬安國縣衣錦鄉

茅山之原是年建廟於東府按備史載唐故建廟在清泰三年臺先立廟而後奏貞也越二年春真像入廟皮光業吳越國武肅王廟碑文曰專身專長興三年王反春季莫錫十三英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篆指宮能以是慶明宗享帝降太常博士殷師定謚議曰武肅籍書工部侍郎楊凝式撰萬道碑文官翰林侍部覽李恭至吳越書於所布復二年歲在書碑天下兵馬元帥嗣吳越王建廟觀於始封之遵國禮與覽丙樂之門梅孝恩也蓋閣神道設教責大於籍並嚴經明芒潛馨無劉於祠考孝享是以百代相變六稱盛稱報恤勞就天保是後民教若則王假是通況建餘雖著觀之業揚武烈之歲名振閣德魏藏之風成肅恭之銘號陳力四紀元奉八朝生為有土之君臺為象朝之廟是可勝肝召畢隆寵櫃丈聲華承百日月齊舊而編而今古在知夫宰成王構家經國肥歷豐寶以知來出玉林面嗣位高陽號里焦燬前覧夏岸登山常遺治命爰自鄭緡始葬晉璽末除不忍一以之辭遂止千年之祀金鏐陽邁巴歲保於吳宮晉剃肅櫃復嗣嗣於越國恭惟先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武肅王殷朝覆祗佛粵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亂安國啓聖昌運同德守道翊戴功臣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吳越國王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凡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王居處務期節儉衣衾雜用紬布常膳惟[illegible]漆器[illegible][illegible]敬恭穆夫人欲易以青褥不許十國紀年云[illegible]居室[illegible]服御[illegible][illegible]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年常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求數曲遽[illegible]

丘之曰咒者以我爲長夜之飲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
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
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又時彈銅丸於樓牆之
外以警直更者一夕微行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大
王來亦不可啓明日召吏厚賜之稍暇則命諸子孫誦
書讀或以所製詩賜丞相將吏亦間能書寫畫墨竹
不以咕嗶廢正務或有述李頻詩於王曰只將五字
句致一生心王曰此心何所不用而獨於詩句措哉
其議論由是往往達旦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
中有判官謂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答

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
所聞乃壬辰之後也實賓錄傳載累云武肅王常時諸暨致利者老往監直更一夕燈有大蜘蛛松油紅面觀之新將懼然不見明日王曰昨夜夢麻骨之服面袍是何將也宮中或有對者王亦識唱而已又幼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機謀深遠每
處衆中而神采有餘居家庭極盡人子禮純孝本於天
性開國後遇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曰今日貴盛由積
善所致但恨祖考不能見耳是時中原多事西川王氏
稱蜀廣陵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閩皆
稱人號或通姻戚或送聘好咸以龍衣玉冊勸王自帝
王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中又欲踞吾於上邪却之不

納而諸國主亦無不以父兄事之王負知人之鑒尊賢
下士惟日不足名其居曰握髮殿取周公吐哺握髮之
意後人謂爲惡發殿常使畫工數十人居松江號鷹手校尉伺
北方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稱厚者用之胡岳
渡江時畫工以貌奏王覩而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
延召見稱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王微時事怡然不
以人咸稱其寬大後庭有鄭姬者父坐法當死左右冀
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侍王曰豈可以一婦人亂
法出其女而斬之其公正不私又多此類也
案曰歐陽氏五代史謂錢氏有改元而無稱帝之事然

獨得其封落星石勅書稱寶正六年辛卯一節耳及攷
末於臨安府得吳越尊勝幢有云天寶四年歲次辛未
是朱梁篡唐之明年戊辰已改元天寶矣又靈隱尊勝
幢云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婺州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
年乙酉而朱府君墓誌亦言寶大元年歲次甲申是唐
之同光二年在吳越爲寶大元年也元至正時海寧州
發吳越臣許俊墓內署寶正三年於石而招賢寺幢及
貞院橋柱皆題寶正年月不一而足則武肅王之改元
斷矣獨是越州崇臨廟碑既奉梁敕爲梁主父名諱且
上書開平二年歲在戊辰又杭州貞聖觀碑後署開平

二年八月豈立碑在改元之月之前耶武肅王於中原正朔或遵或廢陽順而陰違邪至於台州壁記有錢鏐天祐十九年之紀而馮瑀木月寺幢復有言作寶正年若載籍傳譌卒不可得而明也閩自若唐末沈開始錄又作保正亦誤或言羅隱新城縣記署寶大元年癸未大端以爲吳越改元之證云按寶大元年於癸未高不新小異以此爲疑任臣按新城已改新登何以新城御日梁亡之後不爲梁注改爲國仍稱隱卒於天寶三年安得癸亥撰羅隱可此必僞作明矣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　　與潛子氏閱
鄒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吳越三

文穆王世家

文穆王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及襲位更今名武肅王第七子也母陳氏唐光啓三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於杭州東院先是有僧持玉羊大可數寸獻武肅王曰得此當生貴兒傳瓘果以歲丁未生焉乾寧三年二月授鹽鐵發運巡官尋遷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八月改授禮部尚書遙領鄧州刺史徐許之亂田頵要質於我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傳瓘奮然請行莊穆夫人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傳瓘曰忘身以紓家國之難雖死無恨遂從數人縋北門而下武肅王奇而送之已而頵叛於吳吳忠武王會我兵攻頵頵每戰歸輒欲殺傳瓘頵母及頵婦弟郭從師常加保護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傳瓘得歸天祐二年制授傳瓘檢校右僕射八月處州刺史盧約弟佶據永嘉四年四月傳瓘承王命伐永

嘉蒔佶列巨舟四十艘於清濞海門以遏我師傳瓘謂
諸將曰賊銳卒盡在此矣姑弗與戰當由他道徑襲賊
壘出其不意必成擒也於是自安固江發陸而襲之遂
斬佶是時梁已篡唐師還承制改內牙都指揮使檢校
尚書右僕射冬十月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明年
武肅王改元天寶四年秋七月梁賜傳瓘號贊正安國
功臣進授司徒守湖州刺史六年夏四月淮南將李濤
寇衣錦軍傳瓘率師討之乃盡伐樹木絕其歸路爲三
以待時徐知誥在敵中與傳瓘騎相遇幾獲之俄而
知誥易服乘白騾而遁壬辰獲濤及偏將成知進等八

千餘人兵甲生口稱是是行也營中有氣如龍虎狀賊
人望之曰霸者之氣也五月復率騎兵攻廣德縣城六
月己卯城陷傳瓘手刃二百餘人獲敵將花虔渦信及
兵卒七十餘人以還冬十月梁敕授檢校太保依前湖
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七年夏六月梁授
傳瓘特進光祿大夫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秋九月命統
師攻常州無錫縣丁未克之獲其將朱超等五百餘人
八年梁授傳瓘鎮海軍節度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兩
州刺史如故十年夏六月加檢校太保食邑五百戶十
二年梁詔傳瓘帥水師大小龍形戰艦五百艘自東洲

發艫竟趨作何夏四月乙巳大戰吳人於狼山江將戰
之夕傳瓘召指揮使張從寶計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
以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備理帆檣每舟必具灰
豆江沙以臨敵日昳吳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
巨艦勢若雲合我師輙先避去敵舟既高且巨不復能
上我乃反乘風逐之及吳兵迴舟而鬭艫艫相接因揚
灰散豆吳兵目眯不可視戰血既漬踐豆者辟不顛踣
復進火油焚之斬其將首勝軍使彭彥章鹵獲無算自
流及岸數千里皆殷焉先是舟次狼山江之石碑港有
石柱大篆其文曰向後有木龍五百至此其言遂驗秋

七月傳瓘復戰於無錫縣會偏將曾雲奔於吳我軍失
利已而傳瓘馬逼苑岸吳人追垂及乃鞭策私誓曰天
必助我馬當躍上不然則墜我於此馬果一躍登岸頃
之復整行伍破敵而歸吳自是遂求通聘十三年梁遣
衛尉卿兼通事舍人陳琮授傳瓘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餘如故十五年春正月加
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增食邑三百戶仍賜匡扶定亂
立正守道功臣寶大元年冬十月唐授傳瓘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清海軍節度使兼充兩
浙節度使觀察留後遣進奏使婁韜將命寶正元年夏

武肅王不豫因如衣錦軍命傳瓘監國仍俾便宜行事及王至白衣錦軍中外無所專命王心嘉歎久之九月唐加傳瓘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初傳瓘夢神人以骨易其頂遂有是命三年秋七月己巳第六子宏佐生閏八月唐遣閤門通事舍人李謹授傳瓘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四年春復加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秋八月己酉第九子宏俶生五年五月唐又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唐長興三年武肅王既薨傳瓘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進及其行喪也傳瓘與諸昆弟同幄指揮使陸仁章恭

易處異幄且告將吏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入夏四月己未傳瓘改名嗣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罷開元府諸屬役隸中吳軍除民田荒絕者租稅中外班賚有差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掌選舉殿最先是孟春至夏陰晦霖雨至是澄霽國人咸悅是月庚午殯先王靈柩於衣錦軍之正寢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陸仁章用事久眾害其能一日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戒諭諸將無逞私恨以殺人乃以仁杞為湖州刺史仁章為衢州刺史秋七月己丑唐加元瓘守中書令是歲丞相許明舍富春宅為寺名曰許明寺

長興四年春正月契丹使者拽剌迪德還因遣使從貽寶器三月唐遣將作監李鍇光祿少卿張袞來歸我先王之賵又遣引進使楊彥珣授元瓘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中吳軍節度使元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清海軍節度使元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夏四月吳客省使許確自濟國太僕卿李仁旭各來祭我先王秋七月丁亥唐遣郎中張綯封元瓘為吳王是月漢左僕射何瑱亦來祭我先

王王兄元璙自蘇州入見王待以家人禮介觴為壽慰勞其至元璙泣謝而退九月唐遣吏部侍郎張文寶來宣諭冬十一月唐主殂宋王從厚嗣位十二月庚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兄元璣卒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珦驕縱不法每請事於王府不獲輒上書悖慢又以鐵淋殺屬吏吳滿城郭王遣牙將仰仁詮召還幽之別第封漢餘杭令陳渾為太平靈衛王建祠於國城外北山

應順元年春正月唐主改元大赦收遣使饗庫使王延鎬來宣告仍賜威信壬午葬先王於茅山甲午唐遣

散騎常侍孔昭序駕部員外郎張緯冊王爲吳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夏四月璐王從珂廢唐主爲鄂王而自立改元淸泰六月敕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馮義冊王爲吳越王秋九月辛酉王獻唐白金五千鋌綾五千疋靜海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王弟元球等亦入貢唐白金七千鋌綾絹七千疋

淸泰二年春三月己酉唐贈王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授王弟元琳守太師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見是月重建開元宮道場於先王也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秘色甆器二百事冬十一月唐授杭州護國廟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錢塘廟改封廣善通靈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闔王從王奏請也閩皇城使李倣伏誅倣部兵焚啓聖門奪倣首來奔是歲王建寺於府城外前百步起樓號曰奉恩講寺額於唐略云襲爵數年實無報效受鳳池之寵命降龍冊以雙封乞賜龍冊爲名用昭職典唐主不允錫名曰千春寺記錢元瓘奏忠建日此爲誕節晉世龍冊爲名未請勅恐宜號千春寺又建瑞隆院於七寶山

淸泰三年春正月唐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郎中姚遐賚奉吳越王金印至歸其物也秋七月唐敕建先王廟

於東府是月唐授王部將仰仁詮節度使鮑君福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改元天福十二月晉授王天下兵馬副元帥淳祐時林屋洞得金簡曰天下兵馬副元帥吳越錢王

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晉遣供奉官周彥瑤賜國信二月王廢其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爲庶人是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十餘丈一死於朐廬一死於餘姚江三月戊午王殺其弟元球元珦許以公禮葬之麾下卒伍悉從宥不坐夏四月晉以盧部尚書程遜兵部員外郎韋稅爲加恩使進封王吳越國王仍賜天下兵馬副元帥金印案遂程遜還宗溺海死通鑑繫此事於十一月戊辰令從舊史甲午王即位建國一如天寶故事以郎位者國王位也國王與王不同通鑑以郎位爾國在前而進爵在後亦未爲允西中仿敏境內今年租稅之半立子宏傳爲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相鎮海軍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秋七月晉制元球元珦在身官爵任便處置八月辛巳大閱於北郊戊申新建五廟於城南九月乙卯王親祀五廟冬十月貢晉天和節大排方龍鳳金腰帶一御衣十三事乙丑金陵徐誥稱大齊皇帝遣使來告即位是歲建相嚴院於國城西高麗遣使張訓來聘

天福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冬十月丙戌貢晉謝恩金器五百兩白金一萬兩吳越
異紋綾八千疋金條紗三千疋絹二萬匹綿九萬兩大
茶腦源茶二萬四千斤又進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帶一
副十一月晉遣使賞錫吳越國王玉冊及沿身法物等
冊文曰維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戌朔五日戊
寅皇帝若曰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
或胙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獎忠勳古先哲王率由斯
道朕薄德敢忽彝章況大莫南服之奧區鎮東隅之
懋績雖高其列土殊榮未錫於肯堂得不申加等

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頒鏤玉之文乃揮
吉辰爰敷盛典咨爾興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下兵
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
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
國吳越王食邑二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錢元瓘
嶽靈稟粹天象儲精韞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寵
承先越功邁桓文運妙略以平寇用奇兵而制變祗嗣
基構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縮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
況與我昌運竭乃忠規懋勳鼎而首列韓壇奉玉帛而

誠先禹貢請曾贊則獨標大節顧封崇則未稱鴻名宜
舉徽章俾承先烈其天文當南斗之分地志控句踐
之都爰茲傳封允屬全德是用舉章服於羣后崇爵冊
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九天之寶瑞表予嘉命續乃
舊邦大振家聲夾輔王室今遣使太中大夫尚書右丞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延使副中散大夫尚書司門郎
中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冊爾為吳越國
王於戲服袞衣而佩元玉位曆華侯駕戎輅而握兵符
分尊九伐取貴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祗荷天光勉清國
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十二月大

閱馬步軍泊艨艟於碧波亭是歲建淨空院於國城之
北山又建昭慶律寺廣陵郡王元璙請析嘉興縣之西
部義和鎮爲崇德縣從之
天福四年春二月晉授世子宏僔爲果州團練使是月
齊徐誥改姓名李昪稱大唐夏四月遣左衛上將軍沈
韜文如唐賀南郊秋八月戊申建世子府於城北是日
有龍見處州長松縣遂更爲龍泉縣是月晉敕建溫州
爲靜海軍節度從王請也九月又敕升婺州爲武勝軍
授王兄元懿爲節度使是月保大軍節度使同參相府
事陸仁章卒冬十月壬子吳越國莊穆夫人馬氏薨是

月晉遣刑部尚書李燁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馬元帥通鑑作八月己酉增食邑五千戸實封五百戸仍賜御服紅羅㲲珠戰袍金璞巾各一副十一月契丹遣其臣邈折米聘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於衣錦軍慶儀鄉是歲僧道翊得奇木於前潤新爲觀世音法身王命建天竺道場釋氏紀錄云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觀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家自光燄發龜以豐夜乾蕭成中有僧從瑞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晝放白光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又建天長淨心寺於國城是時諮議大夫段希堯來使希堯過海遇大風左右皆恐能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特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天福五年春二月甲辰溫州刺史王子宏偡卒是月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求救於我王戍王遣內牙統軍使仰仁詮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切諫不聽三月奏嘉興縣置秀州以嘉興海鹽華亭崇德隸焉時又析東府剡縣十三鄉爲新昌縣紹興府志云閩中元年析剡爲新昌縣未審是非已又改剡縣爲贍縣惡剡有二火一刀之說爲不祥也順存錄云大慶觀有錢氏時都公移稱兩浙都軍精節使先鋒驍騎奏云云錢氏時稱杭爲西都越爲東都因號兩都壬申晉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尚書李元龜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夏四月癸卯鎮海軍行軍司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鮑君福卒甲子世子宏佐襲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乞師於閩王曦曦以兄子泉州刺史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救之凡移書責我別遣輕騎絕糧道會久雨我兵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俘斬以萬計我師敗績癸未仁詮等遁還是月四星聚斗秋八月以世子府爲瑤臺院冬十月王貢晉謝恩金器三百兩白金八千兩金條紗五百疋綿五萬兩十二月王以子宏佐爲內牙諸軍都指揮使是歲蘇湖秀三州大水

天福六年春三月丙寅晉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副授王守尚書令夏五月漢遣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衣高素將來逆我故王弟傳璛之室馬氏以爲繼室不克逮六月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仰仁詮卒是月建甘露寺於南山有泉一泓若甘露可啖故名秋七月甲戌麗春院災延於內城燬宮室府庫幾盡王避之火轉隨發遂驚懼發狂疾遷居瑤臺院是月唐主遣使來唁且賙其乏八月王寢疾語內都監章德安曰宏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對曰宏佐雖少羣下服其英敏願王勿以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

辛亥王薨於瑞萼院之綵雲堂年五十五在位十年晉

主令所司定謚曰莊穆敕改謚曰文穆[illegible]命宰相

和凝撰神道碑[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二月癸卯葬於國城龍山之南原八年四

月丁卯日二十立碑石於隧道王志量恢廓識度宏遠雖

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王孝敬小心未嘗有懈武

肅王性嚴急每召輒須時至王乃製闊袴大襪以便之

既年政事一委丞決簿書填積皆躬親批答手爲胼胝

復效武肅王故事置粉盤於榻首夜有所憶即書其上

晉朝以備顧問嘗屬禁盜賊及非僞誹謗法犯者必死

王皆力救獲宥者甚衆嘗北征師次平望蚊蚋尤甚左

右請施帷幄王曰三軍皆在此我獨何避竟不許實正

中武肅王將遜諸子爲副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傳璙弟

清海軍節度使傳璹寧國軍節度使傳璟等皆言王功

德高茂足宜委副故遂以兩鎮相屬及武肅王寢疾一

日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擇之王乃取其狹小者

武肅王大悅曰吾有汝眼目無憾矣積弱之後更示以

寬恕人情翕然凡中外封章相構者積而毀之悉置不

問王母陳氏所出咸不逮戚屬倍加厚賜而未嘗遷擢恭

穆夫人之弟馬充嘗以使役求免王延責之遂下獄

黜於外殺其稽違治命保有名器足守一代之霸業爲

論曰錢氏五王惟武肅有改元事而廟號則史所不載

聞前余公綽閩王事跡云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

與林仁志王氏啟運圖云永隆二年吳越世宗崩子成

宗嗣雖二人所紀年歲不同至廟號稱宗則二書略合

似非竟無可據者今兩浙民間猶謂武肅王爲錢太祖

豈當日果實稱宗而其後諱之歟當闕疑以附吳五

郭公之例[illegible]

吳越皆無稱帝之事而當日臣下稱之者則多僭擬亦未必盡無也○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浙人欲避光堯廟諱成宗者尤衆什以為遂與光嫌時號也是又以成宗為文穆廟號已不知何據

十國春秋卷第七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鄰城牛　奐濟子氏閱
郎文周　阜少霞重校刊

吳越四

忠獻王世家

忠獻王名弘佐（五代史宋史作佐表忠觀碑作仁佐）字元祐文穆王第六子母許氏以寶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弘佐於功臣堂初孝獻世子居監撫文穆王治其府於城北將渾府之一日世子與弘佐戲采於青史樓遂謂弘佐曰若王乃為我營府署顯與若博之比因擲而弘佐得六赤世子失色弘佐從容曰五哥入府弘佐當奉符印之命因再拜世子竟不懌投骰盤於樓下而去俄而世子不祿弘佐授鎮海鎮東節度副使檢校太傅先是內牙指揮使戴惲為文穆王所親任文穆王養子弘侑者其乳母故惲婦親戚也文穆王既殁或告惲謀立弘侑章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伏甲士幕下明日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其姓孫氏囚之明州蘊天福六年秋八月壬子日也是日將吏奉文穆王遺命承制以弘佐為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時年十有四歲（歐陽史云年十

史095-529

三今從通鑑九月庚申宏佐即王位於握居堂赦境內逋負有差命丞相曹仲達攝政事軍中或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仲達親諭之乃解辛未王遷於思政堂命境內給復一年諸關梁禁額悉從除減又命田園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十一月唐遣使祭我先王晉授王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保邦宣化忠正功臣王命刑部侍郎楊嚴如唐賀仁壽節是時凡官名左者悉改為上避王諱也

天福七年春正月閩人來祭我先王二月癸卯晉敕葬先王於龍山之南原三月晉遣太中大夫李璘來歸先王之賵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璙薨子文奉嗣壬申晉加王食邑七千戶仍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秋七月王以內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為內牙上右都監使按冊府元龜是月詔諸改州縣名與高祖諱相犯者杭州錢塘縣為錢江縣唐山縣為橫山縣台州唐興縣為台興縣然吳越備史載開平二年改唐山為吳昌唐興為天台順存錄又言乾德二年割錢塘鹽官之半為錢江縣與此不同有誤見地理表冬十月以都指揮使闞璠備史作燔今從通鑑胡進思為內牙上右統軍設十一月王遣使貢晉鋌銀五千兩綿五千疋絲一萬兩謝封閩王恩又進細甲弓弩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瓷器椶鞋細酒糟薑細紙等物十二月命右武衛大將軍蔣瓌使於閩已而以龍山武功堂為文穆王廟是時晉太常卿龍敬來聘長揖不拜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二月丙辰丞相皮光業卒秋七月乙巳貶內牙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李文慶於睦州王初立優待諸將上統軍使闞璠與胡進思用事璠強戾排斥異己德安數與之爭文慶不附於璠故有是譴冬十月晉遣使授王吳越國王玉冊羅印

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胙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吳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翊戴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降一字之封爾自啟心叶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

宏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
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匡夫綏社稷之勳殖業植
東南之美容言紀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上履執珪之
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步楷模而
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上茅行
臣乃推翼世之賢啟冕軒車更重策勳之禮貴爲異數
允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玫使副正議大夫行
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
爾爲吳越國王於戲用寵元臣因顧錫命洪封異數八

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既
敦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居
帷欽哉十一月辛巳王遷於功臣堂癸未丞相曹仲
達卒戊子納元妃仰氏是歲建報國千佛院又賜晉弟
文嗣額曰碧沼寺是時浙地兒童聚戲動以趙字爲語
助云得則曰趙得不可則曰趙可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思趙後延壽
爲契丹所執而論者以爲宋氏受禪忠懿王納土始符其兆
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三月晉敕授王落
起復增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夏四月丙午王親祀五
廟秋七月辛未朔晉少主改元開運九月朔日有食之

蕃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小官長七尺許取出所獲之
所於安溪灘冬十一月王命從兄東府安撫使仁俊爲
內外馬步都統軍使弟宏倧爲東府安撫使是歲捨瑞
萼園建龍華寶乘院仍造傅大士塔又建寶相寺華
嚴院於國城
開運二年春三月丙午王從兄順化軍節度使鏵卒秋
七月修武肅王廟於城西春秋祈報禮參故焉八月朔
日有食之冬十月晉遣太子賓客邊蔚右庶子王延
冊國王守太尉十一月朔王大閱於孤山乙卯誅內牙
上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

思人晉本賜姓販賈[illegible]見仁俊東府安置先是璠
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金寶結二人得侍
左右昭悅爲人狡佞愛狎過於侍將璠不能平昭悅知
其意詣璠叩首謝璠不爲意昭悅欲出璠於外私謂胡
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可乎進思許之乃
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
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爲不行乃受命
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因誣璠昭達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因行是處分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意
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皆側目獨進思重厚寡言昭

悅以爲聽獲免是歲建豁然寺院於國城之北山（延伏虎光顯師歸之）
開運三年春二月日有食之三月晉授王東南面兵馬
都元帥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推誠匡運
忠亮威德功臣秋七月庚寅吳越國夫人許氏薨八月
庚建天寵堂壬申葬仁惠夫人於國城西山之原冬十
月閩大亂李宏達更名達遣客將徐仁宴李廷諤等奉
表稱臣乞師於我王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惟內
牙都監使水邱昭券以爲當救王曰脣亡齒寒春秋明
義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恤鄰難將安用之諸將羅馬

食肉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命昭券專掌用
兵內都監使程昭悅掌應援饋運而以軍謀委丞相元
德昭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
州是行也宿衛武肅王廟庭者聞甲馬聲凡數夕而止
後接戰時唐人覘我師竊語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是
月獻晉謝恩白金五千兩錢五千疋腦源茶三萬四千
斤苛箭一萬莖蘇木乳香他物稱是又進應聖節金大
排方坐龍腰帶一條御衣一襲十六事十一月己酉我
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
與我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十二月

王命弟宏倧爲湖州刺史是歲鑄鐵錢王弟牙內都
虞候宏億上疏以爲不可從之建寶勝院於北山
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東京稱會同十年肆赦天
下廢晉少主爲負義侯遷於黃龍府二月庚午有雉集
於兵華樓辛未晉劉知遠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二
年（吳越是時仍用開運年號）是月王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何內都監
使程昭悅第執送東府己卯誅昭悅釋王兄仁俊之
囚以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與術士遊也三月庚寅命
王弟宏俶出鎮台州戊戌王遣將余安自海道救福州
己亥兵至白蝦浦海岸泥淖方布竹簀以行唐軍聚射

之簀不得施唐監軍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
若縱其登岸盡殲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登
岸則浙兵致力於我勢不可當安能盡殲乎延魯不聽
我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堅戰死
我師乘勝而進城中出兵夾擊大破唐兵禽其將都指
揮使楊匡業蔡遇等獲器械數十萬安遂引兵入福州
李達舉所部授之歸附於我先有謠曰風吹楊葉敲山
下不得錢郎戈不能至是果驗丙午張筠余安班師王
遣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弟東府安撫
使宏倧爲丞相夏四月李達遣弟通來請入覲從之五

月我師凱旋王犒將帥於光冊堂賞賚有差是月晉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資忠綏武恭懿翊戴功臣六月乙卯王薨於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遺令以弟丞相宏倧為鎮東軍節度使兼侍中（按錢塘大慈山甘露院碑稱會同十年七月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節度使云云蓋是時吳越與契丹信史不絕故吳越奉其正朔[illegible]說州鎮之先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又忠獻王書止以鎮東節度授宏倧至八月漢黃制授宏倧鎮海鎮東節度使印綬又吳越備史云遺令以宏倧為鎮海鎮東節度使者誤也）是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秋八月敕諡王曰忠獻（表忠觀碑作忠顯）令太常卿張昭撰神道碑文葬於龍山之西南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溫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多優容之及破議皆不知覺兵籍使錢丞儒家火備邇內城命親軍援之王登而望有何便攘竊者亟命斬之衆因悉力火遂滅開運中將益軍徒下令募軍中及民間子弟遊時無至者乃命大料之令曰料而得之者糧賜皆減半翌日投書兩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民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內租稅三年

忠遜王世家

忠遜王名宏倧字隆道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母弟也誕生之夕文穆王夢人以黃金一簋獻者因字之曰萬金稍長入府中時武肅王方病目摩其頂曰眼大小左右曰眼小武肅王默然起家內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元年冬十一月出為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天福十二年六月丙寅即王位於天冊堂[illegible]稱會同十年秋七月王召弟台州刺史宏俶同參相府事庚子有雉升於天冊堂之戟門旋歷廊廡久而斃之閩將李達來覲以其弟通為福州留後王承制加達[illegible]侍中更其名曰孺贇賜達弟名曰孺賓閏月李孺贇以金筍雜寶賂統軍使胡進思求歸進思為請王命[illegible]復任福州親餞於碧波亭八月葬忠獻王於國城西原是月漢以王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遂遵漢主正朔冬十月王弟宏俶至自台州十一月王大閱水兵於碧波亭統軍使胡進思諫以頒賞太厚王怒擲筆水中進思大恐十二月威武軍節度使李孺贇復貳於我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攻孺贇殺之族其家己酉傳首國城王命丞相吳程知福州威武軍事庚戌（家王故事云晉開運四年十二月薨也）內牙統軍使胡進思同指揮使諸溫鈄滔等作亂自忠獻王時諸校驕慢

監於加誅殲而在位者執迎以惡六及王繼嗣性既殘
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進思等迎立功干預政事王
惡之有僭逾多所裁抑進思頗不自安已而王欲授
進思一州進思不可令李孫贊擬王以進思建議遣之
請吏加責讓進思益憤恨屬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希旨
又遂之復密謀於都監使水邱昭券三方猶豫未決承
訓懼事露反洩謀於進思時王府夜宴將吏進思疑為
圖已遂統內牙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旁侍人畏
和民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猝得風疾傳位
於弟同參相府事宏俶因而諸將七迎宏俶於私第而

立為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簾下不拜曰俟見
新君進思亟出宏俶德昭始下拜進思稱王命永制授
宏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宏俶曰能全吾兄乃敢
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方親事進思遂殺昭券
及進侍鹿光鉉光鉉王之舅也明年遷王於衣錦軍進
思日請害王忠懿下為譬說百端且疑進思有他變乃
遣都頭薛溫護王戒曰若有非常處分當以死拒未幾
進思遣方安等圖王溫悉斃之於庭廣順中徙王東府
忠懿王命東府以官物充王服給西嚴之後即臥龍山
為王置園亭於上栽植花木周遍高下選良辰美景王

被道士服攜伎樂且奏登賞每元夜張燈鎬於山谷用
油數千斤七夕結綵樓於山巔諸節時費用稱是王嘗
於山亭擊鼓聲達於外守衛者遽聞忠懿王忠懿王曰
吾兄以開適為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木鼓四面
奉之王能為詩亭榭之上紀錄皆滿居二十年始薨王家
故事云薨王開寶中以喪葬宋史云獻修錢氏東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
山之原王墓在昌源錢氏府志忠遜諡曰忠遜或曰讓王年四十四
子四人初王將傳位近侍陳再要以金鈔錄承日輪加
王之項而手持二鑰頂之陞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
王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鑰不過二旬之事耳及即位

又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讓
且懼不就乃稍謀於冶匠別鑄一以為備翼日以所授
金鑄之王臨觀果不就因諧以宿鑄者獻至是皆符其
兆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宋真宗贈讓王為尚書令詔曰
眾以茂對景靈誕敷明命乃眷青材之冠首推錫類
之恩特示寵章用建元烈若厲直集賢院上輕騎都尉
逢易父太師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早襲王之下宏見前
功大庶炎運之民實降新見之緒稟正之德不顯前
人數久讓之風自臻多瑞遺芳景行運厥後見允彰懿
翼之謀宜錫褒崇之命綸言華袂從冠冕黃嘗山厚
不耀門閭可贈尚書令天聖三年六月宋仁宗贈讓王
東門服所者度夢嘉鹽恭承大祀崗吳風而施令法解
兩以抑思吞性端坡之近傑式大滿漏泉之新命別於動
烈宜爾褒崇中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易父故
儉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位褒真王功勞用
府明鐵威國史具書人臣稀榮天齊自奉襲責桓之
業挺忠孝以無遺按秦伯之風致揖讓而斯在果僅佳

嗣恐我臨臣得之本心克濟其善然臨之際常切兢步惡而從對之詩是膺愛異選總節端字並乃世官業而臨之尚冀敦來可特對天下兵馬都元帥仍賜讓王餘臨如故。尚有典宗天曉五年仁宗天聖元年兩敕

論曰吳越甘露院牒之稱會同十年也在天福十二年七月蓋以不稱開運與天福也蓋以此吳越與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詔州鎮矣而漢使未至寧有不奉其正朔者開寶福州雙石洞記有云會同十年歲闕月永平復封爲安境使時福州新附吳越故亦稱會同也所疑者契丹以是年二月改元大同已故遼史會同無十年而吳越猶紀十年者何蓋契丹降赦謂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

之號不行於南土則吳越之稱會同於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縣牛 奐湑子氏閱
郎文周 昂少霞 重校刊

吳越五

忠懿王世家上

忠懿王名俶字文德初名宏俶文穆王第九子也寶正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功臣堂母曰吳氏天福四年二月承制除內牙諸軍指揮使檢校司空忠獻王時累授特進檢校太尉開運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台州

忠遜王立徵宏俶同參相府事會僧德韶者亦勸宏俶急歸不然將不利秋九月甲戌遂發台州是日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象識者異之冬十月至國城居南邸未幾有胡進思之變進思乃召諸大校及軍庶迎宏俶嗣位宏俶見府僚將校於元帥府之外廡謙讓者二諸將士皆拜手言太尉素有儒望將伏稱賀即日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攝事元帥府南序時十二月庚戌日也是時湖州民朱輝從以重價購蛟烏蘢瑞中道而烏飛國入朝之日事瑞

乾祐元年春正月漢大赦改元乙卯宏俶即王位於天

疑當赦境內租稅蠲貸有差以弟宏億為丞相自前年季冬渙於正月陰晦彌月是日雲物澄霽人情大悅壬戌遷故王宏倧於衣錦軍丙子漢主延少主承祐即位二月辛卯王親祀五嶽乙未內牙指揮使何承訓伏誅承訓預胡進思之事至是復請誅進思王惡其反覆故是命三月漢遣中書舍人張誼來歸忠獻王之賵之初胡進思屢請殺廢王宏倧以絕後患王不許已又矯王命令都頭薛溫害之溫拒曰受命之日未聞此言不敢妄發由是進思憂懼日積丙寅進思死夏四月大閱馬步兵六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下令每歲租賦

逋者悉蠲之仍歲著為令是歲王以漢使張誼輕肆恣其遷於郭及其副使馬承翰

乾祐二年春三月匡武都連名頓泉求職王命斬狀首二人坐黜者二十餘人餘宥之三月漢敕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夏四月太白晝見乙亥城西上清宮災五月內牙指揮使鈄滔以罪黜於處州滔胡進思之黨也秋七月

王命弟宏億為明州刺史冬十二月漢遣散騎常侍張煦等持節備禮冊王為吳越國王仍賜玉冊金印法物等冊曰惟乾祐二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若曰我先帝順天致罰大拯黎元享萬靈於無主紓兆庶之倒懸載定世難以吳越居右伊厥勳末虞奉先訓尉佐之始即翻懇功前命為元帥俾圖授武節東南之境得行征伐今爾為與王駕大將乾樞主牛斗之鄉肅恭十宇詢於有位僉曰克諧斧資匡聖（宋史作弼聖）運同德保定功臣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

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錢宏俶象賢繼盟公王襲慶橫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朝之師律充庭納貢則外府告盈下瀨宣威則前茅獻捷忠信著於羣后禮讓行於一方故元冕九章為王之服顯其名也朱輪駟馬為王之輿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禰之令圖實輿禮之錫著勸夫忠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煦左補闕崔頌持節備

禮同爾爲吳越國王賜戲品秩並舊名數尤重寵顧庭
而備物褫吉門以章恩爾其正厥位專人以敬教民以
顯馭衆以恩御其屬之體曰惟王建國諸侯所以守藩
邦書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臣我堯緒永爲漢
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爾蕃無彩貽厥百世汝往欽哉
對揚我休命是月內牙指揮使諸溫以罪黜於溫州十
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貢漢御衣犀帶金銀裝兵仗綾絹
金香藥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物封龍泉縣神爲侯
封將軍（劉賀中避宋太祖諱改康濟）是歲募民能墾荒田者勿取其
租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遺丁以增賦王杖之國門

又置營田卒數千人以淞江闢土而耕（一云吳越時開墾田土修理水利宋有不過錢數十文按宋高宗時知嚴州秦公武言吳越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此可知錢氏賦之由按吳越每身錢三百六十足丁錢又威重令其說未審是非）
乾祐三年春二月甲申唐劍州刺史陳誨寇福州我
守將馬光進等紿唐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
威武軍吳程指揮使潘審燔令幽人詐降迎文徽
及唐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獲萬計
陳誨等敗走是月甲午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鄭
國公杜建徽卒三月漢授王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戶
實封五百戶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獻於五廟丙午王

親享五廟六月漢授王兄東府安撫使宏偓知福州威
武軍事秋七月戊寅王命弟宏億爲東府安撫使是月
唐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王遣文徽歸金陵
十一月二日王以誕日復貢乙亥王貢漢謝恩綾絹二
萬八千疋銀器六千兩綿五萬兩茶三萬五千斤御衣
二襲通犀帶戲龍金帶各一圍
廣順元年春正月周主即位改元大赦三月周加王諸
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三百戶仍降尚書
閣詔夏四月王葺故王宏倧居東府構園亭苑花卉
山石以娛之歲時供饋甚厚夏六月丙午武勝清海等
軍節度使王世父元璙卒以其子仁倣嗣是月王命復
發兄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官爵是歲建崇律寺

捨舊苑爲靈芝寺因芝生苑內故名
廣順二年春二月周授王天下兵馬元帥（敕曰古之王者啓邦經野分職設官制建藩屏慎簡大德非有重臣世嶠王麗聯任一方之閫未超極品之榮漢法非劉不王唐閩元帥爲重兹權大任寧授非人用錫名藩家扶昌運齊綱檢校太師守尚書令上柱國吳越國王錢宏俶乾坤閫氣海微孚密爲民物之綱維寶建廷之諸屏承家保固室世表堂構之賢治亂持危則力推英豪之主梯航時登平升壓兵革靡及乎養生才足以齊主而庶民德足以穆風而易俗肆歸建極不替恍減有濟植曾別之心而寄義或迫乎齊有晉悼寫楚之睹面功名不乖乎晉建之都督則百辟允諧使之元戎則三軍用命表海受一方之寄其王啓萬戶之封匪爾令名揚兼宗職爾其不聳善錫承闕令終不我願言毋黍厥位可特授天下兵

馬都元帥故按備史擧書二月閏月丁未
下兵馬元帥顯德元年七月復天下兵馬都元帥宋史
亦云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此敘存焉
二年三月一日授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中書令有誤增
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宋史
忠正功臣夏四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王與衢州刺
史未元瑱知福州威勝軍事弟宏偡為衢州刺史六月
乙未王妣吳越國順德太夫人吳氏薨秋八月丁酉葬
恭懿夫人於錢塘縣龍山之西原九月甲寅朔丞相裴
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是時國內禁酒
人釀止書日國初諸路未
宜營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
廣順三年春二月湖州所隸建州降卒鄭稜指等十

人以刺史徽香於資福寺遂率其黨二百餘人作亂即
日盡誅之三月周授王起復鎮東大將軍左金吾衛上
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王以兄宏偓為溫州刺史夏四月
建報恩元教寺於城北慈王妣也王親閱內外諸軍非
驍勇者咸停放之冬十月大閱馬步軍騎將於碧波亭
十一月命弟宏仰為台州刺史是歲東陽有大象自南
方來陷陂湖而獲之境內大旱遂民有鬻男女者命出
粟帛贖之歸其父母仍令所在開倉賑鄉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主祀圓丘改元是月周主
親晉王卿位夏五月辛巳王命鑄恭懿太夫人銅容二
軀於奉國金地二尼寺秋七月一作七月造此也周授王天
下兵馬都元帥賜號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
臣仍賜金印冬十一月周命進奏使章恩忠歸諭機密
事周以恩忠蔣虧是歲建慧日永明院迎僧道潛居之
二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周加王食邑一千
戶實封四百戶夏四月庚子王親祀五廟五月周詔寺
院無敕額者悉廢之檢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秋
九月庚午有虹入天長樓樓在內城之東王避寢於思政堂九
月徙居於天寵堂閏月丁酉王子惟濬生即僞世子冬十二
月周命司空李穀伐唐十二月王遣元帥府判官陳彥

禧入貢於周周諭我出兵會擊金陵
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東征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是
月南擊揚門樓大二月周師入淮南唐靜海軍制置使
姚彥洪率家屬軍士戶口等一萬餘人奔於我癸未王
命丞相吳程前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
攻常州癸巳遣都指揮使路彥銖從宣州羅晟督水師
次江陰以俟周師既而周遣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
治身衣冠法物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歸
將諸承丙重獨等一百餘人壬子唐右武將軍柴克宏
發吳程於常州我兵大敗先是唐遣中書舍人喬匡舜

來使至是克宏募船以匿甲士聲言迎臣碑程曰兵變使在其間殊不爲備周兵登岸徑薄我兵營會羅晟趙修誠與程福州有隙晟以此不力救且縱之趣程殿程裨將邵可遷力戰于死馬前猶戰不顧程得以身免死者萬計程道歸王怒悉奪其官乙卯路彥銖攻宣州不克周將取亦引還是月王命從兄知中吳軍節度事文奉爲水陸應援諸軍都統使屯於本州備徵發夏五月甲申福州兵與唐永安軍節度使陳誨戰於南臺江我師敗績指揮使馬進姚章等被執未幾誨亦背遁六月王命從兄仁俊知彰武軍事（周廣順元年改溫州爲彰武軍）秋九月癸

卯王親閱於龍山教場冬十二月丙辰王貢周白金五千兩綾一萬疋又進天清節金花銀器一千五百兩是歲始括境內民丁以益師旅王弟宏億手疏切諫乃止顯德四年春正月始議鑄錢三月周師大敗唐人於壽春夏四月周宣諭使薛有光航海歸於京師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宏信爲衢州刺史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來使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副道由登萊汎海入浙周主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冬十一月唐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請修貢於周附我以聞許之是時紫芝生於永福之西山

顯德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宏偓卒二月周主幸揚州丁卯遣殿直趙海來宣諭仍出戰艦於瓜步迎鎧鎮長風沙等處以濟江壬辰王進御衣犀帶又進供軍稻米二十萬石仍命上直都指揮使邵可遷路彥銖帥戰船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周師江北諸州界平三月王不豫丙午周遣翰林學士都承旨陶穀司天監趙修己賜王羊馬橐駝有歲班賜自此始也是月唐主奉表於周盡獻江北地周師乃罷初金陵之將附周也王亦飛書諭之旣而附我以濟欵副周主命從之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於內城官府廬舍幾盡王出居都城驛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王親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祝之曰不穀不德天降之災倉廩積儲實師旅之備也若盡焚之民命安仰乃令從官伐林木以絕其勢火遂止（宋史云世宗聞之遣內侍宣問之）是時被火燬者凡一萬七千餘家王謝左右曰吾孜因災而愈衆心頓安丁卯王命弟宏儀復爲東府安撫使周遣天下都軍頭周備來宣諭仍賜邵可遷以下及將士衣服有差是月王進周綾絹各二萬疋白金一萬兩謝賜國信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唐主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六月戊寅前台州刺史王弟宏仰卒秋閏七月癸丑遣使朝周貢白金五千兩絹

二萬疋細衣段二千匹八月貢周白金五千兩絹一萬
疋賀車駕還京又進龍舟一艘天族舟一艘皆飾以白
金壬辰周命上閤門使曹彬賜王騎兵鋼甲步兵銀甲
旗幟等物冬十月乙巳王還於思政堂十二月進賀正
錢一千貫絹一千疋於周是歲周師克靜江軍尹日就
守山陵還
顯德六年春二月周上敕升湖州爲宣德軍從王奏也
以王弟宏偡爲節度使夏六月周上榮殂子梁王宗訓
立賜王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
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國

號宋大赦改元遣使來宣諭三月乙巳宋改郡縣犯御
名廟諱者王以名犯宋宣祖偏諱去宏以俶單行甲寅
大慶堂成堂廣大凡百間王舊邸也丙辰遣使貢御服
錦綺金帛賀宋即位夏四月宋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
加食邑一千戸實封五百戸五月周昭義軍節度使李
筠舉兵丁巳宋帝親征六月甲午宋敕加吳越國賢德
夫人孫氏爲賢德順睦（一作穆）夫人又授兩軍節度副使
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
秋七月庚子潞州平宋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九
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舉兵宋帝自將東征王遣上

直都指揮使孫承祐率師屯蘇州以應之與中吳國軍
節度使王昇吳延福等有罪並除名配外郡冬十一月
丁未揚州平宋遣通事舍人王繼筠丁德裕來宣諭仍
賜國信庚申宋復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來宣諭甲
子王命弟衢州刺史信入貢自宋革命王貢奉有加常
數所器精緻皆製於官以充朝貢十二月王還於功臣
堂是歲王重創靈隱寺立石塔四
建隆二年春三月宋遣丁德裕送王弟信回仍賜馬二
百疋羊五百口橐駝二十頭（宋史作羊五千橐駝三十今從備史）秋七月
丁亥宋昭憲皇太后崩遣使來宣告自五月不雨至於

是月王命取龍湫於天台山以祈雨九月始權酤冬十
二月王命弟信復爲衢州刺史是時海船獻沉香翁一
具高尺餘刻鏤若鬼工王號爲清門處士又高麗船上
王大世選沉木千斤叠爲擣旋山象衡居七十二峯王
許以黃金五百兩竟不售
建隆三年春二月宋遣右殿直王著來宣諭仍賜國信
是月王遣使聘於淸源軍節度使留從效會從效卒子
紹鎡夜燕我使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鎡送於唐夏五月
婺衢睦三州民災戊辰王遣使賑邺秋七月壬戌大風
拔木八月陳洪進推副使張漢思權知清源軍事九月

庚戌夜所在地震聲如雷冬十月庚寅宋遣上閤直景德倫授兩鎮節度使王世子惟濬爲邕州建武軍節度使庚子宋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至以張漢思不聚朝命俾王責之王遣使往責漢思遂從命焉

乾德元年春正月王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瑇瑁器數百事貢宋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未張漢思爲四門指揮使（一作副使）陳洪進所幽洪進歸命於金陵已又附王請命於宋遂授洪進平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秋七月丁巳重建天龍堂壬申大閱戰艦於西湖賜內外將校服帶有差冬十月甲申

獲巨魚於江長九丈六尺十一月甲子宋有事於南郊改元大赦王命從子昱入貢宋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宋史作忠正）恭順功臣又加建武軍節度使王世子惟濬檢校太尉十二月宋孝明皇后崩遣使來宣告是月命從子郁爲秀州刺史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大雨震電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三月宋制王落起復天下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夏四月重建城南寶塔寺奉武肅王文穆王忠獻王銅容入內秋八月庚申王駕復天龍堂謂丞相以下曰頃以涼德遂貽災異曾未十年中外如斯實宗廟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勞吾不敢忘更賴公以輔不逮丞相以下咸稱大慶冬十一月宋師伐蜀王命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等率師會焉是歲建千光王寺

乾德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二月乙丑王命從子台州刺史昱入賀於宋秋七月有虎出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逾旬而獲八月癸卯重建寶塔寺於城北是月宋遣通事舍人張延通來宣諭仍賜生辰禮物甲寅丞相吳程卒冬十一月王以前知福州彰武軍事叔元璜

爲婺州刺史從子昱復爲台州刺史是歲建天龍寺（延錢清禪師居之）宋獻璽杭州之虎頭巖虎頭巖者山頭突出如虎首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故有是命

乾德四年春二月乙亥王兄宣德軍節度使吳興郡王倧薨夏五月丙戌王從兄婺州刺史仁倣卒六月宋授王子內牙都指揮使惟治爲容州寧遠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九月壬寅王避正殿於功臣堂以計都入須女也癸卯知福州彰武軍事王兄偓卒冬十二月甲寅王命弟信知婺州武勝軍事是歲王迎阿育王舍利歸南塔寺奉之先是明州阿育山有靈巖井至

左鑿井南廊餘忽見焉御製寶字有記

乾德五年春二月丁卯王除睦州刺史叔元璜知福州彰武軍事戊辰王弟奉國軍節度使億卒壬申宋敕祀禹祠於東府置守陵五戶己卯王從兄温州刺史仁俊卒三月五星聚奎是月王世子惟濬入貢而還賞宋所賜吳越國賢德順睦夫人孫氏冠帔等夏四月王命子寧遠軍節度使惟治兼判奉國軍事秋七月宋授王弟儀依前鎮東軍安撫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冬十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入貢於宋是月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十一月辛酉大閱於教場仍宴將帥

是歲都僧務文瑚副武陵郡珠等卒安國縣南新寧普新登廣陵鋼峴鄉衆乞以五鄉人戶別置一場就彼徵科輸送爲便王是之命特置南鄉場人其賦建淨心院於北山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戒牛　吳瀞子氏閱
稻交周　胡少霞　重刊校

吳越六

忠懿王世家下

開寶元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乙巳進奉先寺於城西爲文考也是月宋封王爲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敕曰卿嚮著事功已著簡冊尊崇印盡剛於始終益堅於忠恩久懸於兩浙尊優中[illegible]系服欽崇今封卿爲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見命使臣齎行册禮放先詔示想宜知悉

夏六月戊午蘇州長洲縣民王安妻產三子壬辰知福州彰武軍事王叔元璜卒是月宋遣使賜王生辰禮物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於宋助郊祭也十一月宋南郊大赦改元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宋賜上箭日朕惟上天助順四海晏清東書混一於華夷南露滋榮於稼穡幸歲時之大稔致庶務之小康順一陽而再陟郊壇結三獻而恭陳告謝荷神心之昭格覃慶澤於幽遐乃眷保臣方膺重寄表率極高於華夏鎮藩久滿於列藩我有異恩特垂殊寵咨爾天下兵馬大元帥檢

校太師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俶爾既推誠而奉朕朕嘗
開懷而獎爾是用擇茲吉日將以殊恩錫吳越之兩藩
兼都督之名位命爾子為予守臣授雙節於大朝所
以顯元帥之隆重效一方之職貢豈不表臣子之忠誠
升用更易於初封品秩彌光於舊物不煩多訓用稱彝
章加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吳越國王功勒
如故符至奉行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賜生辰禮物并御衣紅袍
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駿馬百匹是時王貢秘色窯器於
宋（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云越州燒進）

開寶三年春三月王親祭五廟秋九月遣世子惟濬入
貢於宋是月宋詔王出師伐廣州王將起行尋以道遠
詔止之是時宋命翰林學士陶穀使於我王宴以水族
數百器又令膳人烹蝤蛑至蟛螁十餘種以進（清異錄云陶穀宋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王令自蝤蛑至蟛螁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此品味庖人依樣造者穀在中朝嘗作詩嘲之有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故王以此戲之又云穀使於吳王置宴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一云君穀奉使來又王將命餞宴穀會穀諷將請之歸以十國歸請詩云乞與金鑲並鄭明及出館復有并魁休侍以何人問其從請）
開寶四年秋九月宋遣使賜生辰禮物衣冠劍佩等冬
十一月宋有事於南郊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六百
戶仍改賜開吳鎮海（一作興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開寶五年春三月王世子惟濬貢奉賀宋賜吳越國
賢德順壯夫人孫氏冠帔各一副秋九月王遣元帥府
掌書記黃夷簡入貢宋帝諭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強
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練兵甲助我無惑人言亡齒寒
之言（宋史云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兵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特命有司造大第於熏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偫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於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詔以草示文贄賜賚甚厚及半論吉於錄）王密表謝且請師期冬十月王親祭五廟復詣

寶塔寺拜先王銅容
開寶六年秋八月宋遣使賜王玉帶御衣及生辰禮物
是月王寓書於宋宰相趙普餽海物十罌冬十一月大
等之氣邸閣是歲命南山建總持寺
開寶七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夏五月宋散進奏使錢
文贄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百兩銀
器三千兩錦綺一千段秋七月宋詔王伐江南詔曰朕
備出軍雲臺遣將赴期攻取前抵潤州卿任重統戎心
專靖寇早者付披章奏具述事宜今發兵見果符陳請
開疆討伐必藉忠勤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

奏機事九月承顧至自京師宋遣內客省使丁德裕賜王生辰禮物冬十月宋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宋史云遣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令發兵備史傳誤）賜劍甲鞍馬仍命丁德裕爲行營兵馬都監又以崇特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常州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王彥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爲先鋒俊癸亥次秀州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常州有役巨鼈與龍門之下占者曰元武之應也戊辰王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督於九總將命親從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與

國都指揮使王彥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十一月宋遣勾舘庫使王文寶來宣諭仍賜湯藥是月王進行府於敵城南門金彥滔師次宜興拔之俘其令尉等官十二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常州牙城殺敵兵二千餘人甲子獲江南人馬尋拔呂城斗未敗援兵於城北江南大將嵩辭宵遁翼日命鈐轄使沈承禮告捷於宋是歲以從子昱爲福州刺史昱築福州夾城自光順門而西而東武門而北又自東武門而南凡九百丈高丈有六尺厚半之開沿城河三千餘尺

開寶八年春二月宋遣內前使陳興勞王賜以戎服五犒師賜王御衣夏四月王復親攻常州牙城江南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納款於軍門王從其請遂拔常州江南國主貽王書王不答以其書獻宋五月宋授王守太師尚書令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是月宋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又敕遣上侍禁令狐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隨宋師平潤州進討金陵冬十一月江南平王奉表稱賀且請入覲（先是宋太祖賜王詔遣及江南平令諭旨於王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已三見上帝豈

食言乎又與[illegible]前言亦累洞既定故王有此請）十二月宋論功遣東頭供奉官孫崇賜王綠錦御衣金壓甲御酒鞍馬等物仍賜優詔褒焉加王麾下孫承祐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寧海軍節度使餘授防禦使三人刺史六人是月宋詔許王入覲

開寶九年春正月王發自國城先是宋帝因王入覲敕遣供奉官張福資等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王舟楫二月辛丑王次寶應宋遣引進使翟守素賜王湯藥甲辰次泗州辛亥宋遣內詞省賜王夫人孫氏湯藥法酒是日次近畿宋帝詔皇子德

耶迎勞撰日王至京師賜宴於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
宅王未至前宋帝幸其宅躬自閱視異數也戊午王朝
見於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劇史教忠懿入朝進寶犀帶於太祖太祖謂曰朕有三條與其不同忠懿請宣示羣臣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江一條忠懿愧服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事上[illegible]下詔遂賜宴
長春殿中席就離次賜黃金照匣黃金鈔鑼及銀盤等
已未王進謝復召宴於後苑內宴宋帝幸禮賢宅賜金
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世子惟濬及通儒
學士崔仁冀等綃帛有差是日王還世子惟濬進通犀
帶金玉寶器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疋乳香五萬斤

且助郊祭三月庚午宋帝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優
賚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
爰其命數用獎勳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
王錢俶功德隆茂器識深遠撫奧區於吳會翊洪伐於
宗祧昨以江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
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威而乃挺圭來庭垂紳就列
罄事君之誠懇爲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
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賢德順睦夫人孫氏爲吳
越國王妃仍詔內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
事封王女爲彭城郡君王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段爲

謝宋帝數詔王與世子惟濬宴射後苑泛舟池中時惟
親王預席王拜謝久之宋帝令內侍掖起手酌酒以賜
王王伏地感泣且曰子子孫孫盡忠盡孝宋帝曰但盡
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非爾所及也一日召王內宴獨
晉泰二王在坐酒酣宋帝命王與二王敘昆仲之禮王
叩頭涕泣固讓乃止又嘗宴宮中出內伎彈琵琶王獻
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宋帝遽起拊王背曰誓
不殺錢王會宋帝將以四月幸西京王懇請扈從不許
已而留世子惟濬侍祠令王歸國啓行之時先期宋帝
宴餞於講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飛龍鞍金銀器

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器八百事詔王曰南北風土異宜
漸及炎暑卿可早發王拜泣言願三歲一朝宋帝曰川
陸迂遠當候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宮賜金器三
百兩衣著二千疋銀二千兩臨發宋帝特賜導從儀衛
之物鮮華奪目自禮賢宅至迎春苑絡繹道路不絕又
親賜黃袱一束封緘甚固戒王曰途中宜密視是月甲
戌王離京師宋帝詔秦王屆期賜宴於迎春苑敕遣引
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儀鸞送至睢陽次日復遣內
使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
再拜啓所賜黃袱視之皆宋臣乞留王章疏王甚感懼

夏四月丙辰王至國城丙寅命子惟治詣宋謝恩常觀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咫尺敢居予每修貢必獎所遣是月二十一日君又降制曰晝乂伏以第一高功方賜劍履上殿將汾況以果賜元老之命詔書不名賜越其官乃殊予處香國吳越國王錢之寄事研名神符妙將價託負肯世爲關國之臣履信、忠位發伎君之節廢位崇權遵三十年嶽以吳人不丈敦使工師問罪作東南之兵柄望常調之定塵始則矣錢親藩畢予遠壘式則師從遐垂克賓江城翊增國之領弓亦魏瀛之贊助業園入乳貌臣來朝當欽氣來卞叙形車而發僕及兒從盡持集金閨以朱奔爲正反益其節可尚大朝典禮教特爲優帶劍不名所享非遇服令議實帶爾叙宜所以異予華鎮殊夜征品云云故泰帶劍不名前已有詔令又降制也五月宋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夏六月癸卯王進宋銀絹綿以萬計秋八月宋遣進

奏使汪知杲賜國信及生辰禮物冬十月癸丑宋帝崩晉王光義即位遣侍御史富穆馳來告哀王帥府僚將校等發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視事十一月王遣元帥府牙內都指揮使子惟濬貢通天犀帶金器五百事玳瑁五百事塗金銀香龍等巨萬請宋稱賀是月宋遣樞密都承旨武珍制加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戶仍賜翫魚寶帶襲衣等物吳越國王妃孫氏薨十二月己亥宋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宋遣給事中程羽來歸王妃之賵謚王妃曰　三月宋授王尚書令兼中書令敕曰干戈之役所以宣弔伐之功雨露之恩所以示旌嘉之寵其有任分憂寄績著簡編一心乘奉於朝廷半載勤勞於師旅川隔丕繼特舉徵兵吳越國王錢俶天賦純誠神資秘略兵鈐金匱生知戰伐之機列鼎鳴鐘世襲公王之位斧鉞之威權素重梯航之職貢惟勤特授大謀共除殘孽訓驍雄之士卒所向無前指要害之州城期於必取涉歷寒暄之候辛勤寇敵之威簡自朕心豈忘嘉獎按書籍至寶典函行載詳著老之文俾盡優崇之禮爾其恭膺休命善撫輿區知荷寵以難忘思翊終之爲美庇民尊主傳帶礪於無窮襄子貽孫保貫

姿而不墜扶成昌運承先令圖可特授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散官如故夏五月王下令文武大同封疆無患凡禦敵之制悉除之境內諸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撤去秋八月宋遣翰林學士都承旨李昉賜王生辰禮物是月王遣兩浙節度使世子惟濬入朝於宋修覲禮王貢品物鉅萬又請歲增常貢宋帝不許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以皮光鄴爲溫州刺史二月王發國城三月次揚州宋遣閤門使梁迥內班閻承翰來勞王湯藥茶酒己酉朝見宋帝於崇德殿宋帝命親王

迎接賜宴於長春殿令忠懿侯張遜命侯懿陪坐王進上法酒五百餅金銀器物三千兩錢錦一萬龍鳳茶等二萬事畢翼日宋帝賜王生料羊二百口法酒三百餅粳米二百石雜買錢一萬緡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已又詔王宴後苑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餘兩通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宋帝命射弓中的王即進金銀器三百兩帝中的凡六獻夏四月宋帝復宴王於崇德殿已又宴於苑中時世子惟濬侍宴明日王奉表謝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悵父子以同親未幾又宴王於南郊御莊王又上金銀酒器繁茶酒謝至暮而歸翼日宋帝遣內司賓賜王御衣紅鞓寶帶御馬一匹儀鸞一副會是時閩帥陳洪進納土王上言臣伏有愨誠昕於肺腑幸因入覲敢干闕廷庶竭遭之管盎必冀天時之從欲除本道策甲器已省庶納外所有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並乞解罷凡頒詔命悉願名呼庶垂朝無虛授之恩德臣免速亡之禍宋帝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丞相崔仁冀勸王納土不然禍且立至王遂決策上表云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寶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

義旅尊戴中京參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象流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為聵俗則臣實使之然也願以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於下執事宋帝答詔曰鄭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遺構有千里之湖山（錢氏家乘內此尚有自撰纂臨臨中錄親纘文物之全唐書載之說同）願覲日月之光遂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王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宋帝優賜王誓書（界曰皇帝錫命吳越國王錢俶自歸版籍以來獨持輸太白獻封疆圖三千里錦繡山川十二郡魚簿世界省歸宮宋盡為有司書列日奉上之國告不問界祀舊不各出閏閏錢氏之家悉係道房或向仲翰至實元祭原以下議仗亦傳書人仕乚人者以乚人員上齊奏無存止者遇所屬州軍縣邑健寺道觀令自書第安數無官者可以於資有官者承隆承品友議蓮言奉持議對花下如命錢尺有日如要觀行令給此告永為照據與國同休）丁亥宋升揚州為淮海國制王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改封王為淮海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

一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儀爲信衍爲觀察使以王世子惟濬爲節度使兼侍中王子惟治爲節度使惟演爲團練使惟灝及王從子郁昱並爲刺史仍賜禮賢宅爲永業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句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於百戰適當輯瑞而來王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霈賜疇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勳於策府近者慶神人之踐祚奉國珍而來朝貢

華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顧宗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發內芝之名區拆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永輔於皇家受對揚於休命又授王麾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等官賓幕牢相而下拜官者一千五百人是歲秋七月中元節汴京張燈宋帝命有司於王宅前設燈山陳妓樂以寵之越數日復宴王於崇德殿命王世子惟濬侍坐八月宋帝令王緦麻以上親屬及管內官吏悉歸京師凡千四十四艘隨命以杭州伶人馬翊恩等四十五人賜王俾備旦夕宴樂小史云杭州選歌樂人凡八十一人宋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俶上表謝上親書付中書送史館九月九日大宴王於長春殿冬十一月朔南郊禮畢宋帝詔加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四年春二月朔王入朝大宴於苑中宋帝顧王甚厚飲必命酹及能拜不能興宋帝命以金裝擔子送王歸第王小心畏慎每晨趨闕必先至宮門假寐以待一日夜漏四鼓請蹕啓行時風雨大作諸節鎮無一人至者宋帝見王與世子惟濬稱歎久之謂王曰卿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見不須太蚤仍敕御前四大爐賜焉是月宋帝征太原王請從行夏四月北漢主劉

繼元降宋帝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於太原者頗爲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仍賜紅袍玉帶鞍馬王頓首謝秋七月宋帝凱旋大行封賞加王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五年春正月宋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王以劍履升殿觀者榮之三月清明節宋帝御大[illegible]殿召王乘馬擊毬仍以毬杖引毬授王俾王擊之命王曰卿中年宜以此娛夏四月王以風疾乞假宋帝遣御醫中使一日三至第六月宋帝親幸禮賢宅撫慰再四賜金器一千兩錢一萬緡銀一萬兩綾絹萬疋王遣子惟治進謝秋九月王進朝崇德殿上金

裝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二十事珊瑚樹一枝冬十月宋帝宴王於朝元殿六年王風疾復作自是賜王免朝夏五月宋帝遣中使賜王文楸碁局水精碁子且諭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自怡一日內臣趙海過王探懷中藥百粒以進王方命茶盡飲之海既去家人皆泣蓋有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厚中貴必良藥耳宋帝聞之大驚即杖海流之遠郡冬十月王朝謝於文德殿宋帝攜手撫問良久遂賜宴於長春殿八年夏五月宋帝遣內使賜王珍珠黃羅纈一龍香涼茶二十斤秋八月王遣世子惟濬貢宋帝白

龍腦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冬十一月王表求罷職表曰臣以蕞爾之軀家蒙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寵寵蓋屏於帝室尚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雜師蒞於上台閣府當於極品臣之屏瑣附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盛名器之間罔有謬分殃速罪戾以取樂黷伏望聖旨將從省罷宋帝不許及表三上乃優詔褒之但罷兵馬大元帥餘如故仍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匪家之業大格業勳所以表名器之重孚若褒寵勳德慶世貴常咨於舊章爰推異數乃有備允謙之德形附諸之辭數緣再三嘗乎下拔用典予公之寅式先御止之風推海國王錢俶方臣犀露風雲通懸龜有均吳之地不志氣羅之心播境來朝舉家宿衛精其土宇人於闕廷式眠睠貢朋之淮海居天了二光之任啓奕工萬戶之封彬用龍章用等志願而乃屢形表箴顯避官槧錢基深襄頭不可會若以靈掌儀仰武肅崇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頒寢元帥之名勉猶由衷之詔封乃世爾則彪有於鼎宮之器不賚良爵下上輔之任懋數良之賢時錫食之封非徒騰寵道殷當德勉膺謙讓允副眷次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元年春二月宋帝幸太乙宮路由禮賢宅王力疾出見於道旁宋帝駐輦撫諭是冬郊禮畢改封王為漢南國王加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寧海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二年春宋帝取王草書以進詔賜金匣玉硯及龍鳳墨紅綠牋蜀牋盈丈紙皆百數秋九月王奉宋帝命扶疾宴於崇德殿冬十月宋帝遣內使賜王夫人龍鳳珠冠兼賜幕府將校幣帛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四年春徙王為武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王久被病

宋帝詔免入辭將發賜王束帶金唾壺椀盤等夏四月王赴南陽宋帝命王子惟演惟灝隨行已而王四上表讓國土宋帝遣給事中崔澣改封王為許王加食邑一萬戶實封二千戶仍改賜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春二月徙封鄧王加食邑一萬戶實封三千戶是秋宋帝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賜生辰器幣王與使者宴飲極歡罷時王於西軒命左右歌唐詩數篇又令諸子孫誦詩未訖風眩復作至漏四下而薨是夕有流星墜於正寢之上光燭滿庭年六十王既以己丑歲八月二十四日誕生至是復於八

月二十四日卽世吏與文穆王薨日同人皆異之訃聞
宋帝爲廢朝七日遣中使王繼恩賫詔弔祭歸京師
追封秦國王諡曰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冊冊曰皇帝若
曰吳筠蒼祐賢哲挺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
作民父母爲國藩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沒也
薆褒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國鎭國崇文耀武宣德守
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
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
萬六千九百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

休德奠東南之奧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
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翼戴於累朝克懋綏於一境
世傳威名老益謙名當武庫職兵兩閣藏書之府道務
陵謂非雜張積所之閒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
謀予纂紹爰亨崇尚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
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洽錫殊寵而道降鑑退志
府羣沖履謙抑殺之權雖條汜宣之讓朕深惟勤舊俾
遂養頤爰出殿於大邦庶卑綠於肩壽式豎元老求輔
朕躬何天道之難諶嗟梁木之斯壞長河既往崇存有
令之勳征幽云亡但見雲臺之像則賻贈於異等嗟悼

殷於臨朝寧際柱國之勳未［闕］臣之分庸加典冊式
厚始終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贄贄一作持節贈
爾爲秦國王嗚呼聽無不報予敢忘於格言冕而有知
尚歆於天命二年春正月丁酉宋帝遣使與翰林儀
特內給啟臣葬王於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真宗朝
徇諡守王尚父先是武肅王時有術者告曰王如廣牙
城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若塡築西湖以爲公府當
十倍於此武肅王笑曰豈有千年而無真主者乎卽於
治所增廣之及王歸宋計三世五王總九十八年果不

踰百云先是太平興國初有時賢獻詩云門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路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東風或問故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土之憲又忠懿王舊內附及次年入朝大士去大士果繼圖籍其宅忠懿王宋之意欲定後子孫遂全家不絕又成寔康承嘉懸人從太殘其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凡五片告然是亦兆也準一之兆也下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凡四
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位極富貴善始善終福履之盛
近代無比頗知書雅好吟咏有詩數百首曰政本集國
相元德昭宋翰林學士陶穀爲之序錢惟演有其遺文刻所撰世宗史十卷
性謙和未嘗忤物自奉頗薄常服大帛之衣崇信釋氏
前後造寺無算入宋後又以愛子爲質爲人寬洪大度
常大會賓客食饋艦而得死人指而紙於器中王遽藏

之變頗有不可勿令學譜者知太平興國末趙普爲入
相與盧多遜不相能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謂曰朝廷
知多遜求須元帥財物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可請具
所遺之物列狀上聞惟濬歸白王王曰我入朝時何主
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饋物非獨盧相也設可
見人將湯廝加不爲普聞之深自歎服李子冊文曰王李文務貸皆案官一杯之藥必經其子一飛之蓋必害其味苛財物議寺飯爾之年十三先君用帷宴君成人泣血髡衆光集廿惡底質中丁內艱杖而後起氣息獲爲有讒增感行朴傷素文口從物向化書平治畫欣客假道州教餉蹂陳洪造遣遺行人亦出下境上告對其能盤假予人人及將車恩澹不哀痛濟二篤其家人淨人知是
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溍惟濟惟渲惟[illegible]惟顯至賀州

團練使惟演韶州團練使惟濟左龍武將軍婺州刺史
惟演惟濟皆童年爲宋帝所稱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
將軍惟演子冀國公晦晦子會稽郡王景臻景臻子榮
國公忱封爵世世不絕先是武肅王與戰士多賜己姓
忠懿王歸宋告稱同宗淳化三年太宗詔令復本姓又
浙中劉氏改爲金氏者亦令還故景德中有司請以禮
賢宅爲司天監眞宗以先朝所賜不許大中祥符八年
惟演等復表上之賜錢五萬貫仍賜宅各一區熙寧時
知杭州軍州事趙抃言錢氏父祖妃夫人子孫墳廟在
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願以龍山妙因院

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自然者主之治其祠墳神
宗命賜名曰表忠觀理宗給田三百畝付觀旌功焉按歐陽五代史言吳越自武肅王以後常重斂其民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戶取諸按史多務爲荒爲督數人不堪其苛又頃存錄曰錢氏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璽嘗說吳越云三更已聞鞭撻號叫達曙聞熱驛吏乃舉司起徵科突江表元云吳越將民多亦盡有鬻募稱者多用竹叟夷辰付執事其利不行吏胥雞貧宿本家累千今笑成僞闕過書云已錢氏家承心蒸蕃溥南浙學縣寶湘學
論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
障偏方厥功鉅矣宋興後王益傾資修貢獻宋祖曰此
吾帑中物何用獻爲常讀宋兩朝貢奉錄中間稱忠懿
王入貢加藉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物及通

犀帶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而金飾玳瑁器至一千五
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至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
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
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玉帶二十四
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兩錦
綺色綿以萬萬計而來朝文武閣寺多所餽遺竭十三
州之物力以供大國務得中朝心國以是而漸貧民亦
以是而得安苟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嗚呼殆非所以
論吳越矣舊論叙從舊書五代史宋史及錢氏世譜校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鄒城牛　奐儕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吳越七

列傳

趙國太元太夫人水邱氏
武肅王莊穆夫人吳氏　昭懿夫人陳氏
文穆王恭穆夫人馬氏　恭懿夫人吳氏
仁惠夫人許氏
忠獻王夫人杜氏　元妃仰氏
忠懿王妃孫氏 附俞氏 黃氏

趙國太夫人水邱氏武肅王母也先是炎顯王娶於母族故兩世皆爲河南水邱氏以武肅王貴初封河南太君進封吳興郡太夫人再封秦國太夫人王事母至孝嘗遊後庭層樓太夫人春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天復元年九月薨葬於錦南鄉武肅王命吳仁璧作志銘不從殺之事具仁璧傳天寶初梁追封趙國太元太夫人

莊穆夫人吳氏安國縣人也父仲忻浙西觀察判官累贈吏部尚書初武肅王微時仲忻家成以王容達大度不事產業將不許而夫人母有知人之鑒固勸成焉及歸室門戶整肅孝敬盡禮武肅王性嚴急常怡顏以諫之撫愛諸子有如一體歷封燕晉二國至吳越國正德夫人夫人常遊本國寺王命載帛百練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宮掖之勞遊以遊賞殆費非恤民之道遂不受而罷夫人每歲春必歸衣錦軍以爲恆武肅王語之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以爲歌曲至今傳之天寶十二年薨年六十二諡曰莊穆有子十三人又錦南鄉慈相寺內有梁國夫人墳共稱夫人墳阜夫人墳成云皆武肅王夫人也其名號不具見史冊姑爲闕疑云按文苑英華載莊穆夫人進封晉國制錢珝筆也今不錄

昭懿夫人陳氏文穆王母也清泰初累贈晉國太夫人諡曰昭懿文穆王性極孝母寵厚加賜與而未常遷官授以軍任故陳姓無有以功名顯者

恭穆夫人馬氏安國縣人父綽雄武軍節度使綽初以舊恩娶武肅王女弟未幾武肅王復爲文穆王娶綽女是爲夫人夫人性聰慧勤於織紝武肅王常禁中外畜聲伎而文穆王年逾三十無子夫人爲之請武肅王喜曰我家宗祀汝得主之矣乃聽文穆王納諸姬鄜氏生

宏僔宏倧許氏生宏佐吳氏生宏俶宋奕生宏偡宏億
宏偓宏仰宏信既長夫人皆均養之嘗置銀鹿於帳前
坐群兒於上而弄之歡動顏色初封越國加封吳越國
莊睦夫人天福四年薨年五十敕諡曰恭穆葬於衣錦
軍之慶德鄉貝山村

恭懿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人父珂官中直指揮使幼
以婉淑侍文穆王忠懿王蓋其所出也恭穆夫人絕愛
愛之夫人善鼓琴性慈惠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被
道士服惟布褐而已每臨王決重刑必蹙然以仁恕爲
言母家族有選授多緣因之及入見時加訓勵間以督

責故諸吳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乾祐二年十一月封
吳越國順德太夫人五代會要曰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亦有謚近聚之朝錫蓋全謚婁錢氏爲賢甚夫人又賢惠蓋當時特恩也發也則吳越莊穆恭懿之號乃特異且皆制也廣順二
年六月薨年四十諡曰恭懿五代會要云追封故順德太夫人吳氏爲恭懿夫人今從吳越備史注以恭懿爲謚是歲葬於慈雲嶺西原明年忠懿王
建報恩元教寺以資冥福已又鑄銅象二致奉國金地
二尼寺志孝思焉寧國節度使吳延福太夫人弟也建
隆初延福兄弟五人有異圖左右勸王誅之王曰先夫
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等於外
而不加刑按西湖志吳延爽嘗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於山麓附以廨宇闢寶閣賜額曰崇壽院又武林梵志云吳越相吳延爽舍宅中建崇壽院內有九級浮圖名應天塔延爽即延福弟也

仁惠夫人許氏名新月台州人也雅善音律文穆王後
庭樂部悉命夫人掌焉初曾國夫人生孝獻世子侍御
咸尊寵之有女僧契雲者司香火於麗春院素名能知
人至是謂夫人曰彼鄭夫人遠不能及也夫人宜自愛
文穆王襲位敕封吳越國夫人開運二年薨年四十四
諡曰仁惠

忠獻王夫人杜氏內牙都監使杜昭達之姑也未幾以
疾薨

元妃仰氏湖州人父仁詮以牙將事文穆王有功積官

至寧國軍節度使天福八年冬忠獻王納爲元妃未幾
薨葬於國城外之小麥嶺武林舊事仰妃墓在小麥嶺下

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真錢塘人奉寧節度使承祐之姊
也端重敏慧延接姻親及宗屬皆曲盡恩禮好學讀書
通毛詩魯論大義少事忠懿王甚謹一以儉約爲訓非
宴會未嘗爲盛飾忠懿王征常州妃居國城內時時遣
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國人稟畏如奉王旨
漢制拜夫人周敕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宋開寶五年進
封賢德順睦夫人九年王與妃及世子惟濬入覲加封
吳越國王妃令惟濬賫詔賜之宰相言異姓無封妃故

事太祖曰行自我制表特恩也王欲金帶以謝未幾妃
辭謝中宮錫金器衣者無算是歲歸國踰界石入嶺下
明年宋遣程羽來歸王妃之賵謚曰　妃常以一物
爲龍興寺形如朽木釋寺僧未之珍也偶出示舶上波
斯人曰此日本龍蕊簪遂以萬二千緡易去又有俞氏
失其家世封號忠懿王之繼妃也宋太宗時進金銀十
件高屏二十株通屏執壺玉帶三十二條水晶佛像十
二事其貢獻類不貲云復有黃妃者常於南屏山雷峯
庵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始以百丈十三層爲率尋
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已又用形家言止存五級名黃

妃塔案咸淳志作黃妃塔或作王妃塔誤後以地產黃皮木遂訛爲黃皮
塔俗稱雷峯塔爲塔高四十許丈兀立屏背金碧璀璨
飛甍懸鈴種種嚴飾建塔時以石刻華嚴經鐫其下
楷法絕類歐陽率更忠懿王有建塔記吳越國王錢俶建黃妃塔碑記
以敬天修德人所當行之矧俶忝嗣丕圖承平茲久
未致全盛可不上體祖宗師仰瞿曇氏慈忍力所謂
邪凡於萬幾之暇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
之典者蓋有年矣見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
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寧妃創窣堵波於西湖之滸以
奉安之規塋宏麗擬所未見極所未聞宏願之始以
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旻初
志未滿爲歉計甎灰土木油鐵兀不與夫工藝像設金
碧之嚴通緡錢六百萬視會稽之應天塔所謂許元度
者出沒人間凡三世然後圓滿願心宮監等合力功
指頭幻出塔坊信多寶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耶顧元
度有所不逮塔成之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俶

不思議因數人精進略於是合十指爪以指數之
塔曰黃妃云吳越國王俶拜手謹書於經之尾
武肅王弟鏢　鏵　楚國公鏵
從弟鏜　錄
鏢武肅王同父弟也少驍勇善戰大順初淮南將陶雅
攻婺州命鏢將兵往救無功天寶中吳兵攻蘇州鏢以
杜建徽往援圍得解已而高澧叛湖州鏢以指揮使案
王命討澧明年武肅王巡湖州署鏢爲刺史鏢嗜酒殺
人懼王之責已也遂以同年冬殺都監潘長推官鍾稔
奔吳吳武義初以爲右龍武統軍終於其職方鏢出奔
時有子二人長者生五年矣次者方周晬武肅王憐之

養於宮令與諸子同研席名其長曰可聞次曰可圓後
其父得歸冢云
鏵亦武肅王同父弟累官睦州刺史領安南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
鏵字輔卿英顯王有五子長武肅王次錡次鏢次鏵次
即鏵也生而有文在手曰王及長漸誠既生而英顯王
即世武肅王多方鞠育及武肅王薨鏵請服通喪以報
之性多藝善繪畫圖繪寶鑑云鏵善丹青尤精音律承制累授溫
明二州刺史檢校太尉奏還越州防禦使文穆王時除
兩浙行軍司馬拜命之日傲然特甚尋奏改本州團練

使順化軍節度使封楚國公開運二年卒年五十五諡
曰忠簡
鎰武肅王從父弟也積功爲龍武統軍田頵叛楊氏武
肅王命鎰屯宣州以符變及陳詢叛睦州吳遣陶雅入
寇而鎰與顧全武下琛實在行間遂爲吳人所虜未幾
我軍獲吳將李濤天寶十四年吳乃遣鎰以易濤鎰歸
署爲鎮海軍節度副使
銶武肅王從弟也龍紀時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已得
蘇州武肅王命銶將兵攻之約驅民蠶船艤其彭以禦
戰南部從事巳而勢窘約遂與其下泛別入海死銶由
是拔蘇州未幾州復陷王又遣師平之久之授銶蘇州
招緝使（備史作安撫使）頗以戰功稱又衢州刺史錦睦州刺史
鎮亦武肅王從弟其名時時見於史籍焉

武肅王子寧國公元璣　寧國公傳瑛
金華郡王元鐐　廣陵郡王元璙（子文奉　文渦）
餘姚侯傳璉（子侯俊）　大彭侯傳球
扶南侯元球　淮陰侯元珦
新安侯傳鐈　宣國公傳璟
吳興侯元琳　寧朔王元貴
元弼

元璣武肅王第二子也母慶安夫人胡氏元璣性氣寬
厚沉靜寡言多尚儒釋不喜奢侈遊歷中外所在黎庶
安之累官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封宛陵
侯晉封寧國公長興四年十二月卒元璣早喪妻終不
續娶無姬
傳瑛武肅王第三子（一曰長子）母莊穆夫人吳氏原名傳鐈
未幾易鐈爲瑛天性英敏頗敦儒學聚書數千卷善騎
射工草隸徐許之叛與三城都指揮使閉門拒寇有功
時城中有錦工二百餘人皆潤人也傳瑛慮其爲變乃
詐傳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發懸門放之出王聞
其事嘉之尋授兩浙副大使天祐四年九月九日唐哀
帝以壽昌公主選王子錢傳瑛爲駙馬詔敕吳越國王
朕令尊敬元老禮無出於父師崇樹華姻事莫先於婚
媾故金章貴族方將下嫁之榮齊家大邦始稱和鳴之
兆恭惟先帝與卿素同盟約誓掃寇讎遠彈締構之功
終集興隆之運雖崇資厚祿酬勳已極於當時而懿戚
周親結分思踰於奕世尋期愛女欲配高門三遊未息
於戎機百兩遂稽於宿諾今朕祗膺天眷獲嗣皇圖念
三年無改之規思二姓好逑之重願遵先旨特舉令儀
況傳瑛器領奇光鳳毛異彩不俟折笄之禮已當壓紐

之祥媯汭名門雅稱大姬之匹張敷新族宜承元女之
姻是用先降徽章特加異數旌齊釐之務被兼台室之
鈞衡既明必復之徵且聯絲私之分料卿精識體朕至
懷令授傳瑛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駙馬都尉兼加食邑八百戶公主未及降而卒備史作開平三年梁遣王子爾源副使傳瑛爲駙馬都尉似誤傳瑛娶吳公主語因得鬼
疾久之將兵攻常州無功無何卒年三十六贈太尉一作太師封雲國公

元懿字秉徽初名傳瑤已又名傳懿後更今名武肅王
第五子也生而燕頷起家鎮海軍右廂都知兵馬使尋

授安國衣錦軍防遏指揮使累檢校兵部尚書元懿性
至孝母李氏一作金氏常侍武肅王不稱旨被捶成疾疾動
每經旬月元懿躬親劑膳稱藥衣夜不解帶者久之
常出治睦州民間一夕譌數驚火起巫楊翁者陽爲刻
期日某日某所夜當火已而皆如其言元懿曰火如巫
言巫爲火也命斬翁於市火遂絕天寶中自睦州刺東
陽東陽之南有神曰白砂廟邑人多畏奉之歲三月必
大作風雨由白砂過州城壞民廬舍無算相傳神故龍
也每歲一復東海爲怪至是元懿臨其境夢朱衣來言
白砂王處震驚相國已由溪山而去人咸異之元懿頗

喜遊宴彫飾之事文穆王襲位儉敬尤惡元懿飲酒極
及半而傾於地王因宴投杯擲於元懿前諷之元懿悔
悟遂稍稍改云累官寶歷二州刺史清海武勝等軍節
度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太師中書令封金華
郡王廣順元年薨於婺州年六十有六諡曰宣惠墓在
金華縣東北六里元懿治郡三十年初蒞新定時有卜
士方氏者時人號曰通精常以卜數游之門太乙據天
罡金華寶貝多郡侯六十六別處不經過至是其言果
驗子仁敬官婺州刺史武勝軍節度使

元璙字德輝武肅王第六子也一曰第七子初名傳璙儀貌

瑰傑風神俊邁起家浙江府吏落都軍宣武節度判官
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尋爲兩府都事乃改馬軍都指
揮使武勇都之變徐綰召淮南兵入寇顧全武謂楊公
大丈夫今以難告必問我輩公子誰可行者武肅王曰
吾常欲以傳璙昏楊氏今其時矣乃遣傳璙從服爲全
武僕高質陵北及萊亭有遊騎嘯識之至潤州團練
使安仁義亦知其非常一作又變其言貌將以其下十人相易全
武詭謂吏曰速乃得脫已而見吳王行密傳璙指陳逆
順之理吳王爲之動容歎曰此龍種也生子當如錢郎
吾子頑犢大耳遂以女妻之即日行田頵還軍未幾逆

婦歸錢塘累征衢雲睦州皆所俘有功授邵州刺史復
征湖州高澧及攻東洲援睦州刺史尋遷蘇州累敕授
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文穆王立更初名諸兄弟盡易傳爲元
而傳瓘亦以元璙名元璙在蘇州三十年性儉約而恭
謹使弓馬文穆王時以王兄尤加禮遇初璙自姑蘇入
覲王以家人禮事元璙親奉觴爲壽曰此兄位而小子
居之兄之賜也元璙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
而立至公也君臣位定惟知恭順而已因相顧感泣進
檢校太師中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作金石園以娛老又

建烟雨樓於龍湖之上久之晉敕封廣陵郡王封不及
受命而薨宣命於柩前時天福七年三月也年五十六
葬以王禮諡曰宣義子文奉文炳
文奉字廉靜廣陵王第二子精騎射能上馬運槊涉獵
經史音律圖緯醫藥鞠弈皆冠絕一時以廕爲中吳軍
牙內都指揮使改節度副使幾三十年天福中嗣元璙
爲節度使累加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文奉於郡中建
南園東莊九國志謂之東墅爲吳中之勝奇卉異木及其身見
皆成合抱又累土爲山亦成巖谷延接賓旅任其所適
自號曰知常子飲酒兼數人時時乘白騾披鶴氅緩步
花逕或汎舟池中遨遊留宿各契諧暢則劇飲爲樂所
聚圖籍古器無算雅有鑒裁一時名士多依之而禪流
法衆亦藉以取給焉時有丁陳范謝四人丁守節陳贊明范夢齡謝崇禮皆廣陵王客也文奉署爲節度推官先是元璙夢
登烏鵲橋見禽獸充物旁人云此二郎祿料也又文奉
常叩祿命於天台僧德韶韶云明公已巳八十一至
開寶二年己巳歲八月十一日卒其言始驗諡曰威
文炳廣陵王第[redacted]子也開寶初文炳常詣妻邸於報恩
寺僧發古塚得丈夫遺骸長丈許東列劍鏡西有寶劍
玉環文炳方取劍會黑蜂蟲螫之暴卒子知元號辯昏

莊久之始蘇自言丈夫稱是帝堯之臣蘇余氏佐禹治
水以功封吳獲葬於茲若父奈何發吾版石奪吾玉鐶
今雖擊死方隸吾籍其勿悼念好事者比於貳負之臣
之尸多傳其事焉
傳璟武肅王第八子母濟南夫人童氏傳璟性仁厚聰
敏好學治郡大得政體累授鎮東軍親從都指揮上客
諸軍安撫使光祿大夫寶州刺史進金吾衛大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封餘姚侯寶大元
年卒年三十傳璟在東府時酷好植牡丹盛製列樹者
顏色芬芳率皆絕異人號爲花精海錄碎事又云忠懿王從兄仁傑稱爲[illegible]

花人難爲花 静求詳是非 子仁俊

仁俊警敏有智略文穆王纘立諸將多恃恩請府請朱

劉仁杞等王命仁俊宣敎旨詞宏亮意肯聽暢諸將皆

懾服去王以爲仁俊能大奇之及元球元珦獲罪於王

王欲按驗吏與交通者株連未已仁俊諫曰昔光武克

王郎曹公得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由

是中外得以帖然忠獻王時仁俊爲內外馬步都統軍

使而仁俊母故杜昭達之姑也富人程昭悅者以私憾

誣闞璠與昭達謀奉仁俊爲亂王於是殺璠昭達而廢

仁俊官幽之東府昭悅復收仁俊故吏愼温其使證仁

俊之罪每上訊時五毒備至温其堅守不屈王嘉温其

循擢爲顯職未幾昭悅伏誅釋仁俊之囚廣順元年忠

懿王以仁俊無罪復其官爵歷任威武軍節度使檢校

太保卒謚安簡

傳球武肅王子也當武勇都之變傳球年尚幼淮南將

田頵徵質子於我王欲遣以行傳球不可王怒將殺之

及事平王奪其內牙兵印後封大彭縣侯

扶南侯元球淮陰侯元珦皆武肅王子也元珦以順化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 按舊五代史長興二年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爲本州節度使楚州時爲揚州屬元珦蒞鎮明州而領楚州何也 驕恣不法文穆王廢

爲庶人幽之別第而元球爲武肅王愛子數有軍功且

賜以兵仗累官土客馬步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

書令文穆王時特恩驕横增益軍馬頗不平於王王使

人諷元球請輸還兵仗出判温州元球未之許也於是

鋼官廟吏承王指密告元球遣親信詣神求爲吳越主

又爲蠟書從水竇出入與元珦謀議圖危社稷文穆王

遂託疾召元球宴宮中至則左右陽稱元球有刃墜於

懷謀爲不測即格殺之并殺元珦 按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球元珦以罪誅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作元球

傳璛 璛一作 武肅王第十四子也起家鎮海節度右押牙

充上直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已而出爲湖州

刺史進太傅封新安侯天寶十四年娶楚武穆王女馬

氏未幾傳璛死馬氏誓不欲生天福中南漢主命侍郎

盧膺借楚使歐陽嶽來逆馬氏爲繼室蓋漢主后故馬

氏女兄也至是欲續舊姻楚文昭王實內主之馬氏涕

泗迸至誓不再適遂終其身於吳越

傳琇武肅王第十五子初授湖州刺史唐天祐四年哀

帝選爲駙馬敕武肅王曰卿功高鼎鉉爵極土茅先紀

年黎月之書等巢陶負圖之瑞朕自惟寡薄猥荷基扃

惟於舊勳敢墜先志所以再謀選尚用洽姻親男傳璟

學禮閒詩資忠履孝前代明何郎風規克著新名近朝
則郭令功宗愛推愛子既臻其美須降明恩即升右授
之榮兼正九卿之秩庫車騎貴鸞玉逸錫紛驊騮之修
途契鳳凰之吉兆眷戀之外慰沃良深今授傳璙檢校
尚書右僕射守司農卿駙馬都尉傳璙後封晉國公

元琳武肅王第二十三子歷官右千牛衛大將軍今夢吳越凡其苗裔也

元璝武肅王第三十八子少孤貞好詩學武及長從征
有功歷官至知福州彰武軍事號令嚴明麾下無有敢
犯者元璝處兄弟不疑待文穆及忠懿諸王皆盡臣禮

由是上下率用和睦建隆六年卒年六十有七追封學
朗王

元錫亦武肅王子也文穆王初置秀州以元錫爲刺史
元錫蒞政有方用最謀名一時武肅王親子三十八人
見於史傳者文穆王暨元璙諸王子外又有承嗣侯傳
璉金華侯傳琇錢塘侯傳瑛而失其封爵者則有駙馬
都尉傳琲靜海軍節度使元晌及元璲元玩元琢元瓌
元璿元珦元珊元琛元瑺元祐元璠元歸元暐凡得三
十三人而寶正長興時又有湖州刺史元琳元珪未詳
其所出云按圖九成嫏嬛叢舉云吾郡錢氏璙豫乃武肅王諸孫也宗示所藏紹珍形院卿廾尚大餘
備一尺許務翁與今尚漁一角有茶負器不元丙子天兵亂下其家微復有甚光於媲今下落所作遂再再有尚各劇得之巧作言戲再界甲派太內漁息寶數試吝學之明錢爲有報於後栄兄名用一有殺易得乏七於劍象云明太祖下賜官試鐵券之圖有公皆印晚對賜與鐵券其孫尚藏因取爲式式甫之商在台州者本寄發如諸錄吳七

文穆王子孝獻世子宏僔　陵川侯宏偡
宏儇　吳興郡王宏億
宏信　彭城侯宏儀
宏偓　宏仰
儼

孝獻世子宏僔文穆王第五子也與忠遜王同出鄭國
夫人鄭氏初梁沙門寶誌銅牌記云有一真人在冀州
開口張弓左右逸子子孫孫萬萬年自是南唐以宏爲
名子而文穆王諸子皆連宏字以應之宏僔所由名也
王年四十冢嗣未建及宏僔生特爲鍾愛累奏授兩浙
副大使案州團練使檢校太尉國建立爲世子先是七
治世子府讀書曰何處有蛇隨及將殺又有人題所居
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會集仙凡客字毀處大解五
年果以病薨年十六歲追諡曰孝獻葬錢塘天竺之南
山九國志太平興國中宋以錢惟濬爲推官節三楓林旋改世子府爲瑞萼院
說參使春竹前爲僧侶好羅故錢之遊誌傳亦文穆七諸子

宏僎文穆王長子歷任靜海軍節度使溫州刺史封瓊山侯卒文穆王子十四人宏僎以下次宏倧次宏俶次宏偡次孝獻世子次忠獻王次忠遜王次宏偓次忠懿王次宏億次宏儀次宏信次宏仰次宏儼（信卽宏）而宏侑則又其養子也

宏儀字智仁文穆王第二子本名宏倜性孝謹儉善騎射能書有文而自晦無仕上直都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年二十餘遷東府安撫使鎭越政術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賜金帶器一副因命兼領睦州時福州初歸附將校有傑驁者率多相誣宏儀謂左右曰人各有懷

誣構一啟疑懼交至豈國家推心懷遠之道邪悉置不問尋爲靜海軍節度使判軍州事均徭役罷淫祀盡放所畜聲伎每食不過鮑魚蔬菜類德中常人觀西府承嘉人謂其有代世風擾亂之宏儀先以毀輿撤侍妾出衆疑宏儀在中避難而遇其爲民所感恨如此久之改彰武軍節度使判福州事溫人皆行啼甚哭曰願公早囘亦有攜家以從者謂之隨使百姓（亦曰隨使戶）承偏緊授太尉拜丞相乾德四年卒於國諡敬穆溫州歸會稽三州之民爲號踊者甚衆終年五十有四諡節惠宏儀有弟宏■文穆王第三子也封四安侯居衣錦軍者多其

後（文及改官名以中興史 吳書云吹 吉有文穆王長子又名僎養子置）

宏偡字忠遜文穆王第八子也母鄭氏也家內牙諸軍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年十八出爲湖州刺史有妖巫登府門大言慈爲鬼神語州人驚從宏偡曰妖由人興命左右向射之果乞命因挾之而投於境外一州大服宏偡刺史術能爲詩頗有新句忠懿王嗣位恭敬尤篤與總初（王嗣位王少）不暇及惡以器用數玩上之累奏授特進檢校太尉宣德軍節度使封吳興郡王建隆初宋授檢校中書門下平章事詩以飲酒過度卒年三十八諡曰恭襄忠懿王哭之慟撫宏偡諸子恩禮有加先是大星隕於

西北月餘而宏偡逝焉

宏億字延世文穆王第十子母沈氏初仕文穆王營田人裁斷已而生宏億故小字曰和尚入貲俊拔喜屬文年二十官內牙諸軍左右都虞候檢校左僕射開運間與師取福州忠獻王欲鑄鐵錢以益將士祿宏億諫曰鑄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自示空之五也祿賜有常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

數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善其言而止未幾爲忠懿王丞相會內牙指揮使斜滑謀亂廢忠遜宏億左右勸王斃其弟王以宏億質不欲殺給賜浙處州而出宏億爲明州刺史宏億居明州號善爲政凡一切科率皆制悉除之顯德中王命括民丁以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發剝宏億手疏其弊辭理切直王感悟乃罷王常與丞相以下論民之勞逸都由人才會陰撰詩二章以寓志宏億亦謂北方侯伯多貢淫巧之器惑君心因獻詩諷刺王嘉歎久之仍賜詩褒美宏億性故常字汪另吳氏子者也已而諸吳暨綴日甚宏億

遂絕不與通人咸稱其強正焉建隆初升奉國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名犯宋宣祖諱改名億末年夢金甲神告其死期因齋戒曰本國節度使只年三十九大會賓客使酒與之訣臥疾三日而終諡曰康獻（順存錄杭州上但作忠獻）

宏儀文穆王第十一子建隆初避宋諱改名儀起家鎮東軍安撫使乾德時奏授越州觀察使歲旱租不登儀以私財八百代賦越民無不德之故再任幾三十年所深信內典在越多營佛事與宗門僧重耀交相得宋太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彭城侯忠懿王入朝儀自東府赴太宗詔改慎瑞師三州觀察使已又改金州觀察使太平興國四年卒於京師之賜第年四十八贈安化軍節度使葬京城東之臨汴鄉登公原儀工草隸善奕棋皆及上品曉音律能造新聲尤工琵琶妙絕當世忠懿王嘗宴集兄弟欲使儀彈而難於面命乃別設一榻置七寶琵琶於上覆以黃綃酒酣儀果自至曰此非忽雷乎願奏一曲爲王壽時王叔元璹亦知音王命之拍曲終了大悅賜儀北綾五千段元璹錢千緡當時以爲美談儀終之歲重耀夢儀被天人服乘鳥而至曰弟子已生天矣重耀寤貽書具述其夢且云觀公之操履雅叶斯兆然匪躬無幾頴益進修函未

達而儀已逝焉後十年墓爲盜所發貌如生人故吏吳元素昇柩還越葬於秦望山重耀之塔側妻何氏累封廬江夫人

宏偡字贊堯文穆王第十二子也性仁孝事母陳氏以恭勤聞及任福州刺史爲政寬恕厚重民多愛之時屬歲旱部民將逃食他州不忍離去其治聽事告白而行宏偡爲之流涕忠懿王尤友愛甚至顯德五年卒中外無不嗟惜終年二十五子昭度字九齡仕宋供奉官從俶工爲詩多警句有集十卷行於世

宏仰文穆王第十三子母胡氏宏仰善騎射通儒術尤

精書法累官台州刺史性雖嚴急而政事寬簡吏民畏
服顯德五年二月卒年二十有四諡曰成顯子昭序字
著明好學喜聚書書多親寫入宋知通利軍以勤幹聞
儼字誠允文穆王第十四子忠懿王母弟也本名宏
信後又去宏名信宋淳化初改今名儼生之夕母吳
夫人夢寐時見一僧坐帳前既寤彷彿如覩乃生儼文
穆王喜命鑄金銀大錢為洗兒具甫及周晬府中戲錢
字一見即能記憶文穆王大喜時儼在別院忽驚啼謂
食母曰適夢白髮翁呼我速詣王所因大號泣言未畢
而訃聞矣儼幼年為沙門及長謙慎好學雖祁寒溽暑

未嘗暫輟國初忠懿王嗣國命領鎮東軍安撫副使顯
德四年奏署德州刺史已又知婺州武勝軍事晉光祿
大夫封開國伯宋太祖平揚州遣儼入貢太祖命閤門
副使武懷節賚詔勞及錫賜玉帶名馬錦綵器皿開
寶三年代兄偡知湖州充宣德軍安撫使忠懿王攻常
州命儼捍潤逆太平興國二年隨忠懿王朝宋侍祠郊
官詔儼班列於節鎮下太宗常幸天駟監賜從臣馬敕
主者曰錢儼儒者宜擇馴馬給之累授新嬀儒州觀察
使仍知湖州又為隨州觀察使頃之代兄儀為金州觀
察使出判和州真宗嗣位加檢校太傅累階至特進在

職十七年咸平六年卒年六十七贈昭化軍節度使諡
曰靜宣葬和州子昭慈亦有文名儼博涉多聞少夢人
遺以大硯自是文辭敏速富贍當時國內文章向推儼
隱惟仁與儼能與之頡頏太宗朝常獻吳越錄咸平
時又獻先世錄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
越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錢氏戊申英政錄若干卷
又作貧夢叟自序傳一卷善飲酒百巵不醉居外郡常
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
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儼鎮湖州時後圃芳樹
枝上穿黃玉玦一枚枝榦交緯不知從何而貫儼截條
取玦以獻人謂與仙來遊留此以驚世者亦異事云

忠獻王子　富水侯昱　西平侯郁

忠遜王子昆　易

忠懿王子　世子惟濬　彭城郡王惟治

英國公惟演　惟濟

昱字就之忠獻王長子也忠獻王薨昱在襁褓國人
立忠遜王遜以昱為咸寧大安二宮使忠懿王嗣位承
制授秀州刺史宋太祖御極昱入貢與江南使同侍宴
射於後苑江南使先中的昱解之應弦而中賜以玉
帶錢氏家乘云太祖命太宗於中府府宴射後苑太宗中的昱亦中的太宗命以玉帶賜之今從宋史

及宋平蜀昱復入貢歸爲台州刺史領德化軍節度使案僖宗光啓三年升台州爲德化軍未幾安撫使俶領鎮海軍節度使溫州刺史轉彰武軍節度使宋師討江南昱爲東南水陸行營應援使從忠懿王朝宋授白州刺史昱上太平興國錄一卷求換臺省官太宗賞其才詔學士院試麻制詔答高麗書一道除秘書監判尚書都省時新葺省署昱撰記奏御又常以錢王霸迹八卷爲獻有詔褒美又聞昱善書令進筆札賜御書金花扇二急就章一御製二十軸出知宋州改工部侍郎歷典壽潁宿三州率無善政至道中郊祀當進狀太宗曰昱貴家子不宜任以郡進郢州團練使咸平二年表入朝以疾不及陛見卒年五十七贈太師封富水侯葬開封府浚儀鄉昱與從父儼皆以文章知名中朝比之二陸又雅善琴書聰明能覆棊飲酒至斗餘不亂尤好學喜聚書多所吟咏曾與中朝卿大夫唱酬一日到沙門贊寧撰竹事述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生平交舊昱終日談宴未嘗犯家諱有越鄉文稿二十卷末年貪鄙縱肆無名節同稱子直人涉發雍熙進士第終至內殿承制累典郡頗以幹力稱

億忠獻王第二子累官鎮東軍節度副使秀州刺史入宋改知全州至太保卒追封□平侯忠懿王葉從中又有仁煕者頗讀書能持奇尺工水牛多寫於紈扇上錢氏子弟俱擅文采進與豪飲常恨喜上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何觀貧者樂宴射之瓜戲至今傳爲雅謔

昆字裕之忠遜王子也歸宋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歷知七州治尚寬簡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六昆善爲詩賦又工草隸有文集十卷性嗜蟹常求補外郡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足慰素願也昆又工畫常爲秦蓋步鳥案陶爲人殘資之

易字希白忠遜王子忠懿王入宋葉從恐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擬之再舉進士府試第自謂當第一乃上書言試柄索之驗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降爲第二補濠州團練推官改光祿寺丞時惟演薦台席貴易歷草制朝廷以爲美談未幾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卒年五十九易才學敏贍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書觀佛書會道藏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又有錢氏家話一卷

惟濟字禹川忠懿王第□子也顯德二年惟濟生郎

稱世子表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保
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事建隆元年加檢校太傅三年
領建武軍節度使乾德初加檢校太尉是年冬朝宋六
年復朝宋侍郊祀開寶二年充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
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未幾朝京師
宋太祖召宴苑中令黃門奏簫韶樂與諸王同席坐賜
玉帶珠綴衣衣精鞍御馬四年又朝宋寵待有加宋兵
征江南惟濬從忠懿王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太宗
即位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二年丁母妃憂起復加鎮東
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忠懿王將入朝

惟濬先貢方物太宗召戶部郎中侯陟至溫州迎勞之
三年忠懿王獻地改封惟濬亦從淮南節度使用郊祀
恩加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征幽薊已又隨幸大名雍熙
中歷鎮安州鄜州初宋太宗藉田封蕭國公忠懿王薨
起復加兼中書令惟濬與諸王子共進上綾羅犀玉帶
犀角象牙丁香瑪瑙鞍勒金玉珠翠首飾器皿凡數
十萬計又進女樂十人太宗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
還淳化初杭州上武肅諸王唐梁以來累朝所賜玉冊
竹冊各三副鐵券一詔誥百餘函太宗詔還惟濬未幾
暴卒年三十七追封邠王（備史表作鄜王）謚曰安僖葬汴京之

南惟濬輕財好予頗沛於新故不享遐年爲子守吉守
讓守吉官宋西京作坊使守讓字希仲累任至宋東染
院使頗勤學有文集二十卷子經娶曹王元佐女長安
縣主

惟治字世和本忠遜王長子忠遜王初選於東府而惟
治生忠懿王詳愛之養爲己子幼好讀書入貢授兩浙
牙內諸軍指揮使判軍糧營田事又改德化軍使遷檢
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四年宋制授寧遠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仍兼牙職與世子惟濬節旄同日至國人榮
之宋師伐江南惟治從忠懿王帥兵下常州策勳歲奉

國軍節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王還
令惟治入貢惟治私獻塗金銀香獅子香鹿鳳鶴孔雀
寶裝椅合銀金覆器萬事吳綾綾千匹辭日宋太祖賜
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錦綵逾萬計太宗嗣位
進檢校太尉忠懿王再入覲又權國事會府中火惟治
率兵隔高下親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致後順者斬
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命杖背於府門
王與納土宋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惟治奉兵民圖
籍帑廩管鑰授旻與其弟惟渲惟灝歸宋改領鎮國軍
節度使惟治草隸禮絕尤精二王書每日心龍御手手

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嘗以鍾繇王羲之唐元宗墨蹟凡七軸裝潢爲獻太宗嘗與翰林賈不疑評惟治書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棲之蹟故筆無骨獨惟治工耳雍熙三年太宗大舉征幽州命惟治知眞定府兼兵馬都部署前一日曲宴內殿惟治獻詩太宗覽之悅酒半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初惟濬雖忠懿王嫡嗣然以其放蕩無檢故王雅器惟治一夕忠懿王暴疾王妃悉欲符鑰付之及王甦起復檢校太師累上表請罷節鎮不許後坐心病家事不甚而僮奴以義私殺人於廷眞宗爲停撥俸止貶右監門衛上將

軍晚年貧用頗窘眞宗憐其貧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十萬累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彭城郡王葬洛縣邙山先王之塋惟治好學家聚法帖圖書萬餘卷多異本生平嗜皮陸爲詩有集十卷又有寶子垂綬連環詩（選文蕭也資子作香盤）世多稱之書跡世爲人藏弆娶郕國夫人元氏再娶琅邪郡夫人水邱氏子丕幼篤學仕宋終光祿少卿惟治初鎮明州婺州人披甲謁曰我西嶽神公而有狀文即拯士墳之後遂領華州節鉞云十年

惟演字希聖忠懿王次子歸宋歷右神武將軍博學能文召試學士院以粉起草立就眞宗稱善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群源觀晉秩工部尚書仁宗立遷兵部尚書未幾以太后姻家罷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逾年請入朝而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判許州冀朝廷復用留滯京師爲臺臣奏劾乃亟去天聖初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仁宗耕藉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居無何特贈侍中追封英國公太常張瓌請謚文墨已

乃改文僖其本末多詳宋史茲不具錄惟演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祕府尤喜獎厲後進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若干卷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也子曖晦顥從弟易易子彥遠明逸父子兄弟相繼以制策登科爲錢氏一時之盛（經籍志載惟演記其父事有家王故事一卷）

惟濟字嚴夫忠懿王第六子（錢氏家乘云第八子）生七歲王徙封漢南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使歷諸衛將軍領恩州刺史改東染院使眞宗拜封州刺史嗣後請試郡宋眞宗命知

絳州民有植條系者盜奪系不能得乃自創其背誣系
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
手舉匕箸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
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背非爾自爲之邪盜乃服誣妄罪
未幾遷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軍仁宗時仰檢校司空
民有僞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言被
盜示以重賄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矣已而果然校
死之又吉州防禦使除及州觀察使旋知定州升武昌
軍節度觀察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所賜
公使錢至七百餘萬卒贈平江軍節度使諡曰宣愍賜

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所著有玉季集二十卷惟濟多吏
才而性苛忍所至牢獄重囚棄市或至斷手足探
所從以爲常知定州時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錢
錢灼臂惟濟命取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見死其
淫毒多此類忠獻忠懿二王親從子凡六十八人今見
傳記者不過十餘人他不可得而詳也[illegible]
大臣傳焉錢王第十九
子縱即忠懿王子云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鄰城丁　與許子氏閱
鄖文周　周少霞校重刊

吳越八

列傳

羅隱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也後改新城爲新登亦爲新登縣人祖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今名少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人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潏嘗壁居

之因自號江東生寧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臥病長安會天旱詔大京北禱雨作法隱上疏切諫詞涉譏競[illegible]已而通籍者以相術勸隱曰君志在一第官不過簿尉耳若能罷舉東歸霸國富貴必矣隱由是從事湖南

歷淮、潤諸鎮。復多剛斷不合。罷與顧雲等謁高駢。隱見駢時好仙術。將題詩上廳刺之。速夕比帆而遁。至才告駢。駢怒發急足擁道之不及。後遂嘗隱書鼠志以非之。是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言王仙芝尚彊長等凌突我邊疆。時剝我梁宋。天子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并方鎮之無餘。非朝廷之乏士。蓋以將軍既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閩寇益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度諸將軍簡帥之葯深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火旆。優游東道。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委將軍。衛者乎。卿將軍將軍旦夕當此草藁也。威得書甚慚其言。久之。歸杭州

謁武肅王。王不納。乃以所爲夏口詩標名首。中有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句。王覽詩大笑。加殊禮。貽以書曰。仲宣遠託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武肅王初授鎮海節度使。令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威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收拔無益要求耶。遂請更其辭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辭也。及昭宗易名。羅隱爲賀表云。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京師稱爲第一。梁既篡唐。欲以虛爵縻隱。潛進武肅王與越兩國。且以

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嚮。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王始以隱不遇於唐。有觖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甚義之。王待隱日隆。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王召隱題磻溪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罷其征。詩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又一日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詩於壁。詩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爲續末二句。幕紅紗於上。以誌恩遇焉。隱皆不喜軍旅。而料事多中。初武肅王城西府。命賓寮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言金湯之固。隱獨曰。敵樓不若

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世傳隱出詩成讖。岡中書舍人豐聖等皆留異迹。而歐陽嶠隱詩亦云三鐵不起時。賢議先轉丹成。進言者。累官錢塘縣令。援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賜金紫。天寶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有七。葬新登縣界。沈崧誌其墓。任臣按新城間故老言羅隱給事家在新登縣界余杭之水鳴家碑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志又錢塘縣志云隱墓在定山鄉界山里紹興府志云隱寓居山陰卒葬吉計賢鄉一統志云隱宅在浮縣東七十里江西通志曰歸隱墳在東安縣羅家洲所說不同未詳是。隱爲文章多氣力。而性傲睨。常侮喬貽範於舟次。素昧生平。隱直呼爲子曰。是何朝官。我腳夾筆。可敵得

歎帝貽範慚恨今以此湜之父有詩文及讒語嘗涉刺
譏頗雲依淮南高駢懸讒之復從於淮風今雲打青鳴被屏屏隱陽建目澤盟封新在門覺在淅林沈榮淸新傍示隱隱題其不卜行發名將無功業偶慷當封使白歸又題宗亂以中自急七月人覺寒隱華尚官詩八也卯道徳勝是子予行史趙寧記集三卷江南甲余楊如謝笑何其非登未
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湖南應用三卷實壁子兩同
書十篇又有讒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多散失不傳先
是隱適魏謁鄴王羅紹威紹威將人覘先問青莪家世以紹
威爲從子行第府史皆怒曰隱一布衣而輕視人王可
乎紹威泰用士且日隱名振天下王公大人多爲所薄
今忠然行觀得爲從子矣遂隆禮鄴道耗費長恭隱

以貝行對錢百萬仍以書抵武肅王稱爲季父
隱詩號其論江東集而青州王師範亦常遣信賫禮幣求詩
于隱隱詩大喜又令孤滿登進士隱賀以短章滿父綯
日吾不喜兒得第喜得羅公一篇耳其取重當世有如
此唐末時新城羅江恆有二氣亘江上是後不滅至隱
與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爲于寨
翁官鎮海節度推官著綸羊超絕妙於一時
論曰諺云士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豈不信哉方隱屢
躓進士第偃蹇諸州馳驅投[illegible]之中憊矣及遭逢霸王
文采彌然得施後世可不謂得所而爲邪雖然以彼義
形於色勸興兵伐鎮道梁乾祇强藩皆以從子大義責
促又寧獨以文士見哉

顧全武　杜稜　成及　馬綽
阮結

顧全武餘姚人也從武肅王爲親校與杜稜阮結等嘗
侍左右久之授武勇都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珣
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
二寨有功遷守西陵擾過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
將湯臼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又降吳氏闡越
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城及還淮南所幽

武王急徵全武趣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
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爲便而是
府昌有兄子眞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逾年不能下眞
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誘殺眞以兵乃敗全武執昌殺
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擒國城降敵全武之功爲
多明年全武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擒淮南
將魏約頃之拔松江破無錫進取常熟華亭遂海冦王
郢既郢據華亭已又攻蘇州水寨濛殷周本所向無敵遂克
蘇州將臺山將與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
圍之裴堅出戰使弱者被甲執不壯者潛弓弩全武每

為之却王是勢迫降武肅王命設千人饌為犒裴出降兵不滿百人王怒曰卑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王宥之時人咸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武肅王為盜所殺吳王遣李神福偏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臥內陽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遁縱俘走告全武全武不意其詐也薄暮神福故令羸兵先行而使部將呂師造伏兵於青山下神福殿其後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為神福所擒王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會明年吳以秦裴歲遣全

武李易全武由是得歸國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綰叛王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耳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閔我王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事不必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王曰吾常欲以傳璙婚楊女遂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吳王以女妻傳璙既歸頵猶怏怏而歿是時微全武力為聯姻楊氏杭越幾殆未幾陳詢叛睦州淮南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為指揮使復與下球共禦雅失利居數年卒先是全武建宅越州非工之際梁棟戶牖皆出水竟不得人居而死時人謂之宅泣或言全武少落魄無行嘗鬻髮為沙門故左右以僧為諱嘗圍崑山全武檄秦裴降裴封函納款全武大喜亟召諸將發函則佛經一卷全武大慚曰裴不畏死適戲我乎由是攻益急引水灌城而城遂破

杜稜字勝芸新城人父仲明不仕梁將水部員外郎方康（杜州郡記曰杜自漢御史大夫延年起家茂陵唐亂為永嘉太守五子分適他郡少子留居錢唐遂為錢唐人稜父仲明仕水部員外郎實生稜）當唐乾符廣明間盜賊充斥寇掠兩浙無虛日杭州總諸縣鄉兵討之稜時為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稜與董昌徐及凌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為

長而以武肅王副之武肅王功業日盛僖宗拜為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吾儕賞人不過十醻則為之傷心觀錢公每作事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傾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薛朗為帥武肅王命稜與成及阮結討之敗其將丁直德趙君度（一作李君遇）取常州奉寶歸杭奏除稜常州制置使稜歸其兵於諸子建思浩內建徽外建孚則往來經度其間皆以武藝稱為龍紀元年宣州將田頵李友（一作者）來攻盤穿地道甲兵俱從上中夜入稜寢室執稜於欧樹而去已而縱之歸大順二年武肅王以淮南數侵

邊境令稜築東安城自阿稜相險易度資用因山為城
鑿地為池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武肅王領鎮海節度
使辟以稜充副使乾寧二年武肅王奉命討董昌乞
師淮南淮南將田頵安仁義率衆攻東安稜悉城自守
會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稜默禱於神泉即湧地出是
時頵與仁義發淮南勇將攢轡射空矢石交迸稜閉樓
拊鼓日夜淮南兵於城下者無算淮南兵自端攻之不
可下由是紫溪保城壁寧靖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
其恩因目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
二京唐拜武肅王鎮海鎮東節度使遷稜兩浙諸軍都

指揮使行軍司馬一云請在鎮建立生祠又明年安仁義來寇婺
州武肅王命稜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稜
累官潤州刺史卒墓在新城縣北三里官塘之原命立祠新城縣西今名
杜將軍廟後以子惠貴贈太師初孫儒死士卒多奔浙西
武肅王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稜諫曰狼子野
心他日必為患請以土人代之王不聽及徐綰之亂命
使祭稜以旌其先見建思建孚建徽後悉以功名顯建
徽別有傳

成及字玄濟錢塘人祖克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唐國
子博士及性篤厚為鄉里所重乾符中代閭人字衆八
都之一遂以富陽鎮稱將淞一作江郡將劉漢宏作亂從
武肅王討平有功代武肅王拜團練使隨以及為副使
及與武肅王同事攻討密謀多出於及及因為子仁琇
娶王女情好甚篤會北關鎮將劉孟安有貳心即席耆
劍發士及聚衆藏之得免偏將盛造旋執孟安誅死
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為靜江鎮將光啓中奉命征薛
朗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浙帥仍遣美女於
諸將及取而卻之悉不納遂克常州守平潤州奏授
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使龍紀二年代阮結為潤州刺
史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刺史是時淮南

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郢巡檢郭用一作周與其黨趙鄉
以城應宏農王楊行密部手劫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
倉卒被虜宏農王聞及家所藏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
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
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
自殺宏農王遽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期年淮南將士
魏約等為浙所獲宏農王許歸及無幾遣及歸以易約
為衛武肅王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
太傅武勇都之變也先是軍中以治溝洫過勞有怨言
及面請罷役不聽已而亂果作武肅王白衣錦軍還不

得人及假楚王旗鼓爲牙大將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
而王得徹服進城部署軍卒大亂畧平及功居多焉武
肅王性嚴急每有捨發必親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輒
爲之霽容其寵遇如此累階彰正安國功臣保大彰義
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太師兼侍中
卒年六十七及天寶初避梁廟諱改姓爲成（梁太祖父烈祖名誠）
子孫時仍稱本姓

馬綽餘杭人也爲人淳直居恆以忠節自許初與武肅
王俱事董昌昌常使王與綽部伍亡其名籍王歷唱之存
亡健悴綽無所失綽密語王曰老子素精忘驗公强記

當必相圖遂以白髮數莖賂授王若代軍籍者王感其
意深德之因以從妹歸綽（九國志云綽以女弟妻鏐鏐爲元瓘取綽女今從備史）
既綽嘗隨昌於越州昌僭號綽棄家來奔授諸城都
指揮使徐許之亂綽有發懸門功武肅王臨命文穆王
納綽女是爲恭穆夫人綽累職鎭東軍節度副使兩浙
行軍司馬睦州刺史已又進雄武軍節度使（舊史作秦州節度使即雄武軍也）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天寶十一年加檢校太尉
久之卒年七十一

阮結字韜文錢塘人唐末杭州建八都結亦與爲國務
結出入武肅王左右號親校中和二年以征劉漢宏功
奏授散騎常侍光啓三年征常州又平潤州累加戶部
尚書四年充潤州制置使知潤州部將徐約竊三千
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竹溪寺願爲亂投結於
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

論曰武肅以嘍羅之資崛起草間奮策戮力一時景附
若全武及者杜稜其上已稜子濟美奕世綽女作配
王家綰豐浦故人曾寵爲獨厚結遭悍卒之變未竟其
用忠誠篤厚亦兼出諸公下焉

杜建徽　鮑君福　曾上　屠瓌智

杜建徽字延光稜之季子也勇毅不與諸昆類常在武

肅王幕署爲州押牙紀於棲鄉里見爲驚問稜稜加佯責
建徽對曰大丈夫何止一軍事押牙耶始從軍無事人
志及稜歸武肅王遂以父命盡心於王累從征伐所至
輒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隨討董昌被箭中左肩
建徽猶能軍無退志無何稜遷常州制置使建徽代爲
武安都將會稜爲淮南內及歸見建徽軍中嚴整無改
其制甚稱之稜將殁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建徽一劍（一作笏）
劍曰此吾歷諸征所取者獨汝能傳之故以汝餘緒許
再思之亂建徽時爲武安都指揮使自新城入援賊衆
木將焚北門建徽悉鑿取其木燬爲賊焉氣奪頃之武

輔王由衣錦城歸避建徽及馬綽王景等分屯諸門或
有勸王渡江保越州者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苟不濟同
死於此豈可復東渡僖命於賊乎王奇其言而止天復
三年睦州刺史陳詢叛詢與建徽兒女姻也王頗疑其
貳王密命馬綽伺建徽意建徽曰陳氏負恩背義自
取族滅爲姻好誼當見疑然累書致諭皇天后
土實鑒之惟搜獲書燼則此心耳已而詢親吏來
獻建徽抵詢書皆責以大義無遜辭遂加建徽長者
王疑頓解賜錢一百萬綽建徽兒建思與建徽不相
能乃告變言建徽私蓄兵仗亂且不測武肅王急命

覈枝索之建徽方具食不輟聽使者入臥內絕無所得
王以是益加親重遷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行軍司
馬尋擢第城南親與規畫天寶八年遣王子傳珍進京
師尚梁壽春公主未幾歸進浙源節度使十六年王建
吳越國如天子制以建徽爲左丞相俾制令王必以目
送之曰今日吾得一方社丞相力也建徽歷仕四王累
官國子祭酒浙源昭化諸軍節度使丞相兼中書令封
郎國公乾祐三年卒年八十有八謚太師謚曰威烈建
徽子孫見第朱紫盈門而性尚儉素導從不過數人財
物多散鄉里親族忠獻王時孫昭達爲內牙都監使爲

治第宅盛建徽數之曰汝父子不能事乃爾耶昭達果
以罪貶少驍悍臨敵徒步衣人甲不介馬而馳從王帝
蘇援姑蘇與敵遇河梁衝堅殺馬墮身及岸馬驚而逸
徽自若也因遂其馬號曰乘黃及老不廢騎射常擊匿
殯場與酣有帶中箭鐵自骨中飛出時人壯之
羅君福字慶臣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後避越遂爲餘
杭人亂氣承俱不任君福少羈貧爲人沉默少言純
厚有膽略事母有井而廣大餘厚杰臥其上無懼色稱
識者之以驍果斷遂隸劉漢宏部爲牙將曹城
之役武肅王武肅王授領一軍號爲羅君明都君

帝偽兜率僧子止東矢馬上輪雙劍衝飛鏢入陣中
之若蕩從人皆呼曰羅關累積戰功爲衢州應援指揮
使歸衢刺史陳璋叛淮南入人其境脅君福爲郡屬君福
不納武肅王慮其遇害密賜帛書令姑受命以
死終堅拒不肯從何守者争元詞謬逆躬歸投衢
州與吳將周本守信州歷使信安境
往迎之本卻還去天寶十一年王子傳球攻信州從斬
吳將李師造擒偏將馮徽等功爲諸軍之冠文穆王嗣
淮海師旅使睦陳使及將睦郡武肅王嘗曰此在任
殺敵而已未足以當閫寄之任君福在衢州

凡一十一年後還湖州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尋授睦州刺史累大保順等軍節度使俄授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君誠有賜田在錢塘今所爲鮑家田是也（田近泉）子修讓別有傳

曹圭本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尋由歙徙杭爲臨平鎮將八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圭之將生也信夢一丈夫謂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已而生圭圭少負膽氣唐末事武肅王爲嘉興都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族人轉鬬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

城中有貴人未可圖也是時戍邏斥晝夜殺羅圭母與師將登城樓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晏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置使天寶初淮南兵復圍姑蘇會正月望夜圭及師將等盛陳燒燈之盛凡賊俘叛者皆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尉終於蘇州師將形短而多智武肅王嘗稱曰今晏嬰也人因號爲曹晏嬰竟居鎮而卒圭子仲達有傳

屠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屠擊之後也祖某避地婺州遂爲海鹽人母顧夢抱嬰有光而生故名瓌智瓌智姿貌偉傑以有功累吏治爲文房時梁寇不靖武肅王初起鄉兵遂貢策瓌智從衛翊從數數以籌畫進得參幕府謀議獲捷以功號瓌智首勸討賊斥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副王弟銶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瑤顧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遷領常州刺史明年春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三年調守湖州徐綰許再思之亂也刺史高彥遣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是君父之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拊案起曰違上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雲

隱山賊艦數勢方張甚合圍數匝二人自鼓軍至日晡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我會乃一呼手揮賊壓數人墮馬上矛之矢盡援絕以空拳拒敵俄覺同爲所害時年五十有二武肅王閔其忠命以衣冠招魂而葬（梁碑云葬開元鄉海鹽縣前三十八里故城之南山也或稱錢仁和開化村）天寶五年特贈忠義軍匡國功臣武康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予祀號澉水鎮遏使昱節度使故湖州刺史（梁碑云瓌智娶錢氏子昕娶婁顧人氏是娶顧氏女後娶許氏）瓌智常有厲志詩曰輕身都是義衛主始爲忠至是遂符其識（柔剛皮尤素屠將軍朵誌銘曰河山毓秀寵帶爲鎮健步贊勤精神忠義之嘆報捷凡首海陵磨牙）

王知氣節於不公然縱發遣飛輕無久戍與疾以少濟
其功高對有勝非丁號光啓前烈垂孫後民忠孝徵篤
勤丁奕疾迴爲崇之美續
義寵祖祖世選胤繼肖凡

論曰鄂國出入將相允文允武晉上錫爵優游退年非偉也君師善戰圭善守有古名將風璞智崙不顧生卒以身殉至今稱稱忠烈不衰焉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鄒城牛　奐潛子氏閱
邵文周　鼎少霞重校刊

吳越九

列傳

高彥 子渭　朱行先　黃晟　司馬福
孫琰　吳敬忠　滕彥休

高彥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武肅王意密謀殺都將徐及以其首歸王前後從征多頗効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李師悅棄郡奔淮南彥隨王親巡其地王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巖室壁云須憑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我以此州授汝矣汝宜善撫之遂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上一載政尚寬簡民頗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曰能容笑乎道膺彥常以師禮事之

渭彥長子也初從彥於湖州武肅王巡衣錦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郭郭將及內城彥聞變亟遣渭赴難渭遂率所部抑遏崇陵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綰歸王

介部心祭酒
朱行先字蘊之海鹽人也燕頷虎頭膂力善射時人稱
爲小山甚起家建寧都將事湖州刺史高彥屢立殿功
武肅王擢爲節度左押牙親衛第三都指揮使及彥子
渭既卒衆自歸錫號協力興王功臣再加佐正匡國功
臣晉秩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事爲靜海鎭遏使在鎭
恩威並行甚著留譽凡十有五年寶大元年七月卒於
官年七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弟三人行存行
勤行忠子從誨智紹不化元晟元榮俱節度正散將元
芳節度下將元寶元勝元贊凡八人墓碑云行先娶故南昌兵馬百彥氏清河張氏三夫人

黃晟明州鄞人也初應募於望海鎭鎭中立表以懸栝
者爲入格晟短小貌寢竟不中選乃隸鎭都虞候林鄮
已而潛還本鄉募衆據平嘉康時權知州楊僎召署爲
平嘉浦將有衆千餘人先是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
明州事文爲僎所敗其黨杜宗自寧海鎭率鄉民屯奉
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襲之幽從其衆居頃之餘姚
鎭將相嘉侵越州董昌禦之不利明州刺史鍾季文檄
晟統兵攻嘉殺之昌以平賊功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
浙東道東西副指揮使季文卒晟遂爲本州刺史九國志云會刺史鍾文季卒遂據其州今從吳越備史作季文晟頗尚禮士辟前進士陳郾
于鄴等爲賓客江東儒學多依之號其里曰措大營昌僭號改
元晟亦移書規諭及武肅王舉師晟率衆應之在任十
八年卒時天寶二年也遺疏不請子爲嗣凡府庫所蓄
必題曰送使其忠順如此

司馬福蘇州人始隸武肅王水軍爲遊奕都虞候天寶
二年淮人圍蘇州內外阻絕王遣福與知音問福潛水
中三日達內得報復出而援兵遂與城中弓矢相應是
役也淮人爲水網徑城繫鈴於網沉水底潛行者輒
獲福沒水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舉網福乃過入城
中其出也亦然衆莫不以爲神福故多髯至是髮鬚盡

卜者數人卒不能識進官都指揮使武肅王城吳江置
軍鎭命福主之遂老於其職

孫琰臨海人驍勇有智府人謂之孫百計積功至牙將
守蘇州天寶二年淮南將周本呂師造圍蘇州攻法凡
百出不可窮最後推洞屋攻城若城隙然琰隨機應敵
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及敵手則震
網以拒礮過網輒止竟無所施淮南兵遂夜遁

吳敬忠於潛人也從武肅王以八都兵討劉漢宏有功
及王出師助淮南討田頵敬忠先登陷陣卒務捷而歸

梁太祖既封王吳越兩國敬忠亦以積功授正國功臣浙西營田副使累加太師兄順以功授鎮海軍保城都指揮使檢校司空弟霸官太尉子八人仕本國皆貴顯杭州府志吳敬忠墓在於潛縣南五里豐國鄉雅村

滕彥休　人功岐嶷有辯才天寶八年出使於契丹大得契丹心明年復報聘會契丹兵攻梁蘇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乘之不逾時而破契丹主引彥休登城以觀因賜彥休名曰述呂十三作五月武肅王復令彥休使契丹兼饋犀角珊瑚諸物契丹主大悅授彥休官遣還彥休往反契丹者數四泛海渤河跋涉險阻辭旨雅

封爲功居多焉

論曰高彥遣子赴難志存君父其公爾忘私者與朱行先束身歸正比匪廝鬻禍與義忠躬在行間智勇俱奮庶於王臣無愧爲貴最乃心恭順滕彥休不辱君命咸有令聞善夫

吳公約　章晉封　饒景　薛居正
謝鶚　鍾匡範　陳長官　董璇
鍾廷翰　楊嚴　許俊　孫陟
闕人焮　張璞　劉前　蔣勛
王琳　：

吳公約字處仁錢塘人才略過人巢之亂杭州八都既建已又派而析者號十三都公約其一也公時何所屬爲將董昌表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排鎮遏使未幾從董昌禦巢於西部加御史中丞尋遷都領改破石爲顯兵之所擢鋒俊銳日有聲稱武肅王破越州公約戰最先將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尋攻[illegible]長城之劉浩爭鋒功績最遷常侍已而徐約據蘇州武肅王委公約專征特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明年春克蘇州充讓軍功以本都歸王王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居無何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縣城屢挫敵鋒遷

工部尚書俄改將戶二部杭州府志又云遷左散騎乾寧四年卒贈隱銘其墓錢杭志有吳公約尚書碑公約將於階級所得軍實率分賚戲下以爲常爲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稱一時賢將云

章晉封晉一作晉桐廬人也頻舉進士不第有雋才少與羅隱齊名武肅王既破董昌辟晉封爲表奏孔目官晉封拒不受武肅王命吏笞之已而遷統職累官蘇州刺史著章子三卷行於世

饒景景一作京青州淄水人唐廣明時杭州建八都景爲唐山都將入謁武肅王爲鎮海軍裨校鎮遏使累官

防禦功十四年卒王奏問於梁贈太保遂邪金貝縣之
金山鄉後墓木皆高百尺令抱有兆之者輒爲異物所
怖郎止

薛居正錢塘人仕武肅王官太尉卒謚貞懿葬於靈石
山之麓冢前常有紫藤遶繞三峯按居正三世孫昂仕宋爲尚書左丞人謂冢前紫藤之瑞應焉

謝彥南康人舉唐進士兒時夢洛溪中有人以珠一器
遺之曰吞此則明悟矣訝吞纚珠六十餘顆及長善爲
詩有文名仕武肅王爲　賓大時朱行先勸王
事而殁彥爲撰墓誌銘文章雅贍一時推許銘曰挺生

英特邁爾奇形素蘊豹略能精武經戈鋋再舉氛祲廓
清從茲勇冠大播家聲盛積既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
動知逆順惟此侯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曷遷劇鎮匡
吳志大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推賢方務剖竹宜分
重權豈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忠臣沒留遺策春夜合
嗣恭承帝澤丹旐斯引元宮已闢萬歲千秋芳塵永閟
選上表乞選其詩之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

鍾匡範唐鎮南節度使傳第二十子也鍾氏既滅匡範
同母來歸甚爲武肅王所禮時匡範獻王雲鶴通天犀
木犀帶一圍及玉盂一事玉盂常覆五雀雛於內焚炭
久然此器視而雀雛已飛去是一異也武肅王受盂反
帶賜錢二萬緡匡範因攜帶往香波亭命許彥方繫帶
行水中水開七尺許遂至瑞石山登岸國人大爲驚異
或云帶故唐明皇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與鍾傳傳常
寶之

陳長官事武肅王爲寧海縣令會王命增州縣賦稅長
官上書極諫王大怒逮之獄長官以死爭之得免寧海
故稱劇縣租稅視諸邑爲獨輕者皆其力也至今猶廟
祀焉

童頴青溪人也素有勇力武肅王時多著勤勞拜西府

都嚴將王賜詔曰制左軍同十將充西府都嚴將頴早
係麾門久居嚴界星霜屢換警察無欺寡人自薦不圖
庶施慶澤遐茲勸獎宜示勝遷克隆前修更期後效可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充
一將餘勳依舊卒葬於青溪仁壽鄉又青溪王氏宗譜叙府太尉克儉墓誌由同參從代廷錫官勇義主簿

錢廷翰　人流寓湖州素有賢名武肅王命攝安吉
主簿牒曰廷翰儒素修身早升官籍寓居吉水累歷星
霜克循廉謹之規備勵謙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
補材安吉屬城印曹關吏俾與差掛勉効公方備闡佐

理之能豈怯超昇之獎後不知所終

楊嚴宏農人也父承休官唐刑部員外郎天祐時爲給事中郎郡開封武肅王爲吳王會淮南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初承休之行也挈嚴與俱嚴歷仕武肅王父子累官至丞相子郎以任子歷官尚書職方員外郎郎子蟠蚤孝敏子侁年十歲能作雪賦忠懿王入宋郎卒侁以其族隨行僑居宋州

周俊鹽官人年十八從武肅王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

孫陟新城人武肅王時歷官杭州刺史加檢校尚書已

而防禦常州謁兵督戰歿於陣以郵體歸葬於邑之太平鄉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　又慈溪人馮叔和仕吳越官至尚書郎說兼見

開人凝天寶十六年爲富春令重建縣治有興廢功

張瑗事武肅王累官至司农出鎮華亭普照寺僧某者不識物情以蔬食進爲瑗領之寄啓王於寺後鑿三河蓋爲運道而寺用不寧

劉甫其先泉州人徙居閩縣　王時甫舍閩來仕遂不復還鄉閭稱其廉孝子若虛亦知名於宋

蔣勛者吳郡太守楓之後也唐末避地婺州之東陽仕王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爲

王畊　人善畫尤精牛羽遂爲一時丹青之冠不知所終

沈夏　沈行思

沈夏海鹽人初武肅王同董昌討劉漢宏於越州鹽官都將徐及遣夏與高彥率本部來會師王見之甚悅延入臥內謂曰我東征師旅已衆渡江之役無勞爾輩但徐及叛渠終非我所畜以我東渡必爲後患汝爲我去之當以郡牧相報吾非爲人爲逆惟是境土苦於干戈不仁者宜盡驅除用息生靈耳夏等再拜聽命王厚

遣歸既歸告及曰董公與錢公以兵討賊聞將軍遣所部見助甚勤顏色然時時以東北爲慮設有竊發復勞後顧夏等實託將軍以爲後援及有軍師某者頗疑夏勸及爲備不聽夏遂與其下謀殺及及死其衆遂分夏性兇猾不即來歸乃以所得衆七千餘人聚臨平山下摽劫商者盡殲之遂得三千人往嘉興劫吳公約入海爲風水飄蕩公約歸始復奔於杭武肅王優容之累從征伐奏授武勝軍都指揮使遙領舒州刺史加檢校司空至任頗以殺戮爲事左右不任用者即加諸害王頗惡其所爲及復擅私讎於北郭飾度與公府壻長子有

過手刃之王以六尖發于激不悅仰爲婺州刺史會淮南
將陶雅侵其境王不時救援之東陽陷夏從徙壽州遇
害

沈行思一名行瑜　人積功爲湖州巡校將初高澧
叛行思與都將盛師友同有開城功武肅王巡湖州
乃命師友從行而行思頗有牧守之望謂同職陳環曰
盛君來豈不似印綬歸邪不然我後安處君爲我甚之
環已得審旨俾遂行思歸國乃紿之曰二人功本無
優劣且王情尚未可測宜亟詣府城面較功績以決其
可否行思遂來覲王王亦優待之環隨造行思之家至

行思始悟其詐深銜環遂被甲從王將及國城行思與
環俱候北郊行思自取巨杵擊殺環奔王舟以陳其前
功復言師友與環交間之狀是時師友方從亟引以相
證行思難奪威儀刺師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
强梁故不欲任汝縱念開城功將牧以他郡今反爲若
此曷能容之命斬於龍山并其家族葬而師友竟擢
婺州刺史

論曰吳越開國諸將隸麾下者多恂恂和雅綦祭遵羊
祜之遺風沈夏獨恣雎暗殺及愛子洵天資刻薄人
也行思覬覦專城鞅鞅自失殺害同官自取罪戾鮎所
云匹夫之勇非邪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龔城本　吳浙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吳越十

列傳

沈崧　皮光業　曹仲達　林鼎

仰仁詮

沈崧字吉甫閩人也祖幹唐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蟠樹南引首注視久而方

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震壞浴盤人咸異之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知貢舉登進士第者二十五人崧與焉已而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覆試凡落十人是日崧再入選（閩書云崧乾寧三年丙辰狀元○羅隱江東外紀云崧與羅隱從事浙江幕下主公出使來錫置便是題號崧日題捷甚隱安可及主公喜曰書記完畢謝否曰崧乘慶拜月宮何爲不識岳盜以是書隱云）尋歸闈道由淮甸淮帥辟之不就遂經杭州武肅王留爲鎮海軍掌書記除浙西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崧所出後唐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辭修短崧曰觀此號爲國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立雅好儒學習學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命崧領其職國建拜崧丞相天福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六謚曰文獻有集二十卷（按仁和縣志縣東十五里沈家埭即崧宅）

皮光業字文通世爲襄陽竟陵人父日休有盛名唐末爲蘇州軍事判官太常博士遂家焉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以所業謁武肅王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天寶九年王欲通誠於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輒繞道爲苦於是以光業爲才使自建汀道虔郴趨潭岳荊南入貢梁均王大喜加王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仍

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內供奉賜金紫未幾淮人來求好王以光業報聘及還賜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亟稱之尋兼兩浙觀察使文穆王嗣立命知東府事天福二年國建拜光業丞相與曹仲達沈崧同日受命凡教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或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師國中多傳其語八年二月丙辰卒年六十七謚曰貞敬所撰皮氏見聞錄十三卷行世（又有妖怪錄五卷）初光業微時夢亭上偶人背列拜跽而自贊又旅遊會稽有神降於里巷光業往

辰之神輒不許及去衆請之门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遠見衆還丁子傳珍為駙馬都尉光業奉命如京師及歸經䄂海山陰令滕文規故光業舅也日縣見有黃衣吏報曰皮補闕今已及䄂海俄失所在其異徵多此類弟光鄴官溫州刺史子璨（一作燦非）文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詩成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議者榮之

曹仲達主之子也本名宏達後避孝獻世子諱更今名仲達生於臨平當母坐蓐時室有紫光家人咸異之稍長丰儀其習勞苦勝悉與僕隸等即嚴冬尚未挾纊又日令運甓以苦筋骨尋為鎮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

乞婚於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日陳弄璋也當筵他族以致榮顯已而道過錢塘武肅王奇其貌遂以王妹嬪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文穆王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與沈崧皮光業同秉國鈞忠獻王即王位仲達復攝行軍府事時大賚諸軍軍中言賜予不均極大譁舉仗不受賜諸將不復能制仲達親出階諭之辭旨曉暢皆釋仗而拜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文穆王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諡曰安成

林鼎字煥文侯官人父無隱有詩名涉僑明州刺史黃晟顯好禮士無隱依之鼎生於明州之大隱村及長謁武肅王王以為觀察押牙尋辟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密薦之武肅王曰鼎骨法非常與轉相器然我不驟貴者欲汝貴之庶盡心於汝也文穆王襲位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鼎性謹正而强記能書得歐虞筆法比中年讀書必達曙所聚圖籍悉手鈔數過即殘編斷簡亦校讎補綴無所厭倦國建命掌教令尋拜丞相凡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極言匡忌諱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王不用鼎言卒無成功人多鼎有先見云開運元年正月

卒年五十四諡曰貞獻有吳江應用集二十卷

仲仁詮湖州人也事文穆王為牙將以練達稱王弟元瑀不法文穆王命仁詮詣明州召之左右慮元瑀難制勸衷甲以往仁詮竟常服造聽事諭元瑀還杭州神氣優暇略無周章時皆服其度量久之建州刺史王延政與閩主相攻乞師於杭仁詮奉命往救師久不旋閩為延政所敗及忠獻王立納仁詮女為元妃累官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未幾卒弟仁謙仕忠懿王歸宋授太子舍人出知永嘉縣

論曰林千質金相黃中通理光業文章爾雅黼黻邦家

且達旦鬱然人望遇事能斷懸鐵幾炎出入鋒鏑彬彬
乎皆稱願之選也仁詮雅有幹略雖失利南征而蓋叡
未路亦過不施功者與

陸仁章　章德安　郭師從　唐仁恭

陸仁章睦州人也少微賤有大志以窮困為武肅王圉
者時人未之知也武肅王常遊府園見仁章樹藝有智
而志之及淮南兵圍孫琰於蘇州繞城三匝無路可通
武肅王使仁章設計入城果得報而出由是益加稱
賞以諸孫數奇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假轉內牙指
揮使及武肅王薨文穆王已承制統軍府事矣方與兄

弟同謀行喪仁章進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日夜趨
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文穆王居
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
晝夜警衛未常休息寶正末年左右皆附文穆王仁章
稍數數以事相犯至是勞之再三仁章曰先王在位仁
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文穆王嘉歎久
之自是仁章與指揮使劉仁杞居中用事仁章性剛仁
杞好毀短人頗為衆切齒一日諸將詣府請誅二人文
穆王使從子仁俊諭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
曹遽欲逞私憾殺之可乎吾為君主若當稟吾命不然

當歸安國以避賢路衆慚而退遂以仁章為衢州刺史
仁杞為湖州刺史仁章歷官至保大軍節度使同參相
府事天福四年卒仁杞官吳人按富陽舊志天成三年縣令陸仁章爲宋明王廟有應肅封爲逐罪侯仁章與仁章豈即一人事存以俟考

章德安處州麗水人累官至內都監文穆王寢疾時察
德安忠直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宏佐尚少當
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宏佐雖少羣下服其英敏願
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已而文穆王薨
內牙指揮使戴惲者與文穆王養子宏侑比蓋宏侑養
母惲妻之私親也或告惲謀立宏侑德安秘不發喪伏

甲士於幕下殺惲廢宏侑爲庶人復其孫姓而幽之居
無何上統軍使闞璠彊而橫排斥異己忠獻王不能制
德安數與之爭璠遂以計貶德安於處州右都監李文
慶亦不附璠同時貶睦州文慶故睦州人也

郭師從合肥人田頵婦弟也隸頵部下爲都虞候文穆
王質宣州時頵每戰不利輒顧左右索錢郎殺之師從
與頵母多方保護得不死頵敗師從隨歸杭州武肅王
德其人署爲鎭東都虞候數從文穆王破廣德征無錫
有功累遷浙西營田副使忠獻王時拜同參相府事卒
年八十四

唐仁恭其先世自晉昌徙餘杭唐天復中有建威推官希顏者即仁恭父也仁恭事文穆王爲唐山縣令有能聲子泗仕宋官職方郎中

論曰仁章誼無猶私德安忠以事主當文穆授受之際仁章正其始德安正其終大義昭然雖古名臣何加焉師從保全王躬託爲服於豫且之網得脫壽考宜矣仁恭循良吏才撫循一邑殆所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邪

水邱昭券　薛溫

水邱昭券安國人漢有司隸校尉水邱岑者昭券蓋其

後也性沈厚知書能文章武肅王母出自水邱氏昭券以戚屬故事忠獻王爲內都監使唐及福州急福州使者乞師於杭諸將多以道險遠爲解昭券言救鄰恤災古今通義勸王宜亟濟師與王意頗合從之忠獻王之誅程昭悅也令昭券夜率甲士千人圍其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王以爲知大體及忠遜王立忿統軍使胡進思橫甚與指揮使何承訓及昭券密謀逐之於外昭券以爲進思黨盛未可猝去不如姑容之以俟後圖王猶豫未決會承訓懼事發相及反洩其謀於進思居數日王夜宴將吏進思疑有已誅我服執兵帥親兵百人入見王於天册堂曰老奴無罪何故見圖遂錮王義和院廢之并殺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忠遜王舅也進思妻聞昭券死泣下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殺之

薛溫錢塘人以武勇爲親軍都頭天福十二年統軍使胡進思既廢忠遜王而迎忠懿王領兩軍事明年春遷忠遜王於衣錦軍私第進思日請圖害譖說百端不止忠懿王慮其有他變遣溫將親兵衛之且誡曰是行也委爾保全廢王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捍之進思果潛謀於溫溫正色而大言復來使方長孝仁人難

垣入忠遜王第溫帥家兵敎之斃安等於庭中已而進思死忠遜王獲考終溫之力也溫累官鎮國都指揮使睦州刺史乾德三年捨地爲吉祥律寺未幾卒諡正顯（一作正肅）

論曰昭券志期包荒事同裕蠱當斷不斷身殞奸邪易言君不密則害臣臣不密則害身其水邱氏之謂乎薛溫保衛故主矢志靡他俾二君兄弟式好克全天倫厥功爲多爲所由與終始易慮者有間矣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郭藏牛　吳潛子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吳越十一

列傳

元德昭　吳程　裴堅　沈虎子

元德昭本姓危字明遠撫州南城人父仔倡信州刺史爲淮南兵所逐來奔於杭武肅王待以賓禮辟爲淮南節度副使惡危姓因更其姓曰元氏德昭起家鎮東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監始在信州仔倡出諸子命日者徧視貴賤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師爲避席者數矣曰子誠宰相器施自愛也文穆王襲國任教令者頗乏員林鼎以德昭薦王與語久之謂鼎曰德昭有輔弼才吾子孫無憂矣遂命掌文翰機密事及事忠遜王用師南國兵略要務悉以委德昭尋拜丞相忠懿王立恩遇彌至顯德二年常州之役吳程執趙仁澤送西府德昭力救曰此強國綠宥之足以勸忠得不死六年偕吳延福入貢於周專對稱旨禮待有加德昭厚重多謀臨事尤能果

斷每國有攻議者盈庭德昭予則他論皆息軍中有不循法度者德昭以理論之俱不聽服先是胡進思迎忠懿王於邸第德昭立廡下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迺下拜其通變得大體如此性嗜酒雖沉醉無所息亦既年衰耗忠懿王見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色衰悴必一旦不諱人誰輔我因泣下德昭處家以孝友聞常時序置酒聚列几席問者凡四從遂咏滿堂羅侍四代兒孫之句以志喜焉及臥疾先自爲埋文治後事乾德六年三月己酉卒年七十有八贈太保謚曰貞

吳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唐定州處府縣令父蛻大順中登進士第爲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部尚書程筮仕校書郎武肅王承制授檢校戸部員外郎借緋賜正末王女將選婚於士族時孫溪暨程三人族見王庭武肅王熟視程久之遂選爲壻遷金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令提舉諸司公事文穆王襲國奏授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天福中王子宏假選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遜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拜丞相福州李孺贇伏誅授程威武軍節度使乾祐三年南唐侵福州程密示諸軍方略授其將查文徽初

唐人薄閭城府浙兵方投甲將卒充溢庭廡紛然不可遏程登樓瞋目叱之出走一軍皆股栗歸與元德昭同為丞相忠懿王以國用繁廣寄命兼掌屯田榷酤事周世宗之伐江南也發我兵徑攻唐蘇州營田副使陳滿言於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諭安江淮吏民滿復言周詔書已至趣出兵程信之□元德昭王易勸兵以出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兵不至誰與併力能無危乎程固爭以為不可失王卒從程議而程以異議故復不能無憾德昭德昭於是陽激將士怒以為元丞相不欲出師且

欲辱將士以擊德昭為諸將士匿德昭府中而捕言者頗急獄曰方出兵而士卒僕擊丞相何不祥也程直僕頗修讀羅嚴而去二人者素與程不相能至是程抑之甚愈忽怒當唐兵薄嚴營嚴不力戰敵遂直趣程帳程大敗僅以身免王怒悉奪程官而程自是廢矣先是程在東府與文雅不事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緇儒類但恨從日發將相不長談論耳程自是頗勤學文移王府西府院官屬稍者常學程化爲亦能望南方而去攜因命學於人日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爲福州始驗其兆乾德初程夢一羽人布策於前曰計子之算而所遺者三後三年程卒年七十有三王命復原官諡曰忠烈

裴堅字延實湖州人父光庭累官至中書令有術士張景歲能言休咎輒以紙大書忌字貽光庭不旬日果見台州刺史大有政聲堅幼而明敏善屬文及長有知人之鑒事文穆忠遜忠獻諸王多著政績有方累官禮部尚書中書令拜吳越國丞相廣順二年九月甲寅卒年五十六諡曰文憲

沈虎子仕忠懿王爲丞相王受宋命攻江南之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王不從卒遣兵拔常州已而虎子隨王入宋授

終於其位按蓋義貫耳錄曰吳越王入朝時宋太祖業下江南王許以舉兵援助諸路其臣沈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藩籬撤堂奧豈得安也大王指日納土矣通鑑亦述相沈虎子之言今從之

論曰德昭當倉卒之際佚興新君克定大寶可謂安社稷臣矣程榮建國殺有武功爲毘陵之役義昧和夷與尸辱國何尚後之較殊邪堅雍容廟堂政有體要虎子懷虞號之憂進唇齒之論雖時勢略與古異其說固不可易也

總修議 曹杲 沈翰文 陸超

杜叔脩 劉彥琛 俞公鼎 盛祿

林克己　司馬球　孫顯忠

鮑修讓君福子也少寡言語治軍嚴整有法度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天福十二年爲戍將護李孺贇於福州孺贇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顯德三年從吳程攻常州以應周世宗之師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指揮使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杲真定人文穆王時官金華令會婺州兵叛杲以討平之就擢本州刺史忠懿王朝宋杲填撫國中仰城隅後二池引湖水入城以通舟楫王歸嘉其功賜池名曰湧金立石池上風俗錄云湧金池乃守臣曹杲引西湖水爲池吳越王元瓘書三字刻石識其旁今瑩西湖志納土後宋授杲威遠軍節度使無何卒見神於豐豫門有五鳳滅火之異士人立祠肖像迄今處祀不絕

沈韜文湖州人父彼常州刺史韜文性介潔好學能屬文　王時爲元帥府典謁兼畫軍務時有所稱益累官左衛上將軍改湖州刺史甚有清名

陸超錢塘人　王時以功擢衢州刺史有惠政衢人多稱之

杜叔詹泰人也開寶中繼孫承祐爲平江軍節度使仁惠循良與對愛士常重建孔子廟以鼓勵學者已又除靜海軍節度使忠懿王納土歸宋叔詹授戶部尚書

劉彥琛安國人也爲忠懿王將多戰功官衢州刺史卒於官因葬其地子仁顏有志節忠懿王降宋宋帝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官仁顏竟辭以疾不往仕

俞公帛杭州人　王時官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頗著異績遷婺州愛義烏土風遂家焉其後代有聞人

盛豫餘杭人事忠懿王授檢校太傅奉使於宋由汴京歸人曰瞻太傅無憂色吾屬安矣歸宋後卒贈太師二子京度又沈陵武康人官泰國軍鎮遏使沈承慶從署人官營田使入宋官大理寺丞亦與孫昌時■

林克己錢塘人忠懿王時官通儒院學士博洽善文章

宋隱士道卿其孫也

司馬球仕　王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球有拜禦功邑人頗稱述之後子孫隱居不仕止稱馬氏云

孫顯忠錢塘人事　王爲名將金沙灘有履泰將軍廟即其人也宋嘉熙中爲兩有敕封沃澤侯

黃彝簡　沈承禮　孫承祐　崔仁冀

黃彝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爲閩太祖從事甚被親遇閩惠宗以女妻之忠獻王得福州延樞來降署光祿卿彝簡少孤好學爲王子惟治明州判官有聲開寶初

宋加忠懿王功臣號王使彝簡謝宋將歸太祖謂彝簡
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熏風館外建禮賢宅以待李煜
與元帥今煜倔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傳
謀所惑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回朕執圭幣三見
於天豈敢自誣彝簡歸語忠懿王宋幾隨王入朝授從
官爲王掌書記後改王淮海國王又封許王彝簡皆爲
其府判官加倉部員外郎累遷檢校秘書監平江節度
副使彝簡能文尤工詩老而不輟以壽終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武肅王辟置幕府爲處州刺史文
穆王妻以女除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忠獻王時以

承禮掌親兵忠懿王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使宋師征
江南忠懿王以爲兩浙諸軍都鈐轄使率水陸數萬人
助平常州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號
救承禮曰兵法擊東南而備西北此之謂也命士卒皆
援甲蓐食堅壁不動俄頃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
部敵人不敢窺爲丹陽平遂從宋師攻金陵時冬至軍
中皆聚飲承禮謂將士曰城中以我節序必燕享備我
怠矣宜出不意以圖之遂召敢死士千人焚火濟城下
陷其東門士多擧鼎而登江南遂降宋錄功授寧海軍
節度使（一云與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中王獻地徙承禮鎮密州
八年卒年六十七太宗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
葬初秦王廷美之敗宋有司按驗忠懿王與王世子惟
濬孫承祐陳洪進常有賄遺獨承禮無與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忠懿王納其女兄爲妃因擢處要
職累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
知浙[illegible]軍節度事開寶初官鎮東鎮海等軍行軍司馬
從世子惟濬入貢於宋宋太祖詔授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未幾忠懿王署爲中吳軍節度使七年王復遣承祐
入貢宋太祖賜襲衣玉帶鞍勒馬黃金器五百兩銀器
一千兩錦綵五千匹且令諭旨於王將有事於江表已

從王克常州功居多會宋詔改中吳爲平江即授承
祐鎮中江軍太平興國初王盡獻吳越地徙承祐泰寧
軍節度使五年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
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承祐在浙日憑藉親寵恣爲奢
侈每一燕會殺物命千數家食亦數十器方下箸設十
銀鑊構火以炊爲之常供客指其盤曰今日南之蚌蛤
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嘉粟無不畢備可云富有小
四海矣又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復于金市石絲一
枚治爲博山香爐峯尖上作一暗竅出煙呼曰不二山
忠懿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即對使者

蘂人鍛鏡作一環焚之曰贈以祝王壽其家貴如此後
歸宋扈從太宗北征以藥馳貢大斛貯水養魚以備逕
幽州南村落聞日已昳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
都尉保吉諸人尚未朝食趨逕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
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
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旣寤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終
子壽仕宋駕部郎中出爲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仁冀字子遷錢塘人也少篤學有文采事忠懿王爲
元帥院學士王罷沈虎子政事以仁冀代之宋太祖嘗

諭忠懿王入朝仁冀告王曰主上天資英武所向無敵
保族全名上策也王然之太平興國二年王在汴京會
陳洪進納土王疏言願罷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
大元帥職名宋太宗優詔不許仁冀復從與王曰朝廷
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
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迺能飛去
耳王遂決策奉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獻于太宗
以仁冀歸誠功授淮南節度使累擢衛尉卿判大理寺
移知撫州卒先是有侍郎鈕約者願從與忠懿王納土
而同官胡毅劉載俱力言不可及王歸宋約寘邊海上
王使人以詩遺之云東退退今西退退鈕約何如罷釣
歸遂今有退退廟焉

論曰宋藝祖兄弟猶與龍飛虎變削平羣雄中原混一
太陽出而爝火熄固知帝王自有眞也諸臣力贊歸誠
臣主俱榮不可謂不知幾焉以視金陵拒敵番禺稱戈
者不無順逆勞逸之異矣

余萬頃　江景防　陸崇辰

余萬頃字九疇睦州人事忠懿王爲武林檢校察諸軍
事左右親軍廉不畏憚國亡入宋遷侍御史有言無隱
人目爲殿上虎改授戶部侍郎榮祿大夫卒萬頃從子

云藹亦仕忠懿王至宋累遷賜緋魚袋中奉大夫

江景防字洪臣常山人事忠懿王官侍御史當五代時
吳越以一隅捍四方費用無藝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
之稅悉加故額數倍宋旣平諸國賦稅仍舊籍以爲
斷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從當上圖籍歎曰民苦苛斂
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無已時也吾寧以身任之迷
沉圖籍於河詣闕自劾所以亡失狀宋太宗大怒欲誅
之已而謫沁水尉遂卧居田里以卒未幾太宗命右補
闕王永均吳越田稅舊率畝稅斗永更定爲一斗其
減耗之由人以謂實兆端於景防沉籍云景防子孫後

相繼擢正科者四十人貴顯不絕（宋爲御府博輔四萬中書院之務）

陸崇辰其先吳郡人後徙湖州僕官縣父景遷仕忠懿王爲驍騎上將軍檢校太傅崇辰累官威武軍觀察推官有能名從忠懿王歸宋官至殿中丞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成仕　吳濟子氏閱
鄒文周　昂少霞校刊

吳越十二

列傳

吳仁璧　方昊　孫郃　石延翰
宋榮　羅永　范贊時

吳仁璧字廷寶蘇州人也一日杂人少習星緯黃白家言大順中登進士第已而入浙家貧常佯狂乞於市

錢王聞其名待之客禮即以天象仁璧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詞辭及秦國太夫人薨具禮幣請爲墓銘仁璧堅不肯爲草武肅王大怒投仁璧於江中死有詩一卷行世先是仁璧學於廬山道士數年道士曰能學仙乎仁璧因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猶拾芥耳但倦年勿干英雄至是遂驗仁璧有女年十八能詩精於天官之學居恆戒仁璧慎出入無罹羅網及仁璧被殺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未幾王併沉之東小江

方昊字太初青溪人吳生於唐末唐亡恥非所仕遯于塔

巖谷中武肅王常招之不肯往聚徒講學於上貢精舍
以終其身鄉人化之稱爲靜樂先生
孫郃明州奉化人也自幼負氣岸好學高才唐末爲左
拾遺朱全忠篡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即脫冠裳服布衣
隱於奉化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石延福明州人父渝兄延偉皆應辟用顯貴延福獨恥
仕宦隱居沃州山白雲谷以書史自娛後號白雲先
生
□宋婺州義烏人隱居本州爽崟山下通尚書春秋廣
中忠懿王累徵不就學者私謚曰文通先生

羅示溫州永嘉人也初仕南唐歷顯官一日避地歸藏
衣冠於平陽青華山穴中爲人傭作自給使者以
王命物色得之示不得已於穴間取衣冠以行已復遁
去不知所之土人名其處曰巖公巖
范贊時蘇州人父夢齡與廣陵王子文奉交善官中吳
軍節度推官贊時博洽善著書所輯資談六十卷世多
藏弆之一云文奉之客著資談三十卷子墉事忠懿王有能名國亡隨
王入宋終武寧軍掌書記按宋臣范仲淹即墉子
論曰吳仁璧不草王母墓銘或譏其太過顧周身之哲
而余謂不然要夫有志終始不移上譬富貴而嚬嚐侯
王前者比比已若仁璧可不謂烈哉方孫石嚴高蹈巖
谷宋范怡情著與其人咸有足多者焉

毛勝

毛勝字公敏晉陵人也仕忠懿王爲功德判官性善諧
謔好雅誥自以生居水國饜享羣鮮號天饒居士又以
境產魚蝦海錯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假以滄海
龍君之命品敘精奇文章典贍其辭曰令咨爾獨步王
江瑤江瑤之文名鼎破仙姿瓊瑤繊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
宜以流碧爲號潤國追號玉柱仙君稱海珍元年令宜
郎大都督忠美侯謝泥章舉頭紫隱泥色奇八殿稱最杜口

中郎將白中鰾貢乃厚德韜其雄姿珠形中尉兼靈
什尹淡然子蒪菜鰭雖說異用實芳鮮玉德公季遐鱠鮐純
粹內含爽妙外濟滄浪頭可監淵國上相無比自中隱
可令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兼脫尹淡然子可天珠大
將軍遠勝王季遐可請約內相額侯部王令多肖尉權
行尺一令南寵蛸蔵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貴城監遠
珍侯從以彌專盤處士甲藏用蚶蚌蒸稱蟻嗣家許盤師
直授爽國公國珍巨美功假復以磷什貴州甲杖大使
咸宜作解穢中蟹足材腴妙發德充益宜授糟邱常侍
兼美君復以彌解微了彭越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宜爵護

諫當寘下列宜授爾爲黃少卅令合州刺史仲煉蜂重
貿變宅閒藏不發既命之爲合律令陞之爲恕誠君矣
粉身功大債之實難宜授紫頭將軍甘懸左右丞監試
甘國內史令靈蛻先生文妙無排脇之鼓內無鯁喉之
亂宜授紅鑽祭酒清腴館學士令惟爾清臣鼇銜醴引
與觴之鄉宜授搖蘇錄事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
郎中時允鰂銘材本美妙位無爲宜授諸衛勁兇軍使
持節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子鯖貌則清臞材極
美俊宜授骨鯁卿令甘鼎鯉究辭錫調鼎之材薦舌禦
宜封辭舌公令甲拆翁鱉挾辭於中巧也負擊於外

懇也介胄自防不聞寒暑智也步武蹣跚不適規矩仁
也故前以握甲尚書榮其蹤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
肪君令長尾先生鰻惟吳越人以爲用先生治胃華夏
無敵宜授典胃大夫仙衣使者令元鎮石首區區枕石子
孫德甚富爲宜授新美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有決酒
方沉酣臭黨一陰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
治目爲最宜授懷寄卜史令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衛自
事有聲宜授噀墨將軍令元介卿龜爾卜灼之功吉凶
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惟爾借眼公水母受體
不全爾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鴛游將軍

令藏珍真珠爾乘走盤厭仮不貴班希玳瑁爾裁斡製器不在
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希宜授點化使
者令房叔化粉仁粉腳湯丸製護丹器胎奐逸梵響振聲
遠聞可知佛樂阮川光明光延體施功物皆滑瑩維幼文
硯類乎貝孫點綴縷勒燊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象
山太守樂藏監同澹奕通可曲沃郎梵響將軍攝玉堵
金舍用光可檢校大夫輝光宜充學書紀功文可爲衣丞
令惟爾刖者螺如徂識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爲怪
品中潔蛙蒼皮離跨縷殷膜粱江伯兒蟹宋帝酷好蟹
所名屯江小尉江瑤溫工得傳亦號甘鹿田青授具體

品中潔宜授濟饌都護行水樂令仙兵宜授宋珍都尉
而海奢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風試湯夜太守令以爾錫
他氏蝦骨蘇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蠡鬐御史仙鬚遊奕
使以爾李本鹽三十六鱗火烹尤尚宜授跨仙君子世
美公以爾鮮於薦鯽秋膾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
銀絲省庾德郡以爾楚鮮白魚隱釜流精無餒滑宜授
傾淮刖穀以爾縮項仙人鯿見腹泉腴道享蓑漢宜授
楼頭刺史以爾食龍侯鯖鱘支節班駮標致高爽宜授
厨太監以爾單長福鯔曲直應常鮮藏具美宜授洸蟠
掾以爾管統鰻宿魚菜價可備應和宜授長白侯同盤

可著局評齊事以兩備員居士崇東惺惺無狀見取俗人
宜授鎮身公子以爾唐少逆崇池塘下格代賢充庭宜
授保福軍節度使令黃彥可洲汯爾澤儆可貴然失於經
治故傷厥壽故世以附撫隱上爲爾之日特授三德尉
兼春榮小供奉令蕭賛氏與爾救饑無術清辭有材勢
新妖氛臨盤肆贊物以人汚百代孛洗爾之得民累有
由矣宜特補輔包牟令益頑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
太學耶

葉簡　李咸　朱景環　顧規

日者　喻皓

葉簡不知何郡縣人善占候尤精風角武肅王辟居幕
中徐綰許再思之亂王在龍泉聞變召簡筮之簡曰賊
無如我何王曰淮人將同惡乎簡曰淮人不來宣城當
叛耳然宣城亦當敗於明年今不足慮如期皆驗天
寶元年五月有旋風南來遶案三匝王召簡問曰此何
祥也簡曰法應楊渥死速遣弔祭使往彼當自不爽王
曰生辰使方發寧可便申弔祭簡曰第遣之矣問何也
簡知答以貴國動靜彼邦皆刻期備定不問毫髮王悉
如其言生辰使甫一日至而吳果爲徐溫所弒會使
日弔祭使隨至楊氏左右殊出不意皆驚以爲神（上缺）

如武肅王所亦有命驗見陳纂僞光錄

李咸與葉簡同在武肅王幕府徐許之變也王召咸占
之咸曰大王霸業方永但分野小災耳請弗慮不然大
王當有疾王曰寧我有疾豈宜害百姓邪後卒如咸言
天寶十六年梁冊王爲吳越國王先一日雨雪王召咸
卜以他日咸曰大王雙受封冊惟天所相雨雪必霽固
可卜社稷之延永矣武肅王從之翌夕果星斗明麗詰
朝遂成禮焉

朱景環筭術神妙天寶中廣陵王元璙鎮中吳軍景環
詣盤門縣上書云蒞任後法當三十年安寧元璙以其
說甚遠未之奇也隨命爐焚去至天福辛丑閒忽憶其

事亟召景環叩之曰筭數定矣願大王詳後事已而竟
如其言

顧規者本蘇之玉工也廣陵王元璙常令於便室解玉
元璙嘗召術士朱景環問奇會遁甲事規性頗悟時時
竊聽而竊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規
因盡得其傳忠獻王常欲親饗五廟規上書諫言翌日
漏下五鼓之前利耳（耳疑丑字）必欲用寅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
晉鄉王以寅時出東南門會鐵牡有忤久之不能啓
遂破鑰而出由是知名忠獻王擢爲軍師

目醫莊某者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療內外障眼鍼法
獨神武肅王末年患目疾召使治之醫曰目易治耳然
大王非常人殆天所以為大王患者若療之是違天也
恐無益於壽王曰吾起身行伍踐有方面富貴極矣但
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應手豁然王喜賜物
以萬計醫恐不受明年王果薨

喻皓有巧思武肅王常於杭州梵天寺建七級木塔方
登數層而塔動不止匠師密訪於皓皓曰此易耳但逐
級布板訖傳以實釘則塔定不搖矣闔人服其精練

徐綰　陳詢　陳璋　高澧

胡進思

徐綰故孫儒將也儒死綰帥士卒來奔武肅王愛其驍
勇以其兵為中軍號武勇都而署綰為右都指揮使行
軍司馬杜稜常切諫之請以士人代武肅王不許天復
二年武肅王巡衣錦城命綰帥衆治溝洫副使成及頗
聞士卒怨言請罷其役復未之許也已而武肅王臨饗
諸將綰謀於坐中作亂不果稱疾先出武肅王怪之居
數日命綰將所部先歸杭州及外城綰縱兵焚掠而左
都指揮使許再思者以迎候兵應之進逼牙城王子傳
瑛及其將馬綽陳為潘長等閉門拒敵武肅王歸至北
郭門不得入成及代武肅王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退
屯龍興寺王乃得微服入城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
屯諸門復使顧全武詣廣陵說吳武帝且以子為質綰
果召田頵於宣州會吳武帝趣頵還頵取武肅王錢百
萬質文穆王而歸綰與再思皆隨頵至宣州後頵敗吳
殺綰載以檻車歸浙武肅王剖其心祭高渭

陳詢餘杭人睦州刺史晟之弟也晟在州十八載而卒
子紹權嗣詢黜紹權而自立權非武肅王所命內不自
安為徐許之亂通私通田頵頵敗益懼及王命桐廬縣
隷使府且徵其賦詢遂不聽命天祐二年奔淮南

陳璋者孫儒黨也兵敗降武肅王以從征董昌功遷彼
任用指遷衢州制置使天復初田頵入寇築壘絕往來
之道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璋將兵奮擊直據其壘自
日權衢州刺史赴州時王親餞於江干恩禮加等會徐
綰作亂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綰黨自疑遁率步卒
三百人奔璋璋遂納之未幾丁母艱承嘉宣州田頵使
其下戚詔招之璋復假道以遠王聞之心未善也密令
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璋事洩璋殺讓以叛陷東陽
犯暨陽自署衢婺二州刺史久之為浙師所逐遂奔淮
南歷官右龍武統軍加平章事死之日所乘馬悲鳴數

月而斃人咸異焉初武肅王命璵城衢州工畢賓屬歟
王王覲西門樟樹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陳璵嘗弄吾
所書也其先見有如此

高澧湖州刺史彥第三子也初彥嘗夢羽人持刀入臥
內驚問其故羽人答曰來為君之子報數千人冤耳已
而生澧年十三四即酷暴自用及天祐末襲父職遂行
誅戮好使酒殺人而飲其血旦暮必掠行人食之將吏
侵晨入署多與妻子泣別澧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
東西水陸行人皆絕迹一日召鄉丁為牙軍悉文其面
衣青衫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鞠躬俛首如夜叉

狀又與州人約三日盡當黥面過限者誅澧躬自雕額
[illegible]傳之紛既而州人黥畢澧乃稍稍潛去如故彭其
狂誖多此類也壯年將敗忽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
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賦所出殺之供億何辦願求他
可殺者澧默然是時澧括諸縣之三丁抽一立都額為
三丁軍凡三千餘人會有言其怨望者澧盡集於開元
寺紿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輒殺死將
及半而在外者始覺遂奔逸為亂澧盛怒閉城大索幾
之無遺武肅王惡其兇虐謀治兵問罪澧遂導淮南將
李簡等入其境王遣子傳璙禦之簡等挾澧而遁澧至
淮南屢取倡姬人私室食之竟為淮人所害先是陷如
詢與高彥臨訣退謂衆曰高公將死我亦當逝蓋自
面夜叉治此郡矣若輩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
澧故未黥面也又澧延太常博士邱光庭校書樓中澧
夕履聲登樓光庭忽回顧見青面鬼形者遂大呼頃
之乃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吳與人皆以澧為夜叉
附賓季傳說客云湖州南有逸人採藥至一高
云崇崩崖夾道進者舍身百餘步見一大宅發室一
荷崖徹炎炎大起呼逸人出汝勿奔走將訴言還吾
嵐巢交武誅戮天下為不入湖州為賊之手速報之

進思湖州人故屠牛為業已進軍隸帳下文
穆下賈於宣州因頗所進思與嚴傳親隨左右履危機

者數矣文穆王立推舊恩用進思為大將俄遷右統軍
使及忠獻王繼王位王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
禮始與闞璠瞻恃權專橫已又與程昭悅密謀出璠於
外其弄權反覆蓋天性然也忠遜王嗣立性剛嚴顯早
侮進思進思不能平會忠遜王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
日進思內諫以為太厚忠遜王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
軍士吾多少之限邪進思大恨而退進思嘗有所謀議
忠遜王皴而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披髮慟哭民
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忠遜王顧進思
曰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王曰然則吏妄也

因問進思何能知其詐進思蹶然曰主臣臣昔常從軍
於此進思以忠遜王知其柔柔故辱之益懼假又進思
初建議遣李孺贇歸閩彼孺贇叛忠遜王切責之進思
益不自安及歲暮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忠遜王以詩題
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王決於殺已矣會忠遜王與水
邱昭券何承訓謀逐進思而承訓反洩之進思遂
帥內牙兵鎖忠遜王於義和院迎忠懿王立之忠懿王
畏忌進思曲意爲之下進思數請除廢王忠懿王不許
進思於是亦內變懼居無何疽發背卒前宋龔茂貞有潮州靈昌物記
言胡進思事與正史略殊附錄於此記曰公諱進思字克明家於富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能讀書七
歲鄉爲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蹶然棄其業事錢新結
家賢知署書懷膂力過人從錢武肅王錄軍中累功拜
內衛教軍使兵部尚書左丞長興三年武肅王卒子文
穆王嗣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忠獻王卒弟倧
襲位管舉賢荒遺公數以直謀見號權爾及巳乃膽保
遊其弟假亦之是爲忠誥王公數日位將相用偏方低
爲恨耳老不郎去壽族赤安遂謝病不出王數宰第飛
起之公以類命不發上乃命請了忠處江徵處台掌闕
公次了慶用慶奉化寶公嶺得在樓遽爲之聯給定家
步公請告號營用射奉子弟力孫讀職則教因聲宴騎
射大人非氏加以粉繼率內家族饒郡厭撫刑貸之及
實難弗能聚者分出錫以安他邑來依者息爭終化義
頑爵修別議既又以錢氏有相關俗內難將作不得巳
復之悅等公署已開變時年九十八家發執而媼長子
丨部尚誓將奉乾歸葬爲鄉父老歲思德義立嗣威之
刑佞都人縱什醉舞庭下輕賜血發光公子變內非得
則醉老琴門始試于從過各徵禮奠乘且觀測水斗疾
我蘅之都齊宜相開將危力獻地上命重貴爲衛江進
南直撫討之部將移所世使道取救對兵禍下是夜夢
辭柰曰我苦贊公一藏旦禍嗣下乃變中所見神也兵

城見甲兵臨白馬
廟朝敕賜額曰靈
人杜氏贈夫
人官爲祀之

敗賊兵擒凱旋歸因奏
中父老復請敕賜靈昌

論曰徐綰頑子野心終成亂階豈武肅智出杜司馬下
乎胡進思挾兵廢主首罪之魁獲逭天誅卒死於牖下
幸矣澹肆其凶惡遂隳家聲父子兄弟何忠逆之不侔
邪要性生有因然耳二陳傾危反覆動懷詭心嗚呼難
與言君臣之義已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鄞城牛　奐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儀校刊

吳越十三

列傳

僧文喜　僧無作　僧昭　僧幼璋
僧自新　僧全付　僧道怤　僧皓照
僧德韶　僧行修　僧義寂　僧延壽
僧贊寧　僧儀晏　僧嗣洪　僧清聳
僧契盈　僧道潛　僧希辯　僧志逢
僧願齊　釋扉　僧德倫　僧榮往

僧文喜嘉興義和鎮人也本姓朱氏七歲爲僧戒律精嚴往參洪州仰山禪師言下頓了久之還五泄築室于頃山會黃巢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唐光啓三年武肅王請住龍泉寺已又住學眾表薦賜紫加號曰無著光化二年又徙居無著院忽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葬於靈隱之西塢徐綰之叛則簡[illegible][illegible]人啟因發其塔肉身如故髮爪盤繞異之武肅王命裨將邵志重封塔焉同時有廣受鎮楚從禮惠明諸僧皆爲王所尊禮

僧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蘇州人也母戴始娠時夢行沙門稱徐姓者來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心竊異焉已而誕無作幼聰穎絕倫乞舍身出家父不許未幾薙髮乘學於國僧義存深入堂奧武肅王仰重召居明州因便辭歸留詩云銜恩難入國辭病却還山

僧昭通術數大爲武肅王所重號曰國師一日昭謂王曰宮中小兒嬉於側壁錢數十文王令之曰速收恐人盜取汝錢昭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方可使忠懿王納款入宋因而國除王生年爲丑是牛踏錢之讖云

僧幼璋故唐相國夏侯孜從子也大中初年孜出鎮廣陵幼璋方七歲隨行遊慧照寺聞誦法華經堅求出家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戒曰若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未幾值慈恩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幼璋尋抵天台山於部安側臨唐院其言頗驗已又住隱龍院天祐三年武肅王遣使前進賚衣服香藥敦延西府署志德大師館於功臣堂日親問法幼璋請每歲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大會諸郡久之將辭歸王餞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後改爲普山院術詣問法是時禪門冀盛後與

懸記相應寶正四年四月乞歸塔於王王乃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幼璋入府辭王囑以護法遂剋期逝焉

僧自新故吳僧也常衣楮衣住廣德山院天寶間淮南將李濤將寇衣錦軍文穆王奉命為應援使將兵禦敵至其地衆皆逃去而自新獨然晏坐軍中問其故曰左右皆兵耳去將安適時文穆王在泉中衣服與士卒伍自新忽斂衣致敬與語久之及文穆王還被與俱歸從容問當時何以見識曰微僧無他術但觀公骨法非常人復城通眉常御容故幸得一識也又有目者觀文穆王曰此人子孫百人當大貴其術與自新類

僧全付會稽人嘗父為估客王像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遊抵宜春仰山禮南塔已而還東府文穆王特加禮重賜紫方袍不受後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全付曰吾非飾詞恐後人效吾而逞欲耳天福二年東府戍將為創雲峯山建院名曰清化開運中坐亡有大風振林木踰時乃定

僧道怤字順德永嘉陳氏子也六歲不茹葷親黨號戲以枯魚餌吐去因雜髮於本州開元寺既而抵閩謁雪峯禪師妙契宗旨時謂之小怤布衲歸住東府鏡清寺仰雪峯之法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文穆王命主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天福初示滅塔於龍冊山

僧靈照高麗人初入閩中得雪峯禪師妙旨平居惟一衲服勤細事閩人謂之照布衲已而來居杭之龍華寺天福中卒於大慈山

僧德韶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嘗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生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撫其背曰汝當出世塵俗中無益汝所也遂薙髮受滿分戒於開元寺一日造龍牙禪師居遁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

何居遁曰合如是德韶惘然已又見僧文益平生凝滯渙若冰釋是時文益立法眼宗稱德韶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大宏吾道行矣自愛於是遊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德韶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開運時忠懿王鎮台州德韶語王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又曰此地非君治所當速歸國城否則不利矣王急歸果有胡進思之變及嗣位迎德韶入杭州尊為國師德韶說法簡要絕去支蔓常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字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其立說多此類也開寶四年

山頂兩峯忽摧聲震一山德韶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峯頂林木變白德韶乃示疾於蓮華峯恭問如常未幾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僧行修泉州人本陳氏子生而異香滿室長耳垂肩逾七歲猶不言或曰瘂邪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煙樓耳長遊方外至金陵瓦棺寺薙髮受具參雪峯義存武肅王天寶時行修至四明山中獨棲松下說法天花紛雨又趺坐龍尾巖結茅爲菴百鳥銜花飛繞寶大元年來杭之法相院依石爲室禪定其中乏水紛飲卓錫泉際湧泉迸出乾祐初忠懿王以誕辰飯僧永明寺於

修徧體疥癩徑據上座王見大不敬遣之去齋罷僧延壽告王曰長耳和尚定光佛應身也王趣駕參禮行修默然但云永明饒舌俄頃跏趺而化久之益脂膚津澤爪髮復長月必三淨寺僧恐其久而毀也乃漆塗其骸體後賜號宗慧大師又武林梵志言行修幼默詣雪峯存公見其耳垂於肩人城士女爭牽其耳綿綿屬戲修惟默笑或勸修偏能遣百聞永明寺僧錢王此定光佛修聞之曰彌陀饒舌遂坐化云

僧義寂居天台國清寺善宏教法忠懿王常閱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之句不曉其義馳問國師德韶德韶曰義寂必解此語王乃召義寂詣問義寂曰此智者大師妙元中文時遭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中朝教藏殘闕殆盡今惟海東高麗闡教方盛全書在彼王即遣國書齎幣使高麗求取一家章疏高麗君乃命國僧諦觀報聘以天台教部還歸於我諦觀既至稟學義寂於螺溪之上王爲建定慧院賜義寂號淨光大師東還教藏悉付於義寂未幾卒追謚九祖并與又言義寂嘗語德韶智者之教惟新羅有善本願藉人力致之德韶以聞忠懿王乃遣使航海傳寫而還所傳與此畧異

僧延壽字沖玄本姓王餘杭人也七歲誦法華經七行

俱下羣羊有跪聽者年十六時文穆王鎮餘杭延壽獻齊天賦衆咸欽官之至二十八歲爲華亭鎮將以官錢放生坐死文穆王赦之聽其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久之往天台智者巖習定有斥鷃巢于衣祴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已而謁僧德韶問臨漸而有悟德韶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建隆元年忠懿王重創靈隱寺命延壽主其事後遷永明道場以心爲宗以悟爲則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著宗鏡錄一百卷期每日行一百八善又註心賦一卷又感通賦一卷著抱一子若干卷有云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又云數盡則孽

有告虛名廢則萬象自畢賜號智覺禪師開寶八年卒諡曰承明宗照大師延壽嘗被異國高麗王常投書問道執弟子禮奉金線織成伽黎水晶數珠金澡罐等遣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證相繼歸國各化一方

僧贊寧本姓高氏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德清縣祖琇父審皆隱德不仕寶正中捨身杭州靈隱寺爲僧一云出家祥符寺已而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著毘尼時人謂之律虎王禹偁通慧大師文集序云文穆王時大師業日隆文學益盛錢氏公族有若客懿王叔宣德傳度使假奉國節度使雲越州刺史儀令州觀察使儼故丁部侍郎昱與大府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霸尉翔崔仁冀江部侍郎愼知禮內侍致仕楊輝與大師爲詩作倡和

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彙征受詩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推時錢氏名僧有若契盈者通名數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健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遂署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是時江潮或溢出石塔贊寧與延壽建塔於江干鎮之小麥嶺有贊寧塔潮由是復循故道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入宋贊寧奉舍利眞身塔以朝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賜紫方袍尋賜號曰通慧時宋帝常幸相國寺問贊寧曰朕見佛當拜乎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宋帝大喜遂爲定制命充翰林史館編修纂高僧傳三十卷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又著鷲嶺聖賢錄一百卷僧史畧三卷聽歸杭州舊寺居無何復入汴京住天壽寺參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事迹奏贊寧與太乙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元年充右街僧錄年八十餘卒諡曰圓明大師葬龍井贊寧博物多識辨說縱橫徐鉉仕江南日嘗被人問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數斷轡鞭擊却立鉉遣信詰贊寧贊寧曰下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漆以腐糟則毀者是也鉉驗之果得巨獸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淹之遂爛焉徐知誥得紿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江南後主後主轉貢宋太宗羣臣莫能辨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

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或風濤礙擊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明而夜晦此二形殆一物所紿也羣臣以爲無稽贊寧曰出張騫海外異物記公等特未見耳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於六朝舊本得之贊寧又著通論有毀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譏蔡邕非史通等說及筍譜物類相感志諸書王禹偁深歎服之年七十八與至道九老會王處訥常推其祿命曰師病孤貧法無貴壽喜生時正得天貴臨門贊寧曰毋謂我生時武肅王在衣錦軍拜塋過門雨作駐於茅簷甚久此其應也據王禹偁序云母周

氏刊梁貞明七年己卯注歸於金舟山別墅

僧儀晏湖州許氏子也生於唐乾符三年誕育之時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某與僧安強爲婆娑儀晏不從遂遊歷諸方已而省父母歸會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儀晏往瞻禮遂失其所在一日湖州守長祀祠下見儀晏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擁脛或者云是許鎮將子也自是諸括蒼耆僧歸敬遂推髮爲常摘桃山開法何不歸忽見拳挽倚石泊然在定開運中遊江郎巖視石龕謂弟子慈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疊石塞門勿以吾爲念慈興如所戒明年啓視儀

晏素髮被肩爪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已復回府安鳥巨山侍郎楨知龍鎮衢州命僧守榮詰其定相儀晏殊不與辯守榮禱像得舍利數枚歎曰晏公眞不可以淺辯測也忠懿王一夕夢師來見遂使圖像至適王思目疾覆像作禮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賜號開明禪師宋太宗召入對便殿從容言禪定事深契上意久之得請還山淳化元年卒壽一百五十歲

僧彌洪夙有道行開運元年結茅於杭州煙霞洞口遇神人指曰山後有勝蹟何不覓之彌洪尋於洞內見石刻羅漢者六遂度祀之已而彌洪死忠懿王一夕夢僧告云吾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盍爲我聚焉王覺覺命侍臣訪至洞遂補刻一十二像以符所夢云

僧清聳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禪師文益文益謂曰汝當落在上座眼裏清聳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其明州四明山卓菴節度使王弟宏億挽師事之忠懿王命於衣錦軍兩處開法故後居國城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開寶四年忠懿王闢華嚴經因謁天冠菩薩作處大會爲僧衆有知者清聳言聞其處遂遣使子岡支提山得華嚴經八十二本旁路見天冠于龕金燈四排隨奏王刑金建寺鑄天冠刻容所薦而來會颶風作舟

人以牛沈水及抵寺其牛投水者已至國人莫不異之

僧契盈閩人通內外學常過仙教以絕三彭之法三彭者三尸也廣順中寓居杭之龍華寺與廣輝同習頭陀契盈性尤敏速一日侍忠懿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湊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國去京師三千里誰知一水之利如此耶契盈答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稱爲駢切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率由海道者青州故云

僧道潛河中人也本姓武氏少禮臨川僧淨慧一見以爲法器曰吾道東矣已又謁法眼禪師文益文益曰子

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尋結廬衢州古寺閱大藏經顯德初忠懿王迎入西府受菩薩戒賜號慈化定慧禪師居慧日永明院道潛常欲從忠懿王求羅漢銅容未白也王忽夢十八巨人隨行（五燈會元作十六尊者）明日道潛以請王奇而許之仍於道潛賜號中加應真二字以表異焉道潛坐永明時登堂問法者恆五百人文益之言至是遂驗

僧希辯蘇州常熟人（一曰忠懿王子姓弃）幼出家禮本邑僧啓祥祝髮具戒已而詣傍伽山聽講僧律尋謁天台受心印同時德韶齊名乾德初忠懿王命住東府濟養院署

慧智禪師太平興國初王入覲於宋希辯隨寶塔至見太宗滋福殿大加慰諭賜紫衣號曰慧明端拱中乞還頒御製詩及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太平聖方一百三十卷以寵之創浮屠於常熟山院凡七級高二百尺

僧志逢餘杭人也通貫三學了達性相顯德時結茅於五雲山一日晏坐忽有神人跪於前志逢問曰若為誰曰護戒神也志逢因言吾患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惟傾棄滌鉢水亦小覺耳言訖而隱志逢自是盡飲滌器水積久成疾十載乃愈大勝寺超特創華嚴道場曰靜慮菴延主席焉能濟忠懿王召賜紫衣為築雲棲寺居之雲棲塢素多虎志逢絲增大局乞錢買肉飼虎虎遇之輒馴伏故世稱伏虎禪師一號大扇卒後諡曰普覺定時又有僧紹巖號了空大智常照禪師僧滿賜號圓通妙覺禪師僧文蟾賜號慈悟禪師（又俶以賜姓錢氏命住奉先院後諡元妙正宗）僧行明延住六合寺僧慧居命上莊華寺僧承安令居報慈寺餘不具述

僧[illegible]舜姓江氏錢塘人初與忠懿王參天台德韶尋往於烏山結廬平陽縣常發事或問夜月舒光碧潭無影舜曰何為弄影其人擬再立又曰不惜弄影無乃惜頭王甚欽重之為建普照道場以平陽一鄉之賦贍焉

釋巖居錢塘湖心寺專誦法華經期滿萬部得生淨土會有蓮華生陸地巖誓焚身以龕西方三聖忠懿王力止之一日忽見蓮華光照龕趺三日欣然坐逝

僧德倫永嘉人世稱錐刀尊者常以錐刀自隨人有問之者曰錐刀從我見邪此刀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忠懿王納土人以為驗相傳國城西河故德倫所鑿

僧[illegible]猗善詩文有集七卷忠懿王時命為僧正賜號光文大師（吳越僧又有曉野能詩多奇句羅隱見其到江興地盡頭岸樹山多之際詩即此吾句也乃為）

錄所得郡

錢朗　　閭邱方遠（稱玄道人）　聶必與崧

張契真　賀齊物　朱霄外

錢朗洪州人少以五經登科仕歷諸官光祿卿文宗朝歸隱廬山得稚川還化之術武肅王延至西府以師禮事之時朗曾元、孫數輩皆以明經官邑令皤然皓首拜於階下而朗貌若童子人咸異之一夕忽語家人曰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如生及舉棺尸已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閭邱方遠舒州人也一云青州生州之天柱山下幼辯慧年二十九師香林左元澤遊廬山陳元悟傳法籙於天台葉藏質告賜大義甚得真傳方遠故精黃老術而又酷好儒業尤學多聞常詮太平經十三篇行世唐龍紀初累召不起景福中遍遊名山至餘杭天柱異而止焉武肅王厚加禮遇常與相度洞霄宮形勢改天柱觀南向因奏請賜紫重建太極宮居之賜號洞元先生又云妙有太師天復中一日異香繞室忽作控鶴飛怡然而逝後有從見於仙都山者人皆以為尸解先是羅隱就方遠授子書方遠必瞑目而授餘無他論弟子夏隱言謂方遠曰羅記室令君上客先生何不與之語方遠曰隱才高性

下吾非授書不欲輒及他事也其嚴介如此同時有鶴衣道人者不知何郡縣人亦無姓名日醉臥處州鳳凰山下忽為里婦所詬辱脫衣為鶴跨之而去竟莫知其何爲後人建祠祀之即今推恩光孝宮是也

聶必與崧者唐末與吳與吳須皮光業林昇羅隱何甫同居長城八座山號曰八友已而稍稍散去武肅王聘兩人皆隱於浮塢日以煉丹為事遣羅隱招之兩人隱入石壁中至今名為二仙石壁

張契真錢塘人生有異相青骨方瞳形如瘦鶴幼負態度朝法師為已而遊君朱天師一見喜曰予骨法應得仙也授以要訣未幾復受樊先生靈寶籙編修虔真聖宮數年編輯蓋及瓊函之秘深得微旨忠懿王命主三籙齋事歸宋太宗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令校道書賜號元靜大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徵契真赴職實之沐浴卒火葬後得青黑色珠數升

賀齊物一作物齊又作齊物字子虛杭州人也師玉清觀朱君緒受法籙神符以方救物不怠後隨人大滌山中依巖洞為室又構飛象樓貯道書幾千卷朝夕討論貫穿精微聞者莫不忘倦忠懿王欲為賜度弟子齊物對曰樂靜已久不願有也所居室壁東西各置一隙采日月光華

久之忽諭左右曰吾將復往羅浮石樓間矣遂不知所
之

朱霄外台州道士也素有道術爲忠懿王所知遂命葺
台州之白雲菴爲樓置官以霄外主之

十國春秋卷第八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沈　佳昭嗣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閩一

司空世家

司空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也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及父恁業農頗以貲顯按閩忠懿王廟碑云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寵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贈太尉唐末信宗入蜀羣盜起江淮壽春屠者王緒與妹壻劉行全聚衆五百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陷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時潮爲縣佐史通鑑以潮爲固始縣佐新唐書五代史以潮爲縣史皆非也按劉昫論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通謂之縣佐縣佐皆有史路振九國志曰潮少爲縣佐史今從之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緒署潮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熾士以益兵緒提二州籍附宗權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新唐書云他日賊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緒與劉行全拔衆南走今從五代史潯陽贛水取汀州陷漳浦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驅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二弟時奉母行緒

切責潮欲斬其母潮等請先母死會諸將士皆爲請遂舍之舊唐書云會母死不敢哭夜瘞道左疑非有術士望軍氣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益猜忌將吏部下魁梧雄傑者多因事誅之劉行全亦死焉衆懼曰行全親也且爲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按閩書行全與弟德全倚爲爪牙行閩王緒忌而殺之王審知嘗悼其死非罪爲立廟泉州行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耳豈其本心哉今緒猜刻不仁將吏之材能者必死軍中方不保朝夕豈能圖成事哉且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矣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

一軍皆呼萬歲按新唐書斬王緒者即劉行全非也今從通鑑及九國志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刲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後潮囚緒於別館緒慚自殺潮令於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帥將行會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帥耆老奉牛酒迎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時光啓元年八月也明年八月拔泉州殺彥若遂有其地新唐書紀王潮陷泉州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作廖彥若新紀作劉彥誤先是黃巢將竊有福

州時建州刺史李乂棄城走後守李彥暉與戰死建寧人陳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率衆拔之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爲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至是潮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既至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之大順二年巖病遣使以書召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爲留後按五代史云巖景福元年卒將文懌閩中實錄云大中巖卒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通鑑從之昭宗實錄年二月今從十國紀年又新唐書薛史閩書謂中云范暉巖壻書則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閩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然爲得實今從之巖舊

將多歸潮言暉可取通鑑云暉驕侈失衆心潮乃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攻福州踰年不下通鑑云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諸蠻皆以兵船助潮。潮前壁蠻亟於人從涉宿重兵守之名曰潮營暉乞援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與巖姻好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等以援師且至請班師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等急攻暉景福二年五月暉以印授監軍棄城走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巖以其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巖家建州人徐歸範以州應潮刺史熊博死之何喬遠閩書云歸範建陽人有才勇尚氣

館發歸範將州應十潮病遂遇害。閩游錄云潮本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冢有石銘云欲墮不墮逢狻猴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使平九寺偕夢之博後至建州刺史汀州刺史鍾全慕舉籍聽命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潮乃盡有五州之地九月戊戌唐帝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新唐書云福建等州團練使僖宗假潮逕觀察使今從通鑑乾寧初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潮遣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畧定潮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巡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鄰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三年九月庚辰唐升福建爲威武軍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年冬潮有疾按于競碑記云乾寧三年僕射遣疾今從通鑑審知知軍

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表昂於朝贈司空開平時爲潮立廟稱曰水西大王潮沈勇有智畧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輒加捶楚不以爲嫌審知亦無怨色寢疾時捨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等而託審知以大事世咸服其能知人

太祖世家

太祖名審知字信通錢昱忠懿王廟碑又云字詳卿潮季弟也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所居處恆有紫氣羃其上潮一日使日者視已兄弟曰一人勝一人審知方侍潮側沾汗而退乾寧時爲福建觀察副使有僭逆叛者於衆中駭而折之曰金鞍王第三子降人問專生殺柄已而潮病命審知權知軍府事及歿讓其仲弟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克威武軍留後檢校刑部尚書新唐書云審知爲節度觀察使冬十月癸卯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右僕射新唐書云審知厚事朱全忠全忠表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特進檢校司徒天復時唐帝在鳳翔賜審知朱書三品皆得承制除授二年唐賜審知武肅戟十二

枚列於私門非恆例也是歲築福州外羅城四十里天祐元年夏四月唐遣右拾遺翁承贊加審知檢校太保封琅邪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先是蕭梁有王霸者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爲道士常云吾子孫當王於此方乃爲識瘞壇下光啓中福州道士徐元景斸地獲其識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歲逢二乍閏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解者以潮水蕩禍殃謂潮除禍患開基業也歲逢二乍閏謂陳嚴逢潮末幾而亡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兩世也閩書云光啓丁

齊處衛州刺柯山道士徐景立服□物府東北附得屍骸七口各可容七升水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甎識文云云又閩人謠云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巖死而潮立潮死而審知終之其言遂驗黃滔集又云吾邵璞記曰南臺江沙合即有輔者公之登台庸也江沙契焉是歲建報恩定光多寶塔於福州薦考司空妣秦國太夫人伯兄司空也海上黃崎波濤為阻審知禱於海神一夕風雨雷震擊開為港閩人以為德政所致唐帝賜號曰甘棠港封其神曰靈顯侯一作顯應侯。三山志云五代史謂閩人號甘棠港誤是歲命管內軍州搜遺書繕寫以上

天祐二年夏四月王藏佛經於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

總五千四十八卷唐學士韓偓挈族來奔佛齊諸國來貢是歲築南北夾城謂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為三周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大城之門八曰福安門清平門清遠門安善門通遠門通津門清川門善化門南月城之門二曰登庸門以登庸名門者應郭璞合沙之讖門有橋曰合沙橋道清門北月城之門二門道泰門嚴勝門嚴勝門皆有嚴氏居遙見其家貴家為嚴郤頂嶺極薄會沃舉刺史蔡神告之曰必得如嚴者使復望北方毘沙門天壽刺史彼嚴遂得而因以名門王以鎮之命唐國子四門博士黃滔為碑文以紀其事碑文略曰公之築城也板字迺義民之本壁固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為南月城為北月城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塹於地十有五尺杵土踰石而上十六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雙日樓

凡一千八百五十萬片上架川居小屏以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萬閩白廊其高出之為敵樓大之之者二十三又角立之六其二皆文各以皆樓閣湧鍼參差蜿蜒之若十步一端之門八其南曰安東門安善焉三之東日諸門東曰清遠門通津曰安善濟川門以其一嵩間樓修繕其門更之北其西之北曰安川善門安善二之東日諸門曰雙闕通遠閣通津陰門門之北曰安其善日之諸門出水門之其二之樹亭南拯北通日慶雙樓門之左門又上引又門斷之開其嶺也之亭又剷之門面之鸛九門斷交上門又上又斷之其嶺一

〔以下原文漫漶，略依字形〕

其之法二之樹亭南拯北通日慶雙樓面之九門又壹日其二之樹之之斷樓一上之一鴈之若樓一上之一鴈之其二之其之十之三藏尚波一端皆門平之廊立十萬有慘其二之三蕭樓至雕之九門兼

門其上之樓其下之屏左右之引亭建寧門又水門二其樓及之廊其更之十有五西四間之複南月樓夏門又出之更下謂之廊十有五間而延東西遠接之逕南北通其鬱之山崩之東衛岸齊岑窺立峙疏迴巍巍之旁之延山郭東夕壽鋪列亭皆遵軒懸岸瑳之廊西之陰誰霑之地之府之若頁如嶼之崖殊窮賢之聞王深也唐以梁王全忠奏賜王建祠福州勒功於石文之雄史館修撰錢昱撰碑文曰粵自乾寧干將之始名巖彌州立可亞靑姓之尚不舍人皆紀蒞伸伏之言茂塗壁及大業官嘉靈遞遠族於孔君以見能勢事蹤後書裔先州命氏家之於唐家之公之王以王秦之世可資名紳盛族彼王遠後三嶽君土刺史王太氏之見尚恭代名兒紀之少州歌喬是翳武帝令道公卿稽郡之代其王太父少保尋尚綠前代其爲州開後公事多躍之官賢州名以朱閏諸廣鍾父志之紳州名與裔善宗之王季子璧王孫之寶尚著其名邁彥善大宗名事紳王孫之爲郎中嘉泉後人間將宗和州宗乃遣之庶及徐尙前與泉州事病不求敬乃道邊之其儀鄉顯著依徽家以軍病其不能道士公儀鄉駢著依徽從屏瞰在事菲其能與觀無鄰有惡者先從

甚不毀殊興茂敵盡并宜力國之所需耶之寺不但冠
生嗤任摩兵衙事以緻龍外□貝進傷深然身崗古英
聰貞設光親是將王以係梟爲直進三司之選如故與
孝之無家
以來天下以二司之泉若名並進猶
于以休泉爲血迭闢廷大楊貝笑
天祐三年秋七月
乙丑鑄金銅佛像一高丈有六尺丁亥鑄菩薩像二高
丈有三尺冬十二月丙申迎像於開元寺㴑山塔院蕪
六金身碑曰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于百億化身兩萌
宁之附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虛刻成其或壁精
荅給亜像不叫勝親祝多應現塔通之自其非之乎我
公粤大萷三年西寅教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有六
之高發二十有三日丁亥楊之鑄菩薩二丈有三只
山銅爲內鳳金爲外肾頂法酉天鑄成東越錢錄恭落
此光法相郡我公晉壇之三年巳未拔一夕兩歐天搐
望發月明聳兜集熱銅髏有聲儀夢天之西際植以樂
卷綠雲鑄聚大佛中康發嶽以觀止照照而傳言門隊
予一臂衛之于法臣覺而恩現浮形瑞像也隙一骨尝

護也務一方朱宗也鍮器其異始歇其事役鑄其寇乃
命自篆第之遠將校將校之建步乘步乘之遂宗直其
有植佞設之深者賤惠屬鴆明者前一以金長而佈中
濟摘于肆設以銅易而後之工識鐘卜境擇日鑄斯佛
于九尚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管登上界之地其日
圖室境慈江山四爽素繪之上騰爲朔雲盤崔氣窟五
色成文又有翠鳥或若鴻鵠或如罵鶴交粥而闢鳴自
寅而及令斯佛也一寫而成當日致公藏備之乃與夢
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皆工以之則窮
而會我公碑之而露其夢於是趣入前之別序席堂眼
佈克盡其妙朝夕體拜席不之急冬下有二以西中會
皆于未以幡以蝗以鐘因蔭引縣下開元寺月山之將
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蔑寸左布三于二相高入十種
好具蠑樂繫以成醫珠露隱以姓額從信多門適賤塊
童臺遍擴而掌躍夫如是豈非于頁德化身之一乎不
然者篤樑入乎夢而如乎神歲乎形面如子婆婆不之
告工以之缺者蔭其聽現感適後鴆之殊矣大矣儀且
先天鬼生之謂道後天鬼設之謂象道也者以無爲爲
志之也授心印苑虛空象也者以有爲爲志之也叠惠
力煥報應翰有或以之鴉風馮會不謂象猶道之啟也

無家遊不有交始者岸歷亡法將二梵佛不慨其條東
其道且西耳皆子不與三息五帝同世而小設與三學
五亦何世而出必能徒客於泰遷國仁義許爲未之丞
叢也奈何天者後之豈徒然哉皆不以仁義之生也日
莫與舜仁義之士也日晏實受至於刻國之際強泰之
方矣安之侍整齊其寓天有仲尼之朝遠堯舜憲章丈
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遊乍尼於中士大陳由生入
丸之理天堂鬼法之事以警成之雖人世之風波萬薩
□觚而幽府之嫩羅一無苟兒上智豁之若鏡之磨中
智門之若泉之證下管間之若火之虎謂之爲有則河
□於子之說虛誕難潤詞之爲無閉應現感通之事尋
□立娛故能銷嗜後更編福一貴賤則爲神教化之一
□淸慈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服鬼蓮脈宮衰法
□以慶人集形綿以來俗壯之敬之可也意之可也點
□可也錄是有委之國君吏之大臣之旨氣而委之則
□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騎代之生也有神僧蕭伎蛾
□格也應江沙朔合倘人議築城之盛也契菩薩從夫
□丈爲傷魂交日委帥非夢由竿通步非卿而不應我
八之處鑑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入日乙未說
二十長人壽號集懸因落之是日也舞墨藉庆甘慕體

松香莪之氣提鴻經梵之舉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騷
西李公瑜翰林承台翰詩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匡中書
舍人鄉瑯王公書右補鶴博陸崔徽君道融大司皇鄉
瑯王公標吏郎郎中選圖夏侯公徵司勤員外郎十公
拯刑部員外寧宏農學公承休宏文館直學士宏農掛
公贊圖宏文飾直學士齋邪王公偶集賢盛校理吳郡
歸公傳誌皆以究學之與北復商侍從之舜齊襄向甲
乙昇第廢廢疆望東浮舛襄南尋吳楚聞安臭安於禹
越議莫議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搜也支棘及錦佳
叫佛之虔斯會之該俱爲放必發于書提樹十象意馬
于請蒜山中我公乃頗纂下者其俾錫貞不以碑之其
以甲科悉第盛府業招刑由之職不感守讀謹推于臧
自經云作佛像之功諸斗量祷以有書摩碑邱以無窮
至若青鑒之畫降支一金之禮晃妻戲爲之由以草木
思見之而劍稱檢其猶蛻現其生羽金其報而設今乃
釋至誠從靈感銅乎尚禹全乎于于皮箴鑄于神仙之
山卜貞吉于大土之數其稍功累德豈可以婆以誰而
言之貴或曰梁武帝之隊釋氏吉今靡倫奚韓應之昧
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數不隆釋氏之合所以後也
大奈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奥化人

葢殊跡而同歸彼背恥于茲有故一夫不獲若已爾萬學中此濟度外爲數汝欲民一有情悉皆成佛衆玄帝則不然以尺之川之力利將三自新功說德訓解諸已噫德兆而不乳於頂額以言覺所勿私所以德也今我公爲邦則忠孝於君親敢人則父母於生民造塔四其一日壽山以昭皇帝孝再感西遇發誓願以報維羅兮車鶴之復官閩其二日報恩多寶定光追萬於先世其三其四大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窮壽五藏其二道於上其三附於壽山定光六王意同乎塔丹三具齊玄干僧或干佛疏于誠首則君觀文聞下旅人民面已子武況斯佛已之而不已故其地出明珠南出刪朝塞大遠花妙品之業卑業馬瑞幡鐘嬰塔周乎多實之海老大其元賜之如發靈感之若此財觴一樑衍一方斯賜賜矣皆與發示論哉某是類齊筆而集娩也其詞日九入佳夢錫成鴻鎔客光法相鋼孤金肩抗懷現形退合有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趨百莫混世鬧設於地之殊西域甌初東塞鰲隅臣德莫靡惟十磨屯其業落飛作變瑞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若蒲蔽獨得不林仙花岡謝惠日征示益一方盤不其都是時西天國聲明三藏來窟

遊珠門

福四年春正月乙未設二十萬人齋於開元寺殿號無遮夏四月梁王晃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開平五月己卯梁加王兼侍中冬十一月梁封福州閩縣坊琦里古廟爲昭福祠從王請也是歲以九仙山爲萬歲寺請爲梁主祝釐表額曰壽山

開平二年春正月梁詔改福州福唐縣曰永昌

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梁加王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閩王五代會要作開平四年秋八月淮南遣使張知遠來聘辭上倨慢王斬之上其書於梁始與淮南絕王雖遠

有一方庸舍甲胝氷常昇於夜常羈麻覆覓刑海賦公私富實境內以炭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於汴沒溺者什四五通鑑註云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涔江掠洌港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沒溺者衆

開平四年　月命員外郎崔　楊於南海是時大

官縣西湖廣至四十里灌溉民田無算

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五月梁大赦改

十月置閩清縣於梅溪場隸福州五代會要云閩清縣梅溪白寰通典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爲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爲閩清縣是歲遣使致

於南平王改長樂縣曰安昌同光初復舊以鎮州爲延平

鎮

乾化二年夏四月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六月梁主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梁主遇弒友珪改元日鳳曆

乾化三年春二月梁友珪伏誅均王即位於東都復稱

乾化三年遣使者來宣詔

乾化四年　月天雨豆於境內

貞明元年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是歲王奏封龍驤侯爲宏濟王故閩越王郢第三子也舊有祠號唐通時封龍驤侯置鉛場於汀州寧化縣十國紀年云寧化縣出鉛置鉛場

貞明二年冬王與吳越爲昏吳越牙內先鋒指揮使錢傳珦來逆婦是歲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貞明三年冬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是歲王爲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王鏐之女

貞明四年夏六月吳將劉信攻虔州譚全播來乞師王出兵屯雩都以救之秋八月聞楚敗引還

貞明五年[redacted]月王夢梵僧數百輩奕奕有光所至處有雙檜並池而秀一僧前跪曰王能飯吾于此乎及旦訪得其地而築室焉命池以洛製榜曰息亭 丁且進西[redacted]法號寶□寺凡二百六十七後屬吳越首□二十七年復建寺二百二十一

貞明六年冬十一月誅僧浩源及其黨先是王承制加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由是延彬驕縱與浩源通謀遣使浮海貢於梁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浩源等伏罪黜延彬歸私第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龍德二年　月鑄大鐵錢以開元通寶爲文仍以五百文爲貫 陶岳貨泉錄曰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重亦以開元通寶爲文以五百文爲貫俗謂之鋌與銅錢並行如□貨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同光冬十月梁亡是歲王於城西南張鹽治十三所備銅鐵三萬斤鑄釋迦彌勒諸像唐主賜額曰金身報恩之寺王又沉金銀萬餘兩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爲軸玉飾諸末寶綠朱漆爲龍腦其中以誠藏媚 翁承贊為碑銘 仍改永昌縣曰福唐避唐廟諱也

同光二年春二月王遣使入貢於唐夏四月莊主引兵入寇屯汀漳境上擊之敗歸五月丙午唐加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冬十月進萬壽節并賀皇太后到京金銀象牙犀珠香藥金裝寶帶錦文綵成菩薩旛等物於唐

同光三年夏五月王寢疾命子威武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冬十二月辛未王薨 錄見忠懿王廟碑云王審十二月十二日任巳通鑑目錄十一月庚寅朔則十二月當爲庚申朔辛未十二日也又福州志云閩王審知以五月□□日□節事相沿至今郡人殆用初四日爲節此志之異耳 在位二十九年 □□ 丁巳謝威武節度使至同光三年乙酉薨實二十九年九國志稱五代史皆以爲元年卒者非也運歷圖云同光二年卒其說爲允 年六十有四諡曰忠懿葬於福州城北鳳池山明年尊曰昭武王長興三年改葬蓮花山有後唐所賜神道碑張文蔚撰文 別僞□五年發屯道三十人盜發閩王家冢門望甚而寒上罵人之發廣知屋前祀于諸像具以列五臣香用金玉珍寶器稷寢紅柘二王夫人也諸像具以分物不均爭於敬安財得具金跣朕下帶亦懸已而訟於臺司副使李壽象叔事鄰櫛補治之嗣遂自首上號服及帶而謝生狂

現者自吉口發當須万造物宜出其家紫步小物皆備
蔑焉及是接諸徵物帶工繪像懸堂中明方而大耳上
月弓鼻紫面修豐儼然可豈四剛杉盡獨中心如故內
一木椀其底寸許如觀優瑩如金色召同同辨之日此
玻璨梳乃鏡現像及墳中物十之一而秀冲史鄭浩爲
王治梁浩言墳小憾棺拂之可動基已甚緣墳前石人
石歐製極
工巧云
龍啓初追諡昭武孝皇帝加肅元瘞
作武皇帝
廟號太
祖陵曰宣陵宋開寶七年吳越國王以太祖舊第爲忠
懿王廟塑太祖像及孟威等二十六人像以侑享焉是錢
忠懿王廟碑文曰君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
伊爾交其戎功及恭國道濟爲民生居土茅設賽烏食
者求詳韻史罕有其倫是又賁石立祠皆因遺跡河寫
致予實表昔功故翌人之翰也法施於民周祀之以勞
定國則祝之若黑防稱賓日諒祭帷忠鑿王弄蕊祭氣
公名審知字言通進上氏本瑯邪人泰將鑿三十因代
孫高處墫塞貞元中爲光州定壕字有善攻以及民因
遜家及是郡遂世爲國始人矣曾祖友贈光謀家庄沒

襲玉歐秘書少監皮信梁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國巨
木好後厚老以器根九由袁河木自伯源西析遜若氏
辟陳之氣豈生命曹之才公郎太周季子也形質鬼秀
機辨明毅貝莫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翁鈴之男者盛
詩智謀碧郊五奥之書暗合爲人之敵遣延扉其義勇
歸退推其孝弟常有善相者前公之門觀其昆弟三人
口宮壽皆一體也面季賞位極人臣自是公稱貫之尋
遇勝鄉興慧在原輪念恭事孟仲顯若父焉氣符末盤
翰余承堯毛屢落學牙吮血中原正苦泉傷殘淑未參
裳呂海叢發奠征聚公蓄據戲之氣貞羅横之才悔成
擬弾聽鷲轡孤自書日大丈夫不能安民孝物豈勞慮
生中熱是以夜將侍償之　相拯溺株焚之志豪倓相
討猴食不忘難大賜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璽
終同追電之蹤歸王緒者漫巢冠之戈矛盜霧郎之士
字達言得志迷傳無脈但思於弱由強吞嘗窮其幸從
業稱因乃大掠部歸旁　　　復吹士民以廣際伍於
是公之足季咸與爲及泰宗惟稱弄五貞過役酉境錯
內之嬰城之詩外無善鄭之助遂率衆以作寘欲避地
南偷安玉石俱焚流能分別對襲當路無匪經撲寺搽
早當區之中偶前尚孩害之後凡盤薦翰靡或支吾自

潮瑯拯沖浦有好民其許戾言焉延其登必亡對兵居
不威人懷佩恆狃計驟者終爭敗了妨尊籍者爲能長
久勤蓄自疑之志儔乎討義之必適嘗帚宗不遐遂爲
部下所害公素毀減信眾涉兆危說負出棃之才仍請
式事之術且兵不可以韌上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
而立之公孫下推謀事長必頃蔣與情之有屬在公薦
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常若巖訓嵩有弟爲大將見
君其下者乎遂奏長兄潮以師其槃仍礎情爵爲彼理
之地公由是惡道遂之多便禮貢賦之不通實從致理
二方冠平舉盜外機征綿中則總帶違籌之勝貿損郡
然帝之殷清可待大順冬鼎寮遠士兵馬使
范辟奪有印以自尊奉匯緘而不逝恣行詠發閒事撥
擴人侃頹于倒懸時令嘗於逆取公北錄觀常以因得
從詞逢舉勤王之師以沖币民之義明事支甲身臨失
石一年而閣年而擊學達窮范郵偏月欲
遜來網雖甚慕尋蘇人粟首以敵公說蘇元惡乃布優
恩凡曰吞從惡命符遂用仁信兇郡下行慈恩以憶民
會未後何巳開致埋百姓受之如矣母三軍畏之知諸
明又能成功不居薦德無興遂迎長見翊懸理足翔循
請仲兄邦造居濤邦武書王表奉諸侯壽平大甚吳越

盡蘇於聯嚴江雅咸來於專征以其詭務書勁遠東嵩
振蓮奏授本篤康寮及泉州符印借命馬尋朝廷以宸
海把災久勞賓武東南満亂殺庇吾民俾提虎威之推
禧穆之惠逢升本州爲威武軍授朝節度饒察處
置等依仍以公爲節慶副使變勳襪也道元見班諸衆
庭錄依公乃弱受巡言式炊朝命明年春帝恩寇隆人
徵是從初授公發校刑部內書成武軍節度兵馬副大
發將委什遣之任飲居蔵聯之勞一之日調習要雄二
之日蘇息拔藻用心數月善政關大康是進端後之資
正元戎之信燕增府策軍巘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推擢
從鼓單之任未農驗居使相將錫戶封方綏推被之
寄九禧乘釣之力當多雞未租鄰同指臂之相弱及其
際有歸實輸股脏之別用式貿補簽俾重姿帷犬復元
羊衆正號綱重光帝鬼言念七隔之地符八往之功
特頹遲忍用越倫等德武庫收十二枝列決來門非豊
例也自是日鏈百麻歲達九遜公致君愈動遁職無息
萬里翰貢川陸不祭其騎一心尊義風雨不敗其誥鄉
呈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爵懋德豈限尊章天前元年
女門乃封鄉鄉郵王食寶封一百戶尋爲龍蚯起陸戎
丶生衆人心不歲於有駐天命巳歸焚裕宋公郊徽不

祖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常衣緇袴敗乃取酒庫酢袋
而補之一日有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為獻太祖視玩
久之自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適奢侈之本今沮
之俾後代無為濫也性好禮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
仕宦又招四門學以教閩中秀士閩書云王氏義學在府東門外招來
海中蠻裔商賈資用以饒時四方竊據有國其稱帝者
大祖曰我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也或曰惠
宗僭號以御服被於太祖之廟太祖寫步於惠宗責之
不肯服其驕奢有如此
論曰太祖兄弟英姿傑出號稱三龍據有閩疆實賢

士衣冠懷之抑亦可謂閩國之雄然迺卒之臣服中原
息兵養民大指與吳越略同豈非度量有過人者遠哉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杭州沈　佳昭嗣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閩二

嗣王世家

嗣王名延翰字子逸太祖長子也太祖既薨延翰自稱
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
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未幾本為邕等所斬通鑑天成元年正月作陳本
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而好藏書通經史

同光四年春二月唐莊宗得延翰權知軍府事奏三月
辛酉舊史作辛亥授延翰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遇弑明
宗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冬十月延翰乃
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將吏曰閩自古王國
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己丑
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擬天子制
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崇考忠懿王曰昭武王改
延平鎮曰永平而猶稟唐正朔焉自是驕淫奢侈跨城
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
城複道以出又殘暴蔑棄兄弟襲位裁逾月即出弟延

鈞為泉州刺史而建州刺史延稟者故太祖養子素與王不協時王多取民間女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有隙而延稟以采擇事復書不遜王益大怒十二月延稟遂與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王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王與妃崔氏共弒先王（五國故事云或言忠懿暴殂薄陵之媢故也）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

惠宗本紀

惠宗名鏻（通鑑作璘今從五代史及閩書）初名延鈞太祖次子也延稟之寇福州也既弒嗣王而延鈞是日始至（歐史閩世家云明日鏻兵始至今從通鑑）延稟開門納之自以養子推延鈞為威武留後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延稟還建州延鈞餞於郊延稟臨訣謂延鈞曰善繼先志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銜之遜謝甚恭而色變夏五月癸丑唐明宗以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琅琊王冊文曰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使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琅琊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延鈞拱北華星闕南巨鎮五馬之榮光首出八龍之貴寧州府既聯珠符仍徙金節在鎮無虞故推符居之賢當樂有徵大叶楚入之祥而又心傾葵日義懸浮雲建溪之誓帶如河閩嶺之礪山齊嶽受風紀在臣節彌堅是命爲建牙旗開玉帳錫以油幢瑞節廣其緣永之恩寵冠列藩貴同親骨以節而表衮賞其戶而增其租示貴榮仍加懿號勉膺殊渥永保令終可依前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威武軍節度福建等州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琅琊王冬十一月貢犀牛香藥珍珠等於唐

天成三年秋七月戊辰唐遣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騎常侍陸崇進封王為閩王冬十二月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地多僧王弓量田土第為三等膏腴上等以給僧道（閩有引川之名）其次以給土著又其次以給流寓科取之法大率視唐稅而加重焉是時巨蟒見於宮為右山長六七丈色如黃金王命瘞土冢之鎮以佛殿天成四年冬十月戊戌進謝恩銀器六千五百兩金器一百兩錦綺羅三千疋於唐并犀牙爪角真珠龍腦象牙白氎紅氈香藥等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冊府元龜云三年延鈞表兄延宗為建州節度使兼中書令）稱疾退居里第請命

癸唐以建州授其子繼雄與子唐部繼雄爲建州刺史

長興元年春二月唐改元長興夏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王遣使賀唐郊禋貢白金七千兩又薦牙香藥金器百兩是時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二都（按五國故事云武肅忠懿王之親兵也以叔父名之今又易拱宸控鶴都宸閩威又都聯衛都）

長興二年夏四月王延稟聞王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擊西門繼雄攻東門王遣從子樓船指揮使仁達拒於南臺江仁達伏甲舟中僞降繼雄登舟撫慰仁達乘機斬之首梟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出兵

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走甲辰追擒之王見延稟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王囚之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五月斬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命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先是福州有王霸壇煉丹井壇旁皂莢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復有白龜浮出會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王以謂應己遂於壇側建宮極土木之盛而巫者徐彥林盛韜與守元皆用左道以進秋七月唐封故閩越王無諸爲富義王從王請也冬十二月陳守元稱寶皇之命謂王曰王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丙子王命長子威武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避位受籙道名元錫

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王復位夏六月王聞信神仙之術遣陳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天子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六十年後爲大羅仙主徐彥等亦附會曰北廟崇順王常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王益自負始謀稱帝上表於唐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爲尚書令今已薨請授臣爲尚書令唐不報遂絕朝貢（閩叢談云閩王繼自謂太乙神淵逾年雙鶴翔西下遂謀僭號）

龍啓元年春正月黃龍見真封宅王更命其宅曰龍躍宮又造東華宮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遂詣寶皇宮受册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五國故事云後自稱五十舉之數翊書曆之）改元龍啓更名鏻（時金陵人於閩易其名曰）建學文祖立五廟封高蓋山爲西嶽（遂吳感得）以僚屬李倣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帝初不欲盡兼尊稱閩國皇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且稱翰林學生乃止又郎位時帝既被袞冕恍惚不能自知久而方甦許飯館三

百萬緡經二百藏尊少安五國故事云殆其誥寺所寫經文藏中明其事是
月唐閩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遂以傑爲如京使侃
固求北還不許帝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
差安夏四月封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五月福州地
震帝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幾初唐武帝府舍
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所費不貲秋七月戊子帝復位
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以聚斂求媚建州土
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求光罪治之光怨懟帥衆
萬人奔吳九月帝從子繼圖謀反伏誅是月殺樞密使
吳勗冬十一月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爲皇太后十二月

以福州爲長樂府改閩縣爲長樂縣升永貞鎮爲永貞
縣感德場爲寧德縣歸化場爲歸化縣大同場爲同安
縣桃林場爲桃林縣又改侯官縣曰閩舊長樂縣曰侯
官族誅從子親從都指揮使仁達是歲吳光請兵於吳
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帝遣
使求救於吳越
龍啟二年春正月上元節御大酺殿召宏文館直學士
王倜等觀燈賜宴是月吳蔣延徽敗我兵於浦城遂圍
建州帝遣上軍使張彥柔從弟驃騎大將軍延宗將兵
萬人救之延宗軍及中途士卒不進請薛文傑臠食之
帝亟遣使救之不及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
與臨川王濛善恐奉濛以圖興復召之歸延徽引兵以
北我兵追擊敗之已而遣使求成冬十一月辛亥泉州
如皇太后母家詔沿海居民皆徙恐得耕土是歲有野
鹿入東門帝曰鹿土地雖小不可居東鹿也聞語以
兩浙爲東鹿故及之云後閩州卒歸吳越人謂有先兆
永和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立淑妃陳氏爲皇
后帝兩娶劉氏皆美而無寵后本明武帝侍婢金鳳帝
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二月設飯僧會於甘
露堂時甘露堂前不斷二株茂盛宮人修焉大將春時嬪娥繡新芽堂中設飯僧會夏六

月以宮人李春燕賜福王繼鵬冬十月帝素得風疾后
與幸臣歸守明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惡之莫敢
言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帝而后族人匡勝復無禮
於福王繼鵬繼鵬又與弟繼韜久相怨因與倣密圖數
人己卯帝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帝必不起使壯士持
白梃殺可殷於家庚辰帝疾少間后訴之帝力疾視朝
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
帝聞變匿九龍帳中亂兵刺之不殊宛轉未絕宮人不
忍其苦爲絕之后繼韜及歸守明陳守恩匡勝皆爲倣
所殺帝立凡十年薛氏五代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路氏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延

僞紀年通鑑皆云在位十年蓋惠宗以天成元年自立是歲丙戌至永和元年乙未正當十年兩五代舊史九國志俱誤也又惠宗改元永和實在唐清泰二年是歲冬見殺而五代舊史九國志但書閏皆與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惠宗見殺在天福元年皆非亦誤也諡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歐史作諡惠皇帝廟號太宗今從通鑑）惠宗未殂之先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立盡又芝生於殿門占者以削不祥未幾遇弒

康宗本紀

康宗名繼鵬惠宗長子也惠宗既殂明日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上先皇帝尊謚既而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

李春鷰爲賢妃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罪心常自疑多養死士帝患之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陰圖倣延皓詐爲親倣倣待之甚厚冬十一月壬子帝大享軍延皓伏衛士於內殿伏倣入執斬之倣部兵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奔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后與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弟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弟繼恭爲威武軍節度使以六軍判官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未幾以直言放翹歸永泰（九國志又作永春）十二月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是歲復改長樂縣曰閩興縣曰候官候官縣曰長樂又改桃林縣爲永春縣建明威殿

通文元年春正月帝改元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改元天福辛巳唐主自焚元武樓唐亡國人聞之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我君何是歲詔以金錢市馬得良馬五賜號曰金毅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驊騮郎驍騎公

通文二年夏四月作紫微宮以水晶飾之（通鑑云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遣使諸州伺人罪匿夏六月方士言白龍夜見螺峯詔建白龍寺命吏部侍郎判三司蔡守蒙賂除官

鬻貨求上是月令醫工陳究以空名堂牒鬻官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冬十月命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都下庚子齊主誥遣使來告即位是時國人貢建州茶精製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

通文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illegible]月遣內客省使朱文進如齊賀即位（五十級是五十）冬十月乙丑遣弟繼恭進奉天和節并貢重午節白金五十兩於晉又進金器六事金花細鏤銀器三千兩眞珠二十斤犀三十株銀裝交床五十副牙二十株又進大茶八十斤香藥一萬斤朱符銀鋌

銀二百餘通簡箭三函茶又進五色桐皮扇子海蛤麋
鞸瀰焦葉木瓜等物十一月晉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
賜禮使封帝爲閩國王賜帝赭袍戊申晉封威武節度
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帝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
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是月諫議大夫黃諷與妻子
辭訣入諫帝欲杖之諷不受杖黜爲民是時諸州各計
口算錢謂之身丁錢民年十六至六十免放稅漳泉二
州折米五斗宋時取官斗數是閩時五斗得七十二升凡江湖陂塘皆有賦閩中鹽建富戶賦之文獻通考云先時淮南二爲之時惠丁前及虛實漢將果無之逮詩納官錢或入戶古賞輸課或官道史十新宋太宗閩其弊盡除之又有情圖本得計內遠穗鬼鳴螺蛛柴薪鬼錢林木錢讀田水利等名皆閩國舊制國朝蠲省

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帝辭疾不見命弟繼
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他日與劉乙
帝怒損還無所答繼恭遣禮部員外郎鄭元弼隨損入
貢於晉三月命六宮設三昧宴清異錄閩相春除宴後苑應對滿李訓日綱陀羅經云雨大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內代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以道士譚紫霄
爲正一先生是月有虹見於宮中夏四月巫者林興傳
神言宗室將爲亂之兆帝乃命興率壯士殺叔父延武
延望并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內庭五代史云起三清臺三層鑄寶皇
大帝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從道士陳守元言也凡用
黃金數千斤日焚龍腦薰陸諸香無算作樂於下晝夜
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成無大小皆與陳守元命決
之六月罷建工錢選六軍諸衛更其名曰宸衛以李
倣總將五代史作錫今從通鑑爲六軍上將衛李長殷林興寵
泣宗朋首氣素言宮中有災乙未徙長春宮通史云帝宮避災
宮爲長夜之飲強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
繼隆以醉失禮斬之又屢用猜怒誅宗室左僕射平
章事延羲帝叔也陽爲狂愚以遠禍帝賜道士服置武夷
山中尋召還幽於私第秋七月乙巳大夫宮殿災
初帝募勇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賜予給賞獨

厚於控鶴拱宸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爲亂帝欲分隸
漳泉二州二都益怨望五閩故事云帝初立而忌拱宸王之御都惡之衛兵先拱宸武軍名宸衛以所籍宸衛軍名衣以擇衛都帝食其之名籍中令所給衆賜復數倍於宸武威武頗甚
控鶴都將朱文進拱宸都將連重遇又數爲帝所
侮慢二人懷不平帝以微言激其軍會是帝命重遇帥營
兵除燬北宮求賊不得頗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
內學士陳郯漏其言於重遇閏月辛巳夜重遇入直率
二都兵焚長春宮作亂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爲萬歲五國故事又云閩中延羲於是改衣出之復召外營兵共攻帝帝獨宸衛
都拒戰帝與后等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

都敗積餘衆千餘人來帝及后等出北關洪史云昶與愛將子弟將門衛士斬關而出宿於野至梧桐嶺衆稍稍逃散延羲命從子繼業追及於村舍帝素善射引弓殺數人頃之追兵大集帝知不免投弓於地繼業與俱還至陀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及諸子黨恭皆死陳守元易服將逃亦死於兵宸衛餘衆奔吳越重遇誅蔡守蒙毀以賣官之罪誅之永隆初諡帝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帝性狂躁卽位之初常欲練兵襲吳乃於殿庭設大沙羅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階際裁數十武沙羅復甚寬廣果一發命中左右同

聲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帝大悅遂發兵至境上吳人聞之無所詰責第曰想其有大志耳器質成之也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嘉興李貞秀武曾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校刊

閩三

景宗本紀

景宗名曦初名延羲太祖第二十八子也五代史曰王審知少子延羲在私第時有白烟一穗忽起庭石之上道士方延羲嘗密召天師陳守元禳之守元曰未必不為嘉也陳鴻閩中考云延羲故宅傳今廣城寺天福七年捨為承天寺今羅漢院未幾連重

遇弒兵來迎延羲謂景宗使收之急逃廁中久之乃出及康宗遇害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今名將通文四年閏七月壬午也是月改通文四年為永隆元年按十國紀年徐氏書五代史閩世宗實錄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運歷圖紀年通鑑皆云通文四年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惟林仁志閩中記運圖云通文四年己亥閏七月延羲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今從之赦繫囚頒賚中外記以宸衛弒先主赴鄰國且移書以改元告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下又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使者鄭元弼至大

康宗書求用敵國禮許之大怒[illegible]
而紹延并令元弼與進奏官林恩得遣歸已而州兵
[illegible]學鄭據言 鄭頃言江南帶發宜下元弼恩於[illegible]
二月王作新宮徙居之
[illegible]春正月晉主遣將鄭元弼等詣通文中常[illegible]
[illegible]遣使於契丹至是契丹主聞晉內使臣降路曰閩國
歸鉤鍉付荷榮放其使人令還本國故皆有是命是月
上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 通鑑[illegible]
[illegible]延政數以書諫之[illegible]
[illegible]事排其政[illegible]
大舉起兵建州軍致黎使[illegible]監南鎮軍[illegible]

[illegible]一曰其與延政之事不協詔延政曰公反
[illegible]從延政[illegible]兵攻之[illegible]與潘崇[illegible]
將西路戍兵皆潰二月潘綜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
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建州城西行真軍建州城南皆
阻水為營焚城外廬舍延政乞師於吳越王戍吳越命
[illegible]閩節度使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率兵四萬援建州
三月戊辰延政遣牙兵三千道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
[illegible]道[illegible]將林漢徹敗我兵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
[illegible]募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師逵營因風縱火
城上鼓譟應之戰棹都頭陳海殺師逵眾遂大潰戊寅
稍引兵攻行真寨建人冰涉水行真及將士先遁走死
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兵始盛
丙戌遣使聘於唐夏四月吳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我兵
已解奉牛酒請班師仰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
政懼復乞師於王王以從子泉州刺史繼業為行營都
統將兵二萬救之以移書諭吳越出師之故別遣輕兵
絕其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大破吳越兵於
城下俘斬萬計癸未仁詮等宵遁是月唐主遣客省使
[illegible]奉詔諭王與延政連和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
[illegible]書[illegible]來福州與王盟於宣陵已而猜恨如故秋七

月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乙丑晉賜鄭元弼等帛遣歸
是月度僧萬一千人民避賦者多與焉冬十月王因
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 通鑑注云常稱大號責王親為之也 十一月
甲申晉以王為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十
二月遣客省使葛裕如唐賀仁壽節建文德殿 閩中考云當權[illegible]
罷延禧殿又有文明殿九龍殿長春宮東清門金德門諸名
永隆三年春正月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以建州為
威武軍自領節度使王以威武本福州軍名不許乃以
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復改
鎮安曰鎮武而稱之夏四月王以子亞澄同平章事判

六軍諸衞封瑯琊王庚戌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弟延喜以歸時延喜爲汀州刺史疑與延政通謀也六月召從子泉州刺史繼業還賜死福州邵州并殺其子於泉州王聞延政以書招繼業也明日族誅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宗族勳舊相繼被殺人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切諫貶漳州司戶國計使陳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商算之法請日進金因有是命已而歲入不登匡範貸省務錢足之及匡範卒事覺命斲棺暴尸棄之水中以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人輸錢除官從之秋七月王自稱大

閩皇領威武軍節度使與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潘承祐請延政息兵修好延政不聽是月以從子泉州刺史繼嚴得衆心召歸酖殺之九月以瑯琊王亞澄爲威武軍節度使改號長樂王冬十月壬子使者至汴貢晉白金四千兩象牙二十株葛五十疋乾薑蕉乳香沈香紙刑諸物謝恩加官又進重午節白金一千兩細葛二十疋海蛤檳榔扇等物癸丑獻晉度支商稅錢八千八百八十疋是月王即皇帝位同平章事李敏卒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永隆四年春正月立司空李眞女李氏爲皇后四月遣尙食使林宏斷斃於唐三月進封長樂王亞澄爲閩王夏六月乙丑晉主殂丁卯富沙王延政寇汀州帝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將林守亮入尤溪大[illegible]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令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延政攻汀州凡四十二戰不克秋七月解去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我師丁酉兵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將軍不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敬忠爲建兵所殺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八月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事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

不受丙寅宴羣臣於九龍殿以減酒殺從子繼柔并賛者一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五代史曰王延羲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洪氏泉志有永隆錢又云其錢徑寸四分重十二銖二參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平漫製作不精以鉛爲之）是月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常矯詔掠取良家子爲御史劾之廷英詣帝自歸獻買宴錢萬緡（一作千萬）明日又獻皇后錢鉅萬乃得不劾未幾復召爲相冬十二月以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仁遇帝甥也以姿容得幸光準常侍夜宴以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輒殺

頸繫獄中明旦親勅召復其位五國故事又云延羲又辭甚命以宰相爭華棄市而事方大醉臥於市中唯呼其翔舞已行刑者不敢殺因殺之非所明日延羲覺觀朝使召卑左右問使求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知是夕又宴侍臣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已而醉解釋之他日帝又曲宴羣臣皆醉去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舍之帝好為牛飲荒淫無度嘗以銀葉為杯賜羣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為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即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釋手

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冬十二月遣徐續如唐賀仁壽節是歲貢晉白銀二千兩花鼓六面象牙十株紅蕉二百匹蟬紗二百匹餅香沉香煎香六百斤朔望六百斤肉豆蔻三百斤又進白金四千兩海蛤十斤貢蕉二十匹充端午天和節

永隆五年春正月富沙王延政稱帝改元國號殷三月帝立尚氏為賢妃己卯唐主璟遣使如金陵弔祭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殷將陳望等寇福州入於西郛既而敗去六月發故相王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上疏諫數百懸頸於樹以死是月帝嫁女[redacted]公主朝七有不賀者十二人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得釋贊竟以憂卒是歲侯官縣醉老峯一夕風雨如數千人諠譟狀旦則三字倒立先是咸通中許遂為侯官令謝字為石山人謂其峯曰醉老峯

永隆六年春正月唐遣書責我兄弟尋戈帝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三月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獲罪康宗時懼國人見討相與謀之閩帝果於誅殺常遊西園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朱連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以諷文進重遇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

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帝不應二人大懼會皇后尚賢妃之寵欲圖帝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乙酉后父真有疾帝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拉於馬上而弑之五代史又云六月三日曉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復殺王氏宗族五十餘人鄭元弼抗辭不屈將奔建州亦被殺已而葬帝於福州之　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入孝皇帝廟號景宗先是太祖克福州日桃林村中一夕地震有聲如鳴鼓數百而比旦視之禾稻皆倒插土下厥後奄有全閩之地至是桃林復有鼓聲禾稻亦倒

懸土下不數月遇禍而王氏隨滅興亡之兆如一轍爲識者異之

天德帝本紀

天德帝名延政（閩書作元惡一作延正）景宗弟也（歐史閩世家以審知子）景宗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景宗肆爲酷虐延政數貽書切諫景宗怒舉兵相攻兄弟遂成讎敵久之延政以建州開國自立爲帝國號曰大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升將樂縣爲鏞州以永平鎭爲龍津縣尋置鐔州（延平鎭閩王延羲已改爲永平通鑑云以延平鎭爲鐔州似小誤）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然牙恭及接鄰國猶如諸鎭禮夏五月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命例官閭勸歸私第是歲加封故齊昭王延稟爲武平成肅王

天德二年春正月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董逌錢譜曰建州王氏鐵錢文天德重寶背文穿上有殷字洪氏泉志曰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故錢文爲殷字通寶通寶之異所當辨錢此一品耳）是月唐遣使以書來問兄弟何故相尤隨答書斥唐奪楊氏國唐主怒遂絕和好三月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文進遂自立爲閩王帝遣統軍使吳成義討之不克秋八月癸丑詔以朱文進爲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冬十月帝遣陳敬佺將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將兵二千屯長溪十一月泉州指揮使留從效與王忠順董思安執泉州刺史黃紹頗斬之請皇從子繼勳主軍府事遣副兵馬使陳洪進來獻捷且函紹頗首至洪進過尤溪福州戍兵數千人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殺朱福州吾儕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帝以繼勳爲侍中領泉州刺史從效及忠順思安洪進皆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殺刺史程文緯奉皇從子繼成權州事汀州刺史許文稹貢表來降十二月癸丑晉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攻泉州鉦鼓相聞數百里（一作五百里延誤）帝遣大將軍杜進將兵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帝復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文進乞援於吳越遣子弟以爲質是月唐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同樞密副使查文徽帥林待詔臧循入寇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閩漳泉汀三州已降於我而鐔州將張漢卿復將兵八千人將至文徽退保建陽循屯兵邵武邵武民導我兵襲破循軍執循歸建州斬之吳

成義聞唐兵至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至矣福人大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奉國寶丁酉南廊承旨林仁翰刺殺連重遇於第福人復殺文進迎成義入城於是函二首送建州

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帝歸居紫府帝以方有唐兵未暇就都詔以福州為南都（入國通志及閩書皆作東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復國號曰閩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還軍使以領之一曰南軍謂拱宸控鶴兩都）詣建州以拒唐二月唐查文徽請

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會兵數千人寇自崇安進屯赤嶺帝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帝命督望戰趣之再三望不得已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別使奇兵出我師後我師敗績望戰死思恭僅以身免帝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將兵五千來建州分守要害三月著作郎陳繼珣指揮使李仁遇合謀潛入南都說鎮遏使黃仁諷入府執皇從子繼昌及吳成義殺之（先是繼珣叛奔福州事景宗畫策取建州至是）

不自安帝不從遂[illegible]乙亥仁閩中貢獻皆入內月餘[illegible]達立僧卓儼明為天子稱藩於晉帝[illegible]之以仁諷安命紹事俄帝遣其將永軍五千會漳泉兵討之四月發兵至南都攻東關仁諷閉家族誅開門出戰大破其兵[illegible]與我兵死之（通鑑云[illegible]與入城殺之）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仁諷屯西門繼珣屯北門仁達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與汝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所殺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沉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

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累而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五月丁巳仁達請巖明大閱戰士陰令人刺殺之陽狼狽驚走已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是月唐兵圍建州屢敗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秋七月戊申福州援兵有叛志（是歲正月赴建州拒唐之兵）帝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併將遂歸援鐔州帝遣使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乞師八月唐兵圍建州久建人離心有謂董思安宜為

去就許思安誓不負王氏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先登建州城陷春明退朝錄云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城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毀殆盡帝出降于忠順戰死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迎之及城破縱兵大掠焚宫室廬舍幾盡是夕寒雨凍死者枕藉於道建人失望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皇從子繼勳以泉州繼成以漳州皆降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冬十月盡遷王氏之族於金陵唐以帝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保大五年改帝安化軍節度使降封鄱陽王鎮饒州九年徙封光山王五國故事云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疑非是未幾薨贈福王謚曰恭懿閩傳七主凡五十三年按歐史以閩歷國五十五年運歷圖則云五十六年五代舊史閩王列傳紀年通諸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五代史註又云六十一年諸說紛紜不一惟是閩亡之歲南唐書江南錄通鑑則云開運二年爲唐保大三年歐史則云開運三年爲唐保大四年此所未詳云

論曰太祖開國時相傳有僧陳騎馬來騎馬去之讖說者遂以司空拜泉州刺史爲丙午歲而五代史諸書載唐兵破建州爲保大之四年與讖語頗合至司馬公所紀司空爲福建觀察使始於景福二年而天德帝歸金陵則在開運二年與彼所稱傳國六十一年及五十五年何至不侔也今畧依涑水編年以次其大槩云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二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顧之瑜在衡氏閱
聊文周　昂少霞　校刊

閩四

列傳

留從效　陳洪進[丁文璽　文顯　文顓　文頊　陳無功　劉齊芮　陳仁璧　劉昌言　孫熙　徐昌嗣附]

留從效[五代史五國故事唐餘紀傳南唐書皆作從效今從通鑑]泉州桃林人後改永春縣遂為永春人父璋早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畧何背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為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興復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有如富沙王克復福州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十夜飲於家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賊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立至於是募敢勇之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垣而入擒紹頗斬焉泉州有繼勳者故武肅王諸孫也乃持印詣之請主軍

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為指揮使是時南唐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為吳越所有從效乘機稍其地乃以兵劫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唐元宗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國中五州之分自此始未幾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故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天德帝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及唐人雖旬失守從效因與吳越奉表於周世宗世宗以割地故不納宋建隆初唐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子紹基[一作鎡又作鎡]貢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來至而從效發疽甍[五國故事云建隆壬戌從效■自五月疊盛至顯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軍校頗有異謀一日先鋒指揮使王亡名請入省疾而從效危篤乃以毆之從效兄泉立張漢思為帥以陳洪進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聽又遣虎賁田亦不聽思使宋擊之垂用送同安縣為纂之未幾而殺]年五十有七唐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基紹鎡為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基入金陵紹鎡尚幼及其歿也州人立紹

鎰末幾銳軍陳洪進執紹鎰歸於府其將召吳越爲叛於是推立副使張漢思事具洪進傳中從效再從弟仁謙宋淳化中爲泗州長史與進俱不充未嘗妄子人太宗聞之召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

陳洪進字濟川先世本臨淮人已而遷泉州居仙遊縣之楓亭遂爲仙遊人幼有俠節頗讀書習兵家言長以材勇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以首送建州天德帝命爲本州馬步行軍都校已又爲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既歿少子紹鎰典留務月餘洪進推漢思爲留後自

爲副使一作西門指揮使時宋建隆三年也漢思年老不能治事軍務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並爲牙將內懷不平將有去洪進意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愕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顗皆爲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銀鐺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扃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

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即日遷漢思別墅遣使請命於江南江南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時宋平澤潞下揚州取荊湖洪進大懼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納款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葉皆萬計太祖遣使撫諭且以其事詔江南江南後主聽命於是乾德二年宋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顯爲平海軍節度副使文顗爲漳州刺史是年夏洪進丁家艱旋起復理軍府事洪進以每歲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民貲百萬以上者令爲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

及江南平吳越忠懿王朝宋洪進不自安遣子入貢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朝道聞太祖晏駕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三年四月朝京師禮遇優渥又增食邑加其子文顯爲團練使文顗文項竝爲刺史洪進因上表言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覲咫尺之顏疊被斯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鈞之味浹旬之內雨露滂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太宗嘉納之凡爲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遂授洪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留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優賜之後封杞
國公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已極上言求致仕優
詔免朝謁居無何病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洪進在泉州日方晝有蒼鶻翔內齋引吭向洪進洪進
覘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鶻馴擾齋中
數日而後去人多異焉洪進弟銛爲泉州都指揮使閩
贊中官漳州刺史
文顥字仲達歷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宋命爲
平海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及洪進朝宋授通州團
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又爲青齊鹽鐵西京水南北陝

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顥與諸弟不睦咸平初爲言者所
劾詔褫爵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卒
文顯初爲泉州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宋命爲漳
州刺史數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洪進朝宋授房州
刺史改康州端拱初出知同州咸平初知耀州徙徐州
坐用刑失入降官已而以洪進納土功復遷康州刺史
辭符東封命知濮州馳道所出供億頗勤至詔褒之改
衛州代還以老疾請致仕卒
文顗始爲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宋初擢滁州刺
史能召歸京師奉朝請景德中改光州以久次領和州

團練使歷知數州軍所至無能稱
文頊頗知書工畫本文顯子也洪進在泉州日有相者
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二子皆已領州郡而
文頊始生洪進欲應其言乃取爲己子錫名與諸子齒
文頊歷衙內都監使宋命領順州刺史歸朝爲通州刺
史改舒州卒
陳應功莆田人弱冠忠義自許宋太平興國初隨洪進
尚據漳泉應功諸洪進條陳古今天下分合之由備述
天命人心歸向之意洪進傾耳聽之遂納土於宋其年
游洋鎮寇發應功手軍前請爲先鋒竟爲賊所殺

陳齊鶴莆田人事陳洪進爲指揮使常勸洪進輸誠納
土兩全忠孝後洪進卒歸於宋齊鶴實有力焉
陳仁璧莆田人也仕陳洪進爲泉州別駕洪進既納土
豪猾有負險爲亂者仁璧從步謁轉運使楊克巽畫策
平之宋授仁璧爲陽翟主簿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也七歲能屬文辭藻贍麗
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洪進遣子文顯入貢汴京令昌言
偕行宋太祖親勞之太宗時洪進歸朝召昌言覽洪進
表委命諸心非劉潤色邪洪進改鎮徐州又辟昌言推
官後舉宋進士判審官院未幾爲諸審副使累官正

部侍郎咸平二年卒贈尚書有文集三十卷（太宗時錢注言召對論忠奏對稱會太宗喜曰我亦今得其才注卻北首言書作下第詩云惟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禁闈花人皆誦之）

徐熙字大雅南安人父居讓從陳洪進為清源令洪進奇熙文以弟女妻之署以府職辭不就著楚雁賦見志幕職掌牋奏洪進歸宋熙應進士舉官終越州通判熙好學善談精筆札後以猶豫罹憤恚而卒嘗撰三齡駭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眾雲之客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獨遊夜雨空悲於斷雁

徐寅閩莆田人以明經除秘書郎陳洪進辟掌書記有勸納土洪進欲害之寅潛遁作京江南平洪進始悟其忠乃命其弟昌圖與陳仁恩奉表歸宋

論曰宋文進誅屠王氏少長無遺已爲盜據神器矣而從效以區區牙校削平羣盜奄有漳泉比至洪進納土再傳而姓雖曰人謀亦運會使然哉迄今傳承春從效故居其地有名留變者抑其流風猶有求泯者與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顧之珽在衡氏閱
耶華周昂少霞校重刊

閩五

列傳

泰國太夫人董氏
太祖后任氏　　龍啓太后黃氏
嗣王夫人崔氏
惠宗后劉氏　　繼后金氏　　后陳氏
康宗元妃李氏　　后李氏
景宗后李氏　　賢妃尚氏
天德皇后張氏

太夫人董氏太祖之母也王緒入閩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惟太祖昆弟扶母從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太祖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太夫人太祖等曰我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後以太祖貴累封泰國太夫人天祐元年太祖建報恩定光

多寶塔以貲司空野大夫人與福龍啓時惠宗立五廟
復追崇太夫人上尊謚云
太祖后任氏不知其世系太祖時封　國夫人居數年
薨葬福州之鳳池山後太祖亦合葬焉龍啓初追崇曰
　皇后
太后黃氏泉州人故威武節度推官滔之族女父訥祿
官工部侍郎太祖聘爲側室惠宗其所出也唐明宗封
爲閩夫人惠宗貢白金五千鋌以謝龍啓初尊爲皇太
后二年癸丑十一月　惠宗錫黃氏家廟田鋪從鄉木被綵錦
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居曰錦第溪曰錦溪泉院曰

錦溪院是役也惠宗命鋪書康靈秀山曰凡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平穩之地則不跌又太
后從子克家言地濱海遇秋日輒如城郭之狀惠宗因
命沿海屋覆瓦悉得黏土其加厚太后家如此薛文傑之
死太后與有力焉通文元年尊爲太皇太后卒葬靈秀山名之曰美貞峯
嗣王夫人崔氏博陵人或云補闕崔道融[illegible]女黃滔撰道融文有云寶王之紛嘉姻時艮輔蔑之
其貌陋而淫性極妒嗣王多選良家子爲宮人夫
人輒捜其美者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批其
頰又以鐵束侍婢而撻之練染血赤乃止復爲鐵錐刺
人面或錐其臂一歲中死者二十四人後夫人病見以

[illegible]寶夫人[illegible]之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后劉氏本南漢清遠公主[illegible]三年太祖爲惠宗
[illegible]之[illegible]已
[illegible]后金氏賢而不見答[illegible]而后寵益衰後
[illegible]不復見
后陳氏福唐人也金鳳外傳云福唐安縣人父侯倫少年美丰姿

唐末事福建觀察使陳巖以色見嬖得出入臥內與巖
妾陸氏通有娠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陸氏歸侯
倫生一女是夕有羣烏大噪因小字金鳳其姊嫁鄉惠
宗后也太祖入閩收殺鄉金鳳流落民間族人陳匡勝
收養之同光二年太祖選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年十
七性慶夸寵善歌舞通鑑又云惠宗婢也太祖召爲才人通鑑云太不審知
得其寵幸與黃夫人比嘗築水晶宮於西湖旁列亭榭
十餘里金鳳時從惠由子城復道中出遊然不及蕩惠
宗時御紫宸門宣見大悅封爲淑妃甚愛之龍啓元年
立爲皇后追封其父侯倫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長

家群夫人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如梁長春宮居之惠宗數於其中為長夜之飲作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頭左右光明如晝物宮娥數十掌杯盤多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遞進不設几筵酒酣裸逐媒笑以為樂（有傳六延鈞張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女裸臥又選文於日南造木晶屏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泥鳳借宁令府女附屏說之二月上巳延鈞修禊於桑溪金鳳之一宮雜衣文錦刺坐水次流觴之泉漿泉之云遊於遊近蓮中絲竹管弦奏樂陽日遊先三十於內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下釣龍大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上日龍作綵變東復采蓮舊歌與紅衣女青春不素社中渡爭花不適天日南湖鴛鴦齊飛斿亦如岸寨清渡渡水戀戀長春君王喜遊人生樂事育如市）惠宗晚年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守明狎因守明見通於后出入殿內惠宗常命錦工造鏤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一云織八龍帳身已為一龍）帳成進之守明日宿於內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李倣作亂后與匡勝守明俱見殺

康宗元妃李氏故惠宗甥女同平章事敏之女也累封梁國夫人康宗嬖李后遇夫人甚薄終於其位

康宗后李氏本惠宗宮人名春鷰。（一云李倣之妹疑非金鳳外傳云延鈞為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為棁琥珀為梁瓦楠柟為梁棟真珠為簾鏤金為柱礎）有色康宗烝焉惠宗已病康宗因陳后以求春鷰惠宗怏怏與之康宗嗣位立為賢妃行則同輿坐則同席及通文改元復立為皇后別造紫微宮為皇后遊幸之所土木之盛過於東華連重遇之亂康宗同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為皇從子繼業所殺（一云俱為亂兵所弒通文四年七月十三日也）葬蓮花山側冢上有樹生異花似鴛鴦交頸時人名曰鴛鴦樹先是陳后與惠宗亦葬是山後南唐師敗李仁達於古城亂兵發蓮花陵剟取寶玉后及陳后容色如生鮮血流漬山為之赤世遂呼其山曰胭脂山。

景宗后李氏司空李真女也永隆四年冊立為皇后帝酗酒恨景宗寵而憚之朱文進之亂實后激成之已而見殺

賢妃尚氏金吾使保殷之女也（閩錄作尚可殷之女今從十國紀年）永隆初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景宗最嬖寵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天德皇后張氏故富沙王妃也天德元年富沙王稱殷帝立為皇后

武肅王審邽（子延彬延美延武綸崇繼遵）

太祖從弟彥復　想

太祖子延喜　延武　延望　延宗（子繼業）

從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延附）　族子延嗣

審邽（五國故事作圭）字次都太祖仲兄也乾寧元年權泉州刺

史三年實授四年加工部尚書五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光化二年加兵部尚書瑯琊開國男三年加左僕射進開國侯尋授威武軍節度副使天復二年加司空三年加司徒進封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在政十二年爲人喜儒術通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以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閩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禮之振賦以財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韓偓中書舍人王滌右補闕崔道融大司農王標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勳員外郎王拯刑部員外郎楊承休宏文館直學士楊贊圖王倜集賢殿校理歸傳謚及鄭璘鄭戩等皆賴以免爲卒謚武肅王葬於晉江泉州嶺山徐寅撰墓碑文（碑文有皇考天皇貴者勳績之語人以爲實錄）

子延彬延美延武

延彬天祐初太祖承制拜平盧節度使權知泉州軍州事二年實授開平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右僕射封琅琊郡開國男尋轉司空四年加雲麾將軍乾化二年授特進階加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伯五年加檢校太傅權知泉州刺史四年加檢校太尉延彬再任泉州前後幾二十六年（一云十七年）吏民安之每發蠻舶無失墜者時謂之招寶侍郎會得白鹿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

延彬由是稍驕縱密遣使浮海貢梁求泉州節鎮事覺太祖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卒贈雲州節度使兼侍中葬雲臺山閩人亦謂之雲臺侍中延彬多藝工詩歌頗通禪理而性豪華巾幘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後輒以龍腦數器覆之先是延彬生泉州佛舍始生時有白雀巢於堂中凡三十年迨延彬竄還失所在人咸異之（五國故事云延彬日守一方延攬能爲詩者人皆容之詩見多爲所屈宅中常設待北人將求使忌閩人已形有甚其威請於閩側了如蹇貌凡以是冀其見意也延上徐寅常爲人生讀如賦後簡合求業於延彬延彬館書賦樂於扎尼籍之其風流多觀延彬有詩門兩待兩使泉家前試錄致薛行商務遊苔使將跪在酒扎亦寫惡豫列書人陪郭涕自育新梅俯荷藝衣展澄筵也苔與謝長河惜壽宣銘人多誦之）

延美龍啓二年官泉州刺史無何卒

延武永和元年任泉州刺史有能名詩加太傅進開國伯通文元年改建州刺史

繼崇延彬之子也長興元年惠宗署權判泉州事三年加檢校司空龍啓元年加檢校太保封瑯琊開國男

繼勳延美之仲子也當從政復泉州持州印詣其第請主軍府事時天德帝已新廢閩即命繼勳爲侍中領泉州刺史明年繼勳納款於南唐會李宏義爲南唐威武節度使繼勳致書修好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遣弟宏通治兵相攻（通鑑開運三年四月李宏義遣弟宏通將兵四萬伐繼勳）是時

從效爲都指揮使書異志賜以言休繼勛曰宏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軍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勛歸私第代領其事置勛兵擊宏通破之表聞於唐唐召繼勳歸金陵

彥復太祖從弟也景福初彥復爲都統同太祖攻范暉於福州親犯矢石指授方畧遂陷福州城暉走死頃之官泉州刺史終於其職

懲亦太祖從弟隨太祖入閩以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爲福州長樂縣令頗負幹材縣事以治

延喜太祖庶子也天德中官汀州刺史景宗疑延喜與

富沙王延政謀遣將許仁欽執之以歸後爲朱文進所殺

延武太祖之子也予惠宗爲諸弟通文時官建州刺史會巫者林興與延武不相能詐鬼神語云延武及延望將爲變遂被殺并及其子

延望太祖子也通文時官戶部尚書與延武同爲林興所誣因被殺并及其子

延宗太祖子也任汀州刺史有聲已遷驃騎大將軍太祖凡二十八子史所見者嗣王惠宗景宗天德帝而外止延稟延武延望延宗數人其行狀亦復不可考云

延宗子繼業

繼業嗣守汀州亦以治績聞連重遇之亂繼業追康宗於梧桐嶺康宗投弓謂之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遂弒康宗於陁莊永隆初改泉州刺史已而爲行營都統將兵救建州吳越兵遁還明年建州以書招之繼業與楊沂豐謀通富沙王會繼業還福州賜死郊外并殺其子於泉州

延[illegible]太祖伯兄司空子延與有弟延虹延豐延休司空皆令之而讓太祖知軍務事後不知所終又延豐亦司空子與先平

延嗣太祖族子也爲人鯁切好直言以道義自任當時

因爲唐五經光啓初隨太祖入閩梁篡唐封太祖爲閩王延嗣諫曰義不帝秦此其時也是時强藩巨鎮多僭號稱帝太祖不無心動延嗣反復極諫力言不可太祖雖不從其言然終身不失臣節延嗣亦與有功云

惠宗子繼韜　繼鎔　臨海郡王繼恭

建王繼嚴　從子仁達　繼同

景宗子蜀王繼澄　從子繼禾　繼隆

天德帝子繼祈　從子繼昌　繼成

繼韜惠宗次子也康宗爲福王時與繼韜不協亦欲之變同陳后死焉

繼裕惠宗第三子也康宗既罷繼嚴兵柄以繼裕判六軍 繼裕一作繼綸

繼恭惠宗子也 歐陽五代史及吳任臣九國志皆以繼恭爲景宗子誤 通文中官威武節度使康宗使上表告嗣位於晉明年晉封繼恭臨海郡王連重遇之亂繼恭與諸王並死於陁莊

繼嚴亦惠宗子康宗時封建王判六軍諸衛事得士卒心康宗內忌之俄罷其兵柄更其名曰繼裕永隆時仍名繼嚴授泉州刺史復得衆爲景宗所惡鴆死

仁達惠宗從子也積功至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再攻福州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因斬延稟子繼雄復

繼兵擧其衆左右昇延稟走爲仁達所獲仁達既有大功隨典親兵樓慷慨言事無所避惠宗心忌之一日謂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耶仁達曰秦二世愚故趙高指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惠宗慚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孫可用不可遺後患卒誣以罪殺之

繼圖惠宗從子也永隆中官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封瑯琊王居數月遷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明年進封閩王連重遇朱文進之亂也亞僭母李后實以語激成之事具本紀中而繼裕亦死於其難

繼柔景宗從子也景宗常宴羣臣於九龍殿繼柔不勝酒令私減其酒景宗怒並贊酒客將俱斬之

繼隆亦景宗從子一日以醉失禮爲景宗所殺國人冤之

繼沂天德帝之子也閩亡後居廣陵周世宗得揚州撫存有加

繼昌天德帝從子也天德帝建殷國以繼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幾改殷爲閩以福州爲南都以繼昌鎮其地督南都內外諸軍事繼昌昏弱嗜酒不恤軍士卒

仁達作亂■與成將吳成義同死於府舍

繼成天德帝從子也朱文進誅王氏繼成與繼勳二人以疏遠獲全及留從效以泉州奉繼勳漳州將程謨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繼成權州事繼成納款於唐久之唐徙繼成和州刺史遂終於其官

太祖女某郡主

郡主失其封號太祖女也福州之北嶺有胭脂山周匝二百餘步有澗不毛四時作殷紅色相傳郡主梳粧樓在焉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四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海鹽嘉猷永修　仁和趙[illegible]淵潢　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刊

閩六

列傳

韓偓　崔道融　楊沂豐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唐龍紀元年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遷兵部侍郎承旨昭宗反正厲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偓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弒哀帝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來依太祖僑居南安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為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梁纂唐乾化三年復召亦辭不往龍德三年卒於南安龍興寺葬葵山之麓所著有內庭集金鑾別紀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而已子寅亮終於閩南唐近事云韓寅亮偓子也常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有老僕泣然言曰公為學士日常復草金鑾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嬪秉燭以送公悉藏之後避平存者尼[illegible]謂此[illegible]皆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崔道融荊州人以徵辟為永嘉令累官右補闕避地來閩依太祖未幾病卒道融素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為文祭之有云織通龜策擢提驪珠因風騷雅王佐謨訏袁安之淚泣涉然劉氏之宗颯莫扶

楊沂豐歐陽五代史作楊沂唐宰相涉從弟也遭亂依太祖與徐寅王淡同居幕府以風雅倡和閩士多宗之太祖諸孫繼業為汀州刺史沂豐為士曹參軍雅相親善永隆中繼業賜死或告沂豐實與謀沂豐方侍宴景宗暨左右收之繫獄中明日斬於市族其家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談故唐相涉子

論曰昭武立國賓至如歸唐衣冠舊士跋涉來奔若李洵韓偓王標夏侯淑王淡楊承休王滌崔道融王拯楊贊圖王倜楊沂豐輩傳記諸人未易指屈今畧采其可考者著於篇餘則不具錄焉

陳嶠　黃滔　徐寅　翁承贊

陳嶠字延封遠祖邁唐初為甫田令家焉後數世有南安尉貢與生堯堯生齊齊有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甫田北巖精舍未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啟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

從太祖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稱爲人達信居家孝事繼母盡禮齊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黃滔陳詞眞蒙志云裕甫娶林夫人滿大夫子三伸用記）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一云侯官人）唐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獨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太祖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使錢塘與羅隱相得甚歡梁時強藩多僭位稱帝太

祖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丰潤有貞元長慶風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詩賦雄新儁采稱一時絕調有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余石誌銘及閩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滔善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賦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斜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風調不在徐寅之下）

徐寅（貴前集正字釣磯集俱作夤今從五代史）字昭夢莆田人登唐乾寧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聯裁畫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授祕書省正字常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梁王譏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恩曰千金漢將感精鬼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九國志載大梁賦云客有得意還鄉遊於大梁遇郊甸之老者問今古之俊乂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雄名有觀中一聯云遂使予年決將想古步以神行一眼徐夫望英風而膽喪）梁王得賦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嘗夢淮濱侯指授兵法而賞以兌用鬭步一日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太祖辟掌書記唐滅梁閩使賀莊宗莊宗遽問使臣徐寅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太祖曰如此則上意欲殺徐

寅爾今但不用可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寅拂衣去曰丈尺之木前陵後壓安能容萬斛之舟乎（九國志又云王審知禮待尚客內不能平一旦拂衣去）歸隱釣磯處慨然有長往志（寅妻字月君與寅偕隱寅有閨內詩云神骨奪雲陀羅尼咒佛經金剛般若經見涵曉小品）竟卒於長壽之別墅初太祖從子延彬刺泉州寅每同遊賞及陳郯倪曙等賦詩酬酒爲樂凡十餘年常被褐求藥物於延彬延彬持書籍自謂逸亦可自開落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取寅人生幾何賦語以譏之也（賦云七十戰爭如虎豹竟何烏江二千賓客皆鴛鴦錦孚蛛殿又云南陵公子綠鬢嘆華髮生北邙冢家昨日歌舞今日哭又云常聞蕭史上昇長生執是作是二年卜來不死何時）寅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

得斬蛇劍賦御水溝賦及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其珍重如此寅才思敏絶黃滔爲威武節度推官太祖優以魚食浮與寅友接深滔詣寅爲謝辭寅殊不經意援筆疾書曰衛謝蕭索撥從半嶺懸來劍在礪鑑便列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有探龍集一卷雅道機要并詩八卷亦曰釣磯集又有賦五卷其最著者爲嵩山賦略曰[illegible]

[illegible]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也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唐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冊封太祖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里名曰文秀亭光啓間告歸堂黃滔爲詩榮之有趣水蜀水無故事民鄉疑別是前身句已化梁爲諫議大夫開平三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從依太祖太祖待之殊厚遂以爲相承贊勸太祖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葬建安家宣鄉弟承祐舉光化中進士子鑑藏希愈宋時皆入仕

論曰陳黃徐翁皆閩產也嶠以老成爲邦司直滔負威鳳之才寅擅驪龍之賞分鑣競爽要云無媿承贊榮施鄉里其學右文其亦大有造於閩矣

張睦 子鷹 ■孟威

張睦光州固始人唐末從太祖入閩太祖封瑯琊王授睦三品官領榷貨務睦撫綏之際雍容下士招來蠻夷商賈斂不加暴而國用日以富饒累封梁國公卒葬福州赤塘山後以薛文傑代其職閩人益思睦立祠城中祀焉

鷹字居仁性孝友識抑官王殿中侍御史彈劾百僚甚有風采及王氏政衰謝事歸田里立宗法建祠廟修祀事鄉邦式之

孟威（威一作成）人天祐中從太祖爲郡押牙任建州刺史有能名閩寶中吳越忠懿王請於宋爲太祖立祠賜州乃以威與張睦等二十六人配享廟庭一時稱允

論曰昭武帝崛興閩徼舉籍附翼濟濟多人然尚論功臣僉以睦威爲首庸焉侑食廟庭要非誣也惜事蹟不甚傳第稍次其大端如此云

劉山甫　鄭良士　章仔鈞

劉山甫彭城人太祖入閩署山甫威武軍節度判官時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太祖思欲去之憚於力役乾寧中夜夢金甲神自稱吳交王許助開鑿因

命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事三奠未畢海內震怪俱見山甫乃憩僧院憑高視之風雷暴興見有黃鱗赤鬣非魚非龍者凡三晝夜風雷始息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即所賜號甘棠港者是也山甫故中朝舊族有才藻著金谿閒談十二卷常談徐寅墓誌銘皆文非至爲世所稱官終威武軍殿中侍御史山甫常隨父任嶺外嘗泊舟青草湖登岸詣北方毘沙門天王廟見庭宇摧頹豎帳不穩作詩諷之（詩云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神云我非天王乃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由見侮俄驚寤風濤頓作倒檣絕纜山甫遽起悔過毀詩牌乃已

鄭良士舊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也博學善屬文唐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貞明元年應太祖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沉厚寡言太祖稱其長者有白巖文集詩集十卷中興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有傳元恭■宗時官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別駕元龜第宋進士官至司馬元禮推官元振員外郎元瑱秘書郎元忠正字兄弟俱能文鄉學時號鄭家八虎（淳鋒卒事又云鄭昌浦八子皆以詞學聞數鄭氏八虎）

章仔鈞浦城人也先世居汴至宋兵部尚書嶽元孫初

來守泉州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及由南安徙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仔鈞深沉有大度年逾四十屏迹不仕乾寧時太祖代司空鎮閩奏表修貢仔鈞以太祖尚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欲薦時仔鈞登嶺上下天其夕夢海神漢既至太祖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耶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選步騎卒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處某假道過山下急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於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求措

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都廢法何辣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牾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黃州諸軍事卒後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武寧郡開國侯謚忠懿王弟仔鈞子仁迥仁嶠仁廷仁防仁澈仁郁仁政仁愈仁鑑仁肇仁激仁耀仁祐仁聞多至顯官練氏別有傳

陳師先　鄒磬　虞雄　陳霸先

伍昌時　章仔德　王定簡

陳師先未詳其何地人太祖入閩時師先從擊陷陳爲先鋒將追賊至連江白塔嶺馬蹈死之縣尉程成之立

廟以祀

鄒磬光州固始人以宣府校尉從太祖入閩平汀寇有功大爲鎮將不卒

虞雄隸太祖麾下爲牙將以敢戰名後戰歿於福唐瀧溪士人立廟祀焉

陳霸先瀧源人居太祖麾下爲先鋒將戰勝攻克一軍稱爲忠義勇敢久之追賊白塘嶺爲伏而死士人立廟祀之

伍昌時汀州寧化人父夢授事太祖官左僕射昌時生而武勇多謀事太祖爲偏將軍戰輒有功子德哲少積

學隱居教授終身以漁釣爲樂

王定簡世爲汴州人祖湛父仲始遷福之侯官縣太祖時定簡嘗署爲安遠使頗有勞烈二字著名及太祖薨遂罷其官以老

程贇　蔡儼　黃子稜　李濬

鄒勇夫

程贇　人天祐時事太祖爲威武節度都押牙雅有幹材太祖以心腹畜之常同將吏白姓列太祖功德奏朝廷請勒石已而得允朱文進僭位署贇漳州刺史已而爲留從效所殺

蔡儼字仁儔晉江人節儉好施太祖辟爲戶部郎中頗能其職終永春主簿九國志儼爲主簿秩滿就選試令格未擬官而卒儼諸子中最少而俊爽人多信之

黃子稜字元成洛陽人隨父入閩事太祖父子累官侍御史後避亂居莆陽之東終焉

李濬古田人自云唐室之裔幼而穎悟孝事父母仕太祖父子官大錄事

鄒勇夫光州固始人以單騎從太祖兄弟入閩始終無二心及太祖封閩王勇夫官鎮將爲太祖敷陳利害勸其奉梁正朔後南唐嘗吞併之志歸化與通當要衝暴

宗命勇夫往鎮之至則民戶凋殘道路榛塞勇夫招集流亡完葺宅舍民稍稍越境來歸是時干戈日尋而歸化獨晏然不被兵燹人物蕃阜勇夫實有力焉子相遂家於其地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汪鼒棣仲 許先甲彝千 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閩七

列傳

黃諷 林省鄒 葉翹 鄭元弼
王倓 黃峻 陳光進 潘承祐

黃諷 人以康宗淫縱與妻子辭訣入見康宗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死不受也康宗怒黜爲民而歸

林省鄒福州人累舉不第慷慨好直節通史曉政事日非會晉使盧損來聘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行當相見上國耳後不知所終

葉翹永泰人博學質直惠宗擢爲福王友官六軍判官命福王以師傅禮待之宮中稱曰國翁遇事多所匡益福王既嗣帝位是爲康宗進翹內宣徽院使參政事康宗漸荒縱不與翹謀議一日方視朝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康宗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

過也翹對曰老臣耗逆無狀致陛下無一善可稱則罪之
骸骨康宗曰先帝以孤屬公今不善公當極言奈何
棄孤去厚賜金帛慰之元妃梁國夫人者李敏女也賢
妃李春燕被寵夫人頗不見答於康宗翹至是諫曰夫
人先帝之甥也陛下聘以禮奈何因新愛而棄之如舅
乎康宗不能從殊為不平未幾翹復上書言事遂署其
楮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竟歸永泰以壽終
鄭元弼事康宗為禮部員外郎通文府元弼貢方物於
晉康宗遣執政致書辭旨不遜晉曰羈留之從與運久歷
年若晃我辰之帝座顏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未用

鄰國禮致書往來晉高祖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
元弼奏曰王庭僻裔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為
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若奉命無狀願
伏斧鑕以贖君罪晉高祖奇之賜帛遣歸未幾景宗立
元弼官諫議大夫景宗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
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不
宜加箠楚景宗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
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景宗喜釋贊不笞
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弒君自立元
弼抗辭不屈謝歸田里將奔建州為文進所殺

王倓　入通文中累官至同平章事為人剛直不畏
強禦是時景宗官左僕射已倔彊有異志倓往往因事
折之景宗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會新羅國遣使來聘且
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斬為臣不忠
者景宗居旁色變為不寧者累日景宗既立新羅復獻
劍景宗忽憶倓前言而倓已死追恨不已命發冢戮其
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閩者莫不痛之
黄峻仕景宗為諫議大夫承隆時家室多以無罪死峻
曰極刑以逞亡可立待也乃舁櫬詣朝堂極諫景宗曰
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參軍峻又常謂人曰國事如
此合非承隆恐是大晉元年乎是以發卒

陳光逸亦景宗臣歷官校書郎景宗既發王倓冢戮尸
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至此亡無日矣吾欲以死諫
何如其友止之不聽遂上書疏景宗大惡五十餘事即
頭流血物以故過景宗大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
繩繫頸掛於木久而乃絕
潘承祐晉安人初仕吳為光州司法參軍因爭獄大
不得樂官歸閩仕至大理少卿天德帝為富沙王時領
鎮武節度使辟承祐為度支判官時與景宗構隙治兵
相攻承祐屢諫不納會福州使至富沙王大閱甲卒以

諮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叩頭諫審涉王怒顧左右曰
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
而死事勢如此早死爲幸久之乃解及王稱殷帝以承
祐爲吏部尚書俄加同平章事是時幸臣楊思恭用事
承祐復與爭又陳奏十事大畧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
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
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
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
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
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

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
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書上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唐查文徽兵陷建州以禮致之唐元宗署爲衛尉少卿遷
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稱置郡縣數用其言
萬歲縣林仁肇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多著功效老病
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隱於洪州西山卒子慎修風
度醖藉博涉文史入宋爲翰林侍讀學士有集五卷
論曰諷鯁切不撓省鄭孤憤無前翹極諫被黜元弼激
烈成仁皆濁世之僅見者也俊以剛方光逸以戇直逝
遭洿刑儐羅非罪視峻憂死爲酷矣承祐備陳十[illegible]

保直誠心所事忠而見尤王氏之不克永祚也宜哉

洪溫　黃思安　王忠順　林仁翰　劉瓊

洪溫光州人閩王時官御史大夫國子祭酒是時太祖
養子延稟守建州與嗣王有隙遣使來覘虛實嗣王命
溫往役且鴆之溫懼開發道經高安山西嶺飲鴆自斃
國人哀之名其地曰祭酒嶺

黃思安莆田人身長九尺勇冠一時與王忠順友善朱
文進既弒景宗署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思安因與
忠順爲泉州軍將留從效合謀復王氏遂殺紹頗迎天
德帝從子繼勳主軍府事會南唐兵攻建州急思安率

忠順將兵赴難戰數不利或說二人當以去就計思安
曰吾輩世爲王氏臣今危而叛去天下其誰容我麾下
感其言無有叛者城陷忠順力戰死思安全軍歸泉州
後南唐以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元宗因改漳
州曰南州時從效弟從願爲副使竟殺思安自領州
事忠順晉江人

林仁翰仕景宗爲南廊承旨（江南野史云仁翰爲王延羲內見聞之南廊承旨）
朱文進與連重遇弒景宗而自立仁翰謂其徒曰吾曹
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目見之帥其徒
三十人被甲趨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

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梁直前斬之斷其首以示衆曰嘗涉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事遂斬文進送欵將吳成義入福州已而仁翰親天德帝賞賜頗薄仁翰終未嘗自言其功人以此多之

劉瓊固始人天德初爲永平鎮將南唐侵建州瓊統兵入援師至鐔州聞天德帝已降唐衆兵欲推瓊爲王瓊義不肯受自刎死部將收其尸葬山麓鄉人建祠祀之宋舒熙類呂嵐亭

論曰漢溫白鳩以弭身其志有足哀者董王林翔捐身

爲國難或生或死不同將其大指皆王氏忠臣也詩云疾風知勁草吾於四人見之矣

顏仁郁　賈郁　方仁岳　陳洪濟

林揆

顏仁郁泉州人仕太祖爲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稍貧至二年田萊闢閱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盡人情邑人遂歌巷唱之號顏長官詩其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道田中穀自生

賈郁字正文候官人以文策干太祖補仙遊主簿秩滿爲令峭直不容人過正身奉法以風縣吏吏多畏憚之有客餽新果郁問此獨非民間物邪却不受客曰某家新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子弟未曰昆仲三人孫子數輩郁曰古人以四知君兄知弟知子攜家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慚而退及受代一吏酣醉於庭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吏揚言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渡海惠宗即位擢郁賛善大夫再令仙遊會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署牘尾曰竊銅鎔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鎚竟抵罪九國志作決杖遣歸已而致歸清溪孝召爲御史中丞

方仁岳歙人父廷範唐末歷長古田長樂三令僑居

泉州莆田縣六子皆仕太祖父子仁岳官秘書少監以稱職名

陳洪濟　人初令同安繼令晉江皆興學教士爲王氏循吏之冠

林揆建州人天德時爲永順場官當干戈相尋之際政尚簡易民甚便之及南唐得建州升場爲順昌縣仍以揆爲令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陸紫琚拒石 寅冠周氏閲

邵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閩八

列傳

王仁續 楊廷式 翁郜 黄岳

盧皓 林甲 李崇禮 蕭孔沖 廉若

柳崇

王仁續福唐人少有志操太祖聞其賢命試大理評事仁續恥事强藩固辭隱居龍山終其身

楊廷式字　泉州人唐末明經登第除太子舍人黄巢之亂避歸黄浦村中以清苦名節自立太祖鎮威武軍屢辟不至人皆稱之按此與吳國楊廷式同名而異人者也九國志合以爲一疑非是

翁郜字季長長安人唐昭宗朝官至尚書左僕射河西節度使梁篡唐郜恥事二姓以父祖官閩知其地偏僻可避亂遂攜家來建陽居焉後徙義寧莒口

黄岳福州感德場人博通經典尤邃易象歷數之學唐末由鄉貢人太學黄巢寇閩避地者無所衣食岳好施予餼饋客從之者如市太祖爲威武節度使聞其名累辟爲屬力辭不就無何太祖受王封必欲起岳岳度不能拒遂投淵而死岳妻林氏曰夫能爲忠臣妾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亦投淵從之邦人爲立祠祀於其地一云岳死時父母妻子三弟一白犬皆赴水死又來徵岳者學舒道因四人亦死

盧皓林甲者故二隱士也當太祖王閩時高人避地而釣叟福唐小練山山水詠茅隱焉後二姓繁盛遂爲福州巨族

李崇禮唐莊宗弟也封薛王按五代史唐家人傳存禮封薛王不知所終今從閩書作崇禮或傳寫及後易名未可知

値郭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鎮山水留居焉結廬坑口蘊藁中金以賑貧乏病革出封識示人人始知其出處

蕭孔沖建安人登同光時進士第不樂仕進入連江縣之允峯薙髮爲頭陀志行堅苦能伏虎豹旣歿邑人祀之

廉若建州建寧人與妻楊氏隱居縣東教授鄉黨以行誼稱

柳崇字子高建陽人也以儒學著名終身御布衣稱處士天德帝擢建州習聞其名召補沙縣丞力辭不往後

諸子仕宋法當排恩榮戒之曰不可奏請以奪吾志未幾卒宋累贈工部侍郎子寅宜寘宋寀寀察俱爲顯官

論曰王仁繼楊延式柳衆力諫僞書確乎不拔潔身之道備矣黃岳兩辭辟召何至夫婦逃身哉忠與清兩兼之矣若翁郜以下諸人抱鴻冥之曠懷矢鳳隱之逸操其人故未易常情測也

劉乙　詹敦仁子琲

劉乙字子真泉州人通文時官鳳閣舍人嘗使盧損來聘康宗遣乙勞之已而棄官隱鳳山與詹敦仁爲友所爲詩有掃石雲隨鶴耕山鳥傍人之句敦仁嘗命子琲

詩乙贈以詩至今傳之（詩云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草屨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鳳閣人）乙常乘醉與人爭技既醒慚悔集書籍因酒致失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何喬遠閩書云予讀五代史晉天[illegible]二年[illegible]王王昶遣使朝貢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入閩封冊爲王王令繼恭主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於館乙見損衣冠偉然驚歎甚羞他日遇諸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倨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心病之夫乙故高士圖于遁之勞晉使蓋明貧窮以爲重威禮而遜遂遁初服正隱者之高致羞魏掩走必損惡淑註衰號言其士文致之祠而嶽陽勢之耳抑損以上閩之使入閩何得無驕貧前呼必待其至前方見面反走邪）

詹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避亂來隱仙遊植德山下上康宗書累數百言康宗召之飲且禁留之命決滯年事敦

仁謝以詩（有周累徵粟寧忍食葛廬頻顧謾勞思付）強以袍笏不受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爲縣未幾與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敦仁清隱堂記曰去邑西適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絕高天遠跨三邢有田可耕有水可居予卜葺築之榜堂曰清隱若夫翔收雨霽雲捲天高山聳碧髮妍瀧風條木而微動泰泉潺耳覺玉鳴琴非宮非商不瀨仁嶠井鄰非桐不撫仁鳴春雨耕一犁雨足秋而菊萬頃雲黃饑餐他適週酒狂歌或采月以嘯風或歌焉首澗不）敦仁素號博雅從效常問以南漢主劉龑取名義敦仁爲詩答云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寡。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

曰蓋嶷。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霸搆霓羿鮮菟昌寂奕異梁夜蹕已非時亦迹舊事。歎杰自其一劉閩是其二鄰哉仍存名體矣越端義（梁公曌）大唐有天下武后擅神器私制造無取古音實相類乖寔因囝星處惡匪丙聚金圀及壓蔑作史難詳備唐末值傾危。劉龑懷僭偽。吁嗟蠢蛟龔興飛龍位龑儼難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嫻木宏來搞辱不棄奇字數雄傳搞文伏韓智。因誦諒所問。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大加歎服居數年卒子琲有父風隱於鳳山號鳳山山人陳洪進薦之朝固辭不去

論口闕季官既其人任職者率寡廉鮮恥不足道劉乙
拂衣廬山詹敦仁高蹈拂耳洵遺世而獨立者也易云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二君其當之矣

陳乘　陳郁　江爲　陳致雍

陳乘仙遊人唐乾寧初擢進士第官秘書郎黃巢之亂退居里中與侍中延彬徐寅鄭良士輩以詩相唱和閩士多以風雅歸之

陳郁亦仙遊人少篤學博覽羣書手不釋卷事景宗爲諫議大夫奉朝請每休沐在第鍵戶焚香誦經未嘗與預機務故得免於禍年八十一卒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徙建陽遂爲建州人遊廬山白鹿洞師處士陳貺二十年尤工於詩有風人之體爲常有吟翰是粉詩籠鏡龍舟萬里來聲帶繁盛名匿英空餘兩岸千株柳兩葉風花作根棋瀘潯泉序會福州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者恐禍及將亡去江南閩道爲爲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爲邏吏所禽得橐中所撰表章於是坐爲與奔者俱械至刑所爲臨刑辭色不撓且曰嵇康之死也顧日影彈琴吾彈賦一篇足矣乃索筆爲詩而死聞者傷之詩集一卷傳世按馬令南唐書爲有題廬山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遊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負矜於寺業乃請金陵求舉屢黜益憤可恨怏不樂自以欲東奔亡吳遂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據此別爲致雍著所殺未審是非

陳致雍莆田人也博洽善文辭窮典故尤所諳練仕景宗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除秘書監未幾致仕還家陳洪進辟掌書記撰晉安海物異名記及閩王列傳一作閩王事迹五禮儀鏡諸書好事者復編其議禮諸論爲曲臺奏議二十卷雍海物異名記云蓋錄之產郭璞未詳崇輯不載臨海記稽聖賦古今注以及諸家集在此落

李相　林安　陳寅

李相壽州人少跅跑好走馬居博母李媼家素豐酤酒市中王緒未起兵時從媼貰酒數負責又醉毆媼酒舍

相怒欲毆之媼躡相足曰天下方亂此壯士也遂與爲刎頸交緒舉兵相隸緒部下已而從入閩前鋒將殺緒相將其遺孤建齊於山中以其少子與建齊易名而呼晉安逸志云時緒子建齊方四五歲相抱建齊枕緒尸而哭之仰謂天曰天乎天乎將軍寡自負頭下而北面事之及其已具其孤何罪也請活之潮曰諾相遂抱建齊而歸謂其妻曰潮忍人也今存者之後必復索之奈何妻曰吾兵不令王氏絕嗣矣乃以其子與建齊易名而呼云云居三日軍中果索建齊少子應曰諾遂被殺相卒與建齊從軍居閩縣而建齊竟冒李姓數世

林安福清人事母至孝母死廬墓旁有石自裂而泉涌衆皆異之以其廬爲寺賜名曰湧泉安六世孫王肆富宋時亦以孝聞故

世號務宗大小孝子
陳寅莆田人福建觀察使處之從子也好善樂施有隱
德年至九十餘未卒先一日歷言百年事皆驗土人崩
祀不絕
論曰李相匿遺孤避禁嬰何以加焉林安孝親而感應
流泉謂非純孝不可也陳寅慷慨好施其亦無媿於義
俠矣夫

石氏二女　練䳩　鄭氏　謝氏

石氏二女福州永貞鎮人也長曰月華次曰雪英有國
色涉獵書史太祖時處州青巾賊亂界地至鎮二女遇

賊不屈投水死木傍故有飛來石人因名曰石八娘巖
練䳩章仔鈞妻也生而肉髮深沉端毅知識過人練日
不苟言笑仔鈞以簪言釋二校語具仔鈞傳中當是時
䳩使諸子諭二校曰宜急去無受戮於市且以金跳脫
遺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夫人之恩苟不報有
如此水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䳩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
二校實在行間一為行軍都詔使（或云即邊鎬）一為先鋒指
道使（按五國王建封）私念練夫人昔生恩還使持金帛賂䳩授
以白旗曰吾且屠此城夫人宜植旗於門已戒士卒勿
犯矣䳩却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
為義邪國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
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
感其言遂止曰大人之仁使見為人竟不復屠城䳩後
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章氏世系譜又云十八子）
孫六十八人（宋相章得象亦其孫也）皆顯貴長子仁旺仕南唐
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嶷仕南唐至檢校
司徒建州刺史尤為早達時以為活人之報
余敬洪妻鄭氏建州人也敬洪為建州將南唐師下建
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不敢犯齊之
邳亦不屈轉獻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

御史俊當褒錄節義以勵風化王司徒出行伍無怪也
君侯為國上將亦若是邪速殺我文徽慚亟訪其家歸
之（衆善錄為余瀛敬王建舉鄭又有早見君虎等語）
林上五妻謝氏家居福州感德場龍啓元年升場為寧
德縣有盜起其私者謀建祠門將殺廿五居且平其家時
寧方新寡挈其幼子徒步至長樂府乘瞻石下三日得
訴得下邑而家舍與墳墓得弗壞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武林後人吳六象
建德尤家榕漢儀氏閱

淵文川 昂少霞重校刊

閩九

列傳

陳峴 薛文傑 陳郯 林興

蔡守蒙 陳匡範 黃紹頗 余廷英

李仁遇 楊思恭

陳峴為人有心計初事太祖為孔目吏時闔府多事經
費不給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
富人苦之峴由是得遷支計官居數年有一吏說
官隸前峴里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峴獻計
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永西大王使來追耳明日峴
暴卒太祖常立廟祀兄司空號永西大王廟故云

薛文傑事惠宗為中軍使性巧佞善應對惠宗奢侈文
傑乃聚斂求媚伺民間陰事致富人罪
而籍其貲以佐用度被掠者皆分受物以銅器貯火
熨其足國人怨之又薦妖巫盛韜曰陛下左右多姦臣
不質諸鬼神將為亂惠宗使韜視鬼宮中文傑惡內樞

密使吳勗(案五代史作吳英)勗病在告文傑紿勗曰上以公居
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勗曰奈何文傑因教勗曰即
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明日果惠宗
使巫視勗疾巫言人北廟見勗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
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惠宗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
也宜問其疾如何勗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
獄吏雜治之勗自誣伏見殺勗常主軍政得士卒心士
卒聞勗死皆怒會吳人攻建州惠宗遣弟延政救之兵
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惠宗惜之不與太后及
福王祉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
淮南兵深入士卒不進危殆一日稽留文傑何益遂
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過三日可無患
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斷擲磔文傑於市市人
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赦使至已不及矣初文
傑以古制檻車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
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竟誅盧緒

陳郯泉州莆田人家貧篤力學通五經惠宗從子仁達
辟掌書記惠宗以事誅仁達并收郯獄吏索籍沒仁達
家惟得郯歌詩一篋釋不誅擢為宣徽使充內學士郯
柔佞善迎人主意通文中遷檢校太傅時術者言宮

中嘗有災康宗徙南宮避火已而宮中火康宗疑控鶴都將連重遇之兵所縱因以語鄭鄭反洩於重遇重遇遂夜率衛士焚南宮康宗走死鄭漏言之罪居多

林興不知何地人通文初以巫見幸與陳守元相表裏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三年夏虹見宮中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康宗即遣興率壯士殺太祖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景宗立與伏誅於泉州

蔡守蒙侯官人也通文中歷官侍郎三司康宗一日謂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信邪守蒙對曰浮言不足信康宗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因

賂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康宗大怒守蒙懼而從之連重遇作亂執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見殺

陳匡範南安人承隆時官國計使景宗淫侈無度費用不支匡範請日進羨餘萬金景宗以爲能加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務以聚斂得上心人不勝其苦景宗常宴廷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寶不易得也無何商賈之算不能供日進數復貸諸務錢足之恐事覺憂懼而卒賜祭葬甚厚會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景宗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黃紹頗代其職

黃紹頗連江人爲人刻深多計數既代陳匡範爲國計使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授官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爲差自百緡至千緡量增減其直爲天德帝爲富沙王時以兵陷汀州紹頗將步兵八千爲林守亮殿援已而爲羽林統軍使宋文進篡位紹頗附文進得爲泉州刺史未幾留從效反正遣壯士執紹頗斬之函首送建州

余廷英侯官人也仕景宗累官同平章事已而出爲泉州刺史貪穢非常詐稱受詔采擇掠良家子事覺遣御

史按之廷英懼詣景宗自歸獻買宴錢萬緡明日召見景宗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皆別貢後宮以爲例未幾復爲相

李仁遇父敏官同平章事而仁遇故景宗甥也年少美姿容以色得幸於景宗官鹽鐵使右僕射已又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同平章事左右多鄙之

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初爲富沙王節度巡官已而王稱殷帝思恭爲兵部尚書尋遷僕射錄軍國事是時殷雖建國實一州也土狹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由是累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

國人號曰楊剝皮及唐兵攻建州急思恭將兵督戰軍使陳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將勇國之安危繫此一舉必計出萬全而後可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目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驟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望死思恭僅以身免無何歸唐唐中主斬思恭以謝建人先是唐兵入寇建人苦思恭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閩之亡實思恭爲罪首云

論曰峴文傑鄒興皆小人之尤者也守家素有廉名而

中道改節何哉匡範紹頗延英先後以刻要君承隆不競職此之由仁遇因美色得相較葢賢爲醜矣至思恭掊克剝民用又鍛斂區區小國遂至不祀欲保其首領得乎

王延稟 李倣

王延稟本姓周名彥琛太祖養以爲子賜今姓名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累官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貞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會嗣王延翰命延稟采擇後宮延稟復書不遜遂有隙未幾將兵弑嗣王推惠宗而立之已而還建州 五國故事作還泉州誤 惠宗餞於郊臨訣輟大言無他老兄復來惠宗深憾之尋拜奉國軍節度使知建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通鑑作兼中書令 檢校太尉侍中天成四年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居二年聞惠宗疾乃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兵寇福州攻西門使繼雄將海攻東門惠宗遣從子仁達將水兵拒之仁達伏甲舟中竪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舟伏發斬繼雄懸其首於西門延稟見繼雄首大慟仁達縱兵大擊西門兵皆潰去已而執延稟斬於市 五國故事又云延鈞憾延稟之言後因詐疾將死訃於延稟延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擒之并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鬱之無諸市 復其姓名繼昇及延稟季

子繼倫聞敗皆奔錢塘初延稟自光山起兵至建州入一山寺內掠有僧誦法華經不時起延稟怒殺之後常於日中見僧形細視之則惠宗也由是頗疑惠宗即僧後身至是竟驗其冤後二年立廟建州 立廟之故未詳 封靈昭子天德元年加封武平威肅王 宋人余良弼撰奧烈王廟記所載延稟事與下史畧異所記於此記曰惟王姓周諱延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載吳國經又加諱尋爲愛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逮唐天成可王延鈞閩王復拜奉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往福唐未班師薨後二年立廟於建城封靈昭王實延鈞龍啓二年唐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厥後閩地併入南唐保大三年封宗烈王皇朝乾興之元以建寧祠廟請改英烈王閩帥所藏奉與史氏攻二門相抵異其所載見諸不詳也

李倣不知其何人累官皇城使永和將歸守明李可殷私通宮掖國人皆惡之而可殷常譖倣於惠宗倣內銜之而不言又惠宗次子繼韜時與康宗不相能交相圖也冬十月惠宗饗軍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執以爲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可殷於家翼日晨朝惠宗故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康宗率皇城衛士入遂弑惠宗并殺繼韜及陳后守明通文初以倣判大軍諸衛事倣既立康宗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康宗患之因大饗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於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錢塘

朱文進 連重遇

朱文進永泰人連重遇光山人初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二都命文進爲拱宸都將重遇爲控鶴都將號親兵及康宗立更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視二都爲獨厚文進重遇遂以此激怒其軍時北宮火求賊不獲康宗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多苦之又疑重遇軍士縱火術語內學士陳郯已而語洩重遇懼帥二都兵縱火焚南宮康宗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出宿於野次重遇迎景宗爲君而康宗遂不免重遇既負罪日夜懼國人見討益與文進相親密結爲婚姻居無何景宗頗內疑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后與尚賢妃爭寵欲圖景宗而立其子陽使人以語訹重遇等景宗遂被弑事具本紀中重遇乃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親冒矢石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衆莫敢言重遇乃扶文進升殿被袞冕率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誅王氏宗族延喜以下五十餘人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下令出宮人罷營造盡反永隆之政以鮑思潤同平章事黃紹頗守泉州程文緯守漳州許文稹守汀州已

而文進遣使如唐唐因其使將伐之文進復自稱威武留後稱藩於晉晉以文進爲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未幾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時晉開運元年也會林仁翰殺重遇挈其首示衆衆又殺文進傳二首送建州而福州界平居數月復有李仁達之亂

李仁達

李仁達光州人仕惠宗爲元從都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景宗之世叛奔建州爲軍將朱文進篡立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鬱鬱不得志及天德帝得福州遷從子繼昌守之仁達不自安潛

結陳繼珣說鎮遏使黃仁諷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謀以神光寺僧卓巖明示衆曰此非常人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巖明乃自立遂歛於唐唐中主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唐彼建州遣人召宏義入朝宏義不從復改名宏達奉表於晉加宏達同平章事無何唐兵入援外城宏達援急無所恃復更名達稱臣於吳越已而與浙兵大敗唐師福州城下太祖時有謠云風吹楊葉落山下不得錢來兵不能至是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穆其將相臣業乃其應也吳越忠遜王慰藉良厚

達自詣錢塘謁謝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未幾孺贇內懷金箭二十枚賂吳越臣胡進思求歸及歸爾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相協復謀殺修讓以降唐修讓勒兵誅孺贇遂族其家先是王氏築城日掘得者悉以錢文印之隨命剗去而錢文愈明至是福州為錢氏所有人以為先兆云弟通知福州留後亦見殺

論曰李仁達陰陽反覆所至稱臣屢變名字卒殲其身漢呂布晉劉牢之觀仁達為近之矣

卓巖明

卓巖明九國志作五代史吳越備史唐餘傳五國故事俱作儼明今從拾遺及國錄莆田人也本名僧已而落髮神光寺為僧一云寺僧改名體明福州之亂李仁達未敢遽自立以體明素為衆推重乃詐言體明在神光寺常禁中有赤蛇出入其鼻異人也又言其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相遂與陳繼珣黃仁諷等共立為帝因更名曰巖明隨解衲衣被以袞冕將吏代拜之時天德三年三月己亥也巖明稱天福十年遣使稱藩於晉天德帝聞之遣統軍使張漢真將兵致討巖明無他方畧但作法設上嗔水散豆以召鬼兵為辭復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五月丁巳仁達大

閱戰士請巖明臨視陰令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遂據有巖明之坐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會稽姜　程徵夫
錢塘周　嵩岸三
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重刊

閩十

列傳

僧智廣　僧文矩　僧義存　上藍和尚
僧備　僧慧球　僧道熈　僧義收
蔣筆和尚　僧神晏　僧知孝　僧元訥
僧文超　僧文展　僧師鼐　僧道閑
僧慧稜　僧義英　僧從展　僧藻光
僧從允　僧元應　建州僧　僧行雲

僧智廣陳姓行日月中常有十二影隨身浴潭木水輙躍一日浴不暖閩山中有鞭扶笞若責其不焊者智廣自是不復浴於潭矣太祖入閩問十世可知邪智廣曰騎馬來騎馬去識者謂太祖與司空以光啟丙午有閩至天德帝歸唐之明年丙午而閩勢織成始靡閩土也又曰功下田刀交蓮井底坐二十年後留從效據有泉州皆如其言光啟二年卒年八十世謂其龍樹化身乾寧中諡正覺禪師

僧文矩字子蕭一字得槃福州黃氏子唐末人生時火與開道既長爲縣獄卒時時棄役往禪院聽講吏不能禁後出言成讖歷歷如券太祖入閩時文矩避迹莆田邑中常云吾去世六十年後當有無邊身菩薩來治此國聽吾偈曰小月走爍爍千落及萬落處處鳳離穴家家種葵藿又語邑人曰吾所居地不動干戈光化[illegible]年卒五燈會元云乾寧中示滅後人解其語云小月走者趙也爍爍火德王也鳳離穴落鐵散也種葵藿人耕耘也無邊身廣大也宋藝祖登極以建隆庚申距其示滅於光化戊午蓋六十有二年也五季時莆田不及兵留從效陳洪進

先後歸順故言不動干戈云先是文矩詣西院法堂輪竹杖而入會有五百許僧染時疫文矩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太祖甚加禮重創崇福院於泉州以居之號慧日禪師

僧義存泉州南安人姓曾氏家世奉釋典義存在襁褓聞鐘梵聲輙爲動容年十二從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元律師遂拜曰我師也遂留焉十七薙髮謁禪僧宏照宏照撫而器之已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咸通中回閩登象骨山創院乾符間僖宗賜號眞覺大師太祖入閩問義存象骨山何奇答曰山頂暑月猶有積雪太

祖曰可名雪峯雪峯遂出是名一云雪峯乃太祖常延號通俗名
義存與僧備同遊歷所傳秘密心印義存云須是見性
太祖云何爲見性義存云見自本性太祖曰有形狀否
義存云見自本無無物可見太祖又問備此一真心本
無生滅今此一身從何而有義存曰從父母妄緣而生
僧備傳命身有輪迴也是時義存等與太祖對答內尚
書二人隔帳後錄之太祖又常封柑橘各一枚賜使問
一般顏色爲何名字不同義存仍書函進上其元樣皆
此知人莫之測也住閩四十餘年門下常千五百人稱
之曰雪峯和尚一黃滔雪峯碑銘云其墓塔者若千人其一號師備禪師從爲元沙其二號可休禪

師於越州開其三號智孚從於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撫從於泉州招慶五號神晏府之鼓山也後
太祖館於府之東西甲第開平二年三月得疾太祖命
醫往視答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夏五月二日卒年八十
七太祖命養子刑部尚書延稟陳祭爲設齋焉同時有
僧弘存居崇安亦有名常時與諫議大夫翁承贊友善
義存常泊遊南嶽塔自序曰夫從緣得者始終成壞并逮等得者歷劫常堅堅則在壞則損又雪峯山有古杉祖傳太祖與義存手植皆數十圍義存植者直而參天太祖植者名樓而逮地又茂昔云義存沒後在西中每月其從出之發爪皆長輒爲剪孫以爲常經自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瘞之此皆當時遺事附記之
上藍和尚失其名少居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讖草人
成名曰上藍上藍常於卷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

蕭瑞伏晉演之妖也再言石榴者明年祚不過二世也
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雅重之太祖與同空假道洪州
傳院有相圖意上藍迎傳謂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
緣若必殺潮公之福去矣傳由是厚加資送及太祖封
閩王吳王楊行密常欲吞據東南太祖遣人資金帛遺
上藍數日送伏且問閩休咎上藍以十字報曰不怕羊
入屋只怕錢入腹太祖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
福州之患不在行密而在錢氏乎後數十年福州果爲
南唐所有上藍疾篤時鍾傳叩以後事上藍作偈云但
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鐘槌擲筆而逝明年淮南
兵陷洪州人始悟打鐘之義

僧備閩謝氏子也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
者咸通初年方三十忽棄舟落髮一云備姓謝氏父以爲漁墮水死因棄
髮與義存爲禪友義存嘉其苦行輒呼曰頭陀備常攜
囊出嶺外一日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止不出嶺依雪
峯洛洪義存問曰何不徧參去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
祖不往西天義存深然之歎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備初
住普應院後遷福州元沙太祖及監軍韋某時時過從
待以師禮學徒凡八百餘人時西天國有聲明三藏至
太祖請備辨驗備以鐵火箸擊銅爐問是何聲三藏曰

劍鐵聲偁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也三歲無對開平二
年卒太祖爲之樹塔號宗一禪師
僧慧球泉州莆田人慧球爲僧偁首座常問偁曰如何
是第一月偁曰用汝偁月爲何慧球遂大悟開平二年
偁疾頗危太祖遣王子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偁
曰球子得太祖默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大會法
筵太祖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衆指之太祖遂請升座
以繼元沙之席
僧道熙漳南人初與漳州保福禪師獻書王從子延彬
延彬時都太尉刺史泉州問漳南和尚近日顯爲人處

無道熙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
太尉延彬良久又問驢來馬來道熙曰驢馬不同途其
機辨如此
僧義收少薙髮爲僧有道行居閩之萬歲寺貞明三年
閩自春不雨至於五月義收以香爇指不雨積薪通衢
約七日自焚及期衆炬而天雨莫不神之晉安逸志又云義收以脊然燈而咒之時方烈日俄頃有黑雲從鉢中起大雨立注十刻墨雲復歸鉢內烈日如初後遊洪州
將歸人共遮留乃截左臂付之曰去後不雨山禱必應
已而果然晉安逸志又云洪州舉前寺來請義收截左臂與之曰出此以禱必應及臂入境雷雨大作臂隨飛去是日義收在寺閉關人定比出關而臂完焉

夢筆和尚太祖時於建汀夢筆山因名太祖常召見問
道將得筆來否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兔毫又問
如何是法曰此非夢筆家風
僧神晏汴州人姓李氏幼不茹葷樂聞鐘梵年十二時
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神晏題詩壁間氣騰騰越數
年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一丸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
曰出家時至矣遂依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太祖習其名
創鼓山禪院以居之傾貲給施時詢法要神晏嘗與太祖禮佛像太祖問是甚佛神晏曰請大王鑒太祖曰鑒卽不是佛云云加號與聖國師先是居會
昌時除佛法僧有村民於鼓山靈源洞旁鑿井三丈餘

得古甎刻僧晏與法四字以獻於州至神晏居此大興
法教而甎文始驗山又有喝水巖相傳本芽石壁神晏
厭其嘈聒喝轉之水逆東流而西澗遂涸其靈異不勝
述云
僧知琀泗州人俗姓王氏少落髮事觀音甚謹預知休
咎已居泉州開元寺王從子延彬刺史泉州問寺近何
祥曰寺西地湧者數十尺一二年矣莫省何求期月
太祖來造七級木塔於此延彬嘉歎初知琀感痞疾塑
觀音禱於堂日誦其名萬一夕夢人噉以丸藥旣覺得
遺丸三粒尋服痞疾頓失

僧元訥高麗人太祖從子延彬建福清寺於南安以居
之延彬問如何是家乘元訥叱之一僧問如何是物物
上辨明元訥展示一足其說法多此類也
僧文超福建人博通內外學名聞朝野太祖從子延彬
時為泉州刺使以文超雅善詩構院於開元寺殿東曰
清吟延之居焉門弟子多賢者無踰文章尤知名
僧文展秉戒高潔太祖從子延彬招之不就積薪自焚
門弟子以骨投筍江既焚舍利白飛江上
僧拂解出家福州之壽山太祖問壽山年多少對曰與
虛空齊年又問虛空年多少對曰與壽山齊年

僧道閑長溪陳氏子也太祖延居福州羅山號法寶禪
師臨終時上堂曰歸去也歸去也莞爾而寂時又有僧
寶聞著續寶林傳四卷僧神祿住福州蓮華山僧慧稜
居福州報慈院皆深曉宗旨為太祖父子所優禮
僧慧稜杭州鹽官人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禮蘇
州通玄寺出家往來雪峯元沙間凡二十九載天祐三
年太祖從子延彬牧泉州請住招慶院開堂日延彬衣
章服親說法未幾太祖又請居長慶院號超覺大師閩
中將人人崔氏自稱鍊師將與往復論難長興三年卒
惠宗為建塔

僧義英泉州人陳姓嗣精釋典以洽空妙太祖造金銀
二藏經聞義英善筆札致之繕寫厚賞之義英不得辭
乃買田歸宗院為千人結夏其疏詞略曰天遣之無免
無為斯緣方派世上之有僧有佛此會長新緇流多傳
誦之
僧從展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義存為師已
而遊吳楚間復歸侍雪峯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
創保福院迎居之開堂日刺史以下禮跪三請從展自
拔一日太祖遣使送朱記至院從展上堂提印曰去即
印住住即印破其元語甚多不具錄後傳太祖奏加命

服忽示微疾而逝
僧藻光翁承贊季子也母孟夢比邱荷錫求宿人指謂
曰是辟支佛也已而生藻光少出家禪悟絕倫常參義
存於瑞巖院院前有溪溪側有伏虎巖相傳藻光馴虎於此每冬輒扣冰
而浴時人稱曰扣冰和尚義存大奇之謂曰予異日必
為王者師天成三年惠宗召見留十月以疾辭是歲十
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眾而逝焚骨得舍利五色謚曰妙
應法威慈濟禪師先是扣冰住瑞巖處此惠宗之詔別大眾與僧門曰二百年後再歸舊堂
宋宣和六年翁中丞彥國請祖塑大師住院至郡敬禮省曰此吾前身也扣冰禮懇悟遺有故事數語大曾寶
墨披之遺祿人聽茶門別茶歸年二百後以瞑月二日坐逝亦排冰諸尊之日云

僧從允泉州人精慎寡欲夜誦晝習長興三年省詢禪師來閩從允恭謁一言而契省詢奇之尉後心境洞如謐靜一致通文二年五月取筆寫偈陀像而跏火浴後得舍利數百粒

僧元應字清豁永泰人也姓張氏龍啓初受戒於國師靜參聞鐙聲作偈有悟已而參羅師道潛與相遜門道潛深許之南唐保大末住泉州開元上方院未幾留從效延主漳州保福院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君原是我我非君遂行涉三歲歸至貴湖居焉刺史陳洪進奏賜紫方袍號性空禪師

建州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言動多有徵驗邵武邑前臨溪有大盤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牛跌坐其上持竿爲釣魚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畫而退天德元年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旛又曰要歸一邊後南唐兵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書其壁某處若干人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栅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已而僧覺爲南唐兵所殺先是永隆將圖內多難民不聊生或問僧世何時安答曰須待儂去旣死而閩平如其言又有僧善禍福嘗承事主清源保問之僧曰旣爲儂儼笑曰吾試汝耳寧復爲衆作邪後數日果卒

行雲福州僧也得異術言未來事奇中陳洪進甚尊禮之一日指泉州謂洪進曰君當主此山河又曰世報負不前定者慎疑殺人能得令終後洪進幽張漢思別室卒得善終行雲一言力也行雲嘗謂人曰陳氏有五侯之象未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飛前鼓後舞入泉州城未幾洪進入宋獻地改鎮徐州子文顥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顗及丈項並受諸州刺史宋師入城作笳鼓爲樂悉如其言

陳守元 甫始　譚紫霄　吳翁　虞皐

林頤女

陳守元閩縣人已而爲道士以左道見信於惠宗惠宗作寶皇宮居之守元謬爲大言稱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惠宗欣然遜位令長子主府事道名元錫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復謬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主惠宗乃即皇帝位受册於寶皇賜守元號洞真先生康宗繼立尊守元爲天師愈信重之凡更易將相刑罰選舉多與之議守元受賕請託靡所不至益勸康宗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傳寶皇命決之一國若狂

建重遇之亂守元易服將逃爲亂兵殺死宮中[redacted]
靖姑守元女弟也常偕守元於山中遇餒嫗發篳飯飯
之遂授以秘籙符篆與鬼物交詔驅使五丁鞭笞百魅
永福有白蛇爲孽數害郡縣或隱迹宮禁幻爲人形惠
宗召靖姑驅之靖姑率弟子作丹書符夜圍宮斬蛇爲
三蛇化三女子潰圍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
乃就擒惠宗詔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欺
百姓靖姑親率神兵服其餘孽以妥元元功莫大焉其
封靖姑爲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戸以一子爲舍人靖
姑辭讓食邑不受乃賜宮女三十六人爲弟子後數歲

遜居海上不知所終
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守元嘗掘地得木札數
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弃而不能
用以授紫霄紫霄盡皆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
劾鬼魅治疾病多効康宗奉爲師封正一先生月給山
木香焚之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有道術驗
星宿事顯爲神君禹步魁罡祈禳災福頗知人壽夭南
唐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置井中死人無知者敬洙
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爲祟之
由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書丹符遣之疾良已廬山僧

閣路有大石壁不可鑿紫霄往觀曰斯固易爾索杯水
噀之命工施鑱應手如粉南唐後主聞其名召至建康
賜號金門羽客階以金紫比歸之杜光庭皆讓不受金
陵既下紫霄年百餘歲卒於廬山棲隱洞人謂之尸解
歸葬日有羣鸞白鶴繞之
吳翁建州人以卜隱於五夫里先是有張陳二將者以
事奔南唐天德時從唐師攻建州屯軍於其地召翁占
之翁曰吉未幾天德帝降二將班師道復經五夫里召
翁與語因名其山曰居賢山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
公爲林泉交可乎翁乃爲二將卜居於山旁學長生久

視之道後皆百餘歲而卒今其地猶稱曰將軍嵗
陳皐福州永貞人以鬻黃精爲業惠宗時永貞朱益公
者雅好客皐以貧甚歸之又病瘠是時益公坐中客盡
鮮衣華服皐不人人厭皐皐愈益豪居常袒腹臥溪上
吹竹笛自樂龍啓初陳守元以道士貴幸客有惡皐於
守元者守元怒使監奴笞數百益公自是不敢復留皐
皐既困故人木當敏郎背皐去莫顧皐皐仰天大笑因
去入仙茅山當敏意皐貧無行陽爲通道微隨之至羅
漢洞洞門忽開其中玉堂金闕橫亘不知其極宮扃甚
嚴建舉移裾卻行前迎當敏大駭叩首流血皐目笑

之頃之宴客殿上更爲當敏賜饌妾之食坐之堂下居
旬日當敏歸過益公門已邱墟矣凡歷數百餘年稽閩舊
云當敏歸時阜及賓客皆送之至閩門客以尺八寫玉磬阜和爲歌曰朝爲雛兮暮爲雛及歸終世兮人生幾清歌畢忽然俱去當敏還閩辭來歸蓋漢武之十二年也
林默女閩人也願事官統軍兵馬使女始生而地
色變紫履若靈異幼通秘法長能乘席渡海雲遊島嶼
人呼爲神女又曰龍女一云愿泛海舟溺女方織忽據
几而寐者終日母問之曰父溺舟兒救父也愿歸叩其
事果不妄云

十國春秋卷第九十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諸臣鼎虎男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荊南一

歐陽修五代史作南平世家路振九國志作北楚今從十國紀年及宋史

武信王世家

武信王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諱更今名季昌自言東魏司徒昂之後少好武有膂力與孔循董璋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全忠鎮宣武時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通鑑作友恭又云友讓本李彥威歐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爲汴之賈人李七郎友恭傳云彥威即李七郎所事太祖十國紀年又以爲諸州賈人今從歐史南平世家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通鑑作親從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二年汴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梁王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梁王用其言命季昌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昌授以計引見梁王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梁王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

將東蒞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發
後以邀殺其九千餘人岐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鳳
翔官諡曰忠壯季昌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團練使從
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
凝襲破雷彥恭於荊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汴兵攻襄
州匡凝奔於吳匡明奔於蜀而彥恭自朗州復來寇荊
南時留後賀瓌閉門自守梁王聞瓌殊怯除季昌荊南
節度觀察留後以代之蓋天祐三年十月也王偁東都事略云季
興唐末荊南司馬殺逐其節度使陳儆自稱留後發兵攻而季興守荊南今從通鑑梁開平元年
夏四月太祖即皇帝位五月拜季昌荊南節度使三楚新錄

云拜江陵尹兼當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荊南舊統八州當昭以來數爲諸
道蠶食季昌至惟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
季昌招輯撫綏民皆復業是月季昌進瑞橘數十顆於
梁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來攻江陵季昌引
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秋九月彥恭又
攻涔陽公安擊却之丙申梁詔季昌討彥恭冬十月遣
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二年夏四月淮南
將李厚入寇季昌敗之於馬頭秋九月遣兵屯漢口絕
楚朝貢路孝感縣志作九月乙未屯孝昌楚命許德勳擊我於沙頭季
昌懼而請和是歲梁加季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

秋八月梁叛將李洪侵江陵倪可福擊敗之梁復詔馬
步都指揮使陳暉會我兵討洪四年夏六月楚將入寇
季昌擊破於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明年
梁改元乾化二年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治城塹設
樓櫓築江陵外城增廣[illegible]丈復建雄楚樓按江陵志樓在
城西杜甫有西北樓成雄楚都之句高氏因以名內城樓或作楚雄樓非望江樓爲捍敵
執畚鍤者十數萬人將校賓友皆負土相助郭外五十
里冢墓多發掘取甎以甃城畢工之後數聞鬼泣及見
燐火焉是時犒課士功於郢城北土人因名其山曰犒
功山會梁太祖殂季昌見梁日衰弱既得倪可福等爲

將帥梁遣司空冀王保義等爲質將遂謀阻兵自固以
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
因侵襄州復爲節度使孔勍所敗自是與梁交惡乃絕
貢賦累年是歲吳陳璋寇江陵遣可福將兵拒之三年
春正月璋班師還我兵會楚師邀之璋聯舟一百艘爲
一列夜過江口追之不及秋八月乙亥梁主鍠封季昌
爲渤海王一作勃海賜以袞冕劍珮於是造戰艦五百艘修
飾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二國中朝寖
不能制
乾化四年春正月上以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

攻蜀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王擲火船焚蜀浮橋蜀招
討副使張武衆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我兵焚溺死者甚
衆會飛石中王戰艦之尾王遁還我兵大敗俘斬五千
級續蜀藝文志云永平四年荊南高季昌侵峽山逸嘉王宗壽敗之非岩疑即此事
貞明元年冬十二月乙丑梁改元是歲梁主更名瑱
貞明二年　月嶺南王定保來聘
貞明三年夏四月壬寅梁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修好
復通貢獻是歲王築堤自安遠鎮北築麻山南至沱步
瀕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漢之水居民賴焉名曰高
氏堤江陵志餘云高氏常修築金堤厥後以勞役改築遂於外而看花臺一帶築十五里猶存故蹟土人呼為高王古隄焉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夏五月楚人入寇王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
度使劉信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
使李簡帥水軍攻復州信至潭州東境楚兵引去簡入
復州執其知州鮑唐是歲改建內城東門樓曰江漢樓
又築仲宣樓於荊州城之東南隅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六月乙卯朔日有食
之冬十二月遣都指揮使倪可福督修江陵外郭王巡
城責功程之慢杖之是夜以僧齊己爲備工給其月糇
禮待於龍興寺淨院
龍德二年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
同光冬十月戊寅梁亡唐下詔慰諭司空梁震等皆勸王
入覲新主梁震切諫以爲不可恐懷王之患復見今日
王曰吾已決矣多言奚爲留二子守江陵以騎士三百
人自衛朝於洛陽改名季興十一月己未唐加王守中
書令是時王至京師唐主待之良厚而左右伶官求貨
無厭王心頗不平唐主欲留王樞密使郭崇韜諫曰唐

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
不過遣子弟將吏季興獨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
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不廣且絕四方內向
之意不可唐主乃厚禮而遣之唐主嘗問王曰吾已滅
梁今天下孰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將有事於蜀而蜀
地險阻尤難江南財隔荊南一水朕欲先之何如王曰
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
徒無益宜伐蜀便臣請以本道兵先進唐主大悅以手
拊其背王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以爲榮耀王既行即
倍道兼進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

我去一失行已次何則主殊內侮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王過襄州就館而心動斷從者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坐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日已昳斬關而出（薛氏五代史云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今從五代史補）王疾驅而詔書夜至訓度其去遠不可追乃止十二月丁酉王至自洛京握梁震手悔謝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因言是行也入朝於惡彼此均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由是繕城積粟招納梁傳兵為戰守之備是歲改修天皇寺

同光二年春三月丙午唐加王兼尚書令（五代史補作中書令）進封南平王王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是時王過愚亭命圖威武王及愚翁象於亭上亦曰高氏亭愚翁者高駢從弟驤也（名勝志云高崇文之孫駢號愚翁隱於唐年群）

同光三年秋九月唐以王為西川（一作峽路）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為巡屬（一作夔忠萬三州今從南平世家）王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冬十月統水軍上峽取施州蜀將張武以鐵鎖斷江路王命勇士乘舟斫之會風起舟絓於鎖為武所敗王遁還夔忠萬等州皆詣魏王繼岌降十一月唐師滅蜀王方食聞蜀亡遂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安知不為我福

同光四年春二月王表請夔忠等州（一作夔忠萬三州見十國紀年）及雲安監隸本道唐主許焉詔未下時門下侍郎豆盧革同門下中書平章事韋說受賄主之也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孫光憲於王王命光憲掌書記時王欲攻楚大治戰艦光憲以為荊南士民始有生意未可與楚

交惡王然其言而止是月唐主遇弒丙午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六月甲寅王表求夔忠萬歸峽五州於唐為屬郡累言去冬先朝命攻峽內屬郡等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夔忠等州（一作夔忠萬三州）旦夕歸於收復乃發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同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唐大臣多謂王請自取諸州而兵出無功不當以諸州與我唐主重違王意不得已許之

天成二年春二月王既據夔忠等州復請唐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唐主不允時夔州刺史潘炕罷官王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唐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

爲刺史王衍而不納復遣兵襲唐之涪州不克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一作拱）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王殺珙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貨至是唐加詰問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沿遡險阻凡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唐主大怒壬寅制削王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江陵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權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璋竟未嘗出兵三月訓兵至江陵楚遣都指揮使許德勳將水

軍屯岳州王堅壁不戰乞師於吳吳人率水軍來援會江陵卑濕復值久雨將士多疾疫訓亦寢疾夏四月唐主命樞密使孔循來審攻戰之宜五月循至於江陵攻之百端不克遣人入城說王王語不遜丙戌唐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唐詔劉訓引兵還是月楚貢使史光憲自唐歸唐主賜楚王殷駿馬十美女二過於江陵王執光憲而奪之請舉鎮附於吳吳臣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且洛陽去荊南近唐人襲之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勿能救寧無愧於心乎乃受其貢而辭我稱臣六月丙戌鄴敗我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唐詔西川兵防夔州孟知祥遣左廂都指揮使毛重威戍之秋七月唐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歐史西方鄴傳云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然他書無取歸州之事今不從）癸酉唐追與我夔忠等州罪賜宰相豆盧革韋說死（五代史豆盧革傳云初革說帝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遣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爲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八月己卯朔日食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是歲築內城以自固名曰子城（江陵志餘云子城高氏所築內城也倪濤可所築）建樓於內城東門上曰江漢樓置荊門軍於當陽縣

乾貞二年春三月楚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入寇王與楚師戰於劉郎洑先是希瞻舊戰艦於水港至是出戰艦橫擊勢不可遏我師敗績俘斬以千計楚人進逼江陵王歸史光憲以求成是役也楚王責王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藩蔽楚王是之是月孟知祥請召戍夔之兵還唐主不許其將毛重威帥其衆鼓噪逃歸夏四月吳將苗璘王彥章會我兵攻岳州爲楚所虜

六月辛巳王以荊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奉吳正朔王子從誨切諫不聽吳封王爲秦王唐命楚出師問罪楚王遣許德勳大入以其子希範爲監軍師次於沙頭王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死之王再求成德勳引兵還九月辛巳金火合於軫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巳亥唐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使發諸道兵會襄陽以入寇冬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於斗乙卯月有食之王寢疾命子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王薨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按陶穀季興鄣年遺碑勳海行年紀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

七十一諡曰武信葬於江陵城西之龍山鄉江陵志餘云城西有高王廟祀武信王一稱土主廟又太白湖口有高陵廟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

初王常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媼秉燭而迎執禮甚謹王疑之媼曰適夢金甲神排戶呼曰有王者來宜速起將軍得非其人耶王大悅而去卒符其言王雖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巳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被遷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處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霰雨灂灂風吼如斸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蠈兮東西南北王聞之雖被諷遠而亦不甚罪焉

論曰武信失策未有如入覲洛京與勸唐伐蜀之二事者夫以莊宗之猜忌要何愛乎荊南乃頓釋狐疑幸免虎口危矣至荊蜀成脣齒之形不待智者知之審也而從臾興師鼓行前進藉稍及米事有固然假門高之難不作江陵尚有寧字耶雖然處南荊州地當四戰成趙

相繼亡不挫躡武信以一方而拮衡諸國間或和或戰旋中原於股掌之上其亦深講於縱橫之術也哉

十國春秋卷一百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諸匡鼎虎男氏閱
耶文周　耶少霞　重校刊

荊南二

文獻王世家

文獻王名從誨字遵聖武信王有九子而從誨其長子也為人明敏多權計開平中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省武信王武信王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未幾加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武信王寢疾

從誨遂襲位吳睿帝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吳太和元年夏四月丙午楚將王環敗我軍於石首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謀佐曰唐近而吳遠舍近事遠非計也乃遣使聘於楚楚王殷為請命於唐又復致唐山南東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內附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進獻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是年秋七月甲申拜從誨荊南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先王為楚王謚武信己丑罷荊南招討使從誨仍奉吳正朔長興元年春三月從誨奉表請吳告以歸款於中國恐為唐人所討吳人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問罪不克而返二年春正月唐加從誨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江陵尹三年春二月唐賜爵渤海王冬十月貢銀茶於唐以求戰馬唐明宗以荊南內地何煩設備賜馬二十匹却王獻

長興四年冬十一月唐主亶殂於雍和殿十二月癸卯朔宋王從厚嗣皇帝位

應順元年春正月戊寅唐大赦改元壬辰改封王為南平王夏唐潞王從珂自立為帝改元清泰唐使臣李鏻馬承翰至自楚錄求貨於王王贈以馬紅裝拂二探鋸皮一

清泰二年春正月左右稱楚王希範王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言馬氏奢僭將亡又何足慕王深然之是歲梁震因請退居王為築室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王盡以政事屬光憲

清泰三年夏四月王遣使奉牋勸吳臣徐知誥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天子國號晉己亥改元天福是歲迎彌勒瑞像於龍興寺江陵志餘云彌勒瑞像現於高氏清泰間隨吳商賈販船至荊登岸乃知為像高氏迎之從香烟所指至城西北隅為壽寺右手缺中指屢鑄不成後漁人得之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冬十月吳徐誥稱帝

國號曰齊庚子遣使來告即位十一月王表請於齊置邸金陵許之十二月乙卯朔日有白虹二
天福三年春正月甲子王遣龐守規如齊賀即位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夏五月壬子月犯上將是時作僧伽妙應塔。
天福四年春二月齊主復姓李氏改國號唐更名昇是月王遣王崇嗣如唐賀南郊
天福五年春三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叛王陰與之通冬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是歲晉翰林學士陶穀爲王生辰國信使來聘於我王宴穀望沙樓〔樓在宣德在城東南隅相傳鄭高氏望沙樓也陶穀詩云朱欄城東角高王此望沙即此〕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

穀還具道王語晉主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
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求援於我王遣從進書賜爲拒絕從進怒誣王以他事王用行軍司馬王保義言具奏其事於晉且請助兵討之冬十一月遣使貢晉金器一百兩御衣段羅綾絹一百五十疋白龍腦香二斤九錁純鋼金花手劍二口謝恩賜御馬又別進賀冬至銀五百兩十二月丁亥晉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我兵會晉兵討襄州王遣都指揮使李端將舟師數千至南津爲應且以兵糧助晉
天福七年夏六月晉主殂於保昌殿齊王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王求郢州爲屬郡晉不許是時王遣使如蜀請翰林待詔李文才圖義興門石省并其故事
天福八年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是時王鑿江陵城內西南隅爲池〔江陵志餘云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清深鑿澤而不涸高氏之所鑿也〕立亭於上曰渚宮先是城東南舊有渚宮〔楚頃襄王之離宮也〕王特倣其名而稱之又置亭於諸宮側曰迎春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晉大赦改元晉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伎彈琴以樂之〔鑑府華王贊從詩有句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紅妝二句一云仁裕詩〕

開運二年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歲建杞梓堂又建木犀亭
開運三年春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契丹執晉主重貴以歸
開運四年春正月王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以馬來賜亦遣使間道詣太原劉知遠勸進且言王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知遠陽諾之二月辛未北平王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更稱天福十二年

夏六月改國號曰漢仍以天福年號遣使來告諭王止表賀登極進金花銀器一千兩異紋綺錦法錦三百疋筒卷白羅二百疋白花羅一百疋絨毛暖座兩枚九綵純鋼手刀一口仍求郢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王遂拒而不受秋九月王聞杜重威叛發水軍襲漢襄州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所敗又攻郢州州刺史尹實大破我師（一作尹實）王乃絕漢附於唐蜀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元已未漢主更名暠丁丑殂於萬歲殿二月辛巳周王承佑即皇帝位夏六月王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詣闕

乞修職貢進漢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綵錦五十疋繒錦六銖五十段羅二百疋龍腦香二斤漢下詔慰撫

是歲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於我王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前辭敏爲言杜重威恐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面晉兵皆漢有也王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王王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王以爲譏己即以大卮罰敏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多假道荊南於是武信王及王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稱帝惟王所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又曰高無賴俚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也王性雅好賓客不惜千金求良驥竟沒世不獲以此爲恨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王薨年五十八明年十二月漢主敕曰故荊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宜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故吏陳行聚上考功覆奏下乃議謚今皆敘新例也謚議上謚曰文獻贈尚書令葬龍山鄉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按江陵志三王神道碑及翰海高公保勗神道碑皆穀所撰）

貞懿王世家

貞懿王保融（馬令南唐書作保勗）字德長文獻王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唐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晉天福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內外諸軍假遷荊南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及文獻王薨保融權知軍府事是爲漢乾祐改元之十一月也十二月丁丑漢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荊歸峽觀察使是年葬先王於江陵之龍山漢主遣翰林茶酒使郭允明來賜衣帶允明東服導從如節度使

令人齎御酒數十甕實集載周遣索御酒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我國人皆恐保融重賂允明以遣二年冬十月丙戌漢以三叛平加保融檢校太師兼侍中

三年冬蜀施州刺史田行皋來奔保融曰彼叛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而歸之周廣順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保融表賀登極貢白金一千兩法錦二十疋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宋史作渤海正衙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景範發册仍賜禮服冠劍

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太白經天是歲周主命內臣李延玉賜王馬且問所好何馬王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騾

儼使坐下坦穩免勞控制惟扇庶幾也扇即騬郭崇韜云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古皆作騸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若未經扇亂氣發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磬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一云此文獻王論馬之言

廣順三年夏六月遣使貢周白龍腦香及法錦五十疋鹿胎綾段六幅襦面等各一百事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大赦改元進封王爲南平王壬辰周主威殂於滋德殿丙申晉王榮嗣位是時王修江陵大堤改名曰北海周加王守中書令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下詔征淮南王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於唐勸其內附二月丁亥貢周御衣金帶九鍊純鋼手刀弓箭諸物

顯德四年春二月周主南征三月丁未周師克唐壽州冬十二月丁丑周師取唐泰州

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周師取唐海州壬辰又陷唐靜海軍丁未又克唐楚州王遣魏璘帥戰艦百艘東下會周伐唐至於鄂州二月甲寅周師拔唐雄州夏五月唐主李景稱臣於周周主得王所與唐國璽大喜賜絹萬

疋六月王遣使勸蜀主稱藩中朝蜀主報以前歲濮州刺史胡立歸致書於周不答冬十月王再遣蜀主書勸稱臣中朝庚子王聞周師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周主下詔褒之荊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顯德時無歲不修職貢王又謂器械金帛皆上地常產不足以效誠節乃遣其弟保紳入朝周主益嘉之初武信王之鎮梁也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洎天成長興間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周平淮南乃命泰州給之

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加王守

太保是歲王奏授長子繼沖爲荊南節度副使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周禪王益懼一歲三入貢於宋宋帝恩禮有加加王守太傅秋八月王以疾薨年四十亦葬龍山鄉至今有高氏三王墓云訃聞宋帝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李汀持節冊贈太尉太常因革禮云故推誠奉義同德翊戴功臣荊南節度觀察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高保融奉敕可贈太尉諡貞懿一作正懿王莊闊淹緩無材能一時政事悉委弟保勗焉

侍中保勗世家

保勗清異錄作保勖字省躬文獻王第十子貞懿王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貞懿王嗣政令判內外諸軍事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太傅充荊南節度副使遙領初從貞懿王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使貞懿王卽世保勗權知軍府事奉章以聞宋太祖卽拜保勗荊南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初貞懿王於絕南城北決江水瀦之凡七里餘謂之北海事見前篇以閡行者太祖因保寅自汴歸諭旨令決去使道路無阻保勗少多病體貌羸瘠頗有治事才至是淫泆無度日召倡伎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有估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約四十圍共千枚獻於保勗保勗命作頭珥樞子置之名曰海珠聚其玩物多此類也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頷之卽以繼沖判內外兵馬建隆三年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宋帝聞訃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廚使李光睿賻祭初保勗在保抱文獻王獨鍾愛之或盛怒見必釋然而笑荊人目爲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靡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侍中繼沖世家

繼沖字成和宋史及東都事略云字貫平今從歐陽史貞懿王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授檢校司空領荊南節度副使宋建隆三年保勗疾革命繼沖權知軍府保勗旣歿宋除繼沖檢校太保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先是太祖遣盧懷忠來使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會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太祖謂宰相范質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

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蓋全策也乾德元年春正月乃命慕容延釗帥師平湖南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且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沖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以往二月處耘至襄州遣其將丁德裕來諭假道之意

三楚新錄云李處耘以將由江陵慮繼沖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授忌東道之主蓋在足下茲湘在急迫故不淹留但假一郡道使於城外避過幸矣

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言於繼沖曰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不惟免禍而亦不失富貴繼沖乃遣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以爲無虞也是夕延釗召保寅宴帳中處耘密遣輕騎

數千前進繼沖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前鋒遂入州城

宋史李處耘傳云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荊南請具薪水給軍荊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令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荊南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飲宴暮留延釗之緩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候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荊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趣朗州

繼沖遽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縋井上納內人入竇多墮井死

江陵志餘云高氏井在子城內高王後苑之井也宋兵入城繼沖以氈覆井給內人多墮見殺人者之名析建劍於上

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內州府三

江陵府歸峽二州

縣一十七一作十六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於宋宋太祖令賓府使部岳持詔安撫淵以衣服玉帶器幣鞍馬賜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又授繼沖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黃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爲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沖籍管內芻糧錢帛之數及縣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於宋三月宋詔數轉庫使

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沖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除授貞懿王兄弟諸父官有差復命王崇範爲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朗允修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別賜管內符印是五月保紳等入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宋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會是歲太祖有事於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家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纈旗幟象牙玉帶勒及郊祀銀萬兩太祖賜賚甚厚郊禮畢授繼沖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沖鎮彭

門幾十年委政僚佐制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東都事畧云年三十六宋開太祖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自梁開平元年武信王據有荆州旋得歸峽傳襲四世五帥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凡五十七年初乾祐中貞懿王命工鑿池江陵志餘作文獻王未審是非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亟屏左右啓之乃金篆六字曰此去西龍即歇一云焚香啓匣得石有文云云王甚秘其事至是高氏立國果盡於建隆之末又荆南尚使羨器皆高其足公私競製用之謂之高足椀及宋軍臨城舉族東遷是亦高足讖之應也

論曰眞人出四海一理勢之必然也天未厭亂羣雄蜂刱即無伐虢滅虞之謀高氏其能常守此土乎光憲知幾所由與賣國以徼富貴者異矣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諸匡鼎虎男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荆南三

列傳

武信王夫人張氏

夫人張氏者故武信王愛姬而文獻王之母也武信王隸梁麾下時每行軍必挾夫人與俱一夕軍敗誤入深澗中會夫人方娠文獻王宛轉不能起王懼追兵且至

欲棄夫人熟寢以巨劍刺兩岸期岸崩以壓之既而夫人遽驚呼曰適夢泰山頹壓妾身賴金甲執戈者抵之獲免王遂挈之行未幾生文獻王以富貴終

武信王子從翊 從誨 從讓 從謙

武信王從子從嗣 從義

文獻王子保勗保正 保紳 保寅

保緒 保節 保遜 保衡 保膺

貞懿王子繼充 武信王五女

從翊武信王子也官介州刺史歸宋遷右衞將軍

從詵武信王第 子文獻王弟也繼沖時爲牙將歸宋

授右衛率府率
從讓武信王第　子入宋授左衛道率府率
從謙武信王第　子降宋擢左司禦率府率武信王子
九人文獻王而下知其名氏者四人餘不具見
從嗣武信王從子也爲人驍勇有力藝馳突深入敵軍
率以爲常積功至雲猛指揮使天成三年楚武穆王遣
許德勳入寇以其子希範爲監軍師次沙頭從嗣特勇
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負爲楚將廖匡齊所
殺士懼遂與楚和
從義亦武信王從子也觀貞懿王爲季父行顯德時從

義謀作亂其從高知謀告變貞懿王命徙於松滋已而
殺之竟以不良死
保勳文獻王第一子保正文獻王第二子皆貞懿王兄
也文獻王十五子今可考者保勳保正貞懿王保紳保
寅保緒保勗保節保遜保衡保膺十一人而已
保紳文獻王第　子也周顯德時貞懿王與世宗通好
以爲器械金帛不足以效忠節乃命保紳入朝致歸順
之意世宗大悅遂詔以泰州鹽給荊南牙兵保紳歷官
江陵少尹歸宋擢衛尉卿
保寅字齊爽文獻王第　子晉天福七年以蔭授太子
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貞懿王時遷授節院使宋興
保勗既襲荊南節鎮命保寅入覲汴京太祖召對便殿
慰籍甚至授掌書記遷保寅謂保勗曰真主出世天
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爲他人取富
貴資保勗不聽及宋將慕容延釗等征武陵道出[illegible]口
保寅奉牛酒犒軍太祖嘉其功爲召赴闕除將作監充
內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乾德四年丁母艱起復
轉少府監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卿[illegible]是州本
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爭有隙事多沮撓保寅心
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宋太宗從之擢其言又

爲西川諸州都巡檢使改光祿卿歷知同汝二州改光
化軍卒年六十八訃聞朝廷賻錢十萬廢朝一日初保
寅在懷州日薦揚倚子欽若黃震年[illegible]學在同州錢
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illegible]也保寅皆加獎
拔許以遠大之器世多其能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
國並進士及第
保緒文獻王第　子[illegible]官左衛都將入宋擢鴻臚
少卿
保節文獻王第　子也生而穎異官右衛都將娶功臣
王保義女納土後宋除爲司農少卿

保遇事繼沖爲牙將文獻王子也入宋太祖命爲左監
門衛將軍
保衡文獻王第　子累官巴州刺史及繼沖納土宋以
爲歸州刺史
保膺亦文獻王子起家知峽州事入宋署爲本州刺史
繼充貞懿王之子也貞懿王二子長曰繼沖次曰繼充
繼充官至歸州刺史又有高繼冲者宋初爲大理卿疑
亦南平諸從也以世系未詳姑闕畧焉
武信王五女失其名相傳五女俱幼年好道薙髮爲女
僧各止一處一曰佛華寺一曰菩提寺一曰莊嚴寺一

曰石佛寺一曰法輪寺

王保義　司空薰　倪可福　鮑唐

王保義江陵人武信王署行軍司馬與司空薰梁震同
爲賓客多所裨益文獻王時襄州安從進叛晉結援於
王王外爲拒絶而陰實與之相通及從進來乞師王知
大小之勢不敵遂陽責以大義且以禍福諭焉從進不
落於是誣王有異志保義力勸王曰其狀願舉兵助晉
以釋晉主之疑識者韙之累官武泰軍留後改平江軍
節度使子貞範惠範延範有傳
司空薰其先臨淮人唐知制誥圖之族子也武信王鎮
荊南薰與梁震王保義等偕居幕府遇事時多匡正梁
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藩鎮薰因勸武信王朝京師
用結唐主心時梁震切諫不可而武信王卒從薰言幾
不得脫歸然唐舍江陵而竟先滅蜀者亦薰一言力也
薰後事不見於史未詳所終
倪可福江陵志餘作倪福可非　人也唐天祐三年武信王權
荊南留後而可福時爲爲前指揮使會朗州雷彥恭屢
犯荊南梁王全忠遣可福率官兵五千人戍之可福指
畫方畧力拒彥恭勵兵稍稍引去已而又築寸金堤激
水捍蜀有功江陵志餘云寸金堤在西門外將軍倪可福所築謂其堅厚寸寸如金也武信

王愛其勇使隷麾下爲親校且以女妻可福子心相得
也可福摧鋒陷陳所向克敵李洪來寇江陵可福以兵
擊敗之推爲首廂馬步都指揮使龍德時江陵城圮可
福以卒萬人修外郭不時築武信王責功程之慢杖之
百歸謂女曰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非示辱也以
白金百鋌遺之荊楚志云可福季興婿也築城愆期季興怒責其妻可福併力完之高乃盛爲發奩資遣今從通鑑所載楚志仍誤可福竟以功名終賜田於江陵東三
十里子孫聚居其處號曰諸倪閘江陵志餘云諸倪閘有轉角臺乃將軍倪可福故宅又云倪軍市在城東六十里倪可福屯軍之所處有八井歲久堙沒又有倪將軍廟在城西五里以其有修隄功故祀之

顧唐故梁復州知州爲吳將李簡所執已而歸武信王武信王俾同倪可福隸麾下遂與可福齊名

梁震　孫光憲

梁震邛州依政人也初名藹會唐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謁象象曰君才思敏妙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藹名雨下從謁以雨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今名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梁開平初歸蜀道過江陵武信王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屬吏即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王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爲不受辟署稱前進士王亦時時呼爲先輩唐莊宗滅梁盡等咸從臾王朝京師震堅沮以爲不可曰唐有併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大王梁室故將安知彼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爲虜爾王不從而東身朝唐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王方食落箸而歎曰老夫過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我福已而莊宗果弒鄴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唐遣房知溫領軍入犯武信王伺其兵少欲開城盡殲之震諫曰朝廷盧樂征役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諸侯各以吞噬爲志若大王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大王土地邪爲大王計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庶幾可保會王寢疾不起文獻王纘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王爲郎君一日王諭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王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

王爲之築室於土洲上（江陵志餘名梁家臺）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堯山堂外紀曰震晚年稱荆臺隱士題院中壁云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說長最黃猶依然花竹外清風高古凜荆臺）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王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是終其天年所著文集一卷行世先是有薛少尹者擅相人之術震同進士董與杜無隱往叩薛曰梁秀才此舉必擢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竟如其言繼震輔政者則有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貴平人（北夢瑣言作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獨讀書好學唐時爲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武

信王奄有荊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盡力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王乃止文獻王立會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王居恆羨馬氏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徒驕侈僭汰取快一時危亡無日又足慕乎王忽悟曰公言是也爲修謁者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繼沖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荊渚以

兵過城外大將李景威勸繼沖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未易當也因教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悉獻三州之地宋太祖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稱治乾德末卒光憲博物稽古先是唐元和中裴宙鎭荊州掘地得一石規模悉倣江陵城制命徙置他所頓淫雨不止仍復舊處天乃霽一日文獻王經其地顧謂光憲光憲曰昔伯禹治水自岷至荊定彼泉源之穴慮萬世下或有汎濫爰以石屋鎭之耳王大加歎賞爲置之牲醑經籍纂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所著有荊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北夢瑣言蠶書若干卷容齋三筆載有諸子錄異亦光憲撰又撰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荊南怏怏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有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光憲又雅善小詞錄入蘇花間集采其辭至六十餘篇子謂篇。光憲常諫保勗曰宋有天下詔書皆合仁義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見長編

論曰南平起家僕隸而能折節下賢震以謀畧進光憲以文章顯卒之保有荊土善始善終區區一隅歷世五

主夫亦得士力哉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錢塘諸匡鼎虎男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荊南四

列傳

李載仁　倪從進　王貞範　王惠範弟延範
康張　魏璘　王昭濟　王崇範

李載仁唐室之遠裔也開平初避亂來江陵武信王署爲觀察推官自負才學深爲王所嘉賞從容接待禮遇有加然性迂緩頗不厭衆心文獻王時稍遷至郎中一日赴王召甫上馬而部曲相毆載仁怒急命於廚中索餅及豕肉令毆者對食仍戒曰苟再犯必當於豕肉中加酥聞者咸以爲笑又與妻閤異室兩處一日閤忽叩閤至載仁亟取百品歷視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那可就宿其舉止多此類也及孫光憲掌書記牋奏書檄皆出載仁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與光憲有隙光憲稍稍避之人以光憲爲長者載仁常爲光憲言曾日廢梁祖張策弟嚴轄易遣敕因脫髮厭挂天尊髻上處云爲我寧之俄頃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歸至別業而今亦異事也

倪從進武信王之子壻也父可福爲武信王大將從進以蔭得官復娶王女甚貴寵一時皆艷慕之功臣子與王家爲婚姻可知者王保義子惠範及可福子從進凡二人云

王貞範平江節度使保義子也事文獻王爲推官累官少監素精於春秋有駁正杜預左傳註數百條人多訝之獨與同官孫光憲說春秋義合兩人心相得也女弟故所稱荊南仙女者嘗晝夢異人授琵琶樂曲二百餘調命曰此曲譜屬元昆製序當刊石於甲寅之方於是貞範如女弟指爲製序刊所傳曲有道調玉宸宮夷則宮神林宮蕤賓宮無射宮元宗宮黃鍾宮散水宮仲呂宮商調獨指泛清商紅綃商風商林鍾商醉吟商玉仙商高雙調商角調醉吟角大呂角南宮角中宮角蕤賓角羽調鳳吟羽鳳香羽應聖羽玉宸羽香調大呂調兩曲名間有同人世者如涼州渭州甘州綠腰莫鉏頭盆樂安公子水牯子阿泛濫之屬摹本流傳一時咸詫以爲異

王惠範亦保義子也善修飾尋讀書以門蔭爲文學遷觀察推官文獻王妻以女且以惠範本將家子命掌幕中內外軍政惠範豪邁不羈斷以籍書符牒爲俗務入告王辭之自是以王爲不知己凡軍府大事皆不參預

但以金帛購古書圖畫自撫玩爲志爲弟延範形貌奇
偉性任俠家富於財好施不倦文獻王署爲太子舍人
後從繼沖入宋官大理丞知泰州太平興國中爲廣南
轉運使
康張事文獻王爲硤州長陽令有良吏才一邑稱治與
少監孫光憲時相往還云
魏璘不知其家世事貞懿王爲指揮使勇略絕倫顯德
中周世宗南征徵兵於王王命璘帥兵三千人趣夏口
以會周師居二年周與唐搆兵璘復蒐戰艦五百艘駐
鄂州以助戰周主嘉貞懿王功優詔慰諭荊南自倪可

福鮑唐之後故推璘爲名將同時又有客將陸昃者驍
果亦死於璘
王昭濟故客將也宋師既入江陵繼沖命昭濟與蕭仁
楷奉表納土宋太祖嘉其功署昭濟左領軍衞將軍仁
楷亦除供奉官後不知所在
王崇範事繼沖爲支使納土後遣崇範齎貢金器五
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
二百事宋太祖擢崇範節度判官終於其職
李景威　梁延嗣
李景威荊州長陽人也文獻王時未知名及仕貞懿王

擢水手都指揮使繼沖代保勗節鎮景威時爲帳下親
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
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沖遣景威將兵
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荊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
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直欲乘釁
代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
之臣雖不才願盡以相付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
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
宋太祖聞之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䘏其家先是景威
語繼沖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滿百則王者興武

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今此洲遽爲漂沒若
可憂也繼沖殊不爲意遂至於亡國
梁延嗣京兆長安人三楚新錄云復州景陵人唐同光中將兵守復
州監利按五代史云監利故屬復州梁貞明中割隸江陵據此則武信王得監利之後遂屬荊州矣武信
王之朝唐也莊宗欲陰圖之既敗趣歸遂以兵攻監利
星沙二縣延嗣兵敗爲王所獲至文獻王立擢爲大校
承制授歸州刺史已又領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歷事
貞懿王及保融保勗疾革召延嗣語之曰我疾遂不起
兄弟中孰可寄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
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

也卽以繼沖判內外兵馬繼沖之得立延嗣功居多歷及繼沖納土延嗣與孫光憲實勸之宋以歸順功授復州防禦使充湖南荆南步軍都指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常某疾禱於城隍神是夕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年八十一卒延嗣起家行伍居恆許健兒士卒之節一日與孫光憲同赴毬場光憲上馬左右掖之者頗衆延嗣在後戲曰就閑大夫年老而彌壯邪良由扶持力爾光憲回顧曰非是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慙論者少之

論曰江陵之失也景威慷慨以殉可謂忠矣延嗣力勸納款俾高氏終保富貴其殆譙周之流歟然而爲延嗣易爲景威難事故未可成敗論也景威與湯世之從俊者哉

溫克修　　王處士

溫克修故江陵司藥庫吏也唐天復中與術者向隱處隱告以江陵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鎮此邦二十年他日又自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及武信王爲荆南留後先是賜姓曰朱隨復本姓與符國舅之說天成二年唐軍圍江陵時文獻王以王子守城克修因以讖言白之文獻王未之信也明年武信王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王襲位人以爲其言有驗

王處士者不知何許人文獻王時居江陵以善卜名周晉王柴榮之未貴也以布衣與十[illegible]頡跌氏貨殖荆南一日過處士卜方布卦忽一蓍[illegible]有立處士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所受高曾[illegible]凡卜蓍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復卓立不仆得非爲天下主乎遽起再拜榮雖陽爲詰責而私凡甚喜後果承郭氏之後踐皇帝位一如處士言

僧齊己　　僧文了　　荆南僧

僧齊己益陽人本佃戶胡氏子也俗名胡得生七歲居大溈山寺與諸童子牧牛天性穎悟常以竹枝畫牛背爲詩詩句多出人意表宗僧奇之勸令落髮爲浮圖時都官鄭谷在袁州以詩名齊己攜所詩往謁有云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谷覽之曰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過稱已改得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爲結爲詩友又齊己有早梅詩中云昨夜數枝開谷爲點定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爲齊己一字師久之居長沙

道林寺湖南幕府號能詩者徐仲雅廖匡圖劉昭禹輩靡不聲名藉甚而仲雅尤傲忽雖王公不避獨見齊已必悚然不敢以衆人相遇齊已故貧甚于是愛其詩者或戲呼之曰詩囊無何將遊蜀武信王留齊已名遂留之龍德元年禮齊已於龍興寺署爲僧正時降手牘慰藉良厚然居恒多鬱鬱不樂借虛中贈詩云老負峨嵋月閑看雲水心蓋傷其志也齊已既託迹江陵惟事筆墨自娛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述懷頃之唐秦王從榮召入侍中秋大宴齊已窺從榮藏異志有東林莫礙漸高勢四海正看當路時之句幾以諷刺得罪已而

脫歸荊南賴武信王匡之獲免其不屈節侯王類如此梁震晚年酷好吟咏尤與齊已善互相酬答齊已竟終於江陵自號衡嶽沙門一云齊已終豫章西山紗故寺家有塔存焉龍盤其旁故也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命曰白蓮集齊已常於鶴山林下遇一僧於指甲下出二劍凌空躍去蓋劍俠也時時爲人道之又同僧仰山住豫章觀名既什粥號曰粥名尺樂佛所讚揚義冠三壇功標十刹更爾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湯饍不資自業辭流稱其際調當與食時五觀並傳

文了吳僧也雅善烹茗擅絕一時武信王時來遊荊南延住紫雲禪院日試其藝王大加欣賞呼爲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人皆目曰乳妖

荊南僧失其名氏以粥香爲業清泰中貨子等香貨富無二價居常紀不市香和合而篋中所貯都梁鬱金輕販售無弊人莫測其從來皆疑爲仙者

荊南仙女

荊南仙女者平江節度使王保義女也兒時聰頴不凡五歲通黃庭內外經及長善琵琶一夕夢涉水登山頂見金銀宮闕中有仙人披羽服自稱曰麻姑傳以樂曲自是每夕輒夢遇之即指授音律歲餘得百餘調都非

人間所習有其尤著名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更爲壇奇已而適文獻王子保節復夢麻姑至曰郎當相邀明日庭中聞雲鶴音樂仙女奄然而逝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周　霖雨三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刊

北漢一 五代史作東漢十國紀年及通鑑作北漢今從之

世祖本紀

世祖姓劉名旻高祖之弟也同爲章懿皇后所出 五宗高祖從弟者舊見劉恕要錄舊史作弟今從歐陽史曰母弟 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常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署崇馬步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除太原尹未幾遷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授河東節度使累加兼中書令隱帝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爲樞密使有大功而與崇素不相能崇與屬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籍民爲兵以自固乾祐三年隱帝遇弒崇集謀舉兵會樞密使威反狀已白而隱帝諸大臣不即推崇之故未敢即立繆請立崇子贇爲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崇獨私心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乃罷兵 按漢隱帝實錄云議立徐節度人后遣中使覺諭劉崇崇遂人稱大位當卻在其子上章謝逃恐無此事今不取 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至是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

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崇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崇大罵驤離間父子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以其事白漢太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代漢是爲周太祖降封贇湘陰公崇遣牙將李䨳奉書於周求贇歸太原周主報以湘陰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爲憂但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崇知贇不得歸始有自立意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帝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按通鑑劉崇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歐史藏方考則云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無隆蔚二州之名要而論之晉高祖割山後七州山後九州以界契丹而蔚州實在其中則通鑑以蔚州爲北漢有者誤也至隆州乃北漢所析置地理表中今列其名以補歐史之闕 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是日周殺湘陰公贇於宋州帝以地狹民貧祭祀簡略如家人禮不建宗廟月俸宰相百緡節度使三十緡其餘薄有資給是時遊將濟事耳稱若命遺書皇子承鈞帝令承鈞致書吉本朝論乞紹襲帝位願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貢之丙戌發兵屯陰地

黃澤關栢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
都監李存瓌將兵萬人侵周晉州帝聞湘陰公死大慟
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二月戊戌我兵五道攻晉州
周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承鈞令將士蟻附登城晏伏
兵奮擊我師敗績副兵馬使安元寶降周癸卯移軍攻
隰州周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
我兵長壽村執我牙將程筠殺之未幾我兵薄州城攻數
日不克遂引還丁巳遣通事舍人李𧦬使於遼乞兵爲
援三月甲戌𧦬至於遼遼主兀欲（即遼世宗也通鑑作永康王）與帝
約爲父子之國使拽剌梅里來報聘己卯周遣敗卒二

百六十餘人還太原各賜彩䌽巾履夏四月遼遣使來
告周使田敏約歲輸錢十萬緡帝命宰相鄭珙以厚賂
謝遼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五月辛未珙卒
於遼甲戌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稱藩於我六月遼上遼
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遼史作燕王牒蠟樞密使高勳）册命帝爲大漢
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又以黃騮九龍十二稍金帶報聘
帝更名旻秋七月翰林學士衛融等請遼謝册禮且請
兵九月招討使李存瓌自團柏擊周遼欲引兵來會與
諸將議於九十九泉諸將皆不欲南行遼主强之癸亥
行次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

漚甞作亂弑其君兀欲丁卯齊王述律代立上尊號曰
天順皇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劉承訓來告
哀帝命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遼賀即位復以叔父事
之請兵以擊晉州遣使如遼行弔禮冬十月辛卯周
潞州巡檢使陳思讓敗我兵於虒亭甲辰遼遣彰國節
度使蕭禹厥率兵五萬來會帝帥兵二萬出陰地關攻
晉州（五代史王峻傳曰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且劉旻兵銳未易可當臣所以留此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動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舉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禦之守素還遂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親征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丁

未圍晉城北三面置寨周巡檢使王萬敢龍捷都指揮
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十二月乙巳王峻
引兵救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險要峻憂我兵據之是
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王峻傳曰峻軍中自絳州前鋒報度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拒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帝攻晉州久
不克會大雪我軍乏食契丹兵思歸聞峻至燒營宵遁
峻入晉州乃遣行營都指揮使仇宏超等將兵追於霍
邑縱兵奮擊我兵大敗墜崖谷死者無算周將藥元福
曰劉旻悉發其衆挾契丹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
狼狽而遁不乘此剪撲必爲後患王峻遣使止之遂解

去契丹兵至晉陽上遣什長三四因厭戰無功釘大將一人於市何日所需為帝始息意於進取是時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乾祐五年春正月遣兵侵周府州爲防禦使折德扆所敗（殺我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扆入寇攻岢嵐軍以兵戍之是月帝置寧化軍於嵐州界又置雄勇鎮於其北備周師也夏四月丙戌朔日食六月壬寅帝以周人犯邊遣使求援於遼遼主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冬十月甲申帝遣使於遼進葡萄酒十二月癸未高模翰及我兵圍晉州是歲麟州刺史楊崇訓歸款於周初崇訓父信受命於周爲刺史及信卒崇訓以州來降至是爲羣羌所圍叛去（後復歸我）

乾祐六年春周正月壬午遣使謝遼以高模翰卻周軍故也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貢遼因附書於我遼主詔達其貢丁酉遣使赴遼喪衣及馬夏五月壬寅遣使如遼言石晉稱臣聖皇帝聖德神功碑爲周人所毀請再賜許之秋八月遣使如遼乞援九月庚子貢梨於遼十一月遼葬貞烈皇太后於祖陵帝遣使會葬冬十二月遣兵侵周府州折德扆拒於城下我師敗績

乾祐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於滋德殿丙申晉王榮即皇帝位帝聞周主殂喜遣使於遼謀大舉伐周二月遼遣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遼史作政事令耶律敵祿）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來會於晉陽（晉陽見聞錄云衆號騎六七萬數十萬來會）帝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周世宗實錄作張暉領三千騎爲前鋒并進）與契丹兵南出團柏丁巳我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牙將迎戰於太平驛張元徽殺其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三月我兵乘勝逼潞州引兵而南是時周主新即位聞我（句恐有誤）國幸周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周臣多勸其山陵有日

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周主曰以吾兵力之強破旻如泰山壓卵耳（五代史馮道傳劉旻攻上黨周世宗曰劉旻少我初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我且喜周兵者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耳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遂親戎視行癸巳前鋒與我兵遇於高平南之高原（周世宗實錄云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今從十國紀年作癸巳）我兵少卻周主麾諸軍亟進帝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居東偏楊袞軍西偏而周師亦列爲三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央張永德以禁兵衛周主周主介馬自督戰袞望周師謂帝曰勁敵也未可

輕動帝奮髯曰時不可失諸公勿言致怒而去時東北風方盛俄而遽轉南風崇儁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帝云時可戰矣帝從之既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義可斬也南風勢急非北軍之利宜少待帝怒帥麾元徽戰元徽擊右軍兵始交周將愛能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於是步卒數千餘人棄甲來降元徽呼爲兵幹拔川谷敵兵大駭周主忽躬督騎入陳引五十人直衝帝之牙帳帝方張樂飲酒不聞敗及其奄至殊驚惶失次周主因親犯矢石督戰士士莫不以一當百奮勇爭先周將趙匡胤馬仁瑀馬全乂及張永德等摧鋒

陷陣勢不可遏帝趣元徽進兵會馬躓元徽爲周兵所殺我軍由是氣奪帝自麾赤幟收軍軍囂退不能止互相蹂躪遂大敗日暮帝收餘兵萬人阻澗而守是時劉詞將周之後軍未至及戰已勝而詞軍繼至復乘勝擊我兵王延嗣死之帝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人所獲五代會要云周顯德元年八月河南府北潞州每日無鳥既而飛澤潞之間山谷中集於林木樹枝折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等爲周師所敗伏屍滿故先見其兆丁酉周主至潞州帝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率百餘騎由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趣晉州行百餘里乃覺遂殺導者晝夜兼行所至得食

水卑將或傳周兵至輒倉皇而去帝衰老力憊伏馬上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循德道以歸是役也發命怒接兵西偏不戰後獨全軍而返按五代史補曰劉崇觀周世宗兵少諸將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且使伊引公軍決勝不惟破敵亦見使契丹見有心服乃使人謂契丹十將曰柴氏與君自客之勢已見必不如見卜答勇衆前衛兵奔荷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消興宗之人陣也一軍皆負勇爭進契丹學南畏之故不教戰今從萬人五代史帝歸爲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錫號自在將軍庚子帝敗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帝遣王得中送袞歸因求救於遼遼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周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郭崇副之向訓爲都

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將步騎二萬發潞州入寇又命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又以劉詞爲隨駕都部署白重贊副之是周昭聖皇太后李氏殂於汴京西宮夏四月盂縣降周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降於周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降於周周主初遣符彥卿等內侵但欲耀兵晉陽城下沼周師入境百姓爭言我國賦役過重願供軍須助攻太原周主始有兼并之意既而周諸軍數十萬剽掠不已百姓失望更保聚山谷辛酉憲州刺史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率城降彥卿壬戌周王彥超等陷石州執我刺史

安彥進癸亥汾州刺史李延海降周庚子周主發潞州
趣太原癸酉忻州監軍李勍叛殺我刺史趙皐及遼將
事楊耨姑舉城降周周以勍為忻州刺史五月乙亥遼
遣南院大王撻烈來援丙子周主至太原旗幟環城四
十里是日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舉城降周先是楊袞疑
處謙有二心使騎兵守城門處謙殺之閉門拒袞袞奔
歸遼遼主以其無功因之處謙遂叛丁丑周置靜塞軍
於代州以處謙為節度使契丹屯數千騎於忻代間為
我援兵庚辰周主遣符彥卿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
保忻口丁亥周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焉丁

酉撻烈敗彥卿於忻口周代州將桑珪等誣鄭處謙通
遼殺之時王得中自遼返留代州珪并執送於周軍周
將史彥超與契丹戰死周主初來攻晉陽彥卿彥超北
拒忻口以斷契丹援路而晉陽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
三百步圍之匝百計攻之不能克彥卿既數為契丹所
挫至是復以身殉周主於是殺愧益沮陝丁夫數為亟
攻晉陽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按周世宗實錄云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不食遂決還之意又晉陽見聞錄云六月旦周師南旋及庫帑數百萬聞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衛趨捉擺涕於威嚴蹈踐殺行而抽退今從周世宗實錄甲辰周殺
我樞密直學士王得中乙巳周主班師發太原周匡國
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周主曰進軍易退軍難周主曰一
以委卿帝出兵追之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我師敗績
周盡棄所得州縣惟桑珪據代州不下珪既執我又不敢歸周故嬰城自守
帝遣兵攻拔之是役也周主與帝相拒於高平豫令
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帝歸路彥崇聞
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至是帝果自其路走太原周主
貶彥崇為率府副率指樊愛能何徽等責之曰吾輩累
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旻耳悉斬
以徇壬申帝以高平之敗已而復圍憂憤成疾悉以國
事委皇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六月癸亥撻烈獻所獲

軍實於遼秋七月乙酉我國人有爲契丹虜掠者遣使
請於遼遼主詔悉歸之九月丙申以周人盜邊告於遼
冬十一月遼彰國節度使蕭敵烈太保許從贇奏忻代
二州之捷於遼是月帝疾革命皇子承鈞監國尋殂按人定錄周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乾祐八年冬崇卒遼史應曆五年十一月乙未劉漢主崇殂告乙卯年也又周世宗實錄及薛居正五代史僭偽傳亦云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卒惟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而代取歸夏周師攻國旻憤憂勞成疾是冬帝保而殂旻舊臣言當是信今從其說帝生於
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年六十晉陽見聞要錄云乙卯生卒年六十一當是衍一字
廟號世祖在位凡四年
論曰世祖謝世祖常致書於周求立子贇而不得後方冊

帝抑其志是不以喪君爲儲而以教子爲儲也要之賢
得立則漢祀未斬賢故不獨爲世祖子哭惜劉氏之傾
而保一隅以圖存其志尚有足悲者尚乎之殘燼以身
免所不幸者天耳然則歷四君而卜年二十嗚呼夫豈
盡人力也哉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洪棐來台客氏閱
照文周昂少霞重校刊

北漢二

睿宗本紀

睿宗名鈞初名承鈞世祖次子也以後唐天成元年丙
戌生幼而穎異性孝謹頗好學工書世祖旣晏駕承鈞
請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喪禮奉表於遼自
稱曰男遼主述律（遼穆宗也）答之以詔呼爲兒皇帝遣驃騎
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天子更名鈞
時年二十九也（晉陽見聞要錄九國志皆云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仍稱乾祐不
改元

乾祐八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庚申遣使如遼請加上
天順皇帝尊號不許夏六月丁未蜀主遣使約出兵攻
周許之
乾祐九年夏四月葬神武皇帝於交城北山上廟號六
月甲子遣使於遼議軍事是冬服除改明年爲天會元
年（九國志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爲天會元年）
天會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以子繼恩爲太原尹領

林學士衛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常一云本作留宋晉書也爲樞密使侍衛都指揮使蔚進掌親軍潛結江南西川爲外援夏五月辛卯遣使貢方物於遼秋七月初立七廟於高祖舊第號顯聖宮七廟當是前漢高邪文祖高德廟帝翼祖顯祖與高祖世祖父也未詳是非又天顯十二年祿崩中有[redacted]光武皇帝亦在不祧今七廟數不知與否冬十月癸亥麟州刺史楊崇訓舉城降周周以爲麟州防禦使十一月遼遣大同節度使侍中高勳將兵會李存瓌擊周至潞州城下而還帝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絕賂勳甚厚十二月唐使者陳處堯自契丹來遊太原十國紀年作唐兵部郎中盈處常晉陽見閔帝錄云陳處堯如契丹乞兵因來遊今從其說

厚禮之留數日北還

天會二年春正月丙子周建雄節度使楊廷璋敗我兵於隰州城下時周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檄都監閻威使李謙溥權知州事未幾我兵至攻城久不下廷璋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人襲我營我兵驚潰遂解還夏六月壬子周昭義節度使李筠寇石會關遂拔六寨乙卯周李謙溥陷孝義冬十一月遣使如遼告周復來侵乙丑再遣使如遼十二月庚辰又遣使如遼是冬國中大雪國人唱曰生怕赤、、、、與人都來一夜春人以爲宋受命之兆

天會三年夏四月戊戌遼以南京留守蕭思溫爲兵部都總管擊周師是月周攻契丹拔益津[redacted]橋淤口三關遼主遣使來告急五月乙巳朔周師陷瀛莫二州帝諭發兵撓周邊遼遣使以騎七百與會周主南歸乃止庚戌周李重進將兵出土門入寇己巳敗我兵於百井斬首二千餘級六月周李筠入寇拔遼州獲我刺史張丕辛巳周楊廷璋侵遼降我堡寨十三是月周主殂梁王宗訓立冬十一月遼師謀會我兵攻周鎮定二州

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遂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已而遣牙將劉繼沖左編又作衛校劉孝判官孫孚奉表稱臣

就其監軍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送於我乞兵爲援帝欲謀於遼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帝即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爲恃帝至於太平驛封筠西平王一作隴西郡王筠見帝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周氏恩不敢愛死帝與周世讎亦不悅其說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乃留長子守節居潞而自引衆南向帝聞贊與筠異遣平章事衛融和解之是月遼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將兵援筠夏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癸卯宋將石守信敗李筠於長平壬子以潞州

歸附遣使告遼丁巳宋帝親征筠丁卯宋石守信高懷德大破筠兵盧贊死焉筠走保澤州宋帝列柵圍之六月辛未澤州陷李筠赴火死衛融被執宋帝以鐵撾擊融首不死釋之後擢爲太府卿帝懼引師歸乙酉宋帝攻潞州丁亥李守節以潞州降宋甲午宋將折德扆敗我兵於沙谷砦斬首五百級是月宋兵圍石州帝遣使告遼遼詔阿剌率四部來援復命蕭思溫以三部兵助之秋九月壬寅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寇平遙縣俘獲甚衆十月乙酉宋晉州兵馬鈐轄荊罕儒襲汾州死焉石遷二十九人坐不救寃

天會五年冬十二月乙未李繼勳大敗我兵於遼州刺

史傳廷彥及其弟勳是時帝招代北諸部侵麟州夏州李彝興遣李彝玉會諸鎮兵來禦府引還

天會六年春二月我兵侵晉潞二州爲宋守將所敗三月宋留我降人徙家於邢洺計口給粟夏四月宋命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以備我師是月太原民潛逃降宋者四百七十人秋七月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降宋宋並補內殿直

天會七年春二月遣使如遼言我國從遼邀徵乞發兵援秋七月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一作劉昭趙鸞等謀亂事覺伏誅辭連樞密使段常山常爲汾州刺史發遣殺之是月以宋師將侵邊告遼八月宋王全斌宋史作邢州王全贇入寇攻樂平拱衛指揮使王超散指揮使元威侯霸榮率所部千八百人降之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與契丹悉兵往救三戰皆敗績樂平遂陷宋改樂平爲平晉軍以降卒爲效順軍賜以錢帛由是壽陽十八砦相率降宋九月我以契丹兵攻平晉軍宋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將兵來擊契丹兵遂引歸是役也初有軍校自西山詣闕訟進不法事宋太祖送進令殺之會我兵侵平晉軍進語其人曰汝敢訴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於朝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遂敗我兵進即奏聞以遷其職冬十月丙申以宋侵告遼以抱腹山人郭無爲

同平章事帝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既以趙宏爲相又召無爲參議中書復以五臺山僧繼顒署鴻臚卿參預國政已又以宏與無爲議論不合乃出宏汾州而機務悉委無爲掌之十二月帝遣從子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先是世祖凡舉事必稟命於遼歲使不絕及帝立禮文多略遼主乃遣書來責指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三罪宋史云契丹主遣使責鈞以不稟命其罪二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常三也帝惶恐遣繼文謝曰父爲子隱願赦之自是契丹使不來而使往輒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乙亥衛州刺史楊璘爲宋折德扆所擒是歲宋改元乾

德

天會八年春正月宋帝議取我國宰相趙普諫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邦太原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避從之戊戌帝以宋將來襲馳告遼二月宋遣曹彬會李繼勳及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兵入寇攻遼石二州帝遣郝貴超往援戰於遼州城下我師大敗遼州刺史杜延韜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侯美籍部兵三千人舉城降宋按宋太祖本紀杜延韜降在二月戊申朔宋賜延韜等襲衣銀帶器幣鞍勒馬命降卒以效順懷恩爲名壬子

遼西南面招討使撻烈以六萬騎來援壬申我兵敗宋兵於石州遣使告遼三月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四人叛降宋一作周玉今從宋史宋賜審玉襲衣金帶絹千匹銀五百兩鞍勒馬仍賜名承瑨以爲左千衛大將軍領汾州團練使夏四月乙巳以擊退宋軍遣使謝遼宋遣馬軍都校劉光戍潞州以備我師是歲蜀主昶遣使齎皇書通好於我畧曰早歲曾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厥盟已保於金蘭往傳代之嘉音實附輔中之喜色至境上爲宋鎭吏所獲

天會九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天會十年春正月宋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我兵於靜陽執守將鹿英以歸夏六月甲辰月犯心前星秋七月遣使貢遼金器鎧甲冬十月帝母皇太后[illegible]氏殂庚辰遼遣使來賻弔十二月復取宋遼州戊辰遣使貢於遼

天會十一年春三月五星聚奎招收指揮使閻章以石盆砦詣宋鎭州降夏四月湍唐砦招收指揮使樊暉殺監軍成昭叛降宋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天會十二年春正月偏城砦招收指揮使任恩等百五十人詣宋晉州降三月宋鎭州守將破我馬鞍山砦秋

七月烏玉砦主胡遇等百三十九人詣宋鎭州降帝自李筠敗衄狼狽而歸又失遼之歡心勢力窘弱憂瘁得疾臥勤政閣召郭無爲執手以後事畀之戊申遂殂遼史作漢七月辛丑漢主殂年四十三養子繼恩立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帝嗣位之後勤於爲政愛民禮士故雖兵戈不息而境內粗安初宋太祖常因界上諜者謂帝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帝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非家世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

謂諜者曰爲我語劉開府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至
大寨加兵焉（諜者十國紀年作邢州人並補）

少主本紀

少主繼恩本姓薛氏父釗晉初爲護聖營卒娶世祖女生繼恩高祖典禁兵以釗從子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所用高祖後領方鎮爵位通顯妻以世祖女視永寧公主故姊妹行也（高祖女封永寧公主宋承勳尚公也）常貴倨居中釗罕得見釗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引佩刀刺之世祖女奮衣得脫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時繼恩尚幼世祖以睿宗無嗣令養爲子已而世祖女再適何氏生繼元未幾何死世祖女亦歿睿宗復撫繼元爲子睿宗平日恆語郭無爲繼恩殊非濟世才（繼恩事孝和盡孝及爲太原尹遇我不治）無爲默然不對睿宗既殂繼恩告哀於契丹後嗣皇帝位帝服縗裳視事殯處居勤政閣而孝和帝故執事百司宿衛皆在太原府廨帝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而內實疎之時天會十二年七月也是月遼遣使來弔祭八月戊辰宋聞我國有喪以內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將禁兵赴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

使何繼筠爲前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帥兵大入九月庚子帝命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舉至銅鍋河（宋史作洞渦河今從宋紀事本末）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我兵斬首二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左廂軍使李瓊叛降宋宋賜瓊襲衣金帶鞍勒馬帝大懼帝欲逐郭無爲月餘不能決帝時獨處一室有喪左右親信無得從者或勸召之帝猶豫不決己酉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戶帝驚起繞屏走霸榮以刃揕其胸弒之（歐陽史云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醉臥閣中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今從宋史）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帝立凡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也無爲與羣臣議立帝之弟繼元平章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危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強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李燾長編云繼恩嗜飲多醉長上短下乘馬即魁梧徒步即侏儒[illegible]）

英武帝本紀

英武帝繼元當天會初授檢校司徒歸義府都督已而

加太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六內都點檢少主時復進太師兼太原尹既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契丹於十二年十一月遣使告即位且乞師遼主兀律乃遣撻烈為兵馬總管將諸道兵救之宋亦詔諭我國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帝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安國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帝納款帝不從初宋使謀者惠琛詐稱殿前指揮使負罪來奔無為知其謀署為供奉官至是宋師入境琛即奔赴至嵐谷為候吏所獲送太原帝命無為鞫之釋不問會有李超者發琛奸狀上聞無為怒并超斬之以滅口未幾宋李繼勳等同契丹

兵來皆引去我兵因大掠晉絳二州是月帝疑孝和后郭氏殺其故后段氏遂遣嬖臣弑后於喪次帝為人殘忍而無禮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媿恥而世祖子十人鎬錯等皆以幽囚死

天會十三年春二月宋帝將發自汴先遣李繼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帥兵赴晉陽是役也宋帝問其臣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對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帝不聽三月宋帝至於太原以我太谷令梁文勝為太子洗馬祁令張績為右贊善大夫及城下李繼勳已先敗我兵宋帝命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為砦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帝命劉繼業等乘夜突門犯東西砦戰敗還歸宋帝又命堰汾晉二水以灌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為復勸帝出降帝猶恃遼為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刎冀動眾心帝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甲寅遣使乞封冊於遼且趣援師甲子遣使進白麃於遼是月宋又遣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守將者密言旦夕契丹兵至夏四月契丹兵分道入援宋何繼筠逆戰於陽曲北韓重贇（一作重斌）逆戰於定州契

丹兵大敗宋帝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太原城下憲州判官史昭文（宋史作招官）嵐州刺史趙宏各以城降宋五月遣李匡弼李元素等如遼賀天清節（按遼史有劉繼文然繼文嘗留契丹在十四年故國令不從）閏月遼主遣韓知璠（遼史作知範）冊立帝為大漢皇帝知璠習兵李居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捍守宋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我兵亦屢敗一日我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其攻戰之具反為宋師擊卻之斬首萬餘級是夜謀者忽傳呼壘外帝將宋帝令衛士擐甲將鬪壁門八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詐可中夜輕出宋帝乃止契丹復遣南大王來援宋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

勢已困若遲勁兵急攻破在旦夕殿前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以盡死力宋帝不許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以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請班師曰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汴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宋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遷太原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遂引兵還帝命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韓知璠歎曰

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噍類矣帝又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是月郭無為伏誅初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宋帝至長堤觀焉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師帝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延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辟地之謀蹤跡屢露罪不可赦乃有是處分

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契丹歸我使臣十六人仍詔世祖孫繼文為平章事李匡弼為樞密使時韓知璠歸國言我國庶事多艱而無輔臣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晉陽為父子國盡拘其使無謂也遂有是命已而左右諸繼文帝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匡弼為嵐州刺史繼文皆遼雁門節度使夏四月辛未朔日食冬十二月以僧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庚午遣使貢於遼

天會十五年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癸未遣使貢於遼十二月遼主子隆緒生

天會十六年春三月癸亥以遼主皇子生遣使往賀秋九月丁巳朔日食冬十二月乙卯大雨雪是歲大饑

天會十七年春正月遣使貢於遼夏六月遣使以宋事

告遼冬十二月帝殺其從兄弟一作大內都檢點繼欽虎戌帝將改元遣使稟命於遼是歲僧繼顒卒追封定王

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月遼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朱貽書於宋之雄州請通好宋命知州孫全興答書許之

廣運二年春二月癸亥遣雁門節度使皇從兄繼文貢遼方物三月遼與宋求成遼遣克沙骨慎思以書如宋結成宋遣都榮信昌嗚報聘自是吉凶慶弔並遣使往還遼使來告命我通好於宋無妄興師帝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夏六月遼主冊帝為大漢英武皇帝賜御衣玉帶鞍馬等物

甲子彗星見東方長四丈秋七月辛未朔日食是時築隆州城於祁縣東三十里備宋師

廣運三年秋八月癸卯遣使於遼賀天贊皇帝天清節我國設無遮會飯僧祝釐己酉以宋事告遼是月宋侍衞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一作宋文義率兵分五道入寇又遣郭進祁崇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彥超一作璋等分寇忻代汾沁遼石等州宋史云郭進入忻代路都崇信王政忠入汾州路閻彥進齊超入遼州路孫晏宣安守忠入遼州路齊延琛穆彥璋入石州路諸將所至克捷敗我兵於太原城北是時我諜者詭謂為宋青州將所擒

宋帝釋之給服裝放歸九月壬午帝乞援師於遼遼主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來援戊子復遣騎馬都尉盧俊至遼告急是月我師遇党進於太原城北敗績失其兵馬千餘郭進鹵我山北民三萬七千人冬十月宋遼州監押馬繼恩入太原境燒播播字疑誤四十餘砦鹵牛羊數千郭進陷壽陽鹵我民九千人穆彥超入太原境鹵我民二千人党進又敗我兵於太原城下是月宋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改元太平興國召諸將還辛丑以宋師退遣使謝遼十二月丁未以宋師復至鹵掠軍儲告遼且乞賜糧為助

廣運四年春三月癸亥耶律沙敵烈歸獻援師所獲宋俘戊辰遼主詔以粟三十萬來助宋史契丹傳云契丹主發粟二十萬斛助北漢夏五月遣使謝遼且以宋事告秋七月壬申以宋人侵我告遼丙子遼遣使助戰馬八月貢遼葡萄酒冬十月乙酉復遣使以宋事告遼是歲荆堙砦指揮使史溫等叛附宋宋帝詔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夏州定難節度使李　睿來侵吳堡砦斬首七百級鹵牛羊千計執我砦主侯遇

廣運五年

廣運六年春正月宋始議興兵宋臣薛居正等多以為

不可宋史云宰相薛居正等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盛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宋帝意乃決先是宋太祖方征河東白雲先生陳摶諫止之會軍已興及兵還果無功至是摶復來始云河東可取命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圖攻沁嵐諸州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時夏州定難節度使李繼筠亦遣將李光遠光憲統番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張宋軍之勢乙酉遼遣撻馬長壽使宋問興師伐我

之故宋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則戰二月甲子宋帝自帥師來攻發汴京命齊王光美扈從丁卯帝以宋師壓境遣使乞援於遼戊寅宋帝次澶州有太僕寺丞宋摶者迎謁道左宋帝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摶矣三月庚辰朔遼上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來援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耶律抹只督之丙戌遼主詔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己丑帝復以蠟丸帛書告宋兵入境於遼遼命大將軍韓侼大同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丁酉耶律沙等與宋將郭

進遇於白馬嶺時契丹兵阻大澗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抹只等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為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一作令穩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筈等五將俱沒士卒死傷甚眾會南院大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是時宋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郭進不能禁欽祚復數加陵侮進武人剛烈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聞宋太宗憐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詔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辛亥帝以行軍事宜奏遼駙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告急宋帝發鎮州宋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遂陷嵐州癸亥宋解暉等

陷隆州庚午宋帝次太原駐汾東行營辛未至於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我兵進築上城長圍四合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宋帝督益急城無完堞我師外援弗至餉道又絕國人大懼宋帝屢以手詔諭帝遣使者至城守陴者輒不納壬申宋帝幸城西督諸將士薄城下列陣於前躬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時宋捕我城中人告云帝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宋帝笑曰此為我畜也五月庚辰宣徽使范超叛降宋為宋兵所殺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叛逾城降宋自是親信之臣多亡城中益危迫宋帝移營南復手詔諭帝曰越王吳王獻地歸

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速降當保富貴城上有答[illegible]曰云如人非（九國志載宋築長堤壅汾灌城）奚考癸未前樞密使馬峯入見流涕歷數興亡之理是夜帝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帝賜勳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宋帝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午遲明帝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詔升臺帝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欲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

得降兵宋帝籍軍中亡投我者數百人遷其巨室以從軍法餘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授帝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帝相李惲等授官有差皇從兄繼文駙馬都尉盧俊皆出奔於遼宋館帝於行宮所給賜甚厚命中使康仁寶監之帝獻官伎百餘人於宋以賜將校宋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或作州十縣四十今從李燾續通鑑長編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命劉保勳知太原府改太原為平晉縣宋帝因作平晉詩令從臣和焉又命撰平北漢碑文先是宋太宗將至晉陽語侍者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帝降果五月五日也太原前臨京駝澤後倚懸甕山堅而難拔太宗隨命毀舊城以杜尾大之患陸游筆記曰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為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在舊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為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為并州從之於是毀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未幾令康仁寶護劉氏親屬百餘人赴汴所過給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賚有加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詔加彭城公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升房州為保康軍以帝為節度使淳化中變遣奏以六歲子三綰為託附中書令進封彭城

郡王賜贊加等三綰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東京事累作西京作坊使世祖自乾祐四年僭帝號凡四主二十九年而亡

英武帝美風儀善談諧質直嗜學居潛邸時常設僧齋頗裝飾如意每於[illegible]具三衣乘此押諸名為提君踐阼後御下嚴[illegible]下不忤意必族其家其被殺戮者自故相張昭徵以下不可勝紀及竊號始降宋太宗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嘲之云何乃假郤正之言曰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昏荒所至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憫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所虜者存之若賓客猶恐不愜其意爾守節後為崇儀使改右屯衛將軍天禧四年特遷右武衛將軍改右驍衛將軍

爲曰歲陽五代史言孝和帝殁於天會十三年英武帝嗣位即改元廣運皆非也當稽定王劉繼顒碑文為右諫議大夫楊夢申所撰中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署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而李惲于佛樓碑銘亦署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午朔夢申與惲本北漢臣此誠可信者予故得據之以編漢年云至兩主逾年皆不改元蓋當時漢隱帝周世宗孟蜀後主已行此事於北漢又何異焉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五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六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金成器伯鼎氏閱
聊文周一昂少霞校重刊

北漢三

列傳

睿宗后郭氏　郭姬

英武帝后段氏　馬氏

睿宗后郭氏天會時常養英武帝兄弟爲子會英武帝故后段氏以小過被譴既而過他狀死帝疑后實之死也內頗不平及即位遣嬖臣范超圖弑后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超執而縊殺之并誅劉氏子孫無遺類

郭姬者故將佁女僧奧發婦通而生姬有殊色睿宗納之宮中嬖之將冊立爲妃偪密使段常以姬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遂中止姻族親戚又多阻抑不盡用姬爲時望於執政常之獲罪人以爲姬有力焉

英武帝后段氏素與孝和后不相協未幾以病廢英武帝嗣位追封爲皇后繼后馬氏左僕射奉女也不知所終

湘陰余贊階華延美校

湘陰公贇世祖子也高祖愛之以爲已子九國志云劉崇之長子曰贇少慧黠高祖愛之錄爲己子乾祐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郭威既敗漢兵於北郊隱帝遇弑威入京師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猶有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意色皆沮以爲人臣未有推己意又難於自立因與王峻入白太后擬擇漢嗣羣臣乃共奏曰武寧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周太祖實錄云．月己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徐諭旨太祖尋奏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秘書監趙上交齎詔同日首塗道揣威意不在

贇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爲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平生不作妄語人今爲妄語矣五代史闕文曰府道康智自將勝隱適威恐不肯廢威未發之後其徒欲歸美而云耳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贇崇威至宋州贇登樓問崇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道崇威護衛非他意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贇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爲贇宿衛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天子而陛下

深入不止禍其至矣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贇部下兵郭威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辭贇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貞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皆出於公郭道已去崇威乃幽贇於外館殺賈貞董裔及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郢度等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

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受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卒以殺死按通鑑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五代史曰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命右都押牙鞏廷美美一作延美非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廷美溫聞贇不得立乃奉贇妃董氏閉城拒命周太祖拜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下詔諭廷美溫許以刺史復賜湘陰公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公可遣意更示委曲廷美溫不從廣順四年三月彥超克

徐州延美温皆見殺

論曰歐陽公言常見周招延美等詔書四皆言延美等曾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拔然延美等款狀卒不見則周詔亦不足據也當周漢革命之際中原已非劉氏有矣而延美溫獨以區區孤城爲贇堅守以死跡其始終亦何媿死節之士哉朱子作通鑑綱目書曰湘陰公故將鞏延美等舉兵徐州其深得春秋之旨夫

世祖諸子鎬錡錫鍇銑

世祖孫彭城郡王繼文　繼欽

世祖子十人見於史籍者湘陰公孝和帝外曰鎬曰錡

曰錫一作錫曰鍇曰銑於英武帝皆爲諸父鎬與錡錫親諸昆弟最有賢行英武帝用錡亦謂幽之別室未逾年錡字疑衍俱瘐死錫銑亦隨被殺獨銑以佯愚獲免錡或作鎬一曰錡與鎬爲二人云

繼文世祖嫡孫也爲人倜儻有氣局沉毅寡言歷官侍衛親軍使天會時契丹來問罪輒拘繫行人數輩睿宗乃命繼文往賀因請命亦被留不發未幾遼主恚解盡歸使者十六人厚禮以遣而繼文與焉時英武帝嗣位三年也遼主仍移書令以繼文同平章事繼文歸參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謗毀之已而出爲代州刺史國亡後奔契丹封彭城郡王終於其國

繼欽世祖諸孫也累官大內都檢點初睿宗以英武帝弟兄幼弱委繼欽掌禁衛事以爲副及英武帝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辭英武帝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邪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

論曰鎬錡錫銑賢足亢宗繼文繼欽才堪禦侮孝和舍昆從之羣英立異姓以爲後卒至本支既殫邦國淪亡晉人滅郤寔有以自取之矣

定王繼顒　劉繼業　劉繼忠

繼顒故燕王劉守光子也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

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數善商財利自世祖時顒已稱之睿宗嗣位用宗姓例拜鴻臚卿繼顒能講華嚴經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四方爭爲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官收十之四國用多於此乃請即其地建寶興軍英武帝立繼顒知後宮多內寵獻首飾數百副加都統進太師兼中書令天會十七年卒追封定王

劉繼業本姓楊氏太原人父信事高祖爲麟州刺史繼

業弱冠事世祖以驍勇聞屢立戰功國人號爲楊無敵睿宗賜劉姓比於諸子累官建雄軍節度使廣運時繼業拜太原城東南面殺傷宋師無算及英武帝降宋繼業猶據城苦戰宋太宗素聞其勇欲生致之諭英武帝令招繼業繼業遣親信往爲開陳禍福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入汴京太宗撫慰良久復其姓止名業授左領軍衞大將軍頃之拜代州刺史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將蕭咄李後數年與契丹耶律斜軫戰陳家谷敗死贈太尉子六人延朗延浦延訓延瓌延貴延彬事具宋史 續通鑑考異云繼業本名楊重貴世祖賜今姓名

劉繼忠少宗之弟也亦睿宗養子賜姓劉氏睿宗疾革郭無爲建議盡斥公族出繼忠守忻州繼忠自稱嘗使契丹得冷瘡病定襄地寒願留養晉陽時少主監國責其覬望趣令就道繼忠願有怨詞或以白少主尋縊殺之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祝翼晉劉臣氏閱

邵文周 昂少霞 重校刊

北漢四

列傳

李驤 鄭珙 趙華 李光美

李存瓌 張元徽 白從暉

李驤眞定人起家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饒技略天福十二年高祖以世祖爲太原尹擢驤少尹以佐之居無

何隱帝遇害侍中郭威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是時人皆知威非實尊世祖心獨甚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驤因是陰說世祖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郭公擧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世祖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卽并殺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帝廢湘陰公於宋州世祖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驤立祠太原以

鄭珙青州人少有異才世祖行太原尹時辟珙留守判官乾祐初政在大臣樞密使郭威斬討三叛立大功而與世祖有隙世祖頗不自安謂珙曰主上幼弱政由權門而吾與郭公不協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世祖曰子言正合吾意遂表募兵四指揮以備契丹於是收豪傑籍民益兵與威擬若敵國然未幾卽位於太原除珙中書侍郎與趙華並同平章事而遼世宗兀欲與世祖約爲父子國世祖乃以珙爲禮部侍郎奉使於遼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

授皇帝請行冊禮兀欲性豪嗜諸使臣至輒以酒困之珙旣魁岸善飲兀欲益虐以酒灌注無有所避珙素有疾一夕醉之飲腐脅而卒遂至輿尸復命

趙華滎陽人晉帝時爲河東觀察判官世祖卽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天會初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睿宗睿宗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畢事輕易陛下空國興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睿宗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憾耳由此益重倚者

李光美河南人世祖自立於太原署光美客省使光美嘗爲直省熟諳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李存瓌者唐莊宗之從弟（李克寧子）仕明宗爲供奉官存瓌故孟知祥甥也長興三年明宗遣存瓌入蜀宣慰知祥賜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邱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奉詔敦諭大得知祥心明宗稱其能已又仕晉授趙州刺史高祖時以世祖爲北京留守署存瓌副留守而以少尹李驤爲步

指揮使爲其佐之末幾改河東節度副使乾祐四年世祖卽皇帝位除代州防禦使進都監世祖常顧存瓌言今日亦稱位蓋事非得已因命孝和帝攻晉州而以存瓌將步騎萬人副焉居數月通事舍人李警如遼乞援兵世祖復以存瓌爲招討使將兵由團柏伐周有功天會中累官武忠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契丹將高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後不知所終

張元徽武安人也世祖鎮太原元徽爲裨將及卽位改馬步軍都指揮使已遷武寧節度使世祖書諭元徽等曰朕以高祖之業寄之兒義不爲羣公屈爾期與公等

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未幾周太祖殂世祖大舉伐周署元徽前鋒都指揮使同契丹兵自團柏趣潞州與周將穆令均遇於太平驛陽不勝以誘之已而伏發斬令均鹵獲無算久之世祖將兵陳巴公原元徽軍其東揚袞軍其西元徽帥千騎擊周右軍周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右軍潰解甲盡降世祖軍中呼萬歲是役也愛能徽控弦南走周世宗親犯矢石督而得免元徽陷陳之力居多世祖親加褒賞獎慰有加復趣其乘勝進兵元徽素驍勇且屢勝氣益驕直前衝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為國之良將至是將士皆氣奪而兵遂不振

白從暉吐谷渾人周大同節度使承福從弟雲州觀察使可久皆其宗姓也從暉少勇敢多謀略開運初仕晉為冀州刺史敗契丹兵於衡水上始知名乾祐四年世祖自立為天子命孝和帝攻周晉州以從暉與李存瓌為副招討使竟無成功久之授義成節度使潞州之役從暉為行軍都部署與前鋒都指揮張元徽自團柏濟師已而高平大戰元徽既敗亡從暉無何亦病卒

論曰神武父子建號晉陽抗拒強敵文武襄贊蔚然焉業若驟之謀畫畀之奇偉華料事多中光美諳習朝儀存瓌之歷仕數朝雍容都雅皆彬彬一時選也而元徽驍雄從暉果毅亦有名將材焉乃或殞軀於醉飽或輕敵以捐生惜哉至少尹忠言見疑反罹誅戮無辜横及自棄良臣河東之得以苟存者幸也

王得中　段常　衛融　盧贊

王得中上黨人世祖時官樞密直學士奉詔賀遼穆宗述律即位未幾還太原乾祐七年世祖與周師戰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世祖云時可戰矣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利也豈助我者邪世祖怒曰老措大無妄沮吾軍已而兵果失利世祖乃遣得中送遼將楊袞還因乞師遼穆宗命得中歸報許發兵救晉陽會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得中道經其地珪械得中送於周周世宗賜以帶馬問契丹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知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而公不以實告契丹兵旦暮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周世宗責得中欺妄殺之

段常（或云常本名恒歐陽史避宋眞宗諱作常後人因之）人事睿宗為內客省使罷有幹才天會改元擢樞密使頗勤於其職七年王隱等作亂辭連常出為汾州刺史已而睿宗用郭無言縊殺之是歲遼穆宗來詰責頗以常死為專殺之罪（其辭曰段常爾父故吏本無大惡一旦遂害誅及妻子婦言是聽非爾福謀務敦大義曲容邪佞爾宜率改行無自貽伊戚也）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登進士調南樂主簿歷齊濮二州從事忠武軍掌書記高祖時為太原觀察支使世祖稱皇帝授翰林學士詣契丹冊禮且請兵天會元年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四年睿宗遣融賀

監李筠軍貲與筠不相能留融至潞州和解之會筠敗誤為宋人所擒宋太祖責之曰若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背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命以鐵撾擊其首血流被面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臣今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以良藥傅其創賜紫衣金帶鞍勒名馬既而欲放融回國移書於睿宗約以融易周光遜等光遜諸人者故李筠所俘以來獻者也睿宗久不報宋乃官融太府卿賜第汴京乾德改元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留黃二州同州觀六年卒年六十九子僎令須蘇並進士及第

盧贊事睿宗積官至宣徽使周臣李筠之降睿宗使贊監其軍筠內頗不平謀亦多與贊忤睿宗命衛融中解之而卒未能降心相從也無何宋將石守信大破筠軍贊遂以身殉左右莫不哀之

論曰得中乃心故主不以貪生賣國事節莫大焉融慷慨不撓視死如歸忠矣乃卒授職宋廷郊禋獻賦何哉若常與贊一則觸階長舌一則亂起援鄰不可謂非孝和實殺之也

蔚進　郝貴超　郝惟虔　張崇訓　鄭進　衛儔

高仲曦

蔚進事睿宗為侍衛都指揮使掌親兵易冠一軍天會中與郝貴超將兵救樂平師敗而還（進與郝貴超不協睿宗以兵敗咎出進守代州）

郝貴超失其家世事世祖睿宗為大將屢立戰功天會四年八月宋晉州鈐轄荊罕儒來侵汾州貴超適鎮汾地督師襲其營罕儒竟戰死罕儒於宋為驍將宋太祖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貴超後救樂平援遼州皆無功久之死同時又有禁帥郝惟虔者疑

貴超宗人也為人椎無文不識物情府請方物產未通
貴客自閩粵來以橄欖子獻於世亂詰且分須大條惟
慶曰此果類吾鄉竹青環食久方少得味官家何用賜
臣所喜者金稜器綠盤耳同者大噱
張崇訓鄭進衛儔皆睿宗宿將也累從征伐有大功英
武帝時以譖言先後被殺
高仲曦，入也事英武帝為樞密使亦以中讒不良
死
論曰善人國之紀也張鄭衛高後先殞命英武其天資
刻薄人邪進寔貴超努力奉和克保終始可不謂幸為

區區小邦淫刑以逞嗚呼難言之矣

張昭敏　馬峯　盧俊

張昭敏事睿宗積官至平章中書事為人質直敢言不
畏強禦少帝既遇害朝臣各議所立日中不決昭敏獨
排衆言曰少主非宗姓故天位不永今當立劉氏以慰
天下心繼文久留契丹為世祖皇帝嫡孫若迎立之外
可結鄰國之援內可固宗社之本立主無有逾繼文者
將郭無為傾繼文發其謀必欲立英武帝以示恩未幾
昭敏見殺
馬峯太原人仕睿宗父子官宣徽使應遜初契丹傳令
通好於宋無妄侵伐英武帝聞命慟哭誠出兵攻契丹
峯切諫以為不可俄遷樞密副使左僕射致仕宋師圍
太原甚急國人猶欲堅守峯適病居於家舁入見英武
帝流涕以興亡諭之英武帝乃出降太原平宋太宗以
峯為將作監轉太府卿分司西京峯善服餌養生體強
無疾性鄙吝頗好持論宋雍熙元年卒年八十餘
盧俊尚　公主為駙馬都尉廣運三年宋師壓境俊
詣遼乞師有功白馬嶺之役遼相耶律沙將遼太原會
俊以國亡出奔言太原已陷遼勒兵還俊至遼署同平
章事門下平章事明年遼景宗以公主淑哥下嫁俊淑哥景宗

第四女也俊拜駙馬都尉久之與淑哥不協詔離之改適蕭
神奴遂出俊為興國軍節度使終於其國
論曰嗚呼力屈勢窮背城借一守臣之大義也乃論者
以峯勸降為知幾益亦權其勢不衡其義矣昭敏立君
之說洞如觀火假其言或用未必非漢福也俊出亡鄰
國不事仇讎倘猶合於孤臣行遯之旨乎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七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八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 曹欲超臣平 汪必省鶴賓 氏閱

耶文周 昂少霞 校重刊

北漢五

列傳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宜和畫譜云字國寶洛陽人幼敏悟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籀常有人於龍門得鳥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如宿習乾祐初湘陰公贇鎮徐州辟爲推官隱帝遇弑於北周侍中郭威命宰相馮道迎贇比至宋州威已爲三軍所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謂士無貨不肖皆謂之長者今一旦反作脫空漢前功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以對忠恕因勸贇殺道以奔河東贇猶豫不決遂及禍忠恕竄迹山野周初徵爲周易博士歸宋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去官遂不復仕宦縱放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輒口稱猫偶作山水卽旬日不去或絕粒不食盛夏暴體日中不沾汗大寒鑿冰而浴旁冰澌釋尤善畫工於屋木

王公有設絹素求圖寫者必拂衣而起一日備中下馬召役夫入著坊同啜役夫問辭忠恕曰吾常所接公卿士大夫皆子類也何怪哉太宗素習其名特召歸闕入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薙之神興驚問其故忠恕曰聊以效顰耳神興大怒白太宗以其少檢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譖詔上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於官道之側後數月故人發其尸改葬惟衣衾存焉識者曰此尸解也有佩觿集三卷行世

論曰忠恕以大節責道義行於色辭氣激昂可不謂忠於所事哉卒之展轉遐荒浮沈周宋託志神僊佯狂傲世用心亦良苦矣諸書載忠恕在徐州日與同府記室董裔不合遂謝去非實錄也予錄其大槩蓋得之五代史補云

趙宏 李鄴 楊夢申 王保衡

王景勳

趙宏薊州漁陽人父玉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兗劉守光破滄州收兗親屬盡戮之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同光初爲

濟部從事嘗是時燕趙義士以兵從仔呂氏之孤翕然稱之明宗時琦官職方員外郎郎興薦奏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五巳卒矣宏入洛舉進士琦薦於主司馬裔孫擢甲科歷除允顯許四鎮從事高祖時為河東掌書記宏給事戲謔世祖雅愛之及稱帝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居頃之郭無爲與相左出知汾州已又徙嵐州宋太祖來攻晉陽遣偏師略地嵐州圍之數重宏危甚請降得罪行營太祖命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甚厚其官屬賜物有差以宏名

犯宣祖偏諱賜名文度俾遥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使歲餘改華州不宜制而吝數同官例之例所謂維州凡歷三鎮宋開寶七年卒年六十有七郎英武帝之廣運元年也宏善爲詩人多諷誦行跡光燦若干卷又雅善音律常與同州節度使宋[illegible]伶倣令衆官吹採盡送叢皆他工所不知已又索衛自吹聲調清越聽者驚服宏之降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子日囚往宋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李惲字孟深汴州陽武人乾祐初舉進士客遊嵐州會世祖即位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化宗丞子累官至推誠佐命保莊功臣特進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時母在鄉里惲不知存亡居常慨然以爽躁沉飲為務政事多廢英武帝頗以為言惲殊不介意後方與僧奕帝命近侍直抵惲前取局焚之惲惕然遂謝英武帝因切責之明日別造新局奕棋如故宋太宗陷太原惲降命爲殿中監始知母亡表求追服母喪不許出知廣州遷司農卿遷知許孟二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端拱元年卒年七十有三惲性躁達善談名理年少時好滑稽及爲相頗事持重初與王溥李昉同年

登第國亡相見敘舊情好益固論者美之子存誠仕宋駕部員外郎存信宋左侍禁閤門祇候又惲文詞學麗見推流輩英武帝時天龍寺千佛樓成詔惲撰碑銘而命翰林令劉守清王廷義勒文於石一時無不歎絕其辭曰者宅之西五里而遠華山蓬谷延[illegible]縈掄北自乾坎有庵中西暮崖峭壁怪石靈泉薜蘿薛孔實以夏寒叢枝蔚時賜雨冬綠洞澄清流自激僧首負草光茸[illegible]無森盤洞穴窈窕蝗[illegible]門釋斯陽兵關辯犬之聲度嶺[illegible]僅蘇之從大後氣遠手斗㩻崦嵩帶步武之鄉地鄰參墟[illegible]好樂深思之俗況乎飛攻之雞不秦霸下之器具存丸都邑郎大下之治壞書士郡郎城中之精勇往者北齊啟國後魏興[illegible]雖未臻僻仰之[illegible]伐之[illegible]之位將或從重城之質[illegible]選而防之良者各普遵另之官用懇踞鑿之篤亦精索之阿旁晉之臨前建之章華漢之木失上基旃構往往存焉年豐灑邇幸多改作益以奧翼郡會東右富民過舊圖新增補作然熟是乎命人崇剏

老氏宮觀昇布了殿石突然艮坤巽之上一舍之國[illegible]
木陰駢奇峯晴[illegible]土有平地東西[illegible]石下步北倚石壁
不獨[illegible]開內設不像倚守[illegible]溫出鐵[illegible]
代不能及中宮宗帝命[illegible]悉倚[illegible]用定[illegible]次東有池
水具潔[illegible]
自角孔方中[illegible]兩未[illegible]人[illegible]
別二有步有[illegible]
凡飛郎作上天龍之名同其官[illegible]
之迎界[illegible]之望凡自賀[illegible]
[illegible]
所志者起爲[illegible]
一國春秋　卷一百五　北漢五　五
[illegible]
太保將軍公[illegible]
[illegible]

移夢中　人天會府眾官右諫議大夫夢申能文章
尤長於碑記十七年奉敕撰定王錫爾神道碑文文不
加點典而有則朝士多稱賞之
十國春秋　卷一百五　北漢五　六
王保衛仕英武帝為中書舍人直翰林院保衛博學有
文名所著晉陽見聞要錄若干卷行世
王景紹太原人少客燕地為家世儒者不當用材武進
乃南遊嵩洛得譚用之為友以文章相砥礪遂以文稱
天會中還家至境上會睿宗據太原歎曰天下將定吾
國區一方拒天下兵此危國也遂止上黨游州郡延致
幕府景紹自是不復作吏時時購四方書鈔之晚年集
書數千卷國亡入宋端拱中終於汴京
郭無為　侯霸榮　范超
郭無為字無不為青州千乘人也一云棣方額鳥喙好

學多聞善談辨常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乾祐初郭威討李守貞河中無爲詣軍門上籌詢以當世之務大奇之辟留幕門下或謂威曰公爲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也由是不納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睿宗時位內樞密使段常薦其才召爲諫議大夫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宏同秉政意好不協及宏出知汾州而常復以獲罪死遂以無爲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睿宗常與病與無爲語及皇子繼恩謂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家事無爲默然不對及少主繼恩立怨無爲不助己欲逐之而未果月餘侯霸榮入弒少主無爲復

遣人登屋入殺霸榮從霸榮之亂人皆謂實受意於無爲既殺之以滅口也英武帝嗣立宋太祖遣李繼勳等濟師仍賜詔無爲許以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從臾納款而國人及諸臣皆欲堅守以拒宋未幾宋太祖身在行間督兵攻晉陽長圍既合會英武帝面宴群臣契丹使亦在焉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英武帝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蓋欲搖動幷人而幷人守意益堅已而無爲計無所出遂密通於宋請將兵夜襲圍自拔僞

天險雨而止後宦者衛德貴發其事英武帝遣人縊殺之以謝國人

侯霸榮邢州龍岡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常爲盜幷汾間睿宗用爲指揮使戍樂平天會初率所部降宋宋太祖補霸榮內殿直未幾復來奔睿宗赦其罪又署爲供奉官少主既嗣位霸榮謀挾少主首謀宋遂乘其無備自袁挺刃而入反扃其戶少主繞牀走霸榮以刃揕胷殺之或曰郭無爲實使之也無爲陰遣卒登梯入殺霸榮

范超失其世系天會中奉內官國徵孝和后爲英武帝所嬖累遷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十六年監修千佛樓鑄像範容帝復稱其能廣運時宋師圍太原超叛國請降攻城者誤以超爲出戰擒而殺之英武帝遂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

李筠

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初隸後唐秦王從榮麾下從榮誅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已而棄馬過上清泰初應募爲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開運末契丹滅晉其將趙延壽聞筠勇俘至帳下及延壽敗孫契丹將耶律解里者尚統二千騎留鎮州筠與諸將謀伺間擊之

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將兩端匿室中不時應鈞披鱗刀破幕引臂通再榮行殺傷相當解聖遂乘城去宿蹟立於晉陽再榮以鎮州送款授再榮留後而以鈞為博州刺史郭威鎮大名表鈞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檢尋起兵入汴鈞與郭崇威從戰敗慕容彥超於劉子陂有功威革漢祚是為周太祖太祖論開國功遷鈞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居數年周累與世祖搆兵鈞以奇兵擊敗契丹之援晉陽者加兼侍中周恭帝立進太尉宋太祖受禪遣使加兼中書令論以入朝鈞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推遷之理不得已下拜

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遂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涕泣進至賓佐殊惶駭告宋使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罪未幾遣牙將劉繼沖等稱臣於睿宗睿宗以蠟書約與伐宋鈞雖外陽附宋而內實欲得甘心以報周也是時鈞子守節為宋皇城使泣諫不聽宋太祖又遣之諭旨曰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爾獨不能臣我邪鈞謀愈益急遂起兵從事閭邱仲卿策曰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我孤軍眾寡兵勢決危倚援河東終未得力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爭天下計之上也鈞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鈞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鈞駿馬日馳七百里故鈞論及之使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睿宗乃舉兵來援鈞以臣禮上謁於太平驛時睿宗兵衛寡弱鈞內甚悔而事已不可中止睿宗乃封鈞西平王召與語鈞自陳受郭氏大恩敢愛死不殉周與漢為世讎也睿宗默然由是心疑之命宣徽使盧贊監其軍鈞益怏怏不自得留子守節守上黨而自引眾南向宋太宗遣石守信等討之敕曰勿縱鈞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太祖遂親征山路多石不可

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治大道與守信等會破鈞眾於澤州南殺監軍盧贊鈞走還保澤州太祖親督諸校拔其城鈞赴火死隨遣兵圍潞州守節降釋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宋太祖宴從官守節與焉隨除單州團練使時天會四年六月也鈞初名榮避周世宗諱改之宋史云鈞初嫌書諱好謂讓故名時或令名鈞鈞曰李鈞王鼎云乎哉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鈞鈞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貰之鈞遂舍之鈞有愛妾劉氏欲俱死鈞以其有娠麾令去左編云劉兵隨鈞至澤時欲安城危劉謂鈞曰城中雖驍騎幾何鈞曰吾安寓此劉一孤城危迫必為所俘不如擇驍騎數百與取心貴

圖出保眾義求援河東張愈於生將死也筠然之召姦
有司鳥角不識乎臣以是夕將出魂尚筠計今偃蹇時
議皆云一心緊門既發不可收矣魚勸公面降候生何
及筠對狀不決明日城陷筠詣延文對獄俱死錢只其
有狀塵上之守節
聯得果生子焉
論曰筠故屬臣緊以漢傳者何歟太平興之役筠柔以
臣爲弟孝和鼎倚悅服堅而俛首委質求可謂非劉氏
臣也況捐軀爲主矢志靡它國人人樂得之爲臣者乎
夫然而緊之漢傳誰云不宜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八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九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秀水朱彝尊錫鬯氏閱
周文炳 周少霞 重校刊

十國紀元表

十國稱帝者七改元者八而楚荊南則行中朝年號然
吳越惟武肅三改元文穆以下無聞焉若荊南文獻王
楚恭孝王亦閒奉吳與南唐正朔而吳越閩兩國又遵
契丹會同之號者一年彼此參錯易於傳譌今按梁自
梁開平丁卯終於宋太平興國己卯凡七十三年中間
各國紀年頗有可考余得而備列之作十國紀元表

	一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荊南	北漢
丁卯	梁太祖 開平元年	楊渥 天祐四年	前蜀高祖 天復七年	開平元年	武穆王 開平元年	武肅王 天祐四年 四月後用開平年號	太祖 開平元年		
戊辰	開平二年	天祐五年 隆演立	武成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二年	天寶元年	開平二年		
己巳	開平三年	天祐六年	武成二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天寶二年	開平三年		
庚午	開平四年	天祐七年	武成三年	開平四年	開平四年	天寶三年	開平四年		

辛未	乾化元年	天祐八年	永平元年	[illegible]乾化元年[illegible]月高祖[illegible]	乾化元年	天寶四年	乾化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壬申	乾化二年	天祐九年	永平二年	乾化二年	乾化二年	天寶五年	乾化二年	[illegible]	[illegible]
癸酉	乾化三年 末帝二月即位	天祐十年	永平三年	乾化三年	乾化三年	天寶六年	乾化三年	武信王 乾化三年	[illegible]
甲戌	乾化四年	天祐十一年	永平四年	乾化四年	乾化四年	天寶七年	乾化四年	乾化四年	[illegible]
乙亥	貞明元年	天祐十二年	永平五年	貞明元年	貞明元年	天寶八年	貞明元年	貞明元年	[illegible]
丙子	貞明二年	天祐十三年	通正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二年	天寶九年	貞明二年	貞明二年	
丁丑	貞明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漢元年	乾亨元年 是歲八月 高祖[illegible] [illegible]元	貞明三年	天寶十年	貞明三年	貞明三年	[illegible]
戊寅	貞明四年	天祐十五年	光天元年 後主六月即位	乾亨二年	貞明四年	天寶十一年	貞明四年	貞明四年	[illegible]
己卯	貞明五年	是歲四月[illegible]王位建 武義元年	乾德元年	乾亨三年	貞明五年	天寶十二年	貞明五年	貞明五年	[illegible]
庚辰	貞明六年	武義二年 睿帝六月即位	乾德二年	乾亨四年	貞明六年	天寶十三年	貞明六年	貞明六年	
辛巳	龍德元年	順義元年	乾德三年	乾亨五年	龍德元年	天寶十四年	龍德元年	龍德元年	
壬午	龍德二年	順義二年	乾德四年	乾亨六年	龍德二年	天寶十五年	龍德二年	龍德二年	

癸未	龍德三年 唐莊宗四月 同光元年	順義三年	乾德五年	乾亨七年	龍德三年 同光元年	天寶十六年	龍德三年 同光元年	龍德三年 同光元年	[illegible]
甲申	同光二年	順義四年	乾德六年	乾亨八年	同光二年	寶大元年	同光二年	同光二年	[illegible]
乙酉	同光三年	順義五年	咸康元年 是歲[illegible]月 後[illegible]	乾亨九年 十二月改 白龍元年	同光三年	寶大二年	同光三年 是歲十二 月嗣主延 翰立	同光三年	[illegible]
丙戌	同光四年 明宗天成 元年	順義六年	[illegible] 天成元年	白龍二年	同光四年 天成元年	寶正元年	同光四年 天成元年	同光四年 天成元年	[illegible]
丁亥	天成二年	[illegible]位改 乾貞元年	天成二年	白龍三年	天成二年	寶正二年	天成二年 是歲十二 月惠宗立	天成二年	[illegible]
戊子	天成三年	乾貞二年	天成三年	大有元年	天成三年	寶正三年	天成三年	天成三年	[illegible]
己丑	天成四年	大和元年	天成四年	大有二年	天成四年	寶正四年	天成四年	文獻王 天成四年	[illegible]
庚寅	長興元年	大和二年	長興元年	大有三年	長興元年 衡陽王十 一月即位	寶正五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illegible]
辛卯	長興二年	大和三年	長興二年	大有四年	長興二年	寶正六年	長興二年	長興二年	[illegible]
壬辰	長興三年	大和四年	長興三年	大有五年		長興三年 文穆王四 月嗣位	長興三年	長興三年	[illegible]
癸巳	長興四年 閔帝十二 月即位	大和五年	長興四年	大有六年	長興四年	長興四年	龍啟元年 是歲正月 惠宗稱帝	長興四年	
甲午	應順元年 潞帝四月 立改清泰 元年	大和六年	是歲閏正 月即位 明德元年 [illegible]	大有七年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應順元年 六月[illegible] 清泰元年	龍啟二年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乙未	清泰二年	天祚元年	明德二年	大有八年	清泰二年	清泰二年	永和元年 康宗十月嗣位	清泰二年	
丙申	晉高祖天福元年	天祚二年 明年十月國亡	明德三年	大有九年	清泰三年 天福元年	清泰三年 十一月稱天福元年	通文元年	清泰三年	
丁酉	天福二年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	明德四年	大有十年	天福二年	天福二年	通文二年	天福二年	
戊戌	天福三年	昇元二年	廣政元年	大有十一年	天福三年	天福三年	通文三年	天福三年	
己亥	天福四年	昇元三年	廣政二年	大有十二年	天福四年	天福四年	通文四年 閏七月景宗立改永隆元年	天福四年	
庚子	天福五年	昇元四年	廣政三年	大有十三年	天福五年	天福五年	永隆二年	天福五年	
辛丑	天福六年	昇元五年	廣政四年	大有十四年	天福六年	天福六年 忠獻王八月嗣立	永隆三年	天福六年	
壬寅	天福七年 出帝六月即位	昇元六年	廣政五年	大有十五年 殤帝四月嗣位 改光天元年	天福七年	天福七年	永隆四年	天福七年	
癸卯	天福八年	昇元七年 元宗二月嗣位改保大元年	廣政六年	光天二年 [illegible] 乾和元年	天福八年	天福八年	永隆五年 [illegible]	天福八年	
甲辰	開運元年	保大二年	廣政七年	乾和二年	開運元年	開運元年	永隆六年 天德二年	開運元年	
乙巳	開運二年	保大三年	廣政八年	乾和三年	開運二年	開運二年	天德三年 是歲十月滅	開運二年	
丙午	開運三年	保大四年	廣政九年	乾和四年	開運三年	開運三年	[illegible]	開運三年	

丁未	開運四年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保大五年	廣政十年	乾和五年	天福十二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立		天福十二年	
戊申	乾祐元年 隱帝二月即位	保大六年	廣政十一年	乾和六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貞懿王十二月嗣立	
己酉	乾祐二年	保大七年	廣政十二年	乾和七年	乾祐二年	乾祐二年	保大七年	乾祐二年	
庚戌	乾祐三年	保大八年	廣政十三年	乾和八年	乾祐三年	乾祐三年	保大八年	乾祐三年	
辛亥	周太祖廣順元年	保大九年	廣政十四年	乾和九年	[illegible] 南唐 馬氏亡	廣順元年	保大九年	廣順元年	乾祐四年
壬子	廣順二年	保大十年	廣政十五年	乾和十年	[illegible]	廣順二年	保大十年	廣順二年	乾祐五年
癸丑	廣順三年	保大十一年	廣政十六年	乾和十一年	[illegible] 八月 王逵立	廣順三年	保大十一年	廣順三年	乾祐六年
甲寅	顯德元年 世宗正月即位	保大十二年	廣政十七年	乾和十二年	顯德元年	顯德元年	保大十二年	顯德元年	乾祐七年 睿宗嗣位
乙卯	顯德二年	保大十三年	廣政十八年	乾和十三年	顯德二年	顯德二年	保大十三年	顯德二年	乾祐八年
丙辰	顯德三年	保大十四年	廣政十九年	乾和十四年	顯德三年 [illegible]	顯德三年	保大十四年	顯德三年	乾祐九年
丁巳	顯德四年	保大十五年	廣政二十年	乾和十五年	顯德四年	顯德四年	保大十五年	顯德四年	天會元年
戊午	顯德五年	中興元年 [illegible] 交泰元年 顯德五年	廣政二十一年	乾和十六年 [illegible] 大寶元年	顯德五年	顯德五年	中興元年 交泰元年 顯德五年	顯德五年	天會二年

己未	顯德六年 [illegible] 恭帝嗣位	[illegible] 二年	廣政二十二年	大寶二年	顯德六年	顯德六年	顯德六年	顯德六年	天會三年
庚申	宋太祖 建隆元年	建隆元年	廣政二十三年	大寶三年	建隆元年	建隆元年	建隆元年	建隆元年 是歲太祖 [illegible] 權知 [illegible] 軍府事	天會四年
辛酉	建隆二年	建隆二年 後主六月嗣位	廣政二十四年	大寶四年	建隆二年	建隆二年		建隆二年	天會五年
壬戌	建隆三年	建隆三年	廣政二十五年	大寶五年	建隆三年 [illegible] 子保權立	建隆三年		[illegible] 知 [illegible] 府事	天會六年
癸亥	建隆四年 十一月改 乾德元年	乾德元年	廣政二十六年	大寶六年	[illegible] 三月 [illegible]	乾德元年	[illegible] 元年	[illegible] 五月 [illegible]	天會七年
甲子	乾德二年	乾德二年	廣政二十七年	大寶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二年		天會八年
乙丑	乾德三年	乾德三年	是歲正月 國亡	大寶八年		乾德三年	乾德三年		天會九年
丙寅	乾德四年	乾德四年		大寶九年		乾德四年	乾德四年		天會十年
丁卯	乾德五年	乾德五年		大寶十年		乾德五年	乾德五年		天會十一年
戊辰	乾德六年 十一月改 開寶元年	開寶元年		大寶十一年		開寶元年	開寶元年		天會十二年 [illegible]
己巳	開寶二年	開寶二年		大寶十二年		開寶二年	開寶二年		天會十三年
庚午	開寶三年	開寶三年		大寶十三年		開寶三年	開寶三年		天會十[illegible]

十國春秋　卷一百九　紀元表　六

辛未	開寶四年	開寶四年	[illegible]	大寶十四年 是歲國亡	[illegible]	開寶四年	開寶四年	[illegible]	天會十五年
壬申	開寶五年	開寶五年		[illegible]	[illegible]	開寶五年	開寶五年	[illegible]	天會十六年
癸酉	開寶六年	開寶六年		[illegible]	[illegible]	開寶六年	開寶六年	[illegible]	天會十七年 [illegible]
甲戌	開寶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開寶七年	開寶七年		廣運元年
乙亥	開寶八年	是歲十一月國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開寶八年	開寶八年		廣運二年
丙子	開寶九年 十月太宗 [illegible] 太平興國元年					開寶九年 太平興國元年	開寶九年 太平興國元年		廣運三年
丁丑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二年		廣運四年
戊寅	太平興國三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平興國三年 是歲 [illegible]	太平興國三年 是歲 [illegible]		廣運五年
己卯	太平興國四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廣運六年 是歲國亡

十國春秋　卷一百九　紀元表　七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九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秀水朱彝尊竹垞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校重刊

十國世系表

夏書言惇敘九族大雅稱本支百世誠以子姓蕃衍簡親而別昭穆也十國譜牒多散亡適子孫昆弟名號時時見於他書故稍稍不紊爲稍次其原流行輩作十國世系表

吳世系

忠 — 太祖行密 — 烈祖渥

高祖渭 隆演 — 南陽王璐

睿帝溥 — 太子璉

江夏王璘 歷陽公濛 又作濛

宣春王璆

建安王珙

宜陽王琪 二人皆睿帝子

南唐世系

慶宗榮 — 烈祖昇

元宗璟

楚定王景遷

晉文成王景遂

齊昭孝王景達

江昭順王景逷

晉陵公景遷

上饒公景遷

桂陽公景逷

[illegible]陽公景逿 以上烈祖子

文獻太子弘冀

後主煜

慶王弘茂

南楚國公從善

江國公從鎰

鄂國公從謙 改名從[illegible]

昭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良佐

季操

後主 — 清源郡公仲寓 — 正言

岐懷獻王仲宣

仲遂

仲[illegible]

仲偉

仲康

仲宜 以上皆後主子

南楚國公 — 仲岬

仲[illegible]

鄂國公 — 仲假

前蜀世系

高祖建
- 衛王宗仁
- 庶人元膺
- 幽王宗輅
- 趙王宗紀
- 韓王宗智
- 宋王宗澤
- 魯王宗鼎
- 信王宗傑
- 薛王宗平
- 昌王宗特
- 後主
  - 承讓
  - 承寬

宗鐬高祖養子
宗壽
宗裔以上高祖養子

後蜀世系

顯宗道　高祖知祥
- 雍王仁贊
- 彭王仁毅
- 後主昶
  - 太子元喆
    - 隆記
    - 隆詁
    - 隆說
    - 隆詮
  - 褒王元珏
  - 遂王元寶
- 褒王仁操

南漢世系

孝武皇帝謙
- 烈祖隱
- 高祖龔
  - 雍王耀樞
    - 益王宏建
  - 康王龜圖
    - 辯王宏濟
  - 殤帝玢
    - 貴王宏道
  - 中宗晟
    - 宜王宏照
  - 越王宏昌
    - 通王宏政
  - 循王宏新
    - 宋王宏基
  - 韶王宏雅
  - 鎮王宏澤
  - 萬王宏操
  - 循王宏杲
  - 恩王宏暐
  - 高王宏邈
  - 同王宏簡

中宗
- 後主鋹
  - 守節
  - 守正
    - 克肖
    - [illegible]
  - 守素
  - 守道
- 桂王璇興
- 荊王慶興
- 祁王保興
- 梅王崇興

楚世系

景莊王元豐

武穆王殷　賨　存

希振—光憲
衡陽王希聲
文昭王希範
恭孝王希萼—光贊
廢王希廣
希崇
希旺
希杲
希勝
希能
希貫
希濬
希瀹
希知
希朗

吳越世系

英顯王寬

武肅王鏐　鏢　鏵　鐸　鎰　錡　銶（以上武肅弟）

元璡
宣國公元瓖
寧國公傳瑛
金華郡王元璹（初名傳儒）
永嘉侯傳璘
廣陵郡王元璙
文穆王傳瓘
餘姚侯傳璟
大彭侯傳球
金華侯傳璹
元玩
元琢
元璞
傳璲（一作瓘）
晉國公傳璉

元瑞
元珦
元璵
元瑛
元璉
扶南侯元球
進賢侯元珦
吳興侯元琳
錢塘侯傳璲
元禧
元弇
元弼
元瓔
元璜
元瓊
元璹
元
駙馬都尉傳琇

廣陵郡王元璙—文奉—元祁、元理（元來[illegible]）
　　　　　　—文顯
餘姚侯傳璟—仁俊

文穆王

一云錢氏子[illegible]

瓊山侯弘僎
弘僔
南安侯弘偡
弘佐
靜海學士弘傳
忠獻王弘佐
忠遜王弘倧

吳興郡王弘偡
忠懿王俶
弘億
彭城侯弘儀
弘偓—昭度
弘仰—昭序
偓（[illegible]）—昭[illegible]
信（[illegible]）

忠獻王—富水侯昱
　　　—西平侯郁

忠遜王—昱—守[illegible]
　　　—易—守吉

忠懿王

郡王惟濬—守謙
彭城郡王惟治—丕一
惟濟
惟渲
惟灝
惟溍
英國公惟演—晦　曖　暄
惟溥

閩世系

- 太尉恁
  - 司空潮
    - 延興
    - 延虹
    - 延豐
    - 延休
  - 武肅王審邽
    - 延彬
      - 繼崇
    - 延美
      - 繼勳
    - 延□
  - 太祖審知
    - 嗣王延翰
    - 惠宗延鈞
      - 鏻
      - 康宗昶
    - 景宗延羲
    - 天德帝延政
    - 延資
    - 延武
    - 延望
    - 延宗
      - 繼業
  - 審□
  - 想[illegible]

- 忠宗
  - 繼鏞
  - 繼鎔
  - 臨海王繼恭
  - 建王繼嚴
  - 仁達
- 景宗
  - 閩王亞澄
  - 繼顒 二人乃□嗣子
- 天德帝
  - 繼□
  - 繼隆
  - 繼伸
  - 繼什
  - 繼成 二人乃天德帝從子

荊南世系

- 武信王季興
  - 文獻王從誨
    - 保勳
    - 保正
    - 貞懿王保融
      - 侍中繼沖
      - 繼充
    - 保紳
    - 保寅
      - 補政
      - 補之
      - 補堯
      - 補圖
    - 侍中保勗
    - 保裕
    - 保節
    - 保遜
    - 保衡
    - 保膺
  - 從翊
  - 從詡
  - 從讓
  - 從謙
  - 從嗣 ［小注］
  - 從穀 ［小注］

北漢世系

- 顯祖琠
  - 高祖暠
  - 世祖旻
    - 湘陰公贇
    - 睿宗承鈞
      - 少主繼恩 ［小注］
      - 英武帝繼元 ［小注］
    - 鎬
    - 錡
    - 錫
    - 鍇
    - 銑
  - 信
- 彭城王繼文
  - 繼欽 ［小注］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一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秀水朱　璘豫菴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甫校刊

十國地理表上

五代時吳閩劉裂諸國各竊偏方務相雄長自江淮以南諸州爲吳而南唐因之領浙東西十三州一軍爲吳越介東西兩川以及山南西道爲前後蜀越湖以南數州爲楚道嶺南道東西爲南漢跨太原以北諸州爲北漢割江陵府泊歸峽二州爲荊南據七閩以抗衡列國爲閩迹偪則虎眈鴟張國多則蟬聯蠶食其大較然也中間郡邑紛更時多建置要非盡屬唐季之舊是用做其沿革得失作十國地理表

州名附軍監	梁	唐	晉	漢	周
江都府本揚州吳改府建都南唐升建東都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金陵府本昇州吳爲府南唐陞江寧府建西都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雄遠軍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昌府本洪州南唐爲南昌府建南都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雄			南唐	南唐	中朝
建武軍			南唐	南唐	中朝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壽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中朝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陰軍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建武軍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中朝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		

成都府 本益州蜀爲府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漢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彭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灌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蜀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綿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眉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嘉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劍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梓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遂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果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閬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普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陵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資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榮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簡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邛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黎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雅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利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茂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文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龍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黔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施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夔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安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忠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萬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興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利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開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通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涪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渝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瀘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合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昌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巴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蓬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集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壁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渠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溝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戎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興元府 本梁州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洋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源	前蜀	中朝 後蜀	後蜀	後蜀	後蜀
金	中朝 前蜀	中朝 後蜀	中朝	中朝	中朝

秦	岐 前蜀	中朝	中朝	後蜀	中朝
鳳	岐 前蜀	中朝	中朝	後蜀	中朝
階	岐 前蜀	中朝	中朝	後蜀	中朝
成	岐 前蜀	中朝	中朝	後蜀	中朝
興王府 本廣州南漢改府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潮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岡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循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齊昌府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敬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思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貴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龔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常樂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蒙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禺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順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思唐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長沙府本潭州楚為府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陽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潯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龔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錦		楚	楚	楚	周行逢
溪		楚	楚	楚	周行逢
敘		楚	楚	楚	周行逢
西府 杭州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安國衣錦軍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東府 越州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	吳越	吳越
長樂府 本福州閩改府建南都	閩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泉	閩	閩	南唐 留從效	南唐 留從效	南唐 留從效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本許州南唐改今名）	閩	閩	南唐（割從）	南唐（割從）	南唐（割從）
鐔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閩置鐔州南唐改今名）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陵府（荊州）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門軍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歸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峽	前蜀	荊南	荊南	荊南	荊南
太原府（并州）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汾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嵐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岢嵐軍					北漢
憲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忻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代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寶興軍					北漢
遼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沁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隆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石	後唐	中朝	中朝	中朝	北漢

吳 南唐

東都江都府 揚州吳改大都督府為江都府建都南 府昇元元年建東都領縣四

江都 縣舊 廣陵 舊為江陽縣因之南唐改 永貞 舊為揚子縣吳因之南唐改今名

名○吳順義四年以縣白沙鎮為迎鑾鎮

本 高郵 舊縣○吳江都府有 廣陵興化天長為屬

泰州以天長置軍 南唐以海陵興化置鳳

西都江寧府 昇州大都督府吳武義二年七月改為金陵府南唐昇元元年建西都領縣十五

○鳳臺記云六朝舊城近北山西去秦淮五里至楊吳事築南城南近秦淮

上元 舊屬潤州唐光啟三年改為昇州 江寧 舊為昇州○南唐改江寧為上元

復析上元置江寧縣 屬昇州 句容 舊屬潤州唐光啟三年隸昇州

分治郭下 溧陽 舊屬宣州唐光啟三年隸昇州 溧水 舊屬宣州唐光啟三年隸昇州

隸昇州 廣德 舊屬宣州南唐置廣德制置使

蕪湖 本溧水縣後南唐置 銅陵 州已而罷 繁昌 本當塗縣後為南唐所置

縣舊當塗人為當塗縣南唐以宣之

唐當析後置當塗縣

雄遠軍 當塗舊為南唐雄遠軍

青陽 舊屬池州南唐割江寧府及當塗為

南都南昌府 洪州南唐交泰二年十一月改州為南都南昌府領縣七

南昌 舊縣 豐城 舊為吳皋縣後唐改豐城○南唐改名豐城縣

新建 舊南昌縣地南唐分置 奉新 舊為新吳縣南唐改今名

分寧 舊武寧縣地 武寧 舊縣 靖安 南唐置

清江 南唐昇元二年以高安縣地置○唐別置清江縣

雄州 江南都府別○揚之六合天長置

六合 舊屬揚州○吳以六合天長為軍雄州後罷以天長為軍

大合爲雄州陞濟南唐元宗紀云雄州天長縣也今從南唐州軍總晉釋
建武軍南唐以揚州天長縣置軍曰建武又馬令南唐書作天長軍文獻通考復謂南唐置建武軍又改雄州周改天長軍未詳孰是非

楚州領縣四
山陽舊縣 盱眙舊縣 淮陰舊縣 寶應舊縣

泗州領縣六
臨淮舊縣 宿遷舊縣 下邳舊縣 漣水舊縣 虹舊縣 徐城舊縣

滁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 全椒舊縣 來安舊爲永陽縣吳因之南唐改曰來安後有人石山來安水

和州領縣三
歷陽舊縣 烏江舊縣 含山舊縣

光州領縣五
定城舊縣 固始舊縣 光山舊縣 仙居舊縣 殷城舊縣

黃州領縣三
黃岡舊縣 黃陂舊縣 麻城舊縣

舒州領縣五
懷寧舊縣 宿松舊縣 望江舊縣 太湖舊縣 桐城舊縣

蘄州領縣四
蘄春舊縣 黃梅舊縣 蘄水舊縣 廣濟舊縣

廬州領縣五

合肥舊縣 慎舊縣 巢舊縣 廬江舊縣 舒城舊縣

壽州領縣五。按南唐壽州即北地周顯德四年改州吳額州下蔡縣仍以下蔡縣爲倚郭以舊壽州爲壽春縣
壽春舊縣 安豐舊縣 霍邱舊縣 永化舊爲盛唐縣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霍山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盛唐晉天福七年改曰永化。按唐州爲吳與南唐所有之地梁唐晉所改者疑亦遷改其名耳吳與南唐未必遵之也今姑從其說以俟博考 霍山舊縣

海州領縣四
朐山舊縣 東海舊縣 沭陽舊縣 懷仁舊縣

泰州吳置海陵制置院南唐升元元年升爲泰州領縣五
海陵舊縣。海陵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又有東洲鎮周置海門縣 興化吳置舊屬江都府南唐時來屬 鹽城舊縣吳屬楚州南唐時來屬 泰興南唐置 如皋本晉縣隋時省唐有海陵地置如皋[illegible]南唐升爲縣

濠州領縣三
鍾離舊縣 招義舊縣 定遠舊縣

潤州領縣四。南唐置丹陽宮尋罷
丹徒舊縣 丹陽舊縣 延陵舊縣 金壇舊縣

常州領縣四
武進舊縣 義興舊縣 無錫舊縣 晉陵舊縣

江陰軍唐武德三年以晉陵郡之江陰縣置暨州九年廢吳復以其地爲江陰軍

宣州吳仍唐舊南唐分當塗廣德入江寧府領縣七

宜城舊縣　涇舊縣　太平舊縣　旌德舊縣　南陵舊縣　綏安舊縣　寧國
舊縣

歙州領縣六

歙舊縣　休寧舊縣　績溪舊縣　黟舊縣　祁門舊縣　婺源舊縣

鄂州領縣十一吳領縣七南唐益置嘉魚永安通山大冶四縣

江夏舊縣　永興舊縣○吳太祖治于羊山鎮征其賦治唐年府舊爲府年縣吳改

崇陽舊縣以邑有崇陽河也梁改臨夏縣吳復改
天祐七年改臨江縣南唐復改曰唐年漢陽縣

武昌舊縣　蒲圻舊縣　汊川舊縣　嘉魚南唐置○按湖廣通志
揚昇元初改爲縣保大中改魚嶽爲縣
魚縣以地有魚山南有鮎魚之稱
南境有永安鎮揚吳時改爲永安縣南唐之永安南唐保
大十三年割江夏南境沙三鄉之地升爲縣　通山南唐

興國縣地之新置縣吳置新豐鎮南唐○按縣志云吳時于羊山鎮置通山縣南唐
通山縣宋史地理志云湖廣通志云在永興縣吳
通華山二鎮以中隸○二字議舊志日升平壟于青山置縣頭鎮爲通
大冶青山場院新南唐升爲大冶縣○按湖廣志云南唐置
大十三年分武昌三鄉置大冶縣
大宋乾德五年置
大冶縣疑非是
池州舊有青陽銅陵二縣後吳改隸江寧府領縣三

貴池本隋秋浦縣五代吳改爲貴池　石埭舊縣　建德舊至德縣吳改建德
饒州領縣五

鄱陽舊縣　樂平舊縣　德興本樂平縣地唐置德興場南唐升爲縣　餘干舊縣
浮梁舊縣

信州領縣五

上饒舊縣　貴溪舊縣　弋陽舊縣　玉山舊縣　鉛山本唐饒州之鉛山場南唐建
始置縣山產銅鉛故名縣西南七里有鉛山舊
名桂陽山又名楊梅山南唐置鉛場其此

江州領縣六

德化唐潯陽縣南唐改曰德化○按唐吳置星子鎮南唐升爲德安縣本
縣境內有落星湖吳因之置星子鎮德化縣吳時有蒲塘場南唐升爲德安縣
安縣南唐爲蒲塘場又云吳升爲德安縣
瑞昌唐赤烏鎮○文獻通考云南唐置瑞昌縣
烏口赤烏之名舊日必有赤烏鎮南唐升爲瑞昌縣
爲湖口鎮南唐既立爲縣
彭澤舊縣　東流南唐置
又以東流縣屬池州
太平興國三年以東流等縣屬池州陸氏南唐書云東流縣南唐置

撫州領縣四

臨川舊縣○唐崇仁縣地南唐升爲崇仁縣
南城舊縣　崇仁

南豐舊縣

建武軍南唐以撫州南城縣置建武軍○宋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昌軍非五代時建也
袁州領縣三

宜春舊縣　萍鄉舊縣　新喻舊縣　萬載南唐置○縣西有萬載場吳建縣在

吉州領縣六

廬陵舊縣○按文獻通考云廬陵縣有吉水縣南唐保大八年置○吉水縣新淦舊縣南唐析廬陵置吉水縣
新淦舊縣以地有淦水故名○吉水縣南唐置以新淦縣地置吉水縣
安福舊縣○按吉水縣志云南唐保大元年置吉水縣
永新舊縣
泰和舊縣○永和鎮○吳時以泰和縣地置永和鎮南唐舊有永和鎮
龍泉南唐析泰和縣之龍泉鄉置龍泉縣
吳時爲泰和縣地南唐分置龍泉縣
有安福故縣其地界南唐析立
八分書云南唐始立

民以安故名 永新舊縣

虔州 領縣十一

贛舊縣 虔化舊縣 南康舊縣 雩都舊縣 瑞金本雩都縣地楊吳以縣之象湖鎮置瑞金監南唐升為縣以縣地得金名 信豐舊縣 龍南唐為信豐縣地置百丈鎮孝陂門安南楊吳改為虔南場南唐升為縣 石城本虔化縣之石城場南唐置縣 上猶本南康縣地楊吳析置上猶場以地有猶水故名南唐升為縣 大庾舊縣 安遠舊縣

筠州唐武德七年置靖州改為米州又改筠州八年州廢隸洪州南唐保大十年正月復置筠州

高安縣領縣四

高安舊縣吳屬洪州南唐保大時來屬○地內廢宜豐縣南唐於其地立鹽步鎮 上高唐僖宗時鍾傳以故望蔡縣在高安上游置上高鎮南唐保大中置縣 萬載本漢建城縣地

保吳析宜樂縣時唐置○萬載縣一云楊吳置萬載縣場袁州南唐時來屬○輿地廣記又作萬縣 清江本高安縣蕭灘鎮南唐昇元三年八月成升鎮為清江縣不隸州保大十年來屬

閩陽茲清門談一作

馬令南唐書云南唐州三十有五界洞守數宜江洪撫袁吉虔筠揚鄂池饒信楚洞滁郴光蔣舒蔡置蔣海蔡濠建汀劍漳泉自野至濠十七州昔鄂德五年入周取之南復失者十一州臨州保大三年取[illegible]廢頁巳周年入吳越漳書滁朗岳道永澧全辰告保大九年周十年失○宣南壽吉云南唐州軍凡三十八昇揚楚楚潤蘇和光黄舒蘄廬壽海泰濠通福常宜歙池信舒江常濠舒蘄袁吉度建汀劍南泉雄漳軍○任臣撫通州後周所置侯於前唐非是今去通州南建汀五州則盡之於閩云

前蜀 後蜀

成都府益州 領縣十

成都舊縣 華陽舊縣 郫舊縣 犀浦舊縣 新都舊縣 溫江舊縣 新繁舊縣 雙流舊縣 靈池舊縣 廣都舊縣

漢州 領縣五

雒舊縣 德陽舊縣 通計舊為什邡縣前蜀永平元年改曰通計以縣民郭遷獻綱屏故也 綿竹舊縣 金堂舊縣○按冊府元龜晉天福七年改漢州金堂為漢城要亦遷改之云

彭州 領縣四

九隴舊縣 導江舊縣 濛陽舊縣 唐昌五代會要云梁開平八年改唐昌為[illegible]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為唐昌冊府元龜云晉天福七年改彭州唐化為彭山按此時蜀已不奉梁晉約束其更改邑名不遑改以美觀耳又彭州集唐化縣兩屬州別有彭山縣中國有彭或又易名未可知也

灌州按郡縣名孟蜀置灌州於導江灌口鎮前蜀武成元年灌州秦武郡中張道古牟則灌州為名已久當不自後蜀始矣○又宋史地理志云導江縣灌口鎮即置鎮靜軍

蜀州 領縣五

晉原舊縣 青城舊縣 永康文獻通考云前蜀析青城置永康軍輿地廣記云永康縣本青城縣之橫渠鎮孟蜀廣政中置永康縣屬蜀州今二書異之當是王氏時為軍孟氏時又為矣 唐興輿地廣記曰唐先天元年名唐安後唐曰唐興五代會要云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為興為陶胡縣蓋前蜀武成元年也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為唐興縣晉天福七年遷廟薄改為興為州城是為後蜀廣政五年此時晉遷改之丹孟氏末必遺也 新津舊縣○按唐書地理志已有此

縣宋史地理志謂新津爲唐唐安縣附郭四年改名非是

綿州領縣八

巴西舊縣 彰明舊縣○爲昌明前蜀因之後唐同光時曰彰明避廟諱也後蜀定今名 魏城舊縣 羅江舊縣 神泉舊縣 龍安舊縣 鹽泉舊縣 西昌舊縣

眉州領縣五

通義舊縣 彭山舊縣 青神舊縣 丹稜舊縣 洪雅舊縣

嘉州領縣七

龍游舊縣 犍爲舊縣 玉津舊縣 夾江舊縣 平羌舊縣 羅目舊縣 綏山舊縣

劍州領縣九

普安舊縣 武連舊縣 陰平舊縣 梓潼舊縣 黃安舊縣 劍門舊縣 臨津舊縣 永歸舊縣 普成舊縣

梓州領縣八

郪縣舊縣 射洪舊縣 通泉舊縣 鹽亭舊縣○按輿地廣記引置招葺院於鹽亭文獻通考作招葺縣又有僞蜀明德初析鹽亭置東關縣者按宋乾德四年改靜戎軍置東關縣并孟蜀所置也 飛烏舊縣 元武舊縣 銅山舊縣 永泰舊縣

遂州領縣五

方義舊縣 青石舊縣 長江舊縣 蓬溪舊縣 遂寧舊縣

果州領縣五

南充舊縣 相如舊縣 岳池舊縣 流溪舊縣 西充舊縣

閬州領縣九

閬中舊縣 蒼溪舊縣 晉安舊縣 西水舊縣 奉國舊縣 南部舊縣 新井舊縣 新政舊縣 岐坪舊縣

普州領縣六

安岳舊縣 安居舊縣 普康舊縣 樂至舊縣 崇龕舊縣 普慈舊縣

陵州領縣五

仁壽舊縣 貴平舊縣 井研舊縣 始建舊縣 籍舊縣

資州領縣八

盤石舊縣 資陽舊縣 內江舊縣○內江志云唐初縣治內江後移於石任蜀時又移內江縣王蜀徙璧石 銀山舊縣 丹山舊縣 龍水舊縣 月山舊縣 隋溪舊縣

榮州領縣六

旭川舊縣 威遠舊縣 公井舊縣 應靈舊縣 資官舊縣 和義舊縣

簡州領縣三

陽安舊縣 金水舊縣 平泉舊縣

邛州領縣七

臨邛舊縣 火井舊縣 蒲江舊縣 依政舊縣 安仁舊縣 臨溪舊縣 大邑舊縣

黎州有木瓜關前蜀高祖所築領縣二

漢源舊縣○按有飛越縣五代所省入漢源 通望舊縣

雅州領縣五

嚴道縣舊 盧山縣舊 名山縣舊 百丈縣舊 榮經縣舊

維州領縣二

保寧舊為薛城縣王蜀改今名 小封舊縣

茂州領縣四

汶山縣舊 石泉縣舊 汶川縣舊 通化縣舊

文州領縣一

曲水縣舊

龍州領縣二

江油縣舊 清州縣舊

黔州領縣六

彭水縣舊 黔江縣舊 杜洪縣舊 洋水縣舊 信寧縣舊 都濡縣舊

施州領縣二

清江縣舊 建始縣舊

夔州領縣三

奉節縣舊 巫山縣舊 大昌縣舊

安州舊為雲安縣後置雲安監屬夔州前蜀永平時升安州

忠州領縣五

臨江縣舊 豐都縣舊 墊江縣舊 南賓縣舊 桂溪縣舊

萬州領縣二

南浦縣舊 梁山舊縣○縣有務曰石氏屯川溪

興州領縣二

順政縣舊 長舉縣舊

利州領縣五

綿谷縣舊 葭萌縣舊 益昌縣舊 嘉川縣舊 胤山縣舊

開州領縣三

開江縣舊 萬歲縣舊 新浦縣舊

通州領縣九○宋史地理志作達州按宋乾德三年始改達州

通川舊縣○縣有通明院蜀置之以榷利稅賦 永穆縣舊 三岡縣舊 石鼓縣舊

東鄉縣舊 宣漢縣舊 新寧縣舊 巴渠縣舊 閬英縣舊

涪州領縣五

涪陵縣舊 賓化縣舊 武龍縣舊 樂溫縣舊 溫山縣舊

渝州領縣五

巴縣舊 萬壽縣舊 南平縣舊 江津縣舊 壁山縣舊

瀘州領縣五

瀘川縣舊 富義縣舊 江安縣舊 綿水縣舊 合江縣舊

合州領縣六

石鏡舊縣○晉天福七年改合州石鏡屬偽蜀境亦晉雖改其名孟氏未必遵也 漢初縣舊 赤水縣舊 巴川縣舊 銅梁縣舊 新明縣舊

昌州領縣三

大足縣舊 昌元縣舊 永川縣舊

巴州領縣九

化成舊縣 盤道舊縣 清化舊縣 曾口舊縣 歸仁舊縣 始寧舊縣 其章舊縣 恩陽舊縣 七盤舊縣

蓬州領縣七

大寅舊縣 儀隴舊縣 伏虞舊縣 咸安舊縣 大竹舊縣 良山舊縣 宕渠舊縣

集州領縣四

難江舊縣 通平舊縣 大牟舊縣 嘉川舊縣

壁州領縣五

諾水舊縣 廣納舊縣 通江舊縣 白石舊縣 東巴舊縣

渠州領縣五

流江舊縣 潾水舊縣 潾山舊縣○亦爲潾州註見下 大竹舊縣 渠江舊縣

潾州通鑑蜀王建及至興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自梁閬通渠開五州降胡三省註云渠州潾山縣唐武德元年置潾州八年州廢以潾山縣屬渠州當是蜀後置潾州也蜀當作潾

戎州領縣五

南溪舊縣 義賓舊縣 僰道舊縣 開邊舊縣 歸順舊縣

興元府梁州亦曰褒州領縣五

南鄭舊縣 褒城舊縣 西舊縣 三泉舊縣 城固舊縣

洋州領縣四

興道舊縣 西鄉舊縣 黃金舊縣 眞符舊縣

源州本州建置之由無考按通鑑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又薛氏舊五代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等川處置祭使周師攻秦鳳王昭業駐軍平利爲褒源之援則蜀置源州爲武定軍無疑○胡三省以源州爲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得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歐陽氏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巳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

金州領縣五○前蜀得今州巳前入於唐後蜀後得金州來幾入於晉

西城舊縣 石泉舊縣 安康舊縣 洵陽舊縣 淯陽舊縣 平利舊縣

秦州領縣五○秦鳳階成四州先爲岐所有前蜀高祖攻岐得之後唐破蜀巳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漢初四州又入蜀後爲周世宗所取

成紀舊縣 天水舊縣 隴城舊縣 長道舊縣 淸水舊屬鳳翔府後唐時來屬

鳳州領縣四

梁泉舊縣 兩當舊縣 河池舊縣 黃花舊縣

階州領縣二

福津舊縣 將利舊縣

成州梁時改汶州後唐復故領縣二

同谷舊縣 栗亭後唐天成時置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一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秀水朱　瑋豫巷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刊

十國地理表下

南漢

興王府 廣州。高祖乾亨元年改廣州爲興王府領縣十三

咸寧 舊爲南海乾亨元年分咸寧常康二縣。按宋史地理志南海縣後改常康開寶元年復廢縣悉輿地廣記云開寶五年省咸常康十見番寧常康人南海其說不同今從廣東志

禺 海舊 增城 縣舊 四會 縣舊 化蒙 縣舊 懷集 縣舊 東莞 舊縣縣西有雙

象塔高祭宮使邵廷琄建又拔內有九曜石相傳劉氏集方士煉丹處俱見吳萊南海古蹟記 清

遠 縣舊 浛水 縣舊 洽洭 縣舊 新會 縣舊 義寧 縣舊

韶州 領縣五

曲江 縣舊 始興 舊縣。郡縣釋名云南漢乾和四年分韶之始興湞陽二縣置雄州治又州按宋開寶四年始興方與南雄州亂從升是

仁化 縣舊 翁源 縣舊 樂昌 縣舊

潮州 領縣二

海陽 縣舊 潮陽 縣舊

禎州 南漢以循州歸善縣置禎州以歸善博羅河源兩縣來屬。宋史地理志方考作惠州按宋天禧時以州名犯太子名始改爲惠五代時未嘗有惠州也

歸善 縣舊 海豐 縣舊 博羅 縣舊 河源 縣舊

循州 南漢改舊循州爲禎州而別立循州於北境領縣一

龍川 舊爲雷鄉縣南漢改今名。歐陽忞又云龍川本梁縣附省入河源南漢復置又爲循州治

齊昌府 乾亨元年升循州之興寧縣爲齊昌府

封州 領縣二

封川 縣舊 開建 縣舊

端州 領縣二

高要 縣舊 平興 縣舊

英州 高祖割廣州之湞陽縣置

湞陽 縣舊

雄州 高祖割韶州之保昌縣置

保昌 縣舊

敬州 乾和間割潮州程鄉縣置敬州。或作恭州非恭州乃宋避廟諱循稱之

程鄉 縣舊

康州 領縣四

端溪 縣舊 晉康 縣舊 悅城 縣舊 都城 縣舊

恩州 領縣三

陽江 縣舊 恩平 縣舊 杜陵 縣舊

思州 領縣四

務川 縣舊 安夷 縣舊 思邛 縣舊 思王 舊廢

瀧州領縣五

瀧水縣舊 開陽縣舊 鎮南縣舊 安遂縣舊 建水縣舊

勤州領縣二

富林縣舊 銅陵縣舊

新州領縣二

新興縣舊 永順縣舊

高州領縣三

良德縣舊 電白縣舊 保定縣舊

潘州領縣三

茂名梁開平元年五月改曰越常南漢乾亨七年十月復改茂名。一名茂明 南巴縣舊

潘川縣舊

常州領縣三

海康縣舊 遂溪縣舊 徐聞縣舊

羅州領縣五

石城縣舊 吳川縣舊 南河縣舊 招義縣舊 零綠縣舊

辨州唐天祐元年。朱全忠以辨汴聲近更名勤州後復故領縣二。後辨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日化州是化州故辨州也且化州之名五代所未有職方考既有辨州復列化州其誤可知今不從

石龍縣舊 陵羅縣舊

邕州舊為邕州領縣七光天元年即晉天福七年也改為武州避廟諱未幾復故

宣化縣舊 武緣縣舊 晉興縣舊 朗寧縣舊 思龍縣舊 如和縣舊 封陵縣舊

澄州領縣一

上林縣舊

春州領縣三

陽春縣舊 羅水縣舊 流南縣舊

貴州領縣四。高祖封子宏道為貴王即此州

鬱平縣舊 懷澤縣舊 義山縣舊 潮水縣舊

巒州領縣三宋開寶五年始廢巒州入橫州職方考不列其名誤

永定縣舊 武羅縣舊 靈川縣舊

橫州領縣三

寧浦縣舊 淳風縣舊 樂山縣舊

賓州領縣三

領方縣舊 琅邪縣舊 保城縣舊

欽州領縣五

欽江縣舊 靈山縣舊 遵化縣舊 內亭縣舊 保京縣舊

潯州領縣二

平桂縣舊 宜化縣舊

容州領縣四

北流縣舊 普寧縣舊 陵城縣舊 渭龍縣舊

牢州 領縣三

南流舊縣 定川舊縣 宕川舊縣

白州 領縣四

博白舊縣 建寧舊縣 周羅舊縣 南昌舊縣

廉州 領縣四

合浦舊縣 封山舊縣 蔡龍舊縣 大廉舊縣

常樂州。南漢乾亨元年立常樂州及置博電等三縣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常樂州南漢立開寶五年廢州省縣以其地置石康縣

博電乾亨置 零綠乾亨置 鹽場乾亨置

黨州 領縣四

善勞舊縣 撫安舊縣 善文舊縣 寧仁舊縣

繡州 領縣三。宋開寶五年始廢州入容州歐史職方考不列其名誤

常林舊縣 阿林舊縣 羅繡舊縣

鬱林州 領縣五

石南舊縣 鬱林舊縣 興業舊縣 興德舊縣 潭栗舊縣

藤州 領縣四

寧風舊縣 感義舊縣 義昌舊縣 鐔津舊縣

竇州 領縣四

信義舊縣 懷德舊縣 潭峩舊縣 特亮舊縣

義州 領縣三

岑溪舊縣 永業舊縣 連城舊縣

禺州 領縣三。宋開寶五年廢州入容州

峩石舊縣 陸川舊縣 扶桑舊縣

順州 唐大歷八年析禺羅辨白州置南漢因之領縣四

龍化舊縣 溫水舊縣 南河舊縣 龍豪舊縣

瓊州 領縣三。州舊有曾口顏羅二縣南漢省

瓊山舊縣 容瓊舊縣 樂會舊縣

崖州 領縣四

舍城舊縣 澄邁舊縣 文昌舊縣 臨高舊縣

儋州 領縣四。州舊有富羅縣南漢廢

義倫舊縣 昌化舊縣 感恩舊縣 洛陽舊縣

萬安州 領縣二。州舊有富雲博遼二縣南漢省

萬安舊縣 陵水舊縣

振州 領縣二。州舊有延德臨川落屯三縣南漢廢

寧遠舊縣 吉陽舊縣

恩唐州

交州 南漢封子宏操為交王

楚

長沙府 潭州。武穆王以潭州為長沙府潭王辰十州同時屬周行逢巳南唐所取領縣九

長沙附郭 湘潭舊縣 湘鄉舊縣 益陽舊縣 醴陵舊縣 瀏陽舊縣 攸

舊屬衡州朱梁時來屬一云漢乾祐時仍屬衡 龍喜 漢乾祐三年王析長沙縣置 茶陵 縣隸衡州石晉時屬潭州見湖廣舊志

衡州 領縣五

衡陽 舊縣 衡山 舊縣湖廣志云晉天福五年更屬潭州後復來屬。縣有安仁場唐清泰二年敘邑之五場熟耳二鄉蓋之陽有馬井相傳馬王太子養馬於此馬渴蹴地水湧出成井因名

湘潭 舊縣 耒陽 舊縣 常寧 舊縣

澧州 領縣四

澧陽 舊縣 安鄉 舊縣 石門 舊縣 慈利 舊縣

朗州 領縣三

武陵 舊縣 龍陽 舊縣 橋江 舊為沅江乾寧中更橋江屬辰州五代時來屬

岳州 五代初屬安武軍節度已而隸湖南後屬武平軍節度領縣四

巴陵 舊縣。廣順元年南唐取之尋復路池。縣有王朝場清泰間置 華容 舊縣 湘陰 舊縣 平江 舊為昌江後唐同光時避諱改

道州 領縣四

營道 舊縣 延喜 唐為延唐朱梁改為延昌後唐同光時復名延唐晉天福七年更名延喜。一作延熹 江華 舊縣 永明 舊縣

永州 領縣二

零陵 舊縣。縣有東安場石晉時馬氏析縣置 祁陽 舊縣

邵州 石晉時改邵州為敏州領縣二

邵陽 舊為邵陽縣石晉時改敏政縣漢復立邵陽縣屬敏州 武岡 舊縣

全州 晉天福四年四月文昭王奏以湘州為清湘縣置全州并割灌陽縣隸之。歐陽忞又作天福三年置今從五代會要

清湘 舊為湘川隸永州文昭王改 灌陽 舊屬永州天福中來屬

辰州 領縣五

沅陵 舊縣 漵浦 舊縣 辰溪 舊縣 盧溪 舊縣 麻陽 舊縣

融州 領縣二後歸南漢

融水 舊縣 武陽 舊縣。州舊有黃水縣後併入武陽

郴州 舊領郴南亭資興義章藍山義昌高平臨武八縣晉天福初文昭王奏改敦州廢臨武高平二縣以其地入桂陽監又改資興縣為資興寨漢乾祐時後為郴州後南漢乾和九年遣將潘崇徹攻南唐兵於宜章道取郴入焉

郴 舊縣 南亭 舊縣 義章 舊縣 藍山 舊縣 郴義 舊為義昌縣後唐同光中避廟諱更名曰郴義

桂陽監 唐於郴州平陽置監鑄錢晉天福初以臨武高平二縣益其地

連州 領縣三乾祐三年入南漢

桂陽 舊縣 陽山 舊縣 連山 舊縣

昭州 領縣三乾祐三年入南漢

平樂 舊縣 永平 舊縣 恭城 舊縣

宜州 領縣四後入南漢省二縣

龍水 舊縣 崖山 舊縣。南漢廢 東璽 舊縣。南漢廢 天河 舊縣

桂州 領縣十後入南漢

臨桂縣舊 理定縣舊 靈川縣舊 陽朔縣舊 荔浦縣舊 修仁縣舊 純
化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為歸化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故 永福縣舊 永寧舊 豐水舊
縣梁府攻 古縣舊

潯州晉開運三年文昭王奏立潯州於全義縣改縣名曰德昌析割桂州慶明義寧二縣隸之
德昌舊為全義屬桂州開運中改德昌後復故 慶明舊屬桂州 義寧本臨川地馬氏
置義寧鎮後為縣舊屬桂州開運後府永屬

賀州領縣六後入南漢
臨賀縣舊 桂嶺縣舊 馮乘縣舊 蕩山縣舊 富川縣舊 封陽縣舊

梧州領縣三乾祐三年入南漢
蒼梧縣舊 戎城縣舊 孟陵縣舊

蒙州領縣二後入南漢
立山縣舊 東區縣舊 正義縣舊

嚴州領縣三乾祐三年入南漢
來賓縣舊 歸化縣舊 修德縣舊

富州領縣三乾祐三年入南漢
龍平縣舊 思勤縣舊 馬江縣舊

柳州領縣三乾祐三年入南漢
馬平縣舊 柳城縣舊 洛容縣舊

龔州領縣六後入南漢。按唐置龔州南漢乾和八年吳懷恩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之地
乎宋紹興六年始為州入潯州成史職方考不列其名當由漢得龔州後以遷尚屬緣南發之郡縣

宋史載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已有象龔之名此所未解也
平南縣舊 武林縣舊 隋建縣舊 大同縣舊 陽川縣舊 寧風縣舊

象州領縣二乾祐三年入南漢。按輿地廣記唐時州有武化縣五代時省
陽壽縣舊 武仙縣舊

錦州領縣五
盧陽縣舊 洛浦縣舊 招諭縣舊 常豐縣舊 渭陽縣舊

溪州領縣二
大鄉縣舊 三亭縣舊

敘州一作溆秦漢黔中地也唐為獎敘二州之境後周時馬行達攻敘州刺史鍾存吉奔武陽面郴
正廉以十月得敘溆二州郎其地。一云溪洞誌州楚文昭王有其地是溪州又與敘州名為一地
已存以漢者本州領縣三
渠陽縣舊 三江縣舊 羅蒙縣舊

吳越

西府杭州唐大順元年新築城三十餘里景福二年作羅城七十里光化二年四月升為都督
府吳越開之西府天寶元年梁敕升大都督府後國中亦稱西都領縣十一
錢塘縣舊 錢江吳越天寶十五年割錢塘鹽官各半置錢江縣割富春之長壽安吉二鄉
入錢江樂史太平寰宇記言唐乾德二年析錢唐置二縣為錢江非是。又冊府元龜云晉天福
七年敕州縣名有與尚諱犯者悉改之改杭州錢塘為錢江縣陽落輿地廣記亦云晉天福中避
高祖名改錢塘為錢江縣後別置錢塘與錢江分治未審孰是
鹽官縣舊 餘杭縣舊 武
敞子重築縣城周六百二十步後徙溪南號清平軍 富春縣舊為富陽吳越天寶元年改富陽曰

富春時武肅王與楊氏有怨凡江縣名有富字者皆
易之。富存城武獻子以地俗乃場鎮石瀨
桐廬舊縣。按宋史地理志云是嚴州五代桐廬縣屬唐太
平興國二年自杭州來隸
本爲於潛舊縣。以有閩武泰奥趣置
杭州三年割以潛縣之北五十里
荷等五鄉來屬州分水在新寧
覡縣以尊莊州下縣天寶元年正月
谿依太廟武肅奥趙寶元年新登
城縣。山武奏下縣寶元正月梁
新登舊縣。梁開平改爲天年梁
有杜谷縣之割舊梁改爲吳越
晉天廟七城。舊縣平開新登
日管又改十月武肅王府
爲復改武康
橫山 舊爲唐山縣。梁改爲橫山縣。吳越寶元年
安國衣錦軍 唐光化三年升爲安國縣。梁開平元年升爲衣錦軍。吳越天寶四年三
月升衣錦軍爲安國衣錦城改爲安國縣。太平興國四年改順化軍。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改順化軍。

東府越州 唐乾寧四年，武肅王破越州，爲東府，後爲吳越國中府。乾寧三年改越州爲鎮東軍。又天寶元年梁敕升越州爲大都督府。
州爲大都督府。領縣八
會稽 舊縣。
山陰 舊縣。
諸暨 舊縣。吳越天寶元年，武肅王遣將王太奏改諸暨縣。
蕭山 舊縣。
餘姚 舊縣。
上虞 舊縣。
新昌 舊縣。梁開平二年吳越析剡縣十鄉置。
剡 舊縣。按本縣爲剡縣，因古爲二大一刀之字，有兵革之象，吳越王改爲贍縣。
三鄉地置。

蘇州 領縣五
吳 舊縣。
長洲 舊縣。
崑山 舊縣。
常熟 舊縣。
吳江 吳越天寶二年八月奏於松陵置。
江陰 曾屬吳。
湖州 領縣四

烏程 舊縣。
德清 舊縣。
安吉 舊縣。
長興 舊爲長城縣，吳越天寶元年八月改長興。
武康 也
溫州 領縣四
永嘉 舊縣。
瑞安 舊爲安固縣，唐天復三年，武肅王以縣有白烏棲楠之集，改爲瑞安。
平陽 舊爲橫陽縣，吳越改平陽。
樂清 舊縣。
台州 領縣五
臨海 舊縣。
黃巖 舊縣。
台興 唐爲唐興縣，吳越天寶元年改天台。
永安 舊縣。
寧海 舊縣。
明州 領縣六 吳越天寶二年，明州刺史黃晟奏望海鎮置。
鄞 舊縣。
奉化 舊縣。
慈谿 舊縣。
象山 舊縣。
望海 吳越王遣之置，有其地，因城望海鎮。
翁山 舊縣。
處州 領縣六
麗水 舊縣。
龍泉 舊縣。
遂昌 舊縣。
縉雲 舊縣。
青田 舊縣。
白龍 故唐松陽縣。
衢州 領縣四

西安舊縣江山本唐須江縣吳越改今名以邑有江郎山也太平寰宇記曰江郎山有石
色不日照故遲龍游舊為龍丘縣寶正末惡丘為墓不祥改今名。輿地廣記作龍游常
山舊縣。乾德四年忠懿王析常山西境置開化場
婺州領縣七
金華舊縣東陽舊縣義烏舊縣蘭溪舊縣永康舊縣武義舊為武
義後改武成天福末復曰武義吳避今忠父諱地浦江故浦陽縣吳越天寶三年武肅王署
陽氏錢改浦江。順化錄文作梁貞明三年改
睦州領縣五。天寶三年四月城睦州
建德舊縣壽昌舊縣遂安舊縣分水舊縣青溪舊縣
秀州吳越寶大元年武肅王奏以嘉興置開元府領華亭海鹽二縣屬焉後唐長興三年罷開元府晉

天福五年三月文穆王奏以嘉興海鹽華亭置秀州又置崇德縣。五代會要作天福三年十月置
秀州與吳越備史略異
嘉興唐光啓三年城嘉興縣先是縣屬杭州已而屬中吳軍晉天福中置秀州。輿地廣記云
嘉興縣五代屬杭州五代會要云兩浙錢元瓘奏以杭州嘉興縣置秀州歐陽五代史亦云秀州錢
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惟文獻通考言吳越王奏以蘇州嘉興海鹽華亭置秀州臣按唐貞
觀八年復置嘉興縣屬蘇州梁初改屬杭州未幾置開元府及府罷縣屬中吳軍已又置秀州此諸
說所以有誤杭隸蘇之不一也海鹽舊屬蘇州華亭舊屬蘇州崇德本嘉興西鄉義
和鎮天福三年廣陵王元瓘鎮中吳奏析嘉興之崇德等九鄉為縣治義和里以鄉名縣

閩

南都一作東都長樂府福州。唐天復時王氏築羅城其門七南利涉東南通津東海晏東

北延義北永安西北安善西南清遠西金斗。梁開平元年又築夾城在羅城外其門六南寧越東
南美化東北八嶋北殿勝西北遺愛西迎仙。貞明六年升為大都督府閩龍啓元年改長樂府。天
德二年以福州為南都領福泉建汀漳鏞七州福州領縣十一南唐保大三年取福州明年入於
吳越。按吳越得福州以尤溪德化隸福州共領縣十三乾祐元年二縣失其唐仍領縣十一
閩中考云閩王審知築羅城南北夾城附縣志印錢文德城歸吳越人以為先兆
閩舊縣。按何喬遠閩書閩縣隋以前門築豐閩宋十二年改曰閩五代唐長興四年王氏改為
長樂清泰二年仍舊晉天福六年王氏又改為長樂府按此則閩龍啓元年交二年與以萬興
為長樂縣侯官舊縣。閩龍啓元年改侯官縣曰閩興三年復舊長樂舊縣乾化元年
改曰安昌同光元年復為長樂龍啓元年改長樂曰侯官三年復舊連江舊縣長溪舊縣
福清舊為福唐閩改福清。任臣按冊府元龜唐書輿地廣記諸書唐聖歷二年析長樂置

萬安天寶元年改為福唐。梁開平二年改為永昌後唐同光元年復為福唐晉天福七年避高祖
諱遂改為南臺實錄之永隆四年也此時閩自立已更名福清或云閩龍啓時叛唐號改為福清縣
則晉又何以避諱過改乎古田舊縣永泰舊縣閩清舊為梅溪場閩化元年十月閩
置永貞本羅源場咸通時號永貞鎮閩龍啓元年升為縣寧德舊為感德場閩龍啓
元年升為寧德縣。海錄碎事云寧德縣閩王時號為鶴場、
泉州領縣九後入南唐
晉江舊縣南安舊縣莆田舊縣仙遊舊縣同安舊為大同場閩龍啓初升
為縣清溪南唐保大十三年詹敦仁攝小溪場事以小溪可置縣請於清源節度使留從效
遂置縣以清溪以縣治前溪水源遠也。文獻通考以為平只置誤永春舊為桃林場龍啓元
年升為縣一曰桃林縣通文時改永春德化舊為歸德場長興三年閩惠宗立為歸德

縣屬南泉府南唐保大七年屬清源軍潮汎溪之帶平進成二縣益之 長泰 唐乾符三年邑長張思始置武德場以便輸納文德元年改爲武勝場改武安南唐升爲長泰縣一云閩永隆五年升當

建州 領縣七後入南唐

建安 舊縣。將部武省縣，閩皆云唐閩置五年 有宗安場析部武皮毅城地置樂縣 唐末爲王氏所據爲邵人析邵後爲邵武也。一云晉 元安元年改氏爲武人改避州馬潮武漳也。閩通文 元年復改爲武木變爲邵武財溪。又 澤鄉閩一郡唐置并寧鎮南唐改財溪。鎮 浦城

舊縣。按宋白續通典縣東北三里 建陽 舊縣。保大九年析爲崇安場。宋時方置崇安縣。南唐 九域志謂崇安爲初爲其越是州東鄉閩太 亦王氏所置。非也。松源 歸有之以爲松源鎮 南唐升爲縣。奧地廣記作極淡文獻通考亦作 松溪 謂王氏增置郭子章云宋始改淡爲溪。縣

既境有閩隸鎮按滑書秋官有閩隸蓋其里之歸 人周時常爲閩隸疑後人字爲兩爲閩隸云遂鎮

化 舊爲場化鎮南唐保大元年 殿鎮爲場中興元年升爲縣 建寧 唐末黃巢亂 邑人陳嶷爲鎮兵禦之衣爲義寧軍置鼓角 邑治永安南唐鎮遷爲永安鎮又改永安場建隆元 年南唐析置建寧 縣光建寧之傳也

汀州 領縣二後入南唐

長汀 舊縣。縣南境有上杭場郡縣名云南唐保大十三年徙上杭於杭保又王閩時有武平場本唐武平鎮也閩書云故唐時以汀州西南地爲南安武平二鎮至閩價南安爲武平場又縣西四十里有古城恭 寧化 舊縣 上延政以此爲江南兵

閩爲漳州後爲南唐所取保大四年以董思安

南州 郡州務思州安以文名章附之命改南州宋乾德閩今復改漳州領縣三。一云南唐以泉州長泰來屬未詳是非

漳浦 舊縣。龍溪 舊縣。龍巖 舊縣。

鐔州 舊爲將樂縣屬建州天德元年升縣爲鐔州閩書云將樂縣王延政升爲西鐔州南唐尋廢。

縣

劍州 唐原爲劍州閩太祖改延平鎮王延翰更承平鎮都陽王延政自立於劍州升爲龍津縣尋置鐔州南唐拔鐔州以爲閩州明年改劍州析建州之南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保大六年復以隔之尤溪汀之沙縣來屬升永吉場爲縣日縣領縣六。南唐書及唐餘紀傳云保大三年升建州延平津爲劍州

南平 一作延平歐陽忞云延平皆屬建安後省五代置。今從閩書作南平 劍浦 龍津縣南唐改劍浦。歐陽忞云南唐立劍州治延平改延劍浦延平省人 富沙 縣州南唐時來屬。邵陽初封富沙王即此地。尤溪 舊縣。閩屬福州南唐得尤溪以爲劍州置鎮

已又別置劍州。縣有沈溪溪上沈姓者居 之後避閩人祖諱改名尤而沈姓亦更尤 沙縣 舊縣隸汀州南唐時來屬文獻通考謂閩以沙縣屬劍州非是

順昌 何氏閩書云南唐以永昌場置一云保大六年置順昌縣於建州永昌場又宋白續通典云唐景福二年置將水鎮改爲永順場尋立爲順昌縣任臣按閩永隆二年王延政永平順昌二城是順昌之名似不自南唐始也

荊南

江陵府 荊州五代時改爲府領縣八

江陵 舊縣。有高氏井郎細申以報復片故蹟 枝江 舊縣 松滋 舊縣 監利 舊縣 後梁時來屬。縣南五里作占堤院文係下築以防水患 石首 舊縣 當陽 舊縣 公安 舊縣 長林 舊縣

荊門軍 五代史荊門縣爲軍治當陽寺省。按唐貞元二十一年析長林置荊門縣屬唐志云高

李昌以擲門縣爲軍文獻通考
又作宋開寶五年事未詳孰是

歸州梁時屬蜀後唐時爲高氏所有領縣三

秭歸縣舊 巴東縣舊 興山縣舊

峽州梁時屬蜀後唐時爲高氏所有領縣四

彝陵唐天寶八載省入長陽五代時復置 宜都縣舊 長陽縣舊 遠安縣舊

北漢

太原府并州領縣十三

太原縣舊 晉陽縣舊 文水縣舊 陽曲縣舊 樂平縣舊 清源縣舊 太谷縣舊 祁縣舊 榆次縣舊 盂縣舊 壽陽縣舊 廣陽縣舊 交城縣舊

汾州領縣五

溫城縣舊 平遥縣舊 介休縣舊 孝義縣舊 靈石縣舊

嵐州領縣四北漢置勇雄鎮

宜芳縣舊 合河縣舊 嵐谷縣舊 靜樂縣舊

岢嵐軍北漢以嵐谷縣建爲軍。按宋太宗自府州會兵攻北漢先克岢嵐軍則岢嵐軍不自宋始也馬端臨謂太平興國五年置非。又宋史載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得州十軍一謂寶興軍也不以岢嵐軍入數者豈僅存其名而實廢抑廢之而宋復置耶顧氏方輿紀要云寶興軍或曰即岢嵐軍也未容是非

憲州宋白續通典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漢北漢因之領縣二

樓煩縣舊 元池縣舊 天池縣舊

忻州領縣二

秀容縣舊 定襄縣舊

代州領縣五

鴈門縣舊 唐林縣舊 五臺縣舊 繁畤縣舊 崞縣舊

寶興軍五臺縣。劉繼顒於柏谷置銀冶取鑛烹銀以其冶建寶興軍

遼州唐爲儀州梁改爲遼州漢北漢因之領縣四

遼山縣舊 榆社縣舊 和順縣舊 平城縣舊

沁州領縣三

沁源縣舊 綿上縣舊 和川縣舊

隆州按祁縣東三十里有隆州故城乃劉繼元築以拒周者戊河東記云太平興國四年春王師克嵐州因次隆州即此地也又胡三省通鑑注云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岢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周所置其地在岢嵐嵐谷之間

石州領縣五

離石縣舊 臨泉縣舊 平口縣舊 方山縣舊 定口縣舊

通鑑載北漢據有十二州中有蔚州之名按晉以十六州與契丹蔚州已在十六州之數北漢安得復有蔚州此所未詳也今不列其名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二終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秀水朱　璜豫倦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校刊

十國藩鎮表

十國藩鎮有一隅競相夸侈大抵國內多設節度周徧諸州之廣而軍監不與焉今畧采軍額名目作十國藩鎮表

吳　南唐	
建康軍	昇州○馬令南唐書徐温建節昇州爲建康軍
靜淮軍	泗州○吳天祐十四年建靜淮軍以朱瑾爲節度使
昭順軍	廬州○吳以廬州爲昭順軍節度
保信軍	廬州○南唐改昭順軍爲保信軍○按馬令南唐書昇元八年以昭順爲保信軍節度而後或云周改保信軍者非
清淮軍	壽州○按五代史壽州唐故曰忠正軍節度天成二年升壽州爲中正軍節度則吳之乾貞元年也歐陽職方考又云南唐後日清淮馬令南唐書亦載昇元六年以壽州爲清淮軍節度使今從之○陸游南唐書又作清順軍
定遠軍	濠州
靜海軍	海陵東境州唐置靜海制置院○按中興元年春正月丙戌周師陷泰州壬辰陷靜海軍則靜海軍其來久矣若謂州則周所改也昇南唐州名或以爲通州靜海軍升
鎮海軍	潤州○按唐乾元二年九月以錢鏐爲鎮海軍節度使乾寧五年遷鎮海軍於杭州然五代史但家吳天祐八年徐温爲潤州刺史領鎮海軍節度使是吳以潤州仍爲鎮海軍也
建武軍	南唐昇元六年閏正月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
寧國軍	宣州○歐陽修職方考云吳升宣州爲寧[illegible]軍節度
武清軍	鄂州
武昌軍	鄂州○湖廣通志云鄂州唐武昌軍後唐改爲武清軍南唐復改武昌軍任臣按馬令南唐書保大二年以武績軍卒光爲武清節度使假南唐亦稱武清也○周廣順元年升周行營武清節度使疑卽鄂州
康化軍	池州○南唐昇元二年六月甲申升池州爲康化軍節度後爲軍事

永平軍	錢州
奉化軍	江州○吳　年升江州爲奉化軍
鎮南軍	洪州○唐本鎮南軍吳南唐因之
昭武軍	撫州○九國志云吳升昭武軍於撫州治臨川
百勝軍	虔州○年改百勝軍

永安軍	建州○南唐保大三年取建州升爲永安軍節度後改忠義軍
清源軍	泉州○南唐保大三年取泉州升爲清源軍○又[illegible]書云南唐兵拔鐔州以爲延平軍制置鎮按南唐改爲延平鎮非軍也故不取
昌化軍	
威武軍	以上二軍不知其地通鑑載吳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又按唐以福州爲威武軍但不屬吳境內以此疑豈遙授之而姑冒其名耶

前蜀 後蜀	
武德軍	梓州○前蜀永平二年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武信軍	遂州○唐光化二年夏五月甲午詔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焉前後蜀俱因之
永平軍	前蜀邛州後蜀雅州○唐文德元年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前蜀高祖爲節度使治邛州大順二年十月甲申廢永平軍　年復○後蜀許升雅州爲永平軍節度又因九國志云雅州宜知府置永寧軍非是

武泰軍	黔州○王氏以黔州爲武泰軍節度天復三年徙武泰軍於涪州從王宗本奏也
鎮江軍	忠州○前蜀天復末置鎮江軍於忠州領夔忠萬三州○歐史職方考又以鎮江隸夔州下
寧江軍	後蜀夔州○五代會要云後唐天成二年七月升夔州爲寧江軍節度○一統名勝志又云王孟二蜀以施夔忠萬置鎮江軍後唐改寧江軍節度
山南西道節度	興元府
天義軍	興元府○王建初改山南西道爲天義軍後復故

武定軍
洋州○兩蜀同

天雄軍
前蜀秦州

武興軍
前蜀鳳州○永平五年置武興軍於鳳州以文興二州隸之

威武軍
後蜀威州○廣政十八年正月戊子升威州為威武軍節度

昭武軍
利州○輿地廣記云利州王蜀昭武軍節度文獻通考又云利州孟蜀昭武軍節度是則蜀軍額舊同○按後唐破蜀得節度十兩武信武信承祥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山南西川節度為蜀都不與焉故今不列於前內節度

保寧軍
後蜀閬州○五代會要云天成四年月升閬州為保寧軍節度一云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

永寧軍
後蜀果州○廣政二十一年正月戊戌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戎昭軍
前蜀金州○金州故為昭信軍天復五年十月唐昭宗改戎昭軍

雄武軍
前蜀金州○天復五年高祖命王宗朗為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隸之是為雄武軍節度○歐史職方考又作武統

威勝軍
後蜀金州

鎮靜軍
彭州○按宋史地理志彭州唐置鎮靜軍宋改為永康軍是後蜀時彭州當為鎮靜軍矣

威戎軍
彭州○四令按以彭州為威戎軍前蜀高祖起兵時威武節度使楊晟常鎮之食役簒今附記於此

南漢

清海軍
廣州

建武軍
邕州○輿地廣記云南漢升邕州為建武軍節度

寧遠軍
容州○按歐陽忞輿地廣記南漢升容州為寧遠軍節度馬端臨謂容州宋屬廣西路為寧遠節度然開平初已有寧遠節度使昆昭姑知寧遠之為軍其來久矣○一作寧武軍

靜海軍
交州○高祖常以子宏操為靜海節度使○亦作安南節度

禎州節度
禎州○乾和十三年以通王宏政為禎州節度使

楚

武安軍 潭州

永順軍 朗州○唐昭宗時以澧朗二州爲武貞軍梁開平時武穆王攻雷彥恭等逐之梁梁改朗州曰永順軍武穆上以子希振爲永順軍節度使○五代史世家又作武順軍

武平軍 朗州○後唐以朗州爲武平軍以文昭王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周廣順二年升武平在武安軍上以劉言爲節度使

靜江軍 桂州置靜江軍節度桂管防禦觀察使○唐桂州爲下都督府故秀屏府江升天策學士有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

武清軍 廖偃彭師暠立衡山王自置武清軍衡山王以師暠爲武清軍節度使廣後周以周行逢爲武清節度使

吳越

鎮海軍 杭州○唐昭宗初年以杭州爲武勝軍命武肅王爲防禦使歐史作武威軍非景福元年升威武軍乾寧五年移鎮海軍于杭

鎮東軍 越州○唐昭宗初年以越州爲威勝軍歐史作武勝軍非乾寧三年十月改威勝軍爲鎮東軍節度

宣德軍 湖州○顯德六年四月升湖州爲宣德軍節度

中吳軍 蘇州○寶大元年十二月升蘇州爲中吳軍節度領常潤等州○開寶時宋詔改中吳爲平江以孫承祐爲平江節度使

武勝軍 婺州○天福元年三月升婺州爲武勝軍節度○祝穆方輿勝覽云婺州石晉時改爲武勝軍

奉國軍 明州○吳越備史建隆六年二月升明州爲奉國軍節度一作元年六月○又輿地廣記云朱梁升明州爲望海軍節度未審是非

靜海軍 溫州○天福八年升溫州爲靜海軍節度

德化軍 台州○唐光啓二年升台州爲德化軍節度德化軍判官魯洧作杜雄墓碑紀其事又云錢王時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時乾德元年也

彰武軍 福州○閩德閩改威武爲彰武軍一云廣順元年改威武軍曰彰武陳洪進及錢氏納土始爲威武軍

武康節度 按唐將軍祭志屬寰哲天寶五年特賜武康節度使是吳越國有武康節度矣昔即於武康縣置鎮邪姑附於此以俟考

閩

威武軍	福州
鎮武軍	建州○富沙王謂殷景宗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景宗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鎮安軍富沙王改鎮安乃鎮武而稱之
平海軍	泉州○宋建隆三年留從效卒泉漳二州爲其將陳洪進所有乾德二年改清源軍爲平海軍以洪進爲節度使
荆南	
荆南節度	江陵府
北漢	
河東節度	并州
雁門節度	代州
寧化軍	嵐州○文獻通考云本嵐州地劉崇置軍是寧化軍故郎祖所嵐○又五代會要云顯德五年升汾州爲寧化軍節度以劉歸順故也此乃周所置與北漢無涉又斷德元年乃代州爲靜塞軍節度以劉歸附故也亦周所置故不取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秀水朱　彝尊垞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重校刊

十國百官表

十國官制大畧多仍唐舊間有與六典異名者吳之大鄭吳越之進侍閩之國計使楚之機要司僅一二見焉而南漢內三師內三公則又不足道者也余取史冊諸所常見者輒采錄其名而書所失紀都爲闕如至文武階勳如開府特進金紫銀青驃騎雲麾柱國都尉之類

唐志固可例觀則不復備載云作十國百官表

吳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大丞相	同平章事　參政	事　參知政事	內樞使	承宣院使	
南唐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大司徒	左丞相	平章事　同平章事	樞密院使　光政院　政副使	副使	宣徽院使　副使
前蜀	太師太傅太保	少師少傅少保	太尉司徒司空	大司馬	宰相　同平章事	內樞密使　判樞	密院　樞密使	宣徽南院使　宣

	尚書省 既制改司會府 尚	微北院使
	書令 參判尚書都省。知尚書	
尚書省	省事。判尚書省。判三司之	
左僕射右僕射	左僕射右僕射	左僕射右僕射
左司郎中員外郎 右司郎中員外郎	左丞右丞 左司郎中員外郎 右司郎中員外郎	
吏部尚書 侍郎	吏部尚書 判吏部銓 侍	六部尚書侍郎郎
郎中 吏部司勳 司封考功	郎 兩省侍郎 中 吏部司封	中 員外郎 與同惟 南唐
員外郎上同	司勳考功 員外郎上同	兵部有武部郎 中吳二司小異
戶部尚書 侍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戶部金部 度支倉部	郎中 戶部金部 度支倉部	
員外郎上同	員外郎上同	
禮部尚書 侍郎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禮部膳部 祠部主客	郎中 禮部膳部 祠部主客	
員外郎上同	員外郎上同	
兵部尚書 侍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兵部駕部 職方庫部	郎中 兵部駕部 職方庫部	
員外郎上同	員外郎上同	
刑部尚書 侍郎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刑部比部 都官司門	郎中 刑部比部 都官司門	
員外郎上同	員外郎上同	

工部尚書 侍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工部虞部 屯田水部	郎中 工部虞部 屯田水部	
員外郎上同	員外郎上同	
門下省	門下省 改制改左內史府 左	門下省 判門下省
侍中 侍郎	侍中 侍郎 左	侍中 侍郎 左
	散騎常侍 左諫	散騎常侍 左諫
給事中	議大夫 給事中	議大夫 給事中
	左補闕 起居郎	左補闕
	左拾遺	
翰林學士	翰林院學士 後改文館	翰林學士承旨
	侍讀學士 侍講	
	校書郎 博士	
	待詔 內供奉	
	司藝 書藝學士	
	文理院待詔	
	弘文館校書郎	
中書省	中書省 改制改右內史府	中書省 判中書門下事
中書令 侍郎	中書令 判中書省 侍郎	中書令 侍郎
知制誥	後改內史侍郎 知制誥	知制誥 右散騎
	右散騎常侍 右	常侍 右諫議大

	諫議大夫　右補夫　右補闕
	闕　右拾遺　中
中書舍人　通事書舍人後改內史舍人	
舍人	起居舍人　通事
	舍人
	集賢殿學士　直文思殿大學士
	學士　侍讀學士
	侍講　校書　正
	字　史館修撰
	校理

	勤政殿學士
	光政殿學士承旨
	清輝殿學士　直
	學士　澄心堂承
	旨　殿前承旨
閤門使	閤門承旨　中門閤門使　閤門南
	使　武功殿使　院使
秘書省　監	少秘書省　監　少秘書監　少監
監　秘書郎	正監　丞　秘書郎
字	校書郎　正字

	著作局郎　著作
	佐郎
	司天臺　監　少司天監
	監
	殿中省　監　少內侍監　內給事
	監　內飛龍廄使
	內侍省　監
御史臺	御史臺又稱司憲府　御史臺　中丞
御史大憲又作大卿	侍御史大夫　中丞侍御史
御史知雜事	主侍御史　知雜　殿

簿	中侍御史　監察
	御史
太常卿	太常寺卿　少卿
	丞　博士　奉禮
	郎
光祿卿	光祿寺卿　少卿
	衛尉寺卿　少卿衛尉卿　少卿
	丞
	宗正寺卿　宗正
	郎

詳狀司	太僕寺卿　少卿	
	大理寺貶制改詳刑院卿	
	判大理寺少卿　司直	
	評事	
客省使　典客	客省使貶制改延賓院	引客省使
禮儀使	進使	
司農卿	司農寺卿判司農寺少卿	
國子監　司業	國子監　司業	
太學博士	助教　博士	
	太府卿	
	少府監　少監	
		將作監
		尚食使　御食厨
		支計院
	太醫令	
	園苑使瓊林使。光農使。	
王府子城使一作宮城使	昭慶宮使。德昌宮使。乩宅使。	
羅城使　左街使	左右街使	
	丹楊宮使	
	太子太師太傅太	太子太師太傅太

	保　太子少師少保	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　太弟太	傅少保
	保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庶子	
太子中允	司議郎	
	太子左右諭德	
	太子洗馬　東宮使	太子洗馬
	崇文館直學士	宗邦府官
		崇寶府官屬使天[illegible]
		府　天策府掌書記
天下兵馬大元帥	諸道兵馬大元帥	
副元帥　元帥府	諸道兵馬元帥	
左右司馬	諸道副元帥	
齊國左右丞相		
齊國內樞使　齊		
國內樞判官　齊		
國內史舍人		

金吾衛大將軍○左右衛上將軍　統軍○上將軍○
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　將軍○將軍○判六軍○
左右驍衛大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　左右都押牙○馬
將軍○左右雄武軍　大將軍　將步都指揮使○左
大將軍　統軍　軍○左右千牛衛右龍武軍都指揮
都指揮使　軍使上將軍，大將軍使○左右神勇軍
○左右龍武大將　將軍　千牛備使○左右金吾大
軍　統軍○左右身○左右金吾衛將軍　將軍○京
威衛大將軍　將大將軍○左右神威內外馬都指揮
軍○左右監門衛武衛大將軍，統使○都營使○保

將軍○左右宣威軍○左右羽林軍鑑軍使○決勝都
統軍○左右牙都大將軍○左右神知兵馬使○決秀
指揮使　左右牙衛使○左右衛聖軍虞候○定戎團
指揮使　牙內馬統軍○侍衛都軍練使○防城使○
步都指揮使　牙使　侍衛諸軍都武勇軍使○永寧
內指揮使○左右虞候　侍衛軍虞軍使○懷勝軍使
軍都軍使○內外候○龍武軍都虞候○大肖軍使○左
馬步軍都指揮使候○天威軍統軍右定遠軍使○刀
副指揮使○控　天威軍都虞候子都虞候○天武
鶴都虞候　控鶴○神衛軍都虞候神機營使

軍使○拔山都指○諸衛巡官○馬
揮使○黑雲都指步都校
揮使　指揮使
黑雲都將○黃頭
都虞候○內外馬
步都軍使○副使
○元從指揮使○
左右廂馬步都虞
候○左右都押牙
征南大將軍　冠軍大將軍　東院圖府

鎮西大將軍　鎮國將軍　西院圖府
平南大將軍
安西大將軍
鎮東大將軍
諸道都統○副都大都督○諸軍都諸路行營都統○
統○諸道行營副監○行營諸部署行營都制置使○
都統○都尉○都○行營招討使○都招討○招討副
督中外諸軍○都營屯都虞候○諸使○第一招討○
招討使○副招討軍虞候○行營魁第二招討○第三

使○行營招討使料使○行營應援招討使○第四招
○行營都指揮使使○監軍使○先討使○應援招討
○統軍使○諸軍鈐轄道使○戰棹使○招付馬步使
都虞候○應援使指揮使○戰棹都　招討判官○行
○遊奕使○都知虞候○屯營使○營安撫使○行營
兵馬使○馬步軍巡檢使○統軍使兵馬使○開道都
都指揮使○先鋒○沿淮都巡檢○指揮使○隨駕清
指揮使○樓船軍沿江都部署○淩遊指揮使○清道
使○監軍○都統波都虞候○都押指揮使○排陣使
判官○馬步判官　牙軍使○都城烽○捉生將

	次使	
節度使知軍府事副大	節度使　副大使節度使	留後
使　行軍司馬	知節度使　留後	副使　判官
行軍副使　判官	行軍司馬　副使	
掌書記　推官	判官　支使　掌	
巡官　衙推　館	書記　推官　軍事推官	
驛巡官	巡官　衙推　館	
	驛巡官	
制置使	制置使	制置指揮使

觀察使　判官	觀察使　副使	觀察使
推官	判官	
團練使　副使	團練使　副使	團練使
	判官	
	安撫使	
	巡撫使	糧料司
	諸路屯田使　糧	
	料判官　營田判	
	官	
鹽鐵使　判官	鹽鐵院使　判官	

	回運務使鑄錢使	
防禦使	防禦使	
防遏使	指揮使	
	東都留守院留守	
	副留守	
	南都留守院留守	
	副留守	
金陵尹	江寧尹　少尹	成都尹
江都尹　少尹	江都尹　少尹	

南昌尹　少尹
刺史　副使　刺史　司馬　刺史　司馬
司馬　參軍　司功　司倉　別駕　通守　錄事　參軍　同南唐　從事
司戶　司田　司兵　司法　司士　軍司功　司倉　司戶　司田　司兵　司法　司士　○掾　文學　從事
令　令　丞　主簿　令　主簿
尉　尉
右街僧錄　僧錄
教坊使

如京使　宣諭使　通好使　○　閩　江防
嶽納使　進表使　送進奉使
後蜀　南漢　楚　吳越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師　太傅　太尉　司徒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尉　師徒　司空　保　太尉　司空　太尉　司徒　司空
徒　司空　三師三公官皆承制加檢校
同平章事　平章事　同平章事　左相　右相　左右丞相　同
知政事　參知　左丞相　右丞相　參相府事　進
知政事　丞相　同
樞密使　知樞密　書點檢司平章事

密院　副使　事　左右機要
宣徽南院使　知承宣院　司　都軍
宣徽北院使　判官
尚書　判三司　左僕射　尚書　左僕射　尚書　左僕射
射　右僕射　射　右僕射　僕射　右僕射　左丞
左丞　右丞　左丞　右丞　右丞　加檢校　承制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司員外　右司員外郎
吏部尚書　判吏部三　吏部尚書　吏部　六部尚書　侍
侍郎　郎中　侍郎　郎中　侍郎　郎　郎中　員

員　吏部　外郎　員外郎　後蜀
外郎　六部尚書　侍
戶部尚書　判戶部　戶部尚書　郎皆承制加
鹽鐵判　度支使　侍郎　侍郎　郎中　檢校
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　侍郎　禮部尚書
郎　郎中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　兵部尚書　兵部

郎 郎中	侍郎郎中	侍郎	
職方 員外郎			
刑部尚書 侍	刑部尚書		
郎 郎中 都官	侍郎郎中		
比部 司門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	工部尚書		
郎 郎中	侍郎郎中工		
水部 員外郎	部都官		
門下省	門下省		
侍中 侍郎	侍中 侍郎	侍中	侍中加承旨 侍郎
左散騎常侍			散騎常侍
左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
給事中 左補	給事中		給事中
闕			
翰林院 承旨	翰林學士	文苑學士	
待詔	承旨		
學士院		文學館學	
翰林使			

宏文館大學士			
崇文館校書郎			
中書省			
中書令 侍郎	中書令 侍		中書令承旨加檢校
知制誥 右散	郎 知制誥	知辭制	侍郎
騎常侍 右諫			
議大夫 右補			右補闕
闕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		
史館修撰 直	集賢殿學士		通儒院學士
館			領擇能院
中門使	閤門使 閤		
	門副使		
秘書省監 秘			秘書監 秘書
書郎 校書郎	著作佐郎		郎 著作佐郎
司天監 少監	司天監 知司天監		
	丞 日御		
殿中省監 尚儀尚衣			
御史臺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承旨加
中丞 侍御史	中丞		中丞 侍御史

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
太常卿 少卿	太常卿		
光祿卿			
衛尉卿			
	宗正卿		
	大理卿		
客省使			客省使、衣吞
			孔目
國子監 毛詩尚書周易三禮 博士			國子祭酒
太府卿 少卿			
少府監 少監			
將作監			
醫官			
宮苑使	宮苑使		
左街使○染院左右街使			
使○功德使○西御院使			功德判官
修奉太廟禮儀文房院使			
使○宣慰使○文房院副使			
如京使○如京法物使			

副使○通奏使			進奏使
○進奏官○大			
務官○供奏官			內供奉
○捲簾使○樂			
璽宮使○豐德崇文使			廣寧宮使
庫使○普豐庫			大安宮使
使○廣義庫使			
○茶酒庫使			
太子太師太傅			太子太師太傅
太保 太子少			太保
師少傅少保			太子賓客 以上東宮
太子賓客			官皆承制加檢校
太子左右贊善			
大夫 太子僚屬			
劉台			
諸王宮傅			
		天策府學士	元帥府牙內都
		士 左司	指揮使 判官
		馬 石州	掌書記 典
		馬	篇

判六軍諸衛○上將軍
六軍副使○左將軍
右威衛將軍○指揮使
左右領軍衛將
軍○都知殿直
○左右廂馬步
軍都指揮使○
奉鑾肅衛都指
揮使○奉鑾肅
衛馬步都指揮
使○左右匡聖
馬步都指揮使

天策府都
尉　天策
府使　天
策副都軍
使　天策
府內押牙
驍天將軍金吾衛大將軍
○六軍使承制加官右千牛衛
○六軍副大將軍承制加官左
使○親從武衛大將軍○
都指揮使右驍衛將軍○
○牙內都武勇都指揮使
指揮使○　○武勇都知兵
內外巡檢馬使○上武勇
侍衛指揮都監使○武勇
使○牙內隊主○武勝軍
侍衛指揮都指揮使○武
使○長直安都指揮使○

○左右衛聖諸
軍馬步都指揮
使○捧聖控鶴
都指揮使○左
右興銳馬軍都
指揮使○衛內
馬步都指揮使
○牙內都指揮
副使○親衛馬
步都指揮使○

左右千牛衛上
將軍○左衛都
巡檢使○奉鑾
肅衛都虞候○
義軍指揮使○
武勝軍左右牙
指揮使○義勝
都頭○殿直四
番都知領○定
遠左右指揮使

都指揮使內城都指揮使
○在城都○三城都指揮
指揮使
使○內牙諸軍
都指揮使○內
牙指揮使○牙
內先鋒都指揮
使○內都監使
○內牙上右都
監使○右都監
○都監使○親
從都指揮使○
鎮國都指揮使
○鎮武都指揮
使○內外馬步
都統軍使○內
牙統軍使○內
牙上右統軍使
○龍武統軍○
上統軍使○兩
衛諸軍都鈐轄

○左右衙山指
揮使○左右飛
捍指揮使○義
寧指揮使○左
右牢城指揮使
○西班將軍○
左右肅邊指揮
使○牙內指揮
使○靜南軍使
○都虞候○緣

邊諸砦屯駐都
指揮使○緣邊
諸砦都指揮副
使○邊界捉鎮
都指揮使○兩
川牙內馬步都
軍事

使○上直諸軍
都鈐轄使○武
林檢校添諸軍
事○親衛第三
都指揮使○親
巡都指揮使○
馬軍應事指揮
使○土客諸軍
安撫使○保城
都指揮使○羅
城指揮使○親
軍都頭○都指
領○都押牙○
內直殿十將右
直都知兵馬使
○上直都指揮
使○中直都指
揮使○上直都
知兵馬使○上
直副兵馬使○

大都督○行營諸道兵馬都護軍
都統○都總轄元帥○兵馬中尉
○行軍馬步都元帥○副元帥司馬

都署○行營副帥○都統○監軍
部署○兵馬都副都統○統行營都統東面都知兵馬
監○都押牙○軍使○土軍判官○掌使○馬步都知
押牙○行營招都知兵馬使書記
收討伐使○行○招討使○都押牙
營招討使○都巨象指揮使都指揮使
招討使○副招○巨艦指揮○副指揮
討使○監押○使○決勝指使○
先鋒都指揮使揮使○供軍使
○先鋒指揮使巡官

內牙都虞候○
牙將○十將○
都將○廣將○
永寧鎮使○驚
手校尉吳越後避忠懿王諱凡官名右者皆作上如上統軍使上內都監使是也
招討收復都指
揮使○四面都
指揮使○北面
都知兵馬使○
兵馬使○指揮
使○右副指揮
使○諸軍都虞
候○馬軍都虞
指揮候○行營應援
使○中軍使○水陸都遊
使○水軍變使○江淮遊

◦先登指揮使　都指揮使奕都虞候○將
○馬軍都指揮　○水軍副遊指揮使○客
使○步軍都指　指揮使○軍指揮使○行
揮使○戰棹都　戰棹都指營司馬
將、都巡檢制　揮使○決
置招討使○馬　勝指揮使
步使○軍事判　○決勝副
官　指揮使○
馬步軍指
揮使○軍
使
節度使知軍府　留節度使　副節度使留後　節度使　副大
後判某軍事　行軍使　掌書記副使　判使知某軍　知
司馬　副使　判官　官　掌書某節度事　留
判官　掌書記　記　推官後　行軍司馬
巡官　行軍副使
節度討擊副使
副使　判官
推官　節度都
押牙　節度左

右押牙　節度
散將下將○軍
事判官
制置使　制置使　制置使
觀察使　判官觀察使　判觀察使　兩浙觀察使
推官　官　判官　推觀察支使　觀
官　察押牙
觀察度支
處置使　使
團練使　團練使　團練使
營田使　營田使　浙西營田使
副使
都巡檢使　判　巡檢使
官　巡檢使　東南面安撫使
○浙東安撫使
副使○浙西
安撫使　副使
判官○都水
營使○浙東道
鹽鐵使　副使

			○發運使　副
			使
防禦使			防禦使
鎮遏使			鎮遏使
捕盜遊奕使			招討使
	安南都護		提舉諸司事
成都府尹			判西府院事○
			西府院官○東
			府安撫使○知
			東府事○兩府
			軍權都監使○
			西都上直宮○
			西都上直廂虞
			候○西都隨身
			虞候
刺史　別駕	長史	刺史	判刺史某州　知州
錄事　參軍		某州事知州事	
司戶		小門使	
		從事	
令　丞　主簿	令	令	令　主簿

尉		尉	尉
			僧正
	內侍省　知府		
	侍省丞　內府		
	局令　局丞		
	內常侍○內		
	太師內太傅		
	內太保內太		
	尉內司徒內		
	司空○內給		
	事○內供奉		
	官○六軍觀		
	軍容使○左		
	右龍虎軍觀		
	軍容使○內		
	中尉		
	德陵使		
	萬華宮使		
	玉清宮使		
	兩餘宮使		

	列聖宮使	
	景陽宮使	
	秀華宮使	
	玩華宮使	
	甘泉宮使	
	龍德宮使	
閩	荆南	北漢
太師太傅太保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司徒
平章事 同平章事 參政		宰相 平章事 同平章事

事 判三司 使判三副		章事 參議中書
錄軍國事		
內樞密使 樞密副使		樞密使 副使
		樞密直學士
內宣徽院使 宣徽使		宣徽使 宣徽北
左僕射 右僕射		尚書 左僕射
		右僕射
吏部尚書 侍郎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 侍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 侍郎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 侍郎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門下省 侍中		門下省
侍郎 左散騎常		侍郎
侍 諫議大夫		左諫議大夫
翰林學士 校		翰林學士 承旨
書郎 宏文館直		直學士 令史

學士		
中書省　中書令		中書省　中書令
侍郎		侍郎　右
右散騎常侍　右		諫議大夫　中書
諫議大夫　中書		舍人　通事舍人
舍人　鳳閣舍人		
內學士		
閤門使　南廳承		
旨		
秘書監　秘書郎		

校書郎　正字		
		司天監
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		
御史　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裏行		
大理卿　少卿		
司直　評事		
		鴻臚寺卿
客省使　內客省		客省使　內客省

使		使
		供奉官
國子監祭酒　四		
門博士		
國計使　支計官		
孔目吏　度支判官		
殿使		
皇城使		
大同宮使		
寶皇宮使		

如京使		
進奏官	知進奏	
王友		
判六軍諸衛事	都指揮使	大內都點檢
判六軍　六軍判官	水手都指揮使	騎馬都尉
大將軍○上軍使	雲猛指揮使	侍衛親軍都指揮
○都押牙○羽林	指揮使	使
親軍使○大金吾	右都押衙	侍衛親軍使
衛將軍○拱宸都	客將	拱衛都指揮使
指揮使○控鶴都	左衛都將	拱衛指揮使

指揮使○牙內都右衛都將
指揮使○親從都
指揮使○元從都
指揮使○四門指
揮使○督南都內
外諸軍○統軍使
統軍副使○兵
馬使　副兵馬使
○散指揮使○左
軍押牙○軍將
行營都統○行營
招討制置使○馬
步行軍都校○馬
步軍都軍使○中
軍使○飛捷指揮
使○樓船指揮使
○都教練使○監
軍

左勝軍使
左右金吾衛大將
軍
諸衛殿直行首
殿指揮使
砦主
都督○都統○行
軍都部署○都監
○兵馬都監○招
討使　副招討使
○馬步軍都指揮
使○兵馬使　副
兵馬使○監軍○
前鋒都指揮使○
招收指揮使○捉
生指揮使

節度使
留後州刺軍副使
掌書記　判官
推官　巡官
大錄事　大從事
鹽鐵使
防遏使
刺史荊節知某州
判州別駕　參軍
事
司戶　主簿
令　丞　主[illegible]
尉
場官　長

節度副使　行軍
司馬　掌書記
判官
支使
江陵少尹
知某州刺史　知某州事
文學
令　丞　主簿
尉
僧正

節度使　判官
推官
觀察使
團練使
防禦使
太原尹
刺史
令　尉

十國春秋卷第一百十四終

是書舛訛甚多病中校勘十不及五六雖大文差免
謬悞而小註中尚有不可句讀之處家鮮藏書難以
查攷先聖有訓姑從闕疑空疎之病知必爲博學君
子所竊笑也

少霞又跋

十國春秋拾遺卷一百十五

海虞周　昂少霞氏輯

吳

吳太祖性儉約雖卒遊令教茵爲衣稍死猶相夜葬山
谷人不知所在

吳太祖入廣陵張守之爲諸將合大還丹未就時發運
使院胥伍諷發運使康知柔贓罪二十餘事諷及知柔
俱繫於獄守一爲知柔請於太祖曰願入財以贖罪太
祖以三人罪狀皆不可原殺之

吳太祖時孫儒攻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墜儒營上狀
如破屋占曰此營頭星也

吳太祖常在楚州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
居第巍然果肯爲我忘身邪茂章遂毀之

吳侯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輒必采耳聽人
口還問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燕人何福進以玉枕貢之淮南以當茶其家僮告福進
以枕遺吳主福進棄市

吳石幢在郡城北徐知誥時郡守陳師錫移置府第鄉
人夜過河近者多見鬼物乃相與請於州復置舊處其
怪遂絕

僞吳漣水軍使秦進崇修城發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錢破銅鏡數枚復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黃質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靑烏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明年周師伐吳進崇死之

李宗爲循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主者忽夢一人前致詞曰我昔遭亂旅寓茲寺僧輩利我行資殺我投此井中骸骨具在爲我白李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翌日發之果得骸骨設祭葬之其日伍伯仆地作鬼語曰爲我謝李公幽魂處此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爲土地神祀食於此矣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敎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壁乃卒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頗有之既瘥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疏方卽號泰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維鴻鶴巢門欲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

（此條已見本傳）僞吳鄂帥王輿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輿仗劍倚欄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欄木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吳周本少倜儻有猛虎爲暴本與二兒往觀之遇於墓竹之間奮躍前搏虎二兒因擊之虎死於穴由是知名

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朶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三年六月知訓爲朱瑾所殺朱蒜不及秋之應也

天復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恆聞街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頃之詔討鍾匡時豫章所殺凡五十餘人驅之向市驛語喧噪如先所聞

建康吏黃延讓嘗飲酒於親戚家逼夜而散不甚醉恍

然而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制行可數十里至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小房房中布牀延誠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逾垣城復塹矣忱德得疾歲餘乃愈

李漢雄嘗爲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之奇術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遊浙西始入府歎曰府中氣候甚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囘既見府公厚待之留旬日不得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顧而歎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辭坐客位中良久曰禍即今至速出猶或可出至府門遇害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椽壞拯歎曰十千錢豈非此邪即以私財葺之費如數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怡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帶畫工以爲辭謝隨之須臾復脫衣裘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草鞾隸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問其出給之籍則乾沒已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

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旣克婺源令朱某考亭之先將兵三千人戍建同是爲制置茶院郭議朱子茶院世譜遭同在婺源城北三里南畔婺源城建婺城

吉州龍興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頂有一竅故老相傳則天時辭鬻長安語鑿之其竅是也天祐年間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見蒲牢有血痕并蘚

草蘚草者江南水草也葉如雞蹠隨水深淺而生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棹小舟往援取之至則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回始知蒲牢鬭傷江龍也

僞吳楊氏初定廣陵居人稀少有康氏就一舍於太平坊空宅中康嘗出未返妻生子方席蓐忽有一人赤幘朱衣冠據門而坐驚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適歸將至家路左有錢五千羊胛得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歸妻告以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臥草間自是日以富贍後爲家寶江都令李濤訪之父老

爲言如此

高審思爲壽春節度使時汝陰人崔景唐市得玉鞍欲獻之先是有道士姓梅者客於崔所崔辭梅請壽春梅曰吾壽春人也將此訪親戚比將返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郎以十兩奉之梅熱鼎中煉之少久成白銀與崔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所於城東訪吾家也郎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訪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姓亦無爲道士者惟南嶽廟有梅眞君像得非此耶崔如其言訪之其像果梅眞君像也

徐知諤會客賦薔薇詩先成者賜以錦袍陳濬先得之杜荀鶴嘗贈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語於卓韋莊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非佳句爲相

鐵笛聖者吳太祖時入好吹笛能役鬼神龍蛇寓池州乾明寺及去以笛留付主寺僧鐵笛兩非色絲而瑩潤如玉見陸游入蜀記

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湘傑習知聽味就中膳膳尤殊敬洙撫掌公厨郡中號爲膳僚

張崇帥廬遇生日設延生大齋僧道獻功德疏新規之詞往往上比彭李有草衣叟聞之笑曰分身茅宅會膀幾誠草莽野穢蝦蟆所生何足多戀或言於崇崇以壽日免決押領出○崇又酷於張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既而彩色費油緝不知紀極市人號曰雨仙○又崇刺廬州不法令伶人假爲人死有謐當作水族者陰府判焦湖百里一任作獺作獺今吳中方言有之蓋獺食魚皆掌其處者作獺之義本此

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吳先主擢第上列翊好學多思致嘗戲造花經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時服其允當

蘭 牡丹 蠟梅 酴醾 紫風流 以上一品九命

瓊花 蕙 巖桂 茉莉 含笑 以上二品八命

芍藥 蓮 薝蔔 丁香 碧桃 垂絲海棠 千葉 以上三品七命

菊 杏 辛夷 荳蔻 後庭 忘憂 櫻桃 林禽 梅 以上四品六命

楊花 月紅 梨花 千葉李 桃花 石榴 以上五品五命

聚八仙 金沙 寶相 紫薇 凌霄 海棠 以上六品四命

散水 眞珠 粉團 郁李 薔薇 米囊 木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燈 木筆 金鳳 夜合 躑躅 金錢 錦帶 石蟬 以上七品三命

杜鵑 大清 滴露 刺桐

木蘭、雞冠、錦被堆以上八品二命　芙蓉
蘇牛　木槿、葵　初葵　鼓子　石竹　金蓮以
上九品一命
清異錄併載羅虬花九錫之説其花五宜之説似列
於後
貢茶
江南李昇日氏各生父妙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
於野草乎自稱主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此蹟已見本條注中
不得已而爲之
南唐元宗初年爲權常給事左右上深親倖每日我富
貴當爲爾置銀驛保大初詔及爾事上即賜銀三十斤

以代銀驛權命工鍛爲驛着之時權已官侍中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
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
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
近視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睹異
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
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
烈祖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左右
竊相謂曰烏勇金奴正好作對
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
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其後周師至淮取濠泗揚楚
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州果去唐國爲
土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廬山鶴鳴峯下居山之絕勝處中主爲世子時以萬金
買其地爲書堂既即僞位改建僧舍名曰開先　本朝
康熙年間　御書秀峯寺易舊額
婺源城北隅保大年間建棲真觀至宋改名紫虛
南唐時紫陽書院內瑞雲樓之西移植羅漢古栢一株
歷代枯而復榮者屢其樹今尚存
南唐銀青光祿大夫朱寬嘗讀書於城東南方山有白
鹿菴其地名朱相公失至今墨池猶存

李後主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宣和御府所
藏行書二十有四有論道帖招賢詩帖樂章羅帖後主
命徐鉉以所藏古人之法帖入石名昇元法帖在淳化
之前當爲法帖之初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
三物爲天下之冠硯歙大溪產也李氏患溪不可入斷
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
石乃絕廷珪居歙其地多美松時江南又有朱君德柴
珣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

餅抽學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
或云止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然傳者絕少宋嘉祐中
宴近臣於內廷賜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
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佳品江南主尤重紅絲
硯又一靈璧石硯亦甚珍焉
李後主於清微樓上歌春寒木四面學士刁衍起奏云
陛下未識其大者遠者兩人爭其有規諷之意又作
起吹簫云池春水又作紅梅香子西面栽紅梅花作亭
曲歌之韓熙載和云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李時
已割淮南其賜矣

南唐宮中嘗賜兒果近臣諸表有云穆宗寶鏡深愧無
功李主曰此事易安得有功
清涼寺法堂前有德慶堂扇額乃南唐後主所書
李後主下揚州貢墨等供宗廟恐致昧祈作而獻備物
昧薄也其下堂備不敢享
遺命候李後主於苑中築龍歲二明孔九盤石泉三湧
山號小蓬萊
李後主嘗於七月十五燃燈貫子塔建五彩燈燭樹名曰
聖燈
一木瓜洲在安慶府桐城縣大江北其硯以府潛州爲稱
唐與周世宗劃江爲界先以木鵝浮江中隨其所之以
定南北而木鵝乃銜洲入上流而下故此洲不隸江南
婺源硯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瑩
淨可愛因攜以歸刊成硯溫潤過端溪由是山下始傳
至南唐後主精意翰墨歙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後
主嘉之擢爲硯官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
用之不耗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
後主索之頁答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
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南唐有寶石硯山徑長纔逾咫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如
大手指不假雕琢有華蓋峯月巖方壇玉筍翠巒上洞
下洞三折相通有龍池遇天雨則津潤滴水少許池內
經旬不竭○後主又置墨務官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屢指
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
狙還幸大理寺錄囚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
後主感狙事罪止於流
李後主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龍潤之祥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我止有一女姿

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丰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丰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試御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慼曰吾不欲復見劉生[illegible]切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悅疑夢覺觸目如故

李後主手題金樓子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

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按後主慨焚書而作詩後建康不守澄心堂藏書亦命焚之不又前後一轍邪

後主每聞宋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南唐後主名煜故鸜鵒改稱爲八哥

昭惠后善音律能爲小詞其所用筆曰點青螺宣城諸葛氏所造

昭惠后燒槽琵琶至宜和間猶存數劉鋹所珍惜後並兵入汴失之南唐樂工所居院曰僊音　此條重見

昭惠后嘗幸長慶寺施五色繒百疋爲幡名寶勝幡

江南李建勳嘗有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名之曰泗濱友

李建勳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於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斧不宜多食叟獻曰鶡冠子五臟斧乃別離之離非謂梨也蓋別離則殘賊肝懷有若刀斧因號梨頭鶡冠子字之公大

欣然

江南韓武軍使孫漢威縣中有馮夜叉尾上放光狀若燈火藥鳥皆驚駭漢威以爲妖仗劍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於淮南暇日臨街坐見一老嫗攜少女過衣服藍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云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爾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令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爲凝血聚於地旬日建封被誅

張易在洛陽邂逅士劉者有奇術易極與之遊劉嘗寶

銀市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詈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當小懲之不爾必爲土地神靈所譴也夜就寢劉燃炭燒藥易寐未熟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後其人患脣腫旬日乃愈劉嘗爲梁太祖掘坎致魚梁祖杖之遂去不知所終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菑川病熱困惙甚恍惚見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吞之二丸嚥之一丸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爲具述所見病因即愈

江南吳興沈彬少好道及致仕歸高安以朝服修餌爲事嘗遊郁木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際見女仙數十冉冉而下遷之觀中緩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年少好道今日見神仙而不能爐爇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恆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卽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甎壙製作甚精塼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江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豁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頗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父遂出登岸云已入水三日矣

韓熙載形貌昔而美髯世所謂韓文公畫像者實熙載也

韓熙載奉使中原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宋直舍人院及死無子遺一女十餘歲太祖甚憐念之詔陳晉公室爲封國夫人先是女纔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覩其捧爐手相甚貴嫁卽爲國夫人果如其言

陶穀云徐鉉兄弟工染翰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徐鉉爲中朝士大夫所重李尚書穆嘗謂人曰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或問其故對曰亡國大夫已多矣時王師已圍建業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鉉乃徙行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撰江南錄末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頗不悅○鉉嘗著稽神錄時方輯太平廣記鉉以示纂修

官宋白遂悉採錄先是鉉在江南與弟鍇及韓熙載齊
名江南稱韓徐

江南徐氏兄弟雅善游藝各有撰述鍇著射書十五卷
鉉著金谷園九局譜一卷

徐鉉題南昌陳省躬四眼石硯爲方。相石。

徐鉉云幼年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弟
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如
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焚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

南唐徐鉉書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

當其中至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
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自謂晚年得竭
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竭匾之法非老手不能也

江南徐鉉嘗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宋元公嘗問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畧相同而世
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
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其名爾元兄弟好論小學得鍇
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爲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
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與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
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

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睹
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愚而以詩見志乃宣父
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
冰狼子瘦思日鷓鴣飛又云一鼎雄雌金液水十年寒
暑鹿霓衣寄與東溪任班竇向隅終守鐵梭飛詩如此
例不可殫紀著辯書十卷（或云書乃陳岳所著）

陳陶隱居洪州西種柑橘令山童賣之自給妻子亦知
讀書僧貫書西入陳陶處士隱居詩云有興皷堯日髮
白肥肩紅妻子亦讀書種蘭清溪東白雪有奇色紫桂
含天風郎應迎鶴書肯羨於洞洪又云高步前山前高

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貧近又足

南唐僞德昌宮使劉承勳嗜蟹但取圓殼而已親友中
有言蟹重二螯承勳曰十萬白八敵一箇黃大不得謂
蟹有八足故云

盧絳從弟盧純以蟹肉爲一品膏嘗云四方之味當許
含黃伯第一後因食二螯夾傷其舌血流盈襟絳曰是
戲以蟹爲夾舌蟲

南唐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賦佖但以文選中選
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翰天雞鶾
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

釋蟲有鶾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
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
獻之江南人士深於學問如此
舒雅以戲卵得韓熙載之權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
紙以獻於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材
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磨發光地菩薩蓋凡紙之
皆不染墨用兩點螺左右三千許其病亦去矣
黃山谷言李廷珪墨能削　墜谷中經月不壞東坡集
石昌言畜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
磨子黃山谷於几間取小錦囊有墨半丸以示貴墨者

潘谷谷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廷
珪墨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或云郎查文徽命內子立羣婢中
令辨之相者曰夫人額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
後告云某是花工火見雜立使辨何者是花人云面上
有水波紋是亦用術
江南徐熙蜀黃筌兄弟並以畫花竹得名送圖畫院其
格諸黃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
染成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
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惡不入
格罷之熙子乃效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
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然其氣韻皆不及筌
趙宋太祖天表神偉紫髯近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江南
主令人寫御容至見之憂懼不知所為
樂史宜黃人也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
南唐舉進士第一入宋鎖廳試進士合格不放第但歷
蘇職史著述極多在江南有江南登科記唐孝悌錄十
五卷孝悌錄二十卷入宋後有宋朝登科記一卷重定
登科錄十卷重修登科記三十卷太平寰宇志二百卷
總仙記一百三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綠珠傳一卷楊

貴妃外傳二卷
湯悅延士人於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
事細味之餡料不同以問士人歎曰此五福餅也悅即
殷崇義入宋避諱改姓名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幸於後主常侍宮中善歌稽康稽
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
通於洛陽積善坊遊存舍飲酣於是歌稽康其詞即後
主所製焉　感激坐人皆泣不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
腳痠硬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
請予為稽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

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靈淮岸哭月浮秋霜宜城酒煙羃
燕復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聽黃塵刷鬢無
前綠我聞襄陽白銅鞮荒情古艷傳幽悲淒涼不抵亡
國恨座中苦淚飛柔絲洛陽公子擊銀觥㮊奴和曲生
爭光茂陵旅夢無春草彤管今蕭我短章

江南郵關留安監軍使鍾匡源所將卒二人發城南一
塚得一柳實杯以獻匡源因曰某發此塚開棺見緋衣
人面如生懼不敢犯墓中無他珍惟得此杯耳既還營
而緋衣人已坐其房矣自是數見意甚惡之無何皆暴
死

軍將劉璠性匿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
誣其謀叛詔殺之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白諸兒多
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濡
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
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命
酒食祭而禱之仁規至郡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
長大鬚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去既寤爲仁規所
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
中使至縊於獄矣

江南大理評事鍾遵南平王傳之孫也歷任貪濁水部
員外郎孫岳素知其事甞紿於樞要竟坐下獄會赦除
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
復詣闕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贓狀明日遂棄市臨刑
或與之酒遵不飲曰吾當訟於地下不可醉也遵死月
餘岳方與客坐有小青蛇出於棟間岳視之驚起曰鍾
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人皂衣猖
獗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回頭化爲旋風撲瑗
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歸
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無他怪

江南偽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
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
邪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
字德遇耳有主衣陳德遇者家近在東曲二吏相視而
嘻曰幾誤矣遂去翌日德遇晨起如廁自云有疾還臥
良久遂卒二人並居治城西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
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惟記
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
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

婢名丹砂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爲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親故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郎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髢可

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云在船後挂壁筐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臘脂婦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武昌皆泊登岸晚坐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工治之久乃愈

南唐昇元元年城海陵役人冢墓有市儈夏氏其祖葬已百年矣開棺惟有白骨而衣服器物儼然如新無有損污有紅錦被文彩尤異人以善價買之

昇元七年二月建康大火先是江寧縣廨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火未作前數日外戶將閉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主出迎已入座矣主人設酒食又犒諸從者頃有僕夫執細繩百千丈欲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有者曰此店亦在圍中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爲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

忽不見顧視繩杙亦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還巡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火作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燒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巋然獨存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毘陵使傔人李誠來往檢視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暑持日持傘自覆忽遇大風飛石拔木捲其傘蓋而去惟持傘柄行數十步雲雨大至方憂沾濕忽有風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既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揀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遂霽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

人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令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蓆誠與之又里餘復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與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爲者而買之其人但乞求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常與親友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慎辭獨騎徘徊於此岡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慎辭卒竟葬其地

江南戎帥韋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

人導從數十來謁韋曰隋公將鎮鄂諸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觀其像卽夢中所見因新其廟數有靈驗云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遥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卽行起而來延貴懼却而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卽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舟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十餘年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以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但患身不能遂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小刀攜藥物益善君能致之邪延貴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遺巾與刀而去後任復尋之遂迷失路終無有遇之者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州刺史既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諾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

餘日竟未拜而卒

南唐國師何仙名溥字會通嘗參禮照禪師於松溪言下未契退毀名嘉真入炭容山精碧雲菴一坐四十年遂大悟宋天禧間卒

伊用昌不知何許人也其妻有殊色音律女工皆曲盡其妙夫雖飢寒丐食終無愧意或豪富子弟調笑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狂逸善飲人呼爲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郡嘗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或宿於古寺廢廟間遇物卽有所詠其詞皆有旨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著不知使骨㰀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

被人浸江南有老草賓氏採之粗履伊至茶陵縣門大
題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
漏鼓只聽錘芒織草鞋衆人覽逐川界天第芽百夫妻
至撫州南城縣邇村中烹一犢夫妻乃得牛肉一二千
斤於鄉校內烹炙一夕食盡至明夫妻為牛肉所脹俱
死鄉民以蘆席裹尸於縣南路左百許步瘞之後將了
者江南廉使劉丞親覩也一旦於北市棚下見伊夫妻
曾垂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丁手上酒
樓三人共飲數斟丁大醉俯睡伊遂索筆題酒樓壁云
此生生在此生先有事從公不復公已在淮南雖大後

兩今便到玉皇前觀罷夫妻延昔唱出城遂渡江至
淮惟觀道真君殿後其僧云先億萬光徑沙筆國上南
方赤龍神王伊用其詞云日月祥雲瑞氣遂應侯家作
大神仙筆頭酒老風雷力劍下驅驅造化權更與我更
添禮樂永教敵騎絕烽煙為仙功業只如此直上三清
第一天題罷連臂入西山時人皆見躡虛而行自此更
不復出丁於酒樓上醉醒懷內得紫金一十兩其金並
送在淮海南城縣後人開所瘞處惟見蘆席兩領裹爛
牛肉十餘斤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熊皦補闕言大七
歲時猶記識伊夫子或著道服稱伊尊師熊嘗於頂上
患一瘤瘤大痛不可忍伊尊師俞三口水噀其瘤便消
並不為患至今尚有存在 十國春秋列之外
光州檢田官薛某行山中見二人方採林檎一二枚
與之食因兩不飢家人以為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
切而不能愈聞壽春有叟善醫乃往訪之始行一日
宿于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
無煩遠行也出藥如豬肝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
生乃拜之飲食如常既歸翌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
見矣

江南戴侍郎舊有吉某為父任祿館其家嘗有二道
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深聞二人
客床狀詭有聲久之若無人者家人竊視之見白衣以
於壁下乃穴入地黃衣不復見矣自是暴富
宜州瑩瑤判官劉鄂常病瘦羸說也不樂每出外屢覩
見鮮侏儒工數十人皆長數寸合奏百戲並作朱紫炫
耀自驚視之或俯仰笑或騰擲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
瘤後病愈亦不復見
江南宮中有香名宜愛帝因美人字宜愛也貴山谷易
其名曰意可香
南唐通寶大唐通寶皆南唐鑄元宗即位後所鑄行之

數年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今考南唐錢式乃天祐所
寶其文右轉
周世宗征江南夜遣兵持炬乘橐駞絶淮寨兵驚以爲
鬼乘龍也後名其洲爲乘龍洲
南唐茶品初號研膏後造蠟面○湯悅有森伯傳森伯
茶也
南唐揚文慥爲王山令時子大年在孕有一道士詣門
刺稱王山人爲冠秀爽忽失所在而大年生
韓熙載好蒔花其花五宜之說蓋謂對花焚香風味相
和也木樨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絶含笑宜麝薝

蔔宜檀
南唐皇甫暉守清流關周世宗攻之趙太祖太宗俱在
行陣常共棹小舟覘敵俄而飛矢集其舉鍊者太祖太
宗殊不意急棹而返
藝祖時嘗遣使至江南宋齊邱送於郊次酒行辭使
者啓令曰須啗二物各取南北所尚後以二物仍互用
南北俚語使者曰先喫鱟魚又喫螃蟹一似拈蛇弄蠍
齊邱繼聲曰先喫乳酪後喫喬團一似噎膿灌血
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費像觀其妍媸然後延入廖克
顒面青江南謂之廖鵮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南唐時有持龍水同米貨或得之將隸以爲服忽釜中
躍然起見二龍騰躍而去
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杜荀鶴庭前桃樹生二芝次年及第因名之爲科名草
按荀鶴爲唐進士及第于梁不知吳氏何以列於吳志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命於朝李昇時爲左僕射璋曰
吾將詣公賀且求二女婚於公家公其先賀吾將至璋
馳一赤馬去中路馬蹶而墜頭之昇至扶疾而出昇至
少選仰天璋名馬數之曰我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乃
以是而墮我畜生不忍殺使牽去勿與芻秣是夕留入

廐見衆馬覩之而已璋且不食如是累日留人以告
復召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踴躍去璋後罷鎮召
發馬亦悲鳴而死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有健力廝役者性讜直嘗從軍
爲飛石所中因有腹足之疾僅扶杖行受命守舟廣陵
江口至白沙市避雨酒肆有二書生過於前顧後言曰
此人好心宜爲療其疾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後
歸舟吞之覺久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如失
青瓷器昔云出自李王號秘色又以出錢王今處之龍
泉縣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越器詩云九

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
嵇中散鬭傳杯則知始於江南與錢鏐皆非也出自寺
王者即今江西窯清波雜志云玉牒防禦使仲揖居饒
得數種云比定州紅甆器尤鮮明越上秘色器錢氏有
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
吳淑入宋上言請令諸轉運使每十年各畫圖曰所管
天下險要不窺覽而可知九州輸廣如指掌而斯在
李後主既降宋太祖問湯悅張洎等曰汝何如鄭國主
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
不同然其知一也

建康保寧寺
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曰
鳳臺山亭子陳廢司空鄭貢進士宋齊邱上蛭蝦擘洪
泉半客譯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
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
驥相搏擾晝棟泥金碧石路盤崎嶇倒挂哭月猿危立
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蛇
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
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
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
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諂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
鳳窺窣天聽鬼敲竅松柏不易身立石頗難安着自憐冢
木鳥去疑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嘐嘐異江令
石青苔何淡薄不恥興亡事舉首思邵邈吁哉未到此
褊劣同尺蠖龍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
我觀寂寞往往獨自語天帝招唯諾風雲偏不來寂寞
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
繒繳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
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三月八日奉勅勒石
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王紹顏奉勅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
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
雨亭頹倒石斷裂按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
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欲鳳
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
地為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已
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為知己之人九朶
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
知誥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鎮潤天寶
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於逆旅鄰娼魏氏女[illegible]路遺數

韜撥箭管幅遜充牧數□見先主賞之以兩手入說懸
鳳凰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貲留爲所
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蔣可
後爲相而幽死
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
見春羞到處芳消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
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
李後主在汴宋作浪淘沙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
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
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

也天上人間又作虞美人感舊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
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
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是一
江春水向東流此詞御宋太宗聞之而怒者
江南後主浣溪紗秋思詞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
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江南國主既入汴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
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詩云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値
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李後主重築建康城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因其受敵惟
東北兩面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
所存不及十之一[redacted]後主嘗作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
已無多未幾失國益詩讖也
宋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
獻蔡絛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
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
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
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

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
春光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鈎羅幕惆
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
延仲爲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
時
馮延巳有一詞賀後主誕節後主手書之其詞云銅壺
滴漏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玉殿珠
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鴦數行曉日鸞膺
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江南馮延巳詞金門春一闋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間

引鶴蕩芳徑裏手挼紅杏蕊　鬬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見舉頭聞鵲喜此二詞是君臣舉以相狎者

徐鉉撰後主挽詞宋太宗極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其詩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衮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鄭國信書之句

南唐僧文益看牡丹詩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爲業其後威進樞閣後主戲問之曰卿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霖雨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澀至於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後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攜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諧之耳

韓熙載家過縱姬侍第側建横窗絡以絲繩爲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賄與所欲如窮人日爲自在窗

韓熙載好假緋庖人私語曰韓中書一命二緋

舒雅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酴醾木犀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書郎秦南運見之賦詩曰陰香裝豔入青紗還與欹眠好事家夢裏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鬭清香

舒雅作鶴賦有曰眷彼軒郎治茲秘府

江南中書舍宰相飲器有燕羽觴似常蓋而狹長兩翅作羽形塗以佳漆云昔有宰相病目惡五色耗明凡器用類皆令黑

鴈唐諸仕規賜穰有智民諸物縮爲之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詣金陵都貼事乃上聞其詩有多求褒白旅者春兼取人間第一黃句

鴈府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政監檢烹煉之亭牓曰金齒履闕之潔敞培舍命曰玉尊

保大中村民於櫚木上得菌幾一檐狀如蓮花葉而色赤黃因呼恩頭菌

鏤黃薔菠薐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蔓菁菜被發爲三無計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並游元武湖將翠鴨游泛佖子曰一柳內不游湖喬子假戲亦更云此白色水禽可作鮮

石食讖云張從子牛甚鳳毛陳府男一堆牛屎弄子從
是得陳一堆白鴨屎之名元武劉在江甯黄府入

前蜀

王蜀主爲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六隻次第相
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他月新將因幸興元訪當時僧
院其僧尚在附以舊事此僧具以啟于先主大覺厚
賜之

蜀先主賊時均房間兼小爲僧處宏勉之日予他日位
極人臣何不從我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沾賊之號乎
建感之從忠武軍後覇西蜀宏擁門徒自東來先主爲

搆精舍以安之即宏覺禪院

爲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見釋
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爲坐於廳假都士女瞻院
不令止之婦女列次禮拜俳優王舍城飈言曰女弟子
勤苦禮拜願後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

王建爲清道斬斫使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乃得進

蜀先主未破成都謂其諸義兒曰成都稱錦花城城破
時任兒郎輩快活也及城下之日番張勍爲馬步斬斫
使先入城士卒犯令者劫掠百餘人皆捶其胸而殺之
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時謂勍爲張打胸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郊山章宏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
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宏約緡搆觀守泊
樹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
役三百餘人鳴搥鼓譟震動境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
赤色二青翠白尾如覆練長三尺許棲於梁上隨拍節
上下其大搦玩之如斯興善者梁既上鼎鳥亦飛去

王蜀先主時褒斜谷閣道鳳州牙將白某掌其事爲至
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役夫鉤至岸
泛忽爲大蛇躍入潭中白以爲不祥因而致疾愚爲誦
咨参諳去罷歸之東下有子襄老蛟化爲婦人影跟觀

敗遊於水濱自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愈又内官宋
愍自言於利州江岸爲二三女人所招里人呼而止之
亦蛟也

爲蜀王先主將有軍嶮黄承眞就攜於廣漢綿竹縣遇
一叟曰郪山古謂黄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劍金
之號以金爲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
數我授我秘術兩朝室與之偕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減
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
黄亦不免並泄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諾
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戒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而

死其大歲與乙酉亡國毀獻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貞
相識稱得覩其秘錄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
五共千言黃云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局配遞
賜璽書褒獎對也

蜀王夢一人被褐故稱腦屬大目立於殿階跛一足曰
請修理遂覺召僧檢古畫見是前久所夢之神故稱穿
損左足遂命詢師翻修之後夢前神謝曰乃足履矣

天水還於邊理土築不迷邑舊戎師使人於興元移植
三本於學宮每事冬節即道王羅取埋藏地窟候春
暖再植之虞部李晟園有金蓮謂云花開來數花謝來晟

節氣忽改變而不寒遇霜於是開花春人不識遠近者
者頃觀得福後離西竟爲蜀有蓋兆氣先應矣

蜀王衍所造賈光箋即形製箋深紅色蓋以胭脂染色
攝爲摩尾又衍有百韻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於
百韻存濤箋短總書四韻

偽蜀少主生日條屬將帥捧金管祝忽下令道將管齊
之數孤修與聖觀太徒戮事急如星火不數日而觀成
升殿未舉與聖統師而入

偽蜀王衍王氏子承協幼承避行文武才性聰明通音
律羽十管玲瓏一術士潛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上經
經典衣亦不受承協之資錢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
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鎗重三十餘斤請試之由是
介馬盤鎗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其神異及入城又
請盤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
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爲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令
五申懸之戶牖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權稍奇異之術
信而有之

宋太祖務改元詔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
蜀平蜀宮人入太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識者
召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年號

宋主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按其時正太祖乾德四
年故竇儀爾對之

蜀王宗鍔有與客買琥珀蜀中呼玖水晶燒殿直李乾
市之海客遂着假比數倍乾遂宗鍔曰水晶燒爲酒瓶
之登日至其所宗鍔與海客共觀數其纖細久之曰僞
者季觀去

王宗滌鎮東川有故人沈尚書因妻仵婦乘家相依既
至待之如親兄特創一第僕馬金帛玩器無有闕者送
難保十餘年不令歸北沈亦微訴其事無心還家及蜀
亡家信至其妻遠赴東川訪沈問大權遂白於主人及進

人却之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
以偕老不日而至初亦柔和涉旬後前行復作諸姬婢
僕悉鞭箠星散瓦人頭面皆拏擘破損宗滌聞之召沈
謂曰欲爲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沈因
入衙精神沮喪滌知之潛遣二人提劍牽山啡房刃於
階下棄尸潼江然後報沈沈聞驚愕失神其尸住滝流
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往口復在舊灘
之上如是者三滌使繫石縋之仍如是益恐僞爲錄鬼
僞蜀寧江節度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率醵財貨以
爲賀瀘巫山令裴垣以編戶疲貧獨無慶獻宗黯大怒

召裴垣誣以他事生沉灘瀬堆木中三日尸不流宗黯
遣人命挽而下經宿逆水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宗
黯懼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王蜀將王宗儔節南鄭日聚糧屯師日與工器山飛木
略不暫停泛舟運粟軍人告倦嗟嘆之人賂奸稱氏罪
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刀斧時有僧
辛李延召總年役於三泉黑木以來採斫材本力竭形
枯不任其事遂詣投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卻來人冥
跨象出入嚴巒之中飛昇松栝之上如是之類其狀甚
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今
乞鋤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證無上之果宗儔判曰
雖居兵將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間遂理於幻泡之
外歸心而依佛化截足以事空王此我貌貌何太猛烈
大願雖旺真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
監截一足訖送與元寺收管灑掃焚修此欲矯妄免其
役及臨斷足時則怖懼茲切於是遷延十餘日哀號泣
轉甚其鋒銳宗儔聞之大笑而不之罪
王宗信鎮鳳州有所賦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宗信左右
舜延辟惡之宗信嘗登樓望見鐸錦袍束帶徊遠行狀
誣之爲本破人延辟因譖曰鐸雖受公寄整包裹爲心

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斷舌割肉盡後斬之及
延辟作逆被法之狀一如鐸焉（延辟已見本傳）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王氏竊
蘇於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
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蹤縑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
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宴客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
竊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章
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
蜀主又有慚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為修
回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

宴飲次涓歛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年少多遊渴諸侯每行必廣齋書策驢亦駄之馬亦駄之到戒途驢馳嶮峻跳躑與馬爭路而先焉之能制行半日後與一坂力疲足憊蹶汗流迴顧馬曰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為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何嘗皆迴淩虐及偽蜀開國終不背居宰輔

偽蜀將校聶承皋有孫為僧名行真居蜀州長平山寺於本州龍興寺構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請詩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當構方見人謂其有黃白之術及承皋與肩州召行真至邛郡有盧敬芝司馬者以殖貨為業承皋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嘗遇一處士授以估金術適來鄰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舊業業成當得分惠請吾子體爾買之藥可乎盧敬諾藥垂成聶發坐罪貶投州參軍臨行盧遂至縣頭津草牧沉藥鑪於江中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草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斃及其有神理乎蜀國之變以拒魏王師誅死

成都有劍南西川安副使馮涓撰重起中興草元寺碑序會昌大中年釋寺廢興之事其略曰釋氏不可以終廢者由學徒之心一也國令不可以終行者由時代之盡然也儒林公議稱為前輩之言

前蜀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尸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

溫頲子孫避形克復其祖以姦發而流之蒸溫氏之先飛鄉親順時號為溫鉏杖

偽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覩十餘人呼尉稱冤遊來相逼龜禎對馬使歸畿其子曰爾等慎在勿為刑獄官以吾清慎與假猶有冤枉今辭之何及卒疾而亡

盧延讓舉光化進士是科得裴格等二十八人燕肅江居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劉崇今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與為後入蜀為學士既老頗為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曰莫欺零落殘牙齒會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為上仍以紅羅畏之至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嘗為第一或以詩為徐寅作

王仁裕為漢中從事前一狼名野賓呼之則躍然應對

然時齧人為患仁瞻叱之則弭伏不敢後逸入主帥廚
中撓汙穢食器登屋擲瓦拆坍主帥使衆箭射之野
賓左右避箭不能損其一毫俄而召善弄胡孫者道大
胡孫擒至則流汗伏罪帥亦不甚詰怒衆皆笑之將罷
頸上繫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
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
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悵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冷任抱
高枝徹夜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絷在山家
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魏王繼岌伐蜀至漢
江之壖有羣猿自嵌巖中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猿

捨衆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
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
而去陟山轉壑猶聞嗚咽之音遂繼之二篇曰嶓冢
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
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羇紲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
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後為石晉學士年老七十餘
精力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三騎從三四老蒼頭攜籃
袋中貯筆硯韻略刀子礪石箋紙數十幅并小樂器之
屬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侍行出都野過園亭有竹
樹處無賞終日賦詩而小憩醉而歸○仁裕嫺賞
樂為晉學士時夜直聞禁中鐘鼓索索如破裂後為晉
祚不永之兆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學
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
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
依季父以居大尉郎給事嶠仍以氣直嗜酒為季父所責旅寓
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為
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

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有帥顧彥暉為副王先主為都
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達子弟視先主蔑如也

先主侍從兒髮行縢跣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
主貌肅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
為言先主亦大笑他日克鄴城輕薄幕僚皆害之

唐道襲父峯閬州人有墳墓在茂賢草市峯因負販與
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今相
峯曰此卽家墳壠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邪子孫
合為盜賊皆不令終峯志之後遇蜀先主開國峯亦與
鄰道襲官至節將此條已見本傳

嚴遵美為蜀郡鄉叟廚大將得猜狎曾為一僧致紫袈
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

猢文字莫辨步履為斲汻流瑞之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乀微凡事無能嚴公遂謝而已嚴卒蜀賂冊命給事實𨇠堅不承命蓋以其內禍故也士人多之○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㥯有一貓一犬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餓而舞定自饑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遂昭宗播遷乃求致仕

王蜀將田承肇嘗領騎軍戍於鳳翔因引騎潛出解鞍憩於林木之下面前忽見方圓數尺淨地中有小樹枝一莖高數尺並無柯葉挺然而立甚光滑肇戲之玩弄以手上下摩挲頃刻間手指如中毒藥苦不禁於是鞭馬歸營臂已粗於椽時有村嫗善禁急召視之嫗曰此胎生七寸蛇戲處噴毒在樹木間捫者立致斃肇曰是也嫗乃禁勒自膊漸至於腕自腕併入食指疊成一毬以利刀斷之得活

薛廷珪奉梁祖命冊蜀先主為司徒薛黃作先主遣楊僕射涉之薛致書感謝書求諸借肴與茄京尋賢先主謂之曰幸有方藥何不使愈而行堅請且財行餞薛謂客將曰夜來聞此醫官殊不識字可以拜命　委之乎

舒溥者眉州人初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劉廣王歸裴甚豐於時蜀毛文宴宋光葆王洪皆未官達舒子竊資而奉之後三人繼登顯秩恃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敬因笞而遣之始依王洪奏授井研令尋為王公所部依宋亦以不恭見棄轉薦投嘉牧顧珣珣承奉貴近謂奏為糊練判官署綿鶴員外郎未久失意復疎之俾其入貢仍假一表希除蜀邑寶要斥遠之郎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詣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以朝廷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斥三遇也

蜀東川節度使許存勳臣也子承傑郎故黔使君寶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七人是音聲伎術郎出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㲪座垂魚紛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為話端皆推茂牧顧瓊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為證顧無以對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㲪座為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為蕃酋所害存改姓名為王宗播

蜀相張格張濬相國子也其弟與師嬌爾有父風幼年

時其門僧忘其姓名謂相國處分笞之僧莫知何罪餓
而相國召僧坐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實告相國
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騃幸師慈悲與師怒責之且曰
僧何罪而汝敢造次邪對曰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
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陳文惠家收蜀王衍時太子陶硯匳蓋蓋上有鳳坐一
臺飾雕鏤花草塡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
前進士陳詠眉州靑神人有詩名善奕棋昭宗封還駐
驛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郫人
拓善者爲和爲詩其畧云讓他已闕多士伏汝名題得

世人聞譏其比游嬉當謔也謬稱爲副使淵詩以消多
話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
川嘗以詩道自負謂荊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
曰今日多敵不暇擇梁有三數處回韈所爲假手穎川
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曰
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謂曰
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付爲朝貴見
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界求售使然也○詠雖未
仕蜀然爲蜀人嘗前蜀主有國時以詩名
楊鼎中故唐進士也王建時嘗因事下獄夢有一婦人

詣前云妻卽薛濤也吟詩示楊其詞云玉漏聲長燈耿
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
永
僞蜀御史陳深性慘毒濫獄以深刻爲務一日避暑行
亭見蜘子懸絲而前陳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螫中指拇
落階下化爲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已痛苦十餘日死
王蜀時有小朝士裴諫依薄且閑或勸求宰一邑裴曰
今之縣非有仙骨何以得其爰羨可知也
僞蜀王氏彭王僕陳朗常爲邛州臨溪令縣署編竹爲
藩而塗之署久泥忽隕落雖露其竹侍婢照一物蟠於

竹節中文彩燦然小蛇也俄而雷聲隱隱竊疑其乖龍
懼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聲祈於雷曰苟取龍幸無急
遽雖狂電若晝自初夜迨四更隱隱不發既發一聲俄
然開霽向物以失人無震驚
資州有姓趙者以麻廟自明都虞候閻晉敬異之號自
趙謁趙迎門磬折敘寒溫曰伏惟貔貅闕賀於先容者
俾詢之趙生曰若云熊羆卽須宰相公止於都頭只
消呼爲貔貅人聞之咸笑其妄
邛黎間有蠻王曰劉曰楊曰郝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
俾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持兩端而求利每

元戎下車率會長詣府庭號曰叅元戎其未叅閫將梟
於都押衙表裏爲奸時節度多文儒務爲姑息蜀先主
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貞令之邛峽之南
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
征蠻爲三王淺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先是唐咸
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
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蔵之然於成都府具得所記
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

東川顧彥朗以蔡叔向爲副使時幕僚皆輕忽蜀先主
彥朗死彥暉代之以叔向與所辟朝士分不相侔頗劣

肘先主因其隙以間之宜言嘗去蔡中丞叔向因辭職
先去乃舉兩代之術士朱洽謂二顧生無第宅死無墳
墓後果如其言

僞蜀護戎王承丕娶宇文氏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
門嘗闢寢室上有人行命僕隸升屋覘之獲得野狸三
頭并狸母宇文氏殺狸母而存其子爲夜王承丕殺判
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亦坐罪被誅

前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妒殺其婢奄屍沉於本家
埋甕仍牓通衢云婢逃走經年還居夾江及漆霸琅衕
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出刑款伏屍
一夕變腐遂斃丁於法

唐咸州東谷有山人張耕妙於三戒光精雲氣屬王氏
初僭秦鳳張黃於通衢張指謂孫光憲曰更十年天子
數且又曰并汾而來悠悠蒸蒸後何爲哉於時蜀兵初
攻岐山謂其旦夕屠之張曰秦王久思妄動并四海之
主顯然死於屬乃其分也蜀人終不能克秦而秦州亦
成蜀郡矣晉後大內與王鳳翔不羈秦王令終王氏絕
祚果叶張生言張有鹿盧蹻術自云老夫耄矣無人可
傳其書藏在深隱處古杉樹中因與孫光憲偕詣關樹
皮發蠟取出一通細書迷吉辰以授爲張堰止之謂孫

少年服膺三年方議可否

僞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晴
院本院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火井縣令蔣
貽恭詠王給事絕句云厥父原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
休偏可中與僞皮靴著學得天王赤腳無奴子記得兩
何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曰杖直官張進允光
大怒尋奏進受罪入錢物遂陷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
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爲舉叫哀命允光連叱不去痛
楚備極數日而終

僞蜀華陽縣吏郝湧日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稽道婢子

阿宜赴縣且囑溥曰不用留禁殘稅請延期輸納郝溥不允決阿宜五下仍納稅了放出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物業郝溥取錢二萬張瓊具狀論訴衙司追勘勾禮見郝大笑曰你今日來也莫望活千萬一死令司吏汝勤搆成罪遂殺之不數日汝勤見郝溥來索命登時暴卒勾禮晨興忽見郝溥升堂罵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蜀孟熙販菜實養父母父母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水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於地寢處其上遠近歎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

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嘗寢公廳夢烏帽三十人跪於階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嵋因遊雲頂山觀山廟塑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撲案嵋訝之禱於山主昭詢昭詢曰會三夕邊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識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故有此作嵋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爲安仲古羇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猶儼然端坐長逝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破保岐陽母老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皮骸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乃刺血滴母眼中即時明復

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宏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貨之足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放蝦蟇於江中經月餘泰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

僞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羣寇入寺劫掠緇徒鑿盡寺元有释迦繡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分取

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鬚髮俱墜尋亦敗獲於市

梓州有陽闕神即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靈應嚴顯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與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寵之攜之赴官經陽闕神祠前遇霞卿暴卒惟所生一女非延鎬之息倍哀惘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闕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戀之至於盥漱飲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與君別延鎬將吏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過率以爲常其後延鎬

爲新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悶
王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白鬚垂腹擁衆自江湖入蜀所至昕俗瞻敬儀表至蜀螺鈸迎爲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宋問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見從衆既多勿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爲歡笑後住持靜亂

寺有俗人深慕空門捨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殘詬詈而出以袈裟挂寺門曰吾比脫塵俗投身清淨以滌業障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吾不能爲也遂復歸於樂籍蜀人謂嘲曰一事兩無折却長鬚
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唯哂沫而已彼人不以爲異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與大昌無異識者以龍之爲靈瑞也登圖以升天今乃見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於水面衆小龍有窺遇者爲刺史前官設醮忽浮出或問黠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嘗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既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余觀水或浮出大木橫塞水面號爲龍渠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一如猴山之事
王蜀時梓州有張溫者好捕魚曾作客館鎮將夏中獨賓親魚僞遊近龍湫之下熱甚恚不快自入水羅網獲一魚長尺許鬐鬣如金撥刺不已傍岸人皆異之猶遐晦暝風雨驟作溫惶駭奔走數里依然黲景或曰所獲金魚即龍也

王蜀將杜判官妻張氏士流之子與杜齊體數十年定育一子壽過旬大而殂洎殯於家累旬後方窆於外府攢之際覺其棺器搖動謂其還魂剖而視之見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入林莽而去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於成都因寢與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寐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朱即同少卿即不是遂卷文書開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騎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

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
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爲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
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馬
夢之徵也
安道進者故雲州帥重霸季弟也性凶險非宗濟能辨
爲小校常佩劍列於頭衙一日拔而玩之謂人曰此劍
可劃鐘切玉孰敢當吾鋒旁有一人曰是何利器妄此
誇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寧能引頸
乎此人以爲戲言引頸而前道進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
道進懼劍南投於梁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謂學

庚吏曰古人謂屬其七札爲能吾之銛鏃可徹十札吏
曰使我開襟飲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卽
開其襟道進一發殪之利鏃遥過植於牆上安畜一犬
一婢遂挈而南奔晝匿蘆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淮帥
得之擢爲裨將賜與甚豐時兄重霸事蜀亦爲列校聞
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爲其意發一介以請之迨至蜀
亦爲主將後領兵戍於天水嘗長道縣尉薛爲招討馬
步使駐於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於安命曰應子道進
適往戸外應子偶經行於寢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
投於井其家號訴於蜀傳送招討使王公王不忍加害

表救活之後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指
揮使旋以有過鞭背卒
王衍令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
瑩琉璃
蜀相許寂至洛以尙書致政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
爲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蜀黃鶴祠者修道黔南無人之境每二三十年一出成
都賣藥言人災福無不神驗蜀主建迎入宮盡禮事之
問其服食皆秘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
心養氣仁其行恕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

侯王蜀之歲鬱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
馳花開花落竟不記其甲子矣一日南望嘉州曰犍爲
之地何其炎炎使至嘉州市肆已爲庠燎既而堅辭歸
山建淹留不住問後事皆不言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
處曰莫教牽動青猪足動卽炎炎不可撲熱獸不欲兩
頭黃黃卽其年天下哭乙亥歲師取秦鳳諸州報捷之
際宮內延燒珍寶幾盡青猪乙亥也不可撲焚爇之勢
也後歲在戊寅土而建殂寅獸於寅納音俱爲土土
黃色是以云熱獸兩頭黃也其言無不皆驗
爲蜀羅城使程彥賓瓊淵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

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府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
浹旬間父母持金詣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
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無
病耳後年逾耳順果無疾而終

蜀秀才楊錚以惡札取人笑玩投謁王侯門無不逢迎
緋落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
驍擁書袋偏郡小邑應其訪請尤精意承事之黔南節
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
門召錚至館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爲歡笑茂權
一日忽屏從謂曰秀才客予當州必欲諸留相伴至選

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爲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
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速宴爲備仍
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速遣
騁導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
權詐飾無類少年數輩濃裝艷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
赴會大笑此後復屢就茂權乞一邑初有難色頻從其
請方許之遂命給牒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
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
街趨拽下馬奪去云有府牒攝官已獄荷枝減耳茂權
遂許作詩贈遺二夫令脫逃而返滑稽旬日方召出之

單州大以爲笑

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北
北禪院側左院有龜納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
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
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得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
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
數兩釋縛而竄法成因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
利字疑誤
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
法他日藥盡疾屬更變伶行而已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

見一人長身如靛色追之漸急走避之至竹簀橋躓
人民家此人亦隨至攫撲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
此人問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異姓乃捨之而
去僧氣懾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
名異姓者死焉

僞歸僧懷濬乾寧初秭歸郡知來藏往人以神聖待
之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曰家
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
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曰家住閩川東復東其
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郡

收興而釋之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巾褁搦
府衙排王師伐荊州師寄南平王詩云馬頭漸入揚州
路□□應須洗眼看是歲綸誠淮海獲解重圍一日題
庭前芭蕉葉上云今日還債辛州縣無更勘窮來日爲
人所害尸首宛然高公爲荼毗之
貫休在蜀國清寺律僧寄詩具萬㡉未得問姜侍中宅
設齋律僧先在休公至未揖主人主人拍手謂律僧曰
蕎餅子何在其率畧如此
利州廣福禪院故戎帥張虔釗所創住持僧蠶貴好燒
煉忽一日取衆僧小便以大鐵鑊而成霜雪惡之氣充

滿徧路堂有上僧元自嘉州來〻不得意咄咄爲蠶貴
見之遂請收買衆僧食米粮其少在院內不旬月其僧
盡將薄歷錢物就方丈納之云緣有一小事暫出近地
遂飯齋去其夜於堂內本位跏趺奄然而逝僧寺中〻
僧遷化例薪柴五十束首請衆僧擎〻枝送至郊外壘
而爲棚焚燒訖即歸院集衆以其所有衣鉢盡歸衆用
以爲常例名曰坐亡僧於柴棚之上經那十念訖將欲
下火其僧忽然驚起謂維那曰有米錢二貫文在監行
者處又合掌謂衆僧曰來去是常謝諸人遠來相送瞑
目斂手端然不動右脇火燃即成灰燼衆咸驚駭是知

圓明真性死而不亡或來去〻去得大自在者信有之矣
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亡其名住青城山修齋
入壇行法事其厮役隊而醉臥謂侍曰何在人間之乃
門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捉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二
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
背而斃又有何象中作道士歲儀好飲非上壇行法事
時有花氣後於青城山修齋渡江船覆溺死
爲蜀時成都米市橋酒肆柳條家偶得患沉綿經歲俟
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丹數
粒柳條服三粒後充盛如初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畫
五嶽四瀆真形并十二溪女數堵精彩欲活實畫中之
奇絕也蜀主累遣祕書少監黃筌令取摸樣及下山移
不相類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真形八幅以
獻孟昶歎賞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
也賜物甚厚令翰學士歐陽炯次第讚之又遣水部郎
黃居寶八分題之亦謂之二絕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
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璝
蜀孝雅爲癸記於浣花溪得杜工部舊址結茅爲室故
其弟藹以名其集晚年忽咏何日歸卿開臥意非病亦

非眠及于從雕扇落頭任流中偏背不離諸也
灼灼者蜀娼人也北聞其貧且老殂落於成都酒市中因以詩弔之云嘗聞灼灼麗於花雲鬟盤時未破瓜桃臉曼長橫綠水玉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何嫌富貴家流落錦江無處問斷魂飛作碧天霞又有悼亡姬詩亦極哀豔
韋幼時常在華州下邽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故賦詩云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云云蓋道實也
貫休投蜀先主詩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渝陳貢愧非才自慚樸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

後蜀

僞蜀灌江起軍攻取關州兵火燒劫閭里獨靈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賣之鐘破裂流迸正中卒頭腰折而死
孟蜀先主時靈池縣洛帶村民郝姓者以鬻卜爲業每一孫與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因及耄年每日頤坐瞻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謂不見畫虎則不樂村舍鄽肆寢室懸挂虎皆遍有兒見其既好因說府城有業肆發一畫虎拜告其兒求借至郡候見後頗忘寢食每倖方誘得歸自是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經年惟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即啖生肉明年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家訪得虎骨數塊歸葬之
僞蜀孟主將位諸勳貴競起甲第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栱窮麗莫之與儔後枕江瀆池中有二島嶼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每至秋夏花開魚躍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談詩論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岐開二朵其時太平無事士女執香肆競遊[redacted]者甚衆廷隱畫圖以進蜀主歎賞一時歌詠不少無何禁苑有蓮一莖岐分三朵蜀主開宴燕召羣臣賞之詞臣以下皆貢詩有好事者圖以繪事至今傳之
後蜀文谷弟文遜其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何失足墜井死父母悲啼不勝後乃生遜遜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湖盧并漆[redacted]香奩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遜乃前子也韓偕遇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應舉翰林范學士禹偁

榜下及第

孟蜀有后妃祠堂其間極偉邈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衆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鬚拂地兩肩有升迹

太平興國中祕閣聯畫時陶穀爲翰長因展秋山圖一兩令黃居寀品第之居寀一見動容曰此圖實居寀與父筌奉孟主命同畫以答江南信幣緗縑中有寀父子姓名覩之果驗

孟蜀後主每於上巳日偕諸嬪御修禊浣花溪

僞蜀時有童子能誦書孟後主召入嘉其穎悟賜衣服

及壘一丸後家僮誤墜庭下盆池中數年重植盆中茇荷復獲之堅硬光膩如舊

異義門雙石筍故實皆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范德昭曰我國至人斯乃豐叢落國鎭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橫石相紐埋於地際上有文字言處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親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者云出方圓記

蜀花蘂夫人有金裝水晶唾壺首寶鈿奩

張虔釗未降蜀前鎭滄州發倉粟給民至秋倍徵之嘗謂人曰平生亦自覺言行相違但見財不能自止聞者笑之

歐陽烱世埋率守儉素好爲歌詩嘗擬何氏飄諫五十篇獻昶昶歎賞之

僞蜀歐陽烱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偓江南李坦時爲近臣君以豔藻之詞聞於主聽蓋將亡之兆也君臣闇禍先亡矣

蜀廣爲壁州白石令行涉巴嶺逢玉女廟有巨虵橫亘其前徑可七尺餘鱗甲不曾門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僧開折木震響山谷從者驚駭莫能前進於是鼠竄由穴因登高望之竟日乃見其尾因知吞舟之魚蔽天之鳥信有之也

僞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句詩守範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逖云樹老中庭寂窗虛外境澄前眉州別官李仁肇云片時松柏下聯續百千燈因記於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刻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耶後五年首領俱碎滅不如尾何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逐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押欲到來衆以爲狂其實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舉亡此首領

供稱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屈旬之義也既主伯寺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與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貫子之說亦無謬焉

安思謙爲偽遂士楊鼎夫官於詞章爲時所稱嘗遊青城山過皂江河中流風作同舟沉沒楊獨免既達岸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鹽裹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已失老人所在因作詩以記然終莫解鹽裹人之義後佐思謙判權鹽院事遇疾暴亡男女則以屬分稱鹽百餘斤裹束上蜀郊營葬鹽裹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云青城山峭皂江寒欲渡當時作等閒棹逆狂

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孟蜀虎太保虔扆與韓闐等稱五鬼然觀其所作臨江仙宮詞云金鎖重門荒院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故國黍離之感不專爲靡靡之音也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罪隋夢與友人劉鎮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五木備體呼然音告說理分解假有三五人質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腥因問之旁人答曰公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數日矣遂覺及早見鎮話之鎮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劉公其日作感懷詩十韻其之一首曰昨日方髫髻如今滿額髯紫閑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謂其詩意不數日而卒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鄉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荷葉藉之泳憐其形貌異收歸䘏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談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

闚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從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使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欲曲詰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事乎曰然重問則惟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之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

射洪縣宋顯項欲婚鄰縣令杜某女既定後値前蜀選

入宮中後成康歸命顯作掾彭州嘗求婚媾得王氏之
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語其欲婚杜氏嘗託得有通婚
回書曰但慚南院之貧爲稱東牀之美孫乃長歎曰某
郎杜氏王氏自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其
顯殊悲喜夫妻情好轉篤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任鹽亭尉步野經於水際
見釣者謂昭翰曰子可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
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惺然不省因揖
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終於青城縣令我任青城山
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公署也遂辭去翰

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
來往翰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
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言殺縣令擒而食之
賊首之子號小將軍者其日尋覓不見親視縣宰之首
郎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至後
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
却歸此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
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將將仕彿背人出入宮省者驚
持駱駝杖以爲聽自是內外效之杖長三尺許屈一頭
得以樺皮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棧而
來至是方驗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自恃貴族脫略儻
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曰且夏
案上筆吮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
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九十
也客有封璉歲之曰九十字是行書卒字也卿其非吉
徵乎不旬日果卒
蜀孟知祥之破董璋也時方炎天知祥巡行親撫之三
軍之士如熱而羅　已見本傳

僞蜀大慈寺賜紫慈昭大師紹明　持文殊閣常教化
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已後染
病恒見火燒頂至足週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俄
施衣竟不獲免
僞蜀毛時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
術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事蹟略見本傳於時有
楊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禍不果
傳俄得家訃母亡萬戶惟一女爲巫山民妻有男傳授
臨決將卒家人勿發經七八日再活不久却到青城縣
猶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爲萬戶將卒謂家
人曰青城馬和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

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麴煮肉
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注云酒骨糟
也
後蜀天師杜光庭作頌和鬬本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
訣法
左宮枕者玉為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清醉者
破醒夢者游仙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
庭進之蜀主與煌爛猴鎸獬宮二寶猴色淺紅恐是鼓
緒之類其皺紋中有十洲三島象施之大小牀皆稱夜
則燦錯如金箔狀泉敗失所在 左宮一作么宮

南漢

南海古蹟記九曜石在廣州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
水凝綠列石嶔奇突兀類太湖靈璧者九此南漢劉氏
集方士煉丹處又有鎮象塔在東莞西南
南漢之將亡也劉鋹以海船十餘艘載其珍寶嬪御將
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遂出降 五國本傳
荔枝洲在廣州府城東周迴五十里南漢劉氏嘗創昌
華苑於其上

楚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得符讖書存於遺錄
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恨之
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叔聞
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會廣使李琪與徐雜鞫之抵罪
籍收其家葬於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鐵草不生禽鳥
不泊後徐知潮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援弓射之矢自
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病生於頤旬餘潰而卒
又延範嘗以家僕自許精於卜者劉昂則許之曰君素
有偏方王霸之分精於筭者徐皋則許之曰君當八少
一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掰則許之曰君形如
坐天王眼如蛇伽身如仙人耳如蝶花笑貌如虎當大

有成德延範以此益矜負
邵陽縣白鶴觀有鐘重數百斤一夕雷雨飛躍入江後
有客夜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邵陽縣白鶴觀道士寄
歸久矣幸附發載客諾之遲明解纜忽有鐘臥水次客
遂載歸
長沙妓人小東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為郡小吏家
於京師里人不知有論長沙官中事者必南望涕淌
而後言宋汝陰毛鎮為作小東詩
至聰禪師悅紅蓮與俱化留詩云有道禪師號至聰十
年不下祝融峯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

吳越

武肅王喜作正書好吟咏通圖緯晚歲降已下士幕客羅隱輩好譏評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瓌奇亦人間一英物也所書剛勁結密假非出用武手殆未易以學者其坐鎮東南日風物殷庶族系繁侈浙人俚語目之曰海龍君言其富盛若彼也 宋徽宗御題宗譜

武肅王省塋壟延見故老有鄰媼九十餘携角黍壺漿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 已見本傳

武肅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則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武肅王命闕邱方遠建下元金籙於東府龍瑞宮常有黑虎一蹲宮前及醮畢遂不見

武肅王嘗遊虞山吳西麓賞嚴峯巒秀麗賜黃金五百兩建琉璃光塔一座禪院一所命子希莊焚修度鑄流金幟帝爲伽藍遣後武肅節度相繼覲道節度遊宋勅封廣陵王即爲瑞光寺伽藍歲給供錢總管塑像塔內

光是武肅當國錢平江地逍遊臨命子元璙爲平江中吳軍節度使鎮蘇郡因海塘二十四浦湖汶二至挾沙以入淤塞支港故遺開江營遣將梅世忠爲都水使每港募兵丁設鋪港口按時啓閉以備旱澇更虞海濱多警特創水寨軍授李開山爲水寨將軍屯兵於滸浦捍身一帶召民開市遂名爲梅李鎮蘇郡廣濟禪院即瑞光寺也緣落土之日夜降祥光故名瑞光節度既塑像其內而李開山亦終於海虞忠懿之世命景略爲麒頭統將鎮臨海虞即聚國族於斯而建梅李鎮塔既而寶蕨塔院燬於兵火所有流金塔頂入世孫親復乃鑄大鐘於邑之慧日寺中○希莊武肅幼子也

武肅王辟幕僚吳仁璧不就詩曰東門上相孰知音數展囊前郭隗金罍重雖慈容負樵力役無詩報焚林敝貂不稱尖客娠衰朽仍辭叱珀箝十里溪邊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 秦武甍吳越人家書輯周人

武肅據兩浙有子號鍾愛之號潮號爲痼杭人諱之遂名茄爲落蘇

正德中湖冠竊發許公瓚提兵勦寇計無所出夜忽夢一金甲神人從天而降仗劍指揮衆軍從爲寇遂拔靡嘗曰督軍進發果大捷因謂士人此何神也曰此有故吳越武肅王廟在焉公往展謁一如夢中所見乃復修

其墓而令其裔孫肄名學官以奉祀云

武肅夫人嘗以玉寢帳墮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錢忠懿王能琴遣人物色求琴材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緗遂爲曠代之寶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正六十是夕大星流

墮於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錢惟演甫卯歲忠懿命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王奇之補牙門將眞宗聞其名召試學士院即所持笏書數題之少選呈御帝亟稱賞

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悵然自失乃牓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錢十千賜之他日欲錢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次如此公終不悟也

錢思公嘗謂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未嘗頃刻釋卷也

錢思公留守京洛歐陽公爲推官歐公一日同寮屬遊嵩山抵龍門雪作登石樓坐眺洛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者則思公命廚傳歌妓且致從容勝賞無即遽歸之意

○思公置驛貢花東坡詩曰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洛陽郭延卿葺幽亭藝花足不及城市年八十餘矣錢思公留守西京一日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二里外即屏騎從屨翼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延卿亦莫知其何

人也欣然相接道服對談笑謂公曰閒居罕有過從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願少留對花小酌也進陶樽果蔬思公愛其野逸引滿不辭既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僚屬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思公欣然從之又數杯後辭去延卿送之門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思公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也歎息累日

臨安有謠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强團練不知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

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舌至耳丞相元德昭
救解云此賊固辣宥之足以勸忠遂以藥傅創送歸於
唐至今以為美談

錢昱少授書五行俱下性聰敏對客飲宴令五吏旁請
文案側耳聽之不妨談笑發奸擿伏儼若神明

宋祖幸趙韓王第韓王設酒饌太祖見案頭列十罌上
有標識為海鮮問韓王對曰此吳越所遺臣物也太祖
命將罌皆左發視則瓜子金也韓王大惶駭宋祖曰公
但不知亦無嫌彼以為國家事由汝書生故以此
相遺然卒之以此生疑貳矣

宋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
今進士錢易為詩殆不下李白太宗驚喜曰若然吾當
召置翰林會妒忌者因不果真宗在東宮圖山水命易
作歌有好岡今日太平年潛目山河歸掌握句賞愛之

徽宗一夕夢武肅衆浙土云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
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后曰妾夢亦然俄而
韋妃報誕郎為高宗也越三日臨視戲妃曰酷似浙臉蓋
知為武肅後身也 附錄

羅隱寄筆工獲厚辭之曰筆者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
價仍以雁頭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朴人競倣學相傳為減樣方平帽

羅隱唐相鄭畋女覽其詩諷誦不已有慕才意隱貌寢
女一日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唐昭宗聞隱名欲
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羅隱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
德猶橫遭乎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於凌轢帝聞譏謗
之詞因罷華清宮詩以對

江南李氏嘗遣使聘吳越吳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
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曰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
使人曰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

鍾陵妓雲英隱與之有舊下第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
未脫白隱贈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羅隱雜著頗多在越中嘗刻嚴陵釣臺其文曰巖巖而
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
人之道如睍■以言之爵與爵於天子賤與賤於布衣
龍爭蛇鬭兮風雨相遭干戈擾攘兮悠悠夢思何富貴
不易節而窮達無可欺故得脫那之難彼犀象之飾
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惟有始有卒者乎
下之把風俗偷■擁位相尚卿為一旅幕為九品官而
觀減發肯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

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吳越孫承祐豪侈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腸為臛坐客數十皆足圍鹿數百庖人不暇斷椎旋剸取鮮腴一資羹凡三十品臥內每夕然燭二炬龍腦二兩役子孫有餓死者承祐吳越國戚也

吳越有玲瓏牡丹鮓以魚葉鬭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此製始自錢氏據杭州時

吳越時台州有民姓王常祭風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衣女子云某台州人也君聞有蛺蝶者否民曰不聞遂於懷中取一盒子發指少許如口脂塗民左耳下戒之

曰或見蟻子鬬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蟻蟻紛紜聽之果聞相語移穴去燥處傍有問之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掘之獲白金十錠

孫何榜太宗自定試題巵言日出賦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義理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易後試開封不得魁薦會摘試題訴於朝真宗時登第以第二又降居第四

宋邱瑢為兩浙進奏開寶十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瑢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常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鄭監笏也亦可為節度使而非真其後忠懿王急須一大笏瑢乃以第一面附歸著欲投之於武肅王廟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於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瑢以奉錢郎宴郎宴後除衛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進奏者留京邸官也

近世釋子多務吟咏惟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為王禹偁所激賞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誼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繁露之瑕斲論衡之玷眼睇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祛子元之邪說泯米氣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郃似闢蔓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

復怒既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

淳安縣水中有爭石浮羅俗號錢王研鎚石

錢氏又有雷威琴中有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

賢濟物居大滌山積書千餘卷居常以著作爲事錢王欲爲度弟子不顧而去

杭州武林山錢氏有國時此山在城外露薄家忽異虎出焉故名虎林後訛虎爲武錢塘巧山錢王嘗乞巧於此山形圓如珠亦名龍珠山武肅又改合州石城山爲

南明山

錢氏所進瓷器龍泉章氏兄弟世業也其青瓷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

梁時江淮道梗吳越泛海通中國於是沿海置博易務聽南北貿易

北夢瑣言載羅昭諫與章魯封俱浙中人頻舉不第辭采甚著錢尚父崛起土豪號錢塘八都卷有杭越章羅辭其寵章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厭率而輒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堪作郎官不堪爲縣令昭諫爲錢塘令尚父薦以榮之

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曰日昌字素城越城乃楊素所築諸侯者猴乃錢鏐王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也夏滿昌以六月敗也鏡湖越中也

雞社東宅在金華府東陽縣

宋周文璞方泉集有姜堯章金銅佛塔歌云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與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捨身相饑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仙受記時龍天帝釋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

今因更精緻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現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紅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坼開郎退聽南渡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泰外錫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喫地爐山芋羹何曾桑陸締林侶但見相輪銅緣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低飛山雨溢

曹勛松隱集有淨慈創塑五百羅漢記畧云淨慈山光孝禪寺錢氏時曰永明寺慈化定慧師道潛居之嘗請於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漢像會王夢十六大士從師

楊行密符其請因如所求蔬於諸今
錢鏐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
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欲赴市
吳越錢王使人觀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
禪師淡然無異也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
市曹得度故菩薩乃見市曹以度以學出生死法得向
死地走過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逃海上去死地稍
近嘗於此證阿羅漢果

杭州龍華寺本瑞萼園故址也園爲武肅王建後捨爲
寺

嘉興靈光寺徐恬因夜井發光捨宅爲寺者也錢文穆
王時立山門掘地得一小龜介甲分明尾繞身匝殼改
名靈龜寺

皮光業耽茗飲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至呼茶甚急題
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

貫休投錢武肅詩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邱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

會稽拖船山句行能瑞宮錢王古跡也在香爐峯北山
背小幼曰施鹽盆相傳武肅微時私販過遲行逃急遂
拖船逾山遁此其始跡

閩

王審知時謠曰風吹楊柴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
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款於金陵兩又叛李
璟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鏐比錢塘兵至兩江南圍
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王審知時建寧府城東山忽生紫芝因號紫芝山

開平中原正朔時常貢士梁貞明年閩陳逖進士及第
唐同光年閩黃仁穎及第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之瑞
龍啓改元廟與樹俱爲火焚閩亦不復貢士

福州郡治王審知故宮也使宅極雄麗郡守至者莫敢
升廳涉庭階即有文身見梁間郡人言昔有郡守不之
信至即視事於使坐須臾有叱聲出屏間守者曰吾以
朝命守此便坐吾所宜居鬼物若何擾人應曰吾居此
久矣纍政皆見避公何獨見偪守叱之鬼曰吾不汝校
當有與汝抗者守不以爲然自是日升便坐旬餘守方
據案有李誠酒挺刃突闖入刺守殺之左右亦殺李

韓偓即韓冬郎義山詩所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及雛鳳
清於老鳳聲者也自號玉山樵人晁公武云偓有君子
之道四爲唐末計非分令偓雖崔允門生獨能棄宋之迷

上又不肯致拜朱溫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促之爾
矣
偃抵邵武關相急脚相倚盤帥依審如時也詩云前戴
船迴郊外泊故鄉何處望天涯半明半暗山村日自落
自開江瘦花數醆綠醅桑落酒一甌香沫火前茶健香
奩集自序云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却誚玉臺何
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
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
功掩過此知韓詰時作也無題詩自云在福建寓止有

前東都度支院蘇公聯端公挐淪落詩藁見授得無題
一首追味舊作缺亡甚多惟二四彷彿可記第三首才
得數句而已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曰與汝富且
入山求之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巳入山無
所得矣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
息大樹下見方丈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旣無
他物則負之歸堊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頗以善價求
售延政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
敗

閩人張耕入中朝應舉夢人授長笛一柄且教之吹登
而語人或謂之曰子得功名吹嘘之力也乃貴綠景進
而及第焉耕仕南唐爲中書舍人
泉州故陳洪進所居也州之便廳至今郡守不敢登廳
階常有劍影極分明障之不能掩俯之不能去郡人神
而畏之近城法石寺洪進墓在焉傍小塚則其女之瘞
也女年及笄未嫁而死時或形見遇者輙死有連江尉
其遂良遊寺中夜見之翌日與人言我體中大不佳且
歸後事肯與丞送至家而殂又士人王宗喬因至寺中
偶便旋於墓側即得心疾狂易逾年乃愈

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中使據郡及保山巖以爲營
掘地得一古塚棺槨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
生舉體猶有暖氣軍士取其金銀釵環而棄其屍又發
一塚開棺見一人披髮覆面蹲於棺中軍士駭懼致死
者數人贊堯旋伏誅
留從效重築溫陵城植刺桐環繞之其樹高大而枝葉
蔚茂初夏開花極鮮如葉先萌而花後發主明年五穀
豐熟
紕衣道人居鳳凰山曰醉山下爲里婦所辱喚紙成鶴
鷄之法 見閩都方建傳中

僧楚熙居岐山刳竹引泉竹節間生筍遂成叢竹後名瑞竹巖

昔爾禪師唐僖宗子也入龍湖山建崇福號龍湖寺旁有廣祐廟碑爲隋温陵太守歐陽祐牲祀不絕師與之約曰能持不殺戒乃可作鄰是夕父老夢神見告永斷血食願爲護法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柏沈上火半斂則沃以蘇合油

僞閩中書吏韋添天字謎云露頭更一日真是艷陽根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頻之廟頻服建州刺史沒

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頻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廟爲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搆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禱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責之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他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潰散追兵將及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

唐莊宗詔諭閩王將害徐寅寅辭閩王去其過九鯉湖詩云到來峭壁白雲齊撥酒荐遊渡九溪幾峰有樓臺縱壑石門無鎖鑰碧迷洞頂鶴去潮雷在岩杉猿吟落日低回首浮生真幻夢何如此地傍幽棲

黃滔詩如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青山帶雨古木夜啼猿又如閑吟之一聲初驚夢半自已覆頭與韓致光吳融諸公遊未知孰是○滔以詞賦名家有紅芭蕉賛蜀葵諸賦皆膾炙人口

荊南

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扃鑰甚固從誨妳之屏左右焚香以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夫遇龍即歇及宋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已見本傳）

荊南前道孫儲之亂斗米四十千錢荷金寶换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通腸米

高季昌性褊急容從使諸沐勸進與掌書記孟若蘧不洽蘧怒而起尋召之宴飲從謝之曰急性情一切勿言仍遺衣段數十匹以安之

江陵高季昌唐末爲荊南留後時宰相韋說鄭珏甥婚姻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力而高氏以貴公子生行軍司馬常以飲筵酒餞待數公曰常宴聚求取無經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使有中原天下震懾高王單騎入覲梁漢獻納公卿皆舊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

後存舊態府罷除補闕拜經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辦裝即俟歸覲行軍錢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秘書郎劉昶鄭珏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泮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身氏但不能緘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詵無他才望而皆酒曰受新命孫無行意高氏宇庇情歡不樂卒於荆南高氏賜給遺孤頗亦周至未幾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强侯久務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辭尚留荆楚明年保勗嗣襲辟李爲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爲子壻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韓如也劉詵三子

悉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子弟三十年閒享其廪食亦足稱也韋薨荆州幕而卒辭掛笏而終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恍然姿作爲俄而高公弟保勗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揮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還見逡巡有具衆犍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鄰而前趨于揖前黑物其一則如黑漆輕而光其一節苟常輕也謂光憲曰某所失墨兩挺蒙王端貴今果得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說於同僚適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其帖子取處分劍節光憲苟行軍司馬王甲狎之墨者盆黑之物符而且黑近於凶象即向之所夢劍雙節之謂也

荆南文獻王將薨前數年游港城煌悉開白蓮花

荆南進士鄭起謁荆南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與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祈謝㣲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愛其宅有少竹經多方致之悉居不數日以罪貶而停職

荆南判官劉彧棄官游秦隴閩粵篋中收大竹拾餘顆每有客則斫取少許煎飲其香如雞舌湯人堅叩其

名謂之丁香竹

荆南甘貨平等香貧富不二價不見市香和合凝其竹者 已見本傳

武肅王大宗譜序 以下雜詩文不敘國次

若夫古先垂訓賢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風下廣子孫之孝是故堯舜之化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爲人子人臣之道無過於尊奉祖先揚名立身者也念予遠承祖派繼襲宗風爰自幼年志攻學術屬世道之屯否慎豪猾之併吞揮筆硯於天日之中執干

戈於錢塘之域推赤心而效順仗一劍以除奸勳庸

於姑蘇累施擒縱參謀於既越粗展機謀鎮越安吳

匡君輔國自兵將而陞郡印以廉車而建節旄總二鎮

之藩方受大朝之委任將居師右位極人臣雙封兩國

之榮冊掌中臺之任家藏玉冊手執瓊珪襲華袞而終

將事錫寶券而森門戟榮光祖禰慶被親姻子孫皆黍

勳華宗族盡沾爵祿長源衍慶累葉承庥考本尋根實

由祖德況賜甲第於茅山之下收鄉名於故府之前尋

准敕書建制私廟昭三代追崇之盛耀祖先貽典之榮

存歿光輝雲仍洪慶但以歷世綿遠慮乖次序余總戎

政之暇考閱譜圖之詳乃命編分別爲卷軸上自少典

次及彭籛乎公更錢氏之文讓公爲過江之祖高曾稱

善德學流光棣蕚既繁蘭芽轉茂遂各崇構析以諸房

切慮百代之後流派愈多難辨婚宦之由有墜祖宗之

業今則先録血脈次列尊卑粗明纂襲之風示彝蒸嘗

之道傳示來葉勿墜箕裘武肅又有家訓十餘條其末條云凡公家僚料早宜輸納毋得遲延以邀官長嘗時嫁舉一方面兵言若此可知輸貢中朝其由夙矣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授忠懿王敕

敕錢俶省所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

到闕奏今月十五日將命知常州禹昭誠等歸附已安

撫城中事具悉卿位爲王爵兵付將才門尊衛社之勳

世著勤王之節非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孰能抵而既絕援

兵力盡而遂輸降款遂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

增所部之光輝實協君親之委任成茲奬諭想宜知悉

宋太宗封忠懿王爲南陽王制

制曰王者尚德尊賢所以昭明大業加封進爵所以光

寵殊勳恭功大者業崇道降者禮備故增以車服之數

俾以藩輔之權用眷南陽是爲近甸爲我元老槪懋恩

勳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淮南國王賜劍履上殿詔書

不名錢俶粹自天降神鍾嶽德懿蘊有文之上殊勳

爲衛霍之先盡其節以奉宸猷一乃心以敷盛烈韓侯

居止統介圭而入朝寶融效忠率西河而爲漢雅操

同於金石至誠克著於丹青而以徽懿所膺近妨朝請

宜從願養以示優隆雖論道經邦式峻三公之位而文

爵賜裂且先十乘之行錫以南陽之田賜以真王之號

於戲師臣之位所以將迪皇猷分牧之榮所以夾輔王

室永肩盛德之保無煩多訓之論可依前太師尚書兼

中書令特節鄧州鄧州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

使鄧州管內管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封南陽國王

前蜀

杜光庭紀道德賦道德清虛元默生帝先爲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爲人中多自得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先既鼓鑄於乾坤品物信充牣乎東西南北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以心體之者爲四海之主以身輕之者爲萬夫之特有皓齒青娥者爲伐命之斧蘊奇謀廣智者爲盜國之賊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皐陶邁種兮溫恭允塞故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

不闚乎天地非道德也無以清寧豈不闚乎道德於天地也有邈綿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不敢離之於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沉風驟寒暑川注光陰始炫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於落照田文起怨於鳴琴雁足淒涼兮傳恨絃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闊煙深誰能絕聖韜賢餌芝餌朮誰能含光遁世煉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鵩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秦峩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爲乎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爲乎怙權恃寵顧華飾與雕簪吾所以思抗跡志機用虛無爲師範吾所以思去奢滅欲保道德爲規箴不能勞神效蘇子張生兮于時而縱辯不能勞神效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後蜀

歐陽炯題景煥應天寺壁天王歌錦城東北黃金地故跡何人興此寺白眉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從來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當簷颯颯生秋光我聞天王分理四天下水晶宮殿琉璃

瓦綵仗時驅狒狒裝金鞍頻策騏驎馬眈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凌雲飛地神對出寶餅子天女倒披金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圖寫張僧由是有神人吳道子稱無敵者奇哉妙手傳孫公能於此地留神蹤斜窺小鬼怒神目直倚越狼高半肩寶冠動總生威容趨蹌左右來傾恭臂橫鷹爪尖纖和腰纏虎皮斑駁紅飄飄但恐人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蟒蛇拖得渾身墮精魅揶揄來雙眼當時此藝實難有鎮在寶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敎敵手後人見者皆心驚盡爲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人來問

生匡山處士名稱朴頭角高奇連五嶽骨骼象筒累為官又有蜿蜒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蕭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捻筆頭如疾風拔迸隊仗何顛逸散漫奇形皆涉出交加器械滿寺空兩面割然如鬭敵聖王怒色覽東西劒刃一揮皆整齊腕頭獅子咬金甲腳底夜叉擊絡鞮馬頭狀健多筋節烏觜弩牙頭如雄鐵蹈身蛇虺亂縱橫逡巡領髑髏乾子裂君鎗眼蛩髮如錐脩哭令人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爭而女郎安小兒況聞此寺初興置地脈沉沉當正氣如何詩得二山人下筆成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龍致雨非

偶然包含萬象藏心裏變現百端生眼前後來畫品列名賢惟此二人堪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常憂壁底生雲霧揭起寺門天上去

歐陽炯貫休畫羅漢歌　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捎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忽然夢裏見真儀脫下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筇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筍織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於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瓦官寺裏維摩詰舍

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為第一名畫錄云貫休畫水墨羅漢十八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獨主數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卸令待院中烱為此歌以贈

羅隱暇日投錢尚父詩　牛斗星邊女宿間棟梁虛敞麗江關望高瀾相東西闊名亞瀟湘大小山疊設闕傾金磐落馬歸爭擁玉連環自慚麋鹿無能事未報深恩對已班

春日投尚父詩　正憂衰老辱金臺敢望昭王顧問來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三都節已聯翩降兩地花應次第開若比紫髯分鼎足未應餘力有瓊瑰征東幕府十二州敢辭非才忝上游官秩已明兵品

職姓名兼職稱春秋鄉車賦詩燈芳震火并蒸來焰始
浮一句黄河千載事郢城王粲漫登樓隱史錢王同之避學買臣貢河
佑有還清云云隱起讀太門外族換二句以紙抄題之又病中上尚父左脚妨行
有臂攣每欄名跡汚名賢疑能哭主啓哀銘淨奈燕臺
戰科錢蔡杖已乾難更把竹籬睡在不孤憑深恩重德
無言處同首浮生淚汝然玉函瑤檢下台司記得當時
指顧時半壁龍蛇蟠造化滿懷山獄動神祇拔牛舐犢
心猶切陰鵲鳴難力已衰弊子不才身抱疾日觀真獨
淚雙垂
宋濂題潘佑贈別圖本太康陸君子虔寶佛氏言以內

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遊於白下得
是圖本承以匡廓錄以色繪揭置座右以自省閱費丁識
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詞與徐鼎臣齊名仕於
南唐自祕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
蹙佑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奸臣共事亡國之主
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焉元
康許佑務淫祀左道斥爲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
妄因爲甚當及游論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
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於深刻也人之所欲
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亦不輕以畀人況賢知如佑者乎

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負之者
鼎臣作江南錄亦沒而不書及藝祖南征指數佑爲殺
忠臣其事始著於後世嗚呼爲人如佑尚不免議者之
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甫嘗作文評鼎臣至於
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虔之請而極言之通
院集要亦全載此文以錮皖爲倘飛慈芥蒿君東爲漏
從徵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爲正 潛溪集
解大紳彭氏族譜辨疑云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顯已
而驕恣其下復亂頼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弊粗
定一方傳奏全諷爲撫州玕爲吉州雖由傳所薦實唐

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爲則奪江西從獨全諷
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厥後勢
孤援絕不得已而奔馬殷殷亦會同盟以客禮待之獨
鄉之傳問與私家纂錄多毀其務報餘爲剽掠郴州人
往臣於楚蓋其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既去而行密盡有
江西鄉人亦有仕於楊氏玕因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猶
玕者非私怨則爲楊氏惡之矣危素敘其族出於全諷
云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也又云玕之生當在
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
湖有彭玕擬冢所居必在長溪數口之間其爲吉水人

無疑也諸稱乾符丁酉鍾傳命鎮王嶺按嶺在吉水之
陰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存嘗行山口假歇塞乃吳
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玕以門第領青徒爲州從事鄙棄
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玕乾化初授檢
校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作不拜
按乾化時馬殷尚在鶴膝非宗克梁殷始入賀玕不與
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温太保之
命其不受可知矣宋尚書汝爲其後也玕好學不倦通左氏春秋

十國春秋拾遺卷一百十五終

十國春秋備考卷一百十六

海虞周昂少霞氏輯

吳

吳太祖爲廬州步奏官時與州事者唐相國鄭綮雖有
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太祖嘗有遺闕鄭答責之然其儒
懦猶宏農常重之昭宗時吳據雄淮藩朝廷姑息因
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繁郎謂詩思在灞
橋風雪中驢子上者也

嘉祐中宣州寧國縣人有方輿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
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越所擒其子
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有楊溥與方虔
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剳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
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殁紙
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
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
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備纍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
時親接

朱瓘守鄂日聞其卒名雁子梧梁祖亦聞其卒曰落雁
都

宋太祖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我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命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略與昶等皆俄卒昶役以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緩假先諸與郎以賜之其宅後爲尚書都省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氣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幃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爲誰也

冠豹謝觀同入崔裔相公門下豹辭去觀席多蝿觀戲豹曰青蝿被扇扇離席豹見戶上白澤圖答曰白澤遭釘釘在門見南唐野史○吳氏以此爲羅隱與顧雲在淮南高駢處夏飲海風亭時事未知孰是

南唐時吳國楊氏子孫被殺劉重進得其家水晶盤翡翠梳以歸與本紀所載異

南唐給事中喬匡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郎邱旭樂史王翊程遜陳皐也皆舉數升降等甲無名時以爲春之榜類陳橘皮年高者居上陳橘皮已見本傳義未顯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稅主本徐温養子及僭號遂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常行一小兒病悶謝答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嗖且作一詩書紙爲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個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十國春秋載作人爲李昪明鈔書上書了按不得如讓皇百口何與此小異

廬絳病瘧夢一白衣婦人謌之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見鬻蔗者絳探囊中且之一錢惟有唐韻一冊遂請易之其人曰我乃貢販者將此安用哀君欲之遂貽數

挺食之疾愈

廬絳夢白衣婦人歌菩薩蠻詞末句云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楊大年謂苑中末句獨不同云獨自憑闌干衣襟生暮寒予嘗謂芭襟何妙甚與衣襟大段相遠大年必不如此道也

麝囊花即瑞香也廬山一比邱尼晝臥石上但聞鼻間異香馥郁醒而覓之則花開如雪香烈異常因號爲睡香後以花爲瑞稱瑞香

二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尤其白眉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覲例差官押伴朝臣皆

及爲僕射相亦嘗其選試於蘇融王音曰始
退朝朕自擇之有與左右傳宣殿前可其殿侍中不識
字者十人以名入復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書
詔中書不敢詰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爲潘佑復已
竟往發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
徒唯唯騎省亘測强聒而與之言居數日從無與之辭
復者亦爲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穀諸名儒端委在朝若
使角辯騁詞庸豈不若鉉蓋融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
此耳其亦不戰屈人之上策歟

龔愼儀爲兒時戲於道旁有朗僧過目之曰此兒骨法

亦貴但恨有內相不得令終後爲盧絳小校熊進所殺

鋌穎先在江南入宋爲御史後知朗州見下詔而器之
丁果貴顯時以穎爲知人

穎愼儀臣盧絳殺其叔愼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降見穎
詔次劉遵前以笏擊而詈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爲
叔父復讎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詔宥絳棄子野
心不可畜太祖卽下令誅絳而赦穎

江左吏職除干人悉爲小吏職獨好學爲文辭自稱秀
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
盤粉以卜識見家人爲之卽成祝曰請卜吏秀才他日
何官乃盡粉蔸成司空字又嘗夢至地府閱名籍至已
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惟記其友人鄭
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官兩淛使徐知
誥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年四十八
職後累官至檢校司空年五十一終

前蜀

王建改摩訶池爲龍躍池建薨衍繼池有鵁鶄來集衍卽
位改爲宣華池摩訶池入王蜀宮中舊時泛舟入北池
曲折十餘里至宋世蜀宮後門已爲平陸矣然猶呼爲
水門也

王衍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蓬萊山畫綠羅
爲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紋芰荷之類作折紅蓮隊[illegible]縈
綵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筩引於地地衣下吹其水紋鼓
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綵爲二舟轆轤轉動自山門洞
中出載妓女二百二十人（句中疑有誤）發棹行舟周遊於地衣之上
採所扱蓮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復入周迴山洞俄而
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後作此舞以誇之嚴歸朝貢策
未幾滅王氏

前蜀時宛壽翔摩訶池上祈大府貿時爲小臣給事內
廷獻詩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山一夕有村民夫婦持壺酒訪寂而飲迭謔以飲寂飲訖闔室中戛戛有聲視之有雙劍飛躍寂懼夫婦顧之笑曰聊以薄伎佐酒公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告之僧曰此俠也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敎耳願公無好學凡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巾拭之騰空去

王蜀時趙雄武累典各郡爲一時豪富精於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大庖之中者有一婢執掌當廚者十五餘輩皆有牢禮餅餌衣裝事一發遣一客必水陸俱備造大

餅每三斗麪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於衆寬內歛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

前蜀嘉王古鐵鏡篆書十二字蘇莊荒衣亂挽識飲叭凡發

王承休有美色煙倖少主寢息久而專房多以邪僻姦穢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爲刎頸之交旣鎮秦州請少主幸秦强取民間子弟使敎歌舞伎樂令畫工圖眞又錄名字急遞中送韓昭昭密呈少主少主諳之心狂遂決幸秦之計下詔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勝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徯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洽惠風今耕稼旣屬有年軍民頗聞安泰用安黎陽聊議省巡云云蒲禹卿上表切諫不聽旣至鳳州王承休從飛騎傳報東師將至少主曰朕恰要親看相殺不顧而進途中與王仁裕李浩弼等以詩唱和少主劍門詩曰緩轡迎雙劍行行躡石稜作千尋壁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回看城闕路雲疊樹層層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鎖百層王仁裕和云孟

陽曾有語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揮記鍾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躋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翰秦中父老望幸賦及迴蹕則金牛敗卒塞破而至蜀師無心鬬戰遣使還促國圍搶刺之曰請擒取龍武軍相賊不然易敗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蓋前此承休爲龍武統帥獨優厚故也乃狼狽而歸晉師至遂出降承休亦伏辜

僞蜀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旱魃大作一旦漢州綿縣石井中夜有十丈火龍騰躍而出浩浩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爍燦然火風吼天草木俱振錦盛暉

拋延燒數百家

蜀主理園圃有青城山叟進花子兩粒曰紅梔子種賜東帛至市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兩栽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斑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之

後蜀

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錦衾也 本紀誓衾即此

僞蜀建武四五年間有百姓謹本者兇率人也不孝不義鄉里衆皆惡之少無父常毆罵母母每含忍一日歸

自瘕其母倚門而迎本遥見便罵母曰我只有汝一人髮汝歸夜汝反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歎且怨本在城巷任此時便出門趁跳沿路上坐忽大呼一聲脫其衣變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在城上蜀主命趙廷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夫雨毛人變虎其非吉兆可知矣

孟蜀待李氏諸子厚器用局以沉香降眞爲鉢木香爲匙箸常食堂展鉢衆僧相謂曰我輩謂渠頂相衣服均是金輪王孫但面前四奇家具有無不等耳

孟蜀時軍校張敵得一古鏡徑闊尺餘光照宅殿不施燈燭將求磨瑩之忽有一生見而作禮曰久知寶在蜀中一見足矣然此鏡不久當亦歸耳敵益珍藏自得鏡無疾病

蜀王昭遠爲巡邊制置使及文州過軍人瑄琛問之言舊塚內有尸不壞或以甎石投之其聲鏗然昭遠往見其形質儼如新遊者塚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於此昭遠致祭復令掩閉之於墓側刻石銘之

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衞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郎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

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於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元雲因令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衞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

按青衣津在嘉定州治南有青衣神又益州記云神號雷塠廟即華陽國志之雷垣也班固以爲綿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蓋此神耳

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

公自敍云予㓜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蘂夫人夜起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僊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力為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僊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

美人喜洞僊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檃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余以為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序乃云是洞僊歌令蓋公以此敍自晦耳洞僊歌調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花蘂夫人宅在灌縣乃費氏也

南漢

南漢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名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飾窮極華麗後宋師入一火而盡燬罷廢媚川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

羅浮黃龍洞郎葛洪西菴故址也鋹作宮一

花田在廣州府西平田彌望皆種素馨傳劉鋹葬美人於此至今花香甚於他處

楚

湖南武穆王巡邊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起波如連山乃見波中妖祥詭怪歘翕出沒雲霧昏冡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文吏具羈簡者有如擎盆盂者或斜或掠倏閃離昕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為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於位

楚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猜忌有賈客沈申者常來往番禺間廣主優待之令如北中求寶帶申於潭汴間市得玉帶一乃奇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無不嗟惻後富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檻檻不常厥處未久希聲暴卒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

湖南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歸堂前俄聞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舁上以帷幕蒙首翌

日發裹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衡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向時而卒

楊行密使王茂章等率舟師攻岳州彥章入荊將趣江陵許德勳以樹花海鶴迅舸進斷木龍角破江車射亂發執彥章尋釋之還德勳謂曰為我謝楊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

裴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聞延入府希範病酒厭言賦居道曰大王今日便得貧家齷齪羊論其役則裁術

吳越

武肅將宜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鏐納之以為腹心將羅隱在幕下屢諫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武肅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壯揚蘇客盛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武肅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耳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武肅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宜卒將為敵也後武肅巡衣錦城武勇指揮徐綰許再思挾宜卒為亂火青山鎮人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亦收幾於覆國

吳越忠懿王善草書上遣使問之曰聞善於草可為一進俶以所書紨圖上之賜紅鞓象牙等物有差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既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吳越王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此詞下尚有看即玉樓雲雨隔句見許彥周詩話原本截去末句文義未足

余鄉寓於錢氏之舊鄰巷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於時子姓貧寠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太祖太宗

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千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一千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綾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樹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屢朝文武閣寺皆

有僞遺蓋有國以來所積一空矣

吳越舊宮攷 此與鐵券鐵箭攷俱從錢氏世譜

朱行宮即武肅王舊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門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廻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庫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門長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

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待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以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局直舍轉外窑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資善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箓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暉堂對陽春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犀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胭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眞橋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静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理宗時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

之則駕興山背芙蓉風帆沙鳥咸出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瓏瑰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瑤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蠖鐘爲東通關子廊容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爲東華門見西湖遊覽志蓋高宗南渡即基地爲行宮足以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

鐵券攷

鐵券形如瓦方廣約一尺五寸許黍錦鐵而成鏤金其

上者也唐昭宗以賜彭城郡王鏐券文凡三百二十二
字晶光閃爍天語溫純忠懿王入朝弭之廟祉不敢以
自隨宋太宗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
各三副部詣百餘兩進呈詔賜還忠懿王子惟濟藏之
汴京仁宗登極蘄州防禦使勝侍左右常問券欲見之
勝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昭化坊賜第神宗元豐四
年侍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呈仍降付本家永傳後
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屬稀券遂藏於都尉之
第靖康元年金師南侵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奔以
券行避地湖湘紹興元年趨台高宗避兵台之崇和門

內賜公主第由是券藏台之美德坊宋末元兵破台券
沉泥水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宗子
世珪家前明洪武二年太祖太封功臣議鐵券制學士
宋某奏唐和陵時賜武肅王錢鏐鐵券見在上遣使就
家訪焉世珪子尚德捧詔券及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
宣李善長等觀之賜宴中書省命錢木為式給還券像
二十一年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起闕引見上因以
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尚存論北方歸降者尋授建昌知
府二十三年卒於官都察院奏勘任內秘籍抄劄到京
子汝賢供係吳越王嫡派有鐵券存照本院官引見蒙
旨著孩子鋪前來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
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道宋太祖是個真
主便將土地歸附他知感祖宗忠孝好處券與你保守
田產家財都給還汝欽此永樂五年正月二日禮部奉
旨唐宋時封吳越王錢鏐的鐵券他子孫見收著恁部
裏差人馳驛去同他親人將來看欽此差行人曹興至
台十七世孫廣西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馳驛進呈御
覽畢以禮遣還即今藏於宗子真婦家雖券字稍有剝
落而千年故物世守弗墜云

鐵箭攷

武肅築塘捍江其初晝夜衝激版築不就表告於天云
艘退一兩日之怒濤以建數百年之大業禱胥山祠云
願息忠憤之氣收洶湧之潮函詩一首置之海門云傳
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令矢
人造箭三千隻羽以鴟鷺之羽飾以丹朱鏃鋼火之鐵
為鏃既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皆用東方青九十丈南
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黃二
十丈鹿脯煎餅時菓清酒棗脯茆香淨水各六分香燈
兩盞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
君玉女陰神從官兵若而人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

怪蝎海若潮千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佑我助我
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强弩五百人射潮頭人用
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餘箭埋於
候潮門通江門之浦鎮以鐵幢誓云鐵幢壞此箭出又
以大竹破之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
植之横爲塘依匠人爲防之制又以木立水際去岸二
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旣未濟卦由是潮不攻岸搆
乃固

吳越王家辯案 歐陽修作吳越世家多所厓毁之詞今錄此足資辯案

楊用修氏曰司馬温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宏佐年十四

即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
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稅三年歐陽
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肅王鏐常重斂以事奢僭
下至魚雞卵鷇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
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
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
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劉致堂曰司馬
氏記宏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
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
永叔爲推官時眷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
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
毀敗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見丹鉛錄

閩

雪峯寺傍蘸月池有二古杉一爲閩王審知所植其一
乃真覺禪師植也

林愿女生而神異能言人禍福沒後鄉人立廟興化府
東南湄州嶼宣和中路允廸浮海使高麗遇風諸船皆
溺神降於允廸舟獲遂安濟歷代累封至天妃

閩土東鹿之讖按東鹿二字其音義亦不詳鹿鹿爲大
麋也傳載畧云或作年紀之紀自己之己此皆與鹿同

音而與義呼兩浙爲東鹿者並鄙之也

北漢

宋太祖即位後嘗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後崇
政殿說書官由此○按五代時北漢郭無爲號抱腹山
人史載其爲英武帝所誅豈其時有兩郭無爲耶宋祖
亦未有崇政殿說書之事說郛所載信疑存而不論可
也

十國春秋備考卷一百十六終

家志伊成十國春秋一書精研十年蒐羅最富多丕
目所未見誠足補歐陽文忠五代史之闕蒐在篋中
數年幸有曹秋嶽劉山䝉稽淑子魏願亭杜峯顧且
菴徐健菴梁亭立齋許酉山牛溉子梁冶湄諸先生
同學則柯子翰周諸子駿男其及門則姚子贊爾周
子雨二捐貲剞劂俾懸國門而宋氏昆季任其半以
竣厥事眞不朽盛事也
康熙丁巳夏五弟農祥謹題

余校刋吳氏十國春秋附刻拾遺備攷二卷鋟板發坊
後復補錄數條亦未印行年來採摭舊聞則記載尚有
闕如如至德廟本爲太守麋豹所建地在閶門外而錢
氏徙置閶門內白鶴寺改仙泉院雙塔寺改羅漢堂臨
安縣治卽衣錦山武肅所居九龍堂在焉李後王用蒸
鵝梨與沉水香事雖瑣屑亦嗜痂之一證也沈粲者吳
越海門都將也錢鏐遣弟錢鏢發兵納於蘇州鏐以粲行
刺史事居昭宗更命杜儒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
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儒休之見攻也曰勿殺我與爾金
粲曰殺爾金將焉往遂與兄遜休同死丁陳范謝四君

子皆吳越賓僚錢氏三世爲中吳軍節度使開府於吳
四君子所謂節度推官是也丁諱守節丞相謂之祖陳
諱啟明屯田之奇曾祖范諱夢齡參政仲淹曾祖謝諱
崇禮太子賓客濤之父俱以長者稱淮南軍將何朗閻
郎直亦不見於楊氏官屬其被擒於吳越也則以淮兵
圍蘇吳越兵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朗與直所率三千餘
人皆被擒獲周本夜遁追敗之於黃天蕩鍾泰章將精
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乃不敢進而還
僧紹宗住廬山李後主躬入山請謁大加禮重僧希辯
向謂忠懿王子吳氏疑其非但指爲常熟人査忠懿子

出家者乃第十九子法號普照大師住臨安化成寺傚筆者俱未可略也至元璙之封廣陵王文穆之封威肅公以迨羅隱子塞翁爲中吳從事臚而列之始識錢繆然孜孜矻矻俱有苦心閱者諒諸嘉慶四年秋杪春少霞老人記

十國春秋拾遺備攷序

吳氏十國春秋援據該覈良史家也其旁搜博引洵無遺義矣況以一吊之孤懷病瞀叉奚從措一詞其間哉然瀏覽載籍間有可牽引附會者則心如耿耿有所未釋隨筆劄記約得二百條有奇總以拾遺名之其中二十餘條如裴傾儀之被殺廬絳之夢飲蔗漿許寂之遇劍俠羅隱之對却敵彼此不無互異其或端委未明則如摩訶池上納涼張敏得古鏡之類別名爲備攷倂詩詞與賦附焉宋明人之考證亦附焉至仕宋之官如錢惟演陳彭年等本傳原有事具宋史之文似無庸再爲臚列然錢易錢昆傳所載亦皆宋代事則亦不妨評錄之若前後蜀與吳及江南其職官頗有春秋所不載者摭拾及之所賴網羅放失之意也諸所採錄如擒米爲已揚之棟犹捺金爲已乘之泥沙且瑣碎者多無可比屬亦惟是條繫焉而已

又曰南唐列傳體例忠佞不分賢奸錯立如史虛白與三陳沈彬毛炳等皆高世之士而常夢錫江夢孫尚爲不倫而係於鍾謨之後二馮魏佞諛之臣而下乃繼以孫忌彭師暠廖偃三人其淆雜爲何如也

彭廖二人南唐書表之十國春秋又表之而十國春秋仍歸之楚從其朔益以見其忠所事也李唐時李吳氏大抵祖述馬陸而其例加嚴然如查文徽與陳覺馮鐘並列則尚可叅酌爾○孟賓于應爲唐臣亦仍屬楚豈以楚材不得爲晉用邪姑從闕疑質之善讀書者

海虞後學周昂少霞氏識

十國春秋拾遺備攷補

南唐

徐鉉歸宋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藏鉉鍇誥勑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　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銀青存其官階也 拾遺

後主所書金字心經入宋後爲江南僧持歸置天禧寺相輪中後寺遭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既而金陵寺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壽鳳子儀家 備攷

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有甘露寺下傍江一古基多群木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于是王昭彥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未幾而研山索入宮禁矣 備攷

南唐時中書省多以皂羅糊壁云以養目也

後蜀

孟蜀花蕊夫人姓費氏即作宫詞者是也宋平蜀花蕊

夫人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召夫人入宮中既而昶死昌陵遂納之頗嬖惑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 備攷

自蜀主好事故藝能之士精於書畫者衆矣沙門曇域學李陽冰篆曇域則中天師門人也工部員外郎昭碬仿韓擇木八分書昭碬乃杜光庭門入僧曉辯攻張草聖曉辯則龜蒙弟子皆趣本而差肩也獨黃少監全師邊鸞雀竹處士滕昌祐梁廣化野人婁道隱本張藻松

石道隱不事譚論不與人交往不冠帶不與人謂之搥頭相國李昊爲著名道德常住綿竹山中李司議文才纔開立本寫眞書畫八人皆妙絶當代野人平生討莊老之書有暇而性好圖龍與忽至即畫百尺之狀縱意揮畫苟不稱意則抹之不啻千餘軀而已飄飄然雲陰雨景似有蜿蜒之勢擲筆撫掌自爲怡逸嘗以爲適意之作 備攷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主破了方見太平爾 拾遺

孟蜀多以晚鼓徵入埋毬場中故鳴鼓則鬼祟必作自是蜀中承例不打晚衙鼓 拾遺

蜀主愛重紅梔子花或令圖寫于團扇或綉入于衣服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亦異于常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 備攷

翰林李寅遜頃居青城山古先道院在一峰之頂內有塑像黃姑則六代玄宗之孫也一夕夢見召寅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 可有道性又不終在此須出山佐理當代 遜夢中拜請其法與怡神論中者同玄宗孫申天師元有

怡神論等卷下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則甘草爲首右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尖早晨盥漱了內於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於口中嚼之逡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乃頓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安泰寅遜謝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備攷

孟知祥之有兩川也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音訛爲孟入得勝一籌其後孟冬得兩蜀地乃僭大號泊子昶降乃知勝一籌者果一汀也 備攷

武肅王思欲拓捍海塘先是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横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輒遭傾覆遂呼爲羅剎石國俗八月既望必迎潮設祭動樂鼓舞於上尋命更呼鎮江不開平已來沙漲遂作木闌圍頂所設祭江亭是也 備攷

温州作蠲紙潔白堅滑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爲第一然所產少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云 拾遺

趙普召錢惟濬到中書索忠懿所遺盧多遜物數令列狀上之惟濬歸白忠懿忠懿不可濬堅請則呼左右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取火悉焚之既而召語曰我受王土非常之恩入朝之初土所顧戀者以金帛爲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爲故也侍中以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爲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 備攷

錢忠懿既歸宋入朝命泛舟于宫池太宗舉御杯賜飲其謝表略云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顔咫尺惟父子以周親 備攷 已見本傳

北漢

宋開寶初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坌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有使于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備攷

附錄

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於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僞孟蜀始以漆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爲并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横置之不復上翹至宋不改其制 拾遺